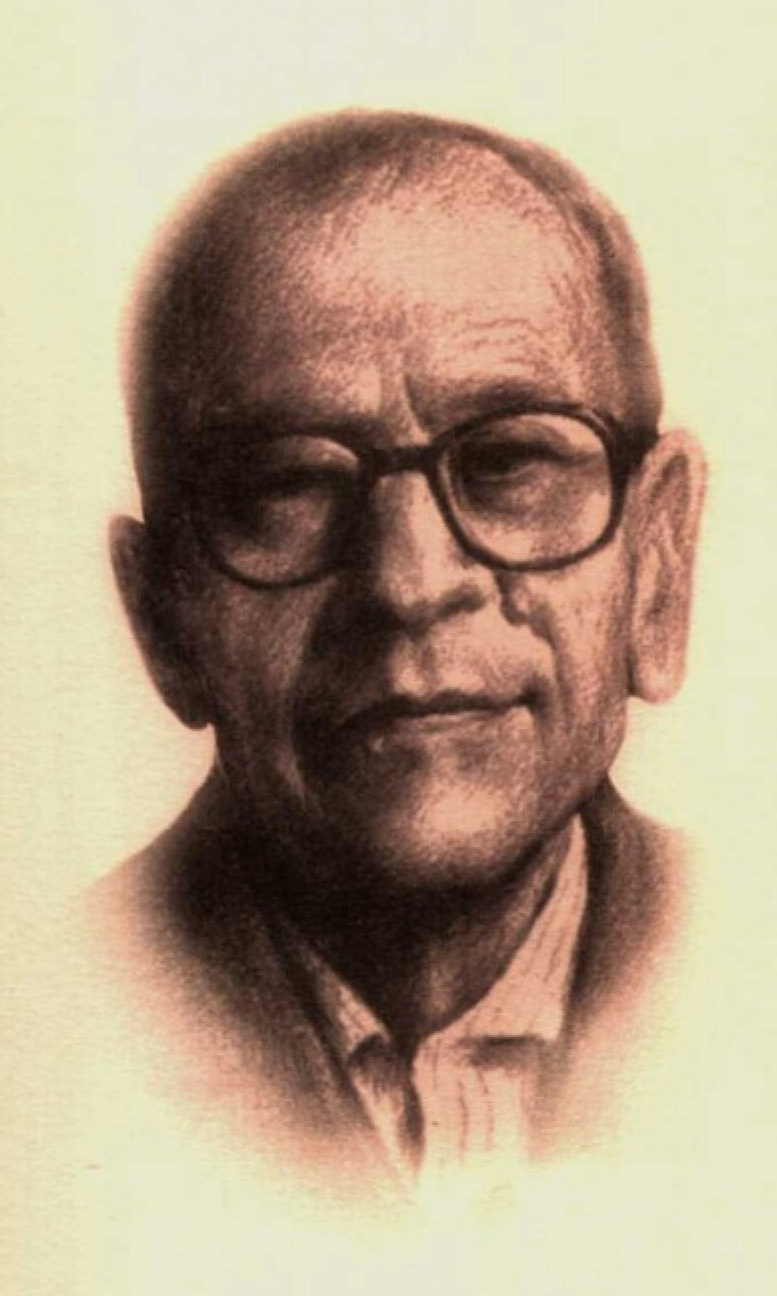


Naguib Mahfouz

马哈福兹文集

命运的嘲弄
拉杜比丝
底比斯之战

孟　凯等译



马哈福兹文集

Naguib Mahfouz

ISBN 7-5327-2837-4



定 价：3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马哈福兹文集

命运的嘲弄　孟　凯译

拉杜比丝　袁义芬　周顺贤译

底比斯之战　良　禾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的嘲弄 拉杜比丝 底比斯之战/(埃及)马哈福兹著;孟凯等译. 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
(马哈福兹文集)
ISBN 7-5327-28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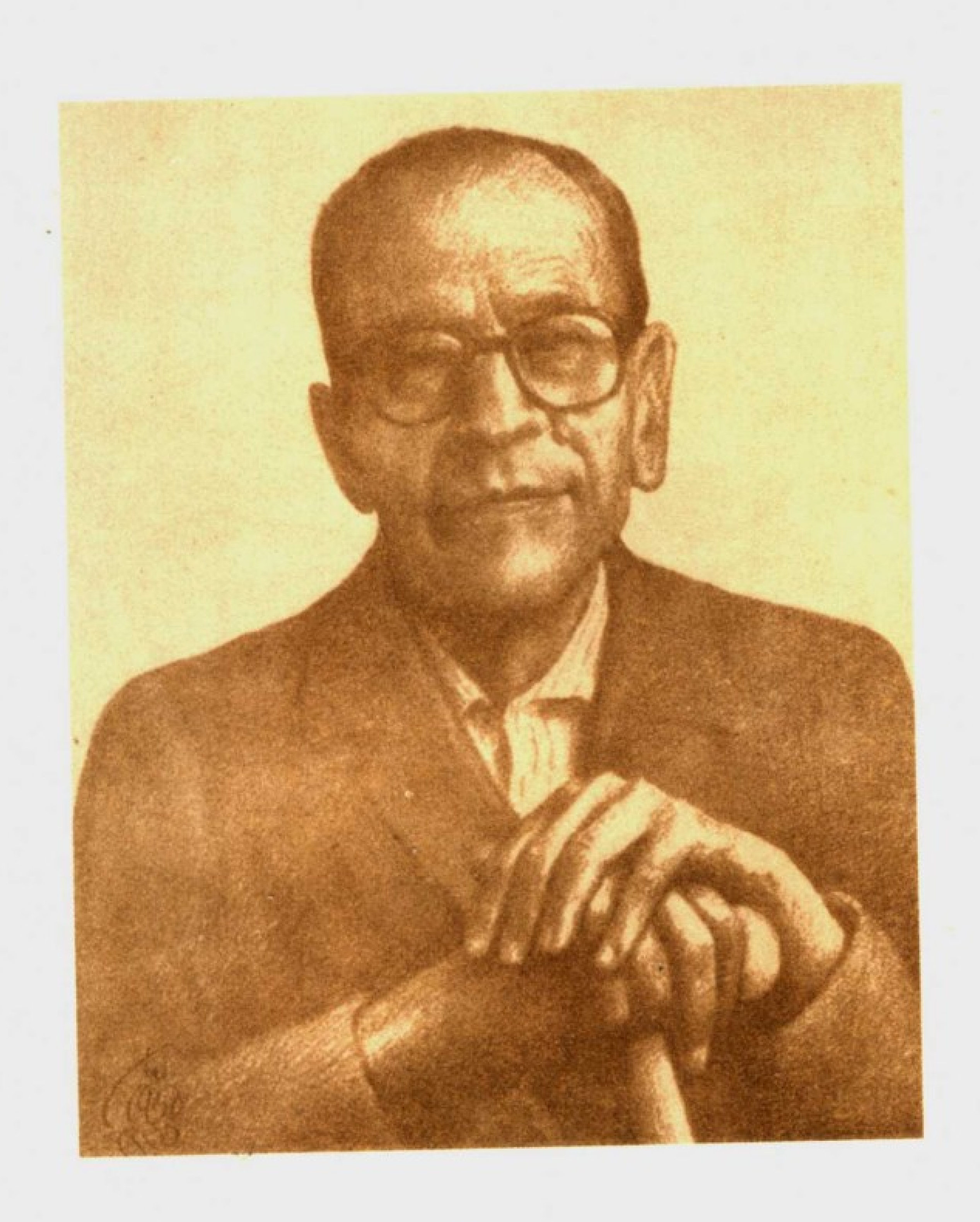
Ⅰ.命... Ⅱ.①马...②孟... Ⅲ.长篇小说—作品集—埃及—现代 Ⅳ.I4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769 号

命运的嘲弄
拉杜比丝 底比斯之战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孟 凯 袁义芬 周顺贤 良 禾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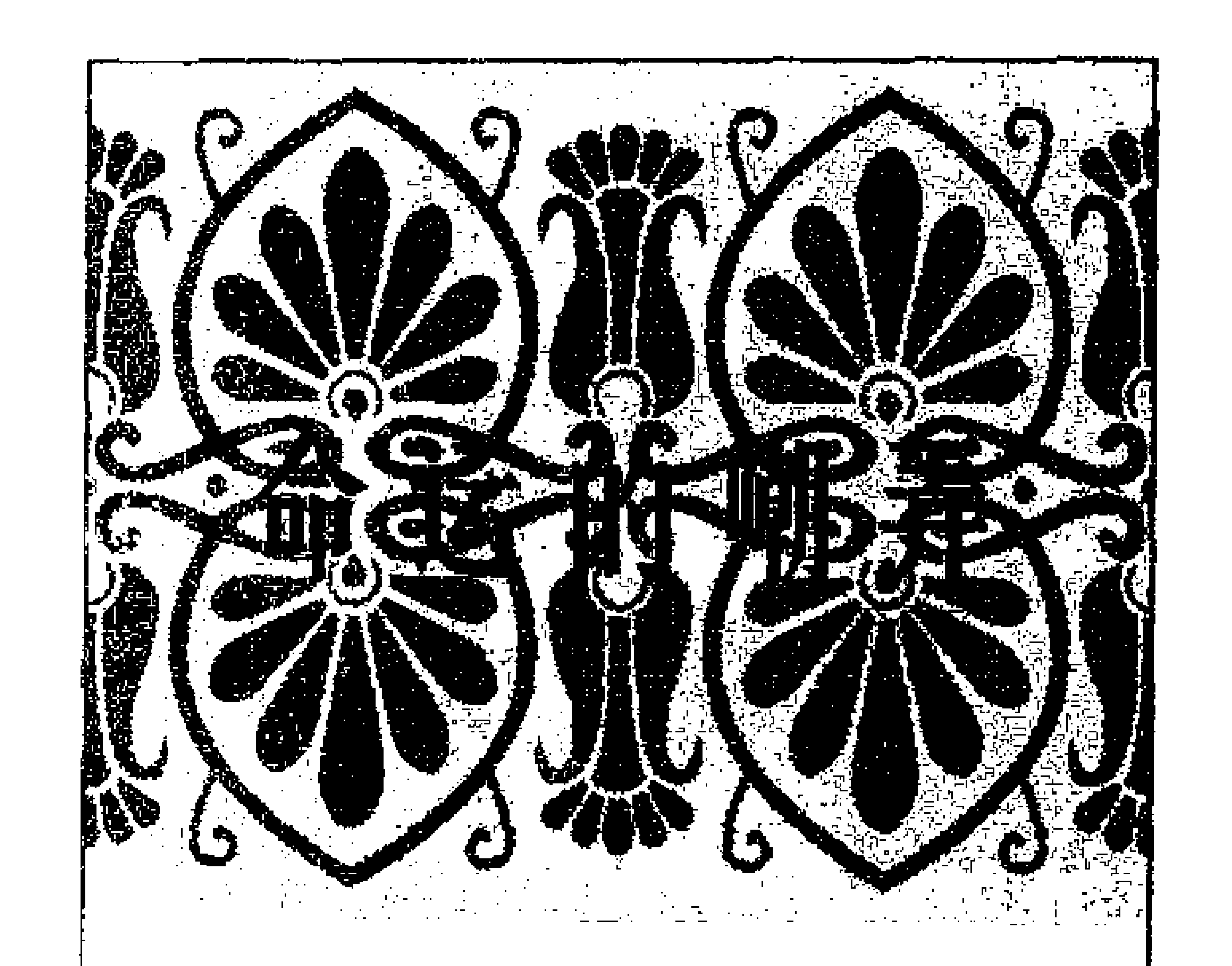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6 字数 454,000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 3,500 册
ISBN 7-5327-2837-4/I·1640
定价:38.00 元



作者像

目　录



孟 凯 译

一

在孟夫城[1]的白色围墙里，有一座永垂青史的王宫。神威的法老[2]胡福·本·赫努姆陛下就住在那里。

现在，法老正端坐在王榻上，面对着广阔的、鲜花盛开的御花园。他那缀金王袍在夕阳的余辉里闪闪发光。他安静舒适地靠在鸵鸟毛制作的大靠背上，胳膊肘撑在一个丝绒面的镶金小靠枕上，周围是他的儿子们和亲信大臣。他高高的前额和锐利的目光洋溢着尊严，他宽阔的胸脯、结实的双臂以及笔直的鼻子显示着力量。他是一位四十岁左右、仪表威武荣耀的法老。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时而环视他的儿子和近臣亲信，时而眺望远方。在那里，地平线隐没在椰枣树林的后面。他不时转向右面，遥望那一片永恒的高地，高地东面守卫着狮身人面石雕；高地下面长眠着法老的父辈；它的上面散布着几十万劳动者的尸骨。是他们用双手铲平了山包，劈开了岩石，挖出了庞大的金字塔的地基。法老想使这个伟大的建筑奇迹，世世代代扬名四海。

法老很喜欢这种家庭式的聚会。全家人坐在一起，既没有繁琐的仪式，也没有传统的束缚，他在他们中间只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或者是亲密的朋友。他们互相交谈，从日常琐事直到重要问题，无话不谈。他们传诵着笑话，讨论着各种事物，以及命运作出的决定。就在那一天——神的意志要它成为我们故事开端的那个遥远的日子——话题转到了正在施工中的金字塔。胡福建筑它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永恒的归宿，作为他尸骨的安放地。当时建筑师密拉布——埃及由于他的卓越才干达到了建筑艺术的顶峰——向法老陛下介绍这项光荣的工程，他详细说明这项由他设计和主持

施工的名垂千古的工程如何宏伟。法老倾听着这位建筑师朋友的讲述，同时想起了这项工程已经进行了十年，不禁有些焦急地对建筑师说：

“哎，亲爱的密拉布，我相信你的天才。但是，要我等到什么时候？你不停地向我介绍金字塔的伟大，可我连一个台阶还没有见到。工程已经进行十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给你集结了几百万强壮劳工，动员了我的伟大臣民中最有才华的技工。但是，至今我还没有看见那个预想中的金字塔出现在地平线上。而前人花费还不及我们百分之一的力量建筑的坟墓，却像在那里笑话我们白费力气、徒劳无功。”

密拉布深棕色的脸显出了不安，宽阔的前额上皱纹起伏，他细声细语地回答道：

“陛下，我并没有浪费时间和劳力。我充分了解自己的职责是要为法老建筑一座永恒的归宿所在，并使其成为超出埃及所有奇迹的奇迹。十年的时间并没有白过，我们做出了任何伟人或神明所不能做的事情：我们在金字塔高地通往尼罗河的坚硬岩石中凿出了一条水渠，在高山上开采巨石加工研磨，使巨石在我们手中比面团还要听话。然后把这些巨石从最南端运往最北端。陛下请看！那些载满巨石的船只正在河中急驶，像座座高山在魔术师的符咒驱使下移动。陛下再看，那些专心致志在金字塔高地上劳动的人们，几千年的高山第一次被他们劈开了！”

法老高兴地开玩笑道：

“奇怪，我命令建筑金字塔，你却挖了一条河。你是不是认为你的法老是鱼王？”

法老笑了，在座的人也笑了。只有王储拉赫欧夫把事情看得很严重。他年纪虽轻，却严厉又冷酷。他继承了父亲的威严，却没有继承父亲的慈善。他对建筑师说：

“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我知道，桑弗鲁法老③ 的金字塔用了比这个少得多的时间就建成了。”

---

① 又名孟菲斯城，曾多次为古代埃及法老的首都，位于现在的开罗附近。

② 古代埃及对国王的称呼。

③ 古代埃及法老（公元前2650——前2600），第四王朝的建立者。

密拉布把手放到前额上,很有礼貌地答道:

"王储殿下,在这里有一个奇怪的、永远转动的、追求完美和更高理想的头脑。经过努力,它为我描绘出一幅伟大的蓝图,我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使它变成现实。请耐心等待吧,法老陛下,王储殿下。"

大家沉默了。这时候传来了法老禁卫军的军乐声,一队禁卫军正走过去换防,让另一队回营休息。法老思考着密拉布的话,当军乐消失的时候,他看着他的首相——孟夫城之主、帕塔赫神[①] 的祭司胡梅尼问道:

"忍耐是法老的美德吗,胡梅尼?"庄严的微笑并没有离开他的双唇。

首相用手指捻着胡须,沉静地答道:

"陛下,我们不朽的哲学家、侯帝法老的首相卡古姆纳说,忍耐是一个人遇到挫折时的依靠、跟困难作斗争的武器。"

法老笑了。又问道:

"这是侯帝法老的首相卡古姆纳说的话,那么,胡福法老的首相胡梅尼又怎么说呢?"

首相庄重的脸上浮现出沉思的表情,他正准备回话,王储拉赫欧夫抢在他前面开了口,他以一个二十岁的年轻王储的热情说道:

"陛下,正如卡古姆纳所说,忍耐是一种美德。但是这种美德不适用于法老,因为忍耐是指忍受轻蔑和困难。而法老的伟大是靠征服,不是靠忍耐。神祇赋予陛下的美德是武力,不是忍耐。"

法老端坐起来,两眼闪烁着光芒,若不是挂在双唇上的微笑,就会使人觉得这是一种咄咄逼人的目光。他回顾着自己过去充满征伐的生活,虽然他已是一个四十岁的法老,却以一个二十岁年青人的热情说道:

"说得好,我的孩子。我为你的话感到幸福!是的,武力是法老的美德,也是所有的人的美德。众所周知,我本来只是一个小郡国的君主,后来成为整个埃及的王中之王。我靠什么从一个小君主登上国王的金銮殿?靠武力。那些野心家、叛徒、仇人时刻窥测方向,策划阴谋,企图消灭我,而我靠什么摧毁他们的谣言,斩断他们的魔爪,消除他们的影响?靠武力。努比亚人曾经企图摆脱附庸地位,以他们的无知来掩盖叛变和暴动,难道我不是靠

---

① 古代埃及膜拜的众神之一,又译普塔神。

武力征服了他们,迫使他们顺从吗? 我独踞至高无上的地位,我的话就是法律,我的意见就是圣旨,我的意志必须实施,难道靠的不是武力吗?!"

这时建筑师密拉布开口补充道:

"还有神意,陛下。"

法老摇摇头,不以为然地问:

"神意是什么? 密拉布,不也是武力吗?"

建筑师很有自信地说:

"还有仁慈和友爱,陛下。"

法老用食指指着建筑师说道:

"你们这些建筑师就是这样! 你们劈开顽石,但是心比晨风还柔和。我很喜欢跟你辩论,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明白了问题的关键。你,密拉布,十几年来一直跟这支强壮的劳动大军在一起,你最能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知道他们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在你看来,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服从我的意志,忍受劳动的辛苦? 坦白地讲出来吧,密拉布。"

建筑师沉默了一会儿。他在思考和回忆,众人都注意地看着他。然后,他以自然的、充满热情和自信的语调郑重地答道:

"陛下,劳工们分两类:一类是俘虏和外来的居民,他们干活儿像黄牛拉着水车转,并没有崇高的理想。不靠棍棒的残酷和军队的监督,是驾驭不了他们的。至于埃及人——绝大部分来自上埃及,是有自尊心、有耐力、有信仰的百姓。他们承受磨难的力量是惊人的,对待困难是严肃的、坚韧的。他们知道为什么劳动。他们坚信,他们为之献身的艰苦劳动是神圣的宗教义务,是对他们所膜拜的主的贡献,是对代表着他们的、光荣的王上的顺从。他们认为,献身就是膜拜,磨难就是享受,巨大的牺牲就是高尚的人对永恒的历史做出贡献的义务。因此,陛下可以看出,他们在烈日炎炎似火烧的中午,仍然以霹雳般的双臂,以主宰一切的意志敲击岩石,口中还不停地唱歌或吟诗。"

在座的人脸上露出了笑容,血液里流动着喜悦和自豪的激情。法老那线条清晰刚强的脸上现出了满意的表情。他从软榻上站了起来,在座的人也跟着站了起来,开始在宽敞的阳台上慢慢地、庄重地踱着步子,一直走到最南端,然后举目眺望那片不朽的高原。在那个神圣的地方,游动着劳动者

们长长的行列。他仔细观察那幅动人的景象,多么光荣伟大,又多么艰苦劳累,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难道几百万高尚的心灵应该为了他的荣誉而受难吗?难道这个高贵的民族,只能够把他们的脸朝向一个方向吗?难道这些就是他个人的幸福吗?

这种想法不时地困扰着他,也使他那颗充满自信和力量的心感到十分不安,它像湛蓝的天空中一朵游移的乌云,不时扰乱他的平静和幸福,使他心神不宁。此刻,这种良心的责备愈益加重。于是他背向高原,看着在座的人,那张愤怒的脸使大家吃惊。他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谁应该为谁献出生命?是百姓为了法老,还是法老为了百姓?"

一片沉默,气氛很紧张。只有大将军阿尔布比较平静,他用坚定的语调说道:

"我们全体百姓、长官、祭司,为法老而献身!"

赫尔萨迪夫王子热烈响应:

"还有全体王子!"

法老无可奈何地微笑了,不安的神情仍然明显地挂在他的脸上。

他的首相胡梅尼说话了:

"伟大的舵手国王陛下!您为什么要把自己和百姓分开?您和百姓的关系正如头脑和心脏的关系、灵魂和躯体的关系。您是人民的自豪和光荣的象征、尊严的保障、力量的源泉。百姓为陛下献身,就是为他们自己的光荣、尊严、幸福而献身。这是为了爱,没有丝毫的屈辱和奴役,也是一种美德,是深沉的爱,是崇高的爱国行为。"

法老舒心地笑了。他大步走回去,在镶金的软榻上坐下来。众人也跟着坐下。但是,王储拉赫欧夫却对他父王的忧虑感到不快。他说:

"陛下,您为什么要让这样的思虑扰乱了自己的平静?您登上王座是神旨,并不是人意。因此,您想怎样统治臣民就怎样统治,无须去问他们您应该怎么办。"

胡福说:

"王子,当别人夸耀自己是'国王'的时候,你的父亲就说'我是埃及的法老'。"

法老大声叹了一口气,在座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接着,他又好像对自

己说道：

“拉赫欧夫的话只适合对软弱的统治者去说，不适合对我强大的胡福讲。胡福是埃及的法老，埃及是什么？埃及是由众人的生命建立起来的大厦。个人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与久远的未来和光荣的事业相比，个人的生命还不及一滴眼泪。我毫不犹豫地采取残酷措施，用铁的手段进行镇压，驱使成千上万的人服劳役。这一切不是因为我本性野蛮，或为所欲为。我的目光穿过广阔的宇宙，在展望国家辉煌的未来。有一次，王后说我残酷、暴虐。不，胡福是一位目光远大的统治者，他穿着虎皮王袍，胸中却有一颗天使般高贵的心在跳动。”

长时间的沉默。在座者原想有一次愉快的谈话，暂时忘掉繁重的公务。大家都希望在谈了国家重大的政事以后，法老会建议他们痛快地游玩，或者歌舞饮宴。但是法老在那些日子里，休息的时候总感到烦躁，尽管这种休息的时间很少又很短。谈话以后应该休息了，法老感到很烦闷，心神不宁地看着众人。

胡梅尼说：

“我给陛下斟上一杯。”

法老摇摇头说：

“我昨天喝了，今天不喝……”

阿尔布说：

“让乐队奏乐吧，陛下？”

法老不耐烦地说：

“我早上听了，晚上再听！”

密拉布接着问：

“出去打猎怎么样，陛下？”

法老还是不感兴趣，说道：

“我在陆地上打过猎，在海上也打过。”

“那么到树林或者花丛中走走？”

“难道还有什么美景我没见过？”

法老的厌倦使众人不安，只有呼尔达迪夫王子向他父王提出了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建议：

"我的父王,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向您推荐一位神奇的魔术师,他能预言未来,主宰生死,他让什么东西存在,什么东西就会出现。"

法老不说话了。这一次他没有马上反对,而是注意地看着他的儿子。法老曾经多次听人讲述过魔术师的奇迹,并以此作为消遣,这次他很愿意答应把魔术师请来,亲自看看。于是就问他儿子:

"这位魔术师是谁,呼尔达迪夫王子?"

"他就是魔术师戴迪,陛下。他已经一百一十岁了,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他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控制人和动物;他有锐利的目光,可以预见未来。"王子答道。

法老更加注意起来。他突然感到一阵焦急和不安,于是问道:

"你现在就能把他叫来吗?"

"几分钟以后就能来,陛下。"王子愉快地答道。说着站了起来,向法老深深鞠躬致意,然后就去找那位神奇的魔术师去了。

二

不多一会儿,王子呼尔达迪夫就回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人。只见这个人个子高大,肩膀宽阔,目光炯炯,头发雪白,长髯飘拂,身着宽大的袍子,手拄长长的拐杖。

王子躬身说道:

"陛下,让我向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您忠实的仆人、魔术师戴迪。"

魔术师走到法老面前跪下,吻了吻法老脚前的地面。然后以震动心弦的声音说道:

"本·赫努姆大王陛下,您是太阳之光、众生之主,流芳百世,福星永照!"

法老赐他在旁边坐下,并对他说:

"您比我早来到这个世界上七十年,可是为什么从前我没见到过你?"

年迈的魔术师感恩地答道:

"愿主赐予陛下健康、长寿和力量。我这样的人,只有被召见时才能来

到陛下跟前。"

法老笑了，然后认真地看着他说：

"你真的有绝招吗？戴迪。你真的能够征服人和动物，真的能够预知未来吗？"

老人低下了头，胡须触到了胸前：

"是真的，陛下说得对。"

"我想看看这些奇迹，戴迪。"法老说道。

严肃的时刻开始了。人们睁大了眼睛，注意地观看着。戴迪并没有立刻表演。他僵立了片刻，好像变成了一尊雕像，然后微笑着，露出了闪亮的牙齿，迅速向众人瞥了一眼，接着对法老说：

"在我的右面，有一颗心不信任我。"

在座的人吃惊地互相交换着疑惑的目光。法老很欣赏魔术师的洞察力，就问众人：

"你们当中有谁不相信魔术师有绝招吗？"

于是大将军阿尔布轻蔑地耸耸肩膀，走到法老面前说：

"陛下，我不相信魔术这种玩意儿，我认为这是无所事事的人玩弄的一种花招。"

法老说：

"你当着魔术师的面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牵一头狮子来给魔术师，让我们看看，他怎样对它施用魔法，叫它服从他的意志。"

但是将军仍然不服气地对法老说：

"陛下请原谅，我看不需要狮子了，就让我站在他面前，用我来试验他的魔力吧。假如他愿意，就叫他让我相信他，服从他的意志，让他来控制我吧。"

一片鸦雀无声。一部分人表现出不知所措的神态，另一部分人则显得好奇的样子。两部分人同时注视着魔术师，看他如何对付将军的顽固挑战。魔术师仍然泰然自若，两片薄而有力的嘴唇上依旧挂着微笑。法老高声大笑，用戏谑的口吻对阿尔布说道：

"你心里害怕了吧，阿尔布？"

将军坚定地答道：

“大王陛下，我的心跟我的蔑视魔术这种玩意儿的理智一样，对我来说是同样宝贵的。”

呼尔达迪夫王子生气了，他厉声对将军说道：

“随你的便！法老陛下，请允许戴迪来回答他的挑战吧。”

法老看了一眼他的儿子，然后对魔术师说：

“好吧，让我们看看，你的魔术怎样征服我们的朋友阿尔布将军的傲慢。”

阿尔布傲慢地瞥了魔术师一眼，不屑地把脸转过去。但是，他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吸引着他的两眼，直盯着这个人。他愤怒地用力扭转脖子，想把两只眼睛从强烈地吸引着它们的力量下解脱出来。但是他无能为力，他的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戴迪那两只炯炯有神、像两块水晶一样反射着太阳光芒的明亮的眼睛。于是，阿尔布的两眼失去了光芒，面前一片黑暗。这个巨人垮下来了，他屈服了。

戴迪确信自己的力量已经起了作用，就站起来，指着自己的座位，用命令的口气对将军喊道：“坐下！”将军便乖乖地服从命令，像醉汉一样踉踉跄跄走过去，倒在椅子上，顺从得像个奴隶。旁观者发出一片惊叹声，呼尔达迪夫满意地微笑了。戴迪恭敬地看着法老，很有礼貌地说道：

“陛下，我能够使他绝不违抗我的命令，我命令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我不愿意让我的祖国的一位伟大将领随我的意志进行表演。我相信法老陛下会理解我的心情。陛下是否相信见到的情形？”

法老点头，表示相信。

魔术师走到着魔的将军面前，用手指轻轻抚摸他的前额，小声念着一种咒语。将军渐渐苏醒了，四肢出现了活力，又恢复了知觉。将军迟疑了一下，茫然地注视着周围，好像对他所看见的东西一点也不理解。然后他的视线落到了戴迪脸上，于是恍然大悟，脸立刻羞红了，不好意思正面去看这个可怕的人。他站起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地板上响起了他惊慌失措的脚步声。

法老向他笑笑，温和地对他说：

“你的朋友不是骗子。”

将军低下头来，轻声答道：

"神祇显示了力量,他的奇迹出现在天地间!"

法老对魔术师说:

"你有能力,技艺高强。但你是否能够预知未来?"

"是的,陛下,我能够。"

法老停顿一下,思考着自己提个什么问题好。他的眼睛闪亮了一下,向魔术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后裔可以在埃及的王位上坐多久?"

老人不安了,犹豫着不说话。

法老似乎猜着了他在想什么,便对他说:

"我赐你说话的自由,保证不报复。"

魔术师深沉地盯着法老看了一眼,然后仰头向着天空,开始了热烈的祈祷。他不动也不说话,呆立了片刻。他再一次把脸转向法老和在座者的时候,面色苍白,双唇紧闭,目光迟疑。大家的心紧缩起来,感到飞来横祸就在面前。

拉赫欧夫王储忍不住问道:

"法老已经保证你的安全,你为什么还不说话?"

魔术师竭力屏住喘息,对法老说:

"陛下,在您之后,没有任何一位您的后裔能够坐在埃及的王位上!"

这句话像一阵狂风,激起一阵骚动。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冒着火星,逼视着他。法老紧皱着额头,这时的他简直变成了一头狂怒的雄狮。拉赫欧夫王储脸色突变,双唇紧闭,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魔术师想减轻一下他的预言引起的紧张气氛:

"陛下,您将平安地坐在王位上,直到您幸福的晚年。"

法老轻蔑地耸耸肩膀:

"好像人们进行奋斗,不过是为了自取灭亡。好了,不用安慰我了,现在你告诉我,神祇安排了谁来继承埃及的王位?"

魔术师答道:

"遵命,陛下。这是一个才出世的孩子,今天早上刚刚见到光明。"

"他的父亲是谁?"

“他的父亲叫蒙·拉阿，是埃温[1]城之神拉阿[2]的大祭司。他的母亲是一位年轻的太太，叫拉达·迪戴特。祭司晚年跟她结婚，生下了这个命运注定他要成为统治者的孩子。”

法老狂狮般猛地窜了起来，在座的人立刻跟着一跃而起。然后，他向着魔术师走了两步，魔术师睁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法老对他说道：

“你敢肯定你说的话吗？戴迪。”

魔术师用嘶哑的声音答道：

“我已经把我预见到的事情告诉您了，大王陛下。”

法老说：

“你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你应该得到很好的报答。”

法老命令款待魔术师，并赠送他五十块金锭，于是一个侍卫陪着魔术师下去了。

拉赫欧夫王储遇到了最严厉的挑战，他两眼突出，流露出内心的狂怒，铁青的面孔像死神一样可怖。至于法老，他的愤怒并没有表现在激动或吼叫上，而是蕴蓄在心里，使它变成一种撼山震岳的力量。法老转向首相胡梅尼，严肃地问道：

“英明的胡梅尼，你认为命运的安排可以抗拒吗？”

胡梅尼首相扬起眉头思索着，由于恐惧和不安，他不敢张开紧闭的双唇来回答法老的问话。

法老带点责备的语气接着说下去：

“我看你是害怕说真话，你想否认这个命运的安排以取悦于我。不要这样，胡梅尼，你的法老最不能容忍说假话。”

胡梅尼并不是胆小，也不想作假，而是因为他太忠实于法老和王储，太爱他们，因而不忍心使他们苦恼。当他明白不得不说话时，才低声说道：

“陛下，前辈传下来的、哲学家卡古姆纳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是：命运不可抗拒。”

---

① 古代埃及的重要城市之一，又名赫留波里斯，位于现在开罗的艾因谢姆斯区。

② 古代埃及膜拜的众神之一，又译拉神。

胡福法老望着王储问道：

“你，王储，你对命运怎么看？”

王储像一头落网的狮子，冒着火星的双眼直盯着他的父亲。

于是法老笑着说道：

“诸位，假如命运不可抗拒，那么‘创造’一词就变得荒谬，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人的尊严就无足轻重，奋斗和沿袭、勤奋和懒惰、醒着和睡着、强大和软弱、反抗和服从——这些相互矛盾的概念就混淆不清，无所区别了。不！诸位，‘宿命论’是一种腐朽的信念，强者是不会接受的。”

这一番话燃起阿尔布将军的热情，他嚷了起来：

“陛下，您的格言伟大！”

法老笑了。

“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婴儿。我的阿尔布将军，你赶快准备战车，我要御驾亲征，到埃温城去，亲自去看看这个命运的小宠儿。”法老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抗拒命运的计划。

胡梅尼吃惊地说：

“法老亲自去吗？”

法老笑了，说道：

“假如我现在不亲自去保卫自己的王位，那么应该什么时候去呢？快，诸位……我邀请你们跟我同乘战车，去观看胡福和命运之间的决战。”

三

法老的讨伐队出发了。这支队伍由一百辆战车、两百名从法老的禁卫军中挑选出来的勇敢骑士组成。法老的战车在王子和大臣们的簇拥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右面是拉赫欧夫王储，左面是阿尔布将军。

讨伐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它掠过大地，震动山谷，向着尼罗河右翼东北方向的埃温城奔驰而去。战车滚滚如惊雷轰鸣，尘土飞扬如山峦起伏。须臾之间，已经是回首望不见美丽的孟夫城了。战马飞奔，战车急驰，勇敢

的骑士手持刀剑、战戟，头戴盔甲，如一尊尊雕像般站立在车上——这威武的场面使沉睡的大地想起了两百年前，米那[1] 法老的大军曾经扬尘而去，向北方进行了胜利的征伐，实现了可贵的统一，创造了历史性的光荣业绩。

而今这支大军，在赫赫有名的胡福法老亲自率领下，不是为了征伐一个国家，或者讨伐一支叛军，而是为了去包围一个仍在襁褓之中、两眼尚不能适应世间光明的婴儿。由于魔术师的一句话，这个婴儿的降生变成了对当今最强大的王室的威胁，触怒了一位最坚强的法老。

法老的大军迅速掠过尼罗河谷的土地，箭一般地穿过村庄和牧场。他们紧张地、恐怖地注视着遥远的地平线，在那里有一个命运注定要当重要角色的婴儿。

遥远的前方，扬起一片尘土，法老大军看不清是什么东西。当渐渐走近时，才看清是一队骑兵，向着他们的方向奔来，于是他们毫不怀疑地认为，这就是蒙·拉阿的卫队。

他们离得更近一些时，才发现原来是一些骑兵在追逐一个人，也可以说是这个人引得他们朝前追。当他们走到跟前时，便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女人在逃跑。她骑在一匹没有鞍子的马背上，发辫已经散开，随风飘在脑后，像一面飞扬的旗帜。她跑得精疲力竭，追来的骑兵把她围了起来。

就在这时，法老的大军经过这里。为了避开这场冲突，法老的军队不得不放慢了速度。无论法老，还是他的随行者，谁也没有去注意追赶者和被追者，他们以为这是卫队在执行任务，所以准备客气地通过这里，急着去赶自己的路程。

但是，那个女人却向他们喊道：

“救命呀……救命呀，大军！我要去找法老，这些人不让我去……”

法老的车子停住了，他后面的车队也随之停了下来。法老看着那些包围着女人的骑兵，大声向他们命令道：

“放开她！”

但是他们并没有从命，因为他们不认识发出命令的人是谁。骑兵队队长走上前去，粗鲁地说：

---

① 又称美尼斯。据传他是古代埃及第一王朝的建立者，第一个将孟菲斯城作为首都。

“我们是埃温城大祭司的卫队,奉命在执行任务。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这个军官居然无视法老!大军愤怒起来,阿尔布将军要上前去呵斥他,但是法老用暗示制止了他,阿尔布只好怒不可遏地站在一边。由于军官提到了拉阿祭司,引起了法老的注意。为了使军官继续说下去,法老主动问道:

“你们为什么追赶这个女人?”

“我只对我的上司负责!”军官很蛮横。

法老愤怒了,雷鸣般地吼道:

“放开她!”

骑兵害怕了。他们猜想,这可能是一位大长官,于是放开了那个女人。女人向着法老的车队跑来,恐惧地扑倒在车前,大声喊道:

“救命……救命啊,大人……”

阿尔布将军下了战车,向骑兵队长走去。这个军官一见他肩上的雄鹰和法老的徽饰,就惶恐起来,赶紧立正,拔剑致军礼,并对他的士兵喊道:

“向法老禁卫队长致敬!”

骑士们抽出军剑,塑像般站立着。

这个女人听说是法老的禁卫队长,便站了起来,向他哀求道:

“我的大人,您真是法老陛下的禁卫队长吗?看在主的面上,领我去见他吧。大人,我是逃跑出来的,我要见法老陛下,他的宫殿的门槛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埃及的男人或女人去吻它的……”

“夫人,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阿尔布将军问她。

女人焦急地说:

“是的,大人,我心中有重要的秘密,需要对崇高的法老陛下讲。”

法老注意地听着。

阿尔布继续问:

“什么重要的秘密,夫人?”

“我要对崇高的法老陛下本人讲。”

“我是他的忠实仆人,保证严守秘密。”

女人犹豫起来。她不安地看着在场的人,面色苍白,目光迟疑,心神不

定。将军想用温和的语言安抚她，于是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我叫赛尔佳，大人。到今天早晨为止，我一直是拉阿大祭司家的佣人。”

“他们为什么追赶你？你的主人加罪于你了吗？”

“大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主人对我不好……”

“所以你从他那儿跑出来，要到法老面前去诉苦？”

“不，大人，事情比你想的严重得多！我听说了一个秘密，它威胁着法老陛下的王位。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向神圣的法老陛下报告这件事，因此我跑了出来。我的主人知道以后，就派这些骑兵来追捕我，阻止我去尽自己神圣的义务！”

听到女人的陈述，骑兵队长恐怖地全身战栗起来，急忙推卸责任：

“大人，我一点不知道内情。祭司命令我们出发，去追捕一个骑马向孟夫方向逃跑的女人，我们就从命追来了。我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尔布对赛尔佳说：

“你是想说，拉阿祭司有欺君之罪？”

“大人，带我到法老禁宫去吧，我要把心里的急事告诉陛下。”

法老等不及了。他怕浪费宝贵的时间，就直接对这个女人说：

“祭司今天早晨生了一个孩子？”

女人吃惊地向他转过脸去，喃喃地说：

“他们封锁了这个消息，你们怎么知道的？”

随行的人立刻警觉起来，默默地互相交换着眼色。

法老严肃地问道：

“这就是你想告诉法老的秘密吗？”

女人点点头，仍然带着吃惊的神色说道：

“是的，大人。但这不是我要说的全部话。”

于是法老用严厉的、不容置疑的命令口气对她说：

“还有什么要说的？快说吧！”

女人胆怯了，只得开口述说起来：

“我的女主人拉达·迪戴特，从今天黎明就开始感到临产前的阵痛，当时



我和其他几位侍女围在她床前,跟她聊天或者给她服药,以减轻她的痛苦。过了一会儿,大祭司进来了,他真诚地向主祈祷以后,就向女主人祝贺,并神秘地对夫人说,她会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子将来要继承埃及的王位,并且会成为万能神拉阿的继承人而统治整个尼罗河流域。他还对她说,是神圣的主启示给他这个喜讯。

“他兴奋得不由自主地说了这些话,并没有注意到我在跟前——像我这样的人他是不信任的。说完以后,他发现我在场,马上就害怕起来。他为了使自己放心,就把我抓起来,关在粮库里。但是我设法逃了出来,骑上马就朝孟夫城的方向跑过来,想把这件事告诉法老陛下。显然主人发现我逃跑了,就派出那些骑兵来追我。要不是遇上你们,我现在已经落到他们手中了。”

法老一行聚精会神地听了赛尔佳讲述的事情,都惊呆了。它完全证实了魔术师戴迪的奇特的预言。拉赫欧夫王储怒火中烧,他对法老说:

“我们的讨伐决不半途而废!”

“是的,孩子!我们不能浪费时间。”

法老回答着,然后转向女人:

“法老会很好地奖赏你。你现在只要告诉我们,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赛尔佳说:

“我的主,我现在只想平安地到达我父母住的村庄古纳去。”

法老对军官命令道:

“你把这个女人送到家,你要对她的生命负责!”

军官躬身表示从命。

法老示意阿尔布将军上车,然后命令起程。车队又迅速向着埃温城的方向疾驰。埃温城的城墙已经遥遥在望,城墙后面那座巨大的神庙——拉阿·阿杜姆神庙的高大支柱也渐渐地显露了出来。

四

这时,蒙·拉阿祭司正俯身在妻子床边,热烈地祈祷着:

“拉阿，我的万能的永恒的造物主！世间原是一片黑暗的汪洋恶水，您以自己的力量创造了一个伟大的、美丽的宇宙，让美好的统一的法规治理着运行天空的星体和广布地上的万物。您把水变成了各种生命：鸟儿在空中飞翔，鱼儿在水中戏游，人在地上走动，椰枣在干旱的沙漠里生长。您在黑暗中放出光芒，映出您庄严、高尚的面孔，给人间带来了温暖和活力。

“万能的主，我向您诉说自己的苦闷和忧愁，祈求您为您忠诚的奴仆排除灾难和不幸。主啊，我是软弱的，请给我力量；我是恐惧的，请给我安全和信心；我面临着巨大的灾难，请给我保护和同情。主啊，在我的晚年，您赐给了我一个孩子，并且赐福于他，让他将来成为国王和统治者，请您为他除灾消难。”

蒙·拉阿祭司虔诚地祈祷着，声音颤抖，两行热泪流在瘦削的面颊上，濡湿了雪白的胡须。后来，他抬起头来，深情地看着妻子由于分娩而苍白的脸，又看看襁褓中的小婴儿。这个安静、无知、可爱的小生命，那双黑色的小眼睛似睁非睁地面对着陌生的世界。

等他祈祷完了以后，妻子拉达·迪戴特声音微弱地对他说：

“赛尔佳有消息吗？”

祭司叹了一口气：

“愿主保佑，让骑士们追上她。”

她担心地继续说下去：

“我的夫啊，难道我们孩子的生命就要遭到威胁吗？”

“不要失望，拉达·迪戴特。自从赛尔佳逃走，我就一直在想办法救你们母子俩。主启示我一个办法，但我害怕你产后经受不了颠簸。”

她伸出一只手来，求他快下决心：

“只要孩子能得救，怎么都行。你不要担心我衰弱，母爱会给我超过一切的力量。”

祭司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

“拉达·迪戴特，我准备了一辆马车，又做了一个没有底的木柜放在车上，你和孩子躺在里面，再在木柜子外面堆满小麦，由忠实可靠的女仆卡塔赶车，把你们送到桑卡村你叔父家里。”

“叫扎娅去吧，卡塔也是今天早上刚刚生了一个孩子。”

“卡塔也是刚生产？那么叫扎娅去吧，她也跟卡塔一样忠实。”祭司对这个偶然的巧合感到奇怪。

“你呢，我的夫？万一法老知道了我们孩子的秘密，派兵来追问我和孩子的消息，你怎样回答他们？”妻子还是不放心。

祭司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孩子和妻子身上，并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安危，也没有任何准备。他只好骗妻子说：

“放心吧，拉达·迪戴特。赛尔佳逃不出追赶他的人，安排你逃走只是为了预防万一，不管怎么样，我不会遭到意外，你不久就会听到我的消息。”

他怕再谈下去会耽误时间，就站了起来，大声叫扎娅过来。

女仆很快来了，向主人躬身致意。

“我把你的女主人和孩子托付给你，你把他们带到桑卡村去。你千万要小心，你是知道什么样的危险在威胁着他们的。”

听主人说完以后，女仆忠实地回答：

“我以生命担保女主人和孩子的安全。”

祭司叫女仆帮忙把女主人抬到粮库里去。尽管扎娅有些奇怪，但是她仍然遵从了主人的命令。祭司把妻子放到一床柔软的被子上，双手托着她的头和肩膀，扎娅托着她的后背和大腿，两人抬着她穿过大厅，下了楼梯来到院子里，又从院子进了粮库，把迪戴特放到车里。然后，祭司又上楼去把孩子抱下来。孩子哇哇直哭，祭司热烈地吻了儿子一下，把他放到了母亲的怀里，隔着车板眼巴巴地注视着母子俩。他看见拉达·迪戴特失声痛哭起来，他的心都要碎了。

“为了我们亲爱的儿子，你要坚强起来。不要为我担心。”祭司安慰着妻子。

“你还没有给他命名……”妻子哭诉着。

祭司强作笑脸地说道：

“就以我那早已离开人世、长眠在奥祖雷斯[①] 身边的父亲的名字来给他命名吧……叫达达夫……达达夫·拉阿……对，就叫达达夫·本·蒙·拉阿。

① 古埃及人崇拜的神，被恶神害死，抛尸尼罗河。后来他的妻子找到了他的尸骨，将他复活，于是他成为复活的象征。对他的崇拜从埃及传人希腊、罗马。

愿主保佑这个神圣的名字,让它能够除灾消难。"

祭司拿来了木柜子,把母子俩罩在里面,让扎娅坐在车前,把两条牛缰绳放到她手里,然后对她说:

"走吧,愿主保佑你们平安!"

车轮慢慢转动起来,祭司眼里充满泪水。他透过泪水看着牛车穿过院子,渐渐在面前消失。于是他急忙跑上楼梯,走到临街的窗前,痛苦地望着远去的亲人。

突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他根本没有想到灾难会来得如此之快。由于恐惧,他忘记了离愁别恨,面前的景象使他惊慌失色、搓手顿足。他绝望地祈祷着:

"主啊! 主啊!"

他不知所措地反复这样说着,两眼注视着突然出现在通往神庙大路上的法老车队。车队在向他的宅邸奔来,迅速地、严密地包围了刚刚走出去的牛车!

天啊! 肯定是赛尔佳逃过了追捕,达到了目的。不然,法老的车队不会来得这么快,死神也不会来得这么早!

蒙·拉阿望着前面的情形,焦急地双手捶击胸口,摇着头,绝望地向主数说着:

"我的主啊! 他们包围了牛车,有一个人出来严厉地审问可怜的扎娅……他问了些什么? 扎娅是怎样回答他的? 审问的结果怎样? 我的儿子和妻子的生命就全靠扎娅一句话了……主啊! 拉阿神啊! 给她信心,让她沉着,叫她的舌头说出救命的话语,不要招来死亡……主啊! 救出您的孩子吧,让您的预言变成现实吧!"

祭司惊恐万状,烦躁不安,他再也忍受不了了,觉得那个士兵盘问扎娅的时间太长了! 他不停地问她,反驳她的回答。唉! 假如有一个人摇摇木柜子,或者有谁怀疑里面有什么秘密,或者孩子哭叫一声怎么办?

嘘! 我的孩子,不要叫! 上帝保佑,让他母亲把奶头放到他嘴里……嘘! 我的孩子,不要哭! 只要有一点声音出来,你就没命了。主啊! 我的心已经碎了,我的灵魂已经飞到了天上……

祭司突然呆住了。他睁大了眼睛再看看,接着高兴地喊起来:

"感谢主！他们走开了，牛车平安地继续上路了……拉阿神保佑他们旅途平安……感谢大慈大悲的主！"

五

祭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高兴得想大哭一场。但是他马上意识到等待着他的危险和灾难。他只能享受几分钟的安宁。他走到桌子边，拿起一只银壶，喝了几口清凉的水，润湿一下自己干渴的喉咙。

不久，院子里传来了震耳欲聋的车队声，他们闯到这里来，是为了消灭那个刚刚逃脱了危险境地的孩子。

一个仆人慌忙跑来，告诉他法老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住宅，并在各处安了岗哨。另一个仆人跑来告诉他，讨伐军的军官命令他立刻前去见他。祭司尽量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他披上法衣，戴上圣帽，迈着稳重的步子离开屋子。他以埃温城里最大的宗教领袖的威仪向前走着，走到会见厅的门前，脸向着院子站住了。他扫视了一眼像雕塑一样站立不动的车队，目光并未落到任何一张脸上。然后举手致意，用慈爱、庄严的声音说道：

"孩子们……欢迎你们。愿万能的造物主拉阿神赐福予你们。"

一个可怕的声音回答道：

"谢谢你，拉阿神的祭司！"

他的身体不禁一震，像绵羊突然听见了狮子的吼叫。他睁大一双惊慌的眼睛，在人群中找寻发出这个洪亮声音的人。当他的目光落在人群中心的那个人身上时，立刻被恐惧和惊诧攫住了——法老亲自来到了他的家！他不顾一切地跑到法老车前，当即跪下，声音颤抖着说道：

"我的大王、太阳之光、生命和力量的赐予者——我主赫努姆之子法老陛下，我以主的名义祈求您，大王陛下，您宽大的胸怀会原谅我的疏忽和无知，请您恕罪！"

法老说道：

"我宽恕诚实者的疏忽。"

祭司心慌起来,接着说道:

“陛下赏光,驾临鄙舍,请里面坐!”

法老笑笑,下了御辇。接着王储拉赫欧夫和他的弟兄们、胡梅尼、阿尔布以及密拉布等,都下了车子。祭司倒退着引法老朝前走,后面跟着王子和陪侍。进到客厅以后,法老坐在正中,随从者坐在旁边。祭司请求法老允许他暂时离席,去做招待贵宾的准备。

但是法老阻止了他:

“免掉礼仪吧! 我们是为一件要事而来,不容耽搁。”

祭司躬身答道:

“一切遵命!”

法老端坐在那儿,厉声问祭司:

“你是我王国里的贤人,才识超群,你能否告诉我:神主为什么赐给法老埃及的王位?”

祭司沉着、忠实地答道:

“他选择最优秀的子孙,给他们注入神的灵魂,让他们治理国家,造福黎民。”

“说得好,祭司。每个埃及人都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操劳,而法老则担负着为亿万人操劳的重任,他在主面前为他们负责。你能否告诉我,为了自己的王位,法老应该怎么办?”

蒙·拉阿勇敢地回答:

“为了自己的王位,法老应该像任何一位忠诚的人那样,面临高贵的神主的赐予,尽到自己的义务,行使自己的权力,并且保护它,像保护自己的荣誉一样。”

法老满意地点点头:

“说得好,善良的祭司。现在告诉我,假如有人威胁到法老的王位,他该怎么办?”

勇敢的祭司心跳了,他明白自己的回答马上会毁掉自己。但他是一位笃信宗教、虔诚、自尊的人,他只会说老实话:

“那么,陛下就应该消灭野心家。”

法老笑了。拉赫欧夫王储的双眼闪烁着残忍的光芒。他对法老说:

“您做得对,很对……假如不这样做,就背叛了主的委托,辜负了神的赐予,丢掉了黎民的权利。”

法老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一个移山倒海的决心已经下定。他声音可怖地说道:

“祭司,已经出现了威胁王位的人。”

祭司低下头来,默默不语。

法老接着说:

“命运又在开玩笑了,这个人还是个孩子。”

祭司低声问道:

“孩子?陛下!”

法老两眼迸出愤怒的火花,喊道:

“你怎么说自己不知道?你不是声明自己坦白、忠诚吗?那么,你为什么要在你的法老陛下面前说假话?你自己最明白,你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和对他的未来的预言者!”

热血涌到祭司的脸上,痛苦吞噬着他的心。他驯服地、悲哀地说道:

“我的儿子是一个婴儿,刚生下来几个小时。”

法老说:

“但他是命运手中的工具,命运想做什么,是不管他是孩子还是大人的。”

一片沉默和恐怖。在场的人屏住呼吸,等待那一句即将判处可怜的婴儿死刑的圣旨。

拉赫欧夫王储早就不耐烦了,他露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简直马上就要去动手了。

法老打破了沉默:

“祭司,刚才你说,法老应该消灭威胁他王位的人,对吗?”

祭司畏惧地答道:

“是的,陛下。”

“无疑,神主赐予你这个孩子,是对你的残忍。但比起对于埃及和埃及王位的威胁来,你的痛苦就算不了什么了。”

“这是对的,陛下。”

听到祭司的回答，法老赶紧接下去说：

“那么，尽你的义务吧，祭司！”

祭司震惊得无言以对。

法老继续说道：

“我们法老世家，自古就有尊重神主和他的祭司的传统，我不希望你迫使我破坏这个传统。”

奇怪！法老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是想让祭司明白，他不愿意亲自动手去杀死他的儿子，应该由祭司自己去完成这个法老想避开的“使命”。

祭司怎么可能忍心来亲自杀死自己的儿子？然而，他对法老的忠诚要求他毫不犹豫地满足法老的意愿。他认为，任何一个埃及人，在感到自己的死会博得崇高的法老的欢心时，都应该毫不迟疑地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他是否应该去追上自己的儿子，亲自将匕首插进他的心脏？

但是，是谁决定让他的儿子继承胡福，做埃及的国王？难道不是神主拉阿吗？那么他杀死自己的儿子，是不是对万物之主的挑战？他到底应该服从谁？是服从胡福还是拉阿？答案不需要思索。可是，正在等待他的法老和他的讨伐大军会如何行动？面对着这些已经等得不耐烦、开始发起怒来的强者，他该怎么办？

突然，像乌云中的闪电一样，他惶恐不安的心里闪出了一个念头。他记起女佣人卡塔今天早晨刚生了一个孩子，就睡在他夫人对面的房间里。当然，这是一个鬼蜮念头，像祭司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但是一个人在十分慌乱和激动的情况下，他的心是无法冷静的。面对着法老和他的大军的威胁，任何良心也无法清醒，时间不允许一点点迟疑。

祭司沉重地低下头来，表示服从。

他走了，要去犯一个残酷的罪行。法老跟在他后面，接着是王子和随从。他们跟着他上到了最高一层楼，看着他要进卧室了，他们就在大厅里等待着。

蒙·拉阿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身向法老说道：

“陛下，我没有武器杀死他，请把匕首借我用一下。”

法老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拉赫欧夫王储急了，拔出自己的匕首递给他。祭司双手颤抖着接过匕



首，插进法衣里面，挪动无力的双脚进屋去了。

卡塔看见主人进来，感恩地向他微笑，以为主人是来向她祝福的。她把孩子的脸露出来，用微弱的声音对自己的儿子说：

“用你小小的心灵感谢主吧，他以神圣的慈爱来安慰你父亲的亡灵。”

祭司慌乱地躲避着，六神无主，同情心像洪水一样冲击着罪恶的邪念。但是，出路在哪里？如何解脱？法老就站在外面，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他越来越慌乱，失去了理智，可怕地吼叫起来，接着长长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绝望地拔出匕首，向着自己的心脏刺进去。他猛烈摇晃起来，摔倒在地上……他死了！

法老愤怒地闯进屋里，别人也跟着进来了，他们瞪眼看着祭司的尸体和战栗的产妇。拉赫欧夫王储生怕机会失掉，他直奔他的目标，抽出宝剑，用力挥向空中，然后向着孩子砍去。孩子的母亲本能地知道了他要干什么，闪电般扑向孩子……然而，她并没有能够挡住死神——这强力的一击同时砍下了她和她儿子的两个头颅。

法老父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死一样的沉寂。

首相胡梅尼打破了僵局：

“请陛下离开这个流血的地方吧。”

大家默然走了出来。

首相建议加紧赶路，以便在天黑前回到孟夫。但是法老说：

“我决不像罪犯一样逃跑。我要召见拉阿的祭司们，向他们宣布这个命运的安排以及他们可怜的大祭司的惨死。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前，我决不回孟夫。”

六

扎娅赶着慢悠悠的牛车，走了很长时间才穿过埃温城，出了东门，转向通往桑卡村的那条沙漠中的道路。桑卡村里住着祭司的亲戚。

她被大军包围起来，他们厉声审问她，怀疑的目光紧紧盯住她。这些，

一直萦绕在扎娅的脑际。她感到自豪的是，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自己能够保持冷静，并且沉着应付，使他们放了她，让她平安地赶自己的路。啊！万一他们知道了她车里是什么怎么办？

她记得，那些大兵是非常厉害的，她忘不了在大兵前面的那个人的伟大、威武和庄重，简直像一尊有生命的神像！

但是，多么奇怪呀！那么一个庄重的人物，居然要来杀害一个今天早晨刚刚生下来的婴儿！

她回过头去想看看她的女主人，她看见女主人仍然睡在祭司为她准备的木柜里……可怜的女人，任何一个人也不会想象到，一个产妇竟会躺在这样一个地方！她的伟大的丈夫做梦也不会想到，为了他的孩子，命运竟驱使她经受那么多的灾难。假如他早就预料到这样，他决不会愿意做父亲，也不会跟比他小二十岁的拉达·迪戴特结婚！

想到这里，一种莫名的痛苦思绪涌上心头，她叹息道：

"愿主赐福，给我一个儿子，哪怕他的降生会带来世间所有的不幸！"

扎娅不会生育，她看医生，访巫师，吃偏方，服草药，都没有用处。她像盲人盼望见到光明一样地盼望神主赐给她一个孩子。她多么可怜自己的丈夫卡尔达，感到对不起他。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却没有一个孩子来使他的家庭充满生气，使他的心充满希望。这一次他离家去孟夫参加金字塔的建设，临行时对她说，假如她还不会生孩子，他就要再娶了。他走后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十个月也过去了，她盼望着，时时刻刻想体验怀孕的滋味，但是毫无希望。主啊！为什么不给她做母亲的幸福？既然如此，又为什么把她造成一个女人？不能做母亲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不能生育的女人就像不会使人醉的酒，就像没有香味的玫瑰，就像没有信仰的礼拜。多么令人失望啊！

她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叫了一声"扎娅"，便立刻跑到木柜跟前，把木柜拿起来，放到旁边。她看见女主人怀中抱着熟睡的婴儿，疲乏、劳累，美丽的棕色的脸上浮上了一层黄色。

她问道：

"你怎么样？我的太太。"

太太用微弱的声音答道：

“托主保佑，还好……现在还有危险吗？扎娅。”

“放心吧，太太，危险已经过去了。”

产妇深深叹了一口气：

“还有很长的路程吗？”

“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太太，托主拉阿保佑，你最好还是睡一会儿吧。”扎娅温和地答道。

产妇叹息着，苍白的迷人的脸上那一双慈爱的眼睛，亲昵地看着酣睡的婴儿。然后，母亲闭上眼睛睡了。扎娅却继续看着女主人和她的儿子，看着这一幅幸福甜蜜的母爱的生活图画。尽管处境艰难，它照样是那么美丽、动人！难道我就不能享受一次母爱吗？只要一次！只要一次。哪怕为此献出整个生命！

主啊！主不发善心，医药没有用处，丈夫卡尔达不原谅……也许不久她就会被遗弃，到处漂泊，遭受孤独和寡居的折磨。

扎娅把视线从幸福的母亲身边移到牛背上，叹息道：

“我或许会有这样一个孩子！尽管神主没有赐我一个自己生的孩子，但我可以把他变成我的养子！”

她这样想着，并不怀有恶意，只是希望这样而已。她的心在盼望着不可能的事情出现，她幻想着由于害怕和慈善而自己不可能去做的事情。

扎娅这样祝愿着，趁着梦想的翅膀飞到了幸福的天际。她仿佛看见自己带着这个美丽的婴儿走到卡尔达身边，对他说：

“瞧，我给你生了一个美丽的孩子！”

她丈夫喜笑颜开，向她和小达达夫奔来，把她俩搂在怀里，急切地吻他们！……

黄昏已经来临，阳光渐渐退去。扎娅陶醉在幸福的幻想中，身体渐渐向右边倾斜过去，一只手抓住缰绳，另一只手枕在头下面，睡神走来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双眼，她不知不觉闭上眼睛，进入梦幻世界。

扎娅回到现实世界来的时候，以为自己是睡在主人家中自己的床上迎接又一个黎明的来临呢。这时她感到有一股寒气袭来，伸手想去拉被子，但她的手却伸进了像沙子一样的东西里。她吃惊地睁开眼睛，看见的是一个漆黑的世界，夜空里布满了星星。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在奇怪地颠动着，于是

想起了牛车、女主人拉达·迪戴特和她的婴儿，想起了被睡神夺去的一切情景……

但是，她们现在在什么地方？现在是夜里几点钟？

她环顾周围，发现三个方向都在一片漆黑中，只有第四个方向，从遥远的地方闪出一点微弱的亮光。她毫不怀疑，那亮光是从散落在尼罗河岸边的村庄里发出来的。牛车迷路的这个地方，却杳无人迹。

这片荒漠的孤寂可怖的黑暗，攫住了她的心，她惊恐地战栗起来，缩着身子，牙齿不停地颤抖着。她两眼恐惶地注视着面前的一片黑暗，心想灾难就要来临了，多么可怕啊！

她在恍惚中好像看见了一队贝都因人的影子出现在不远的黑暗中，突然她记起各种各样关于西奈地区贝都因部落的传说：他们如何袭击村庄，抢劫过路人，堵截商队的道路等等。她相信，这辆牛车和车上的小麦将是他们宝贵的战利品，这两头牛和两个女人足可以使他们的头头垂涎三尺……她越想越害怕，几乎要发疯了。她跳下车，站到沙漠里，向正在睡梦中的女主人和她的孩子看去。在淡淡的月光下，她看见两张恬静的脸，于是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孩子，轻轻地把他抱起来，用斗篷把他裹好，然后向着有亮光的方向，撒腿就跑……她一边跑，一边仿佛觉得有个声音在惊恐地喊她。她猜想，也许是贝都因人包围了女主人。她越发害怕起来，于是更快地奔跑着。堆积的沙丘、怀中的婴儿、以及她自己极度劳累的身体，都不能阻挡她向前一直跑去，就像一个坠入深渊的人，由于自身的重量而不可能半路停顿……可能她们原来在沙漠中走的路程就不远，也可能是因为她跑得出乎意料的快，这时候她脚下出现了沙路。她往后面看看，仍然是一片黑暗。她精疲力竭了，不由地放慢了速度，步子越来越沉重，不久就跪倒在地上。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她依旧处在恐惧、失常当中，一动也不能动了，就像一个做噩梦的人，尽管恶魔在追赶他，然而双脚却挪不动步子。她向左右两边看看，不知道哪一条是生路，哪一条是死路。

扎娅似乎听到了车轮滚滚、战马嘶鸣的声音。啊，不，这是战车、战马的声音，还是血液涌上太阳穴的声音？

然而喧嚣声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真切。黑暗中出现了自北方而来的乘骑的影子。她不知道这些人将给她带来平安还是毁灭？不管怎样，她已经

来不及躲避了，因为达达夫大哭起来。她如果就这样跪倒在路中间，肯定会被冲过来的车轮碾个粉碎！

她扯起嗓子大声叫道：

“车上的人啊……”

她无可奈何，只得听天由命，大声呼叫着。车队箭一般冲过来，在离她极近的地方停了下来。她听见一个声音在向什么人喊叫，这声音听起来并不陌生。她立刻警觉起来，两手紧紧抱住婴儿，改用一种难听的农村腔调说道：

“我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实在没有力气继续赶路了，天又这么黑。这是我的孩子，夜里的凉风快把他冻死了。”

第一个声音问她：

“你要到哪里去？”

扎娅知道自己是在埃及军队面前，就放下心来：

“大人，我要到孟夫去。”

那个人笑了，惊奇地问她：

“夫人，你去孟夫？你不知道，即使坐车，这段路程也得花两个钟头！”

扎娅可怜地继续用乡音说道：

“我从下午就开始上路了，因为家里断了粮食，不得不逃出来，原以为能在天黑以前赶到孟夫的。”

“孟夫有你的什么人？”

“我的丈夫卡尔达，他在修建法老陛下的金字塔。”

那个人向坐在他左边车子里的人弯过身去，说了几句话，然后接着说道：

“最好派一个士兵把她送回家乡去。”

左边车里的人说：

“不行啊，胡梅尼，她回到家里只能挨饿、受气，还是把她带到孟夫去吧。”

胡梅尼遵命下了车，走到妇人面前，把她扶起来，送她到离她最近的一辆车边，把她和孩子都安顿在车上，然后又托付给赶车的士兵。

这时候，法老转身向密拉布说道：

“我的朋友密拉布，你那颗善良的心由于看见一个无辜的孩子和他母亲

被杀害而难过,但是你不要责备你的国王太残忍……你看,我现在多么愿意帮助一位饥饿的妇女和她怀中的婴儿,使她们免受冻馁之苦。我要把他们带到他们靠自己无力到达的地方去。法老对他的臣民是仁慈的。我在出发去消灭那个不幸的孩子时,也并不是没有仁慈之心。法老的行为也跟神主的行为一样,有时看起来是野蛮的,但本质上却是为了崇高的目的。"

拉赫欧夫王储说:

"密拉布,你应该赞叹强大的意志力量战胜了命运的摆布。"

胡梅尼回到车里,法老便命令开车。于是车队冲破黑暗,向着孟夫方向疾驰而去。

七

扎娅随着车队在午夜前夕到达孟夫,法老赏给她两块金锭。她跪下来,千恩万谢后告别了法老。由于在黑夜里谁也看不清谁的脸,她还以为法老是一位大军官。

扎娅由于长途跋涉,精神紧张,身体十分疲劳,模样也很狼狈。她想找一间屋子休息一下,便在一个士兵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家小小的客店,准备在那里度过后半夜。房间里只有她和孩子,没有第三个人,这时,她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在床上躺了下来。

她一躺下,身体上的疼痛和精神上的恐惧就一起来折磨她,而精神上的恐惧和痛苦更超过了身体上的疼痛,使她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她心不由主,惶惶不安,面前时时浮现出产后的女主人。她抢走了女主人的孩子,把她撇在迷失于沙漠中的牛车上,……黑暗包围着她,孤独折磨着她,一群毫无怜悯之心的强盗围攻她……她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俘虏,受他们残酷的折磨、奴役,而她只有向神主诉说自己的痛苦和不幸,控诉她的仆人对她的叛逆和不忠。

扎娅越想越负疚不安,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她的不忠的行为像魔影在追逐她,同时羞耻在猛烈地刺痛她的心。她恐惧极了,向亲爱的睡神呼救,



求他把自己从黑夜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但睡神没来拯救她，她仍旧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待她尝尽了恐惧的折磨之后，睡神才把她从烈火熊熊的地狱中拉出来，使她合上了眼睛。于是她疲惫不堪、精神恍惚地睡着了。

她在婴儿的啼哭声中醒过来，晨光已经透过窗户照射进屋，在地板上铺了一层金色的地毯。她向孩子俯下身去，轻轻地摇他，深情地吻他。这一着减轻了她的创痛，安定了她的情绪。尽管她心有余悸，身上还疼痛，但她面前的孩子使她忘记了昨夜的磨难。她想逗孩子玩，孩子却哭个不停。她十分为难，不知道怎样能喂饱孩子。她想起了一个办法，便站起来走到房门口，拍拍手掌。于是走来一个年迈的妇人问她要什么，她告诉她要半磅牛奶。

扎娅双手轻轻抱起达达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把奶头放到他嘴里，哄他，逗他，然后看着他那张美丽的脸，老看不够。忽然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她对着达达夫喊道：

"笑笑，达达夫……笑吧，不要哭，一会儿你就要看见你父亲了。"

转瞬间，她又叹息起来，担心地对自己说：

"我能够得到这个孩子吗？"

他的生母已经完了，他的生父也已经完了！

他的母亲已经被贝都因人抢去做了俘虏，她扎娅当时是无法救她的。因为假如她迟疑一会儿，不赶快逃跑，她就会跟她的女主人一样成为野蛮的贝都因人手中的战利品。因此，她不应该把自己没有犯的罪行强加到自己头上。孩子的父亲，无疑是逃不过法老讨伐军惩罚的，他们得知他把妻儿藏匿起来后，能够放过他吗？

她这样想着，心也就安了下来。她顺着这条思路不断地想下去，借以驱散恐惧和痛苦的魔影，安慰自己负疚的心。她对自己说："我抢走孩子逃跑是对的，既然我背不动女主人，也无法把她带走，如果继续留在她身边，那不但不能保护她，而且还毁了自己。要是把孩子扔在他母亲怀里，不管他，西奈人肯定会杀害他，那就太不仁慈了。"于是扎娅觉得，她逃跑是对的，她抢走达达夫是做了一件好事。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也不应该悲伤！

这个想法多么甜蜜，她要成为达达夫惟一的母亲了，多么美呀！

她是达达夫惟一的母亲，卡尔达是他的父亲。为了让自己相信这是事实，她用唱歌一样的声调叫着孩子：

“达达夫·拉阿·本·卡尔达……达达夫·拉阿·本·扎娅。”

老妇人拿来了牛奶,养母开始喂她的养子了。她估计他吃饱了,便准备出去找卡尔达。她洗完澡,梳好头发,披上披肩,双手抱起达达夫,离开了客店。

孟夫城的街道像往常一样挤满了行人:步行的、乘车的、男的、女的、本地人、外地人,还有外国人。扎娅不认识去圣地的道路,就去问一个士兵。他回答说,圣地在孟夫城墙外东南面,步行要两个多小时,乘车也要半个小时。她手中有许多银币,便雇了一辆双匹马车,怡然自得地坐了上去。

须臾之间,幻想带着她离开了现实世界,高高地盘旋在幸福的天际。她的心提前来到了丈夫卡尔达的身边。她亲爱的丈夫有一张棕色的脸庞,手臂肌肉发达。他穿着露出铁色双腿的短短的围腰,多么美丽。他椭圆形的脸上有窄窄的前额、大鼻子、大眼睛,说起话来粗声粗气,带着底比斯[1]浓重的口音,这一切多么可爱。她多么想赶快扑进他怀里,吻他的嘴唇,听他说话!

过去,每次长期分离以后相见时,他总是深情地走过来,开玩笑地对她说:

“过来呀,女人……你就像一片石头地,只喝水,不长庄稼。”

而这次,他就不会这么说了。他怎么会这么说呢?当她去见他的时候,她怀中抱着母亲的宝贝!毫无疑问,丈夫会惊喜地看着她,脸上紧绷的肌肉松弛下来,闪光的眼睛里充满柔情蜜意,乐不可支地对她欢呼:

“扎娅,你到底生育了!这是我的孩子吗?过来……快到我这里来!”

于是她昂起头来,自豪地说:

“抱住你的孩子,卡尔达!吻吻他的小脚吧……他是个男孩子,我给他取名达达夫。”

她发誓,这次要说服丈夫搬回底比斯老家去。因为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心里老是害怕北方和北方的居民。而在美丽的南方底比斯城,在阿蒙神[2]的庇护下,她可以平安地抚养自己的儿子,热爱自己的丈夫,过她长期没

---

① 古代埃及的重要城市之一,曾是新王国时期的首都。现名卢克索。

② 古代埃及膜拜的众神之一。

有过上的家庭生活。

一片嘈杂的声响把她从梦幻中唤醒,她向路上看去,发现马车已走在一条狭窄曲折的道路上,车夫吆喝着马儿,疾驰向前。她在自己的座位上,虽看不见山顶上的情景,但听见了人声喧嚣,工具叮当,劳动号子此起彼伏。其中有一首歌,也是卡尔达在高兴的时候经常吟唱的:

我们是南方的居民,
跟随尼罗河水来到诸神和法老
　居住的地方;
我们创造,
我们建设忙。
那豪华的城堡,
那高耸的庙宇,
从前是一片荒僻和凄凉。
顽石向我们低头,
恶水给我们把路让。
努比亚和西奈的野蛮人,
骚扰我神圣国土和边疆。
我们去出征,
妻室孤寂坚贞地守空房。

扎娅听着劳工们吃力地、深情地唱着这首歌,像鸽子响应主人的哨子,她的心也随着他们一起唱了起来。

马车穿过一条叫做“亡灵谷”的道路来到山顶。扎娅下了车,向着漫布山岗、像战场上的大军一样的人群走去。她走过了奥祖雷斯祭坛,走过狮身人面雕像,又走过一座座祖先的坟墓。劳工们在用自己的汗水为睡在这片圣地下面的祖先在地上建立祭坛。她看见在劳工们劈开顽石修建的那条通往尼罗河的运河里,满载巨石的大船向着码头的方向驶去,劳工们在那里等待着把巨石卸到车子上。她看见远处金字塔的基础平展展望不到边,像天上星星一样多的劳工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着……劳动号子中夹杂着工

头的叫喊、士兵的斥责和工具的声响。扎娅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手中抱着孩子，左顾右盼不知往哪里去。她的双眼在人群中看来看去，知道在这一片嘈杂中叫喊也没有用处。她有些疲劳了。

一个士兵从她身边经过，看见她那副奇怪的样子，就粗声粗气地问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找我的丈夫卡尔达，先生。”她直截了当地答道。

那个士兵一边皱起眉头回忆，一边问她：

“卡尔达？他是建筑师还是士兵？”

她不好意思地回答：

“他是劳工，先生。”

那人不屑地笑笑，用手指着近处的一座房子对她说：

“你到总监办公室去问吧。”

扎娅顺着他指的方向走去，到了那座房子跟前。这是一座中等大小的建筑，样子很漂亮。门口站着一个士兵，挡住扎娅的去路。扎娅对他说明来意后，就给她让了路。扎娅进到一间宽敞的大屋子里，屋子四面排列着办公桌，桌子后面坐着职员，靠墙立着堆满纸张和文书的书架。靠里面有一扇暗门，士兵用棍子指指这扇暗门，她就跟过来，进到里面。这间屋子比外面那间小，但样子更漂亮，陈设更好。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只华丽的办公桌，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中等身材、敦实肥胖的人。他脑袋很大，丰满的脸上有一个短而高的鼻子，厚宽的嘴唇，鼓起的腮帮像两只小小的皮囊，沉重的眼皮下面有一双突起的眼睛。这人庄重地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看着面前的公文，显出一副权威的样子。

他已经感觉到有人进来，但并没有抬起头，直到把手中的公文看完，才开始注意来人。他漫不经心地朝扎娅扫了一眼，傲慢地问道：

“你有事吗？”

扎娅紧张起来，慌乱地小声答道：

“我来找我的丈夫，大人。”

“谁是你的丈夫？”

“一个劳工，大人。”

他用手拍了一下桌子，厉声说道：

“有什么事情值得打扰我们工作，耽误他干活？”声音大得几乎震动屋顶。

扎娅惊慌起来，想说的话顿时消失，一个字也回答不出来……

他久久地看了扎娅一眼，发现她有一张圆圆的棕色脸，一双蜜色有神的眼睛，正当青春年华。他不忍心让恐惧笼罩那张美丽的脸。他的权威不过是装出来的，其实心地善良、性格温和。他开始同情这个女人了，于是尽量温和地问她：

“你为什么要找你的丈夫？”

扎娅舒心地叹口气，用以驱散恐惧，然后说：

“大人，我是从埃温来的，在那里已经生活不下去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来这里了。”

总监看看她怀中的孩子，怀疑地问：

“是这样吗？你是为了给他看看这个新出生的婴儿才来的吧？”

扎娅羞红了双颊。

那人得意地看着她，继续说道：

“好吧……你丈夫是哪里人？”

“他的老家在底比斯，是从埃温到这里来的。”

“他叫什么名字？太太。”

“卡尔达·本·安，大人。”

总监叫来一个文书，当着扎娅的面，用命令的口气对他说：

“查一下，卡尔达·本·安，从埃温来的。”

文书走到各种簿册前翻找着，拿出一本来，翻了几页，寻找字母“卡”和“卡尔达”这个名字。然后，他回到上司面前，低头向他耳语了一会儿，就去干自己的事了。

总监重新坐好，长时间看着女人的脸，然后平静地、低声地对她说：

“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太太，你的丈夫因公殉职了，他死在工地上。”

“死亡”一词猛击着女人的耳膜，她从胸中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呆呆地站着一动也不动。后来，她痛苦地、哀求似地问道：

“我的丈夫卡尔达·本·安真的死了吗？”

“是的，太太……你要忍耐。”

"但是……你怎么知道?"

"我的文书查了埃温来的劳工名册以后,告诉我的。"

"谁知道,大人……也许会看错,或者名字搞混了?"

总监把名册拿到办公桌上,亲自查看起来。后来,他遗憾地摇摇头,看着女人那张死人般蜡黄的脸,同情地安慰她:

"忍耐吧,太太……要听从神的意志。"

希望破灭了,扎娅痛哭起来。

总监要了一把椅子,让她坐下,接着对她说:

"勇敢点,太太……勇敢点,这是神的意志。"

但是扎娅不死心,她像沙漠中饥渴的行人,幻想着出现海市蜃楼,抱着一线希望问他说:

"大人,会不会是另外一个跟我丈夫同名的人死了?"

总监肯定地答道:

"从埃温来的劳工中只有一个卡尔达·本·安。"

女人痛苦地喊道:

"我的命太苦了,大人……命运之神为什么偏偏要伤害我这颗软弱的心?"

"安静点,太太。"

"除了他,再也没有人管我了。"

好心的总监安慰她道:

"法老是不会忘记他的忠实臣民的,他的恩泽遍及所有的死难者……你听我说,法老陛下已经命令为因公死亡者的家属造房子。房子就造在山脚下,已经有几个妇女和孩子搬进去了。法老每月向她们发津贴。他还决定,从这些家属中选一个人出来负责保卫工作……你有没有亲属愿意出来负责?"

扎娅哭诉道:

"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这个孩子。"

"你俩会有一间干净的屋子住,生活上不用求人。"

可怜的寡妇扎娅离开了金字塔总监办公室,她痛不欲生,不停地哭喊着自己的丈夫,痛哭自己多难的命运。



八

法老命令建造的死难劳工的家属住宅，坐落在孟夫白色的城墙外、圣山的东面。这是一些中等大小的房屋，每座房子有两层，每层上面有四间宽敞的屋子。扎娅和她的孩子住了一间。她逐渐地习惯了生活在孤儿寡妇中间。有些人不停地痛哭已故的亲人，有些人随着时间的消逝，已经愈合了伤痛。这些人是活跃的人群，孩子们每天给劳工们送水，妇女们卖食品和饮料。这个地方很快从一个不幸的居住点变成了一个活跃的市场，并且在不断发展和建设，预示着一个繁荣的城镇就要出现。

扎娅在这个新家安顿下来以后，最初几天是在悲伤和悼念亡夫的痛苦中度过的。尽管生活是宽裕的，又有金字塔总监帕夏鲁的照顾，但她依旧思念自己的丈夫。

但是很遗憾，假如多愁善感的人知道死者会像死亡本身一样快地被活人忘却的话，那他们就不会思虑重重，自找苦吃了。扎娅逐渐愈合了创伤，忘记了死去的丈夫，转而抱怨起生活来了。几个月以后，她对自己的新家不满意了，她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她和她的儿子居住。但她没有办法，只能忍耐，于是她既难过又不满意地变得沉默了。

这期间，帕夏鲁总监来看过她几次，每次到这个地方来视察的时候总要到她这里来。真的，他看望许多寡妇，但唯独对扎娅怀着特殊的同情和友爱。无疑，其他的寡妇并不比扎娅更少不幸，有的甚至超过她，但是没有一个人具有扎娅那样蜜色多情的眼睛，那样迷人丰满的身材。扎娅陷入沉思的时候对自己说：这个人真好，心地善良，待人仁爱……他有四十多岁了吧？长得矮胖粗壮……她锐利的眼睛偷偷看着他，发现每当他的目光落到她丰满的身上时，他那双沉重的眼皮就慌乱起来，厚厚的嘴唇就张开了。这时候，他脸上的傲慢就变成了卑微。他微微弯下身子，眼睛盯住自己站立的地方，像一头被困住的猪。扎娅心里产生了要使用自己的武器征服总监的愿望，有一次乘总监来访的机会，她就向他诉说自己在这个贫困的地方遭到的不幸。她说：

“先生,我到另一个地方住也许更有用处,我曾在埃温城一个富人家里当过多年的女佣,我很有经验。”

总监的厚眼皮动了动,贪婪地看着美丽的寡妇说:

“扎娅,我明白,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你已经过惯了富人家的舒服日子,过这种穷困的生活怎么受得了!”

机灵的女人娇柔地笑笑,把达达夫那张漂亮的小脸露出来说:

“这张漂亮的脸住在这个地方合适吗?”

“不……你也不合适,扎娅。”

女人的脸红了,她合上眼睛,两道长长的睫毛几乎触到脸颊。

总监继续说道:

“我有一座适合你住的宫殿,它也需要你去。”

“我听从主人安排。”

“我的夫人死了,给我扔下两个儿子。现在我有四个女佣人,你是否愿意做第五个?”

从此,扎娅和她的孩子达达夫就从贫民区搬进了金字塔总监帕夏鲁华丽的宫殿。宫殿的花园一直延伸到尼罗河畔。扎娅在总监的几个女佣人中,享受着特殊的宠爱。宫中没有女主人,总监的两个儿子又都很可爱,于是扎娅就利用这个条件施展她的迷人伎俩,俘虏主人的心。她成功了,并且迫使主人跟她结了婚,成了帕夏鲁总监的夫人——宫中的女主人、总监两个儿子赫纳和纳法的教养者。扎娅并没有一达到目的就忘恩负义。她在宫中的崇高地位确立以后,就对自己发誓,一定要好好对待两个孩子,要成为他俩的慈母。

就这样,经过了不幸和坎坷,命运又向扎娅微笑了。

九

这座宫殿,就是命运安排达达夫·拉阿在里面度过幼年的宫殿。在这里,他度过了整整三年的幼年时代。按照当时埃及的风俗,在这期间他除了

睡觉以外,一刻也没有离开母亲的怀抱。这三年在扎娅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达达夫每成长一步,都是她母爱的结晶。

我们只能泛泛地谈一谈达达夫的幼年,因为正像所有的幼年一样,这是一个秘密,只有保护他和启示他的神才知道。简单地说,就是如同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的埃及小树一样,达达夫很快地成长起来;又如同玫瑰一旦注入生命的暖流和美的灵魂就开放出艳丽的花朵一样,他的心胸开放出美和善的花朵。他是扎娅的幸福和光明,是纳法和赫纳的宝贵玩偶。他俩争他,抢他,吻他,教给他叫人、说话和走路。他在幼年结束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不少事情。他学会了叫扎娅"妈妈",扎娅又教他喊帕夏鲁"爸爸"。帕夏鲁答应着,认为他那一张荷花一样光辉美丽的脸是幸福的预兆。扎娅不停地教他说"拉阿",教他在睡觉前说,醒后说,盼望着主赐福给她可爱的儿子。

满三岁后,他就开始在母亲的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候扶着桌、椅走到大厅或其他房间里去,好奇地摸弄靠垫上的刺绣、桌上的雕刻、墙上的绘画,以及各种陈设和灯具,凡是能到手的东西都拿来玩,只要他喜欢的东西他就伸手去拿,直到累了就喊一声"拉阿",或者深深叹一口气,走他的路,继续去寻找和探索。帕夏鲁给他带来一批宝贵的玩具:木马、战车、张开大嘴的鳄鱼,等等。他跟这些玩具一起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他自己创造生命、主宰万物的世界里!他说要有什么,那个东西就出现。对他来说,木马是有生命的,它有自己的愿望;大嘴巴的鳄鱼也是有生命的,它也有自己的要求。他跟它们说话,它们也跟他说话。他命令它们干什么,它们就服从命令,它们随时向他报告一些对大人隐瞒了的秘密。

那时候,一只阿尔蒙特种的小狗"佳木卡"出生了。达达夫·拉阿热烈地欢迎它,把它抱在怀中,他俩之间很快建立起亲密的友情。达达夫让他亲爱的朋友在他怀中成长,睡觉的时候让它呆在旁边,就像他的影子。他甜言蜜语地教它知道自己的名字叫"佳木卡"。他认为它的第一声吠叫是回答他的呼唤,它第一次摇动它短短的尾巴是对他表示欢迎。但是很遗憾,佳木卡的童年经常受折磨,张大嘴巴的鳄鱼总是破坏它的幸福和安宁,它一看见鳄鱼就大叫,瞪起眼睛,竖起身子,退却,逃跑,直到达达夫把可怕的鳄鱼藏起来,它才能安静。

他俩形影不离:达达夫上床睡觉,佳木卡就躺在他旁边。达达夫坐着不

动的时候——他很少这样，它就伸开两条前腿，趴在他对面，或者尽情地舔他的脸和手。达达夫去公园散步，它就跟在后面。扎娅有时带他俩到湖里去划船，他俩就坐在一起，从船帮上俯视他们在水中的倒影。这时，佳木卡就不停地吠叫，而达达夫则好奇地看着那个生活在湖里的跟佳木卡一模一样的小东西。

春天来了。天空里回荡着鸟鸣，和煦的阳光驱散了冬天的寒冷，大地欢庆一年一度的青春，树林披上绿茸茸的盛装，花园里点缀着玫瑰和丁香，人们心里充满了爱。达达夫一家经常到湖上划船游玩。孩子们除了一块遮羞布，一丝不挂。赫纳和纳法快乐地跳到水里，游泳或打球。达达夫和小狗佳木卡站在旁边，兴奋又羡慕地观看。有时他也要求妈妈让他下去，妈妈便把他提起来放到水中，直到水齐到了腰部。他用两只脚拍打着水面，高兴地喊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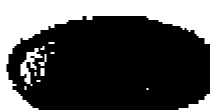
游戏够了，他们就回到花园里的避暑厅中。扎娅坐在中间，达达夫、赫纳和纳法围在旁边，小狗佳木卡伸腿趴在他们的对面。于是，扎娅开始给他们讲述航海者的故事：

航海者有一次出海去远航，他的船触礁撞碎了，海浪把他抛到一块木板上，他随着木板漂到了一个无名荒岛上。荒岛上爬出一条大蛇，差点把他吃掉。后来蛇知道他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是法老的臣民，就没伤害他，而且安慰他，给了他一条船，船上装满珍宝。他驾驶着这条船，平安地回到了祖国。

达达夫不仅全神贯注地听着，而且用他那双美丽的黑眼睛看着，好像在他面前就有这样一幅航海者的画。

达达夫很幸福又很可爱。谁能不喜欢这个眼睛又黑又大、鼻子又直又长、性格又天真又活泼的达达夫呢？他说话的时候可爱，沉默的时候也可爱。玩耍的时候可爱，安静的时候也可爱。他高兴的时候可爱，生气的时候更可爱。他的生活就是娱乐、游戏和幻想，他充分享受着慈爱和关怀，他像圣人一样活着，不必思虑明天怎么样。

他五岁的时候，生活开始向他揭示自己的秘密。那时候赫纳十一岁，纳



法十岁,都已经受完初等教育。赫纳选择了帕塔赫大学,准备在宗教、道德、科学和政治方面继续深造。他很喜欢科学和哲理,希望将来在宗教或法律方面任职。纳法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胡福美术学院,因为他爱好绘画。

达达夫该上小学了,他要离开扎娅、佳木卡和自己的小天地,每天有四个小时的时间跟他的新伙伴们一起学习读书、写字、算术、几何、宗教、道德和爱国教育。

第一天,他受的第一个教育是:"你们必须认真听讲,谁要是不听话,就要挨打。要知道,每个人的耳朵都长在头上。"于是他就好好听课了。在达达夫的生活中,第一次由棍棒伴随着他的理解。不过他很喜欢学习,尤其对美丽的埃及语言文字兴趣更大,理解和运用都很出色。

道德课的教师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他那甜蜜的微笑在学生们心中播下了友爱和安静。达达夫发现,他跟他父亲帕夏鲁一样身体肥胖、两腮鼓鼓、声音洪亮,因此就更加爱他,全心全意地听他讲:"请看,我们的圣哲卡古姆纳——他的在天之灵永垂不朽——是怎么说的?他说,不要顽固地与人为敌,小心主的惩罚。他还说,不懂礼貌就是愚蠢、缺德。当你被邀作客,主人为你端上珍馐美味时,不要急着第一个去吃,以免人们说你贪馋。一口水可以解渴,一口饭可以充饥。"然后教师就举例子、讲故事,解释这些格言。他还经常对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孩子不应忘记,母亲为了你们的舒适,忍受了多少劳累的折磨。她们怀胎九个月,喂养你们的三年中,你们不离她们的怀抱。你们不要惹她们生气,主随时都能听到她们的抱怨,随时回答她们的祈祷。"

达达夫认真听讲,反复回味老师讲的例证和故事,深深受到他的影响。达达夫在七年的初等教育期间,学完了各种学科,读和写都很出色。

他和哥哥纳法之间的友爱关系更加亲密了。纳法不停地描啊,画呀,达达夫就坐在旁边,一双迷人的眼睛紧紧跟随着纳法手下各种各样的横条竖线,看它们如何组织成美丽的图画和奇妙的景象。纳法在作画的同时,还不时地逗他玩,给他讲有趣的笑话,把他牢牢地吸引在自己身边。

赫纳哥哥则对达达夫的精神世界有明显的影响,使他在小小的年纪就有超出一般的知识水平,接触到高深的宗教神学。赫纳很欣赏他的书法,经常把自己的笔记或讲义拿来念给他听,让他写下来。于是哲学家卡古姆纳

的哲理、《死人书》[1] 的启示、《塔亚》[2] 的片断，就照亮了他那小小的心灵，渗进了他的理智。这是一些朦胧的光环，把他从沉睡中唤醒，在他心中播下了惶惑、不安和活力。

他也爱赫纳，尽管赫纳严肃、寡欢。每当他和佳木卡跑够了，玩够了，他就钻进赫纳的屋里去，翻看他的讲义或者各种有插图的书籍。小达达夫注视着孟夫城的神主帕塔赫的画像和他的象征着力量、生命和永恒的三种标志的权杖，注视着帕塔赫圣灵的替身阿比斯圣牛[3]，问题像雨点似地向赫纳而来。赫纳耐心地回答他，给他讲述各种神话。这些多么吸引他啊！他席地而坐，全神贯注地听着。而佳木卡则趴在他的对面，背向着他的老师和老师的神话故事！

幸福的时期过去了，达达夫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他的智慧超过了同龄人。他如同一棵早熟的玫瑰，离地只有几寸高，却开满了鲜花。

十

啊！时间在前进，决不往后看。它每前进一步，都要把自己喜欢变革的意志加给世间万物。变革——这是它克服静滞和枯燥无味的惟一娱乐。在时间面前，新陈代谢、生老病死、青春欢笑、暮年忧伤、善良受欢迎、死伤遭叹息。

时间考验着帕夏鲁一家……

帕夏鲁五十岁了，肌肉开始松弛，头上出现了白发，渐渐地开始向青春和力量告别。他越来越敏感，经常发脾气，申斥卫兵和文书。但是他像埃及的公牛，叫声虽大，却不伤人。他的性格由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组成，而且不受时间影响。这两个方面就是喜欢夸耀和心地善良。他是胡福金字塔的

---

① 埃及最古老的文献。

② 埃及最古老的诗歌。

③ 古埃及人崇拜的圣物，象征着帕塔赫，或奥祖雷斯。

总监,谁跟他讲话的时候,如果不把他的头衔放在前面,那就得倒霉。他不厌其烦、尽一切可能地谈论自己,但是不喜欢阿谀奉承。一旦他什么时候被法老召去述职,那么他走到哪里,这个消息就会传到哪里,他的全家大小、下属和同事都会知道这件事。他甚至会对赫纳、纳法和达达夫说:"快去把这个光荣的消息告诉你们的同学! 孩子们,你们也要比赛,看谁达到了你们父亲所达到的忠诚、勤奋和才智的顶峰。"帕夏鲁一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不愿意伤害人,他的怒气只发在舌头上。

扎娅四十岁了,岁月对她没有多大影响,她还是那样美丽,并且更成熟了,自主和尊严已经变成她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看见她在帕夏鲁宫中的作为的人,谁也不会想到她曾是劳工卡尔达的妻子、拉达·迪戴特夫人的女仆。而且她自己也已经把过去的事情埋藏在遗忘的深渊,决不允许自己的思想偷偷回到历史的角落,为的是充分享受她的最大幸福——对达达夫的母爱。真的,她从心里觉得,达达夫曾经在她肚子里生活了九个月。她的最高愿望,就是看着达达夫成为一个光荣幸福的人。

赫纳结束了漫长的高等教育以后,还有三年的专修科目。由于这个青年爱好学习和钻研宇宙秘密,他选择了神学专业,盼望将来能步入神学家的行列。神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不是单靠个人选择就能如愿的。他必须在修完了高等教育和专业以后,在一个庙宇里接受数年理论和实践的艰苦的考验,才能步入神学的大门。赫纳在学习期间品学兼优,因而他的要求得到了同意。他瘦削纤细,文质彬彬,他的模样使人想起他母亲那虔诚的形象,而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却只有洪亮的声音。

他的弟弟纳法正好跟他相反,他继承了父亲肥胖的身材、丰满的脸庞以及善良和悦的性格。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形象和线条不像他父亲那样粗笨,而是秀雅得多。他获得了绘画艺术的最高文凭。他父亲帮助他在孟夫最主要的贸易大街之一——桑弗鲁大街上租了一幢房子,作为他的工作室和作品展览处。他的门前挂着一个招牌,用美丽的希里格里夫字母[1] 书写着"纳法·本·帕夏鲁,胡福美术学院毕业"。他开始在里面工作,耐心地等待着人们来欣赏他的作品,或者请他作画。

[1] 古埃及法老时代的文字。

佳木卡同样没有逃过时间的考验。它长大了,长高了,披散着的黑毛变短了,脸上的表情显示着力量和威严,牙齿表露出它的凶和狠,它的声音又粗又响,每叫一声,到处回响着它的声音,在猫、狐狸和狗的心里引起恐惧,并且向人们宣布:总监的卫士没有睡大觉。它尽管那么凶狠,可是在它的好朋友达达夫面前却比和风还柔顺。他俩的友谊与日俱增,他喊它,它就答应;他发命令,它就执行;他禁止,它就服从。他俩不必用语言来谈心,不需看,佳木卡就能够自然地感觉到达达夫走进屋来了,于是立刻跑过去迎接他。佳木卡有一种奇特的能力,比达达夫最亲近的人还能够了解到达达夫的内心世界。它知道达达夫高兴的时候,就跑过去跟他玩,跳起来把两只爪子放在达达夫的腰围上;它感觉到达达夫疲劳或者不耐烦的时候,就趴在他面前不动,只是摇摆自己的尾巴。

达达夫十二岁了,选择将来自己的生活道路的时刻已经来临。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重大问题。他对什么都很热衷。由于他爱好哲学,赫纳认为他将来应该做祭司,从事神职。而纳法作为一个艺术家,具有更强的洞察力。当他看着达达夫游泳、跑步、跳舞,看着他日益长大的身躯时,他就想象着:达达夫穿上军装一定会是一名真正的战士。纳法和达达夫彼此很友爱,他对达达夫影响很大,经常引导他从事武职。扎娅也赞成纳法的意见,并且热情支持他。从那以后,每当节日盛会,最吸引扎娅的就是战士、骑兵和各军种的表演。

帕夏鲁并不关心达达夫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正如他从不干涉赫纳和纳法选择什么样的未来,但他善于观察。有一次全家人坐在避暑厅里,他愉快地拍着自己的肚子说:

"达达夫,昨天还只会玩的达达夫,今天就开始动起他的小脑袋考虑如何选择未来的生活道路,要像大人似地从事自己的职业了!时间不等人……时间啊,你体谅一下帕夏鲁,同情他的要求,使他能够活到完全建成金字塔吧。因为在他之后,他的儿子中没有合适的接班人。"

扎娅表示自己的愿望说:

"不用多说了,谁看见达达夫那张漂亮的脸,那个轻盈适中的身材,谁就会毫不怀疑地认为自己看见了法老车队的一位军官。"

母亲的话正合达达夫的心意。他对她笑笑,想起了帕塔赫节那天他所

看到的法老车队。车队排列整齐,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威武雄壮地穿过孟夫的街道。骑士们笔直地站在战车上,在千万双眼睛的围观下,在千百个美女的顾盼中,他们不偏也不动,像一根根竖立的标杆。

但是赫纳不同意扎娅的意见。他想争取达达夫学习他的专业,于是开口道——声音跟他父亲一样粗放:

"不,妈妈,达达夫天生就是个祭司。他经常向我说明,他喜欢科学,希望深造。他向我提出的大量问题,证明了他的聪明才智。他的理想的出路是在帕塔赫大学,而不是军事学院。你的意见呢,达达夫?"

达达夫勇敢又直率,他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很遗憾,这次让你失望了。我真正喜欢的是军职。"

赫纳沉默了,纳法却高声大笑起来:

"你选择得很好,达达夫。你的样子就是我想象中的士兵的形象。你要是选择了别的生活道路,那我就要尝到失望的苦味,连对我自己的信任都会动摇。"

帕夏鲁不屑地摇摇肩膀,说道:

"当兵还是当祭司,对我来说都一样。不管怎么样,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好好考虑考虑。啊,儿子们!我似乎觉得,你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继承父亲的事业,谁也不可能再起到像我一生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几个月过去了,达达夫的志愿仍然没有变。于是全家人决定送他到军事学院。

这期间,帕夏鲁思想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原因就是他跟达达夫之间的所谓父子关系。他曾经迟疑地问自己:他应该继续称父,还是到了向他说明真相,割断这种关系的时候?赫纳和纳法都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无论在达达夫面前,或者在他的背后,都从未提起过此事,因为他们很爱他,很同情他。

当帕夏鲁想象着这件事将在少年天真幸福的心灵里造成怎样的创伤时,他的心不免有些震动。他想到扎娅,想到她的愤怒。出于同情,他只好暂时保持沉默。他想挑明这件事,也并不是怀有恶意,或者容不下达达夫,而是因为他相信,这件事即使别人不挑明,它本身也迟早会真相大白。所以最好还是现在就挑明,以了却一桩心事,免得拖延下去,带来更大的不幸和

烦恼。这个好心人一直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直到达达夫要去军事学院,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他才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他的儿子赫纳。赫纳大为震惊,他以深深悲痛的心情对父亲说:

"达达夫是我的弟弟,我对他的爱超过了兄弟情谊。爸爸,假如让事情自然地发展下去,不给他造成突然的打击和屈辱,这对您有什么坏处呢?"

作为父亲,惟一难办的事情就是遗产问题,而帕夏鲁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丰厚的薪水和一幢宫殿以外,别无它有。因此他承认自己是达达夫的父亲,不会损害任何人。他很理解赫纳的心情。他解释道:

"不,孩子,达达夫绝不会遭到屈辱和打击。我过去称他为我的儿子,今后我还要继续叫他儿子。他的名字将写在军事学院的学生名册中:达达夫·本·帕夏鲁。"

然后,他又同往常一样地笑了。他搓着两手说道:

"我得了一个军人儿子。"

赫纳也擦掉脸颊上的泪滴。他说:

"您得到了主的喜悦和宽恕。"

十一

桑树月(一月)马上就要过去了。达达夫在帕夏鲁家中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他就要离开家去军事学院了。这几天是扎娅最难过的日子,她整天心神恍惚,痛苦地想象着达达夫将被关在学院里的情景,想象着在今后长长的几年中,每个月只能见到他一次,她怎么受得了!一想到她就要看不到儿子美丽的脸庞,听不见他亲切的声音,她的心就无法平静下来。生活多么无情!悲伤笼罩了她的心。她的生活被痛苦包围着,就像天空那几朵白云,被狂风驱赶着飘散在漆黑暴虐的乌云中。

黎明时雄鸡第一声啼鸣,唤醒了扎娅,她心神不定地坐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令人伤心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她下了床,轻轻地向达达夫的屋子走去。她要把他叫醒,并向他告别。她踮起脚尖走进达达夫的屋



子，想叫醒他，又怕惊动他。佳木卡伸着懒腰迎接她……但是她失望了，她看见这孩子不需别人帮助就自己起床了，他嘴里还轻声唱着《我们是埃及的子孙、神的后裔》这支歌。达达夫在去军事学院的那天早晨，就开始独立生活，自己管自己了。扎娅从心底叫了一声："达达夫！"达达夫闻声跑过来，像一只小鸟飞向晨光，高兴地抱住她的脖子，向她扬起脸来。她深情地吻了吻他的嘴和双颊，又把他抱起来，吻了吻他的双腿。然后领着他走出去：

"走，去向你爸爸告别。"

帕夏鲁还在鼾声如雷地睡大觉，她用手推了推他，他却翻身惊慌地叫道：

"谁？谁？扎娅！"

"你不跟达达夫告别了？"她笑着喊道。

他坐起来，用手揉揉眼睛，然后注视着在微弱的灯光下面的达达夫，说道：

"达达夫……你要走了吗？过来，让我亲亲你……好，现在走吧，帕塔赫神保佑你！"

他用自己的厚嘴唇吻了吻达达夫，接着说：

"你现在还是个孩子，达达夫。但是你将来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人，这是我的预言。法老的仆人帕夏鲁的预言从来不会落空。孩子，你安心走吧，我要到神庙里为你祈祷……"

达达夫吻过父亲的双手，跟着母亲走了出来，在过厅里遇见了赫纳和纳法，他俩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纳法说：

"快，勇敢的士兵，战车已经等在外边了。"

扎娅向他俯下激动难过的脸，达达夫向她扬起充满快乐和爱的脸。

啊，时间过得真快，告别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拥抱、亲吻不能安慰离别的心，热泪、话别也不能减轻满腔的离愁别绪。

达达夫由他的哥哥陪着下了楼，达达夫坐进了车子，车子走了，它载着扎娅最亲爱的人走了……扎娅泪眼模糊地看着车子远去，直到它消逝在黎明时蓝色的雾霭中。

十二

车子到达军事学院所在地——孟夫城最美丽的郊区马拉·阿比斯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升起。但是学院前面的广场上已经站满了入学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两个亲属陪着。大家都在等着喊到自己的名字，去接受检查。检查完了以后，或者被录取留在学院，或者回原籍。

那天早晨，军事学院的广场好像是一次骏马和华丽马车的展览会，因为报考这个学院的大都是军人或富豪的子弟。达达夫左右看看，发现有一些面孔他并不陌生，有的还是他小学里的同学，于是他抖擞起精神，充满了自信。

传令官不停地叫着名字，考生们不断涌进学院大门。有人留在里面，有人沮丧地出来。

赫纳阴郁地看着来往的人群。达达夫不喜欢他那个样子，不安地问他：

“你为我难过吗，哥哥？”

青年人拍拍他的肩膀：

“求主保佑，亲爱的达达夫。军事生活是一种崇高的生活，但要把它当成一种公共的义务，按时完成。然后仍然要回到常人的生活中来，不要埋没了自己的天才。达达夫，我相信你，你在我的书房里所获得的照亮了你灵魂的理想，决不会泯灭。假如你只专心于军事，那就意味着你抛弃了人性，毁灭了理智的生活，又倒退到动物的行列中去。”

纳法笑道：

“确实，哥哥，你是在追求一种单纯的哲人的生活、祭司的生活。而我和我的同伴则追求美和享受。在我们之外还有一种人——这些军人，他们讨厌静观，崇拜武力。感谢伊齐斯[①] 母亲，她教我看到各种生活都有自己的美。但是我最终还是要选择自己喜爱的生活。实际上，对于各种生活的正

① 古埃及人崇拜的女神，奥祖雷斯的妻子。



确评价,只有一个全面了解各种生活又不偏爱任何一种生活的人,才能做出。但是这样的评判者却难以找到。"

传来了叫喊"达达夫·本·帕夏鲁"的声音,达达夫的心跳了起来。纳法对他说:

"再见吧,达达夫,今天你是不可能跟我们一起回去了。"

少年拥抱了两位哥哥,向着威严的大门走去。他被引到右首的一间屋子里,一个军人命令他脱掉衣服,然后走到一位白胡须老军医面前。老军医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给他检查以后,又从上到下地看了看他,然后对那个军人说了声"录取"。少年高兴地穿好衣服,军人把他领到院子里,他走到已经录取的人群当中。

校园很大,面积相当于一个大村庄,三面环绕着高大的围墙,围墙上雕刻着战争场面,装饰着军人画像,描绘着各种战役和俘虏等。第四面排列着军营、武器库、军官办公室、马厩、车库,俨然是一座坚固的城堡。

少年惊奇地向四周看了一阵,然后走到了同学们中间。这些幸运的少年正在谈论自己的出身门第,夸耀父兄先辈的地位。

有一个人问达达夫:

"你父亲是军人吗?"

少年为难地摇摇头,但自豪地答道:

"我父亲帕夏鲁,是法老金字塔的总监。"

然而,对方并没有显出对金字塔总监的重视,反而说道:

"我父亲萨卡,是长戟部队'鹫团'的团长。"

达达夫很反感,他不再参加他们的谈话。少年的心在用自己的优胜向他们挑战。检查进行了三个小时,一直到有一位军官从军营的方向走过来。他对站着等待的学员们扫视了一下,厉声喊道:

"从现在起,你们每个人都要向哄乱永远告别,要训练自己遵守纪律。从今以后,任何事情都有严格的规矩,吃、喝、睡也不例外。"

军官把他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带到营房前面,命令他们一个一个地进去。当他们走到一个大库房的窗口时,每人领到一双鞋和一套白色的军装,然后分别走进自己的寝室。每个寝室有两排床铺,共二十个。每个床铺后面有一个中等大小的衣橱,上方有一个小木框,木框里面放着一张纸,要求

每个人用正楷写上自己的姓名。

这时候，大家开始感觉到了一种受约束的气氛。有一个军官进来，命令他们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军装，听到号声就要到院子里去集合。于是军营里出现了少年们第一次迅速的军事行动。他们高高兴兴地穿上白色军装，军号吹起的时候，轻快地跑到院子里，军官让他们排成整齐的两排。

院长来了。他是一位级别很高的军官，有将军的军衔。他身穿正式军服，佩戴勋章和绶带，周围跟随着一批高级教官。他仔细检阅了队伍，然后站到前面，发表讲话：

“昨天你们还是自由自在的孩子，今天你们就要开始真正的军人生活了；昨天你们是属于自己的，属于父母亲的，而今天你们则是祖国的、法老的人了。你们要知道，军事生活就是武力和牺牲，你们要严守纪律，才能为祖国埃及和法老尽神圣的义务。”

然后，院长高呼埃及法老胡福的名字，小士兵们也一起随他高呼起来。接着他命令大家齐唱《主啊，保佑你的儿子——尼罗河上下幸福的国王》。广阔的校园里洋溢着热情奔放的歌声，大家尽情地歌唱，赞颂神主、法老和埃及。

那天夜里，达达夫第一次睡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一张陌生的床上，他失眠了。他感到寂寞，深深地叹着气。在黑暗的营房里，他想象着帕夏鲁家中一个个亲切的身影。他仿佛看见扎娅俯下身来，纳法仍在愉快地欢笑，赫纳在发表充满哲理的讲话……他又仿佛觉得佳木卡抱着他的脖子，摇着尾巴向他致意。在这些美妙的想象之后，他合上双眼，沉沉地睡去。黎明时的号声把他唤醒，他立刻坐起来，惊疑地看着周围。同学们也在醒来，尽量驱散着睡意，有人打呵欠，有人不耐烦，还有人在笑……

从今以后不会有闲暇了，活跃紧张的生活开始了。

十三

建筑师密拉布要求觐见法老，法老在礼宾大殿接见了他。法老陛下庄



严威武地端坐在他坐了二十五年的金銮殿上。这二十五年里有他伟大的业绩，虽然已经五十岁了，但岁月丝毫没有影响他那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他依然目光锐利、头发乌黑、理智清醒。

密拉布跪到法老面前，吻了吻王袍边角。法老和悦地对他说：

"你好，密拉布，起来吧，讲讲你求见的目的。"

密拉布站了起来，脸上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我主陛下，隆恩浩荡，光照人间。今天，我对陛下的忠诚以光荣的业绩得到报偿。我为陛下尽忠一生，以不朽的成就达到顶峰。此刻，我得到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建筑师所有的幸福。现在，众望所归的神让我向崇高的陛下禀报：亘古以来尼罗河土地上最伟大的奇迹，自从阳光普照埃及以来所出现的最宏伟的建筑竣工了！陛下，我相信它会与您的名字结合在一起流芳万世。它是您这个时代的光荣，它将永葆您的崇高意志，它是埃及劳动者奋斗的成果，是千百个智者能人天才的结晶。它今天是无与伦比的辉煌业绩，明天就是统治埃及这块土地的最崇高的灵魂的归宿，明天以后直到永远的未来，它将是您的来自北方和南方亿万臣民顶礼膜拜的圣殿。"

这位建筑师停顿片刻，在法老微笑的鼓舞下继续说下去：

"陛下，今天竣工的是埃及的永恒的象征，现实的体现，是埃及南北联合的力量的产物，是埃及亿万手持镐头的劳动者和执笔从文的学者坚持努力的结晶，是她的人民忠实信仰的宗教的启示，是使我们祖国成为神圣的太阳、并在她的方舟里围绕着她转的土地上的主人的智慧的象征，是降临在埃及亿万人心里的永垂不朽的精神。这个精神给他们以力量，教他们以耐心，督促他们笃信宗教，鼓舞他们继续创造。"

法老听着建筑师的叙述，嘴角边露出满意的微笑，锐利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建筑师那张洋溢着热情和欢乐的脸。建筑师讲完以后，他说：

"建筑师，我祝贺你无与伦比的天才，我感谢你为你的祖国和国王创建了值得赞扬的光荣业绩，我要举行隆重的、与你的伟大业绩相称的庆典，来庆祝它的伟大和不朽。"

建筑师垂首恭听法老的赞扬，俨然听着一首神曲。

法老正式举行了隆重的民间的金字塔落成庆典。圣山上聚集着比往日的劳工还要多几倍的人，这次他们并没有带来镐头和器具，而是手持旗

帜、橄榄枝、椰树枝和香草，高唱圣洁的颂歌。军队从圣谷开始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路，从东面起绕金字塔一周，又从西面回到圣谷。仪仗队在这条道路上绕金字塔一周，为首的队伍是各个级别的祭司和达官贵人等，然后是孟夫城的驻军骑兵和步兵，最后是法老和王子们的车队，于是臣民们一齐欢呼起来，并低首致意，仿佛他们就是膜拜的方向。

胡梅尼首相主持庆典，法老为金字塔致简短祝词。法老一行一离开，仪仗队便解散，百姓们开始围绕金字塔欢呼、歌唱，直到第二天的晨曦倾注在宏伟的金字塔上，把它静静的迷人的神态映入尼罗河谷绿宝石般的土地上，人群才渐渐散去。

那天晚上，法老召见王子和亲臣。由于天气有些寒冷，召见改在礼宾大殿进行。大家坐在纯金的椅子上。

法老结实、健壮，目光中流露出深思熟虑的神态。从表面看来，法老确实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他内心深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点瞒不过他身边最接近他的人的眼睛，比如拉赫欧夫、胡梅尼、密拉布和阿尔布，他们都发现法老逐渐地放弃运动，甚至连他最喜欢的打猎和骑射也不例外，而倾向于沉思和阅读。有时直到黎明，他还在自己的书房里坐着阅读神书或卡古姆纳的哲学著作。他的谈笑里面开始出现了让人猜疑的讽刺。

最奇怪、最难忘的现象是那天晚上，就在举行了最伟大的历史功绩的庆典以后的那天晚上，法老表现出了忧虑和不安。当时对此最为担心的是建筑师密拉布，他不禁问道：

"陛下好像心事重重？"

法老略带讽刺地看着他说：

"历史上有过无忧无虑的君主吗？"

建筑师对法老的回答不以为然：

"但是，陛下在今天晚上应该尽情欢乐。"

"为什么你的国王应该欢乐？"

建筑师沉默了，法老这一句讽刺的问话几乎使他忘记了法老对他的赞美和关怀。

对于法老这种情绪变化感到不满意的拉赫欧夫王储说道：



"因为今天陛下是庆祝埃及漫长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落成。"

法老笑了:

"你是说我的坟墓吗? 王储,难道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坟墓建成而高兴吗?"

王储答:

"愿法老长寿。这项光荣的业绩是值得崇拜和高兴的。"

"是的,是的。但是一旦想起死亡,不应该伤感吗?"

密拉布热烈地说:

"它使人想到了永垂不朽,陛下。"

法老微笑着说:

"不要忘了,我是钦佩你的才能的,密拉布。但是死亡的预告使人伤心。是的,我不否认你的光荣业绩启示人们懂得永恒的意义,但是永恒就是我们可爱的生命的死亡。"

这时,胡梅尼庄重、热诚地开了口:

"陛下,墓地是通往永恒的生命的大门……"

法老答道:

"说得对,胡梅尼。但这是多难的旅行! 唯其如此,人们才不欢迎这种永恒的离别。你不要以为法老害怕或者遗憾,不,不,不! 我只是惊奇那不停地转动着的时间磨盘,它每天都在吞没一些国王和牧主……"

拉赫欧夫对法老的哲理感到不耐烦,便说:

"陛下多虑了。"

法老理解儿子的心思:

"你大概不喜欢这样,王储。"

王储说:

"请恕罪,陛下。但是思虑是哲学家的事情,至于神祇赐予统治地位的君王,应该只专心于重大的事情。"

法老挖苦地问道:

"所以,王储,你是不是认为我正在坠入衰老的深渊?"

在座者都惶恐起来,王储尤其紧张,他赶紧说道:

"父王恕罪!"

法老辛辣地说：

“不必担心，拉赫欧夫。要相信，你的父王将继续以铁的手腕进行统治。”

王储又说：

“陛下，我应该祝贺自己，尽管没有听到新东西。”

“你是不是认为，作为国王只有宣布战争，才能被称为国王？”

拉赫欧夫王储经常建议父亲建立一支专门的部队来对付西奈部落。听了法老的话以后，他立刻理解了法老的暗示，于是沉思起来。

这时胡梅尼说道：

“对于一位强大的英明的国王来说，和平比战争更重要。”

王储语气强硬地开口了，他面部冷酷的表情和他的声音相呼应：

“但是，和平的政策不应该阻止国王在必要时进行战争！”

法老说：

“你又回到老话题上了。”

“是的，陛下，在它的必要性没有得到重视以前，我将不停地谈下去。西奈的部落为非作歹，威胁着王国的安全……”

“西奈部落，西奈部落！治安部队现在足可以教训那一小撮。至于建立一支正规部队去进攻他们的城堡，我心里还没有这种打算。这是由于目前祖国正在为密拉布设计的、永恒的金字塔而全力以赴。不久的将来，我会消灭他们中间的坏人，为祖国解除受扰之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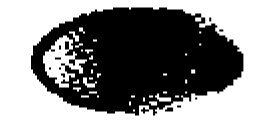
沉默片刻之后，法老用锐利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座者，继续说：

“诸位，今夜我邀请大家来，是要向你们宣布激荡在我胸中的一个巨大的愿望。”

大家注意地看着他，只听他说道：

“今天早晨我问自己：我为埃及做了什么？埃及为我做了什么？朋友们，我不想向你们隐瞒事实，我觉得黎民百姓为我做的事情比我为他们做的事情多得多。所以我感到痛苦——近些天来我常常痛苦，我想起圣祖米纳使祖国实现了神圣的统一，但祖国给予他的还不如给予我的一部分。我是渺小的，我发誓以美德和善行报答人民。”

阿尔布将军感动地说：



"陛下对自己太无情了。"

胡福没有注意他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

"君王们尽管谋求正义和公道,但仍然会欺侮一些人;尽管热心谋福利,仍然会伤害一些人。只有做一件永远造福于世的好事,才能补偿恶行,弥补过失。我的痛苦引导我要去做一件伟大的有益的事情。"

大家向他投去询问的目光。他继续说道:

"诸位,我考虑编写一部伟大的著作,包括至理名言和自幼以来就热爱的医学秘方,以便身后为埃及留下一种可以指导他们的精神、保护他们的身体的不朽遗产。"

密拉布十分高兴地说:

"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光荣事业! 陛下,您将以此永远治理着埃及。"

法老向建筑师笑笑。建筑师接着说:

"我们的圣书当中又要增加一部新作了。"

拉赫欧夫一边在脑子里衡量着法老要做的事情,一边在嘴上说道:

"但是陛下,这件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

阿尔布将军说:

"卡古姆纳用了二十年时间才写了一部书!"

但法老耸了耸宽阔的肩膀,坚决地说:

"我把余生都献给它!"

法老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诸位,你们知道不知道,我选择了什么地方去夜复一夜地编写我的著作?"

大家只有询问的目光。

法老自己答道:

"就在我们今天庆祝的金字塔里面的棺椁室里。"

大家很吃惊,而法老则对自己的选择很满意:

"王宫里充满了人世间的嘈杂,不适宜编写不朽的著作!"

集会就此结束了,因为法老对于自己决定了的事情不喜欢进行讨论。朋友们散去了。

王储在登车离开的时候,偏过头来对他的禁卫侍从十分反感地说道:

"法老宁愿写书,不愿意统治!"

法老来到王后米尔娣娣菲斯宫中,看见她正和拉赫欧夫的妹妹、不满十岁的小公主玛丽·西·安赫在一起。公主像一只鸽子朝他奔去,美丽的黑眼睛里闪烁着喜悦。

玛丽·西·安赫公主有月亮般的圆脸、棕色的皮肤和明澈的双眸,她天真活泼,非常可爱。法老一看见她,就慈爱地微笑起来,胸中的忧愁顿时消失,张开双臂迎接她。

十四

那一天,帕夏鲁宫中刮起一阵欢乐的风,它吹得扎娅笑逐颜开,纳法和总监也喜形于色。佳木卡似乎感到了有喜事,非常高兴,它伸伸懒腰叫几声,然后在花园里箭似地奔跑起来。

大家都在期待着。忽然听见花园里一阵响声,仆人快乐地叫了起来:"小主人!"扎娅立刻站起来向楼梯跑去,不顾一切地下了楼。在走廊的尽头,她看见达达夫身穿白色军装,头戴法老帽,像阳光般光彩照人。她伸开双臂。但是佳木卡比她还快,它向主人猛扑过去,用两只爪子抱住他,高声叫起来,倾诉自己的离愁别绪。扎娅把小狗推开,把亲爱的儿子拉到胸前,亲亲热热地吻了个够:

"我的心肝回来了,我的孩子……我多么想看见你的眼睛,看见你美丽的脸……亲爱的,你瘦多了,脸也给太阳晒黑了。你累了,达达夫!"

纳法欢笑着走过来,向他的弟弟问候道:

"你好,伟大的军官。"

达达夫笑着走在母亲和哥哥中间,佳木卡快乐地在前面跳跃着,不断地挡住去路。总监激动地迎接他,吻吻他的面颊,用一双突出的、显示着洞察力的眼睛看着他,说:

"我的孩子,你在这两个月里变得像个男人了……你没有看见金字塔的庆典,但是不必遗憾,我要亲自带你去看看金字塔。我到退休之前,将继续



担任这个地区的总监……但是,你为什么显得很累的样子,孩子?”

达达夫笑笑,一只手抚摸着佳木卡,说道:

“军事生活是严酷的……学院的白天通常是在跑步、游泳、骑马中度过……我现在是一名出色的骑兵了。”

母亲说:

“神保佑你,孩子!”

纳法问道:

“你投枪、射箭吗?”

达达夫津津有味地向他的哥哥谈起了军事学院里的教学情况:

“不,在第一年里我们训练体育、骑马、游泳;第二年学习用剑、匕首或者骑马进行战斗;第三年练习投标枪,学习理论课;第四年射箭和学习历史;第五年进行战车训练;第六年是战争理论知识和参观堡垒、营地。”

纳法说:

“我的心告诉我,我将会看见你成为一个伟大的指挥官,达达夫。你的脸能够激起人们的热情,这是无疑的。我的职业教会我从人们的面孔看出他的特长……”

达达夫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便关切地问道:

“赫纳在哪儿?”

帕夏鲁说:

“你不知道他选择了神职,将来要做祭司?他们把他关在帕塔赫神庙的高墙后面,在远离人世嘈杂的环境里,教给他宗教教义、哲学和道德理论。他的训练生活很接近军事生活,每天白天洗浴两次,夜里洗浴两次,头上和身上的毛发全部剃光,穿上毛织的法衣,不吃鱼、猪肉和葱、蒜……孩子,他要经受最严厉的考验,要学会其他人不能学的神秘知识。让我们大家为他祈祷,愿神主坚定他的意志,把他造就成神和他的信仰者的忠实奴仆。”

于是大家齐声说道:

“阿门!”

达达夫问:

“什么时候有幸见到他?”

纳法遗憾地答道：

“在四年之内见不到他，这是他的训练时期。”

达达夫脸色阴暗下来，他由于想念自己的启蒙教师而难过。扎娅问他：

“今后我们怎么见到你呢？”

“每月的初一。”

她皱起了眉头。纳法却笑道：

“先别忙着难过了，妈妈。让我们想想今天怎么过吧，到尼罗河去游泳玩好不好？”

扎娅不同意地喊道：

“到大风里去？”

“军人还怕狂风吗？”纳法就是喜欢开玩笑。

扎娅厉声说：

“但是我受不了大风，今天我一分钟也不离开达达夫。我们都呆在家里，我有许多话要对他讲，现在我感到再也不能憋在心里了。”

大家发现达达夫不如过去活泼了，谈话少了，变得稳重、沉默。纳法不安地偷看着他，心里想：“达达夫会不会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不喜欢严肃和沉默，所以赫纳离开以后他并不感到难过，因为他知道赫纳一向沉静、严肃。他又认为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对自己说：“达达夫刚刚开始过军事生活，因此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适应，在完全适应这种生活之前，他心里必然感到别扭，感到寂寞。等到他习惯了以后，他心里就不会难过，他那活泼愉快的天性就可以恢复了。”他想，假如他领达达夫去参观一下自己的画室，他会心情舒畅的。于是他说：

“军官阁下，去参观一下我的画展如何？”

扎娅却生气了：

“你老是想把他从我身边抢走！不，孩子，他今天不许离开家！”

纳法叹了口气，不说话。忽然，他灵机一动，跑去把笔和画板拿来，对弟弟说：

“我要把你穿白色军装的英俊形象画下来，留作美好的纪念，以便将来你佩戴着指挥官的肩章时，再看看当士兵时的你——英俊少年，多么值得怀念！”



他马上动手画起来。全家人谈着话度过了幸福的一天。

像这样的回家每月一次,转瞬间过去了。纳法的担忧消失了,达达夫不再沉默,很快恢复了原来活泼勇敢的天性。他的身体也恢复了健壮和青春。他在健、美、成长的道路上大步前进着。

夏季是学院放假的日子,也是扎娅和佳木卡最幸福的日子。这时候,家里又充满了在兄弟们各自东西期间所没有的快活和生气。他们经常到乡间去旅行,或者到三角洲北部去钓鱼和打猎。他们撑起船帆,航行在被纸草和荷花覆盖的湖面上。帕夏鲁站在他两个儿子中间,三人手中都拿着一根弯曲的钓竿,一旦有哪只不加戒备的野鸭子游过来,他们就瞄准目标,用尽全力把钓竿抛出去……

帕夏鲁是一个出色的猎人,他的猎物比两个儿子的总和还要多。他高傲地看着达达夫,声音响亮地说道:

"你看见了吧,军人?你爸爸投得多准!别奇怪,想当年你爸爸曾经是桑弗鲁法老军队里的军官,用不着厮杀,他的力气就可以把一个野蛮人部落吓得四处逃散!"

打猎活动可以使他们得到在其他日子里所得不到的快乐、享受和体育锻炼。但是帕夏鲁在陪儿子参观金字塔之前,心里总是不踏实。他要带他去参观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达达夫亲眼看看他的权力和影响,看看卫兵和职员们怎样欢迎他。

纳法邀达达夫去参观了画室。他把自己创作的各种各样美丽的画拿出来给他看。年轻画家无偿地努力工作,盼望着有一天能被邀请到富人或者绘画爱好者的宅邸中去进行有价值的美术工作,或者有参观者来买下他的部分作品……达达夫很爱纳法,喜欢他的作品,尤其欣赏他给他画的那张穿白军装的肖像,面容和眼睛画得惟妙惟肖。

那时候,纳法正在为创造了世间最伟大奇迹的建筑家密拉布作画。他把草图拿给达达夫看,并说:

"过去作一张画所用的时间还不如这次的一半,这是因为我所要画的这位英雄,在我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哥哥,你是凭记忆画的吗?"

"是的,达达夫。因为只有在节日的盛典中出现法老的乘骑时,我才能

看见这位最伟大的建筑家。但这已经足够使他的形象刻印在我的心灵和头脑中!"

一年一度的暑假过去了,达达夫又一次回到学院。时间的巨轮在转动……帕夏鲁一家在命运注定的道路上前进:父亲变老了,母亲进入壮年,赫纳通晓了宗教,纳法精通了美术。

达达夫的天才、智慧和军事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他在军事学院获得了别的学生从未获得的声誉。

十五

达达夫走在人群川流不息的桑弗鲁大街上。他那白色的军服、修长的身材、俊美的面容,吸引着不少人的目光。他到了纳法的画室前,驻步看着"纳法·本·帕夏鲁,胡福美术学院毕业"的招牌,认真读了一遍,好像第一次见到似的,动人的嘴角上浮起甜蜜的微笑。他走进门去,在里面看见哥哥正专心工作,并没有发觉他到来。他笑着喊道:

"你好,伟大的画家!"

纳法向他转过梦幻般的、吃惊的脸来,他明白了是谁来了以后,立刻站起来迎了过去:

"达达夫! 见到你很高兴。你怎么样? 回过家了吗?"

兄弟俩拥抱以后,达达夫坐在画家拿过来的椅子上:

"探过家了,我是直接从家里来的。你知道,你的画室是我最理想的乐园!"

纳法大声笑了起来,脸上洋溢着喜悦:

"有你,我太幸福了,达达夫! 但是我很奇怪,像你这样一位军官,怎么会喜欢到这个安静的、如梦一般美丽的画室里来,它同轰轰烈烈的战场和壮观的波赛鲁斯及帕雷姆斯堡垒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不要奇怪,纳法。我是个军人,但我爱好艺术,还有赫纳教给我的哲理。"



纳法赞赏地扬起眉毛，说：

“你好像是一位王储！你没发现，每一位王储都是要接受哲理、艺术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全面教育吗？这是使埃及的国王成为神一样的人物的伟大战略。它也会使你成为一位无与伦比的将领……”

达达夫脸红了。他笑着说道：

“你呀，纳法，跟母亲一样，总是把我想象成一个美德俱全的人。”

纳法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直到笑得力气都没有了。

达达夫很奇怪地问：

“你怎么了，有什么好笑的？”

小伙子又笑起来，说：

“我笑你，达达夫，你把我比作母亲。”

“这又有什么好笑的，我的意思是……”

“你不用费劲解释了，我懂得你的意思。问题是，今天一天里我是第三次被比成女人。今天早晨父亲对我说：‘你像个姑娘，变得快’；一小时以前，当夏帕尔神甫来谈他的画时，对我说：‘你呀，纳法先生，像女人一样容易动感情’；而现在你又说我像母亲！你看我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

达达夫也笑了：

“你当然是男人，纳法。不过你秀雅、多情，你忘记了赫纳有一次曾说过‘艺术家是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类型’吗？”

纳法答道：

“赫纳认为艺术需要借助于女性，而我认为女性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家的精神世界相反。女人的特点是功利主义，只追求如何更好地实现具体目标，而艺术家则没有具体目标，只有探索事物的本质，这就是美。美就是探索一件事物和其他事物如何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的本质……”

达达夫继续逗他：

“你以为你用这种哲学就能说服我承认你是男人吗？”

纳法以挑战的目光看着他说：

“你还需要证据吗？那么告诉你，我要结婚了。”

达达夫有些惊奇：

“真的？”



“你不同意我结婚吗?”他又笑起来。

“不,纳法……但是我记得,你以前就是因为不愿意结婚,才使得父亲生气的。”

于是纳法把手放到胸前,脸上显出很认真的表情,对达达夫说:

“我在恋爱,达达夫,我突然恋爱了!”

达达夫也认真起来,并且急切地问道:

“突然?”

“是的,我像一只小鸟自由地在天空飞翔,突然有一支箭射中它的心,它便落了下来!”

“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达达夫,只要谈到爱情,是不能问时间和地点的。”

“她是谁?”

纳法立刻变得庄重起来,好像谈到了伊齐斯的名字:

“玛娜,在财务部做事的卡玛迪的女儿。”

“你准备怎么办?”

“我要和她结婚。”

达达夫用梦一样的声音说道:

“事情就这样突如其来!”

“来得飞快。一支箭射来了,小鸟怎么办?”

是的,爱是一种伟大的事物。达达夫懂得艺术、剑术和哲理,但是爱对他却是一个谜。怎么不是一个谜呢? 纳法在一小时之内做的事情,帕夏鲁盼了多少年都没能实现! 达达夫感到自己的内心在沸腾,他的灵魂在遥远的山谷里徘徊。

纳法接着说:

“命运有意使我的艺术生涯成功,法尼先生已经邀请我为他的客厅进行装饰。我有一幅画,别人出十块金锭我都不卖。你来看看这幅小画!”

达达夫的脸犹豫地向他哥哥指的地方转过去。他看见一幅小画,上面画着一个农家小姑娘,坐在被落日的余晖染红了的尼罗河畔。好像是这幅画的美把他从梦幻的深谷里惊醒过来,他向小画走过去,直走到离它一尺远的地方。纳法看到他很欣赏这幅画,就挺高兴地对他说:



“你看，这幅画色彩鲜艳，明暗谐调。你再看尼罗河，还有地平线！”

达达夫却说：

“但是，先让我看看农家姑娘。”

纳法仔细地观察着自己的画：

“画笔可以使伟大的尼罗河永生。”

达达夫并没有在意画家说的话，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天呀！健美的身材，像标枪一样直。”

“你看这片地，倾斜的庄稼，它的倾斜说明了什么？”

达达夫似乎仍然没有听见他的对话者在说些什么，只是自言自语下去：

“这张圆月般的、棕色的脸多美！”

“说明风是从南方吹来的。”

“这双黑眼睛太迷人了……有神仙般的眼神。”

“农家女不是这幅画里的惟一东西。你看这晚霞，只有神才知道，我为了画它花费了多少心血！”

达达夫看着画，着了迷似地热烈地对纳法说：

“这就是生活，纳法。我几乎听见了她的低语……你是如何跟她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纳法？”

纳法激动地搓着手：

“就为这个，我才拒绝了十块纯金的金锭。”

“永远也不要卖掉这一幅画！”

“为什么？”

“她是我的，哪怕我为她献出生命！”

纳法笑了：

“啊！你年方十七，像一团燃烧的火焰，你给顽石注入生命，给流水带来温情，给色彩赋以女性……你迷恋幻想，把美梦当成现实……你为自己燃起地狱的烈火，苦苦相思折磨自己！”

年青人的脸红了起来，不说话了。纳法怕他生气，赶快说道：

“答应你了，军人。”

达达夫求他说：

“别再多说这幅画了，纳法。”

纳法站起来,把画取下来,递给弟弟:

"它是你的,达达夫。"

达达夫双手小心翼翼地接过画来,好像捧着自己的心,感激地说:

"谢谢你,纳法!"

纳法满意地坐下了,达达夫则站着不动,全神贯注地盯着画面上那位神仙般的农家姑娘:

"多么奇妙的想象!"

"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纳法平静地说。

年青人的心震动了一下,满怀希望地问道:

"你是说,她是真实的活人?"

"是的……"

"那么……那么她跟画的一样?"

"可能比画的更漂亮……"

"纳法!"

艺术家笑了。

痴迷的年青人接着问:

"你认识她?"

"我有几次在尼罗河边看见她。"

"哪儿?"

"孟夫城北边。"

"她经常到那儿去吗?"

"她每天傍晚跟一群姐妹一起去,坐在那里玩耍,太阳落山以后就回去……我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耐心等着她们来。"

"她们还会来吗?"

"不知道,我画完了这幅画,就不再去等她们了。"

"这怎么可能呢?"达达夫怀疑地看着他,问道。

纳法微笑着说:

"我崇拜这种美,但是不爱它。"

达达夫并不关心他的回答,只是问道:

"你在什么地点看见了她?"



"在阿比斯神庙北面。"

"你看,她还能去吗?"

"你问这干什么,军官?"

达达夫不说话了,但是眼睛里迸射出热望的光芒。

纳法开玩笑地说:

"是不是命运注定,兄弟两人在同一个星期里被箭射中?"

达达夫皱起眉头,又注视起他的画来。

纳法接着说:

"不要忘了,她是个农民。"

达达夫却自语道:

"是一位美丽的女神。"

纳法笑道:

"唉,亲爱的达达夫,我被一箭射中,落入卡玛迪的宫中。我真担心你被一箭射中,落入摇摇欲坠的茅屋里!"

十六

这一天在梦幻中过去。黄昏时候,达达夫把画像藏在胸前,走到尼罗河边,租了一只小船向北面驶去……

他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他隐约觉得自己被一种神奇的东西迷住,只有服从它的启示,响应它的召唤,在不可抗拒的感情的冲击下,向着渺茫的前方奔去。是的,魔力击中了他,魔力在一颗不怕死的、勇敢的、不顾风险的心中生了根。所以很自然,他只有勇往直前,因为他没有退缩的习惯。要发生的事情就让它发生吧……

年青人强劲的双臂划动着小船破浪前进。达达夫放眼朝尼罗河两岸望去,寻找他的目标。最初他所看到的,只是坐落在尼罗河岸边的孟夫城中富人的宫殿和花园,他便把船划到河中间去,驶过了尼罗河警备区。然后又在阿比斯神庙所在地附近向岸边划去,由此往北一直向着只有在节

日举行庆典时才能见到人群的地方划过去……就在他几乎失望的时候，突然看见在不远的地方，有一群农家姑娘坐在岸边，把脚伸进流水里。他的心猛烈跳动起来，沮丧的情绪烟消云散，两眼闪烁着希望和喜悦的光芒。他用力把船向岸边划去，每划一下，他就盯着她们看一眼。小船靠近她们了，能够看清楚她们的面孔了，他在她们中间寻找着……突然，他嘴里轻轻地叫了一声，像一个盲人突然看见了光明，像一个溺水的人脚下突然触到了礁石，有了一线得救的希望。他看见了他所寻找的农家姑娘。他胸前那幅画中的主角，正坐在岸边一群女伴中间。一切正如我们所说——都染上了梦幻的色彩。小船泊在离她们很近的地方。身穿漂亮的白色军装、身材颀长的达达夫从船里站了起来，于是河水中出现了一尊神圣的雕像、迷人的美的化身，尼罗河之神也只好在他面前把圣波收起。他那张梦幻般的着了魔的脸，望着那张天使般的脸。农家姑娘着慌了，她两眼在自己的同伴中转来转去，同伴们的眼睛也在她明净的脸上转来转去。她们以为达达夫是个过路人，看见他站住不动，便把脚从水中抽出来，穿上拖鞋，很不高兴地坐着。

达达夫跳下船来，走到离她们只有一臂远的地方，轻声对农家姑娘说：

“晚上好，美丽的姑娘。”

姑娘恼怒而又傲慢地瞥了他一眼。与此同时，围在她周围的姑娘像一群麻雀一样齐声喊了起来：

“你想干什么？先生。走你的路吧！”

达达夫没有理会她们，只是盯着那个姑娘责怪地问：

“你不想问候我？”

她愤怒地把披着夜一般漆黑的头发的头背了过去。其他姑娘则申斥他道：

“走你的路吧，年青人！我们不跟不相识的人说话！”

达达夫说：

“看，你们这么美丽的家乡的风俗，就是这样无礼貌地对待异乡人吗？”

一个姑娘厉声说道：

“你脸上表现出来的是流气，并不像是异乡人！”

“你太冷酷了！”



“你要真是异乡人,那么这儿不是异乡人可以停的地方。你要么回到南面的孟夫,要么往北到你想去的地方。别来打扰我们,我们不跟不相识的人说话!”

达达夫轻蔑地耸耸肩膀,指着美丽的农家姑娘说:

“我的主人非常了解我。”

姑娘们不相信地看看美丽的姑娘,发现她生气了,只听她说:

“你造谣!”

年青人说:

“绝不是造谣。向主起誓,我很早就认识你了,我今天来找你,是因为我实在太想念你,忍耐不住了。”

恼怒的美人说道:

“我根本没有见过你!你怎么敢这么说话?”

一个同伴说:

“今后她也不愿意再看见你!”

另一个挖苦道:

“军人调戏女孩子,太可耻了!”

但他不理会她们,两眼紧紧盯住农家女那张美丽的脸:

“我时刻想看见你,时刻想念你。”

“胡说……无耻!”

“我没有胡说,但是我很乐意忍受你冷酷的谈话,为的是尊重这张美丽迷人的嘴。”

“你胡说,你别有用心!”

“我说了,我没有胡说。这就是证据。”说着,他把手伸到胸前,拿出那幅小画给她看:

“假如不是亲眼看见你,我能画出这张画来吗?”

姑娘向画看去,不禁惊慌地大叫一声。女伴们气愤极了,有一个姑娘猛地冲出来,想把画抢走,但是达达夫迅速把画举起来,得意地说:

“看见了吧?你是怎样地占据了我的心灵!”

姑娘气愤地说:

“卑鄙!无耻!”

“为什么？就因为美人征服了我，因而把她画下来吗？”

她严厉但又带着企求的口吻说：

“把画还给我！”

“只要我活着，决不放弃它。”说着，他嘴角上挂着甜蜜的微笑。

“你大概是军事学院的学生，要知道，你这样无理取闹，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他平静地答道：

“为了看到你，我宁愿使自己遭受最严厉的惩罚。”

“天哪！你给我带来不幸。”

“而我最应该得到同情。”

“你要这幅画干什么？你要我怎么样？”

“我要这幅画来治愈你的眼睛给我带来的心病；我要你来治愈这幅画给我带来的心病。”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遇见像你这样荒唐的人。”

“难道我梦到过我的心灵会在一瞬间被征服吗？”

这时一个姑娘叫喊着：

“你跑到这里来，是为了破坏我们的幸福吗？”

另一个喊着：

“你这个无耻的、鲁莽的年青人，我警告你，假如你不赶快走开，我就要喊人来了！”

他放心地看了看周围的田野，平静地说：

“我不想要求什么，也不习惯这样做。”

美人喊道：

“你想强迫我听你的吗？”

“不。但是……但是我期望你的心软下来，听我说话。”

“假如你发现我的心像岩石一样硬，你又怎么样？”

“难道这个柔情的胸膛里会有岩石一样的心吗？”

“面对荒唐人的荒唐行为，它会变得像岩石一样！”

“面对爱慕者的倾诉呢？”

她用脚跺着地，狠狠地说：



"将变得更加冷酷!"

"最冷酷的姑娘的心像雪块,一旦被热烈的心触动,就会融化,变成汹涌的流水。"

她不屑地说道:

"你自认为很多情的这段话,只能证明你是一个堕落的军人。军装后面隐藏着一个妖魔的身体……或许这套军装也是你偷来的,正如这幅画是你偷来的一样……"

达达夫英俊的脸上涌起血流:

"我愿意原谅你,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人。我一定能征服你的心,正如我在所有的战场上都将是胜利者一样!"

美人冷嘲热讽地说道:

"你说的是什么战场?你还没有参军以前,国家就是和平安定的。你不过是个在和平的战场上坐等胜利的士兵。"

他不知所措了,说:

"你不知道吧,美人?军事学院的生活就跟战场上一样……但是不管怎样,我的心会原谅你的讽刺挖苦。"

"说真的,我应该受到责备,因为我容忍了你的荒唐。"

她想走了。

达达夫拦住她说: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你的爱,我太不幸了……你同意在尼罗河里划船吗?"

姑娘们看见他挡住了美人的路就急了,立刻把他围住。一个姑娘呵斥道:

"你走开!我们要回去了,天已经黑了。"

但是他不让她们走。有一个姑娘乘他不备,像狮子一样向他扑过去,抓住他的腿就咬起来。其他姑娘也一齐扑过去,有的抱住他另一条腿,有的抱住他的腰。他耐住性子反抗她们,并不反击。他一动也动不了,眼看着他的美人羚羊般朝着田野跑去。他几乎要发疯了,他喊她,哀求她,她还是一个劲地跑。他无力地倒在青草地上。姑娘们仍然缠住他,直到看不见她们的同伴了,才放心地丢开他。他愤怒地站起来,向着她逃跑的路上跑去……但

除了一片田野,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又沮丧地转回来,企图跟踪其他的姑娘,以便找到她。但她们很聪明,干脆坐下来不走了。

一个姑娘嘲笑他:

“你留在这儿吧,或者爱到哪儿就到哪儿。”

另一个则幸灾乐祸地说:

“这大概是你第一次打败仗吧,大兵?”

他气愤极了:

“战斗还没有结束!……哪怕你们到底比斯去,我也要跟着你们。”

那个咬他的姑娘说:

“我们在这里过夜!”

十七

在那个美妙的夜晚以后的一个月,是达达夫在军事学院度过的最长久、最难过的一个月。起初,他觉得自己被人家瞧不起,非常难过,气愤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晦气?我并不缺少青春、美貌、力量和财富!他久久地站在穿衣镜前,问自己究竟有什么缺点?为什么她像逃避麻疹一样地躲避他?后来,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继续去追她。但是他想起了自己必须在军事学院的高墙里关闭整整一个月,心里十分焦急和难过。他想,假如他能够天天追她,终究会使她的矜持减弱下来,慢慢征服她的心,并博得她的爱。哪一位姑娘会冷酷到底?但是,高墙禁锢,箭戟防卫,他又能怎么样呢?

不管怎样,他继续崇拜她,把她的画像放在胸前,寂寞的时候就感到她跟自己在一起。她是谁?这个傲慢的美人是农家姑娘?真奇怪!农家女怎么会有那么一双迷人的发光的眸子?朴素的农家女怎么会那么傲慢和固执?单纯的农家女怎么会那样挖苦讽刺人?假如他突然之间遇到一个农家女,她会立即逃跑或者情愿服从他。但是,他怎么能够忘记她坐在那里的样子,就像一位公主坐在她的随从侍女中间?他怎么能够忘记,她一再拒绝



他？他怎么能够忘记，姑娘们在她逃跑以后仍然缠住他不放？为了怕他跟踪她们，她们宁愿在黑夜的寒冷中呆着不动？她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一个像她们一样的农家女吗？不，不！也许她是一位高贵的农家姑娘，就如纳法所说的，他将落在一个摇摇欲坠的茅屋里？但是他能够获得她，而让纳法再说一次那句话吗？多么遗憾啊……

他觉得似乎没有尽头的这一个月终于过去了。他离开了军事学院，简直像离开了牢房。他怀着不是怀念家人的渴望回到家里，他高兴地会见了家人，但他们并不是使他高兴的原因。他心不在焉地坐在他们当中，也没有发现佳木卡变得沉默了。他急不可耐地等待黄昏来临。为了这个黄昏，他一分一秒地数了一个月。他奔向阿比斯神庙那个神圣的地方，双眼搜索那张可爱的脸……

那是阳春三月，尽管春寒料峭，凉风阵阵，毕竟已是春回大地，到处洋溢着温暖、诱人的快乐和生命的信息。天空是白色的，淡淡的白云中透出微蓝。

他向这个心爱的地方扫视了一遍，目光中饱含着温情。他心里想着：有着一双迷人的眼睛的农家姑娘在哪儿？她还记得我吗？她仍然在恨我？我对她的渴望难道无法实现吗？难道我的爱在她心里就引不起反响吗？啊，她在哪里？

旷野一片，寂静无声。有难无人帮，有苦无处诉。一怀愁绪，满腔寂寞，他灰心丧气。

他怀着希望等待她来临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缓慢；而在完全失望以后，就觉得时间箭一般地过去，太阳乘着快车迅速驰向遥远的西方。

他在第一次见到她的地方徘徊起来，他注视着青草地，企望发现她留下的足迹。但是青草无痕，流水无迹！

她是不是跟从前一样继续到这个地方来，还是因为不愿见到他再也不来了？她在哪里？怎样才能见到她？他能够喊她，叫她吗？他绕着那片可爱的草地转来转去，急不可耐，希望和失望苦苦折磨着他……他向天空望了一眼，看见太阳偏向地平线，光焰逐渐减弱，眼睛可以正视它了。现在太阳像一个强大的巨人被衰老所征服，连弱者都想欺负它。他的希望在消失，心头泛起深深的哀伤。他转脸朝田野看去，发现了一个村落，便不由自主地向

它走去。半路上他遇见一个劳动归来的农民，就问这是什么村庄？农民看着他的军装，尊敬地答道：

“这是阿谢尔村，先生。”

他几乎要从怀里掏出画像来打听美人在哪里，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继续走下去，不知走向何方。他觉得走路似乎比停下来徘徊好一些。站在尼罗河边时的无望的希望，此时已飞向村庄的四方。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他穿过乡村的道路，察看每一张面孔，询问各家各户。他的神态引起人们的好奇，他的俊美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人们从四面八方投来赞叹的目光。他走进了姑娘、小伙子和少年群中，于是开始了大声的交谈和欢呼……但是他没有找到自己的意中人。他避开村民，迅速向尼罗河方向走去，心中一片黑暗，周围也是一片黑暗。

他伤心失望，恋情燃烧着他的胸膛，撕裂着他的心房。这时他想起了圣母伊齐斯的悲剧：当她去寻找丈夫奥祖雷斯的尸体时，尸体却被赛特抛在大风里。然而圣母伊齐斯比他运气好。假如他的爱人是梦中的影子，那么找到她的希望或许会更大些。

英俊的达达夫恋爱了，但这是奇怪的恋爱，没有爱人的恋爱，不是被拒绝、背叛、磨难或中伤所折磨的恋爱，而是被没有爱人所折磨的恋爱。他的爱人像一个幽灵，被一阵狂风吹向无人知晓的地方，因而他六神无主，不知自己的心是远是近，是近在孟夫城还是远在努比亚的边疆。啊，命运多么冷酷，它为什么要把他的视线移到那张生根于他心里的画上！那些以折磨人为乐趣的恶神，最善于这种恶作剧！

他回到家，在花园里见到纳法。艺术家对他说：

“达达夫，你哪里去了，离开这么长时间！你不知道赫纳在他的屋子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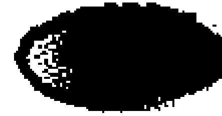
“赫纳！真的？但是我回来的时候，没有看见他。”达达夫吃惊地说。

“回来两个小时了，他在等你。”纳法说。

他立刻跑到几年不曾见面的哥哥的房间里，看见赫纳一如既往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本书。见他走进来，赫纳站起来高兴地说：

“达达夫！你怎么样？伟大的军官。”

他们长时间拥抱，赫纳吻了他的面颊，并以帕塔赫神的名义为他祝福，



接着对他说:

“这几年过得真快呀,达达夫!你的脸还是那么漂亮……你长得很快,你就像一个站在国王面前接受国王祝贺的勇敢的战士,屡建功勋,英雄业绩永远刻在神庙四壁上……亲爱的达达夫,离别几年以后见到你,我是多么幸福!”

达达夫快活地说:

“我也幸福极了,亲爱的哥哥。托主的福,你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甫了——颀长的身材,威严的面容,锐利的目光。你的学业结束了吗?亲爱的哥哥。”

赫纳微笑着坐下,并且让达达夫坐在他旁边。然后说道:

“神甫永远不会停止学习,因为知识是无穷尽的。卡古姆纳说过:‘学者从小学到老,到死还是无知的。’不过,可以说我已经接受了初步的教育。”

“神庙里的生活怎么样?”

年轻的神甫用梦幻般的眼神看看他:

“啊,时间啊!我听着你讲话,好像又回到了十年前,你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问个没完。还记得这些吗?亲爱的达达夫,不必奇怪,神甫的生活就是在问、答或者试着回答中度过的。问是灵魂生活的核心。请原谅,达达夫,什么东西使你关心神庙的生活?不是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说。你只需知道,神庙里的生活就是勤奋和圣洁。他们训练我们,使自己的身体纯洁,服从神的意志,还教授我们神学知识。难道在美好的土地上,善良的爱会消失吗?”

“你将来做什么,哥哥?”

“我不久就要成为圣主帕塔赫的祭司的仆人,大祭司很赏识我。他还预言,十年以后,我就会被选作孟夫城十大法官之一……”

达达夫热情地说:

“我相信他的预言会提前实现……你是个伟大的人物,赫纳。”

赫纳平静地笑笑:

“谢谢你,亲爱的达达夫。现在告诉我,你读些什么有益的书?”

达达夫笑道:

“假如作战计划和埃及军事史可以算作有益的阅读,那么我就算阅读了

很多有益的东西!”

赫纳关心地问道:

“哲学呢,达达夫?十年前,在这个地方,你曾经专心致志地听我讲哲学家的名言!”

“确实,你在我心中播下了对哲学的爱,但紧张的军事生活使我无暇阅读我喜欢的东西。不管怎样,我和自由之间的距离在缩小。”

赫纳不满意地说:

“高尚的心灵一天也不可缺少哲理,正如健康的胃口不可缺少食物。你应该弥补你失去的东西,达达夫,决不要忘记这一点。军事知识可以培养士兵的武力,以效忠于国家和国王,但人的灵魂丝毫不能从中得到益处。一个不懂得哲理的战士,不过是一个驯服的动物,如此而已。也许在别人的指使下,他会有用处,但是一旦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既不会有益于自己,也无益于他人。神使我们有灵魂而区别于动物,但灵魂若不以哲理丰富起来,就会堕入动物的行列。你不要无视这一点,达达夫。因为我从内心深处感觉到,你的灵魂是高尚的,我从你英俊的额头看出你光荣伟大的未来,愿主朝朝夕夕赐福予你……”

他们就这样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从心里感到甜蜜、充实。后来谈到了纳法的婚姻。赫纳第一次从达达夫口中知道了这个消息,衷心祝愿他们夫妻幸福。这时,达达夫产生了一个想法,就问赫纳:

“你不结婚吗?哥哥。”

神甫对年青人说:

“为什么不呢,达达夫?神甫如果不结婚,就会担心哲理是否能够永久平安地传下去。当一个人的心要降到地上,他能向往升天吗?结婚的好处,是可以使一个人脱离邪念,纯洁身心。”

达达夫离开哥哥的房间已经是半夜了。他回到自己房间,一面脱衣服,一面回忆哥哥的谈话。他的思路回到了这一天的痛苦和失望中,他又难过起来了。在躺到床上之前,他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便答应了一声“请进来”,原来是扎娅。母亲心情沉重地问:

“吵醒你了?”

“不,妈妈,我还没有睡。有什么事?”说着,他心里感到不安。



女人犹豫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是舌头不听使唤。她招了招手让他跟她去，于是他担心地跟着到了她的房间。母亲指了指地上，他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发现佳木卡躺在那里，好像是受了致命的箭伤。他不禁喊道：

“佳木卡……佳木卡……它怎么了，妈妈？”

“别难过，达达夫……勇敢点，亲爱的。”她压抑着声音说道。

达达夫的心紧缩起来。他弯下身子蹲在亲爱的小狗旁边。但是小狗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跳跃着，快乐地迎接他。他拍拍小狗的身体，小狗一动也不动。他痛心地看着母亲，问道：

“它怎么了，妈妈？”

“勇敢点，达达夫。它要死了。”

年青人被这一句可怕的话吓坏了，他反驳着：

“怎么会这样？早晨它还跟往常一样迎接我。”

“跟往常不一样了，亲爱的。只不过那时候，它因为见到你很高兴，你看不出它的痛苦。它老了，达达夫。最近一些天来，它已经显出要永别的样子……”

达达夫越发难过起来，他转向忠实的朋友，在它耳边悲哀地低语：

“佳木卡……你听见我叫你吗？佳木卡！”

忠实的朋友吃力地抬起头来，睁开两只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看着他，像是最后一次向他告别，接着进入深沉的昏睡，并且发出沙哑的呻吟声。达达夫一遍又一遍地叫它，但是它一动不动。他相信死亡正在逼近他忠实的朋友，他同情地看着它喘息、张开嘴，又闭上。后来，它无力地抖动了一下，永远地安息了。他从心底呼叫“佳木卡”，但是没有反应……在他的军人生涯中，他第一次掉泪了。他痛哭着告别自己童年时代的伙伴，青年时代的朋友。

母亲把他拉了起来，用嘴唇吸干了他的泪水，让他坐在床上，坐在她的旁边，细声慢语地安慰他。但是他并没有听见她说些什么。那天夜里他一直没有开口，只在最后说道：

“妈妈，我想把它制成木乃伊，装在棺材里，埋在花园里面我们一起玩耍的地方，当主召唤我去的时候，再把它移到我的墓旁。”

就这样，悲伤的一天过去了。

十八

达达夫在军事学院的第六年,也就是最后一年结束了。

军事学院举行了传统的一年一度的结业典礼。即将分配到各兵种的毕业生进行了各项比赛。那一天,庄严的军事学院生机勃勃,院墙上装饰着各种战旗,空中回荡着热情的军乐。

军事学院敞开大门,迎接军官、将领、毕业生和职工家属等男女贵宾。

中午时分,国家要人来了,先到的是以胡梅尼为首的祭司、大臣,其次是以阿尔布将军为首的军队首脑,接着就是职员、文书、名艺术家等。全体恭迎法老王储拉赫欧夫殿下,他是受国王陛下之命前来主持庆典的。

王储殿下驾临的消息一经宣布,国家要人立即跑到军院大门口,站到军人的行列里,恭候殿下。接着在军院广阔平坦的广场上出现了由法老禁卫军的车队开路的王储的乘辇。于是军乐队奏致敬曲,众人毕恭毕敬地站立着,"法老万岁"、"王储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王储到达校门口,院长亲执鸵鸟毛的丝垫供殿下踏着下车。陪同王储前来的有玛丽·西·安赫公主及他的弟兄们——拉包大、赫尔代夫、呼尔达迪夫、卡阿布、赛代代夫、胡福赫尔夫、海达、马拉布,等等。

各级要人向王储鞠躬致意。王储昂首向前走着,他中等身材,本来已是严肃的脸,进入中年更加严肃和无情。在他的右边走着玛丽·西·安赫公主。王储在检阅台正中间入座,公主及其他王子坐在他的右边,胡梅尼及大臣们坐在他的左边。王储坐定以后,欢呼停止,众人入座,庆典开始。吹号、奏乐,毕业生的队伍出现在军营前面,排成四列纵队走过来。走在最前面的是手持军院校旗的训导队长。学员们今天第一次穿上军官制服——绿色的短裤,绿色的上装,虎皮背心。他们行至殿下座位前面时,拔出宝剑,伸出手臂,把剑笔直地向空中举起。殿下站起来向他们还礼。



壮观的赛马开始了。军官们骑上骏马,站成一排,军号一响,如箭离弦般冲了出去,大地在马蹄下剧烈震动起来。勇士们骑在马背上一动不动,好像钉到了马背上一般,奔跑的速度之快使观众的眼睛几乎跟不上他们。开始时是列成一队,后来速度上出现了差别。接着只见有一个骑士宛若乘上神风腾飞起来,他第一个回到原地……训导官宣布优胜者的名字是"达达夫·本·帕夏鲁"。于是他得到了欢声震天的祝贺。啊,年青人是否听到了他父亲禁不住大笑起来,发出雷鸣般的喊叫声:"帕夏鲁的儿子!"

稍停,开始赛车。军官们驾车站成一排等着,军号一响,便巨人般冲向前方。他们的手中播出恐怖,他们的身后留下劈山裂石的回响。他们驾驶着战车转来转去,毫不晃动,像根深蒂固的椰子树,狂风吹来企图将它连根拔起,但却呼啸着离去……后来在奔驰的队伍中出现了一乘战车,猛地冲向前方,其他战车跟它相比,简直是不动。它一直奔驶下去,直至终点,一路领先。训导官宣布优胜者的名字是"达达夫·本·帕夏鲁"。于是欢声震天,掌声雷鸣……

后来宣布越野赛开始。广场上搭起一个比一个高的木头制成的长长的高台。军官们骑马等候着。军号一响,战马起步。飞过第一道障碍,如雄鹰俯冲;跳过第二道障碍,如瀑布流泻,胜利在召唤他们前进。但是,有的人力不从心;有的马不听使唤;另一些战马则在一片同情声中倒下了……唯有一位骑士,命运注定了他会胜利,他跳过了所有的障碍,跑在最前面。在一片欢呼和赞扬声中,人们又一次听到了他的名字——达达夫·本·帕夏鲁。

他是所有比赛项目的获胜者,在射箭、掷标枪和击剑等比赛中,他都是第一名。神主使他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成为这天独一无二的英雄,军事院校空前的天才。他赢得了所有人衷心的赞扬和钦佩。

所有获胜者都要走到王储跟前,接受他的祝贺。那一天,只有达达夫一个人走到王储座前。他向王储致军礼以后,王储拉着他的手对他说:

"祝贺你,勇敢的军官。第一祝贺你成绩超群;第二祝贺你被我选中做我的禁卫军官。"

年青人向王储致军礼表示感谢,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喜悦,愉快地走回队伍。他一面走着,一面听到司仪当众宣布王储向他祝贺并选中他做禁卫军

官。他心跳起来，高兴地想起了全家人——帕夏鲁、扎娅、赫纳和纳法，他们也在听着司仪的宣布，一定快乐得无法形容。

后来，新军官队伍走到王储座前，听王储训话。王储站起来，声调严厉地开始讲道：

“勇敢的军官们：

“我向大家宣布，我非常钦佩你们的勇敢、技巧、热情和一切高贵的军人品德。我希望你们跟你们的前辈一样，永远是祖国和万众之主法老的光荣。”

军官们高呼祖国和法老万岁。庆典至此宣告结束。王储离开军院，乘车回宫。来宾也相继离开。

那时候，达达夫受到一次猛烈的冲击，处在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的震惊之中。并不是由于胜利的陶醉，而是有一件十分偶然的事情发生了：当他与同学们一起听王储训话的时候，他往检阅台上看去，目光突然落到了玛丽·西·安赫公主的脸上。天啊！这分明是藏在他胸前的那幅画上的农家姑娘的脸！这是确确实实的，她的形象深深印在他心里。他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使他的心在胸膛里剧烈跳动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冲击，差点使他晕头转向。他多么想长久地看下去，但是他怕暴露了秘密，就装着毫不在意地朝前看着。庆典结束了，他还没能从震惊中醒过来，六神无主地回到了营房。

看哪，难道那位农家美女就是玛丽·西·安赫公主吗？多么难以置信，不可想象啊！

但是，他怎能相信，这种无双的美丽会出现在两张脸上吗？难道他能够忘记，肖像的主人遇见他时那种傲慢的样子是农家女所不可能具备的吗？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使他轻易接受这种假设，但愿他能够细辨她脸上的线条！

假如她就是公主，事情就严重了，后果就难以预料。他不由得苦笑起来，对自己说：“奇怪，达达夫·本·帕夏鲁爱上了公主玛丽·西·安赫！”然后，他悲伤的双眼长时间地注视着珍贵的画像，叹息着：

“你真是我崇拜的公主吗？你做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吧！……也许，虚无的农家女比实在的公主更可亲近！”

十九

达达夫第一次作为一个成年男子离开家了。这一次他使家人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钦佩,也充满了离愁。扎娅吻着他的脸,泪水沾湿了面颊;即将离家去神庙的赫纳,在告别时不停地为他祝福和祈祷;纳法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时间正在使我的预言实现,达达夫。"跟他告别的还有这个家庭的新成员,纳法的妻子。卡玛迪的女儿玛娜。而老帕夏鲁,则把他粗壮的手掌放到达达夫的肩上,自豪地说道:"我很幸福,达达夫。因为你在你伟大的父辈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步子……"

达达夫没有忘记把一束荷花放到佳木卡的棺材上面。然后,告别了家人,向法老王储拉赫欧夫殿下的宫殿出发了。

又是一次幸福的奇遇——他发现在王储禁卫军的军营中跟他同屋的伙伴,原来是他少年时代的好朋友桑弗尔。这是一位忠实可爱、心直口快的好青年。他为老朋友的到来感到高兴,友好地欢迎他,笑着对他说:

"你老是跟踪我?"

"只要你走在光荣的道路上。"达达夫也笑了。

"光荣是属于你的,达达夫。我只得过一次赛车优胜,而你则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英雄。我衷心祝贺你。"

"谢谢你,桑弗尔。"

晚上,桑弗尔从衣橱里拿出一瓶马尤特白酒,两只银杯子,说道:

"我已经习惯了在睡前喝一杯香甜的马尤特酒,这是一种有益的习惯……你不喝点吗?"

"我只喝米酒,没尝过白酒。"

桑弗尔大笑:

"喝吧……酒是士兵的嗜好。"

突然,他又认真起来,说道:

"达达夫老弟,你面临着严酷的生活。"



达达夫略带轻视地笑笑说：

“我已经习惯了军人生活。”

“我们都习惯于军人生活，但在殿下这里却是另一回事。”

达达夫脸上显出惊奇：

“你说什么？”

“老弟，我以兄弟情谊劝你头脑要清醒，时刻保持警惕。为王储服务，是空前的灾难。”

“怎么回事？”

“殿下残酷暴虐，心比石头还硬，在他面前，小小的过失会变成大大的错误，错误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他登基以后，埃及会得到一个暴君。他不会像他的父王陛下那样用良药治愈创伤。谁哪怕犯了最轻微的毛病，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人肢解。”

“果断的君王是需要有点冷酷的。”

“有点冷酷，而不应该是处处冷酷……到时候你会看见的，几乎没有一天他不发出惩罚的命令。有时是仆人，有时是士兵，或者是副官，也可能是军官，都会受到他的惩罚。他的残忍暴虐与日俱增！”

达达夫说：

“通常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温和起来。这是卡古姆纳说的。”

桑弗尔高声笑起来：

“士兵讲话的时候引经据典是不好的。这是殿下说的！殿下的作为跟卡古姆纳的教诲正好相反。为什么？他四十岁了……四十岁了，还是王储！看吧！”

年青人不解地看看他。他接着小声说道：

“凡是王储，个个都希望年轻时就执政。一旦命运对他们无情，他们就变得冷酷！”

“他结婚了吗？”

“他还有儿女呢。”

“他的后裔继承王位是无疑的。”

“王储并不怕这个，但他还是感到遗憾。”

“那么他还怕什么？他的弟兄们是会严守王法的。”



“这无须怀疑。他们并不贪图什么,因为他们的母亲都是偏房。王后陛下只生了王储和他的妹妹玛丽·西·安赫公主,王位自然是首先传给他俩的。但是,使王储担心的事情是……陛下的体质太强壮了!”

“法老是全埃及崇拜的君主。”

朋友看看他,又说: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似乎觉得自己有一种能力,能够看透人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正常人的良心不让其暴露出来的野心。愿主保佑不让埃及出现卖国贼……决不让他出现!老弟,现在说说,你觉得马尤特白酒怎么样?我是底比斯人,但是我没有偏见。”

达达夫说:

“太好了,桑弗尔。”

谈话到此为止,桑弗尔睡觉去了。但是达达夫没有合眼。因为自从他朋友口中说出玛丽·西·安赫这个名字以后,他一直心潮澎湃,就像扔在水面上的食物引逗了水中的鱼群。他兴奋难当,思绪满怀,在悲伤的自语中度过了大半夜。

二十

达达夫住在王储宫中,从心底里感觉到他离那个神奇的谜很近。他生活的地方,必定是它的炽烈的光焰所照耀的地方,因此他渴望着,兴致勃勃地、却又畏惧地等待着。他在濒临尼罗河的王宫草地上徘徊着,时间是下午落日之前。西下的太阳放射出灿烂的光彩,给黄昏时分渲染上了青春的气氛。突然,他看见一艘王宫游船,停泊在通往花园的台阶前。当时没有一个侍臣去迎接。他赶快尽自己的职责,去欢迎高贵的来者。他走到游船跟前,便停了下来,像一尊俊美的雕像。

他看见一个身着公主服装的女神,从船上下来,带着法老的尊严,梦幻般轻捷地登上台阶,飘飘似仙般上岸了。他看见的是玛丽·西·安赫公主!

他抽出长剑,向她致军礼。公主从他身边走过,他如坠缥缈梦境,看着



她很快消失在花园的通幽曲径中。

是她！怎么会不是她呢？

眼睛会看错，耳朵会听错，心却不会错。假如不是她，这颗心不会这样地跳，也不会这样地醉。但是，她为什么没有感觉到他，也想不起他呢？而他俩之间的事情是很值得回忆的呀！难道她会这么快地忘掉那次奇遇吗？是不是她故意忘掉它，不想它？

她记得或者不记得他，有什么必要问呢？她就是公主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颗心是为了爱这幅动人的画才跳动的，并且将永远为她跳动——不管她是公主，还是孟夫城外某一村庄的农家女。他不能不爱，也不得不失望，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痛苦的。

他抬头仰望茂密的树林，鸟儿栖息在枝头，啁啾歌唱，抒发着友爱和恋情。于是他心中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他嫉妒它们无忧无虑地嬉戏，没有痛苦地爱，它们生来就不知道幻想和疑虑。然后他看看自己闪光的宝剑、威武的军装和军帽，想到有着这身打扮的却是一个渺小的人物，不禁自卑起来。

他善于骑射、精于投击，他得到了一个有志青年所向往的一切。但是他却没有能力使自己的心得到幸福和安慰！纳法多么幸福，他跟玛娜结婚了。玛娜有着长长的脖子、蜜色的眼睛。赫纳也将平静地结婚，以尽他的宗教义务。而他达达夫，则必须永远深藏着无望的爱情的秘密。他的心会为此而枯萎，正如大树一旦失去阳光和尼罗河水就会枯萎一样。

他继续站在那里，想再见她一次。他毫不怀疑，她这次来不是正式拜访。不然的话，宫中所有人都会知道她要来，并积极准备以王室礼仪迎接她。因此很有可能是，她独自一人回船。他猜对了，王储殿下在宫门口告别她，然后她一人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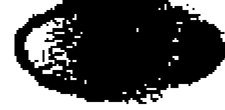
达达夫站立在花园阶梯旁边等待着，她走过来的时候，他拔剑致敬。突然，公主停下来，高傲地向他转过脸来，讽刺地问道：

“你知道自己的义务吗？军官。”

“知道，殿下。”

她又挖苦地问：

“应该在战争以外的时间里抢女孩子吗？”



他不知所措了。

而她稍停一会儿，用严厉的目光盯住他，接着说：

“士兵应该欺骗吗？”

“殿下，勇敢的士兵决不该欺骗！”他忍受不了内心的屈辱，脱口而出。

她还是用挖苦的语调说：

“有人躲在树后面，偷画姑娘们的像，你怎么说？”

“……”

她用不容反驳的语气又说道：

“你必须知道，我要那张画像。”

达达夫习惯地服从命令，把手伸进胸前，将深藏着的画像取出来，双手捧着递给公主。

公主完全没有料到达达夫会随身携带着她的画像，她脸上闪出——尽管是高傲的——惊奇的神色。但她立刻抑制住自己，伸出白嫩的手，接过那张画。

接着，她向游船走去，庄重而有尊严。

二十一

达达夫在王储宫中度过了一段平淡无奇的日子。有一天，他的心又一次啜饮着辛酸的苦水。

那天，拉赫欧夫王储盛装外出，开路的禁卫队中有他的朋友桑弗尔。晚上，桑弗尔回到屋里，这时达达夫也执行完任务，检查了岗哨，回到屋里。很自然，达达夫问起他的朋友，王储为什么节日般盛装出行。其实无须问，他的朋友天生不会保守秘密。桑弗尔还没来得及喝口水休息一下，就一边换衣服，一边说起来：

“你知道我们今天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今天，阿尔西纳省总督阿布尔亲王殿下来孟夫城，王储殿下去迎接

他。"桑弗尔郑重地说。

达达夫问：

"他不是王后殿下的表哥吗？"

"正是，据说他带来了有关西奈部落不断袭击三角洲东部各地的报告。"

"那么，他是来要求对西奈部落宣战的？"

"对了，达达夫。据我所知，王储殿下长期以来就想教训西奈部落，阿尔布将军也支持他的主张。但是法老希望等待一段时间，以便国家在大兴土木之后，特别是建筑了金字塔以后，能够养精蓄锐。度过了一段休整的时间之后，王储就催促法老实践他的许诺。但是听人说，法老陛下最近正专心编写一部伟大的著作，想使它成为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今后生活的指南，因此陛下并没有认真考虑战争问题。于是王储就想借助于他的亲戚阿布尔亲王。两人约定，由阿布尔亲王亲自来孟夫，向法老禀报西奈部落破坏王国威望，进行骚扰侵犯的事实，要求法老制止事态发展下去。很有可能，王储最近就命令一支部队向东北方向进军。"

停顿了一下，桑弗尔又好奇地说道：

"法老陛下设晚宴招待了亲王，王室所有成员都出席了，为首的是王后和公主们。"

一提起公主，达达夫的心就跳起来，立刻想起迷人的傲慢的公主，不知不觉叹息了一下。这引起了桑弗尔的注意，他不解地看着达达夫喊道：

"向帕塔赫神起誓，你没有听我讲话。"

"你怎么能这样起誓？"达达夫急了。

"你的叹息，是一个心神恍惚、心跑到爱人那里去了的人的叹息。"

达达夫的心更加剧烈地跳动起来，他想说点什么，但是桑弗尔不等他开口，便大笑起来。接着又关心地问道：

"她是谁……她是谁？达达夫……啊！你不承认。我现在决不强迫你，我早晚会认识她——你的孩子的妈妈。啊，想念！你知道吗，达达夫？在这间屋子里，我两年前就开始叹息了，夜里睡觉时在各种各样的梦幻中低语。第二年，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妻子，她现在是我的儿子法纳的母亲。啊，这间产生恋人的屋子！但是，你不想告诉我她是谁吗？"

"你在胡思乱想，桑弗尔！"达达夫的语调很严厉，他的心很痛苦。



"我胡思乱想？青春、美貌、强壮而不恋爱？不可能！"

"这是真的，桑弗尔！"

"随你的便吧，达达夫。我不追问你了……说起恋爱，我想告诉你，今天我在王宫过厅里听见人们在悄声谈论，阿布尔亲王这次来不只为了战争，还有其他原因。"

"你说什么？"

"他们说，亲王将有机会见到公主，她的美貌尽人皆知。最近就要向埃及人民宣布阿布尔亲王和玛丽·西·安赫公主订婚的消息。"

又是一个巨雷向达达夫袭来！但是他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以惊人的毅力接受这次打击。他躲避着同窗锐利的目光和挖苦的舌头，脸上丝毫没有表露出心中的波澜，对他的话未加一句评论和询问，怕一开口就会暴露自己的心声。达达夫沉重地、可怕地缄默着，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桑弗尔并不知道他的朋友心里想些什么，躺在床上，打着呵欠说：

"玛丽·西·安赫公主美丽极了。你没见过？她是公主中最美的一个。她跟她哥哥王储一样，非常傲慢，有铁一般的意志。据说她在法老心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她的美貌的代价无疑会是非常昂贵的……确实，美貌能够使大男子低头。"

桑弗尔又打了一个呵欠，闭上眼睛睡着了。

达达夫在暗淡的灯光下面瞧着他，那一双清澈的眼睛由于悲伤和失望而变得模糊了。他确知他的朋友睡熟了，便打开心灵的闸门，尽情痛哭起来。他辗转反侧，不得安卧。于是踮着脚尖下了床，走出屋子。外面空气潮湿，风冷月暗，椰子树在黑暗中摇晃着，像睡神的幻影，又像被大自然所折磨的不幸的幽灵。

二十二

几天以后，宫中上下都知道，王储殿下将邀请阿布尔亲王和玛丽·西·安

赫公主殿下及一些王子、朋友们到东部沙漠狩猎。

预定启程的那天早晨,玛丽·西·安赫公主来了。她那张动人的脸像一个明亮的光环,高高地照耀着人们的心,使他们沉浸在欢乐的生机中。不久,阿布尔亲王殿下在禁卫侍从的陪伴下也来了。他三十五岁,体魄健壮、相貌尊严,一副高贵英武的仪表。

王宫总管亲自监督打猎队伍的组织以及供水、饮食、武器、网具等项准备工作。禁卫队长挑选了一百多名士兵随行,由十名军官指挥这支队伍,其中就有达达夫。除此之外,还有佣人及狩猎助手等等同行。

王储驾临花园,大队开始出发。一队熟悉狩猎道路的骑兵开路,紧接着是拉赫欧夫王储殿下,走在他右边的是美丽的玛丽·西·安赫公主,左边是阿布尔亲王,围绕着他们的是一群王子和贵人。这支王族狩猎队伍后面跟着一辆拉着水袋的车,第二辆是食品。炊具、帐篷。还有第三、第四、第五辆,分别拉着狩猎用具弓箭等等,由两排骑兵守护。车队后面是其余的警卫队伍,军官走在前面,达达夫就在这里面。狩猎队伍面朝沙漠向东进发,把繁荣的城市和神圣的尼罗河抛在后面。放眼远望,只见黄沙遍野,一望无垠,队伍越往前走,它越无穷地伸延下去。

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太阳已经升起,阳光撒在沙漠上织成一层薄薄的光毯;吹拂在空间的冷风,给他们带来清凉和平静,他们走在阳光下面,正如幼狮衔在母狮口中。

队伍在向导带领下前进着……

达达夫放眼向前望去,看见了占据他整个心灵、点燃他痛苦的爱的公主。她骑在马上,像一棵鲜嫩的树苗左右摇摆着,表情庄严而傲慢。有时候,她看看她哥哥,跟他说几句话,或者听他说话,把半个脑袋偏向左边,像圣庙墙壁上画的圣母伊齐斯的头像。他还看见年轻的阿布尔亲王,强壮的身躯偏转过来,微笑着跟她说话,她也微笑着回答他。于是达达夫第一次看见那张光亮而傲慢的脸浮出微笑时,像埃及的天空一样清澈、美丽、深远、滋润。

达达夫纯洁高尚的心灵里涌起了恶意的嫉妒,向幸福的亲王投去愤怒的目光。那个幸运的亲王到这里来求战,却在半路遇见了和平和爱情的天使……他的心痛苦地激动起来,这是他那纯洁的心灵从未体验过的情感。

他一路上愤愤不平……

他的心在爱,难道应该使这颗热恋的心消融在失恋的冷酷中,而失掉世间的一切吗?他所爱慕的人走在离他一马身之远的地方,而他却被爱火煎熬,这样公平吗?生活有什么价值?给他力量和忍耐的希望还有什么价值?他的生命像一株鲜嫩的玫瑰,花蕾未绽,却被夏日的狂风吹撼,把它连根拔起,又埋藏在灼烫的沙漠中。

那个被叫做"服从"的奴隶是谁?那个被称为"义务"的暴君又是谁?什么是王权?什么是奴役?这些名词怎么会撕裂他的心,把他扔进痛苦的深渊?他为什么不能抽出利剑,跃起闪电般的骏马去把那个傲慢的美人抢过来,带到无垠的沙漠中去,然后大声对她说:"看着我,我是一个强有力的男子,而你是一个弱女子。舒展开法老宫廷传统在你额头刻下的皱纹,低下你王权使之高傲地扬起的下巴,丢掉这惯于蔑视行跪者的高傲的目光,过来跪在我的面前吧!假如你要爱,我会用爱浇灌你的心田;假如你拒绝,那自有比你更强大的人……"

多么痴心的梦呓,像闷在锅里的沸水!多么压抑的愤怒,被窒息得无声无息!看,大队在前进,爱情拨弄心弦,人们在它的魅力面前卑躬屈膝。啊,广阔的大沙漠在永恒的沉默中作证,沙漠啊!达达夫向辽阔的空间注视片刻,把自己从梦想和痛苦中拔出,心中油然升起钦佩和敬仰。狩猎队伍在这片无边的沙漠中,犹如大海中一滴水;在空间盘旋的雄鹰看来,不过如同一群鸡雏……啊,爱情算得了什么?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在这么辽阔的空间又有谁感觉到它?自从米纳的时代以来,有多少人恋爱过,又有多少人不被人所爱?他们已经被忘记,如同喊声消失在宇宙。那么,达达夫算得了什么?他的爱又算得了什么?

突然,他在骏马的嘶鸣声中惊醒过来,向周围看看,队伍在继续前进着,它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一片水草地,停了下来。接着大队人马也到达了目的地。这片水草地是狩猎的好地方。塞特山由北向南伸展过来,是猎人们所喜爱的各种动物的栖息地。顺山麓往东,横贯着两条高大的丘陵,中间隔着一片沙漠,两条丘陵之间的距离越往东伸延越狭窄,最后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只有二十尺宽。大自然把它造就成围猎的好场所。

主人们感觉累了。佣人和士兵立刻去搭帐篷,准备炊具,起火做饭,一

切在紧张地进行。不一会儿，整个营地建造好了。帐篷搭起，骏马拴定，伙房建好，守卫部队放好哨，王储和随同进到了一个用镀金木柱支起的大帐篷里。休息了一会儿，他们恢复了精神和体力，就开始打猎了。

仆人们在两条丘陵最接近的地方安下了一个大网，一部分士兵埋伏在塞特山和两条丘陵组成的三角地带，另一部分则跑到山坡上去把野兽轰出来。王子贵族们拿起武器，跨上骏马，散布在广阔的战场上，做好了狩猎的准备。

玛丽·西·安赫公主骑着骏马站在帐篷前面，等待观看即将开始的人兽之间激烈的搏斗。她十分关切地注视着王子贵族们，看样子她等得不耐烦了，只听得她大声问站在身后的军官：

"怎么还不开始?"她说着，头并不转向他们。

一个她熟悉的声音回答：

"卫兵们去轰野兽了。要不了多久，殿下就会看见它们从山坡上跑下来，吼叫，咆哮。"

军官说对了。当她向塞特山看去的时候，只见一群群羚羊、野兔、花鹿从山坡上跑下来，它们并不知道等待着它们的是什么命运。伺机出击的王子贵族们跃马前进，奔向各自的目标。战斗开始了，猎人们奋勇追击，把野兽驱赶到两条丘陵之间的狭窄处，那里有一只张着大口的猎网在等待着它们。

拉赫欧夫王储是这些人里最善于打猎的一个。大家看见他轻捷灵敏，牢牢地驾驭骏马，准确地掌握方向，把野兽围困起来，驱赶到预定的目的地，没有一次失误，连他的猎狗都由于跟着他追逐猎物而精疲力竭了。

阿布尔亲王也是一个非凡的猎手，他捕捉迅速，射击准确，动作轻捷，获得了一致的赞赏，是一位地道的骑士。

王子贵族们尽情玩乐，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迅速过去。狩猎即将愉快地结束，但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激起一片惊慌：拉赫欧夫王储为了追逐一只逃跑的羚羊跑到了一块高地上。这时，半路上突然跳出一只张牙舞爪的大狮子！士兵们立刻喊叫起来，提醒殿下注意。王储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没有惊慌，而是镇静地伸手从皮套中抽出标枪。但就在那一瞬间，凶猛的狮子向他扑了过去，虽然没有击中他，却

一掌打在他的马头上。士兵们吓得丢了魂似地两脚钉在地上,腿也拔不动了。野兽往后退了一下,准备更凶猛地扑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王储拔出标枪,向着跃跃欲扑的狮子猛力投过去。可是就在这时,他的骏马倒下死了。标枪没有投中,狮子安然无恙,而王储却摔下马背,在凶猛的狮子面前,束手待毙。

刹那间,所有的王子、贵族、军官和士兵一起跃马向遭到危险的王储奔来,人人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救他。达达夫飞马跑到众人前面,迅速缩短着他和王储之间的距离。待他赶到现场,野兽正向王储猛扑过去。但他毫不惊慌,拔出标枪,紧紧握在手中,从箭一般飞奔的马背上跳起来,"嗖"地把标枪投出去。只见标枪流星般射进狮子的口中,又从它身上钻出来,插到了沙地里。达达夫也同时跃到狮子背上,紧紧抓住它不放。众人赶到,围住王储,大家一齐向临死的狮子乱箭猛射,直到把它杀死。玛丽·西·安赫公主骑马赶来了,她惊慌失措地看看哥哥,发现他好好地站在那里,立刻下马跑过来,抱住他,深深地叹口气,呼叫道:

"感谢大慈大悲的圣主帕塔赫!"

王子们都来祝贺王储得救,大家一起向帕塔赫神祈祷,感谢他的大恩大德。

王储惋惜地看看被杀死的马,又走到正在喘气的快死的狮子面前,只见它遍体是箭,像只刺猬。然后,他看见雕像般站在狮子旁边的英俊骑士,立刻记起了,这就是那位他亲自选中作为他的禁卫军官之一的英雄。他认为,这是神主有意假他之手选中这个在危险时刻拯救他的人。王储感谢他,又钦佩他,便走过去,把手放在他肩上,对他说:

"勇敢的军官,你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对你的无与伦比的英勇行为,我决定给以与之相称的报答。"

阿布尔亲王走过来,他的高尚的心被英雄的作为所感动。他热烈地握住达达夫的手说:

"勇敢的军人,你为祖国和国王做出了出人预料的贡献。"

大家回到大本营。这里笼罩着一片沉默,大难过去以后的后怕使他们心神不定。阿布尔亲王的一个侍从说:

"神主不愿使伟大国王的心遭受痛苦。陛下目前正把自己关在寂静的

棺椁室里，专心为他所热爱的人民写一部免除灾难和疾病的著作。难道美德不应该得到好报吗?"

贵人们稍事休息，酒宴摆好，野餐开始。人人频频举杯祝酒。王储命令仆人把酒赏给士兵们喝，庆祝他大难不死。士兵们举杯向主礼拜、致谢，然后高唱法老赞歌，于是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广阔的沙漠上。宴饮以后，大家准备回宫。拔起帐篷，收拾好器具、猎物，狩猎队按来时的顺序出发了。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王储命令军官达达夫跟他走在一起，以表示他有意提拔达达夫为他的亲近侍从。

勇敢的年青人陶醉在光荣和快乐中，因为这样的荣誉只有王子贵族和国家要人才能享受。他感到无比幸福的是，他走在以玛丽·西·安赫公主为中心的一群之中。他猜想着她能听到他充满爱恋的心在剧烈跳动……他不能把头偏向她，但他仿佛亲眼看见了她的面容，就在他前面广阔的宇宙里，尽管暮色苍茫，他依旧看见她在发光。

假如她向他说一句话，那这句话将抵得上一切荣誉和整个世界!

二十三

王储真心要给予达达夫与之相称的奖赏，好像命运安排了他来为幸福的青年人铺平通向荣誉的道路。

打猎事件以后没几天，埃及法老命令召见王储，随行的有达达夫·本·帕夏鲁军官。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超出了年轻人的梦想和希望。他勇敢沉静地跟在王储后面，他俩走过由卫兵守护的雕梁画柱的长长的大厅，走到那位众目不敢直视的至高无上的法老面前。

法老坐在金銮殿上。他六十岁了，但看起来却年轻得多。他的王冠下面露出了白发，两颊略有萎缩，眼神里没有了青春和威武，却显示出智慧和慈善。

王储吻了吻父王的手，说道:

"应陛下圣召，站在陛下面前的这位勇敢的军官，就是以他超人的勇敢在危难中拯救了我的生命的达达夫·本·帕夏鲁。"



法老俯下身来，把手伸给达达夫。达达夫跪下来，怀着虔诚的敬意吻了法老的手。

法老对他说：

“军官，你的勇敢获得了我的赞赏。”

达达夫激动地说：

“我王陛下，作为一个国王的武士，能为王室和祖国献身是最崇高的理想。”

拉赫欧夫王储说：

“我谨请求陛下，允许我任命这位军官为我的禁卫队长。”

年青人由于意料之外的晋升而瞪大了眼睛，不知如何是好。

法老没有回答，只是问了一句：

“你多大了，军官？”

“陛下，二十岁了。”

王储猜到了法老的心思，便说：

“高龄、智慧、善良，这些都是神甫的品德。陛下，至于一个勇敢的战士，他的英勇却可以跨越年龄的限制。”

法老笑了：

“随你的意吧，拉赫欧夫……你是我的王储，你向我提出的要求是不好拒绝的。”

达达夫跪到金銮殿下，吻了王杖。

法老对他说：

“我祝贺你，法老王储拉赫欧夫对你这样信任，达达夫·本·帕夏鲁队长。”

达达夫宣誓忠于法老，召见结束。达达夫作为一位埃及军队的将领离开了法老王宫。

这一天是帕夏鲁家从来没有过的最快乐的一天。

纳法对年轻的将领说：

“我的预言得到了证实，让我给你画一张穿将领服的画像。”

帕夏鲁则用他那因为掉了四颗门牙而变得奇怪的声音喊道：

“不是你的预言造就了达达夫，画家。是他父亲造就的。神的意志是要他的儿子像父亲一样成为法老的亲信。”

扎娅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一天这么幸福地笑和哭。她的思绪又回到了二十年前那遥远的过去。那个婴儿伴随着危险降生,并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战争,使父亲成了牺牲品……啊,可怕的回忆!

晚上,当达达夫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异常的悲伤和寂寞中。他在长长的一天里所获得的所有欢乐都消失了,痛苦无情地吞噬着他的心,他透过窗户仰视天空的星辰,叹息着:

"群星啊,只有你们知道,荣幸的将领达达夫的心比你们生活在其中的永恒的黑夜还要黑暗。"

二十四

第二天,达达夫·本·帕夏鲁就任王储禁卫队长的职务。王储对他的禁卫队进行了新的调整,重新任免了各级军官。军官们怀着敬佩的心情,热烈地欢迎他们的新队长。达达夫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还没坐稳,桑弗尔就来求见。他请他进来,桑弗尔喜气洋洋地走进了房间,向他致军礼,然后说道:

"祝贺你,队长阁下。但是欢迎仪式并没有使我的心得到满足。现在我来,是为了单独向你表示我心中对你的钦佩和敬爱。"

达达夫友爱地笑笑,和蔼地说:

"我非常钦佩你这高贵的情感,桑弗尔。我看我们用不着客套,就不感谢你了。"

桑弗尔感动地说:

"这也就是对于我失掉你的亲切陪伴的安慰。"

"我们不会分开的,桑弗尔。一开始我就决定了挑选你当我的副官。"年轻的将领笑着说。

桑弗尔高兴了:

"我和你患难与共! 队长阁下。"

几天以后,王储召见了达达夫。这是他任禁卫队长以后第一次被召见,也是王储第一次单独召见他。他这一次才有机会离得很近地看到王储严峻



的面孔和冷酷的表情。

王储的习惯是直截了当。他严肃地说道：

“我通知你，禁卫队长，你被邀参加国王陛下的御前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还有军队各级将领以及各省总督。会上将讨论西奈地区的问题，下达讨伐西奈部落的命令。经过了长期的犹豫之后，陛下已经决心进行战争。埃及将再一次看到她的儿子集结起来，不是为了建筑另一座金字塔，而是为了去消灭威胁着尼罗河谷幸福与安宁的沙漠部落。”

达达夫满怀求战的热情说：

“殿下，请允许我祝贺您的主张被采纳了。”

冷冰冰的面孔露出了笑意：

“我十分信任你，达达夫。一旦宣布战争开始，我就向你宣布一个喜讯。”

召见完毕。达达夫愉快地回来，心里一直猜测着王储答应他的喜讯是什么。是的，王储已经把他从一个小小的军官转瞬间提拔成高级将领，现在他又在为他准备着一个怎样的喜讯呢？难道他的幸福的命运还在为他保留着更伟大、更令人神往的前程吗？

隆重的御前会议就要开始了。各级将领和上下埃及各地的总督都来了。法老礼宾大殿里聚集着埃及的首脑，像珍贵的项链排列在王座左右。各省总督坐成一排，各级将领坐成一排，王子和大臣们坐在王座的后排，王储坐在王子们正中，胡梅尼坐在大臣们正中，坐在总督席首位的是阿布尔亲王，在他对面，坐在将领席首位的是两鬓染霜的阿尔布将军。

宫廷总管宣布国王陛下驾临，全体起立，武将致军礼，文官躬身行民礼。国王就座，同时挥手让全体就座。国王身披狮子皮，说明这次御前会议是为了战争。

会议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却严肃紧张。国王威武而坚强，两眼又恢复了昔日的光芒。他用他那洪亮得使人心里充满敬畏的声音说道：

“各位总督，各位将领：

“我召集你们来，是为了一件关系到祖国和平和人民安宁的大事。兹有阿尔西纳省总督阿布尔亲王告知我，临近该省的西奈沙漠里的部落肆意骚扰边区的村庄，威胁商队安全。驻扎在那里的治安部队没有能力进攻他们

盘踞的堡垒,从而消灭他们,以除王国祸患。现在,捣毁这些堡垒,教训这些野蛮人的时间已到,我号召你们行动起来,保护良民百姓的安全,提高法老政权的威望。"

众人严肃认真地听着他们的国王讲话,嘴唇紧闭,目光闪烁,神情庄重。

法老对着大将军阿尔布问道:

"将军,军队做好准备了吗?"

威武的阿尔布将军站起来,大声答道:

"上下埃及的国王,生命和力量的源泉——崇高的我王陛下,从南方到北方,有十万军队完全做好了战争的准备。有源源不断的军需品供应他们,有训练有素的将领指挥他们。如果需要,还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起数倍于他们的援军。"

法老端坐王位,接着说道:

"朕上下埃及法老——胡福·本·赫努姆、尼罗河的卫士、努比亚[①] 各国的宗主,决定向西奈部落宣战。朕命令摧毁他们的堡垒,教训他们的男人,俘虏他们的女人。朕命令各位总督回到本省后,从地方守备部队中选拔一支部队调来。"

法老向阿尔布将军招手,将军走过来,法老对他说:

"你要知道,我不希望作战部队超过两万。"

随后,法老站起。众人离座,热烈高呼法老万岁。重要的御前会议结束了。

达达夫跟随王储一起回宫。王储异乎寻常地高兴。年青人当然知道,这是由于他的主张得到赞同,他多年的宿愿实现了。年青人想着王储对他的许诺,心里既快乐又疑惑,急切地盼望王储能够快点实践他的诺言。

王储并没有让他猜疑多久,他们一走进宫门,王储就说:

"我答应过你一个好消息。我已征得父王同意,选你做西奈讨伐军的将领。"

---

① 从尼罗河沿岸的阿斯旺到苏丹的东古勒地区,分为上、下努比亚,古代曾经是埃及的附属国。

二十五

一场大规模的备战活动席卷了整个埃及的南方和北方。军队在各处集结,巨大的战船满载军人、武器和给养在尼罗河上破浪前进,从南方和北方,向着白色城墙环绕的雄伟的孟夫城奔来。军人挤满了首都的军营和市场,空中回荡着武器的撞击声和热烈的战歌。于是远近都知道战争将要来临,尼罗河子孙积极准备着保卫祖国。

备战期间,阿布尔亲王回省去进行整军备战的工作。达达夫知道了他离开的消息,尽管重任在身,心里仍然翻腾如潮。他心里问道:看,幸运的亲王是不是既完成了他的政治使命,又满足了个人的愿望?他回去以后,是不是既宣布战争,又宣布婚约?他跟娇美傲慢的公主之间发生了什么?法老宫廷的花园草地看见了怎样的爱情场面?鸟儿听见了怎样的私语情话?它是否看见了骄傲的公主屈从于这位不懂得温情、不体谅女性的来使?是否听见了公主从她那只知道命令和禁止的嘴巴里发出相思的叹息?

忍耐吧,达达夫不久就要奔赴战场。他的心不怕死,他渴望着冒险,但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赢来祖国的胜利和光荣,让这颗痛苦的心永远安息。啊!多么美好的幻想!它吸引着一颗被狂热的相思所占有的勇敢的心。但是,他怎么能够不再看她一眼就告别祖国?难道他的爱是儿戏吗?他的心痛苦地渴望着,他多么想窥测一下她内心深处的秘密。她的一次青睐,比他看到的光明、听到的乐声、美好的生命还要宝贵。难道看不见她那明净的脸庞,他会感觉到人生的喜悦吗?他必须见到她,必须听她讲话,这是比世间一切都宝贵的要求。但是,看来仿佛这比死还难办到。

年轻的将领无法实现自己的宿愿。几天的备战迅速过去了,直到部队行将出发的前一天,神意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接近了他无望的希望。这一天公主突然来看望她哥哥,而王储却出去视察战地营房了。禁卫队长得知公主驾临,飞快跑出去迎接。公主在王储宫内并没有停留多久,迷人的脸庞出现在宫门口外面,送她出来的是宫内总管。后来,总管留在宫门口,禁卫

队长达达夫便单独陪她,走在她后面两步远的地方。于是他细看她娇美的身材、轻盈的体态、动人的步履,脑中燃烧起强烈的爱,恨不能把自己的心铺在地上,让她踏上双脚,以便从内心深处感受她脚步的轻踏、手指的触摸、呼吸的起伏。啊,奇迹! 大自然的造化,充满了诙谐。看,它如何造就了这位骑士,使他战胜所有强大的力量;却又怎样使他低首崇拜这个不为其他强者而生的尤物!

两人漫步走在装饰着鲜花、香草、雕塑和画柱的长廊上,法老画舫停泊在不远处花园阶梯的前面。年轻的将领急了,他不能忍受她这样没有一句告别的话就离开他。他的心里有一句话急着要向她可爱的双耳送过去,但她的严肃不给他以说话的机会。他眼看距离在缩短,画舫在靠近,于是急不可耐地、冒昧地开了口:

“殿下,我多么幸福! 因为我在明天启程之前见到了您。”

听了他的话,她显出吃惊的样子,以疑惑而严峻的目光看着他:

“指挥官,你达到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为什么我还看见你在以自己的荣誉和前程做赌注!”

“荣誉和前程? 殿下,还是死更容易!”年青人垂头丧气地说。

“我看我的父王是选了一位宁死而不愿胜利的人做将领!”她不屑地说。

热血涌到他英俊的脸上:

“殿下,我明白自己的职责。我将像一位由于神主的意旨而有幸得到法老陛下信任的埃及将领那样尽职,并将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她耸耸肩膀:

“一个勇敢的男人绝不会以死来忘记过去,冲破传统。”

这时候,他被一种无所顾忌的心情所左右,便说:

“这是对的,殿下。但是,当这种传统阻止我说出心中的宿愿,又有什么办法? 我明天就出发了,我祈求神主让我在走之前见到您,于是神主让我接近了自己的愿望。现在,难道我应该对神的同情报以沉默和胆怯吗?”

“你最好是学会沉默的美德!”

“在说完一句话之后。”

“你想说什么?”

他英俊的脸上洋溢着爱慕:

“我爱您，我的殿下。当我的目光第一次落到您身上，我就爱上您了。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要不是冲击我心房的强大的爱的力量，我绝不敢向殿下吐露此情。”

“这就是你说的‘一句话’吗？尽管如此，这也是多余的。因为有一天，我在尼罗河边上，已经被迫听到过了。”

回忆使他激动起来，“尼罗河边”一语震动着他的心。他说：

“殿下，我此生此世，将一分钟也不停地说下去。因为这是我的舌头所能说出的最崇高的语言，也是我的耳朵所能听到的最动人的话。”

走近大理石台阶的时候，他焦急地央求道：

“难道没有一句告别的话吗？殿下！”

她回过身来对他说：

“我为你向神主道别，将军。我将祈求伟大的帕塔赫，保佑你为我们可爱的祖国争取胜利……”

然后，她庄重地走下台阶，上船去了。

她丢下达达夫。跳动的心，悲伤的眼睛紧紧跟随着她。画舫渐渐远去了……公主却依然站在船面甲板上，并不进船舱。他注视着她，一直望到她在天边消失……

他步履沉重地走回来，受伤的胸中激荡着万般情思和恼恨。但是达达夫有一个优点，就是不会因为激动而失去理智。他的哥哥赫纳教导他如何控制自己，超脱烦恼，保持冷静和清醒。他为公主的严肃冷酷寻找理由：假如她没有专心听他倾诉衷情，只能说明她不爱他，她并不是非爱他不可，他为失恋痛苦并不是她的过错。相反，他更应该肯定她是通情达理而且温和可亲的，他不是已经对她讲了不可以对一位法老王室的公主讲的话吗？而她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她只是听着，并且原谅了他。假如她愿意，她可以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消灭他！……他的自省排除了心中的怨恨，但却没有消解他的烦闷和失望，于是他又陷入了寂寞的悲痛中……

那天晚上，他在帕夏鲁家中告别亲人，他尽可能表现得像大家所熟悉的那样愉快活泼。大家围坐在餐桌旁：帕夏鲁、扎娅、赫纳、纳法和他的妻子玛娜，年青将领坐在正中。他们吃着美味的食品，喝着甜酒。帕夏鲁不停地讲话，并不注意饭渣从他没牙的嘴里喷出来。他讲了许多战争故事，特别是他

年轻时参加过的战争。好像是为了安慰扎娅——她那苍白的面孔说明了她胸中的恐惧,他说:

"打仗的任务通常是落在卫士身上的,指挥官只坐在安全的地方思考战局,制定方案。"

达达夫明白了他的意图,接着说:

"说得对,父亲。您在努比亚立下战功的时候,是一名下级军官还是高级指挥官?"

老人自豪地挺起了腰板说:

"我那时是标枪队的一名下级军官……正是那次战役里的表现,成为我后来被任命为法老金字塔总监的原因之一。"

帕夏鲁不断地唠叨。达达夫有时听听,更多时候是心不在焉,有时隐痛发作,便流露出伤感的眼神。别人还以为是扎娅引起他伤心,因为她一直是心情沉重地沉默着,什么也没有吃,只喝了一杯酒……

纳法想使聚会愉快地结束,便叫妻子玛娜弹吉他,唱一首美丽的歌——《我赢得了战争和爱情》。玛娜善弹会唱,歌喉婉转动人。满屋子回响着她那甜蜜的歌声……

所有在座者中,只有达达夫心中燃起灼热的火。

纳法还是那么乐观,那么爱开玩笑。他凑近达达夫的耳朵说:

"让我预报喜讯,将军,昨天你获得了爱情,明天你将赢得战争。"

"你是什么意思?"达达夫吃惊地问。

画家狡猾地笑笑:

"你以为我忘了美丽村姑的画像?……啊,尼罗河畔的农家女多美!其中有一个盼望着能在尼罗河岸边绿色的草地上,躺到英俊的军官怀里……假如这位英俊的军官就是迷人的达达夫,怎么样?"他一点也不知道达达夫的心思。

达达夫不高兴地说:

"嘘,纳法……你什么也不知道!"

纳法的话像玛娜的歌一样使他心潮起伏,他恨不能一下子跑出去。要不是想起了母亲,他真的要跑了。他看看母亲,发现她正盯着看他。他怕她看透他心中的秘密,便微笑着向她走过去,装出愉快活泼的样子。

二十六

翌日，晨曦微露。

达达夫坐在孟夫城外军营中间的帐篷里，正在观看西奈半岛的地图，研究高大的围墙和通往那里的沙漠中的道路。军营里充满一片活跃喧嚣的气氛：战马嘶鸣，战车隆隆，士兵们来来往往。在黎明时分静静的蓝色天光中，这一切显得更加热闹。

桑弗尔副官走进帐篷内，向将军致礼以后说：

"从法老王储拉赫欧夫殿下处来了使者，要求进来见你。"

达达夫注意地听着，然后答道：

"请他进来。"

桑弗尔出去。不一会儿，他领着使者进了帐篷，就出去了。来人身穿宽大的神甫法衣，从两肩拖到脚背，头戴黑色大纱帽，飘浮的长髯直到胸前。这个形象使达达夫很觉奇怪，因为他想象中的使者应该是王储宫中常见的面孔。他听着他的声音——尽管很低，似乎觉得这不是第一次听他讲话。

来者对达达夫说：

"阁下，我到这里来有一件重要事情，希望你命令放下门帷，任何人没有得到允许不准进来。"

达达夫仔细察看了来者一眼，几乎犹豫起来。但他还是不屑地耸耸宽大的肩膀，喊桑弗尔过来，命令他放下门帷，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帐篷。桑弗尔遵命照办了。

帐篷里只剩下两个人。达达夫看着来者说：

"请讲吧。"

这时来者摘下黑纱帽，乌黑的浓发顿时披散下来，直到肩膀上，在一颗标致的头周围画出了一道光圈。然后，他又伸手摘下假胡须，张开两只故意拉扁的眼睛。于是帐篷里便出现了一张珍珠般闪亮的脸，犹如沙漠上空出现了第一缕阳光。

达达夫的心在胸中飞跃起来,不禁脱口喊道:

"玛丽·西·安赫公主殿下!"

说着,他像一只小鸟向她飞过去,跪在她脚前,吻着她的衣角。公主羞怯地向前面看去,苗条的身体微微颤动着,同时感觉到年青人火热的呼吸透过裤管传到她芳香的腿上……然后,她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轻轻说道:"起来吧。"年青人站了起来,眼睛里闪烁着无限喜悦的光芒。

他如梦初醒,喃喃说道:

"这是真的吗? 殿下。我听见的、看见的,都是真的吗?"

她顺从地注视着他,好像在说:"你征服了我,我便到你这儿来了。"

达达夫接着又说道:

"此刻,所有的快乐之神都在我心中歌唱,这歌声使我忘记了几个月来的朝思暮想,解除了我心中的痛苦和失望。啊! 谁说我昨天还是那么轻生?"

听着达达夫的叙述,她脸上现出了感动的神色。她低声对他说——好像翠鸟在歌唱:

"你真的轻生了吗?"

他盯视着那两片发出声音的嘴唇答道:

"是的,我感到生活没有意思,我真的想死。失去了希望的心,死神对它是有诱惑力的。我并不胆怯,殿下。我照样在尽职。但是一种枉费力气、毫无意义的感觉使我痛苦。寂寞和空虚沉重地压在我胸口,使我两眼一片昏暗。"

"我跟自己的傲慢和自尊斗争,忍受着持续不断的痛苦的折磨。"她叹了一口气。

"您对我多么无情啊!"

"我对自己更冷酷。你记得尼罗河边那一天吗? 我回去以后,心底里产生了异样的不安。后来我明白了,我的心由于你的呼唤而从沉睡中醒来。我发现了这个事实以后,一方面感到这次奇遇的快乐,一方面又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惧怕。后来我想起了你的自豪和自持便生气,看见你时便对自己冷酷,也对你严厉。"

达达夫叹了一口气,遗憾地说:

"我的痴情可把自己折磨苦了! 您还记得我们在王储宫中的第二次相



遇吗？您那么严厉地申斥我，对我那么无情。昨天，您不听我的倾诉，并且不向我说一句告别的话。您知道我多么痛苦，多么难过吗？一切都过去了……假如那时能预见未来该有多好！原来，我最难过的时刻，正是幸福就要到来的时刻。我向神述说自己的不幸遭遇时，他一定在笑我无知！"

她微笑起来：

"当神看着我的傲慢时，一定在笑我会屈服。你见过像我们这样可笑的人吗？"

"想起我们浪费掉的宝贵时间，可笑应该是可悲！"他伤心地叹息着。

"这是我的过错。"

"我愿为您献出生命。"他深情地看着她。

"这一次是时间对我们无情。"她甜甜地笑着。

他惋惜地叹口气，热烈地看着她。

她马上安慰他：

"我们有充满希望的光辉的前程，你要热爱生活，而不要盼望着死。"

"死神决不会征服我……"他感到很幸福。

她用手捂住他的嘴：

"不要这样说。"

"一颗爱情永驻的心，死亡又能把它怎么样？'他却热烈地继续说下去。

"我将呆在宫中不出来，直到听见你凯旋归来的军号声。"

"求主缩短我们分别的时间。"

"是的，我要向帕塔赫神祈祷。但不是在这里，而是在王宫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她戴上了帽子，达达夫因为看不见那乌黑的头发而惋惜。他说：

"我宁愿与自己身体中最珍贵的一部分离开！"

她两眼闪烁着爱情和希望，注视着他。但她似乎觉得他的脸阴沉起来，胸膛起伏，额头浮上一层阴影。她不安地问：

"你在想什么？"

"阿布尔亲王。"他有些担心。

她笑道：

"前一段时间人们的议论，你也听到了？真奇怪，在埃及什么事情也隐

瞒不住，甚至法老宫廷的秘密也如此。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亲王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有一天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谈起人们传说的那件事。但我谢绝了他，对他说，我只希望作他的亲戚和朋友。我并不怀疑，他肯定感到失望。但他慷慨地笑着说：'我爱诚实和自由，我的心不愿意去强迫一颗高贵的心屈服'……"

达达夫高兴地说：

"真是一个高尚的人。"

"是的，他很高尚……"

"难道在我们面前没有什么令人悲观的事情？我是说……我怕法老。"

"我父亲决不是第一个与他的人民当中的一位结亲的法老！"她说着，羞赧地低下了头。

她的回答使他兴奋，她的羞赧使他陶醉。她正想把胡须贴到脸上，他激动地伸手抓住她的手，不忍心看见这张光彩耀人的脸隐没起来。她顺从地把手给他。她的依从是那么甜蜜、动人。于是他俯下身去，深情地、热烈地吻着她的手。

她对他说：

"我向所有的神祈祷，保佑你平安。"

然后，她在脸上贴起假胡须，又戴上大帽子，帽檐齐到了眉毛，又恢复了王储使者的原样。在转身告别之前，她把手伸到胸前，取出那张大自然使其成为这神奇恋爱的媒介的珍贵的小画像，默默无语地交给他。他深情地接过小画，放在嘴上吻了一下，又把它放到胸前原来放的地方。她给了他一个告别的微笑，好像为了使他发笑，还向他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像一个军人似的走出帐篷。

幸福的年青人脸上闪耀着希望的光彩，已经不像她刚来时所见到的那样失魂落魄、沮丧悲观。爱使他复活过来，使他得到新生。在这个幸福的时刻，他脑际出现了一幕幕过去的情景：纳法的美术室，尼罗河边绿色的草地上一群美丽的姑娘……他又回想起自己的忧伤、失望、自暴自弃。后来又在失望中得到了光辉的希望。他感到生命和爱情就像一条河，当河水奔流不息地浇灌花园时，那里就有鲜花盛开，群鸟歌唱；当它水源枯竭，大地得不到浇灌时，鲜花就会枯萎，花园变成荒丘一片……

桑弗尔走进来，达达夫才从无边的遐想中醒过来。军官告诉他，一切准备就绪。他命令鸣号启程。

军营顿时活跃起来，军乐奏起，先头部队出发。达达夫坐在由桑弗尔指挥的、位于战车队伍中心的指挥车里。高级军官们也各自上了车。军号又一次响起，达达夫的专车出发了。走在他两翼的是高级军官的战车，接着是三千辆满载武器的战车排成整齐的行列前进。后面是步兵各部队。各队都有自己的军旗。弓箭队领头，接着是标枪队，长剑队。大军后面跟着辎重车、军需车和医药车，由骑兵部队保护前进。

大军穿过沙漠，向着西奈部落作为安全据点的牢固的城墙奔去。

朝阳在他们头上升起。中午的烈日烤灼着他们的皮肤。晚风吹拂他们的面孔。他们像巨人般席卷大地，大地在他们的重压下呻吟，却毫无怨言……

二十七

远远天际，一队侦察部队向这里奔来。达达夫以及随从军官们注意地察看着。侦察队长前来报告说，他们发现一群群的贝都因人散布在杜马丘陵一带。军官的意见是派一支队伍去消灭他们。达达夫打开沙漠地图，仔细研究了杜马丘陵。然后说：

"杜马丘陵在我们行进路线的南面。大家都知道，贝都因人只是成群结队地出来抢劫，然后就逃跑。他们不会来跟我们这样的大军作战，因此不必怕他们包围。"

"阁下，我以为不理他们是不明智的……"一个军官说道。

但是达达夫说：

"无疑，在我们的行军路线上会遇到很多群这样的人，假如每次都派一支部队去打他们，那我们的部队就削弱了。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一个目标上，这就是摧毁他们的城墙，到他们家里去打他们，捉拿他们的领袖哈努。"

他对军需和武器车辆等加强了戒备。

大军继续前进，一路上没有发现贝都因人的踪迹。有消息传来说，走到

沙漠里的一批人听说大军到来，已经向着西奈半岛的方向折回去了。大军继续平安赶路，直到抵达阿尔西纳省，于是停止前进，进行休整，并且吃饭。阿布尔亲王立刻前来看望他们，受到了与他的崇高地位相称的正式欢迎。亲王视察了各个部队，跟达达夫将军和他的高级助手们一起讨论了有关这次讨伐的事宜。他建议在讨伐部队和阿尔西纳之间建立一个联络网，以便随时了解他们的情况，及时提供必要的援助。他还说：

"你们要知道，阿尔西纳所有部队都整装待发。还有赛拉比尤姆的部队、扎格阿的部队以及曼迪斯的部队，正在向阿尔西纳前进的路上。"

达达夫说：

"我们祈求神主使我们不再需要援军，因为法老陛下爱惜他的臣民的生命。"

那一夜，部队睡得深沉又安静，随着金鸡报晓时的号声，他们精神抖擞地醒来。大军继续向阿尔西纳以东浩荡行进，直到远处出现了那一条从南面的赫鲁布里斯湾开始，向东延伸开去画出一道弧形的城墙。大军北上，接着往东前进少许，就停了下来，在弓箭从城墙上射不到他们的地方扎下营盘。站在营房里，就可以望见坚固的长城上面站着手持弓箭的卫士，随时准备抵抗来犯的军队。

达达夫和军官们一致决定，立刻围城，断绝他们的粮草。为了试试他们的力量，派一支小型部队和他们交战一次。

达达夫怕损失精良的战马，第一次战役决定不派战车，只派弓箭手参加。他派出几百名战士，手持弓箭成半圆形前进，每两人之间拉开十几步远的距离。他们前进了一段路以后，敌人开始从城墙上向他们射箭，他们进行还击，于是双方之间的第一次战役开始了。密集的弓箭像蝗虫一样穿来穿去，但因双方距离太远，大部分没有击中目标。

达达夫关切地注视着战斗，自豪地观看埃及士兵传统的无与伦比的射箭技巧。他指着城墙大门，对桑弗尔说：

"看这高大的城门，像帕塔赫神庙的大门一样伟大！"

副官热情地说：

"可以让我们的战车穿过去。"

战斗告一段落，双方都没有多大伤亡，不分胜负。但通过这次试探性的

交火，达达夫的收获却不小。他经过观察，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那就是西奈部落没有在城墙上面构筑箭垛儿，因此他们在发射弓箭的时候自己就面临危险。这种形势正好有利于讨伐军使用著名的圆拱甲战术。这种盔甲就像神庙里面的圆拱型神龛，大小正好可以把一个士兵从头到脚罩起来，顶端开一个小洞，士兵就从那儿往外射箭。由于它的壁很厚，箭射不透，只有箭镞飞进小洞的时候，才能打中里面的士兵。

达达夫命令几百名士兵用这种拱型盔甲武装起来，攻击城墙上的卫兵。他们站成半圆形队列，冒着暴雨般落下的弓箭向城墙脚下前进。然后他们罩上拱型甲，举起弓箭。血腥的战斗开始了，死神在两阵之间飞舞。部落的人倒下去很多，但他们异常勇敢顽强，一批人倒下去，另一批人立刻接上来。尽管埃及士兵有拱型甲保护，他们仍然能从顶端的洞口中射进箭镞。埃及军队也有大量伤亡。

二十八

孟夫城平静地等待着战争消息。她坚信自己的军队，轻视以抢劫为生的贝都因人。但是人们的心仍然在不安地跳动着。他们的心或怀念亲人，或想象着万一可能发生的变故。其中就有尼罗河的伟大君主那颗随着年迈而变得明智慈善的心。他现在正全力以赴，用自己的心血来为他可爱的人民编著一部不朽的著作；还有扎娅那颗思念、恐惧、失眠的心；还有一颗过去不知道什么是痛苦，没尝过什么是惧怕的心——玛丽·西·安赫公主的心。圣母赐她天姿绝色，供她享受人间富贵，为她培养了一颗充满柔情蜜意的爱着达达夫的心；大自然永远保护她不受冬寒侵袭，不受夏暑灼烤，不被南风吹撼，不被北雨淋浇。她快乐嬉戏，无忧无虑，直到爱情触动了她的心弦，犹如孩童的手指触到火舌，她被爱火烧灼，向它的折磨和肆虐敞开了胸膛……

她的心境没有瞒过宫女的眼睛，特别是娜娅。有一天，娜娅疑惑不安地看着她，问道：

“殿下，你在叹气，那么神和法老都不同情的人怎么办？你在俯首祷告，那么我们还需要向谁祷告呢？你垂下了眼睛，那么还有谁有资格扬起眉毛呢？”

但是，公主不愿意听她的宫女逗她高兴。那些日子里，她宁愿一个人独处。她希望恪守自己对爱人说过的话：不听到凯旋的号声，决不离开王宫。但她又强烈地想去王储宫中拜访哥哥，以便看到他俩在那里相见的地方，来安慰她那颗日夜思念的心。

她去了王储宫。王储热情地接待了她，跟她谈了许多。在谈话中，王储流露出一种情绪，使公主感到意外，这就是王储对法老的政策不满意。他甚至怒气冲冲地说：

“我们的父亲老得很快。”

她不同意地看了哥哥一眼。但他接着说：

“是的，他仍然保持着健康的身体和聪明的头脑，但他的心老了。你没见他不关心政治，一心一意进行思考，变得富于怜悯，把宝贵的时间用在著书上？这哪里像一位强大的统治者？”

公主不同意他的话：

“怜悯和威力一样，也是一位完善的统治者的美德。”

他讽刺道：

“父亲并没有用这种道理教导我，玛丽·西·安赫公主。他只是以创造了伟大奇迹的强大力量为我树立了不朽的榜样——他动员全民族劈山裂石，修建了金字塔；他雄狮般吼叫，使人恐惧、降服；他想杀谁就杀谁，想恕谁就恕谁，那才是我需要的父亲。但现在我找不到了……我只看见了那个在棺椁室里整夜思考、口授的老头子；那个厌恶战争，爱惜战士的老头子，好像他们不是为了战争而生……”

公主不高兴地反驳道：

“不要用这种腔调谈论法老，王储。我们的父亲曾经用武力服务于祖国，将来他要加倍用理智为祖国服务。”

以后她到王储宫中探望时，也经常不断地有这种谈话，她感到不快。其中难得有那么一天，也就是在讨伐军出发二十天以后，公主发现王储很高兴，在他生硬的脸上出现了一点笑意。于是她的心跳起来，思绪飞到了远方

的爱人那里。她问：

"殿下，有什么好消息吗？"

"有喜讯传来，我们的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不久即可攻陷敌人的堡垒。"

"再详细谈谈！"她高兴地叫道。

"信使说，我们的士兵用拱型甲装备起来，一直前进到离敌人城墙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敌人刚一从城墙上冒出，就被我们的士兵用箭射死。"

这是她一生中从哥哥那里得到的最令人振奋的消息。她离开王储宫，直接去了帕塔赫神庙。她向伟大的主祷告，求主赐埃及军队胜利，求主保佑她的爱人平安。她全心全意沉浸在祈祷中，只有恋爱的人才会如此虔诚。她回到法老宫中，焦急地等待着远征的人凯旋归来。

二十九

埃及军队已经靠近了坚固的城墙，用标枪就能够击中敌人。射手们手持弓箭从各个方面把城墙包围起来，只要敌人一冒头就把他射死。敌人没有办法，只好从里面往外扔石头，或者等着有谁爬上城墙就用箭射击。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双方都在伺机进攻。

围城以后的第二十五天黎明，达达夫命令弓箭部队全面进攻。于是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监视城墙，另一部分扛着云梯、长甲、弓箭向前进。到达城墙跟前时，把云梯搭在城墙上，然后一面爬上梯子，一面展开长甲，像一面面旗帜。爬到城墙顶上时，又把长甲固定在上面，就组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挡住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射来的箭镞。有不少人倒下去了，他们同时也用呼啸可怕的箭雨回击敌人。城墙上喊声震天，狂怒的厮杀声夹杂着痛苦的呻吟和可怖的吼叫声。正在激烈厮杀之际，一队步兵抬着粗大的椰子树干向大门冲去，猛烈地冲撞城门，发出恐怖的巨响……

达达夫站在他的战车上，紧张地观察着。战斗正按照他的部署进行。他看看已经爬上城墙和正准备爬上去的士兵，又看看正在撞击城门的部队。

大门在他们的强力撞击下开始动摇了。

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他看见射箭手都跳进了城墙里面，紧跟着是步兵标枪队爬上云梯。不久他就看到他们的标枪放在一边，盔甲晾在另一边，于是他知道，敌人开始放弃他们的据点，向着西奈半岛的深处撤退了。

战斗又激烈地进行了一个小时，以年轻将领为首的战车队排成整齐的队列焦急地等待着。不久，跳进城墙里面的士兵从里面拉开了门闩，城门大开。达达夫命令桑弗尔进攻。于是战马奔腾，战车隆隆，震撼山岳，掀起一片黄沙尘土。战车一辆接一辆地冲进城门，然后一辆向左，一辆向右，以将军的指挥车为中心展开长长的两翼，向着敌人发起钳形攻势，其势如同巨掌掐死一只弱小的麻雀。与此同时，射箭手占领了坚固的据点和各个高地，标枪队前去保护战车后，与企图包围战车的敌人展开厮杀。

桑弗尔勇敢、沉着地驾驭着将军的战车，达达夫箭不虚发，每箭必中敌人的头颈或心脏。敌人掉头逃跑，落在后面的则碰上标枪队，或者被杀，或者受伤；侥幸者逃脱，不幸者被俘。

几小时以后，关键性的战役结束了。部落村庄被占领，战场上遍布着交战双方的死尸和受伤的战士。埃及战士在尸首当中寻找他们在战场上倒下去的英雄弟兄，然后把他们抬到城外的大本营。一部分人把敌人的尸体集中起来，清点数目；另一部分则把俘虏用绳子拴在一起，收缴他们的武器。后来，各村庄的妇女和孩子被赶出来了，一群群哭叫着跑到俘虏一边，守卫战士把他们从四面包围起来。最后，各部队的士兵回到自己的队旗下面集合整队，每队前面站着幸存的军官。

将军来了，后面跟着各部队指挥官。他检阅了热烈向他致敬的胜利的讨伐军，问候勇敢的军官，祝贺他们的胜利。然后，他向英勇牺牲的士兵默哀、致敬。他转过身来，随同参谋们来到扔放敌人尸体的地方。那里尸体横七竖八，血流满地。有一组士兵在守卫。达达夫问负责的军官：

“死伤多少？”

“杀死敌人三千，伤五千。”军官回答。

“我们牺牲多少？”

“一千人战死，三千人受伤。”

将军的脸阴沉起来，他说道：



“贝都因人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将军走到俘虏那儿。他们一群群地被长长的绳索捆在一起,手被绑在背后,垂着头,胡须几乎触到了胸前。达达夫扫视了他们一眼,对旁边的军官说:

“现在正缺乏劳动力的卡夫脱矿,有了这些强壮的劳工就好了。”

他和随行者走到哭闹叫喊的地方。这里是一群没能逃跑掉的妇女和儿童。孩子们哭叫不停,妇女们用手拍脸,哭诉自己的厄运,痛哭她们死去的、受伤的以及被俘的亲人。达达夫不懂她们的语言,只是奇怪地、同情地看着她们。后来他的目光落到一群看上去是富有人家的女人身上,便问看守的军官:

“这些女人是什么人?”

“是各部落酋长的女人。”军官答道。

将军察看她们,嘴上挂着得意的微笑。而她们则默默地看着他,内心里燃烧着怒火,恨不能把火烧到这个俘虏了她们、又歧视她们的得胜将军的身上。

其中有一个女人与众不同,她想走近将军,但是有一个士兵阻挡她,挥手警告、吓唬她,不让她接近将军。她急了,用清晰的埃及语向将军喊道:

“将军,让我走近你吧。愿主拉阿赐福予你。”

她的埃及语说得很流利,发音很标准,就像埃及人一样。这使达达夫和随行的人都感到意外。将军命令士兵放她过来。她沉着地走到将军面前,向他躬身致敬。这个妇人五十岁年纪,相貌端庄,从她脸上仍然可以看得出昔日的俊秀,跟尼罗河流域的妇女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

达达夫对她说:

“我看你懂得我们的语言,太太。”

妇人十分感动,眼睛里充满泪水:

“我怎么不懂呢! 我从生下来就不会说其他的语言。我是埃及人,阁下!”

年青人更加惊奇了,也越发同情她:

“你真的是埃及人吗? 太太。”

她伤心地肯定道:

"是的,阁下。我是埃及人,埃及的女儿。"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是不幸的命运把我带到这里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些粗暴的人把我抢走的。他们今天已经受到了你们这些英雄的报复。他们对我进行残酷折磨。后来他们的酋长把我接出去,我却又遭到他的蹂躏,他把我纳为婢妾,从此我在他那里忍受了二十年的屈辱和痛苦……"

达达夫深深感动了。他对这个不幸的妇人说:

"太太,今天你作为我的同胞姊妹,屈辱的日子结束了。你放心吧。"

经历了二十年痛苦岁月的女人叹了口气,想跪到将军脚前。但是他同情地拉起她的手,对她说:

"放心吧,太太……你是什么地方人?"

"埃温人,阁下,拉阿的故乡。"

"不要难过。主为了他所知道的原因使你受苦了,但他没有忘记你。我要把你的事情向法老陛下禀告,求他解开你脖上的枷锁,允许你愉快地回故乡……"

女人又不安了,对将军哀求道:

"阁下,我求你立刻放我回去,但愿神主帮我找到亲人。"

但是将军摇摇头,说道:

"在向法老禀告你的事情以前,不可能让你走。因为你和这些俘虏一样,现在都是法老的,必须交给法老。你放心吧,不要害怕。法老是埃及人的主,他决不欺压他们,也不侮辱他们。"

为了使她受尽折磨的心得到安慰,他把她像贵人一样送到大本营。

夜幕降临的时候,军队已经掩埋好死者,包扎好伤者。劳累了一天的士兵开始回到帐篷中休息。达达夫坐在他的帐篷前面烤火,出神的两眼注视着周围。最使他感到骄傲的是那飘扬在坚固城墙上面的埃及旗帜;天空中那永远闪耀的繁星,不断地眨着眼睛,赞叹造物主的威力以及世间万物的美好……在他脑际,如同闪烁着繁星一片,盘桓着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哦,回忆,多么幸福,多么甜蜜!接着他又开始憧憬未来,他想象着那个可怕的时刻。那时他要去见法老,站在他面前,向他要求他心中最珍贵的那个人的心。哦,多么可怕的时刻!但是,生活使他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从

一个幸福走向又一个幸福,那是多么美好啊!但愿生活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但愿命运怜悯有情人!但是看起来,幸福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少有的。难道他能够忘记那个不幸的女人吗?敌人把她从幸福中抢走,糟蹋了她的青春,欺凌她二十年!可怜的人啊!

是的,达达夫在幸福中,在胜利中并没有忘记那个女人的不幸……

三十

太阳照耀着白色城墙围绕的孟夫城。她像迎接帕塔赫神节一样被盛装打扮起来,各色彩旗飘扬在屋顶和宫殿上;道路和广场上如尼罗河泛滥一样拥挤着人群;空中回响着向法老、向凯旋的军队以及英雄的将士致敬的歌声。

预定的时间到了。微风中飘来部队凯旋而归的军乐声,高举战旗的先头部队出现在地平线上。于是呼声震天,掌声雷动;手舞橄榄枝的群众笑语欢声,像一片巨浪滔滔的海洋。

部队按传统仪式前进。缚手垂额的俘虏队伍走在前面,几辆大车拉着女俘、儿童和战利品。接着出现了战车队,为首的是年轻的将领,他被前来迎接的王国各级领导人包围起来。紧随在他后面的是排着整齐严密队列前进的威武的战车队伍,然后是步兵弓箭队、标枪队、轻武器部队。大军秩序井然地前进,各队奏起自己的军乐。所有在战争中牺牲者的位置都空在那里,以表示对他们的悼念。

年轻的将领达达夫·本·帕夏鲁英姿焕发,幸福自豪,目光炯炯地看着向他欢呼的人群,挥起长剑热情地向人们致敬。他的眼睛在人群中间寻找亲人的面孔,他毫不怀疑他们正看着他,欢呼他的名字。有时他仿佛觉得自己听见了母亲扎娅的欢呼、父亲帕夏鲁自豪的叫喊。突然,他的心猛烈跳动起来,心房的颤抖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此刻,那一双像光辉的太阳启示埃及人崇拜天神一样激发起他的爱情的黑眼睛,是否也在注视他?她是否看见了他的荣耀?是否听见了他的名字被千百万人欢呼?是否看见了他那张被

离别和怀念所熬煎的脸?

部队向法老禁宫走去。法老和王后出现在俯瞰广场的阳台上。战俘、载着战利品的战车、女俘以及各部队从他们面前走过。达达夫走近王宫阳台时,面向法老和王后,拔出宝剑挥舞致敬。公主们——赫努斯、娜弗尔·赫娣斯、赫特布·赫尔斯,还有玛丽·西·安赫公主,都站在法老和王后的身后。于是他被那一双他日夜思念、无限崇拜的迷人的眼睛吸引住了。四只眼睛交换着激荡在两颗心里的火一样的信息,这信息传递着炽热的爱恋和相思。假若它触到了战旗的一角,必将燃起熊熊烈火。

法老传令召见达达夫将军。他沉着地稳步向前,走进接见大厅。这是他又一次出现在陛下面前。法老俯下身来,把王杖递给他。他跪下吻了吻王杖,然后把象征着讨伐胜利的敌人城门门闩放在王座阶前,说道:

"我王陛下,上下埃及的法老、东西沙漠的主人、努比亚各国之主!神助我胜利开拓,在您的幸福国土之外又加入了新的国土,在您的荫庇之下,昨天还是叛逆暴徒的部落,今天已经被征服,宣誓忠于您强大的王权。"

满头银丝的法老对达达夫说:

"常胜将军,法老祝贺你的忠诚和勇敢。愿神赐你长寿。祖国需要你的才智。"

法老俯身伸手给年轻将军。将军以深深的敬意吻着他,心在剧烈地跳动。

法老问他:

"为祖国为法老捐躯者有多少?"

达达夫低声说:

"牺牲一千名英雄,陛下。"

"负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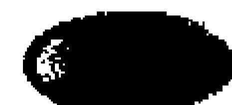
"三千,陛下。"

稍许沉默,然后法老说道:

"伟大的生命需要付出伟大的牺牲。祝福从死亡中创造出生命的主。"

法老久久地看着达达夫,接下去说道:

"你已经为我效忠两次,第一次你救了王储的生命,第二次你保卫了人



民的安全。你有什么要求?"

主啊,关键的时刻终于到了！他长时期地向往着这个时刻,在甜蜜的梦中想象着这个时刻。今天,这个时刻终于来了！

达达夫是勇敢的,在决定性的时刻绝不失去理智。他说道:

"陛下,我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士兵应尽的义务,我不要求报酬。但我有一个愿望想禀告陛下,也许是过分贪求。"

法老问:

"你的愿望是什么,将军?"

达达夫说:

"圣母的意志使我这颗凡人之心,想攀法老陛下的高枝,而拜倒在玛丽·西·安赫公主殿下的脚下。"

法老惊异地看看他。又问:

"但是圣母使公主的心怎么想呢?"

达达夫慌乱起来,缄口无言。

法老笑了:

"俗话说,只有得到主喜欢的奴仆才能进入他的圣殿,我们将看到这是真是假……"

法老很高兴。好像是为了取笑一下,就派人去找玛丽·西·安赫公主。公主应召,盛装来见他父亲。忽然,她像一只羚羊见了陌生人,慌乱起来……

法老慈爱地看看她,轻声地开着玩笑:

"公主！这位将军说,他征服了两座堡垒:一座是西奈城墙,又一座是你的心！"

达达夫惶惶地恳求道:

"陛下！……"

达达夫无力再说下去了,他不知所措地沉默起来。法老看看失去了勇气的将军,又看看羞怯、慌乱、不再傲慢的女儿,他明白了。他把女儿叫到身旁,又叫达达夫。年青人忐忑不安地走了过去,法老庄重地把公主的手放进达达夫的手里,用他那洪亮的声音郑重宣布:

"我以全体神主的名义祝福你们！"

三十一

在那次幸福的觐见法老以后十二小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不可思议的事件。它震撼人心,摧毁理智。在达达夫平静幸福的生活中,这些事件骤然突发,猛烈冲击着他年轻无畏的心,势如万丈飞瀑直落般的、波浪滔滔的尼罗河……

在那一段短短的充满奇迹的时间里,达达夫干了些什么?

他从法老陛下那里出来,去见了首相胡梅尼,向他陈述了那位他始终没有忘记的被俘埃及妇女的事情。首相允许给她自由,并命令由将军安排她返回故乡。

达达夫前去对她说:

"太太,我祝贺你从奴隶中获得自由。因为今天时间已经晚了,你就暂时留在我这里作客,明天你再前往埃温。神会保佑你一路平安。"

她的回答是握住他的手,感恩戴德地吻着。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泪水已经沾满了面颊。达达夫陪着妇人走到他的车旁,桑弗尔已经等在那里。他向将军敬礼以后说:

"法老王储拉赫欧夫殿下责成我来告诉将军,他马上要跟您谈话。"

"殿下现在什么地方?"达达夫问。

"在他宫中。"

他立即上车,副官和妇人也一起上了车。到了王储宫前,他叫妇人在车里等他。他和副官一起进了王储宫中,马上被召进王储密室。将军发现王储一反常态,王储尽管竭力控制自己,却仍然激动不安,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俩的问候,就直截了当对将军说:

"达达夫将军,我时刻记得你对我的忠诚并在危难时刻拯救了我的生命。我也希望你记住我对你的恩惠,我把你从一个小兵提拔成大将军,赐予你无上的光荣。"

达达夫热情地回答道:



“我记着这一切，不会忘记。要忘记王储殿下对我的恩泽是不可能的。”

王储接着说：

“将军，此刻我需要你的忠诚。你要毫不动摇地遵从我的嘱咐：不要解散部队，把它驻扎在孟夫城外，等待黎明时我发出的命令。不管这命令多么奇怪，你都要毫不迟疑地去执行。要记住，一个勇敢的士兵，不问命令来自何方，都要箭一般地冲向指定的地方。”

达达夫说：

“遵命，殿下。”

“黎明时你在部队驻地等候我的使者，不要忽略我的指示。”

王储讲完话就站了起来，表示接见结束。达达夫躬身向王储致敬，然后疑惑不解地离开那里，心里想：王储为什么要部队继续驻扎在城外？黎明时候使者将带来什么样奇特的命令？没有敌人威胁祖国，没有叛乱骚扰安宁，每个埃及人在法老的荫庇下各得其所，还要军队做什么？

他心神不宁地回到车上，同妇人一起向帕夏鲁家中驶去。随着车子逐渐接近家门，他的忧虑也逐渐消失，他的心转到了长时间焦急地等待着他的亲人们身上。车子到家了，达达夫把妇人请进客厅，自己上楼去见怀念已久的亲人。母亲扎娅张开双臂迎接他，把他抱在怀中，热烈地吻着他。直到帕夏鲁把他从她怀中拉过去：

“欢迎凯旋归来的儿子，常胜将军！”帕夏鲁吻了他的前额和两颊。

达达夫拥抱了他的哥哥赫纳和纳法，然后问候了纳法的妻子。她把怀中的婴儿递给他，说道：

“你看，这是小达达夫！我用你的名字给他命名，愿神赐予他像他伟大的叔父一样的荣誉。”

达达夫看看纳法，接过婴儿，吻了吻他两片小嘴唇，对哥哥说：

“多漂亮啊！”

纳法笑了，他为自己的儿子感到幸福，正如为自己的事业感到幸福一样。他接过婴儿抱在怀里。

达达夫认为宣布他订婚的喜讯的时机已到，便对纳法说：

“纳法，不光你一个人能做父亲。”

这话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纳法叫道：

“你选好了自己的伴侣？将军。”

“是的。”达达夫点头道。

母亲两眼闪烁着喜悦的泪花：

“你说的是真的吗？孩子。”

“是的，妈妈，”达达夫平静地答道。

“她是谁？”她大声问道。

“她是谁？”玛娜认真地问。

纳法笑着说：

“你是从战场上来的，是不是爱上了一位女俘？”

“她是玛丽·西·安赫公主殿下！”年青人依然平静，但声音里颤动着自豪、幸福和向往。

“玛丽·西·安赫公主！……法老的女儿！”所有人都惊讶地喊叫起来。

达达夫深情地点头道：

“正是她。”

大家都感到震惊，他们的心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掀起波澜。达达夫向他们讲了自己的故事，讲了法老对他的恩泽，欢乐的泪水在他俊美的眼中闪亮。扎娅抑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嘴里连连不断地祷告慈祥慷慨的圣主帕塔赫；肥胖的帕夏鲁高兴地走来走去，不知说什么好。纳法吻了吻幸福的年青人，又放声欢乐地大笑起来。赫纳一边为年青人祝福一边强调说：神主让这一系列伟大的事件发生，肯定在为他描绘任何人所不曾得到过的锦绣前程！每个人都在表示着自己心中的快乐和幸福。

达达夫想起了客厅中的妇人，立刻站起来，很快地向他们叙述了她的遭遇。他对母亲说：

“妈妈，在她离开我们以前，请你好好招待她。”

“我马上下去欢迎她，孩子。”母亲说着，站了起来。

达达夫陪母亲下了楼，进了会客室。

扎娅说：

“欢迎你，太太……你到了自己的家……”



妇人站起来，躬了躬由于年老和长时期受苦而变得沉重的身躯，然后向她高贵的女主人伸过手去。两个女人的眼睛第一次相遇，于是闪电般地各自忘记了她们是在互相问候，两个人都惊异地看着对方，好像在努力穿过时间给过去的日子蒙上的厚厚的帷幕，辨认着什么东西……突然，妇人睁大眼睛，惊愕得发疯似地喊道：

"扎娅！……"

扎娅慌了，惊恐地看着她。达达夫莫名其妙地轮流看着两个人的脸，奇怪这个过了二十年流亡生活的妇人怎么会认得他的母亲。

他问妇人：

"太太，您怎么认识我母亲？"

但妇人并没有回答他的问话，也许她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她只是全神注意着扎娅，为她的沉默而恼怒，便喊道：

"扎娅！……扎娅！……你不是扎娅吗？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说呀……说话呀！你这个背信的仆人……说呀！你把我的儿子怎么样了？……我的儿子在哪里？你这个女人！……"

扎娅没有开口，她的眼睛也没有离开愤怒的妇人。但她慌乱得浑身无力，惧怕得四肢颤抖，脸色像死人一般煞白。达达夫拉起她冰凉的手，扶她坐下，然后气愤地转向妇人，不客气地说：

"太太，我把你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又款待你，你怎么可以对我母亲这样？"

妇人像一个临终前的人喘息着，她为救她的将军的话所感动，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出来。只是用手指着他母亲，好像在说：问她！

年青人深情地弯身向他母亲轻声问道：

"妈妈，您认识这位妇人吗？"

扎娅还是说不出话。

妇人忍不住了，又愤怒地开了口：

"你问她认不认识拉达·迪戴特，蒙·拉阿的妻子？你问她，记不记得二十年前，为了逃避厄运而抱着婴儿跟她一起出走的那个女人？……说呀，扎娅！告诉他，你怎样在黑夜里抱走了她的婴儿，把她一个人扔在渺无人烟的沙漠里，而她当时是一个不能自理的可怜的产妇？……后来，野蛮人把我掳

走，折磨我，让我过了二十年屈辱的奴隶生活……说话呀，扎娅……你把我的儿子怎么样了？……说呀！"

达达夫更加惶惑起来，痛心地俯到母亲耳边，低声说道：

"妈妈……原谅我吧。是我给你带来不幸，是我把这个伤心得失去理智的女人领来的。原谅我吧，妈妈……我要把她赶走。"

但是扎娅抓住他的手，不让他赶她走。他便哀求地问道：

"您为什么不说话，妈妈？……您认识这个女人吗？"

扎娅痛苦地呻吟起来，这是她惊恐得不能自制以后第一次开口：

"没有用处……我完了……"

年青人狮子般吼道：

"妈妈，不要这样说！我可以为您献出生命！"

她焦急地长叹一声：

"啊，亲爱的达达夫，向主起誓，我没有犯罪呀！……我没有存心做坏事，但是命运注定了一个人无力改变的事情。主啊！我的一生就这样一下子完了吗？"

年青人听了此话，简直要急疯了：

"妈妈！不要忘了我在您身边保护您。什么事情使您痛苦？什么东西使您伤心？您的过去是好是坏，对我都一样，什么事情对我都无所谓。我知道您是我的母亲，我是您的儿子，这就够了。您过去是好是坏，是欺压者或者被欺压者，我都永远保护您。我求您不要这样，我在您身边。"

"你不能够帮助我！"

"不要胡思乱想了，妈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你帮不了我，亲爱的达达夫……主啊！我是怎么样地希望着！但我把希望建立在悬崖上，它刚刚建立起来就崩塌下来，落到了深谷里。我的心变成了一片废墟，任乌鸦啄食。"

年青人越来越惶恐不安，便对妇人发起怒来。但她并不示弱，坚持问扎娅：

"告诉我，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在哪里？"

扎娅愣了一下，然后神经质地站起来，对女人喊道：



“你以为我是背叛吗？拉达·迪戴特！不，我没有背叛！那天在漆黑的夜里，我一直守着你，但是贝都因人来袭击我们，我只有逃跑。我怕他们会伤害你的孩子，就把他抱在怀里，慌忙逃走了。我逃走完全是有道理的，你落在他们手中，这是天命。我抚养你的孩子，把一生都给了他。我的爱得到报酬，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值得全民族骄傲的人。他就站在你面前，你看见过像他这样的人吗？”

拉达·迪戴特转向她的儿子，想说什么，但舌头不听使唤，她只能伸开两臂，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双唇颤抖着咕咕哝哝地说道：“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年青人愣住了。他看看脸色死灰的扎娅，又看看把他抱在怀里、母亲般亲吻他的妇人，默默不语。

扎娅发现他顺从了，又看见他眼里闪烁着柔情，便哀叹着转过身去。接着，她像一只被人宰割的鸡，从客厅里飞跑了出去……

达达夫动了动，但是妇人更紧紧地抱住他，求他说：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你要扔掉你母亲吗？”

年青人不动了。他深情地看了她一眼，他看见了那张第一次见面就使他动心的脸，这一次他发现她更纯洁、美丽、不幸。达达夫心里充满爱怜，不自觉地把头偏向她，嘴唇触到了她的面颊。妇人幸福地叹口气，两眼闪着泪花。然后又放声哭起来。达达夫扶她坐到沙发上，自己在她旁边坐下，擦掉她的眼泪，安慰着她。这时的他，仍然是一半惊异，一半怀着新的爱。

妇人看着他说：

“你叫妈妈。”

“妈妈……”他低声叫道。

然后他惶惑地说：

“但我几乎什么也不明白……”

“你会明白一切的，我的儿子……”

接着她对达达夫讲了她那长长的故事，讲了他降生以后关于他的可怕预言，以及后来接连发生的重大事件，一直讲到在这个幸福的时刻，她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她又复活了。

三十二

命运驱使帕夏鲁无意中听到了拉达·迪戴特的故事。原来他想盛情接待达达夫的客人，就下楼来见她，正巧在他刚到客厅门口时，扎娅疯狂地从里面跑了出来。他不知是怎么回事，感到有些奇怪，便悄悄地走近门旁。这时候从里面传来了拉达·迪戴特的声音，她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遭遇。她激动得忘记了放低声音，以免被别人听见。因此，帕夏鲁也和达达夫一样，从头到尾听了这位妇人叙述的惊人故事！

他离开那里，轻轻地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他的脸色顿时变得异常的严肃、认真。这种情况对于他来说，只有特殊时刻才会出现。他全神贯注地思考着这件事，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又一次回味他所听见的故事，在脑子里反复琢磨事件的原委，权衡各方面的得失。他越想心情越慌乱，直到思考得头脑发热、发涨，像一块灼烫的铸铁。

他无可奈何地对自己说——如同在对一个陌生人说话一样：

"帕夏鲁！可怜的老头儿，神主在用严重的灾难考验你！"

什么灾难！

亲爱的漂亮的达达夫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他就把他抱在怀里，从饥饿贫困中把他救活，慈父般地抚养他，使他从一个无知的孩童成长为英俊少年，又给他受高贵子弟所受的教育，为他的成功铺平道路，因此他才成长为一个在整个民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给了他全部的父爱、整个的心。达达夫则孝敬他，爱戴他，如亲生儿子……

亲爱的漂亮的达达夫，命运揭示出他的真相，原来他是法老的敌人！一旦拉阿神使他有办法动摇牢固的王位，摧毁伟大的国王，抢走王储的继承权……啊，命运不会甘心如此！因此他才出来，在这关键的偶然的机遇中，把可怕的事实向他——法老的忠实仆人帕夏鲁揭示出来。多大的灾难，多么严峻的考验啊！



帕夏鲁又一次喊叫着对自己说：

"帕夏鲁！可怜的老头儿，命运在用严重的灾难考验你！"

他胸中压抑，烦躁不安，悲苦地自言自语：

"达达夫，亲爱的。你作为一个死去的劳工的儿子，或者是伟大的拉阿神的祭司的继承者都可以。我爱你如同爱赫纳和纳法，你再也不会找到像我这样的父亲……为了爱，我以我的名字作为你的父名。天主作证，你是一个好青年，你的忠诚来自天性，正如光明来自太阳。但是不幸啊，神的意志把你从一个最忠诚的人变成历史上少有的叛逆，让你背叛强大的王室宗主，背叛伟大的胡福王朝。伟大的胡福，我们在教给子孙字母发音的时候，首先要教会他们呼喊您的名字。啊，命运啊！你为什么以折磨我们为乐趣？为什么把我们在幸福的时刻扔进灾难里？……你让我的生命像开始时一样幸福安乐地结束，对你又有什么坏处？"

他的情况越来越坏，他感到自己的末日已到，便走到镜子跟前，看了一眼自己忧愁悲伤的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帕夏鲁！你这个一生中从未伤害过谁的人，难道你手下的第一个牺牲者会是亲爱的达达夫——你光荣的儿子吗？奇怪啊！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帕夏鲁，你为什么不闭上嘴唇，只当你什么也没听见？为什么？主啊，答案是现成的，因为你的心不能平静，这是帕夏鲁的心，是国王的仆人、金字塔总监、无限忠于自己职责的帕夏鲁的心。病根就在这里！你忠于职守。是的，你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但你从未偏离过自己的信仰……现在，两者之间选择哪一个，忠于职守？还是避免伤人？孟夫城任何一个小学校的学生都可以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又有谁能够体谅你的不幸？……让软弱和胆怯滚开吧，帕夏鲁决不作为叛徒结束自己的一生。不！决不出卖国王……法老第一……达达夫第二！"

帕夏鲁心急如焚，如同刺进了有毒的匕首。他竭力从心中赶走达达夫和扎娅的影子，毅然穿上礼服。

帕夏鲁脚步沉重地离开屋子，下楼向花园走去。经过客厅的时候，他看见达达夫倚门而立，一副认真深思的样子。于是他又慌张起来，乱了方寸。他不敢看他儿子的眼睛，也不敢跟他说话，怕语调中流露出内心的激动。

青年看见他父亲穿着礼服，很奇怪，便细声问他：



“爸爸，您现在到哪儿去?”

帕夏鲁急忙走着，匆匆回答道：

“有急事，不能耽搁，孩子。”

然后上了车，对车夫吩咐道：

“到法老禁宫去。”

车子在路上疾驶……夜幕正在天边降临，白昼即将逝去。帕夏鲁呼吸艰难，心境像夜一样黑暗。他忧伤的眼睛注视着周围，自叹道：

“我知道自己的职责有苦有甜，我现在吞下去的只是毒药般的苦水，没有一丝甜意。”

三十三

拉达·迪戴特讲完了她的不幸身世，还在流泪。达达夫坐在她旁边，听着她颤抖的声音，脸上感到她急促的喘息，长久地注视着那一双亲切的流着泪的眼睛，他的心几乎被痛苦和同情撕裂了。

她问她的儿子：

“现在，拉阿神的大祭司是谁？儿子。”

“舒达·拉阿。”

“不幸啊！无疑，你父亲就是做了他的牺牲品。”她又难过了。

达达夫仍然处在惊异中：

“我太奇怪了，妈妈！昨天我是达达夫·本·帕夏鲁，今天就是一个新的人物！我的过去充满了重大事件，生下来父亲就被害死，母亲又过了二十年被奴役的俘虏生活。真是不可思议……我的出生是不吉利的，原谅我吧，妈妈!”

“不要这样说，亲爱的孩子。不要把魔鬼的罪孽加在自己身上。”

“多么不幸啊！我父亲被杀害，您又受了二十年的苦!”

“愿主怜悯我们，孩子……忘记你的悲伤，想法逃跑吧。我不放心。”

“您说什么？妈妈。”

“危险还在包围着我们，孩子。昨天恩泽于你的人，今天威胁着你。”



"奇怪！达达夫是法老的敌人？难道每天都赐我以恩惠的法老曾经杀死我的父亲？折磨了我的母亲？"

"光奇怪不行，儿子。监视你的人不会沉默，赶快逃跑吧。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痛苦和磨难以后，今天我决不能再次失掉你。"

"到哪儿去？妈妈。"

"主的国家大得很。"

"我既没犯罪，为什么要像犯人一样逃跑？"

"难道你父亲曾经犯过罪吗？"

"我生来不会逃跑。"

"你可怜可怜我这颗被恐惧撕裂的心吧！"

"别害怕，妈妈。我对王室的忠诚和效忠会赢得法老对我的宽恕。"

"他知道了你是神意安排了来继承他王位的仇敌以后，绝不会宽恕你。"

年青人吃惊地睁大眼睛：

"我继承王位？荒谬的预言。"

"我求你听我的话，让我放心吧。"

他拉起她的手，轻轻拍着说道：

"我活了二十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秘密，包括我自己。

这事已经被忘记了，不会有人再提起。"

"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着急、担心……也许扎娅……"

"扎娅！我已经叫了她二十年妈妈，假如怜悯、爱、自我牺牲这些就是母亲的话，那么扎娅也是我的妈妈。她绝不会告发我们……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像一位忠实的王后，突然失掉了自己的王位……"

她还没有开口说话，就有一个佣人急忙进来，通报将军说，他的副官桑弗尔希望立刻见他，不能有任何耽搁。他非常诧异，因为不久前桑弗尔还跟他在一起。他安慰了一下母亲，就出来到花园里去见桑弗尔。他发现副官异常焦急不安，见他来了，就急忙向前，连致礼问候都没来得及，开口便说：

"将军阁下，偶然遇到的事情使我知道了一个异常严重的不祥事件！"

达达夫的心跳起来，不由自主地看了看会客室的方向，心想命运又在酝酿着什么样的变故？

然后他转向副官：

“什么事？桑弗尔。”

副官紧张地叙述道：

“今天傍晚我到酒库去挑一瓶好葡萄酒，正在挑选的时候——我当时站在临花园的窗口——传来了王储禁宫总管跟一个陌生人悄悄谈话的声音，我听不大清他们说些什么，但是他俩谈话结束时的祈祷却清清楚楚传到我耳朵里——他俩祈祷拉赫欧夫王储在黎明时成为埃及的法老！我吓得浑身发抖，以为法老要去见奥祖雷斯神了。我忘记了找东西，跑了出去，进了军营，看见军官们还跟往常休息时候一样，或饮酒或聊天，我就以为不幸的消息还没有传到他们那里。我不愿意自己去宣布噩耗，于是溜出来驾车前往法老禁宫，想亲自了解一下情况。但是，我发现王宫很平静，灯火如繁星闪烁，卫兵安静地走来走去。因此，陛下肯定是健在的。但是酒库里听到的话使我不能不怀疑，我想了很长时间，既害怕又不安。这时我想起了你，你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在惊涛骇浪中夜航的船舰。于是我就急忙跑来找你，商量怎么办。”

达达夫听了副官的叙述，忘记了个人的心事和这一天里的遭遇，严肃地问他：

“你相信你的耳朵没听错吧？”

“就像相信我现在站在你面前一样。”

“你喝醉了没有？”

“今天一天都没有喝酒。”

将军机敏地看他一眼，用一种在桑弗尔听来很陌生的语调问道：

“你是怎么理解的？”

副官严肃地缄默着，他想避而不答，把问题留给将军自己去解答。达达夫了解他缄默的含义，于是心跳起来，不再问他。就在这时候，他想起了拉赫欧夫王储奇怪的嘱咐，想起了他不让解散部队，并命令他在黎明时等待他的命令，这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执行……他又回想起，站在他面前的桑弗尔在他俩第一次见面时，就曾经向他谈起过王储的脾气——粗暴和急躁。他迅速地、恐惧地想起了这一切。主啊！在你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法老正在危险中吗？有人背叛吗？

他听见桑弗尔热烈地说：



“我们是拉赫欧夫的部下，但是我们宣誓忠于国王。所有的士兵都是国王的，只有卖国贼除外！”

桑弗尔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应道：

“我怕法老面临着危险！”

“我毫不怀疑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所作为，将军。法老通常是在金字塔里面度过大半夜，向他的首相胡梅尼口授他的伟大著作。因此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金字塔，恐怕他们会在棺椁室里伤害他。”

“这不可能，桑弗尔。打开金字塔大门的秘密，只有三个人知道：法老、胡梅尼和密拉布。围绕金字塔的整个高地日夜有卫兵看守，还有奥祖雷斯神的祭司在那里。”

“跟法老同行的还有卫兵吗？”

“没有。把一生献给埃及的伟大法老，在自己的国家在臣民中间并不感到有卫兵保护的必要。桑弗尔，我认为——假如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危险就埋伏在‘亡灵谷’，那是一条很长的荒无人迹的道路，它的荒凉正可以引诱叛贼埋伏在那里伺机起事。”

桑弗尔急切地问：

“应该怎么办？”

“我们的任务分两方面，桑弗尔。一是保护法老，二是逮捕叛贼。”

“假如他们是王子？”

“即使其中有王储！”

“将军阁下，我们不能依靠王储禁卫队。”

“说得对，桑弗尔。我们不需要他们。我有一支勇敢的部队，任何一名士兵都能毫不迟疑地为法老献出生命。”

副官脸上放出光彩：

“让我们立刻召集队伍。”

但是将军把手放在热情的副官肩上说：

“部队只有在跟别的军队打仗时才能召集。我们的敌人——假如我们的估计不错——只是借助黑夜行事的一小撮。我们应该埋伏起来，在他们发动进攻之前，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将军阁下是否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法老？”



“不行，桑弗尔。我们对这个可怕的叛乱没有掌握证据，只不过是怀疑，也许纯粹是错觉。因此，不能在法老面前为我们对王储的怀疑找到解释的理由。”

“那怎么办？将军。”

“最好的办法是，挑选几十名信得过的勇敢军官——你桑弗尔也在其中，然后分散进入‘亡灵谷’，小心谨慎地埋伏在道路两旁等待。我们不能白白浪费时间了，必须走在敌人前面，监视着他们，而不让他们看见我们。”

将军没有浪费时间。但是不管事情多么紧急，他仍然没有忘记他母亲。他把她领到纳法住处，把她托咐给纳法的妻子玛娜。然后他又回到桑弗尔那里，跟他同乘一辆车，向着孟夫城外的军营奔去。他对自己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王储命令我在黎明时等候命令。原来他设下了一个杀害他父王的阴谋，一旦他的目的达到，他就命令我带领部队进入首都，消灭法老的禁卫军和忠实于法老的胡梅尼、密拉布、阿尔布等国家中坚人物，以便为他自己在埃及称王铺平道路。多么可耻的背叛！

毫无疑问，王储等不及了，但是他的图谋将被消灭在摇篮中……

啊，我们的猜疑是正确的还是胡思乱想？

三十四

又一个黎明来临了。

金字塔圣地充满了活力，天空中回荡着卫兵的呼喊，军号嘹亮，神甫在虔诚地祈祷……不久，金字塔的门开了，从里面出来两个人影，然后门又关上了。他们每人都穿着厚厚的长袍，像神甫们在古尔邦[1] 节穿的礼服。

矮个子的说：

“法老陛下，您太劳累了。”

---

① 古代埃及人祭神的节日。

法老说：

“胡梅尼，看起来我们年纪越大，越好像回到了童年。我现在对这部神圣著作的热衷多么像过去我对打猎和骑射的酷爱。我得加倍努力，胡梅尼，我的寿命不长了……”

忠实的首相摊开两手说：

“愿主赐您长寿。”他从心底这样希望着。

“愿主响应你的祷告，直到我写完自己的作品。”

“我并不是不喜欢善事，但我希望陛下永享清福。”

“不，胡梅尼，埃及为我建筑了一个永恒的灵魂归宿之地，我只有把自己的残生献给她！”

两人停止谈话。法老登上御辇，首相随后也上去了，他抓起缰绳，骏马便奔驰起来。御辇每经过一群士兵或神甫，他们便向法老跪拜致敬。骏马迅速越过圣地，进入直通孟夫城门的“亡灵谷”。当时，周围还是一片黑暗，天幕上繁星依稀闪烁，如果你仔细观看，星星就好像燃烧着落入更低的天宇。一种迷人的庄严静穆气氛，使人心旷神怡。

车子进入谷地中央，法老和他的首相平静地各自想着心事。猝然间，一匹御马长嘶一声，高高跳起，随即摔倒在地上。车子不动了，另一匹马跟着也不动了。两人吃了一惊，首相想下车看看出了什么事，但他还没来得及动身，就痛苦地喊起来：

“陛下当心！……我中箭了！”

法老立刻明白了，是有人射中了御马，又伤了他的首相。他以为是土匪，厉声喊道：

“退回去！胆小鬼，谁想暗害法老？”

但他听到一个声音雷鸣般地喊道：“到我这里来，桑弗尔！”于是便向着声音方向看去——同时把胡梅尼抱在胸前，他看见一个人影从谷地右边箭也似地冲上前来，同时听见他又一次喊道：

“陛下，快躲到车壁后面。”

然后只见那人影挡住从左边冲过来的一个人影的路，两人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刀来剑去，互不示弱。后来有一个人叫了一声倒下去了，无疑是被杀死了。倒下去的是谁？是朋友还是敌人？法老没有来得及弄明白，就听

见那个活着的人问道：

“陛下安好?”

他回答：

“是的，勇敢的人。但是我的首相中箭了。”

法老又一次听见车后面有武器交锋的声音，立刻回过头去，发现一群卫士正在激烈搏斗，并看见那个杀死了敌人的勇士加入了战斗。赤手空拳的法老站在车上观战，竭力压抑着自己的愤怒。

保护法老的人占了上风，敌人一个个倒下去。远处又有一队骑兵手持火炬，口喊伟大国王的名字，从圣地方向奔驰而来。敌人见势顿时慌了阵脚，四处逃窜。但是法老的卫士个个勇敢善战，冲杀不止，直到把他们全部消灭，一个也不剩。

骑士们围住了法老的御辇，他们的火炬照出了谷地上敌人的尸体，也照亮了勇士们流着鲜血的脖颈和额头。

骑兵队长走向御辇，当他看见法老时，便停止了口中的祈祷，跪下说道：

“国王陛下怎么样?”

法老搀扶着首相下了车，说道：

“托主的福和骑士们的勇敢，法老很好……但是，你怎么样? 胡梅尼?”

首相虚弱地说：

“还好，陛下……我的胳膊受了伤，没有危险……让我们全体向帕塔赫神祈祷，感谢他拯救了法老的生命……”

法老向周围看看，发现了达达夫将军，便对他说：

“是你，达达夫将军? 每次都是你拯救了王室。”

将军恭敬地躬身答道：

“我们全体愿为陛下献身。”

法老问：

“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它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小事，我亲眼看见一次叛变被你们的忠诚和勇敢挫败了……是不是先让我们看看这些死人的脸? 就从这个疯狂地向我们射箭的人开始。”

法老向着那个死人走去，达达夫、桑弗尔以及骑兵队长手持火炬跟他走在一起，胡梅尼慢慢地走在后面。他们走了不远便找到了那个人的尸体，他

脸朝着地下，杀人的弓箭抛在左边。他还活着，听到他垂死的呻吟，法老反而慌了起来。法老快步上前，把他翻转过来，不安地向他看了一眼。当看清楚了他的脸时，法老猛地喊了一声：

"拉赫欧夫……我的儿子！"

法老在这个骤然的冲击下忘记了自己的尊严。他看看周围的人，好像在求他们帮助抵抗这不可逆转的厄运。他又一遍仔细地察看躺在脚下的那张脸，伤心又烦躁地说：

"是你想暗害我？"

"…………"

王储已经不省人事，正在作临死前的最后挣扎。他并不知道这么多人在看他，只是胸膛起伏，痛苦地呻吟着，剧烈地抽搐颤抖着。达达夫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恐惧又难过，好像这个事件是他未曾料到的一样。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胡梅尼忘记了手臂的疼痛，用怜悯的目光偷偷看着法老的面孔，心中祷告神主免除此刻的不幸。

法老俯身向着儿子，两眼呆滞地望着他，痛苦已经使他的两眼变得混浊起来。他的心中激动震荡，各种矛盾的感情和对立的思绪在搏斗着，而他只有沉默，只有服从这种或那种命运的安排。他又继续盯着儿子那张失去了尊严和冷酷、由于痛苦显得卑下而软弱的脸，直到他的灵魂脱离躯壳，身体永远停止了抽搐颤抖……

法老继续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恢复他的威严和坚毅。他直起身子，转向达达夫：

"将军，请把这个悲剧详细经过告诉我。"

达达夫悲哀地、声音颤抖地把桑弗尔告诉他的事情转述给法老，并说出了他俩心中的怀疑，以及为了拯救法老而进行的部署……

啊，神主啊！

法老平安地来来往往，突然间却出现了他意料之外的来自他最亲近的儿子、王储的叛逆。神主把他从大灾大难中拯救出来，却索取高昂的代价——此刻正带着最可耻的罪孽离开人世的灵魂。他得救了，但他并不快乐；他的王储死了，他却不知道如何难过……他在走向晚年的时候，却面临着最不幸的人生！

三十五

法老和他的随行者回到王宫的时候，天空中已经装饰着一轮金光灿烂的太阳。伟大的法老感到疲乏无力，迅速进了卧室，躺到了床上。可怕的消息立刻传遍宫廷，人们为之惶恐和震惊。王后米尔娣娣菲斯的心里燃烧着一团烈火，全尼罗河的水也浇不灭它的一个火苗。她立刻跑到她伟大的丈夫面前，想从他身边得到安慰，共同抗拒这飞来之难。她发现丈夫睡着，好像睡着了，便用手抚摸着他的额头，感到他的头像烈焰升腾的火团一样灼热。

她低声叫道：

"陛下！"

法老听见她的声音，猛地从床上坐起来，用冒火的眼睛看着她，用她从未听到过的狂怒的声音对她说：

"你是痛哭罪恶的凶手吗？王后？"

她一面抹着泪水，一面畏惧地说：

"我在哭自己不幸的命运，陛下。"

他怒冲冲地喊道：

"你给我生了一个罪犯，女人！"

"陛下……"

"神灵注定了他的死亡，因为金銮殿不该由罪犯去坐！"

"慈悲点吧，陛下！可怜可怜我的心和你的心吧！不要用这种可怕的声音跟我说话。我需要安慰，不要忘记这悲痛。……他曾经是我们的儿子，他现在多么值得悼念！"

他狠狠地摇摇头：

"我看你是同情他！"

"我们应该哭他，陛下。他难道不是失去了今生和来世吗？"

法老停住摇头，无力地说：

“主啊……我要发疯了。为什么法老头上要落下这么多接连不断的打击？这颗白发苍苍的头颅，今后怎么可能承担起埃及的王冠？

“王后，你的法老经历着一个新的生命的转折，你的哭泣没有用处，快去把我的儿女们叫来，把所有的朋友叫来，把胡梅尼、密拉布、阿尔布、达达夫叫到这里来，快……”

悲哀的王后离开法老卧室，派人去找王子、公主、朋友们，她自己去叫御医卡里。

所有应召的人很快来了。他们沉默不语，好像去参加肃穆的葬礼。大家轻轻走进法老卧室，他的床边立刻站满两排他的家属、近臣和朋友。

法老依然怒气冲冲，瞪大了两只眼睛看着他的御医卡里，厉声问道：

“我没叫你来，你为什么来了？医生，在这四十多年里，我一次也没向你诉说过病痛。现在你来干什么？谁在活着的时候不需要医生，死的时候也不用求医！”

提到死，大家都紧张起来。法老的激动和神经错乱更使他们心焦。

御医温和地微笑着说：

“陛下需要用药。”

法老喊道：

“不要管你的陛下，你走吧！”

御医低声说道：

“陛下，有时候医生不能从命。”

一听到此话，法老更发火了。他瞪大眼睛向站在他周围的人们看来看去，然后对他们喊道：

“你们没听见这个人说什么吗？你们为什么站着不动？奇怪！难道叛贼玷污了你们所有人的心？难道法老要向他的儿子和朋友们低头？胡梅尼首相，你说，背叛法老的人应该得到怎样的惩罚？”

胡梅尼吃力地走近御医，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那人便向法老鞠了一躬，退出去了。胡梅尼走近御榻，说道：

“陛下请宽心，医生是好意。陛下是否要我端一杯水来？”

首相还未征得法老同意就离开了屋子。御医递给他一个金杯，里面放了镇静药。首相拿来呈给法老，法老接过，一饮而尽。药物立即奏效。法老

安静下来了，目光恢复了常态，脸色也正常了。但是他非常疲乏无力，深深地叹着气说：

“老和弱是人的灾难……它们逞起凶来比巨人还厉害……”

他看看围在床边的人，又说：

“诸位，我曾经是一个强大的统治者，我能决定生杀，我金口玉牙、金科玉律，令人服从和崇拜。同样，我一生中一刻也不停地造福黎民。我希望死后仍然有益于臣民，于是编写了有关哲学和医学的著作。当疾病肆虐，或者人类相互之间不同情的时候，这书是有用处的……正如你们所知，我的寿命很长。神主为了某种原因而用大灾大难考验我，用我的儿子作为工具，在他心中种下恶念，于是他变成我的敌人，伺机在黑暗中刺杀我。但是我命定要得救，让可怜的儿子献出了生命，作为我的生命延续几个小时的代价……”

大家异口同声地祝愿：

“愿主赐法老长寿。”

法老扬起手来，大家沉默了。他继续说道：

“诸位，我就要死了，我召大家来听我最后的话，你们准备好了吗？”

胡梅尼眼睛里闪着泪花：

“陛下，不要提死。乌云即将消散，您还要为埃及、为我们长久地生活下去。”

法老微笑着说：

“不要难过，我的好朋友胡梅尼。假如死亡是坏事，它让米纳退出王位，永远安息，那么，胡福决不害怕死亡，也不难过。与其让诸多的灾难扰乱今生，还不如死了好。但是我必须对后事放心。”

他一个个地环顾自己的儿子们，竭力看透他们的外表和内心。然后说道：

“我发现你们在抑制着不安和渴望，你们每个人都在以怀疑和仇视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兄弟。怎么不是呢？王储死了，法老临终，你们每个人都企望着王位。我不否认，你们都是出身高贵的好青年。但是我要对后事放心，要对你们放心……”

最大的王子拉包夫说：

“父王陛下，尽管我们的心思不一，但都一致服从您。您的圣旨，我们义

不容辞，是必须服从的法典。"

法老苦笑着，两眼无神地看看他们，说道：

"说得好，拉包夫。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向你们说真心话。我觉得内心里有一股伟大的力量使自己超脱于人类感情之上，我觉得我对臣民百姓的热爱胜过了对我的儿女的父爱。请你们帮助我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

他又一次观察他们的脸色，接着说：

"看起来，我的话你们并不以为然。确实，我对你们个个怀着父爱。但是，我发现在我面前有一个人，比你们更配得到王权，由他做国王更可以保护你们兄弟之间情谊的纯洁。他是一个年青人，伟大的志向使他很早成为将军，他的善战为祖国争得了光荣的胜利，他的勇敢使法老从叛贼手中死而复生。你们不要说，为什么让一个血管里没有法老血统的人继位，他是玛丽·西·安赫公主的丈夫，公主的血管里流着法老和王后两个人的血！"

达达夫和玛丽·西·安赫公主交换着惊喜的眼色，王子和大臣们则被这突然的决定惊得目瞪口呆。大家一起看着达达夫。

拉包夫王子第一个打破沉默说：

"陛下，拯救国王的生命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件事。他的报酬怎么可以是王位？"

法老厉声说道：

"我看你刚刚唱完了遵命的颂歌，马上就燃烧起叛逆的恶火。儿子们，你们是法老的王子，是王国的主人，你们将有你们的地位、势力和财富。王权是属于达达夫的，这是法老向他儿子们宣布的遗嘱，他们必须服从。首相要认真听取，以他的职权和威望照办。大将军要认真听取，以他的军队为保证，日夜执行。这就是胡福在他所爱的和爱他的、他所善待的和爱戴他、忠于他的人们面前宣布的最后遗嘱。"

一阵肃穆的沉默，没有人敢打破。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直到宫廷总管进来，跪在法老面前说：

"陛下，金字塔总监请求谨见陛下。"

法老说：

"请他进来。从现在起，他跟我是一家人了。"

帕夏鲁短而胖的身躯进到屋里，他跪到法老面前。法老命他起身，请他说话。

总监低声说道：

“启禀陛下，我昨晚就想求见陛下，但我来后陛下已经去金字塔了，我只好焦急地等待到今天早晨。”

法老问：

“有什么事吗？勇敢的达达夫的父亲？”

总监两眼看着地下，以更低的声音说道：

“陛下，我不是达达夫的父亲，达达夫也不是我的儿子。”

法老奇怪了，用略带讽刺的口吻说道：

“昨天有人不认自己的父亲，今天又有人不认自己的儿子！”

帕夏鲁痛心地说道：

“陛下，全体神主都知道，我爱这个年青人像自己的亲生儿子。要不是在我所有的人类感情中，忠于王室高于一切，我绝不会说这番话！”

法老越发莫名其妙了，全体在场的人也都警觉起来，尤其是那些盼望这个青年遭到不测、企图改变法老决定的王子们。全体的目光在总监和面有惊色的达达夫之间转来转去。

法老问他的金字塔总监：

“你想说什么？总监。”

帕夏鲁眼睛看着地板：

“陛下……这个达达夫……就是前拉阿神的大祭司蒙·拉阿的儿子！”

法老愕然的、梦一样的目光看着帕夏鲁，沉默的全体人更加注意起来。胡梅尼、密拉布和阿尔布也不安起来。法老呆呆地靠在枕上，他的思绪在遥远的过去的黑暗中游移，他喃喃自语：

“拉阿！……蒙·拉阿——拉阿神的大祭司！”

当时在场的、被那次事件深深激动的密拉布，最记得那一天的恐怖情形。他惊异地说：

“蒙·拉阿的儿子？这是不可相信的，陛下。蒙·拉阿死了，他的儿子是同时被杀死的。”

回忆像一团烈火燃烧着法老，他那软弱无力的心脏猛烈震动了一下。



他说：

"是的，蒙·拉阿的儿子被杀死在襁褓之中。你说的是怎么回事？总监。"

帕夏鲁说：

"陛下，我不知道被杀死的孩子的事情。我所知道的事情是一段过去的历史。我是偶然知道这件事的。也许这是神主有意安排，他有意考验我这颗太爱这位年青人的心。但是，对王室的忠诚使我不得不讲出这件事来……"

然后，帕夏鲁流着眼泪向法老讲述了他和扎娅以及她的婴儿的故事。从头讲到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他站在门后偷听了拉达·迪戴特诉说的奇怪的故事……悲痛的总监讲完了。他的头低到了胸前，沉默着。

在场的人个个瞠目结舌。

不久，王子们的眼中闪出希望的目光。玛丽·西·安赫公主则睁大了眼睛，心中的恐惧和希望在互相搏斗着，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她父王的脸上和嘴上。她多么企望以自己的灵魂来阻止也许会毁掉她的幸福和期望的那一句话说出口来。

法老苍白的脸转向了达达夫，问他：

"将军，他说的是实话吗？"

达达夫如同往常一样，勇敢地答道：

"陛下！帕夏鲁阁下所说的是实话，无需怀疑。"

法老看看胡梅尼，又看看阿尔布和密拉布，好像在企求他们帮助他解脱这可怕的境遇……

后来他说：

"这太奇怪了！"

拉包夫王子火一样的目光看着达达夫，幸灾乐祸地说：

"现在真相大白了！"

但是法老并没有注意他儿子的话。他思索着，梦幻般的声音喃喃低语着：

"二十多年前，我向命运宣战，抗拒神主的意志，我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去屠杀一个婴孩。那时候，看起来一切都按我的意志进行。我丝毫没有怀疑

过,我是在实施自己的意志,提高自己的威望。而今天,事实在嘲笑我的自信,神主在鞭笞我的骄傲。你们都看到了,我妄图杀害蒙·拉阿的儿子所得到的报应,神把他培养成了我真正的王储,来继承埃及的王位。这是多么奇怪呀,人们!"

法老低下头来,胡须触到了胸前,他陷入了沉思。

大家知道法老正在做最后决定。又是一阵肃穆的沉默。王子们热切地期待着,心中激荡着担心和希望。玛丽·西·安赫公主瞪大眼睛注视着父亲,像一个正在祈祷的天使。然后,她又看看坚定地站在那里等待命运安排的勇敢的年青人。

拉包夫王子等不及了,不安地对父亲说:

"陛下,您只要一句话就能决定乾坤。长您的志气吧!"

法老如大梦初醒,抬起头来,久久地看着他的儿子。然后把脸朝向大家,平静地说道:

"诸位,法老像他的王国大地一样,是一片沃土,有益的知识在里面得到繁育。要不是年轻无知和盲目自大,我绝不会去杀害无辜的生灵!"

又是一阵沉默。有些人遭受着痛苦和失望,犹如被带毒的匕首刺伤。美丽的玛丽·西·安赫公主从内心深处叹息了一下。法老听见了这声叹息,知道它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他慈祥地朝她看看,向她招招手。公主像起飞的鸽子跑了过去,俯到父王的手下。法老又看看他的首相胡梅尼,对他说:

"首相,请给我拿巴尔迪草[①] 纸来,我要以我这一生中所得到的最有价值的教训,来结束我的著作。快,我的寿命只有几分钟了……"

首相拿来巴尔迪草纸卷宗,递给法老。法老把它摊开在胸前,拿起笔写着他的最后遗言。玛丽·西·安赫公主俯身在他的床榻边上,在她旁边的是悲哀的王后。大家屏住呼吸,只听见笔在巴尔迪草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法老写完,疲倦地把笔扔下,一面把头靠在枕上,一面说道:

"胡福完成了对他的亲爱的人民的使命。"

法老吃力地喘息着,在他临终之前,又看了看达达夫,召他过来。年青人走近法老床榻,雕塑般站立着。法老拉起他的手,把他放在玛丽·西·安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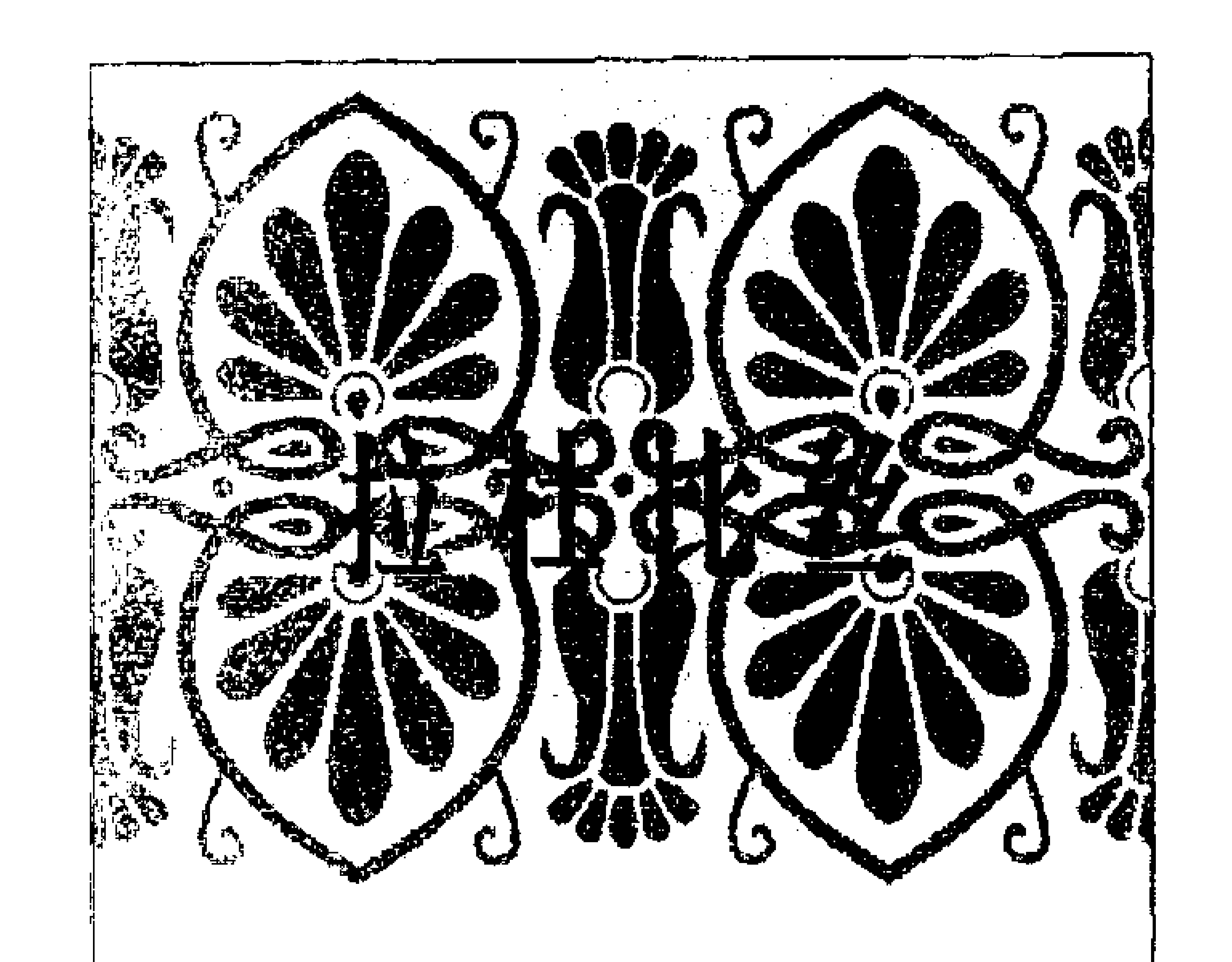
① 生长在尼罗河里的一种草,古埃及人用它的茎造纸。

公主的手上,又把自己苍老虚弱的手放到他俩的手上面,然后看着大家说:

“王子们,大臣们,朋友们! 祝贺我们未来的国王吧!”

谁也没有迟疑,大家的目光一齐朝向玛丽·西·安赫和达达夫。全体躬下身来。

法老向屋顶望过去,视线就此停住不动了。王后不安地微微向他偏过头去,看着他的脸。这时,他的脸已经浮上一层天光,好像正在注视着从空中俯视他的伟大的奥祖雷斯的面孔。



袁义芬 周顺贤 译

第一章　尼罗河节

四千年前科卜特历九月[①]，东方的晨曦预示着吉祥幸福一天的来临。苏蒂斯神庙的大祭司正睡眼惺忪地注视着苍穹。他虽然彻夜未眠，疲惫不堪，可是，这会儿却全神贯注，抬头仰望。突然，他瞥见遥远的天狼星在天际闪烁。他笑逐颜开，按捺不住欢悦狂喜的心情，感激涕零地跪倒在庙宇圣洁的土地上，提高嗓门喊道："苏蒂斯神已经在天际显灵，给河谷带来喜讯，受崇拜的尼罗河即将泛滥，河谷沐浴在主的恩典里。"他那铿锵动听的声音唤醒了酣睡着的人们。人们高兴地一跃而起，脸朝天空，凝望这颗神圣的星星，怀着欣喜和感激之情，重复着大祭司的吟唱词。随后，他们离开家园，争先恐后地赶到尼罗河畔，观看带来财富和吉祥的第一潮。埃及宁静的天空中回响着苏蒂斯神庙祭司的声音，幸福的喜讯传遍了天涯海角。人们都明白，为欢庆尼罗河节而向南方迁居的时刻已经来临。他们打点起行李，有的一身轻装，行动敏捷；有的携儿带女，缓缓行进。他们都兴致勃勃地从底比斯、曼夫、海拉蒙特、苏特和胡木努启程，向首都阿卜进发。只见河谷里车声辚辚，尘埃滚滚；河面上船只鱼贯而行，乘风破浪。

阿卜是古埃及的首都。巍峨的建筑物砌在花岗岩的柱石上，各建筑物之间流沙成堆，尼罗河为它们覆盖上一层层诱人的淤泥，形成一片片丰饶的沃土。在这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着阿拉伯胶树、桑树、枣椰树和棕榈；栽种有豆类、蔬菜和苜蓿；到处是葡萄园、牧场和花园。园中汩汩流淌着的小溪、牧场上悠然食草的羊群、蓝天里自由飞翔的鸽子和小鸟构成了一幅优美绝伦的大自然风情画。微风中时而飘来百花的芬芳，空中此起彼伏的夜莺和小鸟的啁啾，令人为之心醉。

不几天工夫，阿卜和它的两个岛屿——比贾和比来克——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人群，家家户户住满了客人，广场上帐篷如云，道路上行人摩肩接踵。卖艺人、歌手和舞蹈者围起的圈子星罗棋布。广场上买卖人熙熙攘攘，家家户户门前悬挂着旗子和橄榄树枝。一队队由身着刺绣军服、手执长剑的比来克岛禁军组成的队伍令人眼花缭乱。一群群虔诚信徒疾步走向苏蒂斯神庙和尼罗神庙，前去还愿和供奉祭品。歌手的吟唱和醉汉的喊叫声交织在一起。庄严的阿卜洋溢着热烈而又欢快的气氛……

预期的节日来到了。所有的人朝着同一目标，走在从法老宫通往建有尼罗神庙的高地之间的逶迤大道上。他们呼出的热气使空气变得炽热，他们足下的土地因不堪重负而呻吟。许多人因找不到立足之地，只得跳到船上，扬起风帆。他们一边绕着神庙的高地转圈，一边随着笛子和六弦琴的曲调唱着尼罗河赞歌，合着手鼓的节拍翩翩起舞……

手执长矛的士兵分列在大道两侧。在相隔一段距离处，矗立着一排真人大小的塑像。他们是第六王朝的国王——法老的父辈和祖辈。靠得最近的人们可以看到法老塑像群，他们是：阿斯尔·凯里、提提一世、皮比一世、马哈特姆塞维夫一世、皮比二世等等。

空气中喧嚣着人们五花八门的地方口音，犹如波浪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中那样，口音之间的区别在这里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股震耳欲聋的巨大声浪。不过，有时会响起一阵阵洪亮的声音，透过喧闹声传到人们的耳际。有的声音欢呼："赞美苏蒂斯神，他给我们带来财富。"还有的声音高喊："赞美神圣的尼罗神，他给我们的土地带来生命和丰收。"在这种和那种声音中，吆喝马尔尤特酒和阿卜葡萄酒的声音异峰突起，使人感到喜悦和忘情……

一伙游人相互推心置腹地交谈着，脸上显露着高贵和悠闲的神情。其中的一位扬起双眉凝视着人群赞叹道：

"多少法老都见过这人山人海的场面，经历了这伟大的日子啊！随后，他们都一一逝去，他们似乎都还没有饱啖佳肴，饱尝眼福如愿以偿呢！"

另一个人说：

"是啊，他们作古了，去主宰比这个世界更加光辉的另一个世界啦。我

---

① 科卜特历九月相当于公历五月。

们大家也都免不了一死。看,我坐在这个地方,今后几代中还会有很多人坐在这儿,重新燃起此刻在我们胸中燃烧着的希望和欢乐。他们会像我们记住前人那样记住我们吗?"

"有更多的人会记住我们……但愿死亡不这样……"

"河谷容纳得了所有故世的各代人吗?生死天经地义。倘若我们老是在饥饿之后酒足饭饱、在欢度青春年华之后衰老、在经历了欢乐之后厌腻的话,那长生不老又有何价值?"

"那他们在乌佐里斯神[1]的世界里如何生活呢?"

"等着吧,过些时候你就会明白。"

另一位一本正经地说:

"这是主使我第一次有幸见法老。"

他的伙伴应声说道:

"而我,早在几个月前,在这同一地点举行的盛大加冕典礼上,已经见到他了。"

"你瞧,他的高贵的祖辈们的雕像!"

"你将发现,他十分像他的祖父马哈特姆塞维夫一世。"

"这多妙啊!"

"是啊,是啊。法老年少英俊,风流倜傥。他那颀长的身材,潇洒的风貌真是无与伦比的呀。"

他又向另一个说话者问道:

"他的统治会留下什么呢?是那些尖耸的方尖碑、巍峨壮观的神庙,还是南征北战留下的纪念?"

"倘若我没猜错的话,那是后者。"

"何以见得?"

"因为他是一个十分骁勇的青年。"

另一人谨慎地摇了摇头,说:

"听说,他血气方刚,桀骜不驯,有强烈的嗜好,又沉溺于爱河,喜好铺张奢华,在这些方面他轻率得目中无人。"

---

① 古埃及的主神之一,是生灵末日的象征。

听者私下窃笑，低声耳语道：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沉溺于爱河，喜好铺张奢华的埃及人有多多少少！法老国王干的与你有什么相干？”

“得了，得了。你什么也不知道。你没听说，从他登基的那日起，就同祭司们发生冲突了吗？他要用大笔钱财兴建宫殿、种植奇花异草。祭司们则要求得到属于神明和寺院的全部钱财，因为是国王的父辈们赐予了他们权势和财富。而年轻的国王对此垂涎三尺。”

“说真的，国王在冲突中开始执政，这是令人可悲的。”

“是的，你别忘了，大祭司赫努姆·哈提卜宰相志坚如钢、难以驾驭。还有曼夫的那个祭司也很厉害，虽然光荣的曼夫城在我们这个伟大朝代里已经衰败。”

那人第一次听到这些振聋发聩的信息，不由得惊愕失色。他说：

“那么，愿所有的主感召人们有理智、有耐心和有正确的见解吧。”

其他人以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挚感情异口同声地说：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

这时，一个站立者无意中向尼罗河河面扫了一眼。接着，他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同伴，说：

“朋友，你往河里瞧瞧！从比贾岛过来的那条漂亮的船是谁的？它简直像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朝阳。”

他的同伴把头转向河面，看见一艘不大不小、形状别致的绿船，犹如一座茵绿的小岛飘浮在水面上。虽然不能看清舱里的陈设，但船舱显得相当轩朗。一张华丽的波纹帆从桅樯的顶端挂下。船的两侧，成百双手正整齐划一地操着桨……他纳闷地说：

“也许这是比贾岛上一位豪富的游船。”

坐在他俩旁边的一个人侧耳细听了他俩的谈话后，用否定的目光瞟了他俩一眼，说：

“我敢打赌，两位先生，你们是远道来作客的。”

两人同时笑了。其中的一位说：

“说得不错，尊敬的先生。我们是底比斯人。应光荣节日的召唤，成千上万的人纷纷从全国各地涌入京城，我们便是其中的两位。这艘漂亮的游

船是你们这里头面人物的吧?"

这人神秘地笑了笑,用手指比划了一下说:

"二位贵客尽管放心,此船不是属于我们这儿的男人所有,而是属于一个女人的,一位姿色绝伦的美女的游船。这位美人,阿卜和它的两个岛屿——比贾和比来克岛上的民众,谁个不知,哪个不晓。"

"这位美人是谁?"

"拉杜比丝……妩媚的拉杜比丝,勾魂摄魄的女王。"

他抬手指了一下比贾岛,继续说:

"她就住在那幢迷人的白色宫殿里。这可是钟情者和赞赏者们的向往之地。他们争相得到她的青睐和怜悯。但愿你们有幸见到她时,上帝保佑你们的心免受创伤。"

这两位和其他站着的人再次把眼光投向那艘船,脸上显出非常专一的神情。船缓缓地向岸边靠拢,所有的舢板旋即给它让道。游船一尺一尺地行进,它从筑在高坡上的尼罗神庙后面一点点消失。先是船头不见了,随后船舱也被遮住。当游船停靠码头时,只能看到它的桅杆和波纹帆的顶端。船帆宛如一面给人们心灵遮荫的爱情之旌。

不一会儿,四个努比亚人穿过人山人海,从岸边走来。另外四个人尾随他们,肩上抬着一顶只有王公贵族才配乘坐的富丽堂皇的花轿。轿内坐着一位窈窕淑女,娇柔地倚着靠背,一只肌肤柔嫩的手臂搭在靠垫上,右手轻摇着一把鸵鸟羽扇,秀目中流露出慵懒梦幻的眼神,透过万头攒动的人群,矜持地凝视着远方的天际。

这一小队人款款而行。人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注视着他们。当他们走到第一排观众中时,那女子像羚羊般灵巧地把身子微微倾向前,粉红的小口中吐出了几个人们渴望听到的词语,奴仆们立刻停止前进,像青铜塑像般地伫立在原地,一动也不动。那女子恢复了先前的坐姿,陷入她原先沉湎其中的梦境。她开始等待法老御驾队伍的到来。毫无疑问,她来此也是为了观看这支队伍的。

人们只看得见她的上半身,幸运的人能够看到她一头乌黑的青丝梳理得整齐有致,用闪光发亮的丝线结扎在她娇小玲珑的头上,俨似月晕流泻在双肩上,犹如一顶神赐的王冠,潇潇洒洒。黑发之中,透出一张满面春风的

鹅蛋脸，绯红的两颊像盛开的玫瑰，楚楚动人。一张樱桃小嘴，丹唇微启，宛若骄阳下石竹花环上的一朵茉莉。一双大眼睛，皂白分明，脉脉含情，眸子里闪动着种情万千、柔情似水的目光。从未有谁见过如此文静庄重的天生丽质。

所有的人都被她的花容月貌震呆了，甚至老朽之心也为之怦然而动。热火似的目光从各个方向对准了她，要是在途中遇到花岗石的话，这炽热的目光定能将它熔为灰烬。妇女们用嫉妒又愤恨的眼光睨视着她。周围的人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话题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

"好一个迷人的女子！"

"拉杜比丝……人称她为'岛上女神'。"

"真是令人折服的美，谁见了都会心旌摇曳，不能自制。"

"凡见其之人，皆有可望而不可即的失望感。"

"一点不错。一见到她，我心头便激起难以遏制的冲动，我感到有一种十分不公正的负担，同时又感到有一种鬼使神差的骚动在心中作祟。我想克制自己去看、去想眼前的一切，然而欲罢不能。我羞愧万分，实在无地自容。"

"这是很可悲的事。对我来说，她是幸福的偶像、崇拜的真理。"

"她是个狐狸精！"

"我们忍受不了如此令人心荡神移的羞花闭月之容。"

"那些情人岂不值得可怜吗？"

"难道你不知道，她的情人都是达官显贵？"

"真的吗？"

"她的爱只献给名人贵胄，这好比是爱国主义的义务。"

"她的白宫是由杰出的建筑师哈尼建造的。"

"比贾岛都督艾尼用曼夫和底比斯最精致的家具布置了这座宫殿。"

"太棒啦……太棒啦……"

"宫内的塑像和壁雕是天才的汉法尔的杰作。"

"是的！法老禁卫军首领塔胡还馈赠了工艺珍宝。"

"如果那些人都在争相追求她的爱情，那么，谁会是她选择的幸运者呢？"

“那你要去问这个倒霉城市里的幸运者了。”

“我认为,这个女人决不会爱恋男人的。”

“谁知道? 兴许她会恋上一个奴才或者一头畜生呢。”

“不会的,她的姿色就是强大的力量。有力量还需要爱情吗?”

“你瞧她眼里那高傲冷漠的神情,显然,她还未品尝过爱情的滋味呢!”

一位妇人细听了他们的谈话,心中十分不快。她粗声粗气地说:

“她只不过是个舞妓,是在风月场里打情骂俏中长大的。从孩提时代起,她就放荡不羁,出卖自己。她深谙浓妆艳抹,才显得如此妖艳迷人。”

一个迷恋她的男人听不下去了,怒不可遏地说:

“上帝保佑。夫人,难道你还不知道,她的丰姿并非是众神赠予她的全部财富,图特神[①] 还慷慨地赐予她睿智和才识。”

“得了,得了! 她的一生都用在勾引男人上了,哪里还有什么睿智和知识可言呢?”

“她的宫殿每晚都接待一批卓越的政治家、优秀的哲人和杰出的艺术家。就如传闻中所说的那样,她是个最明哲理、最通政治、又最有艺术鉴赏力的人,这是毫不足怪的。”

这时,有一人发问道:

“她多大了?”

“听说,她是个三十岁的姑娘。”

“她不可能超过二十五岁。”

“管她几岁呢! 反正,这种美貌楚楚动人、摄魂落魄,注定是永远不会衰败的。”

发问人又郑重其事地问道:

“她是什么地方人? 出身什么门第?”

“天晓得。好像她一开始就在比贾岛上白宫里的。”

* * *

突然,一个模样怪戾的妇人挤开了密密层层的人群。她背驼如弓,撑着

① 图特神是古埃及诸神中的智慧和魔术之神。他有鹭头与人身。

一根粗木棍，满头蓬乱的白发，露着发黄的长牙，鼻如鹰钩，双目中闪亮着令人畏惧的目光，从两道苍白的浓眉下射出来。身上穿着一件又肥又大的袍子，腰间束着一根亚麻腰带……凡见到她的人都喊叫道：

“达姆，巫婆达姆……”

她毫不理会人们的喊叫，两只枯瘦的脚向前迈着步。此人自称通晓占卜，预知未来。只要付她一枚银币，她就显示自己的神奇之力。周围的围观者中，有惧怕她的，也有奚落她的。路上，巫婆遇到了一位年青人，便提出要为他看相。年青人没有拒绝。实际上，他已喝醉了，正一脚高一脚低地在行走。他掏给她一枚银币，一面用惺忪蒙眬的眼睛凝视着她。巫婆用嘶哑的声音问他：

“小伙子，你多大了？”

他牛头不对马嘴地答道：

“十二杯。”

旁边的人哄然大笑起来。妇人勃然大怒，把他给她的那块银币丢还给他。接着，她又开始了那没完没了的行程。一个讥笑她的年青人挡住了她的去路，唐突地问道：

“喂，老太婆，今后我会遇到什么事？”

她怒容满面，久久地盯着他看了好一阵，然后说：

“我给你报喜，你老婆将第三次让你做王八。”

人们哈哈大笑，为她鼓掌叫好，那年青人自作自受，羞愧地退到一边去了。巫婆走着，走着，来到了美女的花轿边。她贪图能得到美女的赏赐，于是就站到轿子面前。一边狡黠地笑着，一边扯着嗓子对轿中人说道：

“有福的太太，要我给您算算命吗？”

美女似乎没有听到巫婆的声音。老太婆尖声喊起来：

“太太！”

拉杜比丝吃惊地留神看她，很快就悻悻地把头扭过去。老妇接着说：

“请相信我。今天，在人流里，没有人比你更需要我了！”

一个奴仆立刻走上前来，把她与轿子隔开。这事虽小，却引起周围人们的关注。这当儿，一道高昂激越的号角声划破长空。站立在道路两旁的士兵们旋即把号角放到嘴上，长时间连续不断地吹奏起来。大家都明白，法老

的仪仗队启程了。不一会儿,法老离开王宫,前往尼罗神庙。人们早已忘却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全神贯注地向大路上眺望。

过了好几分钟后,先遣队排着整齐的队列,合着军乐的节奏过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携带各式兵器的比来克卫戍部队,由一面绣有苍鹰图案的锦旗作为先导。士兵们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报以欢呼和掌声。

又过了一会儿,在饰有荷拉斯神像的彩旗引导下,手持长矛和盾牌的步兵队伍在激昂的音乐声中尾随而至。竖起的长矛在空中勾勒出纵横平均的线条,组成了精巧的几何图形。

接着到来的是浩浩荡荡的背着弓箭的射手队伍,队伍的最前面是绣有王权的旗子。走了好长时间,队伍才走完。

随后,从远处传来了巨响——刀剑叮当,马队嘶鸣。随即战车辚辚,徐徐映人眼帘。十辆一列、十辆一列的车队方阵排得整齐有致,仿佛是用笔勾画出来似的。每辆车由两匹骏马拖曳着,马背上站着两名骑士。车把势佩着宝剑和短矛。全身披甲的射手,一手握着弓,一手提着箭袋。目睹这壮观的场面,人们不禁回忆起征伐努比亚和图尔·西奈的情景。他们仿佛又依稀看到战斗在平原河谷的士兵们犹如扑食的鹰隼,敌人在勇士们面前惊恐万状、溃不成军、作鸟兽散。想到这些,他们热血沸腾,欢呼声响彻云霄。

威武雄壮的法老队伍出现在观众的面前。法老的辇车行驶在最前列。紧跟着的是五辆一行、五辆一行的车队,车上载着亲王、大臣、大祭司、三十名法官、军队将领以及各省都督。末尾是塔胡将军率领的法老禁卫军压阵。

法老站在辇车上,昂首挺胸,仪容庄重,似花岗岩的石雕,纹丝不动。他骋目远眺,既不环视一下周围的人群,也不去理会他们发自内心的欢呼。

他头戴埃及双层王冠[1],一手握王鞭,一手持权杖。为了庆祝这一隆重的宗教节日,他在王袍上又披加一件虎皮坎肩。

人们心里充满热情,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吓坏了在空中飞翔的鸟儿。这热情感染了拉杜比丝的心,仿佛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笑逐颜开,娇柔的双手一个劲地鼓掌。

突然,从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中,冒出了一声急促的"赫努姆·哈提卜阁下

---

① 统治上、下埃及的国王才能戴这种王冠。

万岁!"的呼喊声。接着,数十人众口应呼了这一口号。口号声引起一阵惶恐不安,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左右环顾,寻觅敢在年青法老耳际公开呼喊宰相万岁的胆大妄为者和一伙支持这令人诧异的挑战的人。

口号声并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国王的扈从对此都无动于衷。队伍继续前进,一直走到神庙所在的高坡上。所有车辆都停住不动了。两位亲王手上捧着套有金丝织物的鸵鸟羽绒垫走到法老车前。法老踩在绒垫上。这时,号角吹响,士兵们立即行军礼,禁卫军乐队吹奏起神圣的尼罗河颂歌。法老威风凛凛、从容不迫地登上了高地的台阶,王国的达官显贵们———批亲王、大臣和都督尾随着他。当他来到宏伟的庙宇门口时,看到祭司们都跪在地上迎接他。御前大臣苏夫赫忒卜宣布国王驾到之后,神庙大祭司站立起来,躬身用双手蒙住眼睛,轻声说:

"至圣的尼罗神之奴仆,谨向陛下——南北两国[1] 之主、拉[2] 之子、两个东方之王致以诚挚崇高的敬意。"

法老把权杖伸给他,他恭恭敬敬地吻了一下。众祭司站了起来,排成两列,让法老一行人从中间通过。扈从跟着法老步向宰牲场,场的四周林立着巍峨的石柱。他们绕宰牲场一周。这时,众祭司点燃了香火,氤氲的香气弥漫在庙宇空间。虔敬的人们低垂着头,呼吸着这浓郁的烟香。几个侍从抬来了一头刚宰好的公牛放在祭坛上。随后,法老诵读了传统的祭词:

"至圣的神啊,我洁身之后,恭敬地站在您的面前,虔诚地给您献上贡品。我笃信您会赐福予这美好河谷的土地,赐福给河谷的忠诚居民。"

祭司们仰望苍天,平展双手,满怀虔诚的信念,用高昂而又抑扬顿挫的声音重复了这段祷词。在场者也都重诵了一遍。声音传到了庙外,人们赶紧跟着诵念。人人口中念念有词,祈祷着至圣的尼罗神灵。在神庙祭司的陪同下,王国的显贵们簇拥着国王一起来到有着三个平行庭院的圆柱大厅。他们站成两行,神的仆人国王站在中间。他们吟唱起神圣的尼罗河颂歌。伴随着心脏的激烈跳动,他们的声音变得颤颤悠悠。歌声在庄严肃穆的氛

---

① 即上埃及与下埃及。

② 即拉神。

围中回荡。

神庙祭司拾级而上，步向永生殿。在走近大门时，他取出了一把神圣的钥匙，打开了圣堂的大门。而后，他隐退到一边，跪下来祈祷。国王跟着他走进了圣堂。尼罗神像静卧在圣堂内的神船上。国王随手关上大门。圣堂十分宽敞，屋顶很高，里面却漆黑一团，给人以强烈的神秘感。在靠近神像上的幔幕旁，熠熠闪光的金烛台上的蜡烛已经被点燃。这里凝重的气氛感染了伟大的国王，他变得感觉迟钝了。他威严庄重地走到神圣的幔幕前，用手轻轻把它撩开，并且躬着他那从不弯曲的腰背，跪下右膝，亲吻了神像的足。虽然他依旧庄重威严，但是脸上的神情已经丝毫没有高贵和矜持，取代的倒是一种略微显得谦恭和虔敬的神色。法老祈祷了很久，沉浸在崇敬之中，全然忘却了自己世袭的荣耀和傲慢。

祈祷完毕后，法老又一次亲吻了神像的足。尔后，他站起身来，放下帷幕，面对着神像后退到门口，直至嗅到殿外的空气后，才把门关上。

在外等候的人群用祈祷声向他致意。他们尾随着他走到宰牲场，步出了神庙，拐弯向濒临尼罗河的高坡的另一边走去。聚集在船上的百姓看到了他们，高声欢呼起来，挥舞着各色彩旗和橄榄枝。

大祭司应邀作传统的演讲。他在手中摊开了一张长长的纸莎草纸，用铿锵悦耳的语调诵读起来：

“向你致敬，尼罗河！你那滔滔河水流遍河谷，给河谷带来了复苏、生命和吉祥。你一连数月沉睡在冥冥黑暗之中。一旦当你听到臣民们的祈求时，你便畅开宽大的胸怀，从幽暗走向光明。你在河谷中汩汩地流，使大地恢复了生机。顷刻，树木花卉如雨后春笋，茵茵绿草覆盖了荒原沙漠。果园繁茂、禾苗茁壮、到处是莺歌燕舞，人们喜气洋洋，欢腾雀跃。赤身露体者有了衣服穿，饥肠辘辘者有了饭吃，口焦唇燥者有了水喝，光棍汉子娶妻成家，埃及大地上一派吉祥和繁荣。至高无上的，光荣属于你；至高无上的，光荣属于你！”

在六弦琴、横笛、长笛的伴奏下，合着手鼓的节拍，神庙祭司们吟唱起尼罗河之歌。旋律悦耳动听，曲调委婉动人。

当歌曲消失在环宇之中时，纳亚亲王走到法老身边，递给他一个盖着印章的纸卷，里面写着对神圣的尼罗河的祈祷词。国王拿起纸卷，举到额头

上。而后，任其飘落到尼罗河水中去，滚滚的浪花席卷着它，向北顺流而去。

法老走下高坡台阶，坐到辇车上。仪仗队如同来时一样，雄壮威风地返回法老宫去。沿途，千百万顺民们由衷地向他欢呼。他们热情奔放，欣喜若狂。

第二章　一只绣鞋

王家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回到了法老宫。一路上，国王一直保持着庄重安详的神情。到了他孑然一人独处王宫时，俊美的面庞上马上露出了令人畏惧的怒火，震慑了为他卸装的宫女。他怒不可遏、青筋毕露，浑身的肌肉抽搐起来。国王生性容易激动并好发火，只有对惹他生气的人严惩之后，他的心情才能平静下来。此刻，那刺耳的欢呼宰相万岁的声浪又在他耳际回响。他认为，那是针对他的旨意的胆大妄为的挑衅。一想到此，他怒火中烧，预示着一场不测之祸的降临。

他本该在一小时后去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加尼罗河节庆典的社会名流。但是，他耐不住自己的性子了，随即像一阵旋风似的卷到王后的寝宫，鲁莽地破门而入。此时，王后尼图格里丝正坐在侍女之中，两只泉水般清澈的眸子闪烁着安详的光芒。一见国王满脸怒气，宫女们惶惶不安、慌里慌张地站起身来，给国王、王后躬身行礼，敏捷地径直退了出去……王后坐下，安然地凝视了国王片刻，尔后，恭恭敬敬地起身，走近他，踮起脚尖吻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大王，你又生气啦？"

国王正处在十分需要有人排遣郁积在他心中的忿懑的当口，王后的发问使他感到一些快慰。他口气严峻地说：

"诚如你所见到的那样，尼图格里丝！"

王后谙熟他的性格，始终都明白她的首要任务是：当他恼怒时，要想方设法给他消气。因此她面带微笑、平心静气地说：

"国王最该宽容！"

但他轻蔑地耸了一下宽阔的双肩，说：

“王后，你是在劝我要宽容吗？宽容只不过是懦弱者用以自慰的一件虚假外衣罢了。”

王后颇有痛楚地说：

“国王，你为什么对美德感到恐惧烦躁呢？”

“我确实是法老吗？我真的年青富有力量吗？倘若我想要什么，而又得不到它时该怎么办？我怎能眼看在我的国土上，有一个奴仆对我挑衅地说：‘这决不属于你的’！”

王后把手放在他的臂上，想拉他到厅堂里去。他却挣脱了她的手，怒气冲冲地在屋里来回踯躅。王后用十分遗憾的口吻喃喃地说：

“你别把事情想象得这么糟。我总觉得，祭司们对你是忠心耿耿的，寺庙的土地是我们的先祖们赠予他们的，它已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了。而你，国王，想把它收回，他们自然会不安的……”

年青的国王愤然地说：

“我要建宫殿、陵园，我要享受优裕的生活。实现我愿望的惟一羁绊是，王国的一半土地在那些祭司们手里。难道我该像穷人那样为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而受煎熬？这空洞的哲理不该见鬼去吗？还是你不明白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在队伍行进时，竟有一小撮人呼喊那个人——赫努姆·哈提卜万岁。王后，你该明白了吧？他们竟敢公然针锋相对向法老挑衅！”

王后惊愕不已，秀美温顺的脸蛋刷地一下变得蜡黄，嘴里咕哝着谁也听不清的话。于是国王嘲讽地说：

“王后，什么事惊扰了你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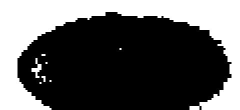
无疑，王后感到吃惊和不快。要不是国王正在大发雷霆的话，她就不会试图掩饰自己的恼怒了。然而她以铁的意志克制住自己的激动，平静地说：

“另择时间谈这个话题吧！因为你马上就要接见以赫努姆·哈提卜为首的王国要人们。你应该以官方仪式与他们接见。”

国王暧昧地瞧了她一眼，用一种异乎寻常的镇静语调说：

“我知道我要干什么，并且知道该怎么去干。”

在约定的时刻，在宏伟的王家接见大殿里，国王接见了王国的显贵们，并听取了祭司们的发言和各省都督的意见。许多人察言观色，注意到了国



王的不满。众人离散时,国王要求宰相一人留下,并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谈话。这使大家感到困惑不解,却又无人敢打听。等到宰相露面时,许多人反复观察他的脸色,想找出点什么迹象。但是宰相的脸面却板得像磐石一般,丝毫不露声色。

国王命令他的两位亲信,侍从大臣苏夫赫忒卜和禁卫军首领塔胡先到御花园河边——他们经常夜谈的地方去等他。他兀自一人在绿草茵茵的过道上徜徉,黧黑的脸上露出舒坦的神情,仿佛他已浇熄了适才他想进行报复的熊熊怒火。他悠悠自得地走着,闻着百花的芳香。树丛也像是在向他致意问候。他目不转睛地端详花朵,观赏果实,好不自在。然后,他朝绿荫如盖的河塘走去,看见有两个人已经在那儿等候他了。一个身材瘦削、白发苍苍的是苏夫赫忒卜,另一个是长期戎马生涯练就虎背熊腰的大个儿塔胡。

他们两人都仔细察看着国王的脸色,试图窥测出他内心的隐密,以便能对国王指示他们执行的祭司政策心里有个底。他们两人都曾听到那被各级朝廷官员视为对法老政权挑衅的胆大妄为的呼喊声。这呼喊声会在年青国王的心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后来又得知,国王在接见仪式后单独留下了宰相。想到此,他俩的心忐忑不安地悸动起来。苏夫赫忒卜担心国王发怒会酿成严重后果。他平时总是劝谏国王要稳重、宽容、富有耐心,要恰如其分地处理土地问题。而塔胡则满心希望国王的愤怒会促使国王赞同他的观点,发布剥夺寺庙财产的勒令,给祭司们发出最后通牒……

这两个忠心耿耿的人开始打量他们圣上的脸色,既满怀希冀,又忧心忡忡。然而,法老掩藏了自己的感情,让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张如狮身人面像一般的面孔。他明白,他们心里疑虑的是什么,似乎他是有意要他们多猜疑一会儿。他静静地坐到躺椅上,吩咐他们也坐下。很快他的脸恢复到了往常的严肃认真的神态。他说:

"朕今天有理由生气和痛心。"

这两人完全明白国王的所指,耳际仿佛又响起那胆大妄为的口号声。苏夫赫忒卜痛苦而又体恤地举起双手,用颤颤巍巍的声音说:

"圣上,不要难过生气了!"

塔胡大声地说:

“圣上不必感到伤心。王国有的是乐于为您效忠捐躯的精兵良将。不错，这些祭司掌握知识，老于世故。但是，他们走错了道，刚愎自用，把自己推进了无法走通的死胡同……”

国王低下头，瞧着脚尖，说：

“朕想问的是，在我的父辈、祖辈之中有没有人在其执政期间遇到过类似我今日的遭遇？朕登基才不过数月而已！”

塔胡的两眼闪过一丝凶恶的光芒。他斩钉截铁地说：

“圣上，武力，圣上，付诸武力啊！你神圣的祖辈是强不可欺的。他们是用移山填海的决心和天赋的宝剑实现自己的意愿的。圣上，像他们一样行动吧！不要犹豫，抛弃宽容。不打则已，要打则要狠狠地，毫不留情，打得他们晕头转向，把他们最微弱的一线希望都扼杀在襁褓之中。”

这席话，智叟苏夫赫忒卜觉得很不中听，他对说话者的激愤很是诧异，并且担心其恶果。他说：

“圣上，祭司们好似人体内的血液，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中有地方官、法官、著书立说之人和教书先生，他们对人心的影响，自古以来，颇得主的恩助。我们除了法老禁卫队和比来克守军外，没有其他作战军队。卤莽的打击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

可是，塔胡只迷信武力。他说：

“英明的统帅，那我们还能干什么呢？难道忍耐到让敌人来打击我们，我们在他们面前威风扫地吗？”

“祭司不是法老的敌人。愿主保佑，在法老的庶民中，没有他的敌人。祭司们是一群忠实可信的人。我们要从他们手里拿走的，只是那些超过实际需要的特权。我敢发誓，对于寻得一个既能实现圣上旨意，又能保全祭司权利的万全之策，我一天也没绝望过。”

国王静静地听着他俩的谈话，宽厚的嘴边挂着一丝令人费解的微笑。苏夫赫忒卜话音刚落，国王用讥笑的目光瞟着他俩，安详地说：

“两位爱卿，休息一下吧！朕已把箭射出去了。”

两人一听此话便惊呆了。他们怀着同情、期望和惶惑的心情看着国王。塔胡的期望快兑现了，而苏夫赫忒卜则大惊失色，咬紧嘴唇，默默地等着听那决定性的言词。国王用自负和幸灾乐祸的口吻说：

“你们都知道，当众人散尽之后，朕留下了那个人。在四周空无一人时，朕先对他说，在朕的耳闻目睹之下，当众呼喊他万岁是卑鄙的叛变行径。朕向他强调，朕不会处死忠实的庶民中那些呼喊口号的人。朕看到他局促不安，瞠目结舌，他的硕大的头颅低垂到了狭窄的胸前。他想张口说话，也许是想用他那平静、冷淡的声音表示歉意。”

国王蹙了一下额头，停顿了片刻后，又激昂地接着往下说：

“朕没有让他致歉，用手势打断了他，并用严厉的措词，对他直言不讳，我肯定地对他说，那些自认为聪明的呼喊者认为呼口号会使朕放弃初衷。然后，朕告诉他，朕的决心已定，寺庙的土地必须并入王家地产。从今天起，只让寺庙拥有其所必需的土地和钱财，其余的一律没收。”

两位大臣全神贯注地聆听了国王的谈话。苏夫赫忒卜惊恐失色，感到分外失望；而塔胡，则喜形于色，仿佛是在倾听一曲歌颂他光荣伟大的优美乐曲似的。国王继续说下去：

“无疑，朕的决定使赫努姆·哈提卜张皇失措，失去常态。他显得有些急躁，向朕央求道：‘寺庙的土地是神明恩赐的，它的收益大部分花费在教育、接济百姓和穷苦人方面。’他想嘀咕个没完没了，朕用手势制止了他，对他说：‘这是朕的意志，他应毫不迟延地去执行。’说完，朕示意会见结束。”

听罢，塔胡情不自禁地高兴得喊起来：

“圣上，所有的神都为你祝福！”

国王舒心地笑了起来。这时，他注意到苏夫赫忒卜那张沮丧的脸，颇感怜爱，遂对他安抚道：

“苏夫赫忒卜，你为人忠厚，从谏如流，这次你的意见未被采纳，不必伤悲。”

苏夫赫忒卜答道：

“圣上明鉴，我不是那种狂妄分子，当自己的忠告未被采纳时便勃然大怒，不顾严重的后果，只是一味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有些人高傲自矜得简直令人发指，为了证实自己的正确和能力，竟然希望被警告的灾祸发生。求主保护我不受自负的伤害，驱使我提出真诚劝谏的，仅是出于忠诚。我的劝谏未被采纳，我难过的只是生恐我的猜度不幸言中。我只愿主证明我的看法

是错的，这样我也可放心了……”

法老像是要宽慰他似的说：

“我已达到目的，他们丝毫损害不了我。因为埃及崇拜法老，不会满意他人取而代之……”

这两位大臣都诚挚地相信他们主子的话。但是，苏夫赫忒卜感到惶惶不安。他徒劳地试图减少法老发布这项命令造成的危险。他不安地想到，祭司们聚集在阿卜，他们将接到这个严厉的命令。接着他们会互相交换看法，诉苦不迭。尔后，众口怨声载道地返回各个州县。祭司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对人们的心灵和头脑有些什么影响，对于这些苏夫赫忒卜是最确信无疑的。然而，他没有说明自己的看法，因为他看到国王正得意和高兴地笑得嘴都合不拢来。为了不扫国王的兴，他舒展了面容，双唇间挂着一丝满意的微笑。

国王兴高采烈地说：

“朕在父王健在时战胜了努比亚南部的穆阿萨尤部落，自那天起，我对于胜利还从未像今天这样陶醉过呢。让我们为这令人愉快的胜利干杯吧！”

宫女们取来了一壶马尔尤特酒和几只金杯。斟上酒后，把满满的酒杯捧给国王和两位忠臣。他们开杯畅饮，飘然欲仙。醇酒冲淡了苏夫赫忒卜心中扰人的忧虑，他全身沉浸在马尔尤特酒的浓郁的香泽之中。他同国王和禁卫军首领塔胡一起分享着欢乐。他们默默无语地坐着，不时交换着友好赤诚的目光。足下河里的流水欢快地沐浴着略略西斜的阳光，波光粼粼；他们周围的树枝，随着鸟鸣莺啼，在轻歌曼舞；群花争奇斗艳，花瓣上仿佛渗溢出心灵深处的美妙情愫……就这样，他们似寐非寐、迷迷朦朦地过了好一会儿，直到发生了下面一件怪事，惊醒了他们，才把他们从梦幻中猛地拖曳回来。突然，一样东西从高空落到国王的膝部。他猛地站起身。两位大臣也跟着站了起来。那东西正好掉落在国王的两脚之间。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金绣鞋。他们惊讶地抬起头来，只见一只兀鹰正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天空中盘旋，不时地发出令人心怵的鸣叫声。它那燃烧着的双眼放射着灼人的目光，逼视着他们。尔后，它有力地振翅，向远方呼啸而去……

他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绣鞋。国王把它拣起后坐了下来，带着好奇的

神情,用微笑的目光端详着绣鞋。大臣们也满腹狐疑地打量着它,并交换着迷惑、诧异和不安的眼光。

国王继续谛视着它,口中喃喃自语:

“无疑,这是一只女人的绣鞋。多美、多珍贵啊!”

塔胡双目凝视着绣鞋,嗫嚅道:

“难道是鹰叼来的吗?”

国王笑着说:

“在朕的花园里,没有一棵树会掉下如此甜美的果子。”

苏夫赫忒卜说:

“圣上,老百姓相信,鹰恋美女。它会叼走自己所喜爱的少女,带着她飞山越岭。也许,这只鹰正在热恋之中,它降临孟夫[1],劫走了它情人的绣鞋。尔后,它不走运,绣鞋从它的爪中滑脱,恰好落到了您的脚边。”

国王高兴而激动地重新打量着绣鞋,说:

“它究竟是怎么劫走绣鞋的?这绣鞋恐怕是哪一位天仙的吧?”

苏夫赫忒卜又正儿八经地说:

“圣上,或许是地上哪一位淑女的呢,她在池塘畔,脱下了绣鞋和衣服,裸身在水里沐浴。后来,飞来一只鹰,叼走了她的绣鞋。”

“它把鞋丢在朕的膝下。奇怪?它好像知道朕爱美女似的!”

苏夫赫忒卜诡谲地笑了一下,说:

“圣上,神明赐予你有快乐的时日!”

国王的眼中露出了初涉爱河的神情,他笑逐颜开,两腮绯红。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绣鞋,自问道,它的主人会是谁呢?她长得什么模样?是不是像这只绣鞋一样的美丽?她怎么不知道,她的鞋已落在国王的膝下,天命作了这样的安排,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机会呢?他的目光穿透到了金绣鞋的里面,用手指着它,说:

“多俊俏的模样啊!……他是一位眉清目秀、正在把自己的心放在张开的手上作为礼物奉献的骑士。”

此话一出,就引起两位大臣的关注,他俩眼中闪过一道异样的光芒,十

① 即孟菲斯城。

分认真地睁大眼睛细看这只绣鞋。苏夫赫忒卜说：

“圣上能把这只鞋让出片刻吗?”

国王马上把鞋递给了他。这位侍从大臣瞧了瞧绣鞋,塔胡也看了它。然后,苏夫赫忒卜把鞋还给了国王,说道：

“我猜对了,圣上。它是比贾岛上遐迩闻名的窈窕淑女拉杜比丝的绣鞋。”

国王自言自语地说：

“拉杜比丝……多么漂亮的名字啊！谁会是这名字的主人呢?”

塔胡惴惴不安起来,两眼直愣地说：

“她是个舞女,圣上。南方人全都知道她。”

法老笑着说：

“我们不就是南方人吗?是的,帝王的目光或许可以穿透遥远天际的云翳,却看不见近在咫尺的倩影。”

塔胡越发忐忑不安起来。他脸色如土,说：

“圣上,她家门庭若市。她是一个令阿卜、比贾和比来克的男人都趋之若鹜的女人。”

苏夫赫忒卜明白他的朋友在担心什么。于是,他含蓄而狡黠地笑着说：

“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位绝代佳人,圣上。神灵使她丰姿绰约,才貌冠群芳。”

国王的目光来回打量了他俩之后,微笑着说：

“凭苏蒂斯神之名义起誓,你俩是南方人中最熟悉她的人了。”

苏夫赫忒卜坦然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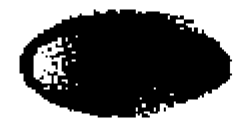
“圣上,她的客厅是名流、艺术家、政治家聚会的场所。”

“真的,美是一个迷人的世界,它每天都让我们发现奇迹。她是你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吗?”

苏夫赫忒卜平静地说：

“她就是美的化身,圣上。她有制胜一切的百般妩媚和不可抗拒的千种柔情。她亲近的朋友之一——哲学家胡夫曾经说:‘一个男人生活中最危险的事,就是他的目光落到拉杜比丝的脸上。’”

塔胡失望地长吁短叹。他用闪电般的眼光瞪了侍从大臣一眼。侍从



大臣明白这一眼的含义。接着，塔胡说：

“圣上，她的美是蛊惑人心的、廉价的美。她对每个求欢者从不吝惜她的美姿。”

国王听后放声大笑道：

“你们两人的叙述都在诱惑朕。”

苏夫赫忒卜说：

“不，让埃及的上苍给你享受在它庇荫下的最美妙的欢乐吧，圣上。”

国王抛开各种对美女的浮想，不由得想起那只鹰。他感到异常惊奇，他听到的一切又为之平添了一层迷人的、梦幻的色彩。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地问道：

“鹰把我们选作它的目标，究竟是美事，还是坏事呢?”

塔胡偷偷地对他主子的脸扫了一眼，见他正聚精会神地凝视着手中之物，便讷讷地说：

“这仅仅是个巧合，圣上。惟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这只污秽的鞋竟然在受人崇拜的圣上的手中。”

苏夫赫忒卜用讥讽和幸灾乐祸的眼光瞟了他的朋友一眼，心平气和地说：

“巧合？圣上，此言有悖于事实。只有瞎子和聋子才会这么认为。纵然如此，巧合往往是大部分喜事或大灾大难的惟一根源。因为神明创造的合乎逻辑的事件是微乎其微的。不，圣上。凡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无一不取决于一位主神的意愿。神明不可能徒劳无益、开玩笑似地搞出这些重大的或者微不足道的事情来的。”

塔胡狂怒。他竭力克制几乎要使他在国王面前失去常态的狂怒，用责备的口气对苏夫赫忒卜说：

“苏夫赫忒卜大人，难道你想在这一严峻的时刻，用此类幻觉来使国王分心吗?”

苏夫赫忒卜冷静地说：

“生活中有严肃的时刻，也有欢乐的时候，正如同一日中有白昼和黑夜一样。智者不会在严肃之时，想起欢乐之事；也不会用严肃之事来扫欢乐之兴。将军，谁告诉你那会分国王的心呢？说不定，神早就知道我们的

圣上喜爱美貌,便通过奇特的鹰爪把这只绣鞋送到圣上这里的呢!”

国王来回打量他俩脸部的表情,开玩笑地说:

“两位,你们俩老是要互相抬杠。不过,朕应该看得出来,塔胡是一个迷恋美色的男子,而苏夫赫忒卜则是一位抑制情欲的长者。总而言之,在爱情的看法上,我不得不偏向于苏夫赫忒卜,诚如在对政治的看法上,我偏向于塔胡一样。”

说罢,国王站起身来,两位大臣跟着也站立起来。国王把目光投向了宽广的花园。其时,夕阳西下,地平线上暮霭沉沉。国王打算走了,对他俩说:

“还有一个夜晚的艰巨工作要做。明天见!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法老拿着那只绣鞋走了。两位大臣恭敬地鞠躬施礼。

他俩再次单独在一起,相对而立。塔胡,身材颀长,虎背熊腰,结实有力;苏夫赫忒卜,身材瘦弱纤细,双目深邃清澈,脸带宽容的微笑。

他们对各自心中的烦恼清清楚楚。苏夫赫忒卜颔首微笑。塔胡愁眉紧锁,感到不能就这样辞别侍从大臣,非说上两句,发泄一下郁积在胸中的不悦。他说:

“喂,朋友苏夫赫忒卜,你不等与我面对面交锋,就背弃了我。”

苏夫赫忒卜否定地扬了扬眉,说:

“将军此言说得太远!我与爱情有何瓜葛?难道你不知道我已是垂暮之人,连我的孙子赛纳卜已是艾威恩大学的学生了吗?”

“朋友,编造谎言对于你是易如反掌!但事实会嘲弄你那如簧之舌的。难道你年青的心不曾倾心于拉杜比丝过?当她赐予我一种你未曾获得的情感时,难道你没有感到不快过?”

长者扬手,要将军别再说下去。他说:

“你的想象力不亚于你右臂的力量。说真的,如果我的心曾倾心于这位美女的话,那也只是以无贪色的哲人的方式进行的。”

“看在我的面上,你不用她的美貌诱使我们的圣上神魂颠倒,这对于你不是更恰当吗?”

苏夫赫忒卜吃了一惊。他关切而又深感歉意地说:

“你当真这么认真地看待这件事?还是你与我逗趣,对我不满呢?”

塔胡连忙回答说：

“非此非彼，大人。只不过我们老是发生分歧使我感到遗憾。”

侍从大臣微笑起来，用平素安详的口气说：

“忠于陛下这一纽带仍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第三章 比贾宫

法老的队伍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第六王朝国王们的塑像被移走，人们从道路两边汇集过来。人流如潮，摩肩接踵，热气腾腾，犹如穆萨海[1]，自愿为穆萨裂出一条道后，像猛兽般地汹涌扑向敌人，拉杜比丝命令家奴返道回船。法老出现时在她心中激起的狂热，仍然在她胸中燃烧，热血在她周身奔腾。法老的形象——勃发的青春英姿、高视远眺的目光、健美匀称的身材以及结实强壮的肌体——一直在她脑际萦回。

几个月前的加冕大典上，她曾看见法老。那天，他像今天一样站在辇车上，身材颀长，气宇轩昂，骋目远眺。那天也像今天一样，她希冀法老能看上她一眼。

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她奢望自己的美貌会赢得应有的器重？还是因为发自她内心的希冀，在祭神仪式上见到过受崇拜的他之后，能再一睹他的丰采呢？怎样才能理解这种希冀呢？不过，无论这种希冀的真实性如何，她都满怀着真诚，殷切地渴望见到他。

这位美女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之中，没有留意拥挤的道路。她那一小队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穿过这拥挤的道路。她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成千上万的人正贪婪好色地盯着她，恨不得把她一口吞下去。她被抬上了船，从轿中走了下来，步入船舱，安心地坐到小巧的宝座上。但她神情恍惚，迷

---

[1] 出自《古兰经》“穆萨章”。据说穆萨传教受阻，被法老军队追逐到海边，无路可遁。正在危急之际，主命令他投杖入海，海水立即分为两半，辟出一条通道，穆萨得救。当敌人继续追赶时，汹涌的海水劈头盖脑而来，吞没了他们。

迷糊糊，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船载着她在平静的尼罗河河面上迅速驶去，不一会儿就停靠在比贾岛明珠——她的白宫花园的台阶旁。远望过去，宫殿掩映在姹紫嫣红的花园尽头。花园的曲径逶迤直至尼罗河畔。野无花果树环抱在宫宇的四周，枣椰树果实累累，向它弯曲了腰肢。整个宫宇宛若是郁郁葱葱的花园绿荫怀抱里的一朵白花。她走下了船梯，踏上花园的第一级台阶，登上磨光铮亮的雪花石扶梯。扶梯蜿蜒在两座花岗石墙垣之间，墙的两侧竖立着高高的方尖碑，上面镌刻着拉穆哈提卜的优美诗篇。拉杜比丝一直走到绿草如茵的花园尽头。

她穿过了石灰石大门。门的正面用神圣的文字刻着她的名字，中央矗立着她的雕像，和正常人同样大小。这座像是汉法尔雕刻成的。为了完成这尊雕像，汉法尔耗费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雕像塑造的是拉杜比丝坐在美丽的宝座上接待亲朋好友的形象。他以十分精湛的艺术造型刻画出她漂亮的脸庞、丰隆的乳房和纤巧的双脚。拉杜比丝正穿过花园中间的甬道。甬道的两旁栽着成行的树木，枝桠交错，给甬道遮上了一道由鲜花和绿叶编成的华盖。甬道上覆盖着绿茸茸的青草。甬道的左右方平行着几条同样格局的侧径。右边的侧径通到花园的南墙；左边的侧径通到花园的北墙。甬道的尽头是攀在大理石柱架上的葡萄藤，枝叶繁茂。葡萄架的右侧是一片野无花果树林，左侧是一片枣椰林。林间到处可见猴子和羚羊的窝棚。林子周围的广阔空间里林立着众多的雕像和方尖碑。

最后，她来到了宽阔的清水塘边。塘边长满了荷花，鹅、鸭在水面上嬉戏，飞鸟在天空中啼鸣，花香馥郁，芬芳四溢，夜莺尽情地歌唱。

她绕着池塘转了半圈，走到避暑室前。看见一群侍女在迎接她。她们恭敬地向她行弯腰礼后，伫立着听候她的吩咐。美女把身子靠在一张遮荫的椅子上休息。没过一会儿，她蓦地站立起来，对侍女们说：

"人们呼出的热气令我十分烦躁！炎热的天气令我格外疲惫！给我把衣服脱了，我要泡在清凉的池塘水中。"

第一个侍女走近了女主人，轻手轻脚地揭去了曼夫编织出来的、镶有金丝的面纱。

接着，两个侍女前来给她脱去了丝绸长袍，揭去了薄如蝉翼的衬衫。顿时，乳房的上部和膝盖下方的肉体全裸露出来。这时又上来两个侍女，用纤

细的小手,为她脱去漂亮的内衣,使整个世界为这个一丝不挂的玉体惊呆。众神灵塑造的这个玉体,人若见之,有口皆碑,此乃造化之艺术杰作矣!

又一侍女走近来,替她解开了青丝上的发髻,青丝披散在胴体上,遮住了从脖子到手腕的部位。她弯下身子脱去了金绣鞋,把它们放在塘边。美女摇晃着向前走了几步,顺着塘边的玉石台阶缓缓而下。水渐渐地浸没了她的双足、小腿和大腿。最后她把身子全部浸入平静的水中。塘水洗去了她身上的馨香,给予她凉爽和安适。她听任池水轻柔地抚弄自己的身子,随心所欲地尽兴戏水。好一阵子她泅水俯泳,另一阵子又漂水仰泳,再一会又划水侧泳。

要不是侍女们发出的惊叫声震动了她的耳朵的话,她会一直畅游下去。一听到喊叫声,她立刻停止了游泳,举目向她们望去。只见一只巨鹰鼓着双翼,正在塘岸低旋,她惊骇不已,嘴里发出一声吓人的惊叫,惊慌失措地潜入水里,竭力忍耐着,长时间地憋住气,以至感到了窒息。当她实在无能为力时,只好战战兢兢地伸出头来,提心吊胆地四处张望。不过,她什么也没看见。她抬头望天,只见那只鹰已经飞远,即将从地平线上消失。于是,她匆匆地游到岸边,迅速而又慌乱地登上了台阶,把一只脚伸入鞋内。但是,她找不到另一只了。寻觅了很久以后,她问道:

"另一只在哪儿?"

侍女们惴惴不安地回答说:

"给鹰叼走了。"

她的脸上露出了惋惜的神情。但是,她没有充裕的时间宣泄怒火。她折回避暑室,侍女们前前后后簇拥着擦干她娇嫩的玉体。从她身上滚落下来的水滴就像是从一座明净的牙雕上散落下来的珍珠。

* * *

夕阳西下时,她作好了接待客人的准备。节日里客人们何其多呀!节日把各地的人们吸引到南方来。她穿上最美丽的服装,佩戴起最华贵的首饰,然后离开梳妆镜,步向客厅,等候客人来临。他们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大厅确是一座艺术和建筑的珍品,它是建筑师哈尼所建。他把大厅的造型设计成一个椭圆体,像神的屋宇那样;墙是用花岗石砌的,墙上还覆有

一层赏心悦目的彩色云母片;屋顶呈圆拱型,饰有五光十色的各种图案。顶上悬挂着包金或者包银的灯具。

墙壁是由雕刻家汉法尔装潢的。情人们争先恐后地赠送松软舒适的座椅、精美的羽毛,用以布置大厅。这位佳人的座椅是所有这些工艺珍宝中最奇异的,用象牙椅座安放在象牙做的腿架上,椅面是纯金的,镶着翡翠和宝石。这贵重的椅子是比贾岛都督馈赠给她的。

佳人没等上一会儿,一个奴仆走了进来,通报象牙商人阿尼纳先生到。话音刚落,阿尼纳身着宽松衣袍,很为自己的假发洋洋得意地疾步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仆人,手里捧着一只镶金象牙箱。仆人在美人的座椅旁放下箱子后,原路退了出去。商人躬身亲吻了拉杜比丝的手指。拉杜比丝向他报以微笑,用甜蜜的嗓音说:

"欢迎你,阿尼纳先生!你好吗?我们总是这样,非得隔上好长一段时间才能见到你!"

商人愉快得意地笑道: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女主人?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或者说,是命运给我安排的生活。命运要我成为旅行者,云游四方,周游列国。我半年在努比亚度过,另一个半年往返于上、下埃及之间。我买进卖出,卖出买进,一生萍踪不定!"

她瞧着象牙箱,仍然笑眯眯地问道:

"这美丽的箱子是干什么的呀?我猜想,它是你赠送的珍贵礼物中的一件吧!"

"不只是箱子本身,还有箱内的东西……它是一头凶猛大象的牙齿。卖给我这根象牙的努比亚商人发誓说,为了猎获这头象,有四位勇士丧了命。因此我把这根象牙保存在安全的地方,没有给要货的人看。当我在蒂尼斯落脚时,把它交给了那里的一些能工巧匠。他们在象牙管里贴上了一层纯金皮,外表也镀了金,就成了一只唯有帝王才配享用的酒杯。我对自己说,这只牺牲了几条宝贵生命的杯子最宜赠给值得为她不惜献出生命的人。她一定会满意的。"

拉杜比丝莞尔一笑说:

"谢谢你,阿尼纳先生!你的礼物虽然珍贵,但不及你的言语优美!"

听了这话，他乐不可支。他用赞赏和央求的目光，凝视着她，低声说：

"你这么美，多么迷人啊！我每每远道而来，总觉得你比我离开你时更美，更迷人了。仿佛岁月只会增添你那令人失魂落魄的妩媚而已。"

她侧耳倾听他赞扬自己的美貌，就像是在欣赏一首回旋曲一样。她乐意奚落他一下，便问道：

"你的子女都好吗？"

他感到有点失望，在沉默了片刻之后，他弯下腰，打开箱盖，那只杯子赫然侧身躺着。他抬起头来，对她说：

"夫人，你的讥讽多尖刻啊！不过，你在我头上绝对找不到一根白发。有哪个见过你花容月貌的人能在内心深处保留对你以外的女人的一丝温情噢？"

她笑而不答，示意请他坐下。他挨着她坐下。接着，她接待了一批商人和大庄园主。其中有每天晚上出没于她的宫门的人，也有一些是只在节庆时日里她才见到他们的人。她以妩媚动人的微笑欢迎他们。后来，她看见身材修长的雕刻家汉法尔走进大厅的门。他喉结突出，头发鬈曲，鼻子扁平，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她把自己的手伸给他，他深情地吻了她的手。她挑逗他说：

"喂，懒惰的艺术家！"

汉法尔不满意这个称呼，说：

"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我的工作。"

"避暑室呢？"

"它只剩下装潢部分了。我遗憾地告诉你，我不能亲自装潢它了。"

拉杜比丝脸上露出了迷惑不解的神情。他接着说：

"后天，我要到努比亚去。我母亲病了。她派人来告诉我，她想见我一面。所以我不得不出门一趟。"

"愿主减轻她的病痛，并减少你的忧虑。"

汉法尔感谢地说：

"别以为我忘却了避暑室。明天，我把我最有才华的弟子巴拿蒙·本·白瑟尔带到你这儿来。他会尽心尽力地装潢避暑室。我信任他像信任自己一样。想必你会欢迎他，鼓励他的。"

拉杜比丝感谢他对自己的关心，并答应好好照顾他的弟子。

登门拜访的人川流不息。建筑师哈尼来了，接着是比贾岛都督艾尼来了。又过一会儿，诗人拉穆哈提卜接踵而至。最后来的是哲学家胡夫。他曾经在艾威恩大学执教，现已七十出头，新近刚回到出生地阿卜。拉杜比丝老爱和他打趣。她一面欢迎他，一面对他说：

"怎么我一见到你，就渴望吻你呢？"

那人慢条斯理地说：

"女主人啊，也许，你是古董爱好者。"

* * *

一群使女走了进来，手里捧着装满香料的银器和荷花束。她们在宾客的头上、手上和胸前抹上了香料，送给他们每人一支荷花。

拉杜比丝高声地说：

"你们还不知道，今天在我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吧？"

大家都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她，厅内鸦雀无声。她笑呵呵地说：

"今天下午，我下河塘沐浴。突然，一只巨鹰降落下来，叼走了我的一只金绣鞋就飞跑了。"

众人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和笑容。诗人拉穆哈提卜说：

"见你赤条条地在水里，激起了鹰的欲望！"

阿尼纳兴奋地说：

"我以苏蒂斯神的名义发誓，这只鹰本来想劫走的是绣鞋的女主人。"

拉杜比丝不无遗憾地说：

"金绣鞋对我来说是多么珍贵啊！"

汉法尔雕刻家说道：

"失落一件被你抚摸过多少个日子、多少个星期的东西，确实会引起悲哀，而它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掉落下来，可能会落到平凡的庄稼汉的足迹所至的遥远的田野里！"

拉杜比丝感伤地说：

"不论其结局如何，它决不会再回到我的身边了……"

哲学家胡夫对拉杜比丝为区区一只鞋而悲伤大感诧异，便安慰她说：



“无论如何,鹰叼走你的鞋是个吉兆,不用悲伤。”

这时,一位显贵问道:

“拉杜比丝缺什么幸福呢?在座诸位不都是她的情人?”

哲学家用讥讽的目光瞟了他一眼,回答他说:

“她所缺少的是应摆脱其中的某些人。”

一群使女捧着酒壶和金酒杯走了进来,在座客之间巡回。每当见到有人显得干渴的样子便给他斟上满满的一杯。美酒不仅解渴,而且也点燃起人们心底的欲火。拉杜比丝慢悠悠地站起身来,走到象牙箱边,拿起那只神奇的杯子,双手捧着它伸向斟酒的使女,说道:

“让我们为阿尼纳先生的美好馈赠,为他平安归来干杯!”

大家痛痛快快地把酒喝了下去,阿尼纳更是一饮而尽。他感激不尽地看了美人一眼。接着,转向他的伙伴,对他说:

“拉杜比丝的嘴提到了我的名字,莫不是极大的恩惠?”

这位伙伴对他的问话应了声“阿门”。其时,都督艾尼注意到阿尼纳先生在场。他很了解他,得知他去南方旅行过了。于是对他说:

“阿尼纳,平安归来啦。此次出门情况如何?”

阿尼纳躬身作揖地说:

“神明保佑您无恙,尊敬的都督。这次,我未深入到瓦乌艾尤以外的地区。此行十分顺利,吉祥如意,效果良好。”

“南方都督凯尔富那鲁亲王殿下好吗?”

“说真的,由于穆阿萨尤部落的叛乱,亲王殿下遇到了不少麻烦。该部落的人们憎恶埃及人,故经常伏击他们。如果他们遇上一支商队,会毫不留情地攻击它,杀死商队的人员,抢劫他们的货物。在埃及军队赶到之前,他们则早已逃之夭夭。”

都督有点愤慨,认真地问商人:

“为什么亲王殿下不派兵讨伐他们呢?”

“亲王殿下一直派军队追捕他们。但他们十分狡猾,不与战斗部队对阵,而逃到沙漠或森林里去。在给养耗尽之后,部队不得不返回。之后,反叛者又重新袭击商队。”

此刻,哲学家仔细谛听着阿尼纳的谈话。对努比亚国他有点阅历;对穆

阿萨尤部落问题，他也了如指掌。他问那商人：

“为什么穆阿萨尤老是叛乱呢？埃及政权所管辖的国家正享有着安定和繁荣。我们并不反对他人的信仰，可他们为什么要与我们作对呢？”

阿尼纳并不了解原因，他以为珍贵的商品就是诱使他们抢劫的因素。然而，都督艾尼对这些问题老谋深算，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对哲学家胡夫说：

“教授先生，穆阿萨尤问题，既非政治原因，也非宗教原因。问题的真谛在于那里的人是游牧部落，生活在不毛之地，饥饿每时每刻都在威胁他们。他们手里的金银财宝并不能使他们免于饥饿。一旦埃及人去开发宝藏，他们就袭击他们，抢夺他们的商队。”

胡夫说：

“倘若事情果真如此，那讨伐毫无益处。都督阁下，我还记得，乌纳大臣——他的英灵在乌佐里斯世界里圣洁不朽——曾以同他们签订互惠互利协定而自慰。他提供他们食品，以换取他们保障商道的安全。这是一个颇具胆识的想法，是不是？”

都督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说：

“宰相赫努姆·哈提卜已使乌纳大臣的提案起死回生，在尼罗河节前几天，缔结了协定。在短时间内，其政策的后果如何尚难以知晓。然而，持乐观态度者颇多……”

在座者对政治话题很快感到厌倦。包括阿尼纳在内，纷纷组成了几个圈子，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每个圈子都想把拉杜比丝拉到自己一边来。但是，这位美女被赫努姆·哈提卜的名字吸引住了，她想起在法老队伍行进时，呼唤他名字的口号声。那时，这个名字曾经引起过她的愤懑。现在，又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她感到纳闷。于是，就折到艾尼、胡夫、哈尼、拉穆哈提卜等人坐的地方，轻声说：

“你们没有听到那奇异的欢呼声吗？”

白宫的来访者们情同手足。他们不拘礼仪，言无不尽。他们中的话题包罗万象，十分随便，怡然自得。胡夫曾多次听到对相府政策的抨击。拉穆哈提卜也曾听到过，他显示出对神学教育的怀疑和担心，声言他信奉享受，主张享受世上的一切乐趣。



建筑师哈尼饮了一口酒，盯着拉杜比丝的漂亮的脸说：

“这是一个大胆的欢呼声，尼罗河谷里还从未听到过像这样的欢呼声呢。”

汉法尔接口说：

“是的。无疑，这是一件令新上任的年青法老十分难堪的意外事件。”

胡夫从容不迫地说：

“当着法老的面，呼喊另一个人万岁，不管那个人地位有多高，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拉杜比丝用生气的语气说：

“但是，他们竟厚颜无耻地破坏了惯例。为什么他们胆敢这么做呢，艾尼先生？”

艾尼扬了扬浓眉说：

“我发觉，你是在问人们正在议论纷纷的事。许多百姓现在都知道，法老欲把许多寺庙的财产纳为国王的产业，并要收回其父辈、祖辈恩赐给祭司们的大量赠品。”

诗人拉穆哈提卜以激烈的口气说：

“祭司们一直享受法老们的青睐。法老们分封他们土地，赠给他们钱财，以致他们拥有全国耕地的三分之一。他们的权势渗透到各地，潜移默化着人们的头脑。毫无疑问，一定还有比寺庙得到的财物更优惠的各种好处……”

胡夫接着话头说：

“祭司们声称，他们把地租用于慈善事业了。他们总是声明，若有必要，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财产。”

“这个必要指的是什么？”

“比如王国卷入战争，需要大笔开支。”

佳人想了一下说：

“不管怎么样，他们总不该反对国王的意旨。”

都督艾尼说：

“他们陷入一个绝大的错误。更何况，他们在各地派人游说，蛊惑农民，使农民们以为祭司们在捍卫主的神圣财产。”

拉杜比丝惊奇地问道：

“他们怎敢如此大胆?”

艾尼答道：

“国家处于和平时期,法老的禁军是惟一举足轻重的队伍,祭司们确信法老的力量单薄,故才如此大胆!”

拉杜比丝闷闷不乐,愤然道：

“真是一伙无赖!”

哲学家胡夫听后,笑了起来。他不愿隐瞒自己的观点,便说：

“说真的,祭司们是一群洁身自好的人,他们维护本民族的宗教、文化和不朽的传统。至于说到贪图权力,那是一种痼疾了。”

诗人拉穆哈提卜以挑衅的目光瞪了他一眼,他喜好挑起争论,因此便直截了当地问：

“那么赫努姆·哈提卜呢?”

胡夫不屑地耸了一下肩膀,异常平静地说：

“他应该是个祭司,是个精明的政治家。谁都不否认他的坚强意志和远见卓识。”

都督艾尼听得很不耐烦,有点激动地摇晃着脑袋说：

“迄今尚未证实他对王位的忠诚!”

拉杜比丝忿然地说：

“而忠于别的却昭然若揭了!”

哲学家不同意他俩的观点,反驳说：

“我对赫努姆·哈提卜了解颇深,他无疑是忠于圣上和他的国家的。”

艾尼怪声怪气地说：

“只差没有公开声明法老错了……”

“不。法老是志向高尚的青年。他希望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只有借助于祭司们的部分财源才能办到。”

拉穆哈提卜大惑不解地问：

“那到底是谁错了?”

胡夫说：

“也许两人有分歧,但两人都不错。”



然而拉杜比丝不满意哲学家的解释，也不满意他在法老及其大臣之间搞平衡，似乎他俩是势均力敌的。她笃信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即法老是不容争辩的国家头领，无论什么理由和情况都不能违背他。一切有悖于她的这一观念的意见，她都从心底感到抵触。她向朋友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结尾是这么说的：

“真奇怪，我是什么时候相信这种观点的？”

拉穆哈提卜打趣地说：

“你第一次见到法老的时候。因为美同真理一样具有说服力。”

雕刻家汉法尔感到烦闷，于是就放声喊道：

“使女，斟满酒……美人拉杜比丝，来呀，给我们唱一首感人的歌曲；或者抖动你那轻盈的舞姿，让我们饱饱眼福。我们的心已经被马尔尤特酒陶醉，更加渴望节日的欢天喜地，让我们好好地开心一番。”

拉杜比丝没理睬他，想继续抒发自己的高见。无意中她瞥见商人阿尼纳坐在离开谈话圈子远远的地方，昏昏欲睡。这才使她想起，她在艾尼的圈子里待得太久了。于是，她从他们之中退了出来，朝着商人的方向走去，冲着他的脸喊道：“喂！醒一醒。”商人慌乱地醒来，一见眼前站着的是她便眉开眼笑。她坐到他的身边，问道：

“你睡着了？”

“我在做梦。”

“哎呀，你梦见谁了？”

“梦见我在比贾幸福的夜晚里。我惶惑地自问：今天，我究竟能不能享有那难忘的一夜呢？现在，我能否得到哪怕仅仅是一个允诺呢？”

她摇了摇头，狡猾地一笑，拒绝了。他急了起来，既害怕又可怜巴巴地问她：

“为什么呢？”

“我的心或许想要你，或许想要别人，我不想用空洞的诺言约束它！”

说完，她走开了，走到正在一个劲儿谈话和饮酒的一群人那儿去。他们几乎叫喊着欢迎她，把她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叫夏曼的人说：

“不参加我们的高谈阔论吗？”

“你们在谈论什么？”

“谈论艺术家是否应得到法老和大臣们的尊重?”

“你们的看法一致了吗?”

“是的,女主人。不过,他们不应得到什么东西。”

夏曼高声地、毫无顾忌地谈着。拉杜比丝注视着艺术家们坐的地方,拉穆哈提卜、汉法尔、哈尼都坐在那里。她揶揄地笑了一声,笑声宛似银铃,清脆悦耳。她用艺术家们听力所及的声音说:

“这谈话是包罗万象的。先生们,你们没有听到人家说你们什么吗?这里,有人说艺术是低级的表演,艺术家们不该得到尊重……那你们的看法如何?”

年迈的哲学家的嘴角浮起一丝辛辣的微笑,而艺术家们则高傲地瞧着那伙看不起他们的人。汉法尔嘲弄地笑了一声。拉穆哈提卜气得脸色铁青,十分激动。夏曼对自己的话在朋友们心中掀起的波澜洋洋自得。因此他又高声重复说:

“我是务实的人,严肃的人。我用铁一般的手掌击地,它就屈服,给我奉献上许许多多的恩惠。不仅我得益,而且成千上万的需求者也跟我得益。这一切毋需字斟句酌的诗句,或者熠熠闪光的色彩……”

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不是宣泄长期郁结胸中的怨恨,就是唠叨一番,表现一下自己存在的价值。一个名叫拉姆的年长者说:

“是谁统治管辖着人们?是谁开拓疆土、攻陷堡垒?是谁带来了财富和利益?……当然,是那些并非艺术家的人。”

容易醉酒的阿尼纳说:

“男人们迷恋于女人的爱,在幽会时,胡言乱语地提起她们。而诗人们,则把他们的谵言妄语变成押韵的诗。因而,除了他们白白浪费时光之外,智者是找不到什么可指责他们的。不过,要为他们的一派谵语索取光荣和永恒的代价,则是荒谬的、愚蠢的。”

夏曼又一次发言说:

“有的人长期精心编造谎言,他们彷徨于遥远的河谷之中,从鬼魂和妄想中吸取灵感。他们佯言,他们是崇高启示的先知……许多平民百姓,甚至孩子们都能揭穿他们的谎言,不过,他们可并不胡说八道。”

听完他们的讲话,拉杜比丝哈哈大笑起来。她把座位移近汉法尔的地



方，挖苦地说：

"喂，男子汉，你真可怜。为何不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地走路，好像你已经登上顶峰了呢！"

汉法尔凄然一笑。他同他的两个同伙一样保持着沉默，不屑回答"无知的攻击者"。他们每个人都强压着心头的怒火。拉杜比丝不甘心这场论战到此为止。她转向哲学家胡夫，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哲学家，你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看法怎么样？"

"艺术是游戏和娱乐。艺术家就是娴熟的游戏者。"

艺术家们怒不可遏，都督艾尼忍不住笑出了声。商人和庄园主则高兴地喊叫起来。

拉穆哈提卜怒气冲冲地喊道：

"哲学家，你甘愿让生活枯燥单调吗？"

这位老人平静地摇摇头，嘴边始终挂着微笑，说：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游戏是必要的，不过你应该记住，艺术是游戏。"

汉法尔严肃地问：

"那么，受启迪的创造也是游戏吗？"

哲学家漫不经心地说：

"你称它为启迪或创作，而我只知道，它是幻想的游戏。"

拉杜比丝对建筑师哈尼使了一个眼色，鼓动他参加争论，试图使他摆脱惯常的沉默状态。然而他没有理会她的调唆。这倒不是因为他轻视争论的题目，而是他认为——不论其是否正确重要——胡夫是言不由衷的，他在戏弄他们，特别是用他冷酷的方式戏弄汉法尔和拉穆哈提卜。诗人恼羞成怒，忘记了他是在比贾宫。他用怨恨的口气责问哲学家：

"倘若艺术是幻想的游戏，那为什么艺术家要勉为其难呢？"

"因为他们常常忽视他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思想和逻辑，以及沉醉于幼稚和空想的世界之中！"

诗人鄙夷地耸了一下肩膀说：

"此言不值一驳。"

对诗人的话，汉法尔说了声"阿门"。哈尼笑了笑，表示赞同。拉穆哈提



卜再也忍不住了，他双目炯炯有神地环顾了一下周围嘲讽的面孔，愤懑地说：

"艺术不是为你们创造了美和享受吗？"

阿尼纳对他说：

"这多么微不足道啊！"

说话的阿尼纳已经烂醉如泥，语无伦次。

诗人发怒了。不顾手中的荷花掉落下来，粗暴地说：

"这些人到底怎么啦？竟连自己也不明白在说些啥？我提及到美和享乐，有人却对我说，这是微不足道的东西。这说得过去吗？世上还有没有追求美和享乐的目的呢？"

汉法尔为其同伙的这席话欢欣鼓舞、趾高气扬。他把头偏向美女的耳际，说道：

"拉杜比丝，你的美才是名符其实的！生活如同短促的梦一样易逝。我举个例子，我对父亲的去世，曾悲痛万分，号啕恸哭。但是，当我今天忆起他时，我便会自问：'那人真的在地球上生活过吗？还是在冥冥黑暗之中出现在我面前的一种错觉呢？'生活就是这样……强者们在生活中展现了他们的力量之后，获得了什么益处呢？生产者从他们创造的财富中得到了什么呢？统治者从他们的政权中谋得了什么呢？他们又治理了些什么？逝者如斯夫，呜呼！也许力量会变为愚蠢，智慧会成为谬误，财富会成为自负。而享乐却依旧是享乐，不会成为其他东西。因而除了美以外的一切都是虚无的。"

拉杜比丝楚楚动人的脸上，露出了认真的表情。她双眼神色迷茫地对诗人说：

"谁告诉你的，汉法尔？说不定美和享受也是枉然的呢！你没见我在安逸和享乐之中度过岁月，美貌久驻不衰，我却感到十分厌倦无聊……"

拉杜比丝发觉拉穆哈提卜心境不佳，看到汉法尔满脸不悦的神情和哈尼缄默不语，便动了恻隐之心。她认为自己应对他们所遭受的责难负责。于是，她改变话题说：

"先生们，谈够了吧！不管你们说千道万，但你们仍会需要艺术和艺术家。诸位，你们多么喜欢争论！你们把本来是愉快的事变成了争论的话

题……"

都督艾尼对这类谈话早已烦腻。他恳求地对拉杜比丝说：

"用你愉快的歌曲旋律驱散争论的阴云吧！"

大家都盼望听到拉杜比丝的歌声，好好乐一下，因此都附和了都督的提议。拉杜比丝欣然同意。她对他们的谈话也颇感厌倦，有点莫名的不安。这种不安在一天中会屡次袭上心头。她认为，唱歌或跳舞可以驱除它。于是她从座椅上站起来，吩咐女乐师们入内。她们拿着手鼓、六弦琴、短笛、竖琴和哨子进入大厅，在她身后站成一行。

接着，她将如玉似的纤手一挥，她们开始弹奏出悠扬欢快的乐曲，为她吟唱悦耳动听的歌声创造了令人如痴如醉的音乐氛围。尔后，她们降低了乐器的音调，变得像一对如胶似漆的恋人之间缠绵悱恻的情话。在悠扬高雅的旋律中，拉杜比丝开始演唱用拉穆哈提卜的诗谱写的歌曲：

倾听哲人忠告的人噢，
听我吟诵：
自无始以来，
世界就是这样，
你们的先辈，
来去匆匆，
恰似梦一场。
他们的许诺、誓言，
无一兑现。
而今，
法老们、政客们、占领者们，
在何方？
坟墓是永生的门槛？
但是，
从没有一位使者，
能从那儿来，
给人以证明。

不要错过享乐的机会，
今朝有酒今朝醉。

佳人以委婉动人、如泣如诉的歌喉吟唱了这首歌曲。歌声飘荡到明丽的云天，使人心荡神移，忘却了人世间一切忧愁和烦恼，享受到超世脱俗的至高境界的乐趣。她的歌声戛然而止后，在座者仍如痴如醉，既高兴又伤感，既愉悦又痛苦地长叹不已。

爱的力量驱散了他们胸中的叹息。他们不断啜饮着酒，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在他们中间婆娑移动、舞步轻盈的美女。美女不时地逗弄他们，同他们开玩笑或共饮佳酿。当她走近艾尼时，他在她耳根低语：

"主使你幸福，拉杜比丝。我来到你这里时，是一个有沉重负担的影子。现在，我认为自己像一只在高空翱翔的小鸟。"

拉杜比丝向他莞尔一笑之后，移步来到拉穆哈提卜身边，送给他一朵荷花，以补替他丢落的那朵。拉穆哈提卜对她说：

"这老头(指哲学家胡夫)说，艺术是空想的游戏。他的看法不该诅咒吗？我的心随着你的眸子闪射出的神奇光芒而转动，继而带来奇迹……"

拉杜比丝笑容可掬地对他说：

"我比婴儿都无能，难道还会从我身上冒出什么奇迹来吗？"

说完，她疾步走向胡夫坐的地方，在他身边坐下。胡夫滴酒未沾过。她用令人神魂颠倒的目光逼视着他，他不由得笑了起来，挖苦说：

"你选了这么个同伙多糟呀！"

"你不像那些人一样喜欢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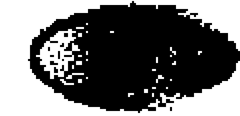
"但愿我也能这样。不过，我从你这儿得到的是一个挨冻者从炉火中得到的温暖。"

"那么，你给我点忠告，我该在一生中干些什么呢？因为我今天有点怨气。"

"你真的有怨气？……是因为悠闲、富足还是委屈？"

"喂，聪明人，你怎么忽略了这一点？"

"大家都在埋怨，拉杜比丝。我不断地听到那些渴望得到面包屑的穷人的抱怨，听到那些被重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头面人物的抱怨，听到那些对舒



适和享受感到厌倦的富翁们的抱怨。总之,大家都在抱怨。指望改变是无门的,还是满足主给你安排的命运吧!"

"那人们在乌佐里斯的世界里也牢骚满腹吗?"

老人笑了一下,说:

"哎!你的朋友拉穆哈提卜嘲笑那个至关重要的世界;而有学问的祭司们却说,那是个永恒的世界。忍着点吧,美人!你的阅历还太浅呢。"

戏谑和讽刺的念头又袭上她的心头。她想挑逗一下哲学家。于是,她装得一本正经地说:

"我真的阅历太浅吗?你还没见到我见过的东西呢!"

"你看到了哪些我没看到的东西?"

她用手一指正在嬉戏的人们,笑盈盈地说:

"我看见了这些名人、埃及的活宝、主宰世界的人。他们退回到了野蛮时代,忘却了尊严和地位,一个个拜倒在我的裙下,简直像一群狗或是一群猴子!"

说罢她咯咯地大笑起来,一面像羚羊似的灵巧地跑到客厅中央,给女乐师们作出一个手势。女乐师们的手指开始拨动琴弦。这个佳人跳起了一个精心编排的舞蹈,把她婀娜的身段表现得淋漓尽致,做出各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轻盈舞姿和柔若细柳的腰部动作。举座者个个心荡神移,合着手鼓的节拍击着手掌,眼睛中喷射出贪婪的光焰。她刚一跳完这个舞蹈,就像鸽子似的飞到自己的座椅上,眼梢扫视着一张张馋涎欲滴的面孔,看到了令她忍俊不禁的场面。她说:

"我像是狼群中的羔羊。"

喝得醉醺醺的阿尼纳对这一比喻很满意。他希望自己是头狼,能猎获那只美丽的羊羔。酒能使他如愿以偿。他似乎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一头狼,便高声嗥叫起来。在座的先生们都对着他哄堂大笑。但他仍然嗥叫不歇,四肢伏地,在人们的捧腹狂笑中,向美女爬去。到离她一箭之遥时,他对她说:

"把今夜给我吧!"

她没有作答,而把头转向过来跟她行告别礼的都督艾尼。她把手伸给他。跟在艾尼后面的是哲学家胡夫。她笑着问他:

"你不想让我把今夜赐给你吗?"

他笑着摇摇头,说:

"只有同俘虏们在矿山里服役,对我来说更容易些!"

每个人都期望这一夜属己所有,因而再三请求着。他们为此相互激烈竞争,以至出现了僵局。汉法尔自告奋勇地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说:

"你们每个人把自己的姓名写在一张纸片上,让我们把纸片全部放入阿尼纳的象牙箱里。然后,由拉杜比丝伸手去摸出一个幸运者的名字……"

大家无可奈何地赞同了他的提议,急急忙忙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唯有阿尼纳例外,他恐怕这一夜从他手中滑走,便苦苦哀求说:

"我的女主人啊,我是个浪迹天涯的人,今天在你面前,明天就在一个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抵达的遥远的地方。如果我错过了今夜,也许我将永远永远失去它……"

他的辩白触怒了众人,他们纷纷讥诮他。而拉杜比丝则沉默不语,两眼呆呆地望着她的情人们,一种奇特的不安又袭上她的心头。她渴望溜之大吉,一个人独处片刻。她对喧嚷声感到烦躁,于是用手示意他们不要争了。他们怀着希冀与担心停止了争吵。她说:

"别自找麻烦了,先生们! 今夜我不给任何人!"

顿时,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疑惑地望着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须臾,他们乱哄哄地抗辩起来,咆哮地埋怨着。拉杜比丝眼看跟他们说也无用,就站起身来,脸上露出坚毅的神情说:

"我累了,让我休息吧!"

说罢,把她娇嫩的手一挥,转过身子,匆匆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她上楼走进了卧室,对自己的当机立断感到高兴,对这夜能摆脱他们感到满意。那些人大声长吁短叹的声音仍在她耳际轰鸣。她径直走到窗前,拉开帘幕,望着黑黝黝的路,只见远处车辆和轿子的影子憧憧,上面载着酩酊大醉的人们,他们快快不乐,沮丧而返。对他们的模样,她觉得可笑可乐,嘴角便浮现出一丝刻薄讥刺的微笑。

她怎么会这么做的? 她自己也说不上。不过,她感到心绪不宁,坐立不安。

哎呀,这种单调乏味生活的后面蕴藏着什么呢? 她无法回答。哲人胡



夫的答复也未能解除她的疑点。尔后，她躺在舒适松软的床上，浮想联翩。今天发生的怪事，一桩桩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她仿佛又看到人流的海洋……看到巫婆灼人的双目，它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她吸引了过去；仿佛又听到了巫婆那令人四肢颤栗的可狰的声音。接着，她仿佛又看到了气概豪迈颇具阳刚之美的法老，还看见那只凶猛可憎的兀鹰扑向她的一只绣鞋，抓起它飞上高空。这委实是丰富多彩的一日。也许这些联想再次唤醒了她的感情。她方寸已乱，思绪恍惚。她可怜的情人们都成了这种情绪的牺牲品。她的心激烈地跳动，心中燃烧着莫名的火焰，想象之鸟带着她在奇怪的河谷里飘忽不定，她好像期望能改变一下目前的境况。但是，未来是何种情况呢？她茫然无所知。难道她是被那该死的巫婆吐出的妖气击中了？

显而易见，她中了妖术。若她不是中了巫婆的妖术，那便是中了掌握人类命运的天命术了。

第四章 塔　胡

拉杜比丝焦躁不安，六神无主，怎么也睡不着。她又一次下床，走到俯瞰花园的窗前，推开窗户，雕像般地伫立在窗前。她解开头上的发结，一束束青丝松散地披落在脖子上、肩膀上，给白色的长衫蒙上一层黛色。她深深地呼吸着湿润的夜晚空气。双肘搁在窗台上，一只手托着下巴，目光在宽广的花园里游移不定。奔腾的尼罗河就在花园的后面。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天气温和，微风习习，树枝婆娑起舞，摇曳不定。远远望去，尼罗河宛若一条黑墨。天空中，星辰璀璨，送来星光点点，一俟接近大地，便淹没在漆黑的大海之中。

黑压压的长夜和万籁俱寂的大地，会给拉杜比丝的头脑带来一丝清静和安宁吗？不可能啊！她对宁静失望已极。于是，她从床上拿过一只枕头，搁在窗台上，把右腮靠在上面，闭上了双目。

她蓦地想起哲学家胡夫的话："大家都在抱怨，指望改变是无门的。还是满足主给你安排的命运吧！"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胜忧伤……真的想

改变也徒劳无益吗？人们真的一直在抱怨吗？……但是她怎么能心悦诚服地相信这种看法，使自己放弃改变境遇的需求呢？她心潮澎湃，多么希望以此来摧毁自己的现在与过去，跑到无人知晓、无人问津的天涯海角去。她怎么才能得到满足，怎么才能心安理得呢？她梦想能出现一种情况，使她毫无怨言。然而她对一切都感到心烦意乱。

不过她未能一直沉湎于遐想之中。她听到有人轻叩她卧室的门。她惊奇地侧耳细听，抬起头来，喊了一声："谁？"

一个极其熟悉的声音回答她：

"是我，主人，我可以进来吗？"

她说：

"进来吧，希丝。"

使女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看见女主人仍站在那里，压根儿没碰过床，她感到诧异。女主人率先发话：

"什么事？希丝。"

"在我后面有个男人等候进来。"

美女紧皱眉头，颇为不悦地说：

"不管什么人，毫不迟疑地赶他出去。"

"主人，这如何……他是本宫之门永远对他敞开的那个人。"

"塔胡！"

"正是他。"

"什么事使他深更半夜来到这里？"

使女眼中闪过一束诡谲的目光，答道：

"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主人。"

她伸手示意召他进来。使女离开片刻之后，卧房门的空间很快就被将军魁伟的身躯填满了。他垂首向她致意，眼睛盯着她的脸，惶惶然地站在她面前。他脸色苍白，额头紧锁，眼圈发黑。这一切都没有瞒过她的眼睛。她没有理会他，独自走向沙发椅，坐定之后便问他：

"我发觉你很疲倦。是工作劳累了吧？"

他摇头否定，尔后简单地说：

"不是的。"



“你不像我熟悉的那样。”

“是的!”

“当然你是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的……你到底怎么啦?”

他当然知晓一切。不管他是否亲自把消息告诉她,过不多久,她都会知道的。他不敢大胆直言,因为这是在用他自己的幸福作冒险。他生怕会永远失去她。倘若他能控制着她的意志和行动,一切就可迎刃而解。然而他几乎对这一点绝望,痛苦万分地对她说:

“哎,拉杜比丝。要是你我真诚相爱的话,我就可以用我们爱情的名义向你恳求了。”

究竟是什么使他需要恳求呢?就她对他的了解来说,他是个武士,讨厌恳求、哀求之类的事。对她肉体的魅力,他一直是得到满足的。是什么使他害怕起来?她闭了一眼后说:

“这是老调重弹的话。”

她说的话触怒了他,尽管说的是事实。他生气地说:

“我知道。但我重提它有其现实的理由……嗳,你的心就像是河底里一个冰冷彻骨的空穴。”

她听惯了诸如此类的话,但她仍不安地说:

“难道我禁止过你享受什么吗?”

“决不,拉杜比丝。你已把你那出水芙蓉似的玉体奉献给了我。你的玉体是对人的折磨。但是我一直奢望获得你的心。这真是一颗铁石的心啊,拉杜比丝!它屹立在欲望的狂飙之中,纹丝不动,仿佛它不是属于你的。我一直困惑而又生气地问自己:我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我不是一个男子汉,一个十足的男子汉吗?事实上,是你没有心肝……”

她对他更加反感。这并非是她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不过以前他是挖苦或嗔怪地说这些话的;而现在,他是在深更半夜大动肝火,声音颤抖着说。什么事触怒他了呢?她似乎想诱使他说出究竟,于是问道:

“塔胡,你在深夜这个时刻来这里,就是为了让我来重复听你这些话的?”

“不是的,我不是为说这些话来的,而是为了一件重要的事。倘使爱情在这件事中不能救助我的话,那让你所珍惜的自由拯救我吧。”

拉杜比丝十分认真地瞧着他，等待他把话说完。他已烦恼至极，决心不再转弯抹角，要直说来意。他把目光对准了她的双眼，口气平静而又坚毅地对她说：

“你应该离开比贾宫，逃离比贾岛，越快越好……在黎明曙光前走。”

拉杜比丝对他的话感到悚然，用不相信的目光瞧着他问道：

“你在说什么呀，塔胡？”

“我说你应该躲起来，否则你将失去自由。”

“在比贾岛上，有什么会威胁我的自由呢？”

他咬牙切齿地问道：

“难道你没有丢失贵重的东西？”

她惊讶地说：

“不，我丢失了一只你赠送给我的金绣鞋。”

“怎么回事？”

“当我在花园池塘里沐浴时，鹰把它叼走了。但是我不明白，丢失金绣鞋与我的自由受到威胁有何关系？”

“别急，拉杜比丝。鹰确实叼走了鞋子，但是你知不知道它落到哪里了？”

她觉得他谈起来像个知情者，越发感到奇怪，咕哝着说：

“我同此事有关从何说起呢，塔胡？”

他叹气道：

“鞋落到法老的膝下了。”

这句话如雷贯耳，震撼了她的全身，使她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她迷惘地望着塔胡，未能说什么。将军用不安和疑惑的目光打量着她的脸，不禁喃喃自语道：“这消息到底在她心中引起什么反响？她的感觉如何？”他忍不住了，轻声地问她：

“我提的要求不对吗？”

她未作回答。看得出来，她没有注意听他的问话，她正沉浸在心潮起伏的波涛之中。她呆若木鸡的样子使塔胡害怕起来，她的惶惑又使他烦恼。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种他从内心感到讨厌的迹象。他失去耐心，火冒三丈。怒气蒙蔽了他的眼睛，他用更加凶狠粗暴的声音对她喊叫：



“喂，你在哪个河谷里出神啊？难道这个可怕的消息没有让你惧怕吗？”

他声色俱厉的吆喝使她全身哆嗦，怒火中烧。她非常怨恨地瞪了他一眼，但又压住了自己的性子，以便从他那儿听到他想说的。她冷冷地问他：

“你认为事情会是这样的吗？”

“我看你在装傻，拉杜比丝。”

“你多么霸道！就算是鞋子落在法老的膝下，你以为他会为此而杀掉我？”

“不。但是他把鞋子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自言自语地问：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佳人的心怦怦地跳着，她追问道：

“他找到答案了？”

塔胡的两眼发黑，声音颤栗地说：

“有个人一直在打我的主意，天命使他认友为敌、认敌为友。他抓住这个机会，从背后捅我一刀。他在法老跟前提到你，说你是天姿国色、绝代佳人，使法老想入非非、邪念顿生。”

“苏夫赫忒卜？”

“正是这位既是朋友，又是敌人的人。年青国王的心已经被蛊惑了。”

“他想干什么？”

塔胡双臂抱胸，严厉地说：

“法老不是那种喜欢一样东西便珍爱它的人。他一旦爱上一样东西，只知道如何占为己有。”

又一次出现了沉默。这个女子的心头如同倒翻了感情的五味瓶；而那男人的心上，则压着一个梦魇。她沉默，她没有害怕，也没有战栗，这使他更加生气。他狂怒地对她说：

“难道你不感到，你的自由面临被剥夺的威胁吗？拉杜比丝，自由是你所珍惜和不愿糟蹋的。你的自由曾摧毁和扼杀了多少颗心。它使苦闷、悲伤和沮丧如同瘟疫一样，袭击了所有的比贾人。为什么你不为了自由而逃之夭夭呢？”

他如此形容她的自由，使她很不悦。她面露愠色地说：

“难道你用这样使人毛骨悚然的描述来中伤我，就因为我的全部过错在

于我不肯虚伪和违心地对一个人说,我爱他吗?"

"你为什么不恋爱呢,拉杜比丝?横戈跃马、南征北战的壮士塔胡都恋爱了,你为什么不恋爱呢?"

她暧昧地笑了一下,喃喃问道:

"对你的问题,我如何回答是好呢?"

"现在我并不在意这个。我不是为此而来的。我要问你,你打算怎么办?"

她平静而又十分顺从地说:

"我不知道。"

塔胡两眼冒火,像两块燃烧着的火炭一样,恨不能把她吞下去。他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要砸烂她的脑袋。正好她瞧了他一眼,他只得深深地叹了一口长气,说:

"我认为你会执著地维护自己的自由的。"

"或许我能干点什么?"

他双手击掌道:

"逃吧,拉杜比丝!在你被带到王宫去作一名宫妃之前逃走吧。你会被安置在王宫里不计其数的房间里的一间房中。之后,你就会在那儿过起孤独的奴隶身份的生活,等待每年轮到你一次的机会。你将在凄风苦雨的监房环抱着的、充满悲哀的天堂里虚度残生……难道拉杜比丝降于人世是为过这种生活的?"

出于尊严和傲慢,她勃然大怒。难道过如此悲凉的生活,有可能是她的命运和福分注定的?

难道命运最终注定她——一个名人贵胄为之争相大献殷勤的女人——要同宫女们分享年青法老的宠爱,在广袤的寰宇间竟满足于法老禁宫中的一个小间?在经历了光明之后再坠入黑暗的深渊?在享有尊严之后再蒙受屈辱?在享有完整的、强大的主权之后甘心于受奴役?呜呼,多么可憎的描绘和多么离奇的想象啊!但是她将像塔胡所希望的那样逃跑吗?她甘愿逃跑吗?没有一张脸比她的脸俊俏,没有一个身段有她的纤细娉婷。这样一个受人崇拜的拉杜比丝因为要沦为奴隶而逃跑?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女人能够奢望得到主权,俘获男人的心呢?



塔胡走近她一步，哀求着说：

“拉杜比丝，你想说什么？”

她再次生气，用讥刺的口吻说：

“将军，你诱使我从你主子面前逃跑不感到内疚吗？”

她的讥刺击中了他的要害。这巨大的冲击使他身子晃动一下，真是有苦难言。他赶忙说：

“圣上还未见到过你，拉杜比丝。至于我，心儿早已被你夺走。我已被难以驾驭的爱情俘获，它毫无恻隐之心，把我带到了死亡的边缘，凌辱我，折磨我。我胸中像是一口熊熊燃烧的折磨人的炼炉。当我恐怕永远失去你时，它的火焰就越烧越烈。纵然我是捍卫自己的爱情唆使你逃跑，但我也决不会背叛受崇拜的圣上的。”

拉杜比丝压根儿没有留意他的诉苦和对主子忠诚的辩白。她依然由于自傲在发火。因此当他问她打算怎么办时，她一个劲地摇头，仿佛是想拂去头脑里卑劣的猜疑似的，以冷淡而又充满信心的声音说：

“我决不逃跑，塔胡！”

在张皇失措和绝望中，塔胡的脸色变得刷白，他问道：

“那么你甘心受辱、屈从卑贱？”

她的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说：

“拉杜比丝决不会尝到屈辱的。”

他暴跳如雷地说：

“噢，我全明白了。你的老魔鬼——骄傲、自负、倔强和胆量的魔鬼——又在作祟了。那魔鬼让你的心永远冰冷，以观赏受煎熬的心灵和玩弄他人的命运取乐。当法老的名字在它面前出现，它就十分反感，跃跃欲试，企图施展自己的淫威和权势，考验一下那讨厌的妖艳的威力，为此不惜践踏已经憔悴的、支离破碎的心，铲除希望的废墟……哎，为什么我不用这匕首，一下结果了这个坏家伙？”

她用平静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说：

“既然我已识破了你的引诱，我就什么也不阻拦你了！”

“这匕首保证能宽慰我的心。拉杜比丝会有一个多么正常的结局啊！”

她冷静地说：

“爱国将领塔胡的结局会多么令人遗憾啊!”

塔胡两眼直愣愣地瞪了她许久。在这关键时刻,他感到心灰意懒和令人窒息的绝望。不过他没有大发雷霆,而用冷淡和狠毒的语气说:

“拉杜比丝,你多么丑陋呀!你的形象狰狞可恶。谁认为你是美丽的,他一定瞎了眼。你的形象丑陋,因为那是一副死相,没有生气而不美。你的胸中绝无生命的跳动、绝无心脏的温暖。你是一具有姣好面容的尸体,仅仅是尸体而已。你的眼中没有一丝怜悯的目光,你的双唇离不开痛苦的神色。你从没有恻隐之心。你的目光呆滞,心如顽石。你是一具该诅咒的僵尸,我应该恨你,一辈子都该恨你……我知道,你将听凭魔鬼的摆布而肆虐。但是,总有一天,你会被摔得粉身碎骨,这是一切恶人的下场。我为什么要杀掉你呢?为什么要背上杀掉一具僵尸的罪责呢?”

塔胡说完这些话后,拂袖而去。

拉杜比丝侧耳细听着他那沉重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一直到它消失在黑夜的宁谧中。

随后,她回到窗前。窗外一片漆黑,星星在它们永久不散的宴席上闪闪发光。四周的静寂令人悚然。她仿佛可以听到深埋在体内的心脏的不安搏动。

她感到热不可耐,忐忑不安。可以断言,她的体内充满了活力,她不是一具死尸。

第五章 法　老

她睁开眼睛,只见一片黑暗。夜怎么还笼罩着大地?她平静下来进入梦乡多久啦?一连好几分钟她毫无知觉,什么也记不起来,就像不知道未来那样不知道过去的一切,仿佛漆黑的夜色把她的个性吞噬了。她有一阵子感到茫然若失和闷闷不乐。尔后,她的双眼习惯了黑暗,黑暗似乎变淡了,不那么深沉。她依稀看到窗户的隙缝中闪进一道微弱的光线,她能辨别出卧室中的家具,看见镶金的吊灯,从而触发了她的感官,使她想起自己仍然

醒着,还没有入睡过。在晨曦初露时,她才躺到床上。睡意把她从感情和思绪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就这样,她一直迷迷糊糊地睡到第二天白天,或者说是黄昏。

一觉醒来之后,她记起了昨晚发生的事。塔胡的形象——一会儿吹胡子瞪眼睛,一会儿绝望地哀叹,一会儿又深恶痛绝地恐吓——又浮现在她的脑海。哎,真是一个粗人!他身材魁伟,好发火,性感而且热衷于爱情。除了他的爱是执拗的、百折不回和无可挑剔的之外,他是个无可指摘的人。她真诚地希望他能忘却她,甚至痛恨她。因为她从这种爱情中得到的只是磨难。大家都渴望能获得她的心,而她的心像不驯服的动物一样,既冷漠又孤僻。她多么不情愿,却又不得不卷入那些可泣可诉的事件和令人痛苦的悲剧之中。这些悲剧像阴影一样尾随着她,像她的思绪一样萦绕着她,给她的生活染上了残酷和痛苦的污秽。

她想起了塔胡说的关于年青法老的话,说他期望见到金绣鞋的女主人,他一定会召她进那座禁宫去……唉,正如她听说的,法老是个血气方刚、刚愎自用的青年。塔胡这么说并不奇怪。她相信他的这些话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事态也许会有新的进程。她的自信是无限度的。

这时,她听到敲门声,便懒洋洋地说:

"希丝,进来吧!"

使女打开房门,像往常一样利索地走了进来。她说:

"赞美真主,它使你长时间失眠之后睡了一个好觉……主怜悯你啊,主人,你一定饿坏了吧!"

她打开了窗户,一缕阳光透了进来。她笑着说:

"今天,太阳没见到你就下山了。它对地球的造访败兴而归。"

拉杜比丝边伸懒腰边打呵欠问她:

"是黄昏了?"

"是的,主人。现在你是去洗香水浴还是先用饭?太遗憾啦,我知道什么事使你昨晚彻夜不眠!"

拉杜比丝郑重其事地问她:

"你说什么事,希丝?"

"你没有让男人暖过你的铺。"

“没羞没臊，调皮鬼!”

使女眨眨眼说：

“男人通常是专横跋扈的。要不是这样，你就不会容忍他们的自负。”

“别唠叨了，希丝。”

她抱怨说自己头很沉。使女便对她说：

“我们去澡房吧！相好们正陆续来到客厅，发现你不在他们会痛苦的。”

“他们真的来了?”

“这个时刻，你的客厅何曾少过他们?”

“我一个也不见。”

希丝瞠目结舌，满腹狐疑地看着女主人说：

“昨天你使他们失望……今天你对他们怎么说呢？唉，女主人，要是你知道他们对你的姗姗来迟有多么心焦那该多好!”

“告诉他们，我累了。”

使女有点踟蹰，想提出反对。但是拉杜比丝对她厉声喊道：

“按我的吩咐去办!”

使女不安地离开卧房，她不知道是什么使主人一反常态。

美女对自己的做法感到满意。她说：“这不是他们的时间。我不能用着纷乱的心绪去恭听他人的谈话，也不能集中心思投入谈话，更不用说去唱歌或跳舞了。让他们都走吧!”她怕希丝带着他们的恳求再来找她，便翻身下床，疾步走向浴室……

她形影孤单地喃喃自问，今晚法老会不会派人找她去呢？啊，难道她在为此而坐立不安？难道她害怕了？都不是。从来没有一个女子享有的这等美貌，给了她无限的自信心。确实如此，没有一个人能抵御她的俏丽。她那天赋的国色没有一个人敢屈辱它，即便是法老本人。那么，为什么她要惶惶不安呢？昨天傍晚产生过的那种奇怪的感觉又袭上心头。当她看到年青的国王像雕像一样站在辇车上时，那种怪异的感觉第一次在她心头萌动过。真怪呀！瞧她困惑的样子！她面临着一个高深莫测的谜！一个令人生畏的强有力的名字！一位受人崇拜的神！你是否认为，在她看到似神一样威严的法老之后，她还愿意见到一个欣喜若狂的法老呢？你是否认为，她忐忑不安是因为她在面对难以攻克的堡垒时，想寄希冀于自己的力量呢?

希丝敲了一下澡房的门说，阿尼纳先生要她带封信给女主人。佳人恼火了，她严词拒绝道："把它撕成碎片。"使女怕女主人迁怒于她，便在慌乱中跌跌撞撞地走了。拉杜比丝离开澡房，回到卧室，显得越发窈窕多姿，妩媚动人。她用了餐，饮了一大杯马尔尤特酒。她刚在沙发椅上坐稳，希丝没有禀报就急匆匆地向她走进来。拉杜比丝用警告和威胁的目光迎接她。使女胆怯地说：

"大厅里有一陌生男人，他坚持要见你。"

美女七窍生烟，对她喊道：

"希丝，你是不是有点疯了？你伙同那帮子人来打扰我是吗？"

使女气喘吁吁地说：

"主人，耐着点！我已把来访者全都撵走了。至于这个男子是个陌生人，我从未见过他。我是在通往大厅的廊厅里与他不期而遇的。我不知道他打哪儿进来的……我试图挡住他的道。但他毫无顾忌地走着，并命令我告诉你他的请求。"

美女对她板了一会儿脸后，一本正经地问她：

"他是法老禁卫军的一位将官吗？"

"决不会是的，主人。他没穿军官服。我要他通报身份，他轻蔑地耸耸双肩。于是我向他强调，你今天一个也不见。但是他对我的话不屑理睬，命令我通知你他在等候你……哎呀，我的主人。我希望你愉快，但我没办法推走这个魁伟大胆的闯入者。"

拉杜比丝思忖，他会是国王的使者吗？一想到此，她的心怦怦乱跳起来，胸部也跟着颤抖不已……她跑到镜子前，审视了一下自己的模样。然后，踮着脚尖在原地转了一圈，脸始终对着镜子。她问希丝：

"你看怎么样？"

希丝对女主人情绪的突然转变感到惊讶。她回答说：

"我看您漂亮极了，主人。"

美女旋即离开卧房，让她的使女处在惊讶困惑之中。她像鸽子一样地从一个房间穿到另一个房间，尔后，走下铺着豪华地毯的楼梯，在大厅门口稍稍迟疑了一下。她看见一个男人背对着她，脸朝着大厅的墙面，正在默读拉穆哈提卜的诗句。究竟是谁？他长得和塔胡一般高，不过略微瘦一些，两

肩宽阔，小腿修长，背后有一根镶有宝石的饰带，从肩膀一直垂到腰部，头戴一顶棱锥形的漂亮礼帽，不同于祭司的礼帽。他到底是谁？他没有察觉她的到来，因为她是在厚实的地毯上轻捷地款步前来的。当她靠近他只有几步之遥时，她轻声地说：

"先生……"

陌生人向她转过身子。

天哪！她发现自己正站在法老面前，正是这位高贵威严、声名显赫、神彩奕奕的法老本人——麦尔纳里阿二世，不是别人！

天啊！如此的突然撼动了她全身，她强行控制住自己。莫非她是在做梦吧！然而她十分熟悉这张棕色的脸盘和那笔挺的长鼻梁。她不可能忘掉他，她已见过他两次，他的形象已牢牢地铭刻在她的记忆中，深深地印入她的脑海里，不会磨灭。然而她没有料想到这次会见，也没有为此作准备，更没有为此订出一个出色的计划。难道拉杜比丝能像她多次接见努比亚商人那样无准备地匆匆忙忙会见法老？她真有点措手不及，像蒙受了惨败一样被制服了。她一生中第一次主动弯下腰，用颤抖的声音说了声"圣上"。

法老眼睛放出深邃的目光，落在她美丽的脸庞上。他饶有兴味地细细观察着她的惶惑不安，着迷地欣赏着她那面容洋溢出来的妩媚。当拉杜比丝向他问安后，他吐字清晰，嗓音洪亮地对她说：

"你认识我？"

她用唱歌般甜润的声音回答：

"是的，圣上。昨天我有幸见到了陛下。"

法老对她的脸庞百看不厌。他开始感到全身都麻木了，感官和头脑都出了毛病，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志，脱口而出：

"正直的君王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为此，朕到你这儿来送还给你一件贵重的物品。"

说着，国王下意识地把手插到饰带下面，取出一只鞋子，递给她。一边说道：

"这是不是你的鞋？"

拉杜比丝的眼睛跟着法老的手转动。她吃惊地看到一只鞋从法老的饰带下露出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十分激动地咕哝说：

“我的金绣鞋!”

国王甜蜜地笑了,一面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说:

“没错,拉杜比丝。这是不是你的芳名?”

她垂下了头,嗫嚅着说:“是的,圣上。”她有点心慌意乱,没有多说。法老则补充道:

“这确是一只美丽的绣鞋。朕很欣赏鞋子里的图画。我一直把它看做是一个漂亮的装饰品,直到我看到你。我看见了一个了不起的事实,那就是美貌像命运那样会使人感到意外的手足无措。”

拉杜比丝把手掌交叉在一起后,说:

“圣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您会亲自光临寒舍!至于您拿着的绣鞋……天哪!我说什么好呢?我魂不在身。圣上,请宽恕!糟糕,我给忘了,圣上,光顾说话,竟让您一直站着。”

她疾步如飞走向自己的座椅,示意请法老坐下,随后,毕恭毕敬地弯下腰。但是,法老挑选了一只舒适的沙发椅坐下,对她说:

“靠我近点儿,拉杜比丝。就坐在这儿吧!”

美女向他靠拢,走到离他很近的地方,站住了脚,一面竭力克制着自己的局促不安。他用手让她坐下,并抓住了她的手腕——这是第一次接触,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她的心怦怦直跳,把绣鞋放在一旁,垂下眼睑,忘记自己是受人崇拜的拉杜比丝,一个随心所欲地戏弄了多少男子心灵的拉杜比丝。而今,意外的际遇使她不能自己,这个受人崇拜的人摇撼了她的心。他好像是一道突如其来射到她眼上的阳光;而她却像个第一次推脱男人的处女蜷缩着身子。然而,她的花容月貌在不知不觉中参预了战斗,坚定沉着,充满信心,把迷人的光华投射在国王惊诧的眼睛上,宛如太阳把银光照射在沉睡的植物上那样,植物立刻苏醒过来,诱人地展开枝叶。拉杜比丝的美似乎是无法抗拒、沁人心脾的。它烧灼着靠近它的任何人,在他心中激起狂澜,胸中充盈着如饥似渴的欲望……

在那个难忘的夜晚,他俩——惘然不知所措的拉杜比丝和迷恋美色的国王——是最需要神灵恩慧的人了。

国王喜欢听她的声音,便问她:

“你怎么不问我,你的鞋是如何落入朕之手的呢?”

她颇为不安地说：

"我确实把事情给忘了，圣上。"

他微笑着问她：

"它是怎样从你那儿丢失的呢?"

他那温和的嗓音使她平静下来，她说：

"在我洗澡的时候，兀鹰把它叼走了。"

国王长叹一声，仰起了头，好像在注视着五光十色的房顶似的。他闭上双目，想象着那勾魂摄魄的情景：裸露着胴体的拉杜比丝正在水中嬉戏。突然，一只兀鹰从高处俯冲而下，快速地叼走了她的绣鞋。拉杜比丝听见了法老急促的呼吸声，觉得它撩得她双颊发烫。国王重新凝视着她的面容，温情脉脉地说：

"兀鹰叼走了它，带着它飞到我这儿。多么迷人的故事啊！但是，我反过来问一句：要是老天爷没有把兀鹰派到我这儿，难道我就见不到你了吗？……一个多么令人难过的设想呀！不过，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你离我近在咫尺，而我却不知道你，这事儿可使鹰儿煞费苦心了。它就把绣鞋抛给了朕，使朕从疏忽中猛醒过来。"

拉杜比丝惊奇地说：

"是鹰把绣鞋抛到了你的面前?"

"是的，拉杜比丝……这是个迷人的故事。"

"真像变魔法一样的巧合！"

"你说是巧合吗？拉杜比丝。什么巧合！这是令人折服的天命的安排。"

她叹息道：

"说得对，圣上……这就像个糊涂的聪明人。"

"我将当众宣布朕的旨意：朕的黎民百姓不得有人伤害鹰鸟！"

她笑了起来，笑得那么欢悦，那么迷人，笑声在嘴里像念符咒一般。国王感到一种恋情占住了他的心。他从来没有压抑情感的习惯，他不能自制对她的一片钟情。于是他叹着气说：

"鹰是朕一生中恩重如山的惟一生灵。拉杜比丝，你真漂亮！你的美貌使我所有的梦幻黯然失色。"

拉杜比丝感到欣喜,仿佛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她的流盼秋波使他越发意乱情迷。他像是哀求,又像是抱怨:

“似乎有一根熊熊燃烧着的鞭条在抽打我的心。”

说罢,他把自己的脸凑近她满面春风的脸,低语道:

“拉杜比丝,我真想淹没在你的呼吸之中。”

拉杜比丝微微抬起头,垂下眼睑。国王把脸凑得越来越近,以至鼻子触及到她纤巧的鼻梁。他用手指轻轻摩挲着她的长睫毛,两眼凝神端详着她乌黑的双眸。眸子是那样的黑,仿佛世界成了一片幽暗。爱情使法老茫然失措,浑身麻酥酥的,直到她深深的喘息唤醒了他,他才稍稍坐正了一点。他附在她的耳边低语:

“拉杜比丝!我有时给自己算命,我来感情的时候是疯狂的。”

拉杜比丝疲软地把头撑在手掌上,心儿在扑扑地跳动。他俩相对无语地坐了一段时光,各自对双方心灵的交流感到莫大的幸福。交流些什么,不知道,只有对方知道。忽然,拉杜比丝站起身来,对他说:

“圣上,你不和我一起看看我的宫殿?”

这是一个幸福的邀请……不过这使他想起了几乎被他忘却的事情。他不得不表示歉意。要是把会见拖延一会儿会有何妨呢?王宫和宫中事务使他牵肠挂肚。他惋惜道:

“今晚不了,拉杜比丝!”

她不同意地瞧了他一眼,说:

“为什么,圣上?”

“一大批人在王宫等朕数小时了。”

“是些什么人?”

国王哈哈一笑,轻蔑地说:

“我本该现在会见宰相的。说真的,拉杜比丝,自从兀鹰之事发生以来,我一直忙于繁重的公务。本打算造访你的白宫,但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当我觉得今晚又要像昨晚一样白白流逝时,我就把一个重要的会议推迟了,因为我要见金绣鞋的主人。”

拉杜比丝惊愕不已,口中嘟囔道:“圣上。”她对国王任性地推迟一个决定王国前途的重要会议而去看一位心里牵挂的姑娘感到十分惊诧……她认

为法老的事务令人神往和无限美好,是其他情人们的事务或诗人们的篇章所望尘莫及的。

这时,国王也站了起来,对她说:

"我现在要走了,拉杜比丝。唉,王宫的气氛令人窒息,它是一座囿于旧传统的监狱。但是,我要像飞箭一样地脱离旧传统……现在我要离开一张可亲可爱的脸,而去会晤一张可憎可恶的脸。你见过比这更离奇的事吗?明天见,亲爱的拉杜比丝,并且永远相见。"

说罢这些话,他风度翩翩、充满朝气、带着狂热走了。

第六章 爱　情

拉杜比丝的目光离开了国王走出去的那个门洞。她叹息着说:"他走了。"然而,实际上他没有走。要是他真的走了的话,那种奇怪的甜滋滋的麻醉感就不会占有她,使她处于半眠半醒,恍若梦幻的境地,许多画面争先恐后、发疯般地从她脑海中掠过。

她应该感到幸福,因为她不胜荣耀之至,登上了光辉的顶峰,领略了世上女子做梦也想不到的登峰造极的境界,受人崇拜的法老亲自拜访她。她芬芳沁脾的呼吸使他神不守舍,他握住她的手,在她面前喊道,一根炽热的火鞭抽打着他年青的心。他的爱恋使她成为荣耀和美丽宝座上的王后,她应该感到幸福,应该感到无上荣光!她把头稍微偏转一下,目光落在那只绣鞋上,芳心就怦怦地跳起来。她把头靠近它,直到嘴唇触及到鞋襻为止。

她未能久久地独自沉浸在遐想中,因为希丝进来了,她说:

"主人,你想在这儿睡觉吗?"

她没有答话。拿起了鞋子,懒洋洋地欠起身,慢条斯理地向卧房走去。看到她如痴如狂的神态,希丝壮起了胆,带着伤感的口吻说:

"真可惜呀,主人……这个充满着欢乐和歌舞的漂亮大厅,今夜第一次受冷落,没有夜谈者和情人。也许,它会像我一样纳闷:歌声在哪儿?舞蹈在哪儿?爱情在哪儿?……这是你的意愿啊,主人。"



美女没有理睬她，默默无语地移步上楼。希丝以为她的话赢得了主人的赏识，便兴致勃勃地说：

“当我把你的歉意告诉他们后，他们闷闷不乐、沮丧至极！彼此交换着快快不乐的忧伤目光，步履沉重地退出去了。”

美女仍然保持不语，走进漂亮的卧房，疾步跑到梳妆镜前，瞅了一眼自己的模样之后，满意而高兴地微笑起来，心里暗暗地说：“如果今夜发生了奇迹，那么这个模样也是一个奇迹。”她陶醉在幸福中。随即，她转向希丝，问道：

“你猜猜今天来看我的是谁？”

“他是谁呀，主人？我以前从未见过，是一个陌生的年青人。可是，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贵人、相貌堂堂、气宇轩昂、令人望而生畏，走起路来如疾风，呼呼作响，脚步声沉重有力，说话带有命令口气。要不是胆小的话，我会说，他有点……”

“有点什么？”

“有点疯狂。”

“小心点！”

“主人，不论他多富裕，总不至于超过你今天逐走的全部情人吧。”

“当心，别后悔莫及。”

希丝惊讶地说：

“他比塔胡首领和艾尼都督更富有吗？”

拉杜比丝洋洋得意地说：

“傻瓜，他是法老……”

希丝瞪大眼睛瞅着女主人的脸，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拉杜比丝爽朗地笑着说：

“他是法老，希丝，法老，是法老本人，不是别人。你别多舌了，现在走吧，从我面前走开，我要一个人待着……”

她关上了门，折回到俯瞰花园的窗口。这时，夜幕已经笼罩大地，第一批星辰已在空中闪烁。悬挂在花园里枝梢上的灯火都已点亮了。夜色显得十分迷人。她享受着夜色的美，第一次感受到独自一人在幽静的夜里妙不可言，甚至比同所有的情人相会更甜蜜。在这静谧的夜晚，她聆听着自己的

呼吸和心儿的窃窃私语……回忆着，回忆着。思绪追溯到了很久很久以前，心儿也随着思绪咚咚直跳。她在被冠以比贾岛众心灵中的王后、注定要掌握男人们的命运前，曾是个小家碧玉，恰似绽开的玫瑰花从农村湿润的绿叶丛中展现出来。曾有一个嗓音圆润、长着古铜色双腿的水手闯进了她的生活。除他之外，她不记得自己还心甘情愿地委身过什么人。比贾岛的沿岸是她在大地上并不幸福的见证人：水手邀请她上船，她欣然应允了。波浪把她从比贾岛载到埃及的最南端。从此，她同农村及其家人全都失去了联系。后来，那水手突然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不知是失踪、跑了还是死了，剩下她孤独一人。不，她并不孤独，她的美貌和她相依为命。她没有无家可归，一个长着大胡子、心肠柔软的中年人收留了她。她生活过得很好。然而，中年人的不幸去世使她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她点燃起自己的炫目之光，使人们眼花缭乱。人们像飞蛾似的疯狂扑到她的身边。他们把无数年轻的心和不计其数的财宝，投掷在她娇小玲珑的脚下，把她奉作比贾岛上众心灵中的王后。这就是拉杜比丝……啊，往事不堪回首！

后来，她的心怎么会枯死呢？是悲伤，还是自负，抑或荣誉所至？她用聋子的耳朵和关闭的心灵去倾听那爱情的絮语。像塔胡那样因爱恋而惶恐不安的情人，其奢望最终得到的也只是她把冷漠无情的肉体奉献于他而已。

她良久地回溯着，仿佛回忆能将往事同她一生中最奇妙、最幸福的日子联系起来。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她不知道是过了几个小时还是几分钟，直到被脚步声惊醒过来。她惊慌地张望着，看见房门被打开，希丝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说：

"主人，他跟着我……喏，就是他。"

她看见他怡然自得地踱了进来，犹如走进他自己的卧室。她不由得惊喜交加，喊了一声："圣上……"

希丝抽身溜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国王向这间漂亮的卧室打量了一番，笑着说：

"我要为贸然来访请求宽恕吗？"

她莞尔一笑，说：

"卧室和它的主人都是属于圣上的。"



他爽朗地笑了，笑声清脆，充满青春活力。他抓住了她的膊肘，带着她走向沙发，让她坐下，自己坐在她的身旁。他说：

"我曾担心，在我未到之前你已睡了。"

"睡觉……这样的夜晚是睡不着的。异常的幸福之光使夜晚像白昼一样。"

国王的脸上露出严肃的神情，说：

"倘若我们一起燃烧了呢？"

她从未品尝过这样的幸福，也不曾见过自己的心境有过这样激动亢奋的状态。只有站在这个俊杰者面前，她才真正尝到了屈从的滋味。一点不错，她在燃烧。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而是心满意足地对他扬起两只会说话的眼睛，流溢出真诚亲热的目光。尔后，她说：

"我没有想到今夜你还会来……"

"我也没有想到。不过我感到会议令人厌烦，思想高度集中使我疲惫不堪，心情急躁。那个人向朕呈上了许多奏章，朕签署了一小部分。朕先是心不在焉地听他说话。后来，对他所说的一切都感到腻烦，遂对他说：'明天再说。'我本来不想来，只希望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地好好想想。不料，当我一人独处时，觉得孤独是那么沉重难当，夜晚是那么寂寞难忍。其时，朕自艾自怨地说：'朕为什么要熬到明天呢？压抑情感不是朕的习惯。'没有耽搁，我便发现自己已到这儿，出现在你面前了……"

一个多么幸运的习惯啊！它该收获最甜蜜的果实了。国王浑身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亢奋而又飘飘然地说：

"拉杜比丝……这个名字多么美好！如琴瑟之声不绝于耳，爱情含义居我心田。这爱情是神秘的东西。它怎么会使一个夜夜有各种肤色、各种情致的美人相伴的男人倾倒呢？的确是不可思议的。爱情究竟是什么？是蛰居我心头上的折磨人的渴盼；是在我灵魂最深处吟唱的神曲；是令人柔肠千转的思念。它就是你，你就是世界和精神的象征。瞧瞧我这健壮的体魄吧，它需要你，如同溺水者需要呼吸空气一样……"

她也有同样的感情，觉得他说得千真万确。他的这番话虽然是描述一颗心，实际上叙述了两颗心。她像他一样专注地谛听着这首神曲，目睹着他那象征着世界和精神的形象。由于遐想和陶醉，她的眼皮变得滞重起来。

须臾，眼睫毛就缠结在一起了。国王细语绵绵地问：

“为何不说话呀，拉杜比丝？”

她睁开了美丽的双眸，含情脉脉地望着他，说：

“我还需说什么呢？圣上，过去我一直口若悬河，而我的心是死的；现在，我的心复活了，它吸吮着你的话语，如同土地吸收着太阳的光热，显得生机勃勃。”

法老开心地对她笑着说：

“爱情把朕从一个群芳满园的天地中夺了出来。”

她也微笑着说：

“爱情把我从一个满是名士风流的天地中夺了出来。”

“朕曾像个茫然若失的人在自己的天地里瞎混，而你离朕近在咫尺。呜呼！该早几年认识你就好了。”

“我们俩都曾在等待兀鹰搭桥。”

国王热诚地握紧拳头，说：

“是的，拉杜比丝。命运一直在等待这只鹰在我们的天涯里出现，以谱写一个最美妙的爱情故事。毫不怀疑，鹰是难于把我们的爱情延宕到更晚的时候了。从今后，我们再也不分离。世上最美好的事就是我们相见在一起。”

拉杜比丝从心底长叹道：

“是的，圣上。从今后，我们再也不分离。把我的胸膛拿去，当作繁茂的田野，在里面尽情地过安乐的生活吧。”

国王把她的一只纤手放在自己的手掌中，温柔地压紧它，说：

“到我这儿来吧，拉杜比丝。让这座宫宇向无信义的过去紧闭大门吧！因为我感到在结识你之前，我生活中流逝的每一天，都是一把背信弃义地对准我人生欢乐的利刃。”

拉杜比丝像是喝醉了酒似的。可是，一缕不安的心绪从她心头掠过。于是她问道：

“圣上要我搬到禁宫去吗？”

国王点点头，说：

“你将住在宫中最高贵的地方……”

她闭上眼睑，愁眉不展，不知说什么好。他不明白她的沉默，把右手尖放到她小巧的下颌下，把她的脸朝他抬起来，问道：

“你怎么啦？”

几经踌躇之后，她问道：

“这是命令吗，圣上？”

提到命令一词，国王顿时精神沮丧。他说：

“命令？没有这回事，拉杜比丝。命令的语言于爱情无益。以前我就多么期望改变自己的身份，哪怕成为平民百姓，去独自开辟自己的路，不受偏袒地接受自己命运的安排。你完全忘掉法老吧！告诉我，你不愿意跟随我吗？”

拉杜比丝生怕自己的愁容和迟疑不决的神情引起误解，便真诚地说：

“圣上，我热爱你，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一样，而且事实上还远胜于此。说真的，自从我爱上了你之后，我才真正热爱生命。在我看来，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它使我感受到了你的爱情和由于你的存在使我感到幸福。恋人之间相互充分信任的秉性是不是这么说的？你问问拉杜比丝的心吧。圣上，它会向你许诺我说过的话。然而，我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要我离开这个宫呢？为什么要我永远关闭宫门呢？……这个宫就像是我本人，圣上。你应该像我一样去爱它。宫中无处不留下我的踪迹：不是我的肖像，就是我的名字，抑或是我的塑像。它是那只给你带去永恒情书的兀鹰曾经降临过的地方，我岂能离它而去呢？在白宫中，我的心第一次为爱情悸动，我岂能舍它而去呢？圣驾也是亲临此宫来看望我的，我岂能弃它而去呢？圣上……凡你足迹所至之处，就像我的心一样，属你独有。它的门是永不关闭的……”

法老怀着一颗炽热的难以驾驭的心十分敏感地倾听着她的话，他相信她所说的每一个字。尔后，他温存地摩挲着她乌黑发亮的发辫，一往情深地把她搂在怀里，亲吻了她的双唇。他的嘴唇顿时感到像涂了一层甘露似的，对她说：

“拉杜比丝……那与我魂魄交织在一起的爱真是奇迹啊……这座宫宇的门决不关闭，它的房间决不会黑暗。只要我们活着，它就永远是爱的摇篮，情的天堂，播种回忆种子的美丽花园。我要把它变成爱之圣坛，使它的土地和墙壁变得流金溢彩。”

拉杜比丝粲然一笑,附耳细语道:

"但愿你如愿以偿,圣上。我以爱情的名义发誓,明天我一定到苏蒂斯神庙去,用圣油洗濯我的身体,洗尽我心头的不幸过去,我将带着一颗崭新的纯洁的心和一朵花蕾绽开、抵御着太阳光芒的鲜花回到这圣地来。"

国王把她的手按在自己的心口上,谛视着她的一对眸子,说:

"拉杜比丝,我今天真幸福,我要让世界和神灵为我的幸福和生命作证。一生中有此足矣……请看着我,你乌黑的眸子在我心中比世间的光明更可人……"

此夜,比贾岛沉睡了,而爱情在白宫中彻夜未眠,直到漆黑如盘的夜空中依稀透出了黎明的第一道曙光。

第七章　爱情的阴影

上午,拉杜比丝醒来,天气很热。烈日射出炽热的光,给人间送来了光明和热火。稀薄的衬衣紧贴着她柔嫩的肌体。她头发蓬散着,有几缕披在胸前,有几缕散落在枕头上。

酣睡乍醒,多幸福啊!她的心中唤回了美好的回忆,充溢着喜悦。周围空气中散发着百花的馥香,大地喜洋洋地发出欢笑。她的情愫复苏,仿佛她发现了一个新的美妙世界,或者是一个新的生灵复活了……

她侧过身子,瞥见了枕头。枕上有他的头留下的明显痕迹。她的眸子中不由得闪出无限怜爱和依恋的目光。她把头凑近了它,亲吻了一下,喜滋滋地嘀咕:"一切多美好啊!一切使我多么幸福啊!"

她在床上稍坐片刻后,像平时的早晨一样离开了床铺,精神饱满,神情欢快,宛若一个有着满腹笑料且擅长说俏皮话的人。她洗了个冷水澡,用香橙花水搽了身子。在穿上用香料熏过的衣服之后,回到餐桌边。她用了以鸡蛋和面点组成的早餐,喝了一杯鲜奶和一小杯啤酒……

早餐后,她乘上自己的船朝阿卜航去,目的地是苏蒂斯神庙。她怀着虔诚的心走进宏伟的庙门,内心充满着希望和理想。她在庙内四处绕行一圈,

祈求刻有神圣图案形象的墙壁和柱子赐福，并把手里的钱全部放入许愿箱内。她拜访了女大祭司的房间，请求她用圣洁的油为她洗身，荡涤掉生活中的污垢和自己的悲哀，洗去心头上的迷惑和谬误。当女祭司们为她净身时，她感觉得到自己在毫不留情地把那个惯于卖弄风情的妖娆女子——拉杜比丝的躯体送进墓地。她曾经玩弄了多少男人，戕害了多少心灵；而她自己却在那些牺牲品的肢体上和被践踏的心灵上轻歌曼舞。她感觉到，新鲜血液正在自己的血管里奔腾；一种安详、愉悦和圣洁的情绪在心底油然而起。她跪倒在地，眼泪汪汪，热切地祈祷着。最后，她恳求主保佑她的爱情和新生活。她快活得像万里晴空中振翼翱翔的小鸟一样，回到了自己的宫里。希丝满面春风、欣喜若狂地迎接了她。希丝说：

“祝福这吉祥的日子，主人！你不知道谁在你不在的时候来过我们宫吧？”

拉杜比丝心里一阵欢喜，说：

“谁呀？”

使女答：

“由法老指派的埃及最有本领的能工巧匠来过了。他们察看了房间、柱廊和厅堂，丈量了窗户和墙的高度，准备制作新的家具。”

“真的？”

“是的，主人。不久以后，这个宫殿将成为时代的奇迹。真是一笔上算的交易！”

拉杜比丝对使女的话感到不解。不过，她马上明白了。于是她蹙着眉头问道：

“你指什么交易，希丝？”

使女挤眉弄眼地说：

“新的爱情交易。凭主之名发誓，圣上是全国的首富。从今后，我决不会为失去曼夫商人和南方将领而惋惜。”

拉杜比丝气得满脸通红，对她嚷道：

“去你的！我现在不是在做交易！”

“我真该死！倘若我有点勇气的话，主人，我想问问，那么你在干什么呢？”

拉杜比丝叹了口气，说：

“别胡诌！你没见我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吗？”

使女瞪大着眼睛在女主人秀丽的脸上打转。沉默了一会儿后，她说：

“神灵祝福你，主人！我困惑不解地问自己，为什么我的主人如此认真？”

拉杜比丝又叹了一口气，躺在舒适的沙发椅上，轻声说：

“我恋爱了，希丝……”

使女手捶胸口，惶恐又惊讶地说：

“你恋爱了，主人？”

“是的，我恋爱了。你有什么可惊奇的啊？”

“对不起，主人。这是位新的来访者。我以前从未听到你提起过他的名字。他怎么会来的呢？”

拉杜比丝微笑着，神情缱绻地说：

“有什么可奇怪的？一个女人谈恋爱，这真是老生常谈的事！”

使女指着女主人的心口，说：

“而这儿则不然。我明白，这儿是难以攻克的堡垒。那怎么会开始的呢？以主之名起誓，告诉我……”

拉杜比丝两眼出神，回想在她心中燃起了激情。她用耳语般的声音说：

“我恋爱了，希丝。爱情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爱情在哪一时刻叩击了我的心扉？如何悄悄地潜入我心灵深处？我不知道。它使我十分惶惑。然而，我了解自己的心态，我的心曾剧烈地跳动。为见到他的脸而跳动，为听到他的声音而跳动，以往它没有为这类事情而跳动过。有一个隐秘的声音对我说，这个男人就是这颗心的无可争辩的主人。一种强烈的感觉——既甜蜜又苦涩——慑服了我。我蓦然感到，他应当像我的心那样属于我，我也应当像他的心那样属于他。我再也不能想象，没有这种结合，生命会是美好的，生存会是饶有兴味的……”

希丝急促地说：

“真是令人费解啊，女主人！”

“是的，希丝。我一直享有绝对的自由。我曾居高临下而坐，放眼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同数十个男人夜晚畅谈不休，品味着谈话的乐趣；我享

受着艺术的奇迹，醉心于戏谑与歌咏之中。但是，有一种难以愈合的厌倦情绪郁结在我胸中，寂寞、惆怅笼罩在我心头，无安宁可言。希丝，现在我的理想明确了，我把它全部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那就是圣上，他是我的世界。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跃动起来，它驱散了我生活道路上的厌倦和惆怅，并使它充满阳光与欢乐。我失落在这个大千世界里，觉得它就是我心爱的人……希丝，你现在明白什么是爱情了吗？"

使女茫然地摇摇头，说：

"诚如你说的那样，主人，爱情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也许，它比生活本身更甜蜜！我问自己，我对爱情的感受是什么。爱情于我若饥饿，男人若食物，我爱男人如同我毫不为难地喜爱食物一样。我就是这样的感受……"

拉杜比丝不由得为这个形象的比喻咯咯地笑出声来，笑声像琴弦声似的铿锵悦耳。尔后，她站起身来，走到俯瞰花园的阳台上，吩咐希丝给她取来六弦琴。她感到渴望拨弄琴弦，放声歌唱。为什么不呢？整个世界都在吟唱着欢乐的歌。

希丝离开了一会儿后，拿着六弦琴回来了。她一边把琴交到主人手中，一边说道：

"把娱乐推迟一会儿会扫你的兴吗？"

拉杜比丝拿着琴，简单地问：

"为什么呢？"

"一个奴仆要我转告你，有一个人请求见你。"

她脸上露出了愠色，不耐烦地问：

"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他说，……他声称是画家汉法尔派来的。"

她想起了画家汉法尔前天对她说过，他的高足将代替他装潢避暑室。于是对希丝说：

"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她感到心烦和不快，忿然地抓起了六弦琴，手指轻巧而又略带气恼地拨动了琴弦，琴声是那么不和谐。

希丝回来了，一个年青人跟在她身后。他恭恭敬敬地低下头，柔声细语地说：

"主赐你幸福生活,主人!"

拉杜比丝随手把六弦琴搁在一边,透过修长的睫毛瞧了他。他是个中等个子的年青人,身材瘦削,棕色的脸膛,清秀的面容,一双大得惹人注目的眼睛,闪着天真烂漫的光彩。他的年轻和清澈如潭的眼睛吸引了她。她诧异地自语道:"他真能继续完成雕刻家汉法尔的杰作吗?"见到他,她感到高兴,刚才侵扰过她的不悦,此时已荡然无存。

拉杜比丝问他:

"你是选派你来装潢避暑室的雕刻家汉法尔的弟子吗?"

年青人的目光不住地在拉杜比丝的脸上和阳台的地面上游移不定,他局促不安地说:

"是的,主人。"

"很好,你叫什么名字?"

"巴拿蒙……巴拿蒙·本·白瑟尔。"

"巴拿蒙? 你多大了,巴拿蒙,我看你还小呢!"

年青人两颊绯红,答道:

"我来年就十八岁了。"

"我看你还不到这个年纪。"

年青人坦诚地说:

"不,主人,我说的是实话。"

"巴拿蒙,你真是个孩子!"

他两只大大的蜜色眼睛中流露出不安的神色,仿佛是担心她会嫌他年少而拒绝他。拉杜比丝察觉到他的担忧,便和颜悦色地说:

"不要担心。我知道,雕刻家的功夫在于自己的手,而不在于他的年龄。"

巴拿蒙热情地说:

"我的老师,大艺术家汉法尔可为我作证。"

"你以前干过什么重要的活吗?"

"干过,主人。我曾为比贾岛都督艾尼先生宫中的避暑房装潢过一部分。"

她说:

"巴拿蒙,你是个出类拔萃的孩子。"

他不由得两腮泛红,眼里闪烁着欢乐的光芒,喜不自胜。拉杜比丝唤来了希丝,吩咐她带巴拿蒙到避暑房去。在跟使女走之前,他踌躇了一下,说:

"你应该每天给我腾一点时间……只要是你方便的任何时间。"

拉杜比丝说:

"诸如此类的义务我已经习惯了。你为我雕全身像吗?"

"或者半身的。也许,我仅想塑造脸部。总而言之,这得视装潢的总体构想而定。"

说完此话,他低下头,跟在希丝身后走了。这时,拉杜比丝想起了雕刻家汉法尔,心里不免嘲笑道:"他是否想到过,他要她为其弟子打开的白宫大门将禁止他本人入内呢?"

那个诚朴的年青人给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使她感到愉快。或许,他已在她心头激起了她生命中未曾萌动过的一种新的情愫,这就是母爱……她很快就怜爱起他来了,从她那双无人能免受其诱惑的水灵灵的眼睛里就能看出来。她真诚地祈求主保佑他安宁和愉快,使他免灾祛病……

第八章 巴 拿 蒙

为了履行诺言,第二天上午,拉杜比丝就到花园里的避暑房去。她看见巴拿蒙坐在一张桌旁,桌上摊着一张纸草纸。他正在纸上画着各种图案,专心致志。当他发觉拉杜比丝时,即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向她低头行礼。她以微笑向他回礼,说:

"我把早晨这一个小时给你,它是漫长一天中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巴拿蒙以羞怯的轻声说:

"谢谢你,主人!不过今天我们不开始,因为我还在构思总体装潢。"

她接着说:

"啊,你哄了我,年青人……"

"不敢、不敢,主人。不过,我已有了一个妙主意。"

她略带讥讽的目光直视着他那双清澈的眼睛，说：

“哟，这小脑袋果真能想出一个妙主意吗?”

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他指着右墙，嗫嚅道：

“我将在这块空白处画上你的芳容和脖子。”

“多可怕！我担心它会是丑陋骇人的。”

“不，它会像真人一样美。”

年青人朴实、简单地说了这句话。拉杜比丝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他立即局促不安起来，两只清澈见底的眼睛显出不知所措的神情。她颇爱怜他，举目向前望去，透过房间的东门，她的目光落到池塘上。这真是个处女般的可爱年青人！他在她胸中激发起一种陌生的慈爱，唤醒了沉睡在她心底的母爱。她转向他，见他正埋头工作。但他并不专心致志，因为他显得有点慌乱，两颊绯红。难道她不该离开他，去做自己的事吗？然而，她的内心渴望与他打开话匣。她顺从了自己的意愿，便问：

“你是南方人吗?”

年青人抬起了头，脸上泛出一层欣喜的光彩，答道：

“我是安姆布斯人，主人。”

“安姆布斯，那么说，你是南方靠北边的人了。但是雕刻家汉法尔是比来克人，你们怎么会结为师徒的呢?”

“我父亲是雕刻家汉法尔的老友。父亲见我酷爱艺术，就把我送到他那儿，托他照管我。”

“你父亲也是手艺人?”

年青人稍稍停顿了一下，说：

“不是的……我父亲本是安姆布斯的一位名医，精通化学和防腐术。在制造香尸和毒药配方方面有过多项发明……”

从他的谈话中，拉杜比丝了解到，其父已经作古。但是，她对其父配制毒药一事颇感惊奇，便问年青人：

“为什么他要制造毒药呢?”

年青人悲怆地说：

“利用这个可以制作特效药。医生们从他那儿得到这些药。然而谁能预料，正是毒药夺去了他自己的生命。惨哪！”

拉杜比丝十分关切地问：

"那是怎么回事，巴拿蒙？"

"女主人，我记得父亲配成了一种奇特的毒剂。从前他总是夸耀说：'这是最致命的毒药，可在数秒钟之内结果人的生命。'因此，他把它称之为安乐毒。在一个令人悲哀的夜晚，他整夜在实验室里不间断地工作。第二天一早，他被发现僵直地躺在凳子上，魂归西天了。他的身旁有一个装有安乐毒的小瓶子，瓶塞被打开……"

"真怪！他是自杀的？"

"据鉴定，他服了一口致命的毒药。可是，是什么原因把他推向死亡的呢？其中的奥秘随着他一起被埋葬了。我们都认为，鬼魂附在他身上了，使他丧失了理智，才在疲惫不堪和张皇失措的状态下，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他使全家人悲恸不已……

他脸上露出了极为悲伤的神情，头垂到了胸口。拉杜比丝为提起这令他痛心的事而感歉意。她问他：

"你母亲健在吗？"

"是的，主人。她生活在安姆布斯我们的住宅里。至于父亲的实验室，从那个晚上起，再也没人踏进过它的门。"

拉杜比丝一边往回走，一边思忖着中毒死亡的陌生医生白瑟尔以及他存放在关闭的实验室中的毒药……

巴拿蒙是出现在她充满爱情和宁静的天地中的惟一的外来人，他又是惟一能从她奉献给爱情的时光中每天早晨获得一小时的人。不过，他从不打扰她。因为，他比幻影更细柔。几天过去了，她沉湎于爱河之中，而他则孜孜不倦地工作。崇高的艺术生命在避暑房的墙上蠕动着。

拉杜比丝很乐意观察他手的动作，这双手在房间里传递着从她天生丽质中采撷的华美神彩。她已信服他的超凡才能。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取雕刻家汉法尔而代之。一天，当她坐了一小时后想离开房间时，问他：

"你不感到疲劳或厌倦吗？"

他自豪地笑了笑，说：

"一点也不……"

"好像有一股魔力推动着你……"

他棕色的脸上掠过一丝欣喜的笑容。他用平缓率直的口气说：

“不，那是爱的力量……”

此语一出，拉杜比丝的心不由得一阵战栗。因为它唤起了她心中最甜蜜的回忆，她的脑海里即刻浮现出一个光彩夺目、庄严而又可爱的形象。巴拿蒙压根儿不知道她心里在翻腾些什么。他补充说：

“主人，你难道不明白艺术就是爱？”

“真是这样？”

他指着墙上画像中她的前额说：

“把我一颗赤诚的心奉献给你吧！”

拉杜比丝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挖苦地说：

“它是块无动于衷的石头呀！”

“在我的手触摸它之前，它是块石头。而今，它就是我的心。”

拉杜比丝大笑道：

“你真太痴情了！”

她一面转身走，一面心里在想：“显然自那天起，他已不是惟一珍爱自己了。”一天，拉杜比丝无目的地在花园里行走，俨似一束捉摸不透的思绪在幸福的梦幻里漫游。蓦地，她走近了避暑房。消遣一下的想法驱使她登上了无花果丛林中的一个高坡。她的目光透过房间的窗户进入房内。即将完成日臻逼真的她的脸部画像在对面的墙上正对着她。年轻的艺术家在墙脚下。她本以为，他像往常一样正在全心全意地工作，不料却发现他跪倒在地，双手合抱胸前，仰头向上，似乎沉浸在祈祷之中。可是，他的脑袋却朝着已雕刻完工的她的头和前额……

她本能地躲到一根树枝后面，怀着惊讶畏惧的心理，开始悄悄地观察他。只见他站了起来，像是结束了祈祷，用肥大袖管的一角擦拭着眼睛……她的心跳得厉害，一动也不动地伫立片刻。四周鸦雀无声，只听到凫游在水面上的鸭子时而发出的扑水声和鸣叫声。尔后，她转过身来，匆匆地从坡上下来径直回宫了……

一直生怕发生的事终于降临了。每当他用两只清澈的眼睛谛视她时，她从他的眼神里察觉到了其中的潜台词，她又无法阻止这种邪念。难道她要使他和自己疏远吗？难道要用任何一个借口把他拒之宫门外吗？然而，



她又生怕挫伤了他高尚的心灵。她为此事陷于困扰中。

不过,她的困惑没有延续多久,世上任何一件事攫取她感情的时间都不会超过短暂的一会儿,因为她所有的知觉和情感都被爱情俘获了,都掌握在一位对爱情永不满足的情人的股掌之中……她的情人毫不犹豫、毫无遗憾地离开自己的宫殿和世界,飞抵她温馨的白宫。然后,他俩双双远离尘世,带着两颗充满爱的心超世脱俗,点燃起爱情的烈火,卧室、花园和飞禽都能证实这爱情的魅力和威力。在那些日子里,他俩遇到的烦恼,至多是上午八九点钟。在他辞别之后,她发现自己没有问他,是她的眼睛,还是她的朱唇更值得他留恋? 抑或,他在回宫的路上,倏忽想起,他没有像吻她左腿那样地吻她右腿。或许,憾意会敦促他折回来,为的是驱走他生活中一星半点的烦恼因素。

那些日子确实是一生一世中绝无仅有的日子。

第九章　赫努姆·哈提卜

在一些人安逸和幸福的日子里,大祭司、宰相赫努姆·哈提卜的面孔却终日愁云密布。他一直龟缩在相府里,以悲观的目光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侧起敏锐的耳朵,心情忧郁地倾听着人们的议论,极力压抑着心头之火。

国王发布的征用寺院土地的命令,使他愉快的日子变得很不愉快,为他施政设置了心理恐慌的障碍。众多的祭司遇到他时都很恐惧和痛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纷纷写了请愿状和请求书,并把它们递交给宰相和侍从大臣。

宰相注意到,国王现在给他的时间不及过去的百分之一。他极少得到国王的接见和向他谈论王国大事的机会。嗣后,法老爱上比贾岛白宫靓女,并在她宫里宿夜的消息不胫而走。接着,人们看到工匠们一批又一批地被驱赶到白宫,成群的奴仆背着豪华家具和稀世珠宝入宫。年长者窃窃私议道,拉杜比丝的宫殿快要变成金银财宝、珍珠玛瑙的贮藏室。它的每个角落都可以作证,放纵的情欲吞噬了无以数计的埃及财宝……

赫努姆·哈提卜的脑袋很大,双目深邃。他已失去耐心,为自己毫无作

为而烦闷。他为此考虑良久，决意要竭尽全力使情况改变。因此，他派了一个贴身听差送给侍从大臣苏夫赫忒卜一封信，请他来相府一趟。侍从大臣很快就来见他。宰相同他握了手，说：

“尊敬的苏夫赫忒卜，感谢你答应了我的请求来到这里。”

侍从大臣低下头说：

“我毫不懈怠地履行为阁下效劳的神圣职责。”

他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赫努姆·哈提卜是个志坚如钢、百折不挠的人。尽管他胸中怨恨难平，脸色却一直是平静的。他静静地听了侍从大臣的话，随后说：

“尊敬的苏夫赫忒卜，我们都真诚地为法老和埃及效劳。”

“这是千真万确的，阁下。”

赫努姆·哈提卜认为，该提出那个至关重要的话题了，于是就说：

“但是，这些日子来事态的发展使我于心不安，我被诸多的麻烦和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我以为——请把我当作两个挚友之间发表意见——我同你的会见，无疑会带来许多裨益。”

苏夫赫忒卜接口说：

“阁下，以主发誓，你的见识是对的，这使我十分高兴。”

宰相晃了一下硕大的脑袋，表示满意。随后，他用富有哲理的语气说：

“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坦率犹如我们的哲学家卡格姆纳所说的那样，是诚实和真诚的标志。”

苏夫赫忒卜笃信他的话，说：

“我们的哲学家卡格姆纳说得一点不错。”

赫努姆·哈提卜沉默了一会儿，以理顺自己的思路。接着，他以略带悲哀的口吻说：

“这些日子，我难得会见国王陛下。”

宰相期待侍从大臣评论自己的话。但是，他却保持缄默。于是，宰相继续说下去：

“你是知道的，尊敬的大臣，我多次请求约定时间晋见他，却被告知陛下本人在宫外。”

苏夫赫忒卜抢在他前面说：

"没有人能算准法老的行动和起居之地。"

宰相说:

"尊敬的大臣,我决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认为,我作为宰相有权不时参见国王陛下,以便充分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就很遗憾,阁下。不过,你会得到谒见法老的机会的。"

"我极少有此机会。你瞧瞧,我不知用什么办法向陛下呈交在相府书房中堆积如山的请愿书。"

侍从大臣以审视的目光盯住瞧了他一眼后,说:

"也许,它们是涉及寺院土地的问题吧?"

宰相的眼睛蓦地一亮,说:

"正是,阁下。"

苏夫赫忒卜赶忙说:

"法老不愿再听到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因为陛下已对此作了最后的表态。"

"政策是没有什么最后表态可言的。"

苏夫赫忒卜以不无愤懑的口气说:

"阁下,这是你的看法,我可不敢苟同了。"

"难道寺院的财产不是遗传下来的财产吗?"

苏夫赫忒卜愠怒了。他感到宰相在套他说出自己不愿说的话。在明确表示拒绝之后,他用无庸置疑的语气说:

"我只谈到国王的决定为止,不再越雷池一步。"

"最忠诚于主子的人是对其提出忠告的人。"

宰相冷漠无情的话使侍从大臣更加恼火。他的自尊心不知不觉地被挑了起来,声色俱厉地说:

"我知道我的职责,阁下。但是,我只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赫努姆·哈提卜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接着,他平静地顺水推舟地说:

"你的良心是无庸置疑的,尊敬的阁下。我决不怀疑你的忠诚、你的睿智。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我来征求你的意见。你若认为这样有悖于你的忠诚,那我只得遗憾地改变初衷。现在我只有一个请求。"

苏夫赫忒卜说:

"请说吧,阁下。"

"我希望你禀告王后陛下,我请求她今天召见我。".

苏夫赫忒卜愣住了。他以惊讶的目光瞪着讲话者,他未曾料到这一步棋子,尽管宰相提出此请求并不越规。侍从大臣显得有点慌乱;而赫努姆·哈提卜则以坚定的语气说:

"我是以埃及王国宰相的身份提出这一请求的。"

苏夫赫忒卜惴惴不安地回答:

"你不等到明天,让我把你的愿望禀告国王之后再说?"

"决不,尊敬的大臣,我希望借助王后陛下的力量克服挡在我道路上的障碍,不能错过宝贵的时机。但愿我能以此为我的国君和祖国效力。"

苏夫赫忒卜只好说:

"我立刻把你的请求禀告王后陛下。"

赫努姆·哈提卜伸出手去同他握手,说:

"我将等待你的差人。"

侍从大臣向他道别,说道:

"悉听尊便,阁下。"

当赫努姆·哈提卜独自一人时,他紧皱眉头,恨得咬牙切齿,宽宽的下巴好像是一个花岗石的把手。他在房里来回踱着方步,绞尽脑汁。他并不怀疑苏夫赫忒卜的忠诚,但对他的勇气和决心缺乏信心,他是不抱任何希望地邀请他来的。这样做,只不过是不愿未经尝试就轻易放弃一条途径而已。他忐忑不安地自问道:"王后会接受他的请求,召见他吗?"如果她拒绝会见他,他该怎么办?王后是不可小觑的。也许,她会用自己的智慧解开这个棘手的结。从而,使国王和众祭司之间的关系免于分崩离析。毫无疑问,王后知道年青国王的恣意妄为,并为他痛心疾首。她是一位聪明而又深明大义的王后,是一个与其他妻子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感情丰富的女子。剥夺寺院的财产,并把这样的收入糟踏在一个舞女的足下,这岂不可悲吗?

金子从比贾宫的门洞、窗户泉涌般地流入宫内,能工巧匠络绎不绝地来到宫里,日以继夜地制作家具、女主人的金银首饰和华丽的服饰。法老在哪儿?……在哪儿?他抛离妻妾及众大臣,在世上只醉心于在妖冶舞女的宫殿里闲混!

宰相长吁短叹，非常难过，喃喃自语道：

“坐在埃及王位上的人不该闲混。”

他开始沉思起来。不过，没有多久，他的一位侍从走了进来，请求准许宫中来的使者进见。他同意了。他正殷切地等待着呢，虽然他素来坚定沉着，但在这决定性的时刻，嘴唇也不免哆嗦起来。使者走进室内，躬身施礼后，直截了当地说：

“阁下，王后陛下在等候您！”

他立即拿起请愿书的卷宗，疾步如飞地出门上车，赶往王宫。他压根儿没想到，使者这么快就到来。无疑，王后经受着悲哀和不安的煎熬，遭受着寂寞之苦。她必然是用矜持和沉默退居在樊篱后面，忍受着屈辱和清苦。他觉得，王后会与他持相同的意见，会用同所有祭司和智者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件的。无论如何，他将履行自己的义务，并让神灵来完成该做的事。

抵达王宫后，他径直走向王后的宫室，并且马上被邀请到王后的接见厅去。他被引进大厅，朝王后的宝座走去，低首下拜，以至前额碰触到了王后穿的王袍边缘。他万分恭敬地说：

“向日月光华般的王后陛下请安。”

王后安然地说：

“赫努姆·哈提卜宰相安好。”

宰相站直了身子，头依然低垂着，谦恭地说：

“承蒙陛下赐见，您顺从的奴仆无法表达他对陛下的感激之情。”

王后语音清晰而稳健地说：

“我想，你只为重大事情才来求见我的，所以我毫不迟延地接见你。”

“王后明鉴！事情至关重大，涉及最高政策。”

王后默然无语地等他说下去。宰相鼓足了勇气说：

“王后陛下，我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我甚至开始担心，自己不能问心无愧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使法老陛下满意。”

他停顿片刻，用迅捷的目光在王后安详的脸上扫视一下，像是要检验一下他的话对她产生的影响，又像在期待她鼓励他继续说下去。王后明白他迟疑的原因，便说：

"说吧,宰相! 我在倾听你的话呢。"

赫努姆·哈提卜说:

"自颁布了剥夺寺院大部分产业的命令之后,我就遇上了这些障碍。祭司们骚动起来,纷纷写请愿书呈交法老本人。他们知道,寺院的土地是前任法老们恩赐的,他们恐怕收回这些土地会引起公愤。"

宰相稍停一下后,又继续说:

"陛下,祭司们是国王在和平时期的士兵。和平时期需要比征战者更刚强的人。他们中有教员、哲人和讲道者,还有都督和大臣们。倘若激烈的战争或严酷的干旱需要的话,他们会毫不迟延地自愿放弃自己的财产。但是现在……"

他踟蹰了一下,接着用更低的声音继续说:

"但是,使他们悲戚的是,他们看到这些钱财并不花在这些方面……"

他不愿超越暗示的界限。他丝毫不怀疑,王后是了解和领悟这一切的。然而,她没有对他的话作任何一点评论。他只得把请愿书递给她,尔后又说:

"陛下,这些请愿书表达了各寺院主的感情,国王陛下拒绝审阅。王后陛下能否了解一下请愿书呢? 抱怨者是您忠诚黎民中的一部分,他们应该受到关注……"

王后收下了请愿书。宰相把它们放在一张大桌子上,低头无语地伫立着。王后没有对他许诺什么;他也决没有这种奢望。然而,他把王后接收请愿书当做吉兆。随后,王后准许他告辞。他双手举到眼上,退了出去。

在回家的路上,宰相自语道:"王后十分悲伤,也许,她的悲伤有益于我们正义的事业。"

第十章 尼图格里丝

宰相在门口消失后,王后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留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她把戴着王冠的头倚在宝座的靠背上,合上眼皮,深深地叹息着,呼出了饱含



悲凉和痛苦的热气。她是多么坚忍和刚毅啊！甚至连最亲近她的人都没有觉察到那焚烧着她的五脏六腑的无情火焰。她一直以安详平静的面容在人们面前出现，像狮身人面像一样地深沉不露。

发生的事情她并非一点儿不知道，从一开场她就看到这出悲剧了。她看见国王一步步堕落下去，成为不可遏制的情欲的俘虏。他不顾一切地投向那个女人的怀抱——她的风骚是人人皆知的。一支毒箭射中了她的自尊心和心灵深处的情感。然而，表面上她不动声色，内心却是一个有爱心的女人和头戴王冠的王后在展开剧烈的斗争。实践证明，她像父亲一样是个不折不挠的人。王冠熔化了爱心，傲慢扼杀了爱情。她把忧悒的心情深深地埋藏起来，把自己幽禁于帷幕之后。这样，她打了败仗，带着被折断的翅膀退出了战斗，竟连一支箭也没有射出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俩还是一对新人的短暂时期里，国王身上的任性和迷恋女色就已暴露无遗了。婚后，他迫不及待地在禁宫中塞满了不计其数的来自埃及、努比亚及北方国家的妃子和宫女。王后并没有在乎她们，因为她们都未能使国王冷漠她。她仍然是他的王后，他的心上人。就这样，一直到这个妖娆的女子出现在他的天地里为止。这个女人顽强地把他吸引过去，控制了他的全部感情和精力，独占了他。连他的妻子、他的宫女及忠实于他的臣子都无法接近他。王后曾一度有过幻想，但很快就陷于绝望——一种蒙上了孤傲的绝望。她觉得，她的心啜饮着临死前的苦汁。

有时，狂怒在她的血液里奔腾，眼中喷射出瞬息即逝的光芒；她想一跃而起，去凶猛地攻击，去捍卫自己破碎的心。尔后，她又赶紧轻蔑地自言自语："尼图格里丝怎么可以同一个为几块金币而出卖肉体的女人去交锋呢？"于是，她的热血冷静下来，悲愤郁积在心头，犹如致命的毒药沉积在胃中。

然而，今天她得到了证实，除了她之外，还有一些人的心由于国王的肆无忌惮而遭受痛苦。这就是赫努姆·哈提卜。他向她诉说了自己的忧虑，用坦率的语言对她说："不应该征用寺院的财产来供舞女拉杜比丝挥霍。"他对她引用的哲人的话深信不疑……难道她不应该放弃沉默吗？假使她现在不说，那么何时她才该用自己的智慧来医治国王的疯狂呢？人们的窃窃私语涉及到神圣王位的巩固，这使她痛苦不堪。她感到，她应该责无旁贷地消除疑虑，重新恢复安宁。她打算践踏自己的高傲，决意依靠主的力量，坚定不

移地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满意。她的明智和内心的动机促使这一想法的成熟,原先拼命坚持的固执防线终于土崩瓦解,她决定用毅力和忠诚同国王正面交锋。

她离开大厅,回到自己的卧房,在沉思中度过了那个白天的剩余时光。当夜,她时睡时醒,倍受折腾,急切地等待着黎明,好容易熬到了上午——国王熬夜后睡醒的时刻。她毫不犹豫地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国王的寝宫。卫士们为她这时突然出现躁动了,他们立即向她施礼。她问其中一名卫士说:

"国王陛下在哪儿?"

那卫士恭敬地回答:

"在他自己的卧室中,王后陛下。"

她慢悠悠地走向国王独居的房间,穿过房间大门。法老坐在正方,离大门有四十英尺远。王后仪态万方地翩然而至,国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离开最后一次同她会面已经有好些天了。他吃惊地站了起来,脸带尴尬的笑容迎接她,并示意她坐下,一边说:

"神明赐你幸福,尼图格里丝。要是我知道你想见我的话,我就先到你那儿去了!"

王后从容不迫地坐下来,心里暗忖:"谁告诉你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想见到你呢?"尔后,她发话说:

"不必打搅你了,王兄!既然是一种职责推动我来,那我就不认为到你这儿来有伤体面。"

国王没有留意听她的话,因为他觉得很狼狈。她的到来和紧绷着的脸产生了影响。他说:

"我很惭愧,尼图格里丝!"

对他主动触及这一话题,王后感到诧异。看到他万分高兴和像盛开花朵一样健康的模样,她暗暗感到酸楚。尽管她压住自己的感情,却仍然激动地说:

"唯独你的惭愧,此外一切事对我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

轻轻的一点就会使他激动,使他从一种心境退到另一种心境去。他咬着嘴唇说:

"王妹,人经常被一些难以驾驭的欲望所驱使,很可能成为某一种欲望的牺牲品。"

他的自白冷酷无情地刺伤了王后的矜持和感情。她忘却了容忍,直率地说:

"你身为法老,抱怨什么难以驾驭的情欲。以主发誓,我真感到痛心。"

恼怒的国王觉得她的话很刺耳,更感火上加油,热血直冲他的头脑。他霍地站起来,脸上阴云密布。王后害怕国王对她发火会毁掉她为之而来的目的。她对自己出口的话表示后悔,恳求他说:

"是你把我引向这个话题的,王兄。我并不是为此而来。或许,当你知道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同你谈谈涉及王国政策中的一些大事时,你的怒气会平息下来。我们不是同坐于王国的宝座之上吗?"

国王压下了怒火,以心平气和的语调说:

"你要谈什么,王后?"

王后对谈话没有造成有利于自己达到目的的气氛感到遗憾,但她又不得不说话,便简明扼要地说:

"寺院的土地。"

国王紧皱眉头,愤愤不平地说:

"你说寺院的土地?我称其为祭司的土地!"

"随你的便,圣上!改变名称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

"难道你不知道我讨厌再提这样的名称吗?"

"我试图做别人不能干的事,我的目标是行善与和解。"

国王不悦地耸耸肩膀说:

"什么是你要说的,王后?"

王后平声静气地说:

"应赫努姆·哈提卜的请求,我召见了他,并听了……"

但是,国王不容她把话说完,就气呼呼地打断她说:

"这就是他的作为?"

王后畏惧地答道:

"是的……他的行为值得你这样勃然大怒吗?"

国王近乎咆哮了: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他是个冥顽不化的人，绝不愿顺从我的意志。我知道，他不情愿执行我的命令。他在窥测时机，一会儿哀求，遭到我的严词拒绝；一会儿挑唆祭司们呈交请愿书，同先前鼓动他们呼喊他那卑鄙的名字如出一辙。这个狡诈之徒像瞎了一样，竟敢在与我抗争的道上横冲直撞。”

国王的狐疑使王后害怕。王后说：

“你误解了那个人。我认为，他是最忠实于王位的人；他是个明智的人，希望和睦相处……他为他那一伙人失去在他们祖先庇荫下得到的特权而伤心，这岂不十分自然吗？”

国王怒火中烧，因为他无法为一个明里暗地都违抗他的命令的人找到一个辩护的理由。他决不能容忍有人坚持与他主张相悖的情况。

国王用幸灾乐祸、充满讽刺的口吻说：

“我看这玩弄权术者能改变你王后的看法。”

王后厌恶地答道：

“我的看法是决计不能剥夺寺院的财产，我不认为有此必要。”

国王又一次怒发冲冠，严厉地对她说：

“我们财富的增加伤害你什么了？”

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他是最清楚这些钱财花到哪儿去的？

国王的话触发了久埋在王后心底的愤怒和使她窒息的痛恨，她气得直打哆嗦，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终于激动地说：

“征用智士贤人的土地，把地租花在无聊的寻欢作乐上，会伤害每个有头脑的人。”

国王越发激愤起来，用手指着威胁地说：

“那该死的狡诈之徒，他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

王后痛心地说：

“你把我看作是上当受骗的孩子了。”

“他该千刀万剐……他请求会见王后，同一个身子遮蔽在王袍之中的女人交谈。”

王后痛心疾首地喊道：

“圣上！”

但是，国王被魔鬼般的狂怒策动着，继续说下去：

“尼图格里丝,你是被嫉妒,而不是被和解的愿望推动而来的。”

她只觉得一个宽大创伤正对着她的自尊,她眼前发黑,脉搏的跳动在两耳中轰鸣,四肢颤抖,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尔后,她说:

“国王!赫努姆·哈提卜没有谈什么我所不知道的事,以此挑拨是非。你要这么猜疑的话,那你得明白,我早知道——正如大家都知道一样——这几个月来你一直迷恋于比贾岛舞女的怀抱。可是,你见到过我跟踪你吗?给你施加过压力吗?或是央求过你吗?你要明白,想教训我的人会失望地退却下来,因为在他面前的正是尼图格里丝王后……”

国王固执发怒地说:

“你仍然在喷射着嫉火!”

王后气忿地用脚踩了一下地面,失望地站了起来,非常愤怒地说:

“国王,嫉妒自己的丈夫,不是一位王后的缺点;而把国家的金银财宝挥霍在一个舞女的脚下,并使自己神圣的王座处于纷争之中,这才是一个国王的耻辱!”

王后说完,头也不回地径直离去。

国王火冒三丈,失去了常态,他认为赫努姆·哈提卜要对他的一切麻烦负责。他派人召来了苏夫赫忒卜,命令他通知宰相,国王在等候他,不得延误。侍从大臣不知所措地走出去执行主子的命令。宰相来了,心里忐忑不安,既感失望又怀着一线希冀。他被引见怒气冲冲的国王,向国王致以传统的问候语。但法老压根儿没听他说,而用十分粗鲁的声音打断了他,说:

“宰相,难道寡人没有吩咐过你不要再议论寺院土地的问题吗?”

宰相愣住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么激烈的语调。他感到所有的希望一下子成了泡影,便沮丧地说:

“圣上,臣以为有义务向陛下转达您臣民中一部分人的申诉。”

国王严厉地说:

“甚至你想离间寡人与王后之间的关系,以便在其幌子之下达到自己的目的。”

宰相请求着高举双手,想说点什么,但他只颤颤巍巍地说出两个字:

“圣上……圣上……”

暴怒中的国王接着说:

“赫努姆·哈提卜……你拒不服从寡人的命令。从今起，朕不再信任你了。”

大祭司愁眉苦脸，呆若木鸡。接着，他郁郁地把头垂向胸口，顺从地说：

“圣上，凭一切主的名义发誓，让我从为您效劳的光荣阵地上退下来，我感到痛心。我将一如既往地做您的一名忠诚的小奴仆。”

宣泄了恶气之后，国王感到舒心，便派人叫苏夫赫忒卜和塔胡来。他俩匆匆赶来，满腹狐疑。国王平静地对他俩说：

“朕罢黜了赫努姆·哈提卜。”

屋内笼罩了一片岑寂。苏夫赫忒卜脸上露出了惊诧的神色，而塔胡则僵直地站着，纹丝不动。国王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他俩的脸，问道：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苏夫赫忒卜说：

“此事重大，圣上。”

“你认为此事重大吗，苏夫赫忒卜？塔胡，你的看法呢？”

塔胡呆呆地站着，好像这个决定没有在他心中引起回响。他说：

“圣上，此举乃是受令人崇拜的力量启示而采取的行动。”

国王微笑了。苏夫赫忒卜反复思量着这个决定，说：

“从今日起，赫努姆·哈提卜将会有更多的自由。”

国王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膀，说：

“我认为，他不会自投末路的。”

国王改变了语气，继续说下去：

“现在，你们对由谁来接替他有什么建议吗？”

又是一阵沉默，两个人都思考着。

国王笑嘻嘻地说：

“朕选苏夫赫忒卜，你们以为如何？”

塔胡真诚地说：

“圣上所选之人乃是忠诚的胜任者。”

苏夫赫忒卜神色不安，正要开口。法老抢先说：

“你要在急需你的时刻抛弃朕吗？”

苏夫赫忒卜唉叹了一声：

"圣上将会看到我是一名忠心耿耿的仆人。"

第十一章　新　宰　相

在新的时期里,法老感到放心,怒气亦已消失。他把一切事务交给了自己深信无疑的人,自己则一门心思地扑在那夺他的心魂和感情的女人身上。在她身边,他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世上的快乐和心灵的欢悦。

而苏夫赫忒卜则肩负重任。他十分清楚,埃及是以谨慎、难堪和压抑着愤懑的姿态迎接他的上任的。从踏进相府的第一刻起,他就感到了孤独。因为国王在人世间只醉心于情爱,把烦恼和职责一古脑儿地抛在一边。各地的都督表面上效忠于他,内心却向着各自的祭司。宰相环顾自己的四周,发现只有塔胡可作助手和谋士,虽然他俩在许多事情上存在分歧,不过在热爱国王和对他忠心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位将领响应了他的召唤,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同他一起分担愁怅和忧患,共同为拯救一条风浪中濒临沉没的航船而奋斗。这条航船的四周浊浪排空,远处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然而,苏夫赫忒卜缺乏沉着老练船长的气质。他从一开始就看出了错误,可是他没有试图去纠正这个错误,而是生怕主子迁怒于他,或者责备他,便尽量隐瞒错误,设法减轻其后果,缩小其影响,所以事情在令人气恼的道路上继续发展下去……

塔胡的耳目带来了重要的消息。他们说,赫努姆·哈提卜突然迁往宗教中心曼夫去了。这则消息引起宰相和将领的震惊,他们对他不顾辛劳从南到北长途跋涉的原因感到茫然。苏夫赫忒卜预感到这事凶多吉少。他毫不怀疑,赫努姆·哈提卜将同各位大祭司进行联络。他们都对自己所遭受的拮据以及得知对他们吝啬的钱财被无度地挥霍在比贾岛舞女的足下感到愤愤不平。现在他们之中几乎无人不知这个事实,即使暂时糊涂的人无疑也将很快明白过来。前宰相将在他们之中传播他的观点,重复他的怨恨与不平,那儿的土壤对他来说是最适宜不过的了。

祭司们愤怒的先兆出现了。派往全国各地宣布苏夫赫忒卜为宰相消

息的使者带回了各地官方的祝贺。独独祭司们保持着可怖的沉默，塔胡甚至说："他们开始向我们挑战了。"

紧接着，从各寺院来的信件被送来了。上面有各阶层全体祭司的签名，请求法老重新审议寺院的土地问题。异口同声的一致意见给苏夫赫忒卜增添了烦恼。

一天，苏夫赫忒卜邀请塔胡到相府去，将领匆匆赶到他那儿。一见面，宰相就指着自己的座椅唉声叹气地说：

"这把座椅几乎要把我摇倒了。"

塔胡说：

"你足智多谋，不是这把座椅可以摇倒的。"

他悲叹着说：

"他们把我淹没在请愿书的洪水之中了。"

将领郑重地问道：

"你把它们呈交法老了吗？"

"没有，将军。法老不允许任何人再开口谈这个问题，我要隔上很长一段时期才得以晋见他一次……我感到惶惑不安、孤单无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尔后，苏夫赫忒卜惊诧地摇摇头，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说：

"他是中妖气了！"

塔胡用奇异的目光瞧了他一眼。他话的含义使塔胡大吃一惊，浑身起鸡皮疙瘩，脸如土色。但是，塔胡竭力克制了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枯索无味的生活他已习惯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开门见山地问宰相说：

"你指的是什么妖气，阁下？"

苏夫赫忒卜说：

"拉杜比丝。她不是在向法老喷吐妖气吗？不错，凭主之名发誓，陛下显然是中妖气了……"

一提到这个名字，塔胡的心一阵战栗。仿佛听到一样神奇的东西，它的魔力触及了他所有的感官和情怀，揭去了用劲盖在他情感火山口上的塞子。他狠狠咬紧牙关，说：

"人云，爱情是妖气；巫术家云，妖气是爱情。"

忧伤的宰相说：

"我认为，拉杜比丝的艳美是该诅咒的妖气。"

塔胡用冷酷的目光瞟了他一眼，说：

"你没有念过助妖兴风作浪的咒语？"

他觉察到将领的责备之意，脸色刷地一下变了，像是为一种罪名辩护地赶紧说：

"她不是第一个女人……"

"但她是拉杜比丝！"

"我本希望圣上得到幸福。"

"于是你就把妖女介绍给他。啊，多么可悲呀！"

"是的，将军。我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但总该干点什么吧。"

塔胡仍然感到痛心疾首，他说：

"这是你的职责，阁下。"

"我请你指点。"

"赤胆忠心在诚挚的进谏里会达到目的。"

"法老不容人在他面前提及祭司的问题。"

"你不把自己的看法告诉王后陛下吗？"

"这正是国王对赫努姆·哈提卜发火的原因。"

塔胡无话可说。苏夫赫忒卜忽然产生一个想法，便轻声地说：

"难道不能安排一次你与拉杜比丝的会见，从中获益吗？"

塔胡又一次感到毛骨悚然，心都要从胸口蹦出来了，他竭力隐匿的感情差点儿要迸发出来，他对自己说："这位长者不知自己在说些什么呢，他以为其主子是惟一着迷中魔的……"随后，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能见她呢？"

苏夫赫忒卜说：

"也许，你比我更能得到她的谅解。"

塔胡冷淡地回答：

"决不，阁下。我担心拉杜比丝对我一本正经，并误解我，从而在法老面前歪曲我的意图……"

苏夫赫忒卜害怕和法老摊牌。

塔胡再也待不住了，他的神经几乎要绷断，狂乱而又复杂的感情使他方寸大乱。他便向宰相告辞，飞步走了出去，留下苏夫赫忒卜沉浸在深思和愁怅之中。

第十二章 两位王后

苏夫赫忒卜不是惟一忧心忡忡的人。

王后蛰居在自己宫中，心中深藏着哀愁、痛楚以及由于被剥夺申诉权而引起的绝望，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反刍着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悲剧，忧伤地注视着尼罗河谷中发生的事情。她只不过是一个心灵受到伤害的妇道人家，或者是一个坐在摇摇欲坠的宝座上的王后罢了。她与国王的关系已告破裂，旧梦难圆。国王一直沉溺于情海之中，而王后一直保持着矜持的沉默。

她获悉国王不理朝政，情爱使他忘却了一切，甚至权力都集中在苏夫赫忒卜手中。这使她感到忧虑。她并不怀疑宰相对王室的效忠。但是，她对国王的放荡和昏庸忿忿不平。她决心已下，对自己的目标毫不动摇，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果敢行动。一天，她召见了苏夫赫忒卜，要求他在需要听取国王意见的事务上征求她的意见。藉此，她使自己的气恼消除了一点儿。不过，她并不知道，这样做也使宰相感到满意，这样或多或少减轻了宰相的重负。

宰相同她联系之后，她了解到河谷各地祭司发来请愿书。她耐心地仔细阅读了这些请愿书的每一行、每一段，明白了王国社会贤达完全一致的意见，意识到在这些词句谨慎、语气坚决的文字背后隐伏的危险。她迷茫而又痛苦地思忖着：倘若祭司们得知，国王对他们的请求置若罔闻的话，那局面将会如何呢？……祭司们在社会上自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操纵着人们的头脑和灵魂，在寺院、中小学和大学里讲课布道，人们对他们的道德和说教是顶礼膜拜的。如果这些人对法老的希望破灭了，那事情会如何发展下去呢？……他们对挽回时局已经失望，从未见过事情会沿着这样的道路恶化。这在过去任何一个光荣自豪的时代中是从未发生过的！

毫无疑义，事情越来越复杂，正趋于分裂，在比贾岛痴迷女色、昏睡不羁的国王将和其忠实可信的百姓分离开来。苏夫赫忒卜对此一筹莫展。他的忠心和智慧没有丝毫作用。

王后觉得，她应该干点什么，听任事态发展到头来会危机四伏。她应该在埃及安详美丽的面庞上抹去损害它的皱纹，恢复其安详俏丽的原形。那么，她能干点什么呢？昔日，她曾期望以真理说服自己的丈夫。但是，今天她不再对他抱有希望；她还没有忘却，他在她的自傲上划开又宽又深的伤口，因而她满怀失望和悲伤的心情对国王撒手不管了……她开始寻求一条能达到自己目的的新途径。然而，什么是她的目的？……思索良久之后，她暗自忖道："我希求达到的目标是，要法老把他从祭司们手中夺走的地产归还给他们。"可是，要达到目的该怎么做呢？国王怒气冲天，异常傲慢。他在盛怒之下征用了土地，现在绝不会在任何人面前退让。国王除了生气之外，无疑还有其他原因使他要保持住那些得到的土地。凡了解比贾宫和国王为其所花费的金银财宝的人，都知道那些原因。他们恰如其分地称比贾宫为金宫，因为宫中堆积了许许多多金制的珍宝和金制家具。假使能把吞噬国王钱财的口子堵塞的话，也许，再考虑归还寺院的地产就易如反掌了。王后并不奢望国王能离开比贾岛的美女，压根没想过这一点。不过，她曾希望他挥霍有度。想到这里，她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自语道："现在，我的目的明确。我们应该找一个说服国王不要恣意挥霍无度的办法，进而说服他把土地归还主人。但是，我们如何说服国王呢？"她早就想把国王从自己的思想中排除出去，但她发觉他反而无时不在她的思念之中。她想说服国王，未能成功。无论苏夫赫忒卜，还是塔胡决不会比她的运气更佳些。国王被情欲迷住了心窍，已经没法说通他了。"谁能说服他呢？"这个问题从她嘴里溜了出来。她立即感到周身一阵痛苦的颤栗，因为她很快找到了答案。但这是个可怕的痛心的答案，她是完全清楚这一点的。然而，这是一个现实。每当她想到它，心里便会感到一阵痛苦。命中注定了，这个控制和指挥国王的人就是她的情敌——比贾岛的舞女。这个舞女判处了她过一辈子孤独的生活……这是个令人倍感痛楚的现实。她不愿承受它，如同人们不愿承受死亡、衰老和患上不治之症一样。

王后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子，但她又是一个目光远大的伟大王后。她尽

力忘却自己是一个女人，尽管她没能忘却这点。她的心一直牵挂着丈夫——国王和那个把国王从她手里夺走的女人。她压根没有忘却她是王后，一刻也没有疏忽过自己的职责。她决心拯救王室，使它远离人们的窃窃私语和埋怨牢骚。她下了这样的决心，究竟是仅仅出于责任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我们的思维总是被我们所爱的人和我们所恨的人所驱使。我们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到他们那里，俨如飞蛾被吸引向灯火一样。从一开始，王后就想见见拉杜比丝。关于她的传闻频频传抵王后耳际。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让拉杜比丝上她那儿来，同她谈论埃及的局势？还是尼图格里丝王后亲自到一个在情海市场上出售自己的舞女那儿去，谎称自己对国王有爱情，用这个名义同她交谈，要她劝阻国王挥霍，让国王重新履行自己的职责？啊，这样她的形象太难看了！

王后对自己的退让感到窝囊。微妙的感情和明摆着的职责迫使她摆脱长久沉默的自我禁闭状态。她再不能忍受下去了。她深信，她的职责要求她有点作为，催她再作一次尝试。她茫茫然地喃喃自语："我真的到那个女人那里去，讲明她的责任，要求她把国王从正在坠入的深渊中救援出来吗？"她的自问使她陷入久久的迷茫、忧郁的困惑和进入说胡话讲谵语的状态。尽管如此，她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相反，她的决心更大，犹如从山坡上奔腾而下的急流，一泻千里，不可逆转。急流在奔泻的途中泡沫四溅，浪花翻腾。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她说："我去……"

翌日的早晨，她一直等到国王回宫。上午，她登上了一艘王船，驶向金灿灿的白色比贾宫。王后心绪不宁，神情哀怨，没有穿王袍。为此，她感到愠怒和气恼。船在比贾宫的梯级旁停靠下来，王后下船拾级而上。一名奴仆迎接了她。她对他说，她是来访者，要见白宫的女主人。于是她被领进了会客厅。那天，天气很冷。冬天的寒风穿过像干尸手臂一样的光秃树枝，凛冽刺骨。王后孤单地坐在厅内等候，感到陌生和尴尬。她试图安慰自己，为了最崇高的责任，屈尊俯就是对的。然而，她觉得等得太久了。她不安地自语道："难道她像对男人那样地让我久等吗？"于是，她焦躁起来，后悔不该匆匆来到情敌的宫中……

过了几分钟后，听到衣服的窸窣声，她抬起了沉重的头，目光第一次落到来者脸上。无疑，这就是拉杜比丝。王后感到痛苦和失望像老鼠似

的啃啮着她的心。在这水性杨花的尤物面前,她一下子忘掉了自己的心事和来此的目的。拉杜比丝自己面对王后的雍容华贵和端庄秀丽感到吃惊。

她俩以手示意问安,拉杜比丝坐到这位陌生的庄重客人旁边。见客人沉默不语,就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先打招呼道:

"你到了自己的宫宇。"

客人语气严正地简短答道:

"谢谢……"

主人微笑道:

"请告贵客荣耀的身份。"

这句问话很平常,却使王后感到难堪,似乎出乎她的预料之外。她必须宣布自己的身份,于是平静地说:

"我是王后……"

说完,她也斜了那女人一眼,以观察自己的身份对她的影响。王后看到,拉杜比丝脸上浮现出一丝干枯的微笑,两眼闪烁出惊奇的目光,胸部鼓了起来,像受到攻击的眼镜蛇似的偃挺着……王后的内心也不像外表那么平静。在看到自己的情敌后,她的想法就骤然变了。她感到血液沸腾,怨屈和仇恨在血管里燃烧,几乎要焚毁周身的血脉。她怒不可遏,完全陷入了一种嫉恨的痛苦状态。王后忘掉了世上的一切只知道面对着一个剥夺了她幸福的女人;拉杜比丝也忘掉了世上的一切只觉得面对着一个同自己的情人分享着姓名和王位的女人。

她俩之间的交谈从一开始便充满愤怒和仇恨的恶劣气氛,谈话进行得激烈动情。王后对情敌漫不经心的态度感到愤懑。她愠怒地说:

"女士,你不懂得如何向王后请安吗?"

拉杜比丝怔住了,心头涌上一阵强烈冲动,她几乎要跳起来发泄压抑在心头的愤慨。但是,她控制住了自己,她知道总有办法进行报复的。于是,她稳坐下来,脸上挂着微笑,头稍稍低垂,疲软而轻蔑地把头倚在靠背上,用不无挖苦的口吻说:

"王后陛下,今天是个重大的日子,将被载入我的宫史册上。"

王后怒形于色,激动地说:

“说得不错。这一回,人们会美美地提起你的宫殿,不会像以前那样说三道四了。”

拉杜比丝讥嘲地看了王后一眼,掩藏着怒气说:

“那些人不是罪该万死吗?他们竟用恶语攻击这座圣上把它当作心灵和爱情温床的宫殿!”

王后不动声色地接过了拉杜比丝投来的这一枪,颇有意思地瞟了美女一眼,说:

“王后不会像其他妇道人家心中只念叨爱情。”

“真的吗,陛下?我本以为,王后不管怎么,总是个女人!”

王后气恼地说:

“这是因为你一天也没有当过王后……”

拉杜比丝的胸口气得硬鼓鼓的,她说:

“对不起,陛下。我才是真正的王后。”

王后用奇怪的目光瞥了她一眼,奚落道:

“怪哉!哪个王国的……”

拉杜比丝十分自负地说:

“所有王国中最大的一个——法老的心……”

王后觉得浑身乏力,既痛楚又羞愧。她明白,她已降低到了与这个舞女斗嘴的地步了。她脱去了庄重和威严的外衣,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忌妒的女人,一个为夺回自己男人而挣扎,企图揪住情敌的要害并致她于死地的女人。王后审视了一下自己和对手的处境。她面对着情敌傲然而坐,打算以毒攻毒,用她对自己丈夫及其政权的挚爱来使对手狼狈不堪。王后感到了落寂、惶惑和怅惘。她真希望自己是在做一个令人败兴的荒诞的梦。

她压抑住自己的一切感情,把它们埋在心底,很快又回复到高傲的天性上来。在她的血管里——怒火和憎恨的潜藏之地——流动着只信奉骄矜的贵族之血。她想起了来这里的目的,便打定主意弥补先前的失态。

王后真心诚意地面露安详的神情,对拉杜比丝说:

“女士,你对王后的会见不怀好感。也许,你误解了我来访的目的,所以你激动了,生气了。但是,你必须知道和相信,我上你宫里来不是为我个人

的事……”

拉杜比丝没有作声，她满腹狐疑地乜斜了王后一眼，心中的怨恨和怒气尚未平息。王后装成忘却刚才发生的一切，平静地说：

“女士，我到你这里来是为了最重要的事，关系到至高无上的王位，关系到国王与他臣民之间的大事。”

拉杜比丝激动而挖苦地说：

“多么重大的事情啊！我能为它做点什么呢？陛下，我只是一个唯爱情为头等大事的女子而已。”

王后唉叹一声，降低了声调说：

“你朝最下处看，而我向最高处看。我确实以为你是珍惜圣上荣誉和幸福的。如果我的估计不错，那你应该引导他走上正路。他在你宫里挥金如土，从王国的名流贤达手中夺去了他们的土地，以至人们叫苦连天，怨声载道。他们说，我们的圣上对我们万般吝啬，却恣意在一个他所爱的女人身上不计其数地挥霍。如果，你真的珍惜其荣誉的话，那你的义务就像晴天的太阳一样明白，那就是阻止他挥霍财产，劝说他把钱财退还原主……”

但是，愤怒使得拉杜比丝没能真正理解王后的本意，她怒气冲冲，怨恨不已。因此，她刻薄地说：

“真正使你悲伤的是，你看到金子连同法老的恩宠一起转到我的宫里来了……”

王后听后浑身发冷，打了一个寒战。她对拉杜比丝吼叫道：

“卑鄙！”

拉杜比丝怒发冲冠，傲慢地回击：

“任何东西不能把我与圣上分开。”

王后木然了，感到十分绝望，孤傲的心仿佛被戳了一个深深的伤口。她不奢望会等出什么好的情况来。于是起身走上回去的路程。一阵阵的苦涩、忧悒和恼怒一古脑儿向她涌来。由于过度的气恼，她几乎看不清自己走的道了。

拉杜比丝不安地吐了几口粗气，把滚烫的头托在手掌里，陷入了惴惴不安和忧愁的沉思中。

第十三章　一线光明

拉杜比丝从她饱受创伤的心中吐出了一口气，长叹一声自语道："呜呼！我竭力要忘却这个世界，然而世界却绝不疏忽我，尽管我悔过自新，安心做人。主啊……祭司们控告拉杜比丝的宫殿吞噬了他们被剥夺的钱财，这是真的吗？他们以狂暴恶毒的语言亵渎她的爱情，这是真的吗？"她早已心甘情愿地蛰居白宫，深居简出，断绝了和外人的一切联系。可从没想到，她的名字仍在那群强人的嘴上被愤怒地抛来掷去，他们把她作为跳板，以达到诋毁受她崇拜的爱人的目的。她并不认为王后夸大其词，即便促使她与她在言语上兵戎相见的动机不同。关于祭司们对法老收回他们的土地的不满，她早有耳闻。在那个尼罗河节日，她还亲耳听到了不满者们高呼"赫努姆·哈提卜万岁"的声音。毋庸置疑，在她生活着的这个美丽宁静的世界后面隐藏着一个忧悒和仇恨的祸水沸腾的喧闹世界。她一生中从未品尝过的甜美的生活持续了数月后，现在倏地被搅乱了。她由衷感到对自己爱人有一种牵肠挂肚的思念，对他充满了怜爱。在她郁郁的冥想中，她突然想起都督艾尼曾说过，法老禁军是国王信得过的惟一的武装力量。她惊骇地自问道："为什么不动用士兵？为什么她的崇拜者不动用一支大军？"

她在卧室中闷闷不乐地度过了白天，没有像往常那样到避暑房去，坐到巴拿蒙的面前。她不想看见任何人，也无法在年青人两只贪婪的眼睛前纹丝不动地端坐着……她独自一人心情不安地待到傍晚，连吃饭也无味，直到望见她那受崇拜的爱人穿着宽松的袍子，扬扬得意地进入她的房门，她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向他伸开双臂。他像每晚的惯例一样，把她搂在自己宽阔的怀抱，在她的脸颊上印上了幸福会见的吻，尔后，坐在她身旁的舒适的软椅里。他的心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那些回忆是不久前尼罗河载着他的游船的那个场景引起的。他对她说：

"那个美好的夏天哪儿去了？……那些个不眠之夜哪儿去了？那时我们的游船在浓黑的夜幕里破浪前进，我们在船舱里尽情享受着微风和爱情

的抚摩，一面听着各种典雅乐曲的吹奏，一面醉眼懵懂地观看着轻柔的舞姿……”

她可没有他这种好心境，但又不愿意使他扫兴，便说：

“慢点慢点，亲爱的。美可不在夏天或是冬天，而在于我们的爱情。只要爱情炽热，你会觉得寒冬也是温暖宜人的。”

他哈哈大笑得脸和身体都在晃动，他说：

“你说得真好！这比所有世俗的荣耀都要可心啊……我们明天出外去狩猎，怎么样？到山麓去追逐羚羊和野兔，痛快地玩一玩，满足一下我们渴盼的心。”

她心不在焉地说：

“你愿去就去呗，亲爱的。”

他集中目光审视着她，很快发现她虽然在同他对话，却是心不在焉。他说：

“拉杜比丝，我以连结我们两颗心的兀鹰起誓，今天你有心事使你走神了。”

她瞅着他，两眼忧伤，难于启齿。法老关切地问：

“我猜得不错，你的眼睛不会骗我。你为什么不对我诉说呢？”

她深沉地长叹一声，右手无意识地戏弄着他的袍子。她声音很轻地说：

“我太喜欢我们的生活，简直要忘记周围的一切，仿佛我俩生活在一个荒无人烟的世界上。”

“是呀，亲爱的。我们正是这样做的。这个世界除了空洞的喧嚣和虚假的荣耀之外，对我们有何裨益呢？我们一直迷途摸索，终于找到了我们的爱情。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她又叹息一声，伤感地说：

“倘若我们的四周潜伏着彻夜不眠的窥伺者，我们能够高枕无忧吗？”

他皱眉蹙额，两眼闪过一道光，领悟到了她的心事，焦急地问：

“拉杜比丝，你担心什么？……把你的想法率直地告诉我，我们只谈论爱情的事。”

她说：

“今非昨比，我的几个奴仆到市场去兜了一圈，告诉我有些愤懑的人在

挑唆说,陛下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使他们痛心,他们倍感痛苦的是,他们的财产都花在我的这个宫宇中了……"

法老脸上显出了愠色。显然,赫努姆·哈提卜的阴影已经控制到他这个安谧的乐园,搅混了它的安乐幸福,威胁着它的安全。他气得脸色铁青,犹如泛滥期间尼罗河河水的颜色,声音抖颤地说:

"拉杜比丝,你就为这事忧伤吗?……那些该死的叛逆执迷不悟。但是,你不必搅混我们的安乐幸福,不必注意他们的哭天抹泪。你随他们去,一切由我来处理……"

她把他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手掌间,深表同情地轻轻按压着。她注视着他,带着恳求的目光说:

"我忧心如焚。如果因为我,人们抱怨你,这使我痛苦……我仿佛隐约感到一种不明不白的惧怕。圣上,钟情者多忧虑吧。"

他不乐意地说:

"你和我在一起,怎么还害怕?"

她哀求道:

"圣上,他们以忌妒的眼光盯住我们的相爱;他们看不惯这座宫殿、这种爱情、这里的安逸和幸福。我在惶惶不安时曾自语道,圣上为我花的金银财宝和爱情有什么关系呢?不瞒你说,如果人们因为金银而对我们耿耿于怀,那我憎恨金银。倘若这座宫殿,它的土地和四壁变得光秃无物,流光溢彩的装饰全部剥去,不仍旧是我们的乐园吗?假使黄金的光熠使他们炫目,圣上,那你就在他们的手里填满黄金,堵上他们的嘴巴。"

"哎呀!拉杜比丝,你又使我想起了我讨厌听的话语。"

她求告道:

"陛下,这块笼罩在我们幸福之上的云翳,只要你一句话就能把它抹去。"

"什么话?"

她以为他退让了,高兴地说:

"把土地还给他们。"

他使劲地摇着头,用严厉的声调说:

"拉杜比丝,你一点也不知道事情的底细。我已经作出决定,但没有得



到应有的尊重,而是勉强地执行了。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停止抗议,没有停止对我的挑衅。向他们屈服就等于承认我的失败,我宁死也不愿这样做。你不了解失败在我心里意味着什么,失败就是死亡。倘若他们战胜了我,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那么你就会发现我成了一个令人遗憾、哀伤、猥琐的小人,无恋爱能力,也无生活能力。"

法老的话打动了拉杜比丝的心,她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全身感到一阵阵战栗,除了他无恋爱能力和生活能力外,她什么都能忍受,能够熬得过来的。她收回了原先的愿望,对她刚才的恳求表示歉意。她哆嗦着嗓音喊道:

"你绝不会失败……绝不会失败的……"

他温和地向她微笑着说:

"是的,我绝不失败……你绝不是使我失败的因缘。"

她噙着热泪,眼皮颤动着喘息道:

"你绝不会受到耻辱,你绝不会失败。"

她把头依偎在他胸口,谛听着他悸动的心声。在她迷惘的意识中,她感到他的手指在摩挲着她的发束和两颊。但是,她没有安定很久,有一个搅混她幸福时刻的想法干扰了她。她朝他抬起头来,两眼不安地凝视着他。他问道:

"你怎么啦?"

她犹豫了一会儿,回答说:

"他们说,这伙人有权有势,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有很大影响。"

他笑了,说:

"我比他们更强大。"

她又踌躇了一下,说:

"你为什么不动用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号令天下?"

国王微笑着反问她:

"我看你今天在疑神疑鬼呢。"

她嗔怪地叹了一口气,说:

"难道我没有听到人们在窃窃私语,说什么法老将供奉神明的钱财挥霍在一个舞女身上吗?人们的窃窃私语汇合起来就成了大声的呐喊……这是可以燎原的火舌呀。"

"你太悲观,吓得魂不附体了。"

她又催促他说:

"为什么不召集士兵?"

他长久地谛视着她,像是在想什么,然后说:

"士兵没有理由是不便动用的。"

他的脸上显出怒色,补充说:

"他们在蒙骗民众,使民众感到朕对他们发怒了。假使这个时候我动用士兵,就必然会使他们惊慌失措,可能会奋起自卫。"

她闷闷不乐地思考着,然后恍然大悟地自语道:

"编造几条理由,调集大军。"

"编造理由也需有点端倪。"

她深感无望,低垂着难过的头,闭上了眼睛。正在她感到走投无路之际,倏然在沉滞的黑暗中闪现出一线希望之光。她惊喜惶恐地睁开了两眼,闪亮着欣喜的目光。国王吃了一惊,她却毫不介意,迫不及待地脱口说出:

"我找到了一个理由!"

国王以询问的眼神看着她。她继续说:

"穆阿萨尤部落。"

他懂得她的意思,失望地摇摇头,嗫嚅道:

"他们的酋长已经跟我们缔结了和平条约。"

她并未失望,说:

"谁知道边境外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有一位亲王在那儿担任都督,我们派一个忠实可靠的亲信,送一封密信给亲王,佯称那边发生了叛乱和厮杀,紧急求援,十万火急。民众一听到他的呼声,你就可调集南北天下的军队,将他们集中在你的旗帜下,军权在握,利刃在手,何愁号令不得执行,狂徒敢犯龙颜。"

法老又惊又喜地听完了她的这番论述,奇怪的是自己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着,他根本没有仔细考虑在非战争情况下召集起一支大军的可能性。他过去认为,现在还是这样想的——祭司们的怨恨还没有严重到必须动用一支重兵镇压的程度。他又相信,由于没动用军队这一点就足以使那群人怨声载道,多次请愿,图谋不轨。他发现,拉杜比丝这个简单的主意的确是个



好办法，于是便全心全意地支持它了。他一旦倾向一件事，为达到一个疯狂的目的便全力以赴，锲而不舍，铤而走险。他喜滋滋地盯着拉杜比丝的两眼，声如洪钟地说：

“好主意，拉杜比丝，好主意！”

她也异常欢悦地说：

“这是我心里的话……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的，就像我在从你温馨的嘴上接一个吻一样，只要我们严格保密。”

“是呀，我的宝贝……你看，你的头脑真像你的心一样是个无穷的宝藏！我们只要严守秘密，选择一个忠诚的信使，这事让我来办吧。”

她问道：

“谁将是你的使者，给凯尔富那鲁亲王送信呢？”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将选择一个对我最忠诚的人。”

她没有无缘无故的对他的王宫不放心，然而她又对王后居住着的那个地方感到恶心。她当然不能把她的心事直言不讳。如果不选宫里的人，那谁可担当这位使者呢，她困惑了……使她更感惶惑不安的是，她深深懂得泄密就意味着致命的危险，一想到可能泄密，她立刻毛骨悚然。在绝望的片刻，她几乎想改变这个危机四伏的计划……她突然记起了在避暑房工作的那个有两只明澈大眼睛的青年孩子。一想到他，她的心里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放心。他纯洁、单纯、天真……他的心恰如一座神殿，每天早晚在里面为她进行顶礼膜拜仪式……他就是她的使者……他是忠心耿耿的。于是，她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说：

“让我来选他作使者吧。”

国王大笑道：

“你今天真是太胆小了，不是我以前了解的你了……你会选谁呢？”

她恭恭敬敬地说：

“圣上，爱得最深的人也是怕得最厉害的人。我的使者是一位装饰避暑房的艺术家。他是个童心未泯的青年，有一颗纯洁的赤子之心，对我百般忠诚。他的最大优点是不会出任何事情，别人不了解他，我们要他办的事危险极大，而他却一无所知。替我们送信他是最理想的人……只有毫不畏惧，我

们才能安全地闯过难关。”

国王满意地点点头，他不愿意对她说个不字。拉杜比丝认为云消雾散了，阴云不是按照她原来开始时希冀的那个方式消散的。她高兴，无限地兴高采烈。她相信，不久她将能在这个爱情之宫里忘掉尘世的烦恼，将保护她的任务留给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大军。

她低垂着头，笑容可掬，对未来满怀着憧憬。国王一直十分欣赏她的秀发，手指抚弄着她的头发。发结被解开了，散落在她的肩头。他两手捧着她的秀发，吻着它的馥郁香气。尔后，他顽皮地把她的头发盖满了他的头和脸，直到几乎全部遮住为止。

第十四章　信　　使

翌日，天刚亮。气候寒冷，天上布满云彩。东边太阳升起的上方，白色的云层闪闪发光，像一张孩子的纯洁脸庞，一望到底；遥远的天际却是黑咕隆咚的，仿佛是夜晚匆匆离去时遗忘了的尾巴……

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在等待着她，这件事不完成她总是心绪不宁。自从上次在神庙发誓革面洗心，与过去的污秽彻底决裂之后，她还没有干过这种事。然而，这一次她不得不违心了。等待着她的是去蒙骗巴拿蒙，玩弄他的感情，使他为她的爱情服务，实现她的目的。她一点也不犹豫，因为她要走在时间的前面。她已经坠入了爱情的深渊，为了他俩的爱情，她变得冷酷生硬也在所不惜……她离开卧室走向避暑房，信心十足，因为骗骗巴拿蒙这样的孩子是件轻而易举、十拿九稳的事……

她踮着脚趾走路，看到年青人一边全神贯注地端详着她的画像，一边口里哼唧着一支晚会上吟唱的情歌。它的头两句是：

既然你的美貌能创造奇迹，
为什么却不能使我痊愈？

他的歌声使她感动。她抓住一个机会,顺势接着唱:

难道我已被不知道的事情作弄,
隐藏在云霾后边的天涯无法看到,
你的心,我的心或许想到一块了。

年青人转身看到是她,又惊又喜。她娇滴滴地笑出声来说:

"你有副好嗓子! 怎么这些日子来一直瞒着我呢?"

年青人两颊绯红,双唇颤动着,对她的青睐简直手足无措了。

这个女人对他的心事了如指掌,进一步挑逗他说:

"我看你啊,喜欢歌咏,耽误了工作……"

他表示否认,手指着她的雕像,咕哝道:"你看看这个。"雕像的容貌妩媚娇艳,栩栩如生。她禁不住感叹道:

"巴拿蒙,你真是个能人噢。"

年青人松了一口气,十分感激地说:

"谢谢你,主人。"

她撩拨他说:

"但是,巴拿蒙,你对我太狠心了。"

"我……怎么会呢? 主人。"

她说:

"你把我塑造得这么冷峻。我可是愿意成为一只可爱的鸽子啊。"

巴拿蒙沉默着不吱声。她按照自己的意图解释着他的沉默,说:

"我不是说,你对我太狠心了吗……巴拿蒙,你是怎么看我的,难道是这副冷峻、狠心、漂亮的模样? 难道我是这副模样的? 我奇怪,石头怎么会说话。而你以为我的心像块石头一样无感觉,是不是? 别回避问题,这就是你的想法,可是为什么呢? 巴拿蒙?"

巴拿蒙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便保持缄默。她是在向他暗示她的想法。而他对她深信不疑,一面顺从地听着她说,一面显得异常的局促不安。这个女人继续说:

"巴拿蒙,你为什么认为我是狠心的? 你光看表面现象,因为像你这一

气质的人不会隐匿内心的活动。我看你的脸就像看被打开的书一样，一目了然。然而，我们这类人有另一种气质。坦荡会使我们失去取胜的快感，会败坏主为我们创造的最美的一切。"

年青人迷惑不解地自问："她是什么意思，能不能从她的话的字面意义上理解？以前，她不是心不在焉地坐在我面前，对我身躯中燃烧着的火焰无动于衷吗？为什么瞬息变了？为什么今天她的话这么甜蜜？道出了他内心燃烧着的甜蜜的隐情？她的话算数吗？我理解的她的意思对吗？"

女人前进了一步，说：

"嘿，巴拿蒙，轮到你对我这般狠心了，你就用这样的沉默来回答我。"

他神魂颠倒地逼视着她，眼里几乎要流出欢乐的泪水。他确信自己的想法没有错，便以颤抖的嗓音说：

"天地之大容不下我的话……"

他的舌结打开了，她舒心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如梦中人的声音说：

"你需要讲什么？你要说的我都知道……避暑房啊，你看见我们一起已有数月，我们对你身上留下了永生的心迹……是的，就在这里，我了解了一个可怕的秘密……"

她的目光很快掠过他的脸，然后说：

"巴拿蒙，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知道自己心里秘密的？我有一封私人信件要送交远方的一个人。我想找一个信得过的，让我完全放心的使者。我独自坐着，脑里回忆着一群男男女女，有仆人，也有贵人。每一次我都感到他们无教养，不可靠。后来，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个房间。我发现自己突然想到了你，巴拿蒙。于是，我放下了心，信心百倍。我的感觉其实远比这些深刻得多。就这样，我了解了自己心里的秘密。"

年青人笑逐颜开，感到一种近乎使他惊慌失措的幸福。他双膝一弯跪倒在她面前，从心底发出了一声呼喊：

"我的主人！"

她把一只手掌放在他的头上，温柔甜润地细语：

"这样我了解了自己心头的秘密，我真感到奇怪，为什么长期来我没有了解到这一点。"

巴拿蒙受宠若惊,忘乎所以地说:

"主人,我发誓,昨晚上我还在受着悲痛的煎熬,今天早晨突然吹拂起一阵温馨的幸福之风。你的一句话就使我从十八层地狱飞升到了光明的天地,把我从绝望的深渊带到了幸福的顶峰。死后余生,我当更珍惜自己……你是我的幸福、我的梦幻、我的理想。"

她倾听他忧伤地倾吐心声,感到他在作一次热诚的祈祷,陷入由神圣而又幼稚的梦幻编织的迷宫,不能自拔。于是,她皱了一下眉头,一丝痛苦和悔恨的念头掠上她的心头。但是她久久不让自己被他的迷恋在她心中挑起的冲动所驾驭。她狡黠地说:

"我惊奇的是,怎么自己很久没有发现心底的秘密,只是当我因为偶然的机遇需要你完成一个路途遥远的差事时才揭开这个谜底的,就好像这件差事给我点明了你,在一瞬间我就有求于你了。"

年青人以崇拜的语调回答:

"我将全身心地完成你交给我的一切。"

她踟蹰了一下,问道:

"倘若这是一次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呢?"

"我只为不能每天早晨见到你难过,别的没有任何难处。"

"离别是暂时的。我将给你一封信,你要放在胸口。你带着我的口信到比贾岛都督那儿去,他会告诉你走哪条路,怎样克服路上的艰难。你将随一支商队出发,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怀里揣着一封信。到达努比亚都督那儿之后,你把信亲手交给他本人后再回来。"

巴拿蒙感到一种高贵与自豪感交织在一起的新的幸福。她的纤纤玉手就在他的身边。他再也不能自持,他的嘴急速地凑过去,如饥似渴地吻了它。当他的嘴唇触碰到她光洁细腻的手的皮肤时,她看到他颤栗得厉害。

在往回走的路上,拉杜比丝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她自语道,假如我让圣上本人去选择使者,那不比我现在戏弄这个青年的童心更仁慈吗?虽然他是幸福的,但毕竟这是一种虚假的幸福,况且那些真正的幸运者还会忌妒他。只要他不明真相,她就不必为她的谎言而难过、负疚!

第十五章　密　　信

当天晚上，法老手里晃动着一封折叠着的信，满面春风地来了。拉杜比丝以异样的眼光凝视着信，心里想她的这个计策会顺利成功吗？事情会按照她的设想发展吗？国王展开了信。她用兴奋的目光阅读了信。这是发往埃及法老的堂兄努比亚都督凯尔富那鲁亲王的信。国王在信中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他的困境、烦恼和希望不动声色、不引起祭司们恐惧地调集一支大军。他要求亲王派一个可靠的公差，向埃及发送一封求救信件，就说边境的穆阿萨尤部落发生了骚乱，烽烟四起，危及城乡，必须紧急救援镇压之，以保南疆宁静。

拉杜比丝重新折好信后，说：

"信使已作好准备。"

国王笑着说：

"信也准备好了。"

她沉思了一会儿，问道：

"你看，凯尔富那鲁的信会引起什么反响？"

国王用信心十足的语气说：

"求救信将会震动所有人的心，包括祭司们的心。都督们会从全国各地调来军队，正像我们期望的一样，要多少就有多少。"

她高兴得跳了起来，殷切地问：

"我们要等待很久吗？"

"我们要等一个月，信使往返的时间。"

她想了片刻，掰着手指数着，说：

"如果你的推测无误，信使回来的时间正好是尼罗河节。"

国王大笑，他说：

"这是个好兆头呀，拉杜比丝。尼罗河节是我们的爱情节，也是胜利和安心的节日。"

她对此也乐观地深信无疑。她相信,在这个被她看成是自己的幸福与爱情的诞生之日里,一个崇高的理想和希望是绝对不会落空的。她确信,信使往返之日与这个日子相连绝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偏重她的理想与希望的神手的严密安排。

法老用赞赏和推崇的目光瞅着她,然后,吻了吻她的头,说:

"以主发誓,这个宝贝脑袋连苏夫赫忒卜也为之大吃一惊,它想出来的高招使他多么赞叹不已。他禁不住对我说:'一个多好的解决难题的锦囊妙计。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她原以为,他会对任何人都保密,甚至对那个忠心耿耿的宰相也不泄露。于是她问道:

"宰相知道了我们的秘密?"

他坦然地说:

"是的,苏夫赫忒卜和塔胡像我的大脑和心脏,我从不对他俩隐瞒什么。"

塔胡的名字在她双耳里轰轰作响,她的脸色骤变,显出忧虑的眼神。她问他:

"这后者也知道了吗?"

国王大笑着说:

"拉杜比丝,你太谨小慎微了。可是你要知道,他俩不放心的事我不会放心的。"

她说:

"陛下,你要提防不可信的人。"

她记得塔胡在最后向她告别时,他绝望、盛怒地吼叫,那野蛮粗鲁的嗓音至今还在她的耳边回响。纵然如此,她还寻思道,"或许他心里还牵挂着一些事?"

她的猜疑没有在她心里逗留就消失了,因为在自己情人的怀抱里她忘记了自己。

早晨,信使巴拿蒙·本·白瑟尔准时到来。他身穿大袍,头戴一顶齐耳的烟囱帽,两腮通红,两眼闪烁着兴奋的天蓝色光芒。他默然谦恭地跪在她面前,崇敬地吻了她的裙边。她的手指抚摸着他的头,怜悯地对他说:

“巴拿蒙，我绝不会忘记你为了我放弃了休息和安宁。”

巴拿蒙朝她抬起了清白俊秀的脸庞，颤声道：

“为了你，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惜。我只求主来承受这离别的悲痛。”

拉杜比丝对他莞尔一笑，说：

“你将愉快、健康地返回，你会在未来的欢悦中忘记过去的一切痛苦。”

他叹息着说：

“怀着幸福理想的人，旅途的疲惫容易消除，旅途的寂寥会变得容易克服。”

她对他亲切地微笑，手抓着那封折叠好的信，交给他说：

“我不再叮嘱你小心之类的话了……你把它放在哪儿？”

他回答：

“主人，放在我的心口，脖子下。”

她又把另一封薄薄的信笺交给他，说：

“这另一封信你交给艾尼都督，他会给你指明道路，把你介绍给一批启程的商队。”

离别的时刻到了。巴拿蒙的喉咙哽咽，神色激动，惶惑不安。她向他伸出一只手。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双手合抱着它。他的手掌不停地哆嗦着，仿佛摸住了一团烈火。接着，他把她的纤手放到自己的胸口，让她感觉到他的体温和心悸……他回身走了，消失在门外。拉杜比丝是用一种迷惘不安的眼光送走他的，嘴里热情地为他祈祷。

怎么能不这样做呢？他已经把与她的生命攸关的希望维系在他的胸口。

第十六章　谄安的塔胡

从托付巴拿蒙开始，拉杜比丝就感到等待是痛苦不堪的。一个希望之声老在向她悲切地呼喊：“但愿国王没有把信件的机密泄露给任何人。”这曾是她一直热切期望的。国王对他的两位亲信的高度信任并不能减轻她的担



忧,虽然她的猜疑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作证。她每次想到这点,就会焦躁不安地自言自语:“万一有人将信件的内容泄漏给了神职人员,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在自卫时会迟疑吗?”天啊……信件泄密是极为严重的大事。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敢想象其危险的程度。这时,她纤弱的躯体会全身起一层鸡皮疙瘩。她猛烈地摇着头,要驱走脑子里的胡思乱想。她让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小声地自语道:“一切都在按我们的计划进行着,没有理由这么担惊受怕,这些恐怖的疑虑都是因为热恋着的爱心不得平静、没有憩息而造成的幻觉。”

她还没有来得及定下心来,各种可怕的念头就又一次袭上她的心头。她仿佛看到塔胡那张暴怒和因痛苦而抽搐的脸,听到他那沙哑的、受了伤而痛苦的嚎叫声。她的惊恐不安给她带来了很多痛苦,而她又不敢解释它们,或者消除围绕着这些痛苦的奥妙。

她真的会怕塔胡,或是把他想得太坏?一切迹象表明,他忘却了过去。可是,他是否还能做一点什么?顺从已经使他克制了自己。白宫的大门成为神圣的禁地之后,他不能来叩门了,除了服从和听命以外,他是无能为力的,这并不意味着他淡忘或者摆脱了过去。

他的心底会残留着一点往日的恩恩怨怨吗?……塔胡是个强硬固执的人。他心灵深处的爱情可能会转变成一种隐匿的仇恨,在条件成熟时,伺机报复……她在忧虑重重的时候,没有忘记公正地评价塔胡。她想到了他对国王的赤胆忠心,对国王的热爱。他是个忠于职守的人,没有嗜好,没有野心,能不折不扣地完成国王交给他的任务。

看来,一切都可放心,而她的猜疑却不让她安心。信使才离开白宫几个小时,那长达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等待她怎么受得了?她惊恐不定。这时,她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要约见塔胡。一天前她还没有这种想法,而今天她感到迫切地需要见他,只有这样才能使她的心安定下来。她的这种念头,往往是一个人处于危急的情况下,想要逃避灭顶之灾,而又走投无路时才有的铤而走险的做法。她对自己说,我要邀他来,和他谈谈,摸摸他的底。或许,可能抵制他的歹毒主意——倘若他有毒主意的话——这样我既救了他,又使圣上免遭他的危害。她的想法很快就变成一种毫不动摇的决心,使她抑制住自己的焦灼,装出一副坦然自若的样子……她立即召唤希丝,并命

令她到将军塔胡的官邸去把他找来。希丝走了。拉杜比丝在客厅里不安地等待着,她并不怀疑塔胡会接受她的邀请,然而,却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局促不安。相比在过去的日子里,她是多么地矜持与冷淡。这时她才明白,自从她的心真正被爱情之箭射中后,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怯弱的忧心忡忡的女人。从此,安眠与她无缘,陪伴她的总是恼人的心事和不现实的忧虑。

如她所料,塔胡来了。他身上穿着宫廷的制服。这使她感到宽心,似乎是在对她说,他忘掉了白宫舞女拉杜比丝,现在得会见他的主人法老的女朋友。

将军必恭必敬地垂首致礼,说话语调平和,没有一丝激动。他说:

"尊敬的夫人,主使你的日子过得和美。"

她仔细地观察着他的脸,说:

"尊敬的将军,主也使你过得幸福。我感谢你接受我的邀请。"

塔胡仍低着头回答:

"夫人,我恭敬从命。"

她看到他像以前一样肤色红润、健壮魁伟。但她的审视的目光也捕捉到了只有她的两眼才能捕捉到的意外的变化。他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无神的光晕,过去表现出来的那种阳刚之气已经黯然失色,眼睛不再炯炯有神……她感到一阵心酸,这就是将近一年之前,那个把他俩分离开的异常夜晚所造成的吧。令人痛心啊!那时候塔胡像一场暴风骤雨;可现在却变得死气沉沉。她对他说:

"将军,我请你来是因为我要向你祝贺国王对你的无限的信任。"

将军的脸色显得有点诧异,说:

"谢谢你,夫人。这是我很早以来就得到的恩赐。"

她矫揉造作地微笑一下,狡猾地说:

"感谢你对于我的计策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将军想了一下,然后悟了过来,说:

"也许你指的是你那悟性过人的大脑想出的那个绝妙计策?"

她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他接着说:

"这的确是个配得上你的睿智的妙计。"

她显得不大高兴地说: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陛下的威力与主权,确保国土的安宁与完整。”

将军说: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为此而高兴和自豪。”

她用深邃的眼光看了他一眼,说:

“我的设想需要在你的兵力的帮助下才能取得成功与胜利,这个日子很快就将到来。”

塔胡低着头说:

“感谢你的高度信任。”

拉杜比丝沉吟片刻。塔胡一本正经、严肃有余,不再是拉杜比丝以前了解的他了。她没有期待从他那儿得到更多的东西,但对他觉得放心和有信心。尽管内心有着一股强烈的愿望,想先跟他谈谈老问题,求得他的宽容和忘却。然而,她却言不由衷,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感到张皇失措。为了谨防自己的失检,她尴尬地放弃了这个话题。最后,她想以另一种方式向他表示一下自己的友情。于是她向他伸出手去,笑容可掬地说:

“尊敬的将军,我向你伸出尊重与友谊之手。”

他将自己宽厚的手掌搁在她纤巧的手掌上,显得很激动,答不上话来。这次关键短促的会晤就这样结束了。

在回到船上的途中,将军一个劲地自问:“这个女人为什么邀我去?”在她面前时曾被他竭尽全力克制的感情,这时像脱缰的野马奔腾起来。他失去了平衡,脸色变青,四肢关节都在发抖,很快失去了理智。船桨击打着船旁的水面,划出了一个又一个圆弧。他像醉鬼一样摇摇摆摆,仿佛刚从一场使他失去英明和荣誉的战斗中惨败归来。他觉得岸上的枣椰树在狂舞乱蹈,弥漫着喧嚣尘土的空气令人窒息。发热、有毒的血液在他的血管里沸腾、咆哮着。他抓起船舱桌子上的一壶酒,歇斯底里地一古脑儿往嘴里灌下去,最后在绝望的挣扎中瘫倒在沙发椅上。

事实上,他并没有忘却她,而把她藏到了心灵隐秘的最深处,用自慰、隐忍和强烈的责任感将自己的心堵得严严实实。分别近一年后,见到她使他心里深埋着的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熊熊的烈焰燃烧着他的整个心身,他感到从未尝到过的磨难、耻辱、绝望和被亵渎尊严的感觉全都压顶而至,在最后一场战斗中再次尝到了失败和折磨。他头晕目眩,开始狂怒地自语道,他

知道她为什么要召见他。为了试探他的忠心，好让她那向着情人国王的心安定下来。正因为如此，她才不惜代价地装模作样，对他表示好感和奉承。嘿，真稀罕！这个狠心的婊子一本正经，屈服地学会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爱情的恐惧和苦恼。她在谨防着过去曾一度像她拖鞋上的灰土那样地粘附着她的塔胡变节，谨防着后来她腻倦时，又被她抛弃的塔胡倒戈。该死的天地啊！该死的世界！他感到盛怒和绝望。冲天的怒气塞满了他强大的心田，他狂怒难当；血液似炽烈的火舌，吞噬着他的两耳，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染红的双眼，望出去的世界是红火一团。

船一停到法老王宫码头的阶梯旁，他就飞速离船而去。在花园里趔趔趄趄，对卫兵的敬礼不屑一顾地朝着禁军将领房走去。路上，正巧宰相苏夫赫忒卜迎面走来，他是从法老正宫那儿回出来的。宰相向他微笑致意，他却站在他面前发愣，就像不认识他似的。苏夫赫忒卜对他呆若木鸡的样子感到诧异，问他：

"你怎么啦，塔胡将军？"

塔胡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快速语调说：

"我，我像落网的雄狮……又像烧得很旺的火炉上的龟鳖！"

苏夫赫忒卜显出否定的神情说：

"这算什么话？狮与鳖、网与火炉有什么相似？"

塔胡神情茫然地说：

"龟鳖长寿，行动迟缓，忍辱负重。狮子凶猛，吼声如雷地猛扑过去，便结果了猎获物的性命。"

宰相惊骇地瞪眼看他的脸，说：

"你在发怒？从前你不是这个样子！"

"我在发怒……尊敬的阁下，您怎么嫌恶我？我塔胡骁勇好战，久经沙场……嗐，这个世界怎能容忍这沉重压人的安宁？……死神们很饥渴，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饮血解渴！"

苏夫赫忒卜摇头叹息着，猜想他了解了那件事，便说：

"嗳，将军，现在我明白了。一定是醇厚的马尔尤特酒在作怪。"

塔胡厉声回答：

"不，不……事实上，我喝了一杯血。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歹人的血，我



的血中了毒。更严重的是,我在来这儿的路上,遇到了躺在草地上的善神,我的剑刺中了他的心脏……去战斗吧……血就是英勇战士的饮料。”

苏夫赫忒卜慌乱地说:

“无疑你是喝醉了。你最好马上回营休息。”

然而,塔胡却轻蔑地耸耸两肩,说:

“警惕,警惕呀,宰相。你要当心这混浊的血,它就是毒药。龟鳖已经失去忍耐,雄狮即将猛扑。”

他说罢这些话,便头也不回地走去,将苏夫赫忒卜一个人留在惊诧与迷惘中。

第十七章 等 待

法老宫、比贾岛白宫和朝廷中的一些人都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信使的归来。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满怀安全感。每个日子的到来,都意味着胜利的接近,他们心中的殷切期望也就更加炽热。若不是宰相从一位神职人员那儿得到了一封加急信,这般美滋滋的感觉怕是会仍然延续下去的。往常,苏夫赫忒卜对于这样的信件从不予以重视,或者只是被动地把它呈交王后了事。而这一次,他却感到此信非同寻常,意义重大,担当不起对陛下隐匿奏章的罪责,即使呈递这封信会招来国王的恼怒。宰相求见了国王,并给陛下颂读了这封信。这是一封由全体神职人员签名、言词中肯、内容重要的信件。为首签名的是拉阿、阿蒙、比塔哈和艾比斯等神庙的祭司,他们请求陛下把原先属神庙管辖的土地尽快地物归原主,并再三重申,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放弃这些土地,他们定会义无反顾地去奉献。

奏章措词坚决,语气强硬,招来国王的怒气。他把奏章撕得粉碎,扔在地上,高声喊道:

“过一会儿,我将给他们回复。”

苏夫赫忒卜说:

“从前,他们是一个个分别来请求的,而现在竟然集体行动了。”

怒发冲冠的国王说：

"我将打击他们全体，让这批蠢货随心所欲地抗议吧！"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乎他们的想象。底比斯都督给宰相发了一封密信。他在信中说，赫努姆·哈提卜访问了他的省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阿蒙神庙的男祭司、女祭司们和大批群众都加入了浩大的欢迎队伍；欢呼赫努姆·哈提卜名字的声浪直上云霄；人群高呼："神明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绝不允许亵渎神明！"甚至有人哭嚎着喊道："真可惜呀！阿蒙神的钱财在一个舞妓身上挥霍殆尽啦！"

宰相紧蹙双眉，满脸愁容。这次还是他对国王的忠诚战胜了他的犹豫，他机敏地让陛下了解了这些消息。国王像往常那样勃然大怒，遗憾地说：

"底比斯都督听到、看到这些，难道就不能有所作为？"

苏夫赫忒卜悲切地说：

"陛下，都督手中只有警察，而要对付浩瀚的群众队伍警察是无济于事的。"

国王怒气十足地说：

"我只得勉强地等待。我已经流血，以主的权力发誓要捍卫我的尊严。"

光辉的阿卜城的上空笼罩着悲愁的阴云，裹住了高耸的宫宇和朝廷的各个公署。尼图格里丝王后蛰居在自己的宫宇里，深居简出，咀嚼着孤独。她那破碎的心和被玷污的尊严使她倍感痛楚，忧郁苦恼的双眸注视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苏夫赫忒卜闷闷不乐地接受着种种消息。他对沉默寡言、愁绪满怀的塔胡说：

"从前埃及发生过如此激烈的造反吗？太可悲了。"

国王陛下变得异常暴躁易怒，除非倒在他魂牵梦萦的女人怀里，他才尝到宁静的滋味。她理解他，同情他；时而逗乐他，时而低头在他耳际细声碎语："耐心些。"他叹息着，愤怒地说："对，直到我掌握实力大权。"

然而，情况愈来愈糟。赫努姆·哈提卜频频巡访各省，所到之处，均受到盛大群众队伍的欢迎，全国各地对他的名字的欢呼更加响亮。许多忠于法老的都督们为此感到难受，他们看到这种情况的含义，再也按捺不住心情。于是，安姆布斯、法尔莫尼特斯、拉土利斯和底比斯各省的都督聚会磋商。他们作出面见国王的决定后，来到阿卜，要求晋见陛下。国王正式接见了他

们,苏夫赫忒卜也在场。底比斯都督走到国王面前,向他致以虔敬、诚笃的问安后说:

"陛下,真正的忠诚不以心中的情感为满足,而是同能否在必要的时候提出忠谏、有利于大局的善举和自我牺牲相联系的。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件大事,可能诚实的观点会使我们遭受怨恨。但是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们无法对此保持缄默,必须坦诚直言。"

法老沉默片刻后,对这位都督说:

"都督,说吧! 我注意听你说。"

都督鼓起勇气说:

"陛下,祭司们在发怒。他们的怒气已经传染给朝朝暮暮聆听他们讲话的民众,结果众口同声呼吁:把土地还给它的主人。"

国王脸上显出怒意,愤愤地说:

"难道要法老屈从人们的意志是正确的?"

都督坦率、大胆地说:

"陛下,庶民的幸福乃是神灵为法老统治提供的保障,绝非屈从,而是睿智和陛下对奴仆的怜悯。"

国王用权杖击地,说:

"不见得只有屈从才是让步。"

都督说:

"主保佑我在陛下面前不用屈从之类的言词。然而,政治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大海,国君好比是船长,抓住良机,躲避风暴。"

国王听不入耳此番话,愤然地直摇头。这时,苏夫赫忒卜要求发言。国王疾言厉色地问这位底比斯都督:

"你有证据说明百姓也抱有祭司们的想法吗?"

都督坚信不疑地说:

"是的,陛下。我曾向各地派出一些暗探,他们就近目睹,亲耳闻听到百姓义愤填膺的情况。"

法尔莫尼特斯都督插话说:

"我也这么做了,并听到了许多令我遗憾的消息。"

每位都督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不约而同地证实了局势的严峻。法老

与各省都督的会见结束了，而这样的情景乃是法老宫中多年来的第一次。

稍后，法老在自己的正宫会见宰相和禁卫军司令。国王的怒气显然未消，一个劲地在威胁，在诅咒。他对他俩说：

“这些都督忠心耿耿，矢志不移，但是他们太懦弱无能。我若听从他们的忠告，我的王位将摇摇欲坠。”

塔胡随声附和主子的看法道：

“后退就是失败，陛下！”

苏夫赫忒卜思考着其它一些可能性，他说：

“我们应对再过几天即将到来的尼罗河节防患未然，成千上万愤怒群众要在阿卜城集会，我的心真是放不下来。”

塔胡赶紧说：

“我们控制着阿卜城。”

“这是无疑的。但是，我们可不能忘却去年节日期间响起的那几声造反的叫喊扰乱了现场，使陛下未能实现自己的意图，所以我们应当预料可能会发生的更严重的喊叫和骚乱。”

国王说：

“希望全寄托在信使身上了，但愿他能在节前赶回。”

苏夫赫忒卜则一直在以自己的观点权衡着事态，心里倾向着都督们的提议。他说：

“信使将于近期回来，并将当众宣读信件。毫无疑问，那些始终获得陛下恩泽，一直享有他们的权利的祭司们会热情响应，积极动员，直到陛下握有武装力量的主力，行使自己的旨意，无人敢于违抗。”

国王对苏夫赫忒卜的讲话感到烦躁，觉得自己在宫中很是寂寞孤独，无人理解他。于是，他飞步去了从不会使他感觉孤寂的比贾岛白宫。对于他们最近的一次会议，拉杜比丝简直一无所知，她对国王的安全十分放心。但是，很快她从国王感情外露的神色上察觉到他内心的忿懑和激动。她受到感染，一阵焦虑袭上心头。她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话到嘴边却难于启齿。他怨艾地说：

“拉杜比丝，你还不知道吧？那些都督和大臣们竟然劝我把土地退还给祭司，忍气吞声地承认失败！”



她烦恼不安地询问：

“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谏言？”

国王把都督们的讲话和谏言内容和盘托出，拉杜比丝显得更加烦恼不安和忧伤，她禁不住说：

“事态变得灰暗起来，那些都督一定发现了严重情况才会讲这种话的。”

国王不屑地说：

“我的百姓在发怒。”

“陛下，人们犹如一艘迷失航向的无舵之舟，海风随心所欲地把它吹向任何一方。”

国王以一种令人害怕的恐吓口吻说：

“我将驱走这股黑风。”

她又陷入害怕和不解的疑团中去。在这般时刻，她失去了惯有的耐心，说：

“我们应当明智地应付，应当有选择地作暂时的让步，胜利的时日已经临近。”

国王以奇怪的眼光看着她，说：

“拉杜比丝，你是指我应俯首服从？”

她把他紧紧地拥在怀里，他的语气使她痛苦。她双眼噙着热泪说：

“为了跳得更远，就得先蜷缩双腿，笑在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国王叹息道：

“啊！拉杜比丝……连你都不了解我的心，那还有谁能了解它呢？我是谁？一旦被迫放弃自己的意志，我就会像一支被狂风摧残的玫瑰，永远枯萎。”

她那乌黑的双眸深受感动，她带着发自心底的忧伤说：

“亲爱的，我愿替你去死。你绝不会像玫瑰枯萎，我心中纯洁的爱情会永远地滋润你。”

“我一生的每时每刻，都要为胜利而活，我绝不会让赫努姆·哈提卜有朝一日说，他曾经在某个时间里打败过我！”

她勉强地向他微笑了一下，问道：

“难道你不使用一时的计谋就想治理庶民？”

"投降是无能者的伎俩。只要我活着,我就要活得堂堂正正,像利剑一样,叫叛逆者的势力在剑刃上全部完蛋。"

拉杜比丝颇为惋惜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再和他继续辩下去,在他的怒气和高傲面前,她只得甘拜下风。打那一会儿起,她焦躁地反复自问,信使何时回来?信使何时回来?……

多么乏味和难熬的等待啊!……满怀期望的人们要是了解到等待的难忍滋味,他们宁愿出家为僧。多少次,她计数着分分秒秒;多少次,她企盼着日出,等待着日落,双眼望穿了南来的尼罗河;多少次,她以急促的呼吸、加剧的心跳计算着时光;多少次,她惶惚不安地喊叫:"巴拿蒙,你在哪里?"甚至在她享受同法老的爱情时也心不在焉,感到乏味。除非使者带着密信回来,否则她就没有安宁,放不下心!

日子拖着沉重的步履慢慢地逝去。一天,她坐着凝眉苦思。突然,希丝疾步进屋朝她走来。拉杜比丝抬起头来,问她:

"什么事,希丝?"

侍女喘着气说:

"主人,巴拿蒙来了。"

一阵狂喜,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鸟站着直哆嗦,倏然喊道:

"巴拿蒙?"

侍女说:

"是的,主人。他正在厅里等候您,并让我禀报您,他到了。旅途使他变得多么憔悴啊!"

拉杜比丝三步并两步地跨上通往大厅的阶梯,一眼看到巴拿蒙正站在厅的前方等候她,眼睛里射出火热的渴念神情。她则像是一把欢腾的火炬,充满欢乐和希望。巴拿蒙深信,她是为他的回归而高兴,为同他的会晤而快乐,所以他心中充满着一种难以言状的圣洁的幸福,像奴仆般地跪拜在她的裙边,双臂轻柔地抱着她的小腿,俯首亲吻她的双脚,口中喃喃说:

"我的女神,我曾千百次地梦见自己吻着这双脚,现在,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她用指尖撩拨着他的头发,温柔地说:

"巴拿蒙,亲爱的巴拿蒙,你真的回到我身边啦?"



巴拿蒙眼里闪烁着生命的光彩，他伸手到怀里，取出一只小象牙盒，并把它打开，里面竟是一些土。接着他说：

"这是您的双脚在花园里踩踏过的土，我把它们收起来，放在盒中，出门时我也把它带在身边。每晚临睡前，我总吻它一下，然后把它存放在我心口，才能安然入睡。"

她很不耐烦地听着他絮叨，心神早已离开了他的讲话。终于，她失去耐心，用细柔的话语掩饰起烦躁，问他：

"你没有带点什么回来，巴拿蒙？"

他把手再次伸到怀里，掏出一封折叠的信件，递给她。拉杜比丝用颤抖的手接过信件。她太高兴了，感觉有些陶醉，乃至全身乏力。她紧紧抓住信件，目不转睛地把信看了许久。若不是她的目光落到了巴拿蒙身上，她真的几乎把他给忘了。这时，她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便问他：

"凯尔富那鲁亲王没有派一位使者与你同来？"

年青人说：

"派来的，主人。在回来的路上，是他带着这封信的。现在，他正在避暑房等候着您呢。"

她在这儿再也待不住了，欢乐流遍她的全身，无法使她安静，她说：

"一会儿见，在避暑房等候您。我们的日子将会晴空万里。"

她拿着信快步流星般地走去，她的心早在呼唤着她心爱的人儿、她的陛下。若不是矜持，她早就飞到他的宫宇里去报喜，就像以前那只兀鹰倏然给他传递绣鞋一样。

第十八章　会　　议

尼罗河节来临，阿卜城迎接着从最南方和最北方纷至沓来欢度节庆的人们。阿卜城的上空回荡着响亮的歌声，家家户户点缀着彩旗、鲜花和橄榄枝。清晨，祭司、都督显贵人士们列成长队，迎着朝阳前往法老宫，以期御驾，在上午时分离宫。

正当云集的要人们仰首等待国王驾临时，来了一个高级侍从官，他以国王的名义向他们致意，并大声宣告：

“尊敬的各位阁下，法老要立刻召见你们，请各位到法老接见厅去。”

听到侍从官宣读的这则敕令，大家不无显露出惊奇的神色，因为按照惯例，国王接见王国要人的举措是在节日庆典之后，而不是在庆典之前进行。祭司们、都督们面面相觑，半信半疑。他们问道：“有什么迫在眉睫的重大事情得破例召集如此的会议？”

不过，他们还是驯服地听从了召唤，来到庄严、辉煌的接见厅。祭司们占了右边的席位，都督们在他们对面的席位上纷纷就座，中间是给亲王大臣们准备的椅子，法老御座位于正上方。

稍后，以苏夫赫忒卜为首的几位大臣步入厅内。不一会儿，一批王室的众亲王随后到来，他们一边在给起立向他们致敬的祭司、官员们回礼，一边在御座的右侧坐下。

厅内鸦雀无声，人们脸上显现出严肃、关注的表情，个个都在自己的脑海里盘问着要召开这个紧急的重要会议的缘由。直到一位提着玉玺的官员走了进来，大家的思索被打断，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到他身上。他用洪钟般的声音宣布：

“太阳神拉阿在世的代表，太阳的光辉埃及法老，麦尔纳里阿二世陛下驾到。”

大厅里的全体人员肃然起立，垂手躬身低首，额头几乎碰到地面。国王威严地进入厅内，禁军司令塔胡、掌玺官和努比亚都督凯尔富那鲁亲王的侍从长官尾随其后。国王在宝座上正襟危坐。少顷，他用庄重的声调说：

“祭司们、文武百官们，免礼，请坐。”

大家直起腰来，款款地落座。大厅肃穆安静，连呼吸声也隐约可闻。众人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陛下，等待他的发话。国王少许挪动一下身子，目光扫视着这些臣子，开始发言：

“亲王们、大臣们、祭司和都督们，各位是上、下埃及的精英。今天我邀各位前来，是为了同你们商量一件关系到王国安宁、祖先社稷的大事。诸位，南方凯尔富那鲁亲王派来了他的侍从长官哈马拿，带来一封内容极其重要的密信。我认为，必须毫不迟疑地把你们全体召集起来，让你们了解信的

内容,并与你们就此磋商。”

法老转过身子,手中的权杖向信使指了一指。信使上前两步,站到王座前面。法老命令说:“给他们读这封信。”

侍从官将一封折叠的信展开,高声朗读起来,语调颇为激动:

努比亚都督凯尔富那鲁亲王敬呈太阳神拉阿之子,太阳的光辉,尼罗河的卫士,努比亚、图尔西奈、东部和西部沙漠的主人、埃及的法老陛下:

陛下,我遗憾地向您禀报一些令人悲愤的消息——在努比亚南部边境的地区发生了背信弃义的叛乱。我的陛下,自从埃及和穆阿萨尤部落缔结和约以来,您、我对该地区的安全与平静都曾十分放心,我曾下令分布在沙漠中的巡逻队撤回驻地。今天,一位驻地军官向我报告部落酋长们撕毁和约,违背誓言,进行暴动。一天夜晚,他们悄然包围我驻军营房,对我军发起突然袭击。我军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殊死抵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终因敌人兵力超过我军数十倍而无法抵御其进攻。敌军现正迅速向北推进,已入侵努比亚地区。我之愚见,在我军力量单薄的情况下,只能加强防卫,固守城堡,以挡住敌军的攻势。我深信,陛下接此信之时,正是我英勇将士与敌军前沿部队残酷鏖战之际。我十万火急,祈盼陛下的命令。我将身先士卒,为法老陛下,为祖国埃及而奋战到底。

信使读完这封信,他的声音仍在众人的心中久久回响。将领们眼睛瞪得很大,火冒金星。队列中产生强劲的骚动;祭司们紧蹙双眉,目光凝滞,一个个俨如静谧神庙中的泥塑。

法老凛然无声,让他的情绪达到最激动的境地。他说:

“正是这封信要我把你们召来紧急磋商。”

底比斯都督是众人中尤为冲动的一个,他猛地站立起来,低首一鞠躬后说:

“陛下,此信通报的形势确实严重,惟一的答复应该是作全国总动员。”

他的讲话得到众都督们的首肯。接着,安姆布斯都督站起来说:

“这个主意很正确,陛下。进行快速的总动员是惟一的办法,为什么不这么做?我们南部边境的英勇将士们正处敌军包围的困境,他们能够坚守一段时间,我们必须快速增援,绝不能让他们孤立无援……”

艾尼慎重考虑了自己的地位和职责,对自己该说的话作了三思,而后发言道:

“一旦那些暴徒占领努比亚,无疑会威胁中部和北部的重镇。”

感情激昂的底比斯都督忽地想起一条他曾经提出过,并在梦中也想实现的谏言。他说:

“陛下,我曾长期坚持王国应持有一支庞大的常规军,保障法老藉此保卫国家的安全与完整,保护王国在境外的财富与资源。”

全体将领人声鼎沸,情绪激昂。许多人呼吁总动员;另一些人盛赞凯尔富那鲁亲王及其驻军在保卫努比亚地区的鏖战中骁勇顽强。一些都督深受感动,义愤填膺,对国王说:

“陛下,我们英勇的将士们正在南方受到阵亡的胁迫,我们绝不能在这儿袖手旁观庆祝节日,请允许我们赶回各省去集合队伍吧。”

国王继续保持缄默,他想听听祭司们的发言,却未料他们一直一言不发。直到稍微安静下来,都督们也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后,比塔哈大祭司才站出来,以超乎寻常的平静语调说:

“陛下,您能允许我向凯尔富那鲁亲王的使者提一个问题吗?”

国王回答:

“请便,大祭司。”

比塔哈大祭司调过头来问使者:

“你何时启程离开努比亚的?”

使者答道:

“两星期之前。”

“你何时到达阿卜的?”

“昨天傍晚。”

大祭司转身对法老说:

“万众崇拜的国王陛下,这事就离奇了。这位尊敬的使者昨天从南方到达,带来了穆阿萨尤部落酋长们叛变的消息。同一天,也是最南方的穆阿萨



尤部落酋长们派出的代表团抵达阿卜,来向法老陛下进贡,为他们蒙受的恩惠与和平向神圣宝座的主人表示顺从与谢忱。我们多么需要有人能揭示这些莫明其妙的事情的内幕呀!"

这是一段人们没有料及的奇特声明,它产生了轰动效应和爆炸性的影响。都督、祭司、王亲国戚们个个面面相觑,目光困惑,窃窃私语。苏夫赫忒卜茫然吃惊,心快要蹦出来,慌乱地看着国王。只见国王一手使劲地紧攥权杖,用力猛烈,以致手腕青筋粗绽,皮肤变色。宰相担心国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便出来斡旋解围,问大祭司道:

"阁下,谁告诉你这么一些消息的?"

大祭司胸有成竹地说:

"首相,我亲眼见到他们啦。昨天,我去了苏蒂斯神庙,神庙的祭司给我介绍了一个黑人代表团,说是来自穆阿萨尤部落,前来向法老表示顺服与恭敬。他们作为宾客,是在那个神庙里过的夜。"

苏夫赫忒卜说:

"他们一定是来自努比亚?"

大祭司肯定地说:

"他们亲自说来自穆阿萨尤部落。不管怎么说,我们这儿的塔胡将军曾多次同穆阿萨尤部落的酋长交战过,对他们无疑是很熟悉的。敬请国王陛下,下令把那些人召到圣殿里来,请塔胡将军认一认,或许他们的解释可以使我们真相大白。"

国王陷于被动与愤慨中,不知道怎样的理由能拒绝祭司的提议。他感到每张面孔都在热切地希望他,要求他。于是,他对一个侍从官下令说:

"马上到苏蒂斯神庙传呼黑人酋长们来此。"

侍从官不敢懈怠,立即前往。厅内全体人员寂然无声地等待着,脸上挂着迷惑不解的神情,竭力控制自己不让人察觉。每个人都想问问自己的同僚,听听他的高见。苏夫赫忒卜焦急、忧郁、紧张地思考着,暗暗地睨视了陛下几眼,同情他的处境,担心着不祥的严重后果。时间拖着沉重的步伐痛苦地移动着,仿佛每前进一步都要从他们身上撕碎一块肉似的。坐在御位上的国王,注视着那些激动不安的都督和垂首不语的祭司们,两眼却掩饰不了内心波澜起伏的情绪。不一会儿,似乎从遥远的空中传来阵阵的嘈杂喧嚷

声，大家屏息凝神捕捉着它的来向，发现这些喧闹声来自王宫前的广场，是响亮的欢呼声，声浪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最终响彻云霄。由于欢呼声里各种声音混杂，加之与在厅里开会的人们之间隔着长长的王宫庭院，一时难以辨出喊叫声的内容。国王命令一名侍从到王宫阳台上去察看一下究竟。侍从离去，不一会儿便回来，在国王耳边低语道：

"大批百姓集结在广场上，包围着黑人酋长们的坐车。"

"他们喊的是什么？"

"欢呼南方忠诚友人的来访和缔结和平条约。"

侍从犹豫了一下，接着轻声说：

"陛下，他们还欢呼和约的创导者赫努姆·哈提卜。"

国王心里一紧，气得脸色发黄，感到自己被愚弄、被欺骗、被污辱。他心里自忖，既然百姓们在欢迎穆阿萨尤部落的酋长们，在欢呼和平，那他何以能号召他们去同这些部落作战呢？国王忧心忡忡，忿忿不悦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一位禁卫军长官大声宣告被召见者到。宫门大开，代表团在团长的率领下徐徐而入。一共是十个人，个个魁梧结实，除腹部围扎着一块布外，全身裸露，头上箍着用树叶编织成的花环。他们全都跪伏在地，匍匐前进，直到国王脚边，亲吻了国王足前的地面。国王把权杖伸给他们，他们敬慕地一一吻过权杖。国王示意让他们起立，代表团的全体人员才恭顺地站立起来。团长用埃及方言说：

"圣上、埃及法老、谷地和各部落的统帅，我们来到您的领地，向您呈献我们的顺从和敬仰，千恩万谢您赐予我们的恩典与幸福。由于您的仁慈，我们才得以享受美味的食物和甘甜的水。"

国王抬起手来向他们祝福。

大厅里的要人们都关切地注视着国王，好像在恳求他问问他们那里地区的情况。国王不得已地询问道：

"你们是从哪些部落来的？"

团长说：

"崇高的圣上，我们是穆阿萨尤部落的首领，我们为您的无尚荣耀祈祷。"

国王沉默不语，无心询问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他对大厅里令人窒息的空气和在场的人感到腻烦，便虚礼敷衍道：

“法老感谢你们，并祝福你们，我的忠实的奴仆们。”

他把权杖举了起来，他们再一遍地吻过权杖，躬着身子，低着头，恭恭敬敬地退出大厅。

此时的国王，怒火中烧。他痛心疾首，有苦难言。是这批站在他面前的祭司在这无形的战斗中给了他致命的打击，只有他和他们对此是最清楚不过的。对于这次惨败，他的憎恨、他的暴怒已无可复加。他声色俱厉地说：

“我手中的这封信毋庸置疑，无论叛变的部落是否隶属这些酋长管辖，那儿必然已经发生骚乱，叛逆者蜂拥而起，我们的将士目前正被围困。”

将领们听到这番话，又激动起来。底比斯都督说：

“陛下，您的话很有道理，我们的兄弟们正等待救援，事实如此昭然，我们不能在议论中浪费宝贵的时光。”

国王高声地说：

“都督们，我免除你们参加今天举行的尼罗河节的庆典活动，你们肩负着崇高的职责，回到各自的省份去集结军队吧。也许，耽误一分钟，就会要我们付出沉痛的代价。”

国王说完此话，站起身来，示意会议结束。人们跟着也纷纷起立，谦恭地躬着身子，以示敬意。

第十九章　口　号

法老回到自己的宫里，派人传呼两位亲信：苏夫赫忒卜和塔胡。他俩很快来到，心神非常不安，对于进退维谷的严重局势作了正确的估计。他们看到，国王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狂怒不已。他一面绕室踱步，一面歇斯底里地咒骂着。当他注意到他俩时，便用一种迷惘的目光逼视着他们，火冒金星地说：

“背叛！在这令人窒息的氛围里，我嗅到了卑鄙的背叛。”

塔胡退缩一步说：

“陛下，我不否认我心里存在悲观和怀疑，但我没有猜想到会是这种样子。”

国王忿忿地用脚踩着地面说：

“若不是计划好的预谋，为什么偏偏来了这个该死的代表团？为什么不早不晚恰恰是今天到来？”

苏夫赫忒卜一直在忧郁地思考。这时，他插话道：

“难道会是令人可悲的离奇的巧合？”

国王惊愕地说：

“巧合，不，不，绝不可能……那是可耻的叛逆，我几乎可以辨别出一张毫无拘束的、狡黠的阴险面孔。宰相，代表团的到达绝非偶然，他们定是受某些人的故意驱使来到这里的。如果我说，我要打仗了，他们就好说要和平。就这样，敌人一面向我进行严重挑衅，一面却站在我面前垂首宣誓效忠于我。”

塔胡的脸因忧伤不安而变了色；苏夫赫忒卜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失望地低着头，像是对自己说：

“如果是叛变，那么叛徒是谁呢？”

国王在空中一挥拳头，说：

“正是，谁是叛徒？……世上没有不解之谜，绝不会有不解之谜。我不会背叛自己，苏夫赫忒卜不会背叛我，塔胡也不会，拉杜比丝对我不会变心，除了那个可憎的使者，没有别人……哀哉，拉杜比丝受了他的欺骗。”

塔胡眼睛一亮，说：

“我去把他带到这儿来，从他嘴里掏出事情的真相。”

国王摇着头说：

“且慢，塔胡！慢着点！罪犯是不会坐等你去逮捕的。兴许他现在正在某个安全的地方，享受他叛逆的成果呢，而那个地方只有某些祭司知道。整个阴谋是如何安排的，这我不清楚。但是，我能以苏蒂斯神的名义起誓，在使者动身去南方之前，他们已经知道了信的内容。从而，他们立即行动，派出一个他们的使节。我的使节带回了这封信，而他们的使节却带来了一个代表团。……叛逆……下贱。我像一个俘虏，生活在我的庶民百姓中……众神诅咒这个倒霉的世界、恶劣的人们。”



在旁的两位，既同情又忧伤地缄默不语。塔胡斜睨了陛下几眼，在这阴郁的氛围中，他试图恢复一点希望，便说：

"我们可以告慰的是，我们将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

国王厉声地说：

"我们怎么个打击法？"

"都督们正在赶回各自的地区集结部队的途中。"

"难道你认为，祭司们对这支军队会袖手旁观？他们十分明白，这支军队调集起来就是为了消灭他们。"

苏夫赫忒卜被苦恼压垮了，他相信国王说的，但还是想减轻一点心理压力，便像在作祝愿似地说：

"但愿我们的疑虑是站不住脚的空想，我们认为的变节纯粹是一个巧合，这些乌云将轻而易举地散去。"

法老听不进这类空洞的安慰话，咆哮道：

"那些垂手低头、沉默寡言的祭司的形象还历历在目。毫无疑问，他们隐瞒着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他们的头头站出来讲话，是胸有成竹地来扼杀都督们的激情，讲话的神情趾高气扬，充满自信，简直不可一世……也许他现在正到处胡言乱语地宣扬他的那一套……啊！万恶不赦的叛逆，麦尔纳里阿二世绝不在祭司的怜悯下苟安！"

塔胡听了国王的悲壮言词，面露愠色。他说：

"陛下，您下达命令，我的禁军一个抵他们一千个，个个甘愿为您献出自己的生命。"

法老没有搭理他，在一把松软的椅子上靠坐下来，听凭他那热乎乎的脑袋苦苦思索："尽管有这么多的凄怆悲楚，还能实现理想重振雄风？抑或自己的计划已坠入永远失败的深渊？啊，这是他生命中的分水岭，光荣与耻辱、力量与崩溃、爱情与困苦的分界线。他曾拒绝放弃土地的计谋，难道有一天他发现为了保住王位，他不得不放弃土地吗？哎，这一天决不能到来。万一来到了，他也决不屈尊受辱，他要堂堂正正、荣耀地、尊严地生活到最后一个时刻。他哀怨地叹着气，光阴荏苒，岁月难再，自叹不如……啊，要是没有发生背叛，情况又将……"这时，苏夫赫忒卜打断了他的思绪，说：

"陛下，庆祝仪式的时间到了。"

国王看着宰相,犹如久梦初醒地嗫嚅道,“真的。”他站起身来,朝阳台走去。这个阳台俯瞰着广阔的王宫大院——军车一辆辆排列在庭院中待命,远处广场上人山人海,全是参加庆典的人群。国王对这个人声鼎沸的世界投了一道惊愕的目光,便回到原地。接着,他步入自己的寝宫,离开了片刻。回转来时,他身披虎皮坎肩,腰束神权标志,头戴埃及双王冠。全体人马准备就绪行将出发时,一个宫廷侍从先走了进来,向国王致敬后说:

“陛下,阿卜警队总长塔姆求见。”

国王示意准见。在旁的两位臣子注意到国王面露不安的神色。警队总长向国王敬礼后慌里慌张地赶紧说:

“陛下,我来此是为了请求圣驾改变前往尼罗河神殿的旨意!”

两个臣子的心怦怦直跳。国王生气地问:

“你说此话事出何因?”

警队总长喘着气说:

“这会儿,我刚逮捕了很多人,他们对陛下尊重的一位高尚的女子喊出不堪入耳的口号。我怕当御驾的队伍经过时,有人会重复那些口号。”

国王心悸加剧,血液沸腾,勃然大怒得声音打颤地问道:

“他们喊了些什么?”

这个警长咽了一口口水,心惊胆颤、尴尬地说:

“他们喊道,打倒妓女!打倒抢掠神庙财产的女妖!”

国王怒火更盛,吼声如雷:

“该死……该死!我定要狠狠地干他们一下,不是我死就是他们亡,我非得出这口怨气!”

警长继续惊恐地说:

“那些乌人胆敢同我的警队对抗,发生了流血冲突,一时间,陷于绝对的混乱。就在那时,竟然响起了更加恶毒、更加极端的口号。”

国王咬牙切齿地追问:

“他们还喊什么?”

警察总长低下头,轻声地说:

“他们贼胆包天,竟然把矛头直指至高无上的陛下。”

国王困惑不安地说:



“我……?”

这位警长吓得脸变了色,不敢言语。苏夫赫忒卜禁不住喊着说:

“我怎么能相信我的耳朵呢?”

塔胡怒气冲天地喊道:

“简直是疯言乱语,毫无理智。”

法老神经质地大笑不已,以痛苦自嘲的神情说:

“我的庶民们怎样提及我,达姆? ……说! 我命令你说。”

那人说:

“贼人们说,‘我们的国王沉湎女色’、‘我们要一位勤理朝政的国君’。”

法老像先前一样大笑着,并自讽道:

“哀哉! 麦尔纳里阿二世不再适合祭司们要的王位了! ……他们还说了什么,塔姆?”

塔姆用几乎听不见的小声说:

“陛下,他们长时间地欢呼尼图格里丝王后陛下万岁!”

国王眼中闪过一道光亮,双唇间轻轻地反复念叨着尼图格里丝的名字,仿佛想起了一件早已忘却许久的旧物。两个臣子交换了一下惊愕的目光。国王感觉到他俩的惊愕和警长的困惑,不愿再谈及王后这个引发他痛苦的话题,因为他困惑地在扪心自问:“王后听到欢呼她的这些口号会有什么感觉呢?”他感到一阵阵的揪心,一股狂怒、傲慢、崩溃的狂飙势不可挡。他粗暴地对苏夫赫忒卜说:

“出发的时刻到了没有?”

塔姆慌忙起立说:

“陛下,不改变前往尼罗河神殿的旨意?”

国王发火地说:

“宰相,你没有听见我说的话?”

苏夫赫忒卜慌乱不安,他谦恭地说:

“陛下,请少待片刻,我想陛下是否改变前往的旨意。”

这会儿,国王一改刚才暴风骤雨的怒气,像先前的平静神情说:

“我将穿过愤怒的人群,前往尼罗河神殿。我们将看看到底怎么啦……塔姆,履行你的职责吧!”

第二十章 希望和毒药

那天上午，拉杜比丝躺在柔软的沙发椅上，让思绪自由驰骋，犹如进入梦境。这是洋溢着节日欢乐的一天，也是孕育着一次重大胜利的一天，再也没有比这更快乐更幸福的日子啦。她的心像那清澈明净的散发浓香的湖水，湖畔绿草如茵，鲜花盛开；湖上莺歌燕舞，充满了生机……好一个快乐的世界！她何时才能收到胜利的信息呢？……黄昏，当太阳动身前往第二个世界的时候，她的心也随着太阳的足迹进入迎接心爱人儿的幸福世界。黄昏多美妙！黄昏的时间是情人的时间。那时，身躯修长、风华正茂的他就会向她走来，结实的两臂轻轻地搂着她纤弱的柳腰，耳边听到他轻声呼唤她甜美的芳名，告诉她胜利的喜讯。他会说："痛苦结束了。长官们回各地去集结军队了。祝贺我们的爱情吧！"啊，这是多么妙不可言的美好黄昏呀！

然而，她怎么能相信这个白天正趋结束呢？……她焦虑不安地等待使者归来的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已经熬过去了，可这屈指可数的几个小时，她却感到如坐针毡，更加难忍，更加烦恼。惶恐中夹杂着希冀，忧郁中掺合着乐观。好像为了忘却难熬的等待，让时间无形地在身旁溜过去，她的思路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甚至胡乱想到在避暑房遇见了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的钟情人巴拿蒙·本·白瑟尔。他文雅又敏捷。这一次，她犯难了，对他真心为她效大劳，她该怎样报答他呢？他像鸽子似的展翅飞往南方最边远地区，又以比去时更快的速度，克服旅途的重重困难，归心似箭地回到她的面前。她惶惑地暗暗发愁，怎么摆脱他呢？……而他却以自己的知足告诉她，爱情中有一种奇特的爱情。这种爱情没有自私，没有占有，没有贪婪，仅满足于幻想和梦境。他真是个充满幻想，脱离世俗的青年啊。倘若他想要个吻的话，她是无法避开或者拒绝的。然而，他并不贪图任何东西，就好像他害怕碰着她就会被一种神秘的火焰烧毁一样。或许，他根本不相信她是可以抚摩，可以接吻的。他不以常人的眼光看她，因为他不把她看作一般的常人。他满足于在她倾国倾城的美丽光华中生活，正像地球上的植物沐浴着

阳光生活一样。

拉杜比丝心里在感叹，爱情真是个奇妙的世界。至于她的爱情则是源自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把她拽向陛下的那种力量是一股令人望而生畏的美满生活的动力。巴拿蒙的爱情几乎与生活的动机没有丝毫关联，始终囿于崇高的境界中。除了他那灵巧的手和时而热情而支吾的舌头，没有别的能透露出他的心声。一方面，这种爱情多么细柔，梦似的影影绰绰；另一方面，它又多么强烈，竟能赋予无声的顽石以生命……她怎会想到要摆脱他，而他并未向她索取任何东西。那就让他定心地耽在自己的神殿里，在寂静的四壁上描绘她的倩影，在她的花容月貌上增添最美的光彩吧。

她又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呼喊："什么时候是黄昏？"该死的丫头希丝，她如果在自己身边，就会用她的喋喋不休和恶作剧使她忘怀。可是，这次她却死皮赖脸地非要到阿卜去观看尼罗河节的庆典……

回忆多么令人神往啊！她回想到了去年的尼罗河节。那一天，她坐在豪华的绣轿中，劈开摩肩接踵的人浪，去看年青的法老。当她的眼光落到他身上时，她的心不由得悸动起来，感到一阵从未体验过的陌生的爱情在胸中蠕动，它兴奋不安，令人气恼，或者是一种邪念。在那永恒的日子里，兀鹰叼走了绣鞋！第二天刚开始法老便来造访她，于是爱情叩开了她的心，她的生活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界彻底变了。

翌年，她蛰居宫中，尽管外部世界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她却很少出头露脸。她不再是昔日的歌舞女郎拉杜比丝。一年来，她已经是，而且将永远是法老悸动着的心。飘忽游移的思绪最后又强烈地集中到使她牵肠挂肚的问题上来。她心里自忖道：在法老说他要召集的那个生命攸关的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法老在会上宣读了告急文书后，人们是否团结一致？是否响应号召？使他俩近期能实现她的计划？……哦，暮色何时降临……

坐腻了，她站起来走动一下。她碎步走到濒临花园的窗台，放眼远眺花园的尽头。刚一会儿，就听到一阵慌乱的敲门声，她心烦地转过头来，看到使女希丝失魂落魄地夺门而入，目光呆滞、胸口起伏、脸色煞白，像是个久病刚起床的病人。她的心悸动着，希丝的这个模样是个凶兆。她关切地问道：

"希丝，你怎么啦？"

侍女想开口说，却先哭了。她跪在主人的双膝前，两手交叉在胸口，非

常神经质地哭得泣不成声。拉杜比丝不安地喊道：

“希丝，你怎么啦？……快说，别让我惶惶不安。我还有我自己的烦恼牵挂呢。”

侍女叹了口长气，抽抽噎噎地边哭边说：

“主人，主人，他们造反了，他们造反了！”

“谁？谁造反了？”

“老百姓，主人，他们疯狂地乱喊乱叫。他们的叫骂声把人都撕裂了。”

拉杜比丝的心吓得“怦、怦”乱跳，嗓音打颤：

“他们喊什么，希丝？”

“哎，我的主人……他们是群疯子。他们的毒舌简直是胡说八道。”

拉杜比丝差点儿吓疯了，她厉声喊道：

“希丝！你别折磨我，对我说实话！神啊。”

“主人，他们说你的坏话……主人，你做了什么啦，值得他们这般狂怒？”

拉杜比丝把手按在胸口，慌乱地睁大了眼睛，断断续续地说：

“我，难道人们对我气恼……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他们难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事该做吗？神啊……希丝，他们说了什么？可怜可怜我，对我说真话吧！”

侍女痛苦地哭着说：

“疯子们喊道，是主人您窃取了王爷们的财产。”

她从一颗受伤的心里叹了一口气，凄切地喃喃道：

“哇……我害怕得心都快跳出来了，我担心期待中的胜利会在这狂哮怒吼声中付诸东流。他们难道不能看在国王的面上放过我吗？”

侍女用手拍击胸膛，伤心地哭道：

“国王本人都未能免遭他们烂舌的凌辱呢。”

拉杜比丝感到全身一震，嘴里不禁爆发出一声惊惧的喊叫：

“你说什么？他们敢触犯法老？”

哭泣的侍女答道：

“是的，主人，糟透了……他们说法老终日鬼混，我们要一个认真办事的法老。”

拉杜比丝双手举向头顶，仿佛是在求救。身子因极度痛苦而蜷缩起来。



她绝望地倒在软椅上，嘴里说着：

“神明啊……这多么可怕……怎么不震撼大地、铲平群山呀！太阳的毒焰怎么没有烧毁这个世界呀！”

侍女接着说：

“主人，正在地震山摇呢。人群和警察拼杀，血流成河……我差点儿被踩倒在地，便拼着命逃出来，溜进一只小船才来到岛上的。尼罗河里全是船，船上满载着人，人们喊着相同的口号，他们好像全部有约在先似的。我吓得不得了，多么紧张呀！”

拉杜比丝陷入沮丧，一个令人窒息的、绝望的巨浪向她扑打过来，毫不留情地淹没了她求援的殷殷期望。她痛苦地自问起来：阿卜发生了什么事？这类严重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是什么使百姓失去理智离辙举义呢？难道告急文书之事已告失败，她的愿望被判以死刑了？空气灰暗，满是尘土，预示着大祸即将从天而降，她再也不得安宁。无望的恐惧像一块冰块伏卧在她心上，她哭一般地说：

“王爷们，帮帮忙吧！……国王在狂怒的人群面前露面了？”

希丝为了让她安心，就说：

“不，主人……在惩罚这些叛乱者之前，他绝不会离开自己的宫殿。”

“神呀……你不了解他，希丝……我的陛下发怒时是决不退让的。我太担心了，希丝，我必须现在见到他。”

侍女害怕地哆嗦着说：

“这……不可能。河面被挤满了暴乱者的船只覆盖，岛上的卫兵都集中在河岸上。”

拉杜比丝使劲地抓着自己的头喊叫道：

“大千世界怎么会上天无门、入地无路呀？我正掉入绝望的陷阱。哎，我亲爱的人儿，你现在怎么样了？我怎么才能见到你呢？”

希丝安慰她道：

“女主人，忍耐一点，乌云会散的。”

“我的心要碎成一片片的了，我感到他在痛苦。啊，我的陛下，我亲爱的，现在阿卜的事态如何呀？”

她完全被悲痛摧垮了，热泪扑簌扑簌地淌下来。当希丝看到正在热恋

中的雍容富贵的拉杜比丝流出了泪水，因失望和哀伤而唉声叹气时，她对眼前的景象感到吃惊。拉杜比丝在悲哀的恍惚中记起了她对法老寄予的希望，这种希望在不久前还是一派光明。然而，须臾她却感受到期望破灭的冷酷。她战战兢兢地自问："他们会强迫国王使她失去幸福和尊严吗？他们会把她的比贾岛白宫作为发泄他们愤怒和痛恨的目标吗？"这两种猜疑中的任何一种如果兑现，都会使她无法生活下去。假使她的荣誉和爱情被剥夺，她只有这样的选择，不是伴着耻辱苟且偷生地活着，就是了却一生。她最好还是去死，她对自己的事想了很久很久，以至难受地想起早就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往事。她非常忧虑，立即站起身来，用冷水洗了脸，抹去双眼哭泣的痕迹，对希丝说她将和巴拿蒙谈点事。年青人像往常一样正在埋头工作，对搅混世界的重大事件全然无闻。当他发觉她进来时，高兴地迎向她，不过他很快就皱起双眉，说：

"我敢发誓，神仙似的美人儿，你今天很不高兴。"

她低垂着双眼说：

"不，只是有点疲惫，好像有点病。"

"气候酷热，你为什么不到池边去坐一会儿？"

拉杜比丝开门见山地说：

"巴拿蒙，我有个要求来找你的。"

年青人两臂抱在胸口，好像是说，乐意效劳。

她说：

"巴拿蒙，你记得吗？一天，你对我说过你父亲配制的奇特的毒药。"

年青人脸上显出了诧异的神色，说道：

"是的，无疑我记得那回事的！"

"巴拿蒙，我要一小瓶你父亲称之为安乐毒的毒药。"

年青人更惊异了，喃喃地说：

"为什么？"

她尽量轻描淡写地说：

"我把这事告诉了一位医生，他对此很重视，要求我给他弄一小瓶这个药。他想拯救一位病人，我答应了他，巴拿蒙。你能答应我，用最快的时间给我送一瓶来吗？"

能为拉杜比丝做点事，年青人很高兴，他说：

“几小时后，它便送到你手里。”

“怎么？你不必去安姆布斯拿来吗？”

“不需要……在阿卜我的住所里就有一小瓶。”

他的应允引起了她的重视，虽然她仍很悲伤。她以惊诧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他两颊通红，双眼微垂，低声说：

“在那些倒霉的日子里，当我的爱情几乎无望时，我把它带在身边。倘使后来没有你对我表示的情意，那我现在已经到了乌佐里斯神的身边去了！”

巴拿蒙去为她拿毒药瓶了。她则轻蔑地耸了一下肩膀。在即将离开时，她说：

“可能我服用它的境遇比他服用的境遇更糟糕！”

第二十一章　百姓之箭

塔胡因国王的敕令而感头痛，他向国王敬了一个礼，带着满脸的不安和恐惧走过去。两个人的脸都变了色，一直默默地站着。最后还是苏夫赫忒卜打破了沉默，向国王恳求说：

“陛下，我恳求您改变今天前往神庙的旨意。”

法老根本听不进这个忠告，他生气地皱起眉头说：

“莫非在第一声呼喊时我就逃跑吗？”

宰相说：

“陛下，人们正在狂怒，应该三思而行。”

“我的内心告诉我，我们的计划正在遭遇不可避免的失败。如果我今天退却了，那我就永远失去了我的威严。”

“陛下，如果百姓发怒呢？”

“倘若他们看到我像高耸的方尖碑一样坐在辇车上，长驱直入，穿过他们的队伍，声势赫赫，威武雄壮，他们就会安静下来。”

法老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踱步，愤怒又激动。苏夫赫忒卜压住性子一声不响，双目转向塔胡，仿佛是向他求救。这位将领正满腹踌躇，脸色惨白，目光呆滞，眼皮沉重。除了国王的脚步声外，一片寂静。

一个高级侍从慌张地进屋，打断了他们的静默，向国王弯腰鞠躬后说：

"陛下，一位警官求见。"

国王应允了，眼光却逼视着两位臣子，想窥探他俩对侍从讲话的反应。看到他俩紧张焦虑的样子，他嘴角上露出了一丝讥刺的微笑，并轻蔑地耸了耸宽厚的肩膀。警官进屋后还在喘着粗气，衣服上满是灰尘，军帽歪斜，说明情况很糟。警官敬过礼后，还没请准他讲话，就脱口而出地说：

"陛下，百姓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械斗，双方都死了不少人。倘若法老禁军再不大量增援我们，我们将抵挡不住了。"

苏夫赫忒卜和塔胡都很畏惧，看着法老。他们发现法老上下唇因愤怒而抖动着。他嘶哑地大吼：

"该死的领主们，这些刁民们不是来庆祝节日的。"

警官接着说：

"探子们报告，祭司们在全城各处对人们演讲，胡说法老借口南方发生虚假的战争，要集结军队欺侮百姓。人们信以为真，怒气更上升。若没有警察的阻挠，他们这时已经闯进神圣的王宫来了。"

法老声震如雷地大叫道：

"怀疑被证实了，卑鄙的叛逆。就是他们这帮人宣布与我们为敌，先向我们进攻的！"

他的话招致难以置信的离奇反响，人们面面相觑，诧异地反问："难道这是法老吗？这莫非是埃及的百姓？"塔胡再也耐不下去，便对法老说：

"国王，这该诅咒的一天，好像有魔鬼在偷偷活动呢，一开始就流血，只有神才知道这天将怎样结束。你下令吧，让我来尽职。"

法老问他：

"塔胡，你要干什么？"

"我将把士兵分布到各个要塞，我自己统帅战车队去迎接叛乱分子，以免他们冲过警察的防线，侵犯王宫。"

法老暧昧地微笑一下，不出声。尔后，他骇人地说：



“我将亲自指挥。”

苏夫赫忒卜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他不由得喊道：

“陛下！”

国王的双掌猛击着胸膛说：

“几千年来，这座王宫一直是坚固的堡垒，神圣的殿宇，绝不能在我的时代里成为一个叛徒的廉价目标。”

国王脱下了虎皮外衣，不屑地把它扔在一边，快步走到卧室去穿战袍。苏夫赫忒卜失去了平衡，提心吊胆地预感不祥。他转身对塔胡，以下令的口吻说：

“将军，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快去准备保卫王宫吧，我在这里替你待令。”

将军出去了。警官跟在他身后。留下宰相在等候国王。

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人预料。风吹来了一阵喧闹的嘈杂声，喧嚣声不断变响，竟响彻整个天际。苏夫赫忒卜赶忙跑到俯瞰王宫花园的凉台上眺望广场，只见黑压压的人流高呼着口号，挥舞着刀剑、匕首和木棍，从远处向王宫蜂拥而来。这潮涌般的人流恰似席卷一切的洪水，一眼望去，尽是光秃秃的脑袋和银光闪闪的刀枪。宰相慌乱了，向下看去，奴仆们正在飞快地往大门后架设防御屏障；步兵像雄鹰似的飞奔，轻捷地爬上筑于宫墙正面和南北两面的塔楼；一支携带长矛和箭矢的重兵冲向通往御花园的过道；战车靠后一点在凉台下面排成两列长队，准备万一外大门被突破之后，可以在宫廷大院中抵御来犯之敌。

苏夫赫忒卜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法老站在凉台门槛处，穿着最高司令的戎装，头戴埃及双层王冠，两眼直冒金星，盛怒像一条火舌，印在脸上。他憎恨地说：

“在战斗开始之前，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苏夫赫忒卜说：

“陛下，王宫是不可攻克的金城汤池，勇猛的卫士保卫着它，祭司们一定会失望地退却。”

国王伫立在原地不动，宰相躲到他身后，两人默不作声，痛心地凝视着不计其数的人群。他们像野兽一样地咆哮着，威胁性地舞动着手中的武器，

吼声如雷鸣:“王位属于尼图格里丝!”、“打倒混世国王!”塔楼后的卫兵在射箭,叛乱人群中有人中箭倒地。于是,造反的人们纷纷用砖石、木头和箭矢雨点般地回敬一阵。

法老摇摇头说:

“好极了……好极了……来罢免混世国王的贼民们,这算什么愤怒?这算什么暴动?为什么用武器进行威胁,你们真的要把它插到我的心上吗?好极了……好极了。这真是神殿石壁上的一幅永生的真实图画。好极了……埃及百姓呀!”

卫兵们英勇地殊死战斗,飞箭如雨,前仆后继,视死如归。马背上的将士们在宫墙周围来回巡逻,指挥战斗。

正在国王观看这一幅幅惨痛场面时,听到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在喊他:“陛下.”他惊奇地转向身后,发现了近在咫尺的那个喊他的人。他惊诧地叫出声来:

“尼图格里丝!”

王后悲郁地说:

“是,陛下。从前我在尼罗河河谷中从未听到过的恐怖的喊声振聋了我的耳朵。我尽力来向您宣告我的忠诚,我愿与你同甘苦、共存亡。”

说完这句话,她双膝下跪,低下了头。苏夫赫忒卜退到了室外。国王很快托住她的双腕,将她扶起来,用迷惑的目光凝视着她。自从那天她来到法老的寝宫,他粗暴地回绝她后,就一直没有见过她。为此,他感到难堪和痛心。但是,人群的喧闹,厮杀者声嘶力竭的喊叫把他拉回到眼前的现实中。他对她说:

“王妹,谢谢你。过来看看我的百姓,他们在向我致以节日的祝贺。”

她低下了双眼,非常沉痛地说:

“他们的言语过分了。”

法老的挖苦变成了激动、愤恨和蔑视。他不无厌恶地说:

“疯狂的国家,窒息的空气,肮脏的心灵……叛逆……叛逆……叛逆……”

王后一听到叛逆的字眼,全身战栗不已,恐慌得两眼直发愣。她感到呼吸憋在胸口。

群众对她的欢呼会引起国王的猜疑吗？……她不咎既往，屈从地到这个使她受辱和不幸的人这儿来，得到的报答难道是指控吗？……事情使她害怕得胆战心惊。她说：

“陛下，真遗憾呀！我死也要和你同命运。但是我奇怪的是那个叛徒，他怎么会得计的？”

“叛徒是信使。我以为他可靠，交给他一封信。可他把信给了我的仇敌！”

王后惊讶地说：

“信和信使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想，我要密告的话时间也来不及。我只希望你同意一件事，让我在你旁边出现在向我欢呼的百姓面前，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拥护你，你反对的我也反对。”

“王妹，我感谢你了。这不是个办法。我只准备光彩地去死。”

然后，他挽住她的一只臂膀，带她朝他的静坐室走去。撩起门帘，进入了一个豪华的房间。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正面墙壁上凹进去的一个神龛，里面放着前国王和王后的两尊塑像。法老和王后走向他们父母的塑像那儿，虔诚肃穆地站在两尊像前，用沮丧、伤感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国王一边盯着这两尊像，一边用一种沉闷的声调说：

“您俩对我怎么看呢？”

他停顿了一会儿，仿佛是在等待回答。很快他又激动起来，恼恨自己。然后，眼光落在他父亲的脸上，说道：

“你留给了我无上光荣的王位和荣耀，我处理得如何呢？接位不到一年，就濒临国破家亡。哎，我的宝座被草鞋践踏而龌龊；我的名字被刁民咒骂而玷污。我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名字，就是混世国王。”

年轻国王沉痛地低着头，昏暗的眼光盯着地面，尔后，抬头看着父亲的塑像，咕哝道：

“也许你在我的生活中发现了使你丢脸的东西，但我的死绝不会再让你难堪。”

他突然转向王后说：

“你能原谅我对你的不是吗，尼图格里丝？”

她受到很大的感动，双眼噙着泪说：



“在这个时刻里，我早就忘掉我的不幸了。”

他非常激动地说：

“尼图格里丝，我一直使你不愉快，亵渎了你的尊严，使你受冤。我的愚昧使你饱尝了忘恩负义和被冷落的痛苦。怎么会发生这一切的呢？我能改变我的生活轨道吗？……嗳，生活淹没了我，我变得异常疯狂而不顾一切。即使是这个时候，我也不能宣布我后悔了。可惜啊，理智能使我们了解自己的渺小和软弱无能，但在我看来这两点却是不能防患的。你看到还有比我这悲剧更惨重的吗？……尽管如此，人们除了口头上的声明外，是绝不会从中吸取更多教训的。只要人类生活继续下去，这种疯狂将继续存在。假使我能有第二次生命，也难免再一次陷入悲剧。王妹……我对一切已经绝望，再也无所追求，最好我还是快点了结吧。”

他的脸上呈现出决心和任性的神情。王后疑惑不安地问：

“陛下，什么了结？”

他忿然地说：

“我不是卑鄙的小人，在长期忘却后，我还是会记起自己的职责的。厮杀有何益？……我的全体忠臣们会在数不胜数的敌人面前倒下，数千个士兵和百姓倒地之后就该轮到我了。我不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天啊！希望呢？让我自己面对他们，叫他们不要再流血了，我要亲自出去。”

王后战栗地说：

“陛下……你的部下会丢下你不管吗？”

“不，我不要他们徒劳送命，我将单独和敌人清算这笔冤债。”

王后非常烦恼，因为她一向知道国王很固执，是没有希望说服他的，便坚决而镇静地说：

“我和你一起去。”

但他很着急，抓着她的两臂，恳切地说：

“尼图格里丝，百姓需要你，他们做得对。你能胜任统治他们，为了他们你应该留下来。你注意不要站到我旁边来，他们会说，国王在愤怒的百姓面前用妻子作挡箭牌。”

“我怎么能丢下你呢？”

“为了我就这样吧，不要采取任何使我永生永世脸上无光的行动。”



王后真的感到困惑和慌乱了。她无望地喊着说：

“多可怕的时刻！”

国王说：

“这是我的意愿，尊重我，你就这样执行吧。苍天在上，别违拗。每一分钟都有英勇的将士们在无畏地牺牲。尊敬的王妹，永别了。我深信你不会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给我带来耻辱。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不应在宫中束手就擒。世界，永别了。痛苦和欢乐，虚假的英名和浮华的万象，永别了。我的生命即将摒弃一切而离去。永别了……永别了……”

他低头在她前额上吻了一下，又转向双亲的塑像，向他们鞠躬后毅然走了出去。

苏夫赫忒卜在外面庭院中，像尊雕像似的僵直地在等候国王。一看到国王出来，马上振作了精神，一声不吭地跟在他身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分析着国王走出来的理由。于是，他说：“陛下的出现将大大鼓舞将士们的士气。”国王没有答话，两人一起下石级来到联接花园和庭院的长柱廊。法老差人去找塔胡来，自己默默地等待着。就在这时候，法老心里想到了东南方的比贾岛白宫，他深深地长叹一声。除了他最疼爱的人外，他已经告别了一切。在临终前是否决定要再见一次拉杜比丝，最后听一次她的声音呢？……他感到一种痛苦的欲望和浓重的悲哀。塔胡向他敬礼的声音把他从苦闷的困顿中唤醒过来。他以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急切地向他打听去比贾岛的道路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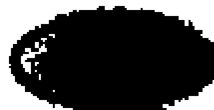
“尼罗河安全吗？”

脸色变得极其苍白的将军回答：

“不，陛下。他们曾试图利用全副武装的水艇从后面进攻我们，我们的小型舰队毫不费力地回敬了他们。宫殿绝不会从这个方面被攻克的。”

王宫并不是国王要关心的，为此他垂下了头，两眼发黑。在死之前，他要对那张熟悉的脸看上最后一眼。为了那张脸，他出卖了整个世界，出卖了荣誉与宝座。在这悲痛欲绝的时刻，拉杜比丝在做什么呢？……他们的希冀破灭她知道吗？还是她仍在梦幻般地憧憬着幸福，急不可待地等候他回去？

时间不允许他再伤感了。他掩盖着心头的痛楚，向塔胡下令说：



"命令士兵们撤离宫墙,停止战斗,回营房去!"

塔胡着实大吃一惊。苏夫赫忒卜简直不信自己的耳朵,不安地说:

"百姓马上就要破门了!"

塔胡站着没有动。国王雷鸣般的吼声在长廊里令人生畏地响了起来:

"按我命令的去宣布。"

塔胡慌乱地去执行国王的命令了。法老以坚定的步伐朝宫廷庭院走去。在走廊的尽头,他遇到了排列整齐的战车队。官兵们看见他,便拔剑致意。法老叫唤将官,吩咐道:

"把你的队伍带回营房去,没有命令不准离开。"

将官敬了个礼,跑向自己的队伍,高声宣布了命令。战车便迅速有序地朝王宫南翼的军营撤去。苏夫赫忒卜的四肢关节哆嗦个不停,软弱的双脚几乎支撑不住他了。他明白国王的意思,但是他说不出话来。

兵士们执行那可怕的命令,纷纷从牢固的工事中撤离。他们下宫墙、下塔楼,秩序井然地走向自己的旌旗。随后,由将官带队迅捷地回营房。马上,宫墙、庭院、走廊都空荡荡了,甚至连和平时期必须有的禁兵也全撤了。

国王一直站在长廊入口处,右边是苏夫赫忒卜。塔胡气急败坏地回来,站在国王的左边,脸色像个可怖的幽灵。两个人都急切地想哀求国王。可是,国王脸上的冷漠、严峻和刚毅驱散了他俩的勇气,他俩被迫保持着沉默。法老左右环顾他们,平静地说:

"为什么你俩跟我在这儿等?"

两人几乎吓得魂飞魄散。塔胡可怜巴巴地只挤出两个字:

"陛……下……"

苏夫赫忒卜却异乎寻常地镇定,他说:

"倘使陛下命令我不保驾,我一定准命。不过,我将立即自戕。"

塔胡松了一口气,犹如为他自己找到了很难得到的出路,嗫嚅着说:

"宰相,你说得好。"

法老沉默着,什么也没说。这时宫殿大门正受到猛烈的破坏性的撞击。没有人敢攀登宫墙,仿佛他们被卫兵们突如其来的撤退惊骇住了,疑心给他们设下陷阱,于是他们全力来对付宫门。宫门受不住长久的撞击,门闩摇动了,建筑晃动了。突然,"咣啷"一声巨响,建筑塌落下来,震撼了大地。只见

喧嚣的人群蜂拥而入,像夏天狂风卷起的尘埃一样布满了庭院。他们推推搡搡像是在互相残杀。走在最前面的人尽量放慢脚步,担心遇上暗藏的危险。他们继续前进着,直到靠近法老宫时,大家望见长廊入口处站着的人,头戴埃及双层王冠。他们认出他就是法老,于是无数双眼睛一齐射到他身上,从头到脚,端详着他的相貌和姿态。最前面走着的一些人在原地立住了脚跟,伸开手臂,要使身后的洪流止步,并对着人群喊:

“慢,慢……”

当苏夫赫忒卜看到叛乱者的头头们张皇失措、目瞪口呆时,他的心头不禁升起一丝微弱的希望。他那颗快要碎裂的心期望能发生一个奇迹,使他阴暗的猜疑烟消云散。然而,在众多的叛乱者中却有一些足智多谋的人考虑周密,谨防着他心里希望发生的一切。他们担心胜利转化为失败,而永远断送掉他们的大业。有一只手悄悄伸向弓子,弯弓搭箭,瞄准了法老。“嗖”的一声,箭放了出去。飞箭从人群中毫无阻拦地射中国王的胸上部。苏夫赫忒卜尖叫一声,像是他自己吃了一箭似的。他伸出两手扶住法老。他的两手碰到了塔胡冰冷的双手。国王双唇紧闭,没有呻吟,没有叹息,用尽余力保持自己的平衡。他双眉紧蹙,脸上蒙上了一层痛苦的表情。很快他就瘫软下来,两眼发黑,只能听任他的两个忠臣的摆弄了。

前几排人群中笼罩着恐怖的死寂,人们的舌头似乎打了结,眼珠瞪得大大的,迷乱的目光一齐射向这个靠在自己的两个臣子身上的伟人。他的一只手摸索着胸口中箭的部位,大量喷涌出来的热血染红了这只手。他们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或者说他们进攻这座宫殿好像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后面有一个声音划破了静寂:

“那儿发生了什么事?”

另一个声音轻轻地回答:

“国王被杀了!”

消息以疯狂的速度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人们彼此喊叫着,交换着恐惧惶惑的目光。

塔胡叫来一个仆人,命令他去准备一乘轿子。那人飞奔往宫内,带来了一乘轿子和一伙仆人。他们把轿子停放在地上,再将法老扶起来,小心地把他安躺在轿中。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宫内,御医迅速赶来。跟在他后面出现

的是王后。她慌慌张张地快步赶到,当她的目光落到轿子上,看见躺着的那个人时,畏惧地奔过去,跪在医生旁边,声音颤抖地说:

“该死的……他们像你希望的那样射中了你!”

人们看到了王后,其中一个喊道:

“王后陛下。”

沉痛缄默的百姓低下了头,仿佛在做一次集体祈祷……国王在从最初打击的昏迷中渐渐苏醒,张开蒙眬的眼睛,目光安详而又无力地在他周围人的身上扫动。苏夫赫忒卜迷茫而又默默地端详着他的脸。塔胡僵直地站着,脸色白得像死人。御医解开锁子甲战袍,检查着伤口。王后满脸悲伤和痛苦,她问医生:

“他还好吧? 你说呀,他好的!”

国王听懂了她的话,简单地说:

“不,尼图格里丝,这是致命的一箭。”

御医想要拔除箭头,但国王对他说:

“让它去吧。我何必再吃这个苦头……”

苏夫赫忒卜激动不已,他的声调完全变了,对塔胡说:

“让你的士兵为国王报仇,杀死这些罪犯!”

国王显然对此不满,困难地举起一只手说:

“塔胡,别轻举妄动。苏夫赫忒卜,难道我这么躺着我的命令对于你就无足轻重了! 从现在开始,决不战斗。告诉祭司们,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麦尔纳里阿二世正躺在尸床上。让他们恢复和平吧!”

王后全身一阵战栗,俯到他耳边低语道:

“陛下! 我不愿意在杀死你的凶手面前掉泪。请安息吧。以我们父母的名义,以这鲜血的名义,我发誓一定向你的仇敌报仇,让世世代代的人传颂。”

国王对她微微一笑,以此表示对她的感谢和情谊。

御医清洗了伤口,让国王服了一点镇痛剂,在箭头四周敷上草药。国王听任他的处置。他感到末日将临,大限已到。在弥留之际,他没有忘记那张心爱的脸蛋,他希望自己在死之前能够向它告别一下……他的两眼闪现出期待的光芒,无意识地轻声喊道:

"拉杜比丝……拉杜比丝……"

王后的脸靠他的脸很近，所以她听清楚了他说的话，然而内心的感情被狠狠地捅了一个大口子。她抬起头来，一阵昏眩。他顾不得其他人的感觉，指着塔胡。塔胡赶忙到他跟前。国王对他哀求地说：

"拉杜比丝……"

将军说：

"我把她带来吧，陛下？"

他低声地说：

"不，把我抬到她那儿去。我还有几口气，我愿意死在比贾岛。"

塔胡非常不安地朝王后看了一眼。王后站起来平静地说：

"照国王的意思办。"

国王听到了她的声音，懂得她的意思，便对她说：

"王妹，你既然原谅了我所有的罪戾，那么再宽恕这一次吧……这是一个死者的最后要求。"

王后伤感地微微一笑，弯下身子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后，给仆人们让开了道。

第二十二章　告　别

一艘王家船静静地向比贾岛的方向驶去，舱内的轿中卧着一位贵人。御医站在他的头旁，塔胡和苏夫赫忒卜立在他的脚边……这艘船还是第一次笼罩着这么悲怆的气氛，载着无能为力地躺着的国王，他的脸上蒙着死亡的阴影……两位臣子都缄默不语，悲戚的眼光没有离开过国王苍白的脸。国王抬起沉重的眼皮，茫然无神地看了他俩一眼，尔后，眼皮又疲惫地搭拉下来，闭上了眼睛。御船开始慢慢地靠拢小岛，停泊在金色宫宇花园的码头梯级处。

塔胡俯在苏夫赫忒卜的耳边低语道：

"我看我俩中的一个得比御轿先到那儿，免得那个女人感到突然。"



苏夫赫忒卜在这种紧张的时刻并不介意别人的感情如何。他随口说：

“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

但是塔胡在原地没动，犹豫不决。他说：

“这个消息怎么跟她说呢？”

苏夫赫忒卜生气地说：

“将军，你怕什么？……经历过我们这种事态的人是不会有所顾忌的。”

宰相说罢，急急地走出船舱，登上通往花园的梯阶。穿过小道到达池塘边，正遇上希丝。希丝望见他，吓了一跳。在过去的日子里，她一直是认识他的。她张嘴要对他说话，宰相却抢先问道：

“你的主人呢？”

希丝回答：

“我可怜的主人，今天心神不定。她老是在几个房间里绕圈，或是在花园里兜来兜去……”

宰相不耐烦地厉声打断她的话：

“你的主人在哪儿？”

她不满地说：

“先生，她在避暑房。”

宰相快步朝避暑房走去，清清嗓子走了进去。拉杜比丝坐在靠椅上，一手撑着脑袋。当她感到有人入内，便回过去看。她一眼认出了他，便跳跃似的站了起来，关切焦急地问：

“宰相苏夫赫忒卜，国王在哪儿？”

这个沉浸在悲痛中的人茫然失措地说：

“马上就到……”

她高兴地双手抱胸，兴奋地说：

“我多么担心我们的国王。我已经听到叛乱的消息，后来却断了一切音讯。我一个人独自在这里胡思乱想……国王何时到达？”

她猛然记起，过去国王从来不习惯在到达之前先派人来禀告的。于是她感到焦虑不安，还未等宰相开口，就急急地问：

“但他为什么派你来？”

宰相不动声色地回答：



“夫人，耐心点。没有人派我来。遗憾的是国王中箭了。”

这最后一句话重重落下来，使她的两耳感到非常异常，像出了血。她惊恐地瞪着宰相沮丧的脸，胸中发出震悚的“哦”的一声叹息，全身颤抖起来。被痛苦弄得感情麻木的苏夫赫忒卜说：

“忍耐点，忍耐点……陛下像他希望的那样被轿子抬着马上就到。今天，他中了一箭。这个不幸的日子原本是个节日，却变成了恐怖的追悼日。”

她在房里耽不下去了。像是即将被宰割的母鸡似的朝花园直奔，还没跨过门槛，两条腿就死死地被钉在地上了。

两眼盯着由宫仆们抬着对准避暑房走来的御轿。她用双手抱着因可怖景象而慌乱不安的头，给他们让出路来。尔后，她又跟着他们回到房中。仆役们非常小心地将轿子轻轻放在屋子中间，然后退到屋外。宰相也尾随他们走了出去。室内只剩下她和他……她马上跪伏到国王身边，两手神经质地死死交错手指，瞧着他那昏暗无神的眼睛。他已经快断气了。她的偏斜的目光掠过他不平静的胸部，只见血迹斑斑的利箭插在上面。这副骇人听闻的痛苦情景使她全身战栗。她被害怕和痛苦折磨得泣不成声，凄惨地呜咽着。

“他们射中了你……太可怕……”

法老松弛平静地躺着，还剩下快速崩溃命归西天之前的一点儿微弱的力量。当他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可爱面孔时，一股微弱的生命气息在他的躯体内蠕动了，昏花的两眼中竟然闪现出微笑的神情。

从前看到的他总是生龙活虎，慷慨激昂；现在看到的他却像一个久经苦难、枯萎垂死的老人，她几乎要疯了。她用火辣辣的眼光瞅着这支造成这一切的死亡之箭，泣诉道：

“他们怎能让箭头仍旧留在你的胸口？叫御医了吗？”

他集中了全身的余力，声音细弱地说：

“没用了。”

她的眼睛露出一种疯狂的目光，责备地说：

“亲爱的，没用了，你怎么能这么说？……难道我的生命对你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吗？”

他无力地伸出一只手，一直碰到她冰冷的手心，声音很轻地说：

"拉杜比丝,这是事实。我到这儿来为了能死在你跟前,死在这个我一生中最喜爱的地方呀……别埋怨我们的命运。给我一点乐趣吧!"

"陛下,你为自己报丧吗?这可怕的黄昏,亲爱的,我一直在殷切期盼它的到来,满怀希望,等待着你给我带来胜利的喜讯,而你却带来了这支箭……我怎么会有乐趣呢?"

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用呻吟般的声音哀求道:

"拉杜比丝,忘掉悲痛,靠我近点,我要看看你明澈的双眼。"

他要看到那张喜气洋溢花容月貌的脸,以便在它妩媚的形象中结束自己的生命。至于她呢,正经受着无人能忍的剧烈悲痛。她是多么想排遣掉胸中炽烈的惊惧、号哭和谵妄,或是从激烈的疯狂中求得康复,从地狱炼火中寻求温暖啊!她怎么能平静而开朗地让他看到一张他喜欢而且十分信赖的脸呢?……他怀着期望看着它,伤心地说:

"这双眼睛,拉杜比丝,不是你的眼睛了。"

她伤感地安慰道:

"陛下,它们是我的眼睛,不过赋予它们光芒和生命的东西已经干涸。"

"哎,拉杜比丝,看在我的面上,你不愿在这个时候忘却自己的痛苦吗?我要看到我亲爱的拉杜比丝的脸,听听她的甜润声音。"

他的要求打动了她的心。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拒绝他的最后要求简直太难了,于心不忍。于是,她尽力舒展面容,强颜欢笑,还在抖动着的双唇上挂上一丝微笑,平静安详地倾身于他,仿佛他正躺在恋床上那样。他憔悴的脸上现出了满意的神色,两片惨白的嘴唇浮起了微笑。

假如她放任自己的感情,这个世界会被她的谵妄与疯狂包围。但是,她服从了这位爱人的意志,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脸。她不相信,短暂的瞬间后,这张脸会永远地离开她。无论她怎样受痛苦折磨,怎样哀号恸哭,怎样倾注痛苦的泪水,她在世界上再也看不到它了。他的肖像、他的生命和他的爱情将变为传奇般往事的回忆。她的悲怆的心永远不可能相信这一天是她的现在,也是她的将来。所有这一切就因为一支疯狂的箭定居在他胸口的这个位置上……这支卑鄙的箭怎么会把她对整个世界的理想泯灭掉的!……拉杜比丝叹了口气,她的心破碎了。国王挣扎着,呼吸短促而又紊乱,肢体软绵绵地松弛下来。他的感官死去了。两眼发黑,只有胸口的剧烈起伏显示



着他在进行生与死的最终搏斗。突然,他脸上呈现出明显的痛苦表情,张大了嘴,像是想叫喊或呼救,他以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状态抓住她伸给他的那只手,用力喊出声来:

"拉杜比丝,撑住我的头……撑住我的头。"

她用战栗的双手抱住他的头,想让他坐起来。然而,他发出厉害的喉鸣声,一只手垂落到身边。就这样,一场生死搏斗告终了。她很快将他的脑袋放回原处,尖厉地惨叫了一声,叫得很短促,像声波传播的途径被半途截断似的猛地刹住。她舌头僵硬,紧闭着上下颌,死命地盯着这个两眼僵直的人的脸,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她的尖叫传出了噩耗。三个男人快步奔进房间,在御轿前站成一排,而拉杜比丝却没有觉察。塔胡惊慌地瞅了一眼国王的脸,国王的脸蒙上了一层蜡黄的死气。他没吭一声。苏夫赫忒卜走近尸体,非常恭敬地弯下身子,扑簌簌的眼泪从两颊滚落到地板上,颤颤抖抖的哭声打破了房内的死寂:

"国王陛下,我老王的儿子,我们今天给你送别,至高无上的神祇决定今天把你召唤到永生的世界。但愿我这个垂暮之年的老人能代替风华正茂的你去死,可是主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尊贵的国君,永别了!"

宰相伸出瘦弱的手去拉罩单,小心地遮盖好尸体,又鞠了躬,迈着沉重的双脚走到原地。

拉杜比丝一直跪着出神,在茫然中没有醒来。她的眼睛始终没离开过遗体,有一种像死一样离奇的呆板性遍布了她的全身,她不动,不哭,不喊。男人们继续低首站立着……直到进来了一个抬轿的仆人,报告说:

"王后陛下的宫娥到。"

男人们回头朝门口看去,进来了一个脸色忧愁的宫娥。大家向她致意。她颔首回礼后,瞥了盖着布单的尸体一眼,而后眼睛望着苏夫赫忒卜。宰相难过地说:

"女士,一切都完了。"

该女士默哀了一会儿后说:

"国王的遗体应该运往法老宫,宰相,这是王后的旨意。"

宫娥朝门口走去,向仆人们做了个手势。仆人们迅速向她走来。宫娥命令他们抬走御轿。仆人们走到轿子跟前,弯腰抬轿时,拉杜比丝畏惧地惊

醒了，但她并不清楚周围发生的情况，便以一个反常的沙哑声音问道：

"去哪儿……去哪儿？"

她倒身到轿子上。苏夫赫忒卜走近她，说：

"王宫将为神圣的遗体举行必要的仪式。"

慌乱的女子说：

"别把他从我这儿运走……等一下……我要死在他胸口上。"

宫娥对拉杜比丝不屑一顾，当她听到这句话时，不客气地说：

"国王的胸口并不是为某个人而存在的。"

宰相向拉杜比丝弯下身子，轻轻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拉开。仆人们抬起了御轿。拉杜比丝从他手中挣脱了自己的双手，用力转过头去环顾四周。她那迷惘的脸上仿佛并不认识在场的任何人。她断断续续地喊叫，好像是临终前的哀鸣：

"你们为什么把他抬走……这是他的宫殿……这是他的房间……你们竟然在他面前虐待我，欺侮我……陛下绝不会原谅对我使坏的人……你们这些残暴的家伙……残暴的家伙！"

宫娥没理睬她，开道朝花园走去。抬轿的仆人们跟在她身后。男人们畏惧肃穆地退出房间。拉杜比丝几乎疯了，在原地僵了一会儿，就想追上去。这时，一只强壮粗大的手拉住了她的臂膀。她想挣脱，但她的尝试烟消云散。

她愤慨地回转身去，发现同自己面对面的竟是塔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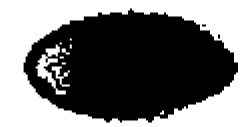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章　塔胡的下场

拉杜比丝以一种陌生的眼光注视着他，好像她并不认识他。她想挣脱手臂，但却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她声色俱厉地对他说：

"让我走……"

他慢慢吞吞地左右摇头，像是对她说："不行、不行……"脸上的神情是可怕的、望而生畏的，目光是疯狂的。他嗫嚅着说：

"他们去的地方，你是赶不上他们的。"



“让我去，他们劫持了我的主人。”

他的脸变了色，以一种发布军令的粗暴的语调说：

“不要违抗执政女王的意志。”

拉杜比丝因为害怕克制了自己的愤怒，不再反抗，而是异样地顺从。她皱着眉头，怅然地晃晃脑袋，仿佛在试图集中她那涣散的记忆力，接着又用陌生而又责备的眼光逼视着他，说：

“你没看到他们杀害了陛下……杀害了国王！”

“杀死了国王”这句话对他产生了可怕的效果。他按压住脾气说：

“是的，拉杜比丝，他们杀死了国王。我从没想到一支箭就轻易断送了法老的性命。”

于是拉杜比丝笨拙地问：

“那怎么可以让他们从我这儿抢走他呢？”

他爆发出一阵吓人的狂笑，说：

“你要跟随他们去吗？……啊，拉杜比丝，你这个疯子。悲伤使你失去了理智，对你眼前的危险才会视若无睹。美人儿，醒醒吧。现在坐在埃及宝座上的是一个能轻而易举地置你于死地的女人。你竟然从她手中抢走了她的男人，让她从荣誉和宠爱的顶峰跌落到被遗忘的难熬的冷角中……她马上就会派人来给你戴上手铐脚镣，然后带到她那儿，再把你送往残忍的刽子手手里。剃掉你的青丝，挖去你乌黑的双眼，劓鼻割耳，再把你像个丑八怪似的驮在车背上游街示众。暴怒的幸灾乐祸的人们会唾骂你。你的前头会有一个开道者，他声嘶力竭地高喊：‘看啊，大家来看啊，这个无耻的婊子，害死了国王，糟塌了人民。’”

塔胡为浇熄心头的恨火，咬牙切齿地骂着，两眼喷射出可怖的光焰。但拉杜比丝对他的话触动不大，好像在他和她的感觉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屏障。她异常的宁静，望着一样无形的东西出神，尔后，不屑而又轻蔑地耸耸双肩。她的冷漠和蔑视使他大发雷霆，暴怒驱使他握紧着拳头。他真想扬起手，朝这张脸狠狠揍去，把它砸个稀烂，而且一面狠打，一面高兴地看着一张被歪曲的脸，周身血液沸腾，几乎要从他的毛孔中迸发出来。足足有一分钟，他凝视着那张平静茫然的脸，抑制着心中的邪恶。她却向他抬起了一双没有丝毫生气的眼睛。他失望得不知所措，显出了作案人被当场逮捕的恐惧。

他手指松软,深沉地长叹一声,说:

“我看你什么也不顾了。”

她根本没有注意他说什么,恰似自言自语地说:

“不,我们应该追上他们。”

塔胡忿忿地说:

“不……不……我们两个都不再适合于这个世界了……从今以后谁也不会找我们了。”

她冷静地说:

“她从我这儿抢走了他……她从我这儿抢走了他……”

塔胡懂得她指的是王后,便耸耸肩膀说:

“他活着时你占有了他,死了后还给她。”

拉杜比丝奇怪地瞥了他一眼,说:

“你真蠢。难道你不知道……那个女叛徒为了把他索回才把他杀了的吗?”

“哪个女叛徒?”

“王后,是她透露了我们的秘密,挑唆百姓骚动,是她杀害了法老。”

塔胡默默地听着她说,嘴角挂着讥诮邪恶的微笑。当拉杜比丝讲完,他就狂声大笑起来,而后他说:

“拉杜比丝,你错了。女王不是叛徒,也不是凶手!”

他注视着她的脸向前靠近一步,但她却以惊慌和否认的目光盯着他看。他用骇人的声音说:

“如果你想知道谁是出卖者,他就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我就是这个叛徒,拉杜比丝,是我!……”

他的话并没像他期望的那样使她很惊奇,也没有使她醒悟。她轻轻地晃了晃自己的脑袋,仿佛是为了排遣内心的疲惫和厌倦。他怒火中烧,粗暴地捉住她的两肩,猛烈摇晃着她,并对她吆喝:

“你醒醒,难道你没听见我的话……我是叛徒……塔胡是叛徒……我是罪魁祸首。”

她的身体剧烈震颤着,猛一用力,挣脱了他的两手,她后退了几步,狂妄畏惧地看着他吃惊的脸。于是,他的盛怒和激动平息了,他感到精疲力竭,



耷拉着脑袋,两眼晦黯,用伤心的语调静静地说:

"我直率地讲了这些可怕的话,因为我确实感到我已经不是个活着的人。我和这个世界已经断绝了一切联系。我不怀疑我对你的招供是出于害怕,但这是事实。拉杜比丝,在那个永远失去你的疯狂的夜晚,我早已心肝俱裂。"

将军停顿一下,让他急促的呼吸稍稍平静,接着又继续说:

"我吞咽了痛苦,强制自己忍耐着,继续效忠王家到底。直到那天,你召我进宫,试探我的忠诚。这下,我受不了了,血液中燃烧起炽烈的火焰,胡思乱想。我被疯狂驱迫着向一个伺机埋伏的敌人告了密。一个忠心耿耿的将军一刹那变成了一个在法老身后伸刀子的背信弃义之徒。"

回忆使他激动,他的脸因羞耻和痛苦而收缩起来。他残忍地瞧着她胆怯的脸,恼怒重新发作,他喊道:

"你这个堕落的女人。你的妖艳给每个见到它的人带来不幸。它玩弄了无辜的心,毁坏了殿宇,掀翻了王位,挑起百姓暴动,亵渎了一颗崇高的心……它真该死,该天杀……"

塔胡不响了,血管里的忿懑仍在沸腾。他看到她被痛苦和惧怕折磨的样子,感到很适意有趣,便嗫嚅道:

"让你尝尝磨难和屈辱,你等着死吧。我们谁也不该活下去了。除了这身锦缎的华丽服饰之外,我早就已经死了。那个在努比亚战争中英勇顽强,战功赫赫,备受皮比二世赞扬的麦尔纳里阿二世法老的禁卫军司令塔胡,他的心腹和参谋则已不复存在。"

这个男人迅速地朝四周扫了一眼,满脸的烦躁和绝望。他忍受不了这种死寂的气氛,也不能再看一眼变成了泥塑木雕般的拉杜比丝……于是,他憎恶怒恨地用力对空长叹一声,说:

"一切应该收场了,我绝不会让自己逃脱严厉的惩罚。我要回宫去,把所有对我好感的人邀来,当众宣布我的罪孽,撕碎罩在杀害了国王的叛徒脸上的假面具,摘下挂在我罪恶的胸口上的军功章,掷去我的宝剑,然后用这把匕首刺中我的心脏……永别了,拉杜比丝！永别了,给了我们许多而索取极少的生活!"

塔胡说完这些话后,走了出去……

第二十四章　尾　　声

塔胡刚离开比贾白宫，巴拿蒙·本·白瑟尔的小船就向花园码头的台阶处停靠了。年青人身上全是尘土，脸色憔悴苍白，精疲力竭。当他看到大街小巷全是起义的人群，城里乱糟糟时，惊惶得神经快要崩溃。他千辛万苦才到了家，路上又遇到去时要他从容对待的同样情景。当他发觉自己已经走在比贾宫花园的走廊中时，他深深地抽了一口气，避暑房就在不远处。不一会儿，他到了避暑房，跨过门槛。他以为房间里没人，但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错了。他看见拉杜比丝懒散地坐在软椅上，面容吓人。希丝跪在她的脚边，两人出奇地安静。他犹豫了一会儿。希丝感到有人进来。拉杜比丝也回过头去看。侍女站起身来，向他鞠躬致意，退出房间。年青人满怀高兴地走近这个女人。当他就近看清她的脸时，他的心绪不由得被搅乱了，感到忧悒。无疑外面令人担忧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他的女神的耳朵，令人痛心的传闻已经反映到她那张灵秀的脸庞上，给它罩上一层阴影。他跪到她面前，弯下去爱怜地吻着她的裙边。一对清澈明亮的眸子殷切地看着她，好像在对她说："我愿为您献身。"拉杜比丝一看到他，脸上便展现出满意的表情。他的心高兴地悸动了，脸上泛起了红晕。拉杜比丝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

"巴拿蒙，你去的时间太久了。"

年青人回答说：

"到处是愤怒人流的海洋，我得破浪前进。今天的阿卜城人声鼎沸，似熔岩喷焰，甚至天上都撒落着燃烧的碎片，空中充满了火药味。"

然后，年青人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瓶来，递给她。她拿过来用手掌合在上面，感到它的一股凉气流遍全身，停留在心脏。她听到他说：

"我看你使自己的心理负担超出了你能忍受的限度了。"

她对他说：

"哀痛是会转为仇恨的。"

"但你要爱护自己啊，你不应该太悲哀了。但愿主人到安姆布斯去休养



一段时间,等这儿平静了再回来。"

她假装很注意地听他讲话,带着一种异常的目光看着他,这是她对这个世界上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活人的最后一瞥。死的念头已经完全征服了她,她感到自己似乎是这个世界以外的陌生人了。她的感情已被扼杀,对于跪在她面前的这个年青人她也毫无怜悯之情。他眯缝着两眼,还在理想的王国里心荡神移,企盼着转变命运。他以为她是在考虑他的建议,所以心里油然滋生起了一点希望,鼓起一点胆量,兴奋地说:

"主人,安姆布斯是个静谧美丽的地方。一眼望出去只是湛蓝的天空,茵茵的绿草,鸟语花香,鸭子在戏水,一片好风光嗳……那儿清新的空气会消除你在阿卜这个鬼地方遭受的痛苦和不安。"

很快她就听厌了他的话,思想转到了奇异的小玻璃瓶,她急切地想结束一切。她的眸子搜寻着刚才安置御轿的地方,她在心里叫了一声:"这里就是我应该结束生命的地方!"她决定摆脱巴拿蒙,对他说:

"巴拿蒙,你对我提出来的很好。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

年青人的脸上显露出高兴和希望,问她:

"我要等多久?"

她说:

"你决不会等很久的,巴拿蒙。"

年青人站起身,吻了吻她的手,离开了房间。希丝接着进来。拉杜比丝正要离座,看见了侍女,为了摆脱她便抢在她前面说:

"给我拿杯啤酒来。"

侍女朝宫宇走去。巴拿蒙来到池塘边,放心地坐在湖边的一个石凳上。此时,他感到幸福和欢悦,他的理想很快就能实现,他将带着自己的女神去安姆布斯,远远地离开笼罩在阿卜的苦难。他会信赖她。他将祈求神灵在她独自冥想时下到她那儿,给她启示,给她正确的意见和圆满的解决。

他无法久坐,便站起来绕着池塘慢慢踱步。刚绕完一圈便看到希丝捧着一个壶罐快步朝避暑房走去。他的目光尾随着她,直到她消失在门后。他正要回到凳子上再坐下去时,突然听到房内尖厉的一声叫喊。他慌忙站起,心突突直跳,朝发出尖叫声的地方奔过去。一到门口他就看到拉杜比丝倒在房中央的地上。侍女希丝跪在她身边,趴在她身上一面呼叫,一面摸着

她的两颊和手掌……他奔向她，两脚战抖，双眼圆瞪，既慌张又害怕，跪到希丝旁边，双手捧起拉杜比丝的一只手，发觉它已经冰凉。她像睡着了一样，只是苍白的脸色中泛出一点淡青色，退了色的双唇微开着，浓黑的秀发披散在胸口和两肩，有些发束散落到了地毯上。他感到喉头干燥，呼吸急促，用沙哑的嗓音问侍女：

"希丝，她怎么啦……她为什么不回答？"

侍女啼哭着说：

"我不知道，先生。我一进房间就看到她现在这副模样。我叫喊她，她没回答。我赶忙跑过来摇动她，她也不醒。她没知觉了。哦，我的主人……你为什么这样？发生了什么事，使你变成这个样子？"

巴拿蒙没吭一声，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截然无声地躺在地上的女人。他的一双眸子在她四周不停地转动，突然，在她的右腕下看到了那个该死的拔掉了瓶塞的玻璃瓶。他望天长叹一声，用战栗的手指捡起这个瓶子，发现瓶子里面粘着些许药末。他看看瓶子，又看看女人的脸，一切都清楚了。他瘦削的躯体内一阵哆嗦，使他五脏俱裂。侍女哀婉的呻吟使他回过头来。"可怕呀！……可怕呀！"他悲切地说。

侍女两眼对准他瞅着，害怕而又焦急地问：

"什么使你害怕？……快说，我快要急疯了！"

但他没有注意到她，而是像同拉杜比丝说着话，仿佛她正听着他，看着他似的：

"你为什么自杀……主人，你为什么自杀？"

希丝喊叫着，双掌击胸：

"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她是自杀的？"

他猛地把瓶子一扔，瓶子击在墙上，碎了。然后，他怅然地说：

"你为什么用这种毒药毁灭自己呢？你不是答应要认真考虑陪我去安姆布斯，远远地离开南方的忧悒吗？……难道你是在哄骗我，好让你毁掉自己性命？"

侍女看到瓶子的碎片，惊骇地问：

"主人哪来的毒药？"

他绝望地摇摇肩膀：

“是我亲自给她带来的。”

希丝被激怒了，对他大喊道：

“罪人，你怎么带这个给她？”

“我不知道她要这药是为了自杀，她欺骗了我。”

希丝绝望地离开他，转入恸哭，泣不成声地趴在主人的脚边，一面亲吻它们，一面用潸潸的泪水洗濯着它们。年青人陷入了迷惘，两眼呆呆地凝视着拉杜比丝永远无表情的脸。他怎么也想不通这样一位绝代佳人瞬间就遭到了毁灭；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样一个充满着火一般青春活力的生命须臾之间就消失。他哀告着：但愿能让他再看她一眼，即使是闪电般的一瞥；再看一眼那个充满青春活力的拉杜比丝；看一眼那个脸上展露出甜蜜微笑的拉杜比丝；再看一眼那个亭亭玉立、眼睛里闪烁着爱情与妩媚光彩的拉杜比丝，然后他再死去。这就是他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奢望……

希丝的哀号使他十分烦躁，他呵斥说：

“别再哭了！”

他指了指自己的心，说：

“这儿的哀怨比恸哭号叫还要沉痛。”

侍女心里还怀着微弱的一点期望，泪眼模糊地望着年青人，恳求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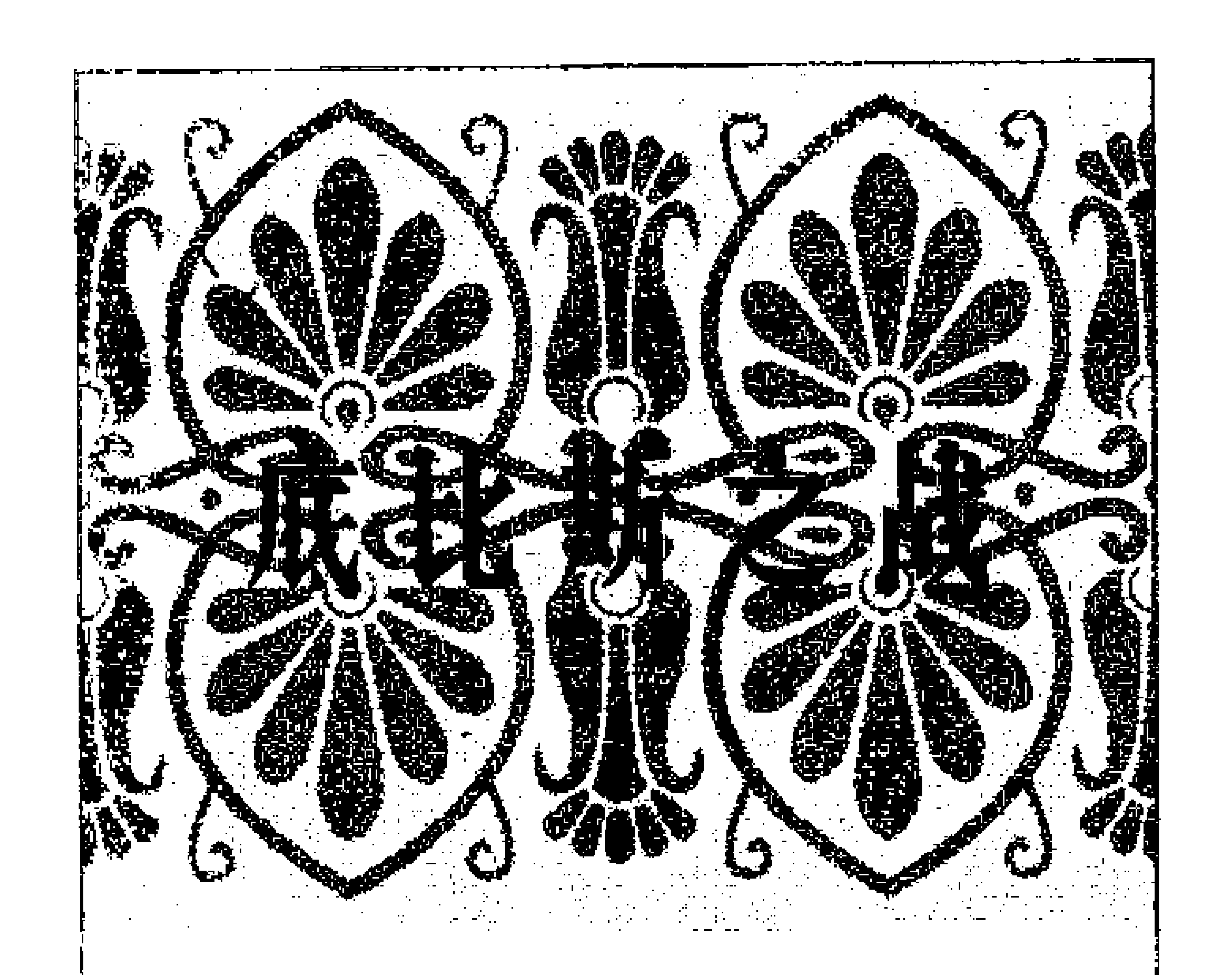
“先生，难道没有希望了？或许她是严重的昏迷？”

他的声调是阴郁的：

“没有希望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拉杜比丝死了，爱情死了，幻想破灭了……我被幻想戏弄得多痛苦啊……而现在，一切都完了。可怕的死亡使我从梦幻中苏醒过来……”

太阳的最后一线光芒被折断了。它的血红的脸降沉到一个黑魆魆的深井中。黑暗爬上来，宇宙披上了一件玄色的丧服。希丝在悲痛中没有忘记她对主人的遗体应尽的职责。她明白，在仇敌四伏的比贾岛不可能保护主人的遗体不受凌辱，因此她把担忧的事告诉了沉浸在凄楚之中的年青人，要求他帮助一起将这具遗体运往安姆布斯，并把它奉给制香尸的标本师，然后葬入巴拿蒙家属的陵墓。巴拿蒙完全赞同她的意见。于是，希丝唤来几个女仆，带进一顶轿子，将遗体安置上轿。男仆人将轿子抬上一艘绿船，将遗体送往北方。

青年人坐在遗体的头旁，希丝也坐在边上，船舱中一片肃穆。在这个悲怆的夜晚，船在波涛的喧哗中朝北驶去。巴拿蒙的思绪完全进人恍恍惚惚、梦幻的幽谷。一幕幕的往事在眼前展现，憧憬、幻想、痛苦、希望……他想，从今以后他不会再有幸福、安逸和快乐的生活。他从倍受煎熬的心底深深吐出一口气，目光没离开过布单遮盖着的遗体，就是这具遗体毁灭了他的全部理想和憧憬，它们永远消失了，就像白日驱散了梦幻……



良 禾译

塞肯内拉

一

大船在圣河中行驶。船艏饰着荷花，呈皇冠型，它劈开静静的水面向前疾驶。自古以来，圣河后浪推前浪，宛如历史长河中的种种变迁。河岸上有一些村庄，椰枣树零零落落地竖在那儿，从东向西连成一片绿色；太阳悬挂当空，洒下光的罗网；植物在阳光的沐浴下，生机盎然；河面上波光粼粼，泛着几叶小舟，艄公们用疑惑的目光望着大船前面的荷花——北方的标志，慌忙给它让道。

船艏的房间里坐着一个皮肤白皙的矮胖子，滚圆的脸上蓄着长长的胡子；他身着宽大的长袍，右手握着一根镶有金手柄的粗手杖。他的左右两侧坐着两名与他一样胖的侍从，穿着同他一样的大袍，看上去与他十分相像。胖子用两只乌黑、疲乏无神的眼睛长时间凝视着南方，时而又恶狠狠地看着渔船上的人。他似乎对这死一般的寂静感到厌恶，便转过脸去对身边的侍从说：

"明天真会发生骚乱吗？这样就能打破南方这沉闷的宁静，使安定的地区陷入恐怖之中，战争的阴云在这宁静的空气中盘旋。唉，但愿他们都明白，这条船会给他们和他们的主人带来什么样的警报。"

侍从点头表示赞同，其中一个说：

"让战争爆发吧，大管家。谁让那个由我们的主赐予的南方的统治者，非要像国王一样头戴王冠、像法老一样修筑宫殿，在底比斯逍遥自在、目空一切呢？"

大管家咬紧着牙，用手杖直敲船板，来发泄他的愤恨。他说：

“现在,只有在这底比斯的土地上,还有埃及的统治者,一旦把他消灭了,埃及的统治就将永远不复存在。我们的国王就能高枕无忧,不必再为暴乱担心了。”

“那些埃及人可恨我们啦!”

另一个侍从兴奋地附和道,那神态就像他毫不怀疑有朝一日他将成为一名都市的统治者。

大管家用严厉的口气肯定地说:

“是的,是的。我们王国的都城孟菲斯的百姓也是表面假装顺从,心里在咒骂我们。对付这些人,我们只能用皮鞭和利剑。”

两个侍从都笑了起来,其中一个说:

“高见,英明的大管家。鞭子才是我们和埃及人打交道的惟一办法。”

三个人陷入沉默,只听见船桨落在水面的声音。这时,一艘迎面驶来的小船引起了一个侍从的注意。那艘船的中央站着一个青年人,他两臂肌肉结实,赤裸着身子,仅在腰间围了块遮羞布,太阳烤着他的皮肤。

“那些南方人活像从土里崩出来的。”侍从惊奇地脱口而出。

“用不着大惊小怪,他们的诗人还赞美这古铜色的皮肤呢。”大管家嘲笑着说。

“是的,他们的皮肤和我们的肤色相比,就如同一个是黑泥巴,一个是白炽的光。”

“曾经有人跟我说起过这些南方人,”大管家接着说,“说他们对自己的肤色和裸露的身子感到十分自豪,甚至还胡说什么他们是神的后裔,他们的国家是真正的法老故乡。主啊,我知道该怎样整治他们,那就是将我们的手伸向他们的国界。”

他的话音刚落,一位侍从用手指着东方说:

“看,看到没有?这就是底比斯。”

三人举目向东望去,那是个四周筑着高墙的大城市,墙后露出许多宛如一根根擎天大柱的碑尖,北面是雄伟高大的阿芒寺——这是南方的崇拜神,酷似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是的,这就是底比斯,”大管家紧皱着眉头低声说,“以前我到过这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底比斯、把它隶属于我们国王管辖、盼望看到胜利大

军凯旋在大街上的欲望日趋强烈了。”

侍从附和道：

“底比斯正是我们崇拜的塞特神[1] 向往的地方。”

船放慢了速度，路过一个个绿茵茵的花园，向岸边渐渐驶去。花园里长满青草的层层梯田向圣河铺展开去。花园后面底比斯城中高耸的宫殿映入眼帘。河的西面是另一座永恒的城市，祖先不朽的神灵安息在金字塔、石台和坟冢之中。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那儿的一切。

大船在渔舟和商船中间拨开一条通道，向底比斯码头靠近。大船的船体庞大、华丽，尤其是船艏饰的荷花引起人们的注意。最后，船在一个泊位上抛下了锚。这时，一伙士兵围了上去，其中一个穿着白麻布上衣的军官开始盘问船上的人：

“这船打哪儿来的？是经商的吗？”

船上的人向军官行过礼，说：“随我来。”然后把他领进船阁。军官已明白来者是北方宫殿——南方人称之为蛮人王宫——里的大管家，便弯腰行礼致意。大管家抬起手装模作样地回了个礼，大声说：

“我是南北国王、塞特神之子、我们的主阿布菲斯派往底比斯谒见总督塞肯内拉的使者，请禀告你的主人，我等候他的召见，向他转达我所负的使命。”

军官认真听完使者的话，然后行礼出去。

二

一小时之后，一个又矮又瘦、前额突出、样子威严的人来到船上，他向使者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平静地说：

“鄙人是南方宫殿大管家霍尔，前来恭迎使者，深感荣幸。”

船主点了点他的大脑袋，粗声地说：

“我，法老宫殿的大管家黑耶。”

霍尔说：

---

[1] 希克索斯人崇拜的神。

“我们的主人很高兴立即召见你。”

黑耶挪动一下身子说：“走吧。”于是霍尔在前，黑耶拄着手杖，拖着肥胖的身躯缓步跟在后面，两名侍从恭敬地站在一旁向他行礼送行。突然，黑耶感到恼火，气愤地暗自发问：“难道塞肯内拉就不应该亲自出来迎接阿布菲斯的使者?”国王派人来迎接他，他满腹不快。两人在军士们夹道欢迎中下了船，等候他们的王宫车队已经排列在岸边。车队前面是战车，其它车排在战车后面。士兵们向他行礼致敬，黑耶傲慢地回过礼，与霍尔并肩坐上车。小小的车队开始向南方宫殿驶进。黑耶不停地转动眼珠子环视周围的一切，寺庙、方尖碑、塑像、街道、宫殿、集市和各个阶层的人：臣民裸露着上身，军官们穿着漂亮的制服，祭司们穿着长袍，侠士们披着宽大的斗篷，妇女的装束优美典雅。所有这一切仿佛都在证明这个城市的伟大，它确实能与阿布菲斯的都城孟菲斯媲美。黑耶这时才注意到他的车队吸引着众人的目光，人们汇集在路旁观望着，然而那些目光都是冷漠无情的。他们用惊奇、蔑视和愤怒的眼神打量着这张蓄着长胡子的白脸。黑耶对自己身为伟大的阿布菲斯的使者竟遭到如此的冷落而感到气愤；他更为希克索斯人统治两百年之久的埃及南方，仍保持着自己的风格、特征和自主，并在这南方都城看不到一个希克索斯人，他置身底比斯竟如同一个陌生人而感到气愤。

车队驶进宫殿前的广场。广场很大，四面是政府各部机构和军队最高指挥所。正中间是威严豪华的王宫，它辉煌的外观使人眼花缭乱。这是一座同孟菲斯王宫一样宏伟的宫殿。城墙上和宫门两侧卫兵列队守卫。当使者的车队通过大门时，响起了迎宾曲。车队在穿过广场时，黑耶就一直思忖着：“塞肯内拉会头戴白色王冠出来欢迎我吗?”

“他像所有的国王一样，过着一国之王的生活。拥有像其他国王一样属于自己的政府。他会在我面前戴上南方的王冠吗？他真会干出连他的祖辈，即使是他的父亲都做不出的事情吗?”黑耶在石柱长廊前下了车。王宫侍卫官、法老卫队长和军队将领已在那儿迎候。众人向他行过礼，随他一起走向法老的会客厅。通向会客厅的殿堂两侧竖着一尊尊狮身人面塑像作为装饰，站在墙边的彪形大汉朝他施礼让路。霍尔在先，黑耶紧随着他迈进会客厅。黑耶看见离门口较远处的大厅正中法老王位上坐着一个头戴南方王

冠的人，他手里握着手杖，王位左右两侧分别坐着两名汉子。霍尔恭敬地弯腰向国王禀报，细声说道：

"陛下，引见给您的是阿布菲斯国王的使者黑耶大管家。"

黑耶弯腰行礼，国王回过礼，让他坐在正面一张椅子上，霍尔随之站到国王右侧。接着国王向使者介绍他的人，他先用手杖指着右边第一个，说："丞相奥萨尔·阿芒。"然后指向第二个，说："阿芒寺主祭司努法尔·阿芒。"随后转向左面，按顺序指着说道："舰队司令卡弗、陆军司令贝巴。"国王介绍完毕，看着使者，用他那足以显示其坦然、高尚和尊严的口吻说：

"你来到了一个欢迎并信任你的地方。"

使者说：

"神明保佑你，尊敬的总督，我十分荣幸地被选为使者来到你们这久负盛名的美丽城市。"

国王听清了黑耶对他的"尊敬的总督"这一称呼，并深知其中的含义。然而，他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波动。就在这时，黑耶用他那金鱼般鼓鼓的眼睛飞快地扫了国王一眼，他发现埃及总督的确是形象神威。他身材高大，长着一张深棕色、稍长而又英俊的脸，上牙微微外突是他最大的特征，估计他已四十开外了。起初国王以为阿布菲斯的使者跟以前来自北方的使者一样，无非旨在索取财宝、粮食，也就是蛮人国王所称的"贡品"，而底比斯的国王们则把它看成是用来去掉侵略者野心、抑制暴力发生的贿赂。

国王平静而又庄重地说：

"伟大的阿布菲斯的使者，我很乐意听你说话。"

使者端正一下坐的姿势，仿佛马上就将投入一场战斗。他粗声粗气地说：

"两百年来北方派往南方的使者从未间断过，每次都是如愿而归。"

"但愿这美好的岁月继续下去。"国王说。

黑耶说：

"总督，此次奉命前来向你转达法老的三项要求。第一项关系到我们的主——法老个人；第二项关系到我们的主信仰的塞特神；第三项则牵涉到南北双方的友好关系。"



国王警觉起来,脸上露出关注的神色。黑耶继续说:

"近日来,我们的国王夜晚老是感到有一种剧痛刺激着他的神经,一种烦人的声响老是在他高贵的耳朵边回响,使他彻夜难眠,身体疲惫不堪。为此请来许多御医,向他们叙述了这些症状,医生们为他作了细致的检查,但都弄不清缘由而无法施医。最后,国王只得求教于塞特神庙的先哲。高明的先哲为国王找到了病源,他说:'痛苦来自被关在南方的河马的吼叫,这种声音刺透国王的心扉,只有杀掉河马,国王才能痊愈。'"

黑耶知道河马被关在底比斯神圣的池塘里。他偷偷向国王看了一眼,估摸着国王对他的话的反应。国王笔挺地坐在那儿一动也没动,只是脸上泛起了一阵红晕。黑耶等待国王的回答,但是国王依然缄口不语,继续等待静听下文。于是他接着说:

"国王生病期间曾梦见至高无上、神光夺目的塞特神来到他的身边,不满地斥责国王道:'整个南方竟看不到一座为纪念我而建造的寺庙,这怎么得了?'于是,国王发誓要让他的朋友——南方总督在底比斯的阿芒寺旁边建造一座塞特神庙。"

使者说完这些,没再吭声。塞肯内拉仍然保持沉默,这出乎意料的要求使他茫然不知所措。黑耶本不想激怒国王,只想用这种话语刺激他一下。霍尔管家深知这要求的分量,弯腰在国王耳边低声说:"现在最好不与他纠缠。"国王领悟管家的意思,点点头表示同意。而黑耶则以为霍尔在向国王解释他的话,便静静地等待着,没想到国王却问: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黑耶继续说:

"尊敬的总督,我们主人得知你头戴埃及白色王冠,他深感惊骇,认为这不符合法老王朝和你家族之间传统的和睦与友谊。"

塞肯内拉吃惊地说:

"可这只是南方统治者的一种帽子呀!"

使者坚持说:

"这是一顶国王王冠。因此,你高贵的父亲就未曾想到要戴它。因为他知道在尼罗河流域只有一个国王配戴王冠。尊敬的总督,我希望你不要无视我们国王为加强孟菲斯和底比斯之间的联系而提出的愿望。"

黑耶说完了，整个大厅又一次被沉默笼罩。塞肯内拉陷入痛苦的沉思中。蛮人统治者的无理要求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亵渎着他心中的信仰，刺伤了他的自尊。国王脸色陡然严峻，周围王侯将相一个个也都紧绷着脸。国王揣摩着霍尔的"忠告"，没有马上作出回答。他就像没有那么回事似的坦然地说：

"使者，你的使命事关重大，涉及到我们的信仰和传统，为此，我看还是明天再给你回音吧。"

"明智的决策来自共同的协商，"黑耶说。

塞肯内拉转身对霍尔说：

"带使者到准备好的客房下榻。"

使者挺起矮胖的身子，弯腰行礼，洋洋自得地退了下去。

三

国王传令召见王子卡姆斯。王子闻令即刻来临，希望早点知道阿布菲斯使者此行的来意。王子向国王恭敬地行礼，然后站在国王的右侧。国王转身对他说：

"王子，我召见你，是想告诉你北方使者的意图，并想听听你的见解。此事至关重大，你听着……"

接着，国王把黑耶的话原原本本向王子叙述了一遍。王子仔细聆听，脸上露出了关注的神色。他的脸不仅肤色、形状和他父亲相像，甚至微微外突的上牙都与他父亲十分相像。国王转眼望着大家，说：

"诸位都已听到了，为了取悦阿布菲斯，我们就得摘去王冠、杀掉神圣的河马，还要在阿芒寺旁盖一座他崇拜的塞特神庙。诸位有何见解？"

王侯将相个个面带愠色、忧愁满腹。霍尔管家率先说：

"陛下，我厌恶远比这些要求本身更可恨的东西，那就是主人对待奴隶、国王欺侮平民的态度。依鄙人之见，这乃是底比斯与孟菲斯之间旧争执的继续。一方妄图奴役另一方；另一方则竭力维护自己的独立。毫无疑问，这帮蛮人和他们的国王对底比斯拒绝他们的统治满怀不悦。即便我们的王国成为隶属于他们国家的一个独立藩国，他们也不会就此满足的。他们想消



除这个国家一切独立的表象，左右人们的信仰，以致最后轻而易举地毁灭这个国家。”

霍尔尖锐而坦率的见解使国王想起蛮人统治者干涉底比斯内政的历史。过去，父辈们为了免遭蛮人的入侵和奴役，他们使用了一种巧妙的抵御方法，他们假装屈尊顺从、奉献贡品。在此期间，他的王室家族起了重要作用，也使他的父亲、老国王辛肯内拉赢得了秘密筹建一支强大军队的时机，当进贡、假装顺从无济于事时，就动用军队抗御蛮人的进攻，保卫王朝的独立。

接着，卡弗司令说：

“我的主，以鄙人之见，我们决不能接受任何条件，我们怎能容忍让我们的国王从头上摘去王冠？我们又怎能杀掉圣马去讨好民族之敌？又怎能为那些蛮人信仰的恶神修筑寺庙呢？”

大祭司努法尔说：

“陛下，阿芒神是不会允许在他的圣寺旁为塞特恶神建筑寺庙的，也不允许在他圣洁的土地上洒有圣马的鲜血，更不愿王朝的保卫者摘下王冠，他是南方第一个奉阿芒神旨意加冕的国王。陛下，阿芒神决不会允许这一切的，他所期待的只是看到在他的臣民中有人率兵出征去解放北方，统一祖国，恢复王朝昔日的强盛。”

贝巴司令的血管里腾起一股激情。他挺直高大魁梧的身躯，用洪亮的声音说：

“我的主，请相信我们这些精英所倾吐的忠言吧！在我看来，蛮人的这些要求只不过是对我们力量的一种试探，企图让我们习惯和满意屈尊受辱。那些来自遥远贫瘠沙漠、侵占我们河谷的蛮人有何道理硬要我们的国王摘去王冠、信仰恶神，还要杀死圣马呢？过去，蛮人向我们索取钱财，我们没有吝啬过。可是，现在他们又垂涎起我们的自由和尊严。失去自由和尊严，还不如一死为好。我们北方同胞已经成了为他们垦荒种地的奴隶，受尽了鞭子的拷打，我们期望有朝一日能把他们从痛苦的遭遇中拯救出来，而决不愿意有像他们一样的命运。”

国王一直保持沉默，仔细地听着。他两眼垂视，强抑着自己的激动，连卡姆斯王子想看看父亲的脸色，也未能如愿以偿。王子和贝巴司令持同样

见解，他愤愤地说：

"我的主，阿布菲斯正虎视眈眈地窥视着我们民族的尊严，他要像蹂躏北方那样蹂躏我们南方。但是，大敌当前，从未屈服过的南方现在仍然不会屈服，谁说我们会玷辱我们祖先曾为维护它而进行过不懈斗争的事业？"

奥萨尔·阿芒丞相是在座官员中的温和派。他的策略统统着眼于尽可能不触犯蛮人，避开与他们野蛮的军队遭遇，伺机开发南方、努比亚和东部沙漠的资源与财富，培育一支无敌于天下的军队。为此，他对王子和司令的冲动可能导致的后果有些担心，于是他对各位王公大臣说：

"别忘了，诸位，蛮人是个抢掠的民族。他们统治埃及已近两个世纪，然而对金子仍然垂涎三尺，金子可以使他们忘乎所以，使他们不顾意志和尊严。"

贝巴司令晃了晃戴着铮亮铁盔的脑袋说：

"国王陛下，我们同这种人打够了交道，通晓他们的心思。他们是那种想要什么就直言不讳的人，从来就不会转弯抹角。过去，他们要金子，我们给了，可今天，他们又要我们的自由……"

丞相说：

"我们必须暂缓行动，直等到把军队装备起来。"

"按军队现在的情况，是能够抵御敌人的。"司令说。

卡姆斯王子看了看父亲，国王仍然低着头。王子激昂地说：

"光讲有什么用？也许我们的军队是缺人少兵器，但是阿布菲斯是不会等到我们装备完军队的。他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要求，一旦我们满足了他，这就意味着我们自行宣布灭亡。南方没有一个人因畏惧死亡而甘愿投降的。让我们高傲地拒绝这些要求，让我们在这些留着长胡子、不曾受到过阳光沐浴的白皮肤蛮人面前扬起头来吧！"

大家都受年轻王子激情的影响，脸上露出激动和怒不可遏的神态，仿佛谁也不愿意再高谈阔论了，只希望立刻采取果断决策，国王抬头看了看儿子，用国王特有的庄严崇高的语调问王子道：

"你的意思是拒绝阿布菲斯的要求，王子？"

"坚决拒绝，我的主。"卡姆斯的回答充满了自信。



“如果由此而引起战争呢?”

“那就打,我的主。”卡姆斯回答。

贝巴司令的激情并不亚于王子,他说:

“那就打,把敌人拒以边境之外。如果陛下愿意,我们就一直战斗到解放北方,从尼罗河上赶尽所有丑恶的长胡子蛮人。”

国王转身向大祭司努法尔·阿芒问道:

“圣主,您的意思? ……”

威严可掬的老人说:

“我的主,鄙人之见是,谁想扑灭这神圣的火焰,谁就是异教徒。”

国王满意地笑了,然后又转向丞相奥萨尔·阿芒,说:

“现在只有你了,丞相。”

丞相忙说:

“我提出缓兵之计,并不是反对战争,更不是惧怕打仗。我为的是建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来完成我的主——您的光荣家族所负的使命,这就是把尼罗河流域从蛮人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当然,倘若阿布菲斯对我们的自由真是心怀叵测,那我必将率先宣战。”

塞肯内拉看着大家,用显示决心和力量的声音说:

“南方的勇士们,我感谢你们的这种情感。阿布菲斯在向我们挑衅,他妄想用恫吓、战争来达到统治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吓不倒的民族,我们不怕战争。北方陷入蛮人的魔爪已有两百年之久。蛮人掠夺北方的资源,奴役北方的同胞。在此期间,南方没有停止过斗争,丝毫没有忘记解放全尼罗河流域的崇高目标。难道南方能在威胁面前退缩吗? 难道就这样丢弃主权,把自由奉送给贪得无厌的野心家吗? 不! 南方的勇士们,我要拒绝阿布菲斯的无理要求,等待着他的回答,是战是和听其自便。”

国王站起来,众人一齐恭敬地向国王弯腰行礼。国王慢步离开大厅,王子卡姆斯和大管家霍尔紧跟在后。

四

国王来到艾胡泰比王后的宫里。王后看到国王穿着一身上朝服装

来见她，立刻明白北方使者此行来意不善。她棕色姣美的脸上陡然升起一种紧张的神色，急忙直起苗条的身段恭迎国王，抬起询问的目光望着他。

"艾胡泰比，我仿佛感到战争已在眼前。"国王平静地对她说。

艾胡泰比乌黑的眼睛里立刻露出不安，惊愕地低声问：

"您是说战争，陛下？"

国王低下头，肯定了她的问话。接着，国王开始向她叙说了黑耶的话和众大臣的见解，以及他作出的决心。他说着，两眼始终没有离开王后的脸庞，他在观察着她的表情，她的心里是怜悯、希望呢，还是顺从。

王后说：

"您选择了一条您这样的人应该选择的道路。"

国王脸上绽出微笑，拍了拍她的肩膀，说：

"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圣母。"

两人并肩朝前国王辛肯内拉的遗孀杜西丽的房间走去，太后此时正独自一人像往常一样在房里读书。

杜西丽太后年已六旬，脸上依然不乏尊贵、荣耀、庄严的神色。她精神矍铄，精力旺盛，除了两鬓几缕银发和微微松弛的双颊外就再也找不到苍老的痕迹了。她的双眸还是那般透亮，体态的窈窕仍富有迷人的魅力。她像底比斯家族中所有的人一样，上牙床微微外突，这是所有南方人都为之感到骄傲的特征。老国王死后，按照法典，王后不再参政，她便把底比斯的王位交给了儿子和媳妇。然而，当发生重大事件时，太后仍然是众人意志集中的所在，是人们希望和斗志的核心。她把空余时间全用来读书，长期攻读胡福[①]、高葛米奈的书籍，博览米那、胡福、阿门内姆哈特[②] 时期历史名人传记。老王后在南方享有崇高的威望，无论是男是女无一不知晓她、不爱戴她，并常以她的尊名起誓。老王后在她儿子塞肯内拉心中，在孙子卡姆斯心中，以至在南方所有人的心中播下了对南北埃及的爱的种子，注入了对那些无情糟踏埃及壮丽时代的蛮人侵略者的仇恨。她教导大家懂得他们责无旁

① 古代埃及第四王朝的第二位法老，埃及最大金字塔的主人。

② 指埃及第十二王朝(公元前 1991—前 1792)。

贷的崇高使命就是实现从蛮人统治者的魔爪下解放整个尼罗河流域。她叮嘱所有的祭司、包括学校教师和其他神职人员，要经常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被占领的北方和入侵北方的敌人，时时记住敌人正在犯下种种罪行，他们欺侮、奴役北方人民，霸占土地，掠夺财富，视埃及人如同田里耕作的牲畜。如果说，在南方有堆神圣的火焰燃烧着无数颗心灵，唤起人们希望的话，那应归功于王太后的爱国心和她的英明。为此，所有南埃及人都崇敬她，称她为圣母杜西丽，就像虔诚的信徒崇拜依济斯神一样，他们以赞颂她的名字来祈求免遭绝望和失败的痛苦。

这就是塞肯内拉和艾胡泰比所要去看望的母亲。当杜西丽知道蛮人国王的使者来到底比斯后，就已料到王儿和媳妇定会来找她商议的。她回想起蛮人国王过去派来的使者向她已故的丈夫索取金子、粮食、宝石。当时，为了避免蛮族的暴力，老国王派出一艘艘满载物品的船只给蛮人送去贡品。与此同时，他加紧秘密组建军队——这就是他给儿子、王位继承者留下的最珍贵的财富。杜西丽一边回忆着这些往事，一边等待着国王的到来。国王和王后进来后，圣母伸出纤细的双臂，让他俩亲吻她的手。国王和王后在她左右两边坐下，太后温情地微笑着问儿子：

“阿布菲斯想干什么？”

国王气愤地说：

“母后，他要底比斯，要底比斯的一切。更可恶的是，他已向我们的尊严挑衅了。”

杜西丽有点惊愕。她朝两人看了一眼，依然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用平静的声音说：

“他的祖辈也很贪婪，但也都被宝石、金子填饱了。”

“母后，”艾胡泰比王后说，“可是现在他要我们杀死圣马，胡诌什么马的叫声使他夜不能寐，要我们在紧靠阿芒寺的地方为他信奉的塞特神建一座寺庙，他还要我们的国王摘去白色王冠。”

塞肯内拉肯定了艾胡泰比的话，接着又向圣母叙述了黑耶的来意。

太后庄严的脸上显出不安，撅起的双唇流露出内心的愤怒和仇恨，她问道：

“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的孩子？”

“我还没有答复他。”

“拿定主意了吗?”

“是的,我将拒绝他的全部要求。”

“提出这种要求的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拒绝这些要求的人也不会害怕由拒绝带来的后果。”

“一旦他向你宣战呢?”

“那就坚决迎战!”

“战争”这个字眼在太后耳边犹如一声奇怪的巨响,唤醒了老人对往事的追忆。她想起当年的情况正和现在一样,老国王悒悒不乐,向她倾述苦衷,他希望自己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回击敌人的野心。今天,她的儿子勇敢、坚定、自信地谈论着战争。时代变了,希望正在复活。太后悄悄看了儿媳一眼,从她那憔悴的脸上,老人体察到儿媳的为难——王后的希望和妻子的爱怜同时在无情地折磨着她。而她身为太后、母亲,同时更是一位民族的师长、深受众人爱戴的圣母,这时她又能说什么呢?她问道:

“陛下有能力应战?”

“是的,母后。我有勇猛的军队。”

“这支军队能使埃及摆脱枷锁吗?”

“至少能使南方王国免遭蛮人的侵略。”

接着,国王从容地耸了耸肩,愤愤地接着说:

“母后,我们年复一年地屈从于那帮蛮人。然而,屈从不能止住他们的欲望,他们依然用贪婪的目光窥伺着我们的王国。儿以为,我们现在必须要以勇敢取代以往的迁就屈从。我要跨出这一步,拭目以待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

杜西丽微笑着,自豪地说:

“让阿芒神赞美这颗有骨气的高尚的心吧!”

“您还有嘱咐吗,母后?”

“我说,孩子呀,沿着你的道路走下去吧!神会保佑你的,我用祷告为你祝福。这是我们的目的,为了实现底比斯永恒的希望,阿芒神选定的年轻人应该这样。”

塞肯内拉很兴奋,脸上闪烁着光亮,垂首向着杜西丽,亲吻着她的前额。



老王后吻过国王的左脸颊，又吻了吻艾胡泰比王后的右脸颊，为他俩祝福。然后，国王和王后满怀喜悦辞别了母后。

五

黑耶使者被告知说翌日清晨塞肯内拉召见他。第二天，国王和大管家一齐来到会见厅。这时丞相、大祭司、陆军司令、舰队司令已在王位边恭候国王驾到，大家起身恭迎并向国王鞠躬施礼。国王坐上王位，示意大家也坐下。紧接着卫士禀报黑耶使者到了。只见那长着胡子的矮胖子迈着傲慢的步子走进大厅，黑耶心里正猜摸着结局如何，他们商量后是和还是战？黑耶走近王位，弯腰向国王表示敬意。国王回过礼，让他入座，然后说：

"但愿你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夜晚。"

"是一个舒适的夜晚，谢谢你的款待。"

黑耶朝国王头上望了一眼，看见那顶白色埃及王冠仍然戴在他头上，心里不免一抽，胸中腾起一股怒气。黑耶不能容忍一个南方总督在他面前表现出这种挑衅。国王并不想讨好使者，因为他完全明白他拒绝使者的要求意味着什么。于是，国王直言不讳、断然严肃地说：

"黑耶使者，我已认真研究了你提出的要求，也同我王国的众大臣进行了磋商，我们的一致意见是拒绝接受这些要求。"

黑耶没有料到国王会坚定地断然拒绝他带来的要求，他有点茫然不知所措，迷惑不解地望着塞肯内拉，脸像岩石一样紧绷着。国王继续说：

"我觉得这些要求触犯了我们的信仰和尊严，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玷辱我们的信仰和尊严。"

黑耶这时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国王在说什么，用高傲的口气静静地说：

"如果我们的主人问，南方的总督为什么拒绝为塞特神建筑寺庙，我该怎样回禀？"

"告诉他，南方人只信仰阿芒神。"

"如果他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宰了那些使他夜不能寐的河马呢？"

“告诉他,南方人视河马为圣马。”

“奇怪!难道法老不比河马更加神圣?”

塞肯内拉沉默了一会,好像在考虑答辞。然后,他用坚定的语气说:

“阿布菲斯对你们来说是神圣的,而那些河马对我们来说同样是神圣的。”

这有力的回答在大臣们的心中激起狂澜。黑耶却越发恼怒,但他没有屈服于国王的威严,而是克制住自己,依然平静地说:

“尊敬的总督,你父亲也曾是南方的总督,但他没有戴过这种王冠,你是否认为你比你父亲更有权利呢?”

“我从父王那儿继承了南方,也继承了这顶世袭的王冠,我有权把它戴到我的头上。”

“但是,在孟菲斯另有一个人头上戴的是一顶上下埃及的王冠,他称自己为埃及法老。对他的这一称呼你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认为他和他的父辈侵占了我们的王国。”

黑耶再也克制不住了,愤愤地羞辱道:

“总督,你不要以为戴上王冠就可使你进入国王的行列。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国王都是力量与权势的聚集者。你的言行,在我看来是无视你祖辈和我们历代国王的友好关系,是毫不顾忌后果的挑衅。”

王公大臣们的脸上顿时显出怒容。但是国王仍然保持镇静,继续说:

“使者,我们并不想让事情恶化,但是,如果有人触犯我们的尊严,我们决不会让步,也并不指望讲和。不言过其实地炫耀自己的军队是我们的美德,因此,你也不必期待从我这儿听到任何吹嘘或夸耀。但是我明白,我的父辈和祖先为了保卫王国的独立竭尽了全力,我同样也不会违背神明和百姓要保卫王国独立的意愿。”

黑耶的嘴角上显出讥讽的微笑,以掩饰他刻骨的仇恨。随后他用隐晦的语气说:

“那就请便了,总督。我只不过传传话而已,然而你将对你的言行承担后果。”

国王低着头一言不发。一会儿,他站起身,宣布会见结束。众人恭敬地起立望着他,直到他的身影在他们的视线中消失。

六

国王估计到情况危急，于是想去阿芒寺向神祈祷，并在圣院中宣布这场战争。国王把这一想法告诉了丞相和各王公大臣。于是，众大臣、文官武将先行赶到阿芒寺，等候国王驾到。雄伟宫殿内发生的一切使沉睡的底比斯沸腾起来：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着北方使者傲慢而来，败兴而归。国王塞肯内拉将到阿芒寺祈求神灵佑助的消息不胫而走，于是，男女百姓成群结队来到阿芒寺，把阿芒寺围得水泄不通；各条通往寺院的路上人流不断。人们的脸上呈现出严肃庄重和期望的神情，大家相互询问着，又各自叙述对事态的见解。一会儿，法老的车队过来了，卫兵在前开道，紧接着是国王的御车，后面的车上坐着王后、王子、公主等王室家眷。顿时，人们心中涌起一股激动和欢悦的暖流，不停地向国王挥手欢呼致敬，塞肯内拉微笑着向人们挥动手杖。所有的人看见国王身穿镶有铮亮铁甲的战袍，于是，想知道事态的心情更加迫切了。国王率先，王室男女家眷紧跟在后走进寺院，寺院祭司和先行来到寺院的王公大臣跪地恭迎，努法尔·阿芒高声欢呼："神灵保佑国王长寿，保佑底比斯王国与世永存！"臣民百姓热烈地、一遍又一遍地应和着。国王把手举过头，宽大的嘴边绽出微笑向努法尔·阿芒致意。接着，大家一起来到宰牲厅。士兵向神灵献上一头刚刚宰杀的公牛。随后，大家绕宰牲厅和柱厅一圈，在那儿分成两排站立，国王把手杖递给卡姆斯王子，走向圣梯，圣梯一直把他送到了那最神圣的地方。国王敬畏地跨过圣槛，随手掩上门。里面像漆黑的夜晚一般，国王垂首摘下王冠，以示对圣洁之地的恭敬。随后，他抬起由于敬畏而微微颤抖的双腿走近象征着神灵的壁龛，在神的双脚前跪下轻轻地吻着这神圣的双足。这样，默默地过了一会儿，等急促的呼吸渐渐平缓后，国王密谈般喃喃地说：

"主啊，崇敬的底比斯之神、尼罗河众神之主，赐我怜悯、赐我力量吧。如今，我正处在危难之中，倘若您不给我勇气，我将无能履行保卫底比斯，消灭您的、同样也是我们的敌人这崇高的使命。敌人从北方沙漠野蛮地成群入侵，他们践踏我们的家园、鱼肉我们的百姓，封闭了您的寺院，强占了王位。快佑助我吧，主啊！帮助我抵御蛮人的军队，把他们从这个山谷中彻底

赶走。只有您那棕色皮肤的儿女才有权治理这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只有您的名字才被永远颂扬。”

国王停顿片刻后，又把额头贴在圣像的脚面上作了热情的长祷。然后，国王畏缩地抬起头，直到目光落在神灵那高尚的脸上。神灵的脸肃穆威严，犹如一层帷幕，命运的何去何从都被遮掩在它的背后。

*　　*　　*

国王注视着人群，在沁出汗珠的额头上重新戴上白色王冠。大家一齐向国王膜拜。国王右手接过卡姆斯王子递上的手杖，然后用洪亮的声音说：

“光荣的底比斯同胞们，也许就在我同你们讲话的这一时刻，敌人已在我国边界集结了军队，企图冲进我们的家园。投入战斗吧！同胞们，‘以最大的热忱投身于事业之中’成为你们所有人的共同口号，让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更加富有战斗力。我已向神灵作了祈祷，求助他的保佑，神决不会忘记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

“神灵支持我们的塞肯内拉国王！”大家齐声高呼，呼声震撼了寺院的高墙。国王准备告辞，这时，阿芒祭司走近他身边说：

“陛下，请稍候片刻。我将给您呈上一份神圣的礼物。”

国王微笑着说：

“悉听尊便，我的圣主。”

主祭司向另外两名祭司示意，两名祭司走进存放遗物的屋子，然后抬出一只小金箱。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这只箱子。努法尔·阿芒走近箱子，格外小心地轻轻打开它，一顶法老王冠——上下埃及王冠展现在大家眼前。大家都惊愕地圆睁双眼，相互交换着不解的目光。努法尔·阿芒面对国王弯下腰，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的主，这是国王泰马尤斯的王冠……”

“国王泰马尤斯的王冠……”顿时，众人欢呼起来。

努法尔·阿芒激动有力地说：

“是的，我的主，这是泰马尤斯的王冠，他是蛮人入侵前完整的埃及和努比亚国最后一位法老。神的旨意是在那个时代惩罚我们的国家。因此，在国王泰马尤斯作了最顽强的抵抗后，这顶高贵的王冠终于从他头上掉落下



来。从此，王位连同他的主人都不复存在。然而，王位的尊严却被保留着。为此我们的祖先把这顶王冠作为神圣的遗物奉送到这所寺院。王冠的主人早已英勇地以身殉国。但是，对您那高尚的头来说，戴上它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把它加冕于您——圣母杜西丽的儿子、塞肯内拉国王。我封您为上下埃及、努比亚国的国王。我以阿芒神主的名义，以对泰马尤斯国王的缅怀，也以南方人民的名义召唤您赶快迎战您的敌人，解放可爱圣洁的尼罗河流域。"

主祭司走近国王，替他从头上摘下埃及白色王冠，把它交给一个祭司，然后在人们的欢呼和颂扬声中托起上下埃及王冠，把它戴在国王有皱纹的额头上。接着，主祭司大声呼道："埃及法老塞肯内拉万岁！"人们高声呼应。一位祭司还跑到寺院外，不住地为塞肯内拉欢呼。顿时，底比斯民众百姓热情洋溢的欢呼声经久不息。接着，在祭司的带领下，人群中又爆发出"消灭蛮贼"的雷鸣般的吼声，人们这时已完全从疑惑中醒悟过来。

国王向众祭司致礼后，朝寺院门口走去，他的家眷和王公大臣紧跟在后。

七

国王一回到王宫，立即召来丞相、主祭司、王宫卫队长、陆军司令和舰队司令。国王对他们说：

"黑耶的船正在北方急速推进，一旦它越过南方的边境，我们就将面临被侵略的危险，因此，我们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国王转向舰队司令卡弗说：

"我希望你意识到你的任务是在尼罗河水面上用船进行水战，蛮人不是我们的对手。你作好战斗准备，把舰队开往北方。"

卡弗朝国王行了个礼，匆匆退出。国王又对贝巴司令说：

"贝巴司令，你把驻扎在底比斯的主力部队开到北方去，我将率领精悍的王家卫队随后赶来。我祈求神灵坚定我们的军心。我们的士兵是能肩负重任的。司令，别忘了派一名使者到北方边境重镇巴努布利斯去，提醒边防哨卡严密监视、预防突然。"

贝巴朝国王行完礼也离座退去。国王把脸转向丞相、主祭司和卫队长，对他们说：

“保卫后方的任务就落在诸位肩上了，希望各位都能以你们的能力和忠诚各尽其责。”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愿为国王和底比斯作出牺牲。”

塞肯内拉说：

“努法尔·阿芒，把你的人分派到各村庄和市镇上去，让他们动员所有百姓参加圣战。你，奥萨尔·阿芒，赶快召集各地区首领，嘱托他们征募所有身强力壮能够参战的人。至于你，霍尔，我把全家托付给你，希望你像对待我一样对待我的儿子卡姆斯。”

国王起身向众人致礼道别后来到寝宫，准备与亲人告别。国王派人去把所有亲人找来，不一会儿，王后艾胡泰比和杜西丽太后、卡姆斯王子和他的妻子塞特卡姆斯以及他们的儿女小王子艾哈迈斯、小公主妮菲塔莉一齐来到国王寝宫，国王慈爱地迎接他们，让他们围坐在自己身边。此时，国王胸中油然生起一股怜爱之情。他仔细端详着这一张张可亲可爱的脸，在国王眼里，这些脸庞除了年龄不同以外，仿佛长得很相像。杜西丽已满整整一个花甲；他的妻子艾胡泰比也已四十岁了；卡姆斯和塞特卡姆斯都是二十五岁；小艾哈迈斯不满十岁，他妹妹妮菲塔莉只有八岁。尽管年龄不同，但是每张脸上都有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烁着光亮，都长着一张上牙床略略外突的嘴巴和那显示出健康和俊美的像醇酒一样颜色的棕色皮肤。国王宽大的嘴上带着笑容，说：

“来吧，让我们在临别前好好聚聚。”

杜西丽说：

“我的儿啊，我祈求神灵保佑你凯旋归来。”

塞肯内拉说：

“我对胜利充满了信心。母后。”

王子一身戎装打扮，他以为这次一定能随父王出征。国王看出王子的心思，故意问：

“你怎么这身打扮？”

年青人的脸上显出惊奇的神色，他压根儿没有想到父王会这样发问，便不解地回答：

“你不也穿上戎装了吗？父王。”

“你接到了我的命令？”

“我认为事到如今已不需要任何命令了，父王。”

“你错了，卡姆斯。”

王子脸上显出惊惶的神色，说：

“难道我就不配获得参加底比斯圣战的荣誉？父王。”

“没有其它战场的配合，厮杀的战场就不会赢得荣誉，你要留在我的王位上，保卫我们王国的幸福，为我们军队提供人力与给养。卡姆斯。”

王子紧绷着脸，耷拉着脑袋，仿佛国王的命令沉重地压迫着他。杜西丽想安慰他，便温柔地说：

“卡姆斯，治理国务的担子不轻啊，这可不是小看了你，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才能胜任。”

这时，国王把手搭在儿子肩上，说：

“听我说，卡姆斯，我们将面临一场残酷无情的战争，我们希望在神灵的佑助下取得胜利，把我们可爱的祖国从践踏下拯救出来。明智的是，我们应该估计到一切困难。我们的先哲高葛米奈曾经说过：‘切莫把所有的箭存放在一个箭筒里。’”

国王收住话。谁也没吭声，一阵沉静之后国王又说：

“倘若神灵的圣意预示我们将以失败告终，我们也决不应该放弃我们的努力。你们听着，如果塞肯内拉倒下了，你们不要沮丧，卡姆斯将继承父位；如果卡姆斯牺牲了，小艾哈迈斯接替他的王位。如果我们这支军队被消灭了，那么埃及有的是勇士；巴塔勒姆斯沦陷了，就在卡伯突斯继续战斗；底比斯被强占了，艾姆布斯、西因、贝津就会崛起。即使整个南方全部陷入敌人魔爪，努比亚还在我们手中，那儿有忠诚的勇士，那时杜西丽必将像我们的父辈祖先一样掌管国事。我要告诫你们，谨防惟一的敌人，那就是气馁。”

国王一席话撞击着大家的心扉。连小艾哈迈斯和妮菲塔莉也一声不吭，面露惶恐神色，对爷爷第一次用这样认真的口气对他们说话感到奇怪。艾胡泰比王后双眼噙满泪水，塞肯内拉有点不高兴，嗔怪地说：

“你怎么哭了，艾胡泰比？瞧，我们的母后杜西丽多么坚强。”

接着，国王看了看最受他宠爱的小艾哈迈斯，这小家伙长得和爷爷很像。国王把他拉到身边，笑着问：

“艾哈迈斯，谁是我们应该提防的敌人？”

“气馁。”小家伙似懂非懂地说。

国王快乐地笑了，又一次亲吻了他。然后，他站起身亲切地说：

“噢，快让我们拥抱一下吧！”

说完，国王分别拥抱了杜西丽、艾胡泰比、儿媳塞特卡姆斯、艾哈迈斯和妮菲塔莉。最后，国王转向卡姆斯，卡姆斯一动不动，懊丧地站着，国王向他伸出手，卡姆斯用力握住父王的手，随即躬身亲吻了一下，低声说：

“愿你平安，父王。”

国王朝全家挥了挥手，脸上流露出果断和勇敢的神色，迈开坚定的步伐离去。

* * *

国王率领卫队出发了。情绪高昂的底比斯百姓聚集在王宫前的广场上，男女老少所有的人都在广场上迎候国王，向国王致敬，向出征解放整个尼罗河流域的勇士欢呼。塞肯内拉在拥挤的人流中拨开一条通道，朝底比斯北城门进发。在那儿他又遇见前来送行的祭司、丞相和王公臣卿。众官员稽首跪地，不停地呼喊着国王的名字，国王最后听到努法尔的声音，努法尔说：

“不久的将来，我将迎接头戴桂冠的你，神啊，请应允吧！”

国王迈出底比斯雄伟的城门挥军北上，壮观的城墙在他身后渐渐远去。一天来的所见所闻使国王万分激动，他深感此行责任重大，关系到他的百姓、他的亲人是否永远幸福。民族的命运攥在他的手中，他面临的是曾经使他的父辈踌躇不决的惊人危险形势。塞肯内拉不是那种贪图安逸的统治者，他具有坚定、勇敢、克己、虔诚的禀性，他对自己的民族寄予极大的希望和信心。天黑前，国王在底比斯以北萨呼拉镇营地赶上了大部队。贝巴司令率部队将领恭迎国王驾到。由于疲劳和疾病的缘故，贝巴司令看上去身体很虚弱，这些都没瞒过国王的眼睛，国王对他说：



“司令,我看你是累了吧?”

贝巴忙解释道:

“陛下,我们在这儿已经聚集了海尔门西斯、哈布和底比斯的守备部队,全军将士不下两万。”

国王坐战车在营地帐篷间巡视一周,在士兵们心中激起一股喜悦、兴奋的浪潮,萨呼拉北部营地里不停地响起向国王致意的欢呼声。接着,国王在贝巴司令陪同下回到御篷。国王对这支耗尽了他最美好青春时光才缔造起来的军队非常放心。他说:

“我们的军队是勇猛的,不知指挥官们情绪如何?”

“他们都很乐观,陛下,都满怀豪情期待着投入战斗。我们的将领对这支享有历史盛名的弩弓队赞佩不已。”

国王说:

“我也有同感,听我说,现在除了给这些士兵必要时间的休整外,决不可浪费时间。我们应该逼近敌人。倘若他们真向我们发起进攻的话,就把他们引到巴努布利斯和伯特路斯中间的河谷里去,这是一个路途坎坷不平的狭窄的河谷,居高临下者稳操胜券。尼罗河水面在那儿也很窄,这样,在我们的水兵与敌人开战时,还可助其一臂。”

“我们将在拂晓前拔营前进,陛下。”

国王点头赞同,说:

“必须在黑耶回到孟菲斯之前赶到巴努布利斯,并扎营于河谷。”

接着,国王召见了各路指挥官商议军机。

八

拂晓前,部队向目的地出发,为首的是侦察兵部队。接着法老御车率先,两百辆战车组成的法老车队、长矛弓箭队紧跟在后,压阵的是轻武器队和驮着给养、武器和帐篷的辎重车队。舰队也同时向北挺进。夜仍然漆黑一团,只有那不灭的星星和火把在闪烁着光亮。部队抵达高萨城时,全城由于法老和大军的到来沸腾起来,农夫们从田野里捧出椰枣叶、香草和酒坛,飞跑着紧跟行进当中的大队人马。他们或向士兵们欢呼致意,或向他们献

上花束、斟上醇香的美酒。直到部队疾步行军，他们才慢慢离去。夜色散去，东方地平线上出现黎明到来前的微蓝的曙光。不一会儿，天全亮了，阳光普照大地。部队继续前进，直到中午到达库吐特后，才在激情昂扬的欢迎人群中休息片刻。国王打算赶到塔西拉后再宿营，便又发出继续前进的命令，到天黑时，部队终于抵达目的地，并在那儿扎营休息。

经过连续几天早起晚宿的行军，部队来到了艾比都斯[1]。侦察部队在城北巡逻，突然一个执行任务的军官发现远处有许多人正向前蠕动，他便带领几个士兵向那方向逼近。他下到了河谷时才看清楚，原来是三五成群的农民形成弯弯曲曲的人流，正忙着赶路。他们有的背着简单的家什，有的牵着牛赶着羊。他们的模样说明这些人是逃难者。军官感到惊奇，上前拦住前面的几个农民，打算探个究竟。可是，一个农民竟冲着他直嚷：

"行个好吧，大兵，你要知道我们已经遭难了呀！"

"行个好？什么把你们吓成这样？"军官没好气地大声嚷了起来。

"蛮人，蛮人……"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接着，还是刚才首先发话的那人说：

"我们是巴努布利斯和巴塔勒姆斯的百姓。边防部队的一个大兵来告诉我们，蛮人已经开始用重兵向边界进攻了，要不多久，就将占领我们的村镇，他劝我们向南撤离。顿时，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村镇，大家迅即赶回家，唤上妻儿老小，带上能带的家什，离开村镇匆匆逃难。从昨天大清早到现在大伙都还没歇过脚呢。"

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沮丧和疲乏的神色。军官对他们说：

"歇一会儿再赶路吧，不久这平静的河谷将成为战场。"

说完，他收紧缰绳，带着这个消息向艾比都斯司令部飞奔而去。

贝巴司令一刻也没敢耽搁，迅速赶到国王驻地，向国王报告这一情况，国王听后大觉诧异，惶恐地大声说：

"这怎么可能呢？黑耶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就回到了孟菲斯？"

贝巴愤愤地说：

---

① 尼罗河西岸的一个城市。

"陛下,毫无疑问,敌人在派出使者之前,就已将军队聚集在边境。他们向我们提出要求无非是一个幌子,他们巴不得我们拒绝这些要求。因而,黑耶一过边界,就向早已准备就绪的军队发出了进攻的命令。这就是对他们能如此迅猛进攻的最恰当的推理。"

塞肯内拉气黄了脸,说:

"这么说,巴努布利斯和巴塔勒姆斯就算完了?"

"是的,陛下。很遗憾,我们少量的边防部队虽然勇猛抵抗,然而还是寡不敌众呀!"

"我们丢失了最有利于我们的战场。"国王遗憾地晃着头说。

"这决不会影响士兵们非凡的勇气。"

国王深思片刻,然后对司令说:

"我们必须撤出艾比都斯、拉番、塔西拉。"

贝巴大惑不解。国王接着说:

"这几个城市,我们不再防卫。"

贝巴这才明白了国王的意图:

"陛下是否想把敌人引进卡伯突斯河谷?"

"是的,河谷中有的是天然壁垒,我们可以从几面同时夹攻敌人。另外,我将在这几个空城里留下几支小股部队,轮番骚扰敌人,并不同他们硬拼,只是牵制,以便赢得足够的时间,巩固我们的据点。贝巴,快派人去坚壁清野,同时命令将士们立即撤退,万万不可贻误战机,眼下拴着我们整个民族命运的绳索已落在阿布菲斯手中。"

九

传令兵在艾比都斯、拉番、塔西拉市民中高声大嚷:"大家快快收拾好财物,迅速向南撤离,这儿将变成无情的战场啰!"百姓们对蛮人的行为早已有所耳闻,心里都很恐慌,便赶紧打点好细软家什,把它装上牛车,匆忙吆喝着牛羊牲口,告别故土和家园朝南方撤离。他们的腿宛如被遗憾和悲痛截断似的,一步一回头,用沮丧的目光望望身后,眷恋故土的情愫缠绕着每一个人的心扉,时而,恐惧的心理又催促他们加快步伐,奔向那陌生的异地他乡。

一路上,他们碰到不少军队,于是他们的心在痛苦的梦里仿佛又泛起一丝希望,在忧伤的气氛中,嘴边又绽出欢欣的微笑,就像太阳在阴霾弥漫的天际,透过层层乌云露出一丝阳光。难民们冲着部队招手呼喊:"我们的家园被侵占了,勇士们,快去把它夺回来呀!"

国王这时正在卡伯突斯河谷忙着部署军队。他懊丧、郁悒的两眼望着源源不断的难民,和他们分担着痛苦。风把百姓们高呼他名字的声音送进他耳际,这使国王更加忧心如焚。

贝巴司令和侦察兵们始终保持着联系。他从他们那儿得到消息后就立刻禀报国王。他告诉国王,敌人已向艾比都斯发起进攻,为数不多的护城部队进行了艰苦的狙击,最后全部阵亡。翌日拂晓,又传来了希克索斯人开始进攻拉番,以及护城部队机智抗敌终于遏制住敌人向前推进的消息。塔西拉方面,守卫部队和敌人进行了几小时的苦战,敌人不得不像对付装备精良的正规部队一样集中大规模兵力投入战斗。不一会儿,侦察兵和一些从沦陷城市中撤出的军官报告说,敌军人数达五至七万之多,并配有不下一千辆的战车。国王听后惊疑至极,他和他的部下谁也没有料到阿布菲斯竟拥有如此庞大的车队。国王对司令说:

"我们的战车队怎么对付得了这么大的敌战车队呀?"

贝巴对此也感到十分棘手,他暗暗盘算着这个问题,最后说:

"陛下,我们的弩弓队会全力以赴的。"

国王吃惊地摇着头,又说:

"蛮人以前并不使用战车,现在怎么会有几倍于我们的战车呢?"

"令人痛心的是,陛下,制造这些战车的是埃及人。"

"的确令人痛心。我们的弩弓手真能挡住战车吗?"

"我们的士兵个个都是神箭手。陛下,明天阿布菲斯将会看到,我们士兵的臂力将战胜他众多的战车。"

这天晚上,法老暗暗独自发愁。他感到无比的惆怅和郁闷。他对着神主作了长时间的虔诚祈祷,乞求神主解开他胸中的忧愁,坚定他的信念,使他和他的军队赢得胜利。

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敌人已经逼近,便加倍警惕起来,心绪不宁地草草睡了一晚。人人都盼着天亮,期待着投入这场殊死的战斗。

十

离拂晓还有很长时间大家就醒了。弩弓队的勇士们编组进入战地坚实的掩体,每组还配备了少量战车,以协同作战。塞肯内拉和贝巴司令站在帐篷前,一排强悍、威严的卫兵伫立在他身后。国王对周围的人说:

"如果我们用战车去和首次使用战车的敌军硬拼显然是不明智的。然而,这些分散开的战车却能帮助隐蔽在暗处的射手迎战敌人的骑兵。很清楚,阿布菲斯将用战车展开攻势,因为在车战中,其它兵种是不堪一击的。为此,我们必须尽力摧毁蛮人的战车,这样才有利于我们那无惧于天下的军队进行战斗,最后彻底消灭蛮寇。"

摧毁敌战车的念头始终在国王脑子里转悠。他又充满希望虔诚地向阿芒神作起祷告:

"敬畏的神主啊,快给我战胜困难的力量吧,让您忠诚的儿子去取得胜利。倘若没有您的佑助,圣殿里就再也听不见颂扬您名字的声音,您圣洁的寺庙就将被封闭。"

国王登上御车,贝巴司令随即也跟着上了车。法老卫队分站在四周,御车的后面排着一百辆战车,长矛队成两路纵队排列在国王左右两侧。这时,所有的人都等着在弩弓队和掩护他们的战车首先发起攻击之后,冲杀上阵。

天蒙蒙亮时,侦察兵向国王报告,埃及舰队已同蛮人舰队在卡伯突斯以北接上了战火。国王即对贝巴司令说:

"阿布菲斯已经觉察到他将遇到奋力狙击,便命令舰队先发起进攻,妄图插入我们的腹背。"

贝巴司令说:

"陛下,蛮人不善水战,神圣的尼罗河必将吞没他们的尸体,阿布菲斯企图包围我们的美梦也必将破灭。"

塞肯内拉对他英勇的舰队十分信赖。但是他还是叮嘱侦察部队首领,令他经常和尼罗河水上战场保持联系。晨曦微露,夜色渐渐消失,战场上的一切都展现在人们警觉的目光前。塞肯内拉看见弩弓手紧握弓箭,几辆战车排列在旁严阵以待;对面,蛮人像扬起的尘土一般,四散在各处。看来敌

人也盼望着天快亮，敌战车早已作好了战斗准备。不一会儿，一股敌人径直朝壁垒森严的前沿阵地猛扑过来，顿时，弓张箭啸，烈马嘶鸣，士兵们喊杀声四起。接着，又一股蛮人涌上前来和埃及弩弓手和战车交上了手，战斗异常激烈。塞肯内拉大声疾呼：

“底比斯之战开始啦！”

“是的，陛下，我方已旗开得胜。”贝巴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

大家都凝眸盯视着疆场，观察战斗情况。只见蛮人的战车先并排突进，后又分成几小股，时而迅猛地冲杀弩弓手，时而又猛扑在前面狙击的埃及战车。双方士兵厮杀得勇敢顽强，死伤惨重。弩弓手威武不屈，给进攻者猛烈回击，不断俘获敌骑兵和战马，狠狠杀伤敌人，连在旁督战的贝巴司令也不禁大声嚷嚷道：

“如果战斗一直这样顺利的话，用不了几天，我们将完全战胜敌人车队。”

第一批蛮人在进行了一番攻势之后退回营地，另一批交替着又扑上前来，他们始终保持着战斗锐气。而埃及士兵则不停地无休止地进行着抵抗，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塞肯内拉每当看见一个骑士坠马而下，或一辆战车倾覆，就会愤愤地连叹可惜。国王十分清楚自己部队遭到的损失。敌人的主攻兵力增加了好几倍，进攻队形由原来的三三制变成六六制，最后又扩大到十人一组。战斗越发激烈了，希克索斯的兵力还在增加，塞肯内拉忧心忡忡地对贝巴说：

“敌人兵力增加了，必须设法对付，以保持战势均衡。”

“但是，陛下，预备车队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该上阵的呀！”

“难道你没有看见敌人每隔一会儿就投入一小股力量参加战斗？”

“我知道该如何部署，陛下。但是，他们拥有数量相当的预备战车，而我们的战车数量有限呀！”

国王紧咬着牙，说：

“真没想到敌人竟有这么多战车。可是，无论如何我不能对弩弓手们惨遭杀戮而见死不救，这是我们惟一的弩弓队呀！”

国王命令二十辆战车编成五队出击，车队像雄鹰一样猛扑出去。顿时，战场上的活力又复苏了。但是，阿布菲斯要对塞肯内拉的新攻势以更残酷

的回击。他命令一百辆战车分成二十组车队冲向战场。隆隆的车轮声震撼着大地，山谷间尘土弥漫，整个战场沸腾起来了，血流成河。时间在不停地按它原来的速度流逝，太阳已移到了当空。过了一会儿，几个侦察兵报告国王，敌舰队在被击沉一艘、俘虏两艘战船后败退而去。这一胜利的消息来得正是时候，它使埃及人信心倍增，增强了斗志。当军官把这一消息传到正等待命令投入格斗的士兵中的时候，士兵们的胸中激情回荡，情绪更加高涨。几乎在同一时间，这一消息也传到了阿布菲斯耳中，他气得火冒三丈，立即改变进展缓慢的战斗部署，发出用战车全面进攻的复仇令。塞肯内拉看见洪水似的战车从四面八方像尖爪一样乱抓乱搔着碾向英勇的弩弓手。国王大惊不已，怒声吼道：

"我们这些已经经过长时间作战的部队，怎能再抵挡住这些洪流般的战车？"

说完，他转向司令，坚定而固执地说：

"我们必须把手中所有的部队全都投入这场决战！命令勇敢的指挥官们率军进攻。告诉他们，我希望每个人都像一名永恒的底比斯战士一样尽其职责。"

塞肯内拉明白恐怖威胁着他和他的部队。然而，他是一位有崇高信仰的勇士，他毫不畏惧地仰望着天空，用清晰的声音说：

"阿芒神呵，您万万不能忘记您忠诚的儿女！"随后，国王向周围的战车发出进攻命令，自己亦身先士卒冲向敌群。

战斗变得空前严峻，战马嘶鸣，喊杀声四起。盔甲乱滚，头颅横飞，血浆飞溅。然而，埃及士兵的勇猛在快速前进的装甲战车面前却一筹莫展。战车无情地碾着他们的身躯，就像割干草一样把他们一一推倒。塞肯内拉毫不畏惧地进行着顽强的拼搏。这时的国王犹如死神一般在敌群中大肆砍杀着围攻过来的对手。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后，敌军明显占了优势，他们横冲直撞，妄图给埃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一大队卫兵在一个凶猛的长胡子白脸骑士的指挥下簇拥着一辆大战车朝塞肯内拉的战车猛冲过来，前面的排头兵正迅速杀开一条血路。国王已看出这个狂妄骑士的企图，便迎上前去，双方均用长矛刺向对方，又用盾挡住对方。塞肯内拉见对手抽出剑，知道他并没服输，便也抽出利剑向他冲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

刻，一支箭射中了国王扬起的手臂，剑从他颤抖着的手中坠落。顿时，许多士兵惊叫起来：

"小心，陛下，小心！"

但是，还没等国王来得及防卫，对手已用尽全力对准国王的脖子猛砍下去。中剑后的国王脸上露出极度痛苦的神色，他再也无力抵抗了。敌人又用右手操起一根长矛，狠命向国王左胸刺去，国王踉跄了几步倒在地上。顷刻间，四面八方迸发出一阵阵叫喊声："神主啊，国王倒下了，快快去保卫他呀！"敌将领奸笑着也大声嚷道："杀死叛逆者，杀得一个不留！"在国王身躯旁又展开了一场更加剧烈的厮杀。一个满怀敌意的骑兵猛扑上前，抡起锋利的斧头，朝国王头上劈去；埃及双重王冠从国王头上应声落地，鲜血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接着，他右眼上又挨了一刀，头骨破碎，浆液四溅。蛮人都想从这个血宴中捞一把，以解心头之恨，他们惨无人道地对着国王的尸体猛戳乱扎，国王的鼻、眼、嘴、腮连同整个胸脯变成一团模糊不清的肉酱，整个躯体浸没在血泊之中。

贝巴司令率领残存的士兵继续战斗，在国王倒下的地方抵御着愈来愈多的敌人。大家杀红了眼，个个置生死于度外，决心献身于这被英勇国王的鲜血染红了的地方。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一直到天黑，整个大地像穿上了黑色孝服，双方才鸣金收兵。疲劳折磨着他们，伤痛摧残着他们。

十一

士兵们擎着火把寻找死伤的同伴。贝巴司令精疲力竭地靠在一辆战车旁。他的心紧牵着血洒疆场的士兵们的尸体。忽然，他听到一个军官在说："真怪呀，伟大的战役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谁会相信，部队一个白天就惨遭如此巨大的死伤？底比斯的勇士怎么竟被敌人一举摧毁呢？"

另一个如同临死前呻吟一般的声音对他说：

"就是那些无法抵抗的战车，它碾碎了底比斯所有的希望。"

贝巴司令朝他们唤道：

"士兵们，难道你们对塞肯内拉国王的遗体尽到责任了吗？还不赶快把它找回来。"

失望的心在颤抖，士兵们拿起火把，默默无声地跟在贝巴身后，深深的悲痛使他们的舌头变僵硬了。在国王倒下的地方，大家朝四下散开。传入耳际的尽是伤兵的阵阵呻吟和昏迷者的谵语。周围的悲伤和痛苦，贝巴司令简直不敢目睹。他实在不愿相信，眼下他是确确实实在寻找塞肯内拉国王的尸体；他更难以承认底比斯之战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了。司令淌着泪水说：

"卡伯突斯的大地啊，你睁眼看看吧，你为之而震惊吧！我们正在你的怀抱中寻找塞肯内拉的尸体。你难道毫无怜悯之心吗？为了塞肯内拉那受了伤的肋骨，但愿你是一张柔软的褥子。他不正是为了你，为了底比斯的土地而倒下的吗？啊，陛下，您走了，底比斯由谁来掌管呢？除了您，还有谁呢？"

司令昏昏沉沉地说着，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到一声叫喊：

"快来呀，弟兄们，陛下的遗体在这里呢！"

贝巴忙打起火把朝那儿跑去。他不忍看到那可怕的惨景，眼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司令来到尸体前，看见底比斯国王的尸体已经支离破碎，骨头茬儿裸露在外，满身鲜血，王冠滚落在远处。他再也压抑不住满腔的仇恨和悲痛，不禁失声惊叫起来，并怨声吼道：

"真是一群该死的乌鸦[1]！他们如同豺狼糟踏雄狮的尸体一般糟踏着您。然而，这丝毫无损你圣洁的身躯。您曾像底比斯历代国王一样活着，您又如同一名无畏的英雄献出生命。"接着，贝巴对身旁悲伤至极、不知所措的士兵们命令道：

"快把国王的轿子抬来，快去！怎么都愣着不动了？"

几名军官抬来轿子，大家一起把尸体抬进轿子。贝巴捡起那顶王冠，把它搁在国王的头旁，然后，盖好尸体。在痛苦的沉默中，大家抬起轿子朝已失去一半地盘的营地走去，把轿子停放在永远失去了主人和它的保卫者的帐篷里……所有幸免于死的军官将领都痛苦地垂首肃立在轿子两旁，目光中蕴含着深深的悲伤。贝巴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对大家说：

"冷静些，弟兄们，不要悲伤，悲伤并不能使塞肯内拉转死为生，它只会

---

① 阿拉伯人视乌鸦为凶兆。

使我们忘记对国王的尸体、对他的家族、对他为之而献出生命的祖国应尽的职责。眼下一切都已成为事实，但是，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我们应该在这个阵地上坚强地挺住，直至履行完我们的全部职责。”

大家抬起头，紧咬着牙表示决心和力量。他们凝视着司令，那神情就像是在向司令立下决一死战的誓言。贝巴接着说：

“在灾难压顶之时仍不忘使命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勇士。也许我们的确已在底比斯之战中败北，然而，我们的使命没有结束，我们要坚信：正如我们为了荣誉而活着一样，光荣地献出生命是值得的。”

大家齐声喊道：

“国王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崇高的榜样，我们要以他为榜样。”贝巴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高兴地说：

“英勇的士兵永远不会倒下。各位请听我说，现在剩下的部队已为数不多，但是，明天我们还要继续战斗，直至最后一个兵。我们的战斗将拖住阿布菲斯的部队，以便为塞肯内拉一家赢得脱险的时间。只要这个家族还有人活着，我们和蛮人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平静只是暂时的。现在我要离开你们，去对这具尸体和他英勇的家族尽完我的职责。天亮前我就赶回来，明天，我们将一同战死疆场！”

说完，他带领大家在塞肯内拉尸体前做起祷告。所有的人都稽首跪拜作了一番虔诚的祈祷。在结束祷告前，贝巴说：

“仁慈的神主啊，我们的国王已受到您的怜悯回到俄赛列斯身边去了。请您也让我们如同他一般光荣地死去，以便在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与他相逢时问心无愧！”

随后，贝巴叫来几个士兵，命令他们把轿子抬到法老船上，接着他又注视着弟兄们，对他们说：

“神保佑你们，不久我们再见。”

说完，他紧跟着轿子也上了船。士兵把轿子安放在船舱中，贝巴对抬轿子的士兵说：

“船一到底比斯，你们就把它抬到阿芒寺的圣殿中去，在我抵达之前不要对任何人声张。”

随后，司令下船登上他的战车，命令驭手飞速向底比斯进发。

*　*　*

底比斯城还在酣睡之中，寺庙、方尖碑、宫殿隐没在夜幕之中。整个城市好像全然不知在城墙之外发生的一切。贝巴大步流星直奔法老王宫。他让卫兵禀报他的到来，大管家立即召见了他。两人相互致礼后，大管家担心地问：

“司令此行有何要事？”

“大管家，你马上就会明白的，现在请允许我谒见王子。”贝巴用十分忧郁的口吻说。

大管家怏怏不悦地走了。转眼工夫他又回到司令这儿，说：

“王子已在寝宫等候。”

司令朝王子寝宫走去，在他的会客厅里见到了王子，司令即向王子跪地叩拜。王子对司令突然回宫十分惊异。贝巴抬起头，他那憔悴的脸颊、无神的双眼和失色的嘴唇立即引起王子的不安。王子像大管家一样不解地发问道：

“贝巴司令，此行有何要事？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迫使你此时此刻离开战场？”

司令沉痛地回答：

“我的主，你还蒙在鼓里呀！阿芒神对我们埃及和埃及人依然恼恨不已呀！”

这话犹如一只使人窒息的魔爪卡住王子的心房，刹时他明白不幸已经降临，便忧心忡忡地问：

“是军队告急？还是父王需要援兵？”

贝巴耷拉着脑袋，小声说：

“遗憾啊，我的主，今天傍晚，埃及万分不幸地失去了她的主帅。”

“我父亲真的遭不幸？”卡姆斯吃惊地站起身，冲着贝巴失声叫道。

贝巴用沉重而痛苦的声音说：

“塞肯内拉国王身先士卒，在进行了无比英勇的格斗后倒下了。他在你们伟大的家族史上留下了高尚、不朽的篇章。”

卡姆斯抬起头，说：

“神主啊，你怎能让你的敌人战胜你忠诚的儿子？神主啊，降临在埃及的灾难竟会如此深重？但是，抱怨又有什么用呢？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父亲倒下了，我应该接替父位。贝巴司令，请稍等片刻，我穿上战服就来。”

“我来这儿并不是请你出战，我的主，现在大局已定。”贝巴司令赶忙说。

“什么意思？”王子用犀利的目光盯着贝巴问。

“眼下，再战也无济于事。”

“我们英勇的军队全完了？”

贝巴越加沉痛地低着头说：

“在期望解放埃及的关键战役中我们失利了。主力部队已受重挫，再拼下去毫无指望。现在，我们必须为已故国王的家眷的撤离赢得时间。”

“你是要我们像胆小鬼一样逃跑？把我们的士兵连同国土全给敌人？”

“不，不是逃跑，而是一个聪明人在估计到眼前的困难，并看到遥远的前景时所进行的撤退，他承认既成的失败，暂时撤离战场，然后，迅速重整旗鼓，给敌人以更加猛烈的反击。我的主，请你即和王后们商议一下吧！”

卡姆斯王子唤来管家，让他去请王后们。然后，满腔悲恨地来回踱着方步。司令站在他面前一声不吭。杜西丽、艾胡泰比、塞特卡姆斯很快来了。王后们一进屋，贝巴司令即向她们弯腰致礼。尽管王子强作镇静，然而她们还是觉察到了他脸上的神色，顿时，王后们感到一阵恐惧和慌乱，目光都变得模糊起来。卡姆斯悲愤至极，他让她们坐下，说：

“王后们，请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

他停顿了一下，以免她们感到过于突然，可是，她们早已有点惶恐不安了。杜西丽急切地问：

“贝巴司令，你带来什么消息，塞肯内拉陛下现在情况如何？”

卡姆斯用颤抖的声音说：

“奶奶，你的心最敏感，最善于审时度势。神主保佑你们的心灵承受住这令人痛心的消息——父王塞肯内拉已战死疆场，我们失败了。”

卡姆斯扭过头，不忍心看到她们的悲伤。稍停片刻后，他像是对自己说：

“父亲阵亡，军队受挫，命中注定我们从南到北整个埃及民族都该遭受

这痛苦的灾难。”

杜西丽再也压抑不住了，她情不自禁地长叹了一口气，像被剜去心肝似的，双手安放在胸前，嗫嚅道：

“这颗衰老的心中忍受着多么巨大的创伤呀！”

艾胡泰比和塞特卡姆斯心头沉重万分，热泪从眼眶中汩汩流出。要不是司令在场，她们定会放声恸哭。

贝巴司令在这痛苦的氛围中静静地站着，心中的创伤隐隐作痛，仿佛所有的知觉都已麻木了。他担心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惟恐王室一家因此而失去撤离的机会。他忙说：

“卡姆斯陛下的王后们，要挺得住，坚强些，这灾难是难以用安慰的话语来消除的，眼下时间是最宝贵的，它不会因为悲痛而停止不前。我以殉难的国王的名义忠告你们，坚强地拭干眼泪，赶紧打点行装。明天，底比斯就再也不可能是安全之地了。”

杜西丽问：

“那塞肯内拉怎么办呢？”

“请放心，太后，我会对它尽到全部责任的。”

“那么，你打算让我们去哪里呢？”她又问。

“太后，底比斯王国将暂时落入蛮人的魔爪。但是，我们还有另一个安全的去处——努比亚。蛮人暂且还不会动它的脑筋，因为努比亚生活艰苦，贪图安逸的蛮人是无法忍受的。因此努比亚将是你们安全的栖身之地，在那儿有我们的支持者和可靠的友邻。在努比亚，你们会冷静地思考，培育起你们对新的前景的希望，并以忍耐和坚强去赢得希望，直到神主允许让灿烂的阳光刺破这沉沉的夜幕。”

卡姆斯静静地听着，然后说：

“全家都到努比亚去吧，至于我，将冲杀在我们军队的前列，和士兵们同生死共患难。”

司令焦虑不安起来，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王子，说：

“我的主，我决不能同意你的想法，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取决于你的决断，谨请你先听我讲几句。”

“我的主，今天的战斗已是徒劳，失败是明摆着的，埃及不会从你的拼命



中取胜,你的死也不可能减轻埃及所蒙受的痛苦。然而,失去了你,埃及将蒙受一种无可补偿的损失。拯救祖国的希望和你的生命息息相关。埃及已经失去了幸福,再也不能失去希望呀！现在,努比亚才是你的目的地,赶快去吧。在努比亚你能广开思路,筹备军械。这场战争决不会像阿布菲斯想象的那样就此结束。我们的人民曾经在这土地上像高尚的主人一样生活过,他们不会忍辱太久的。不久的将来,我的主,你会解放底比斯,你的激情决不会衰竭,你能够把卑劣无耻的蛮人从你的祖国全部彻底地清除出去。眼下,虽然处于悲痛欲绝的困境,可我好像已经看到明日的光辉在眼前闪耀。不要再犹豫了,果断地作出英明的决策吧。现在,我已给你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你是决策者,快作决定吧!"

贝巴停止了说话,但眼中依然是那恳切的目光。杜西丽转身对着卡姆斯轻声说:

"司令言之有理,你就照他的做吧。"

绝望中的司令感到有了点希望,心里一阵欢喜,可卡姆斯站在那里还是一言不发。这时,贝巴有生以来撒了第一次谎:

"至于我,我的主,不久就会赶上你们的。我还有神圣的职责要去履行。首先我得料理好国王的后事。随后,我还将去组织加固底比斯城墙。也许我们能以成功的抵抗,为达成理想的谈判创造一些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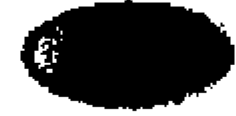
王后们再也控制不住,终于失声恸哭起来,贝巴也有些激动,他说:

"我们应该勇敢地正视眼前的惨局,塞肯内拉是我们光辉的典范。我的主,让我们永远记住,战车是我们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有朝一日,你要进行反攻,首先要拥有足够的战车。现在,我即去令人将王宫里的金银贵重的东西和必备的武器运走。"

说完,贝巴司令走出了房间。

十二

整个宫殿忙乱开了,所有的屋子灯火通明,仆人们在搬运衣物、武器和成箱的金银饰品。在充满悲伤的静谧中,管家监督大家把这些东西装上船。法老家族的人在卡姆斯屋里静候。悲哀充满了这一寂静的屋子,高尚的人



们低垂着脑袋,眼中流露出绝望和不安的神色。这样过了很久,直到管家霍尔走进房间,细声对大家说:

"一切都收拾完毕,我的主。"

管家的这句话像是一支扎在脖子上的利箭,深深地刺痛着这家人的心。大家不知所措地抬起脸,相互交换着失望和忧虑的目光,真的一切都收拾完了吗?真是告别的时刻到了吗?这难道真是法老宫殿、光荣的底比斯、永存的埃及最后一个王朝吗?明天,他们真的就看不到阿门内姆哈特方尖碑、阿芒寺和那"百门城"了吗?难道今天的底比斯真的已经容不下他们,而明天竟会向阿布菲斯敞开,并让他登上王位,统治人民?怎么竟让好人入歧途、善人受挫折、家园的主人离乡背井呢?

卡姆斯见大家呆在那儿一动不动,便吃力地站起身,嗫嚅着说:

"走吧,去向父王的房间告别吧!"

这时大家才跟着站起身,迈着沉重的步伐趔趔趄趄地向已故国王的房间走去。在关着门的房间门口大家停住了脚步。没有主人的允许,他们不知道怎样闯入房间,也不知道怎样离开这房间。霍尔走上前去打开门,接着,全家人都进入房间,实际上他们那急促不安的叹息早已飞进了房里。他们用亲切、尊敬的眼光看着房里的大沙发、软椅、典雅的桌子。大家的心被紧紧地系在国王的祈祷垫和那纯洁漂亮的壁龛上。壁龛上镌刻着国王跪拜阿芒神的画像。他们仿佛感到此时国王正坐在沙发上,背靠在枕垫上面对大家慈祥地微笑着,招呼大家入座。他们仿佛感到国王的灵魂在他们中间飘忽,而他们那哀伤的心灵也开始在往事的苍穹中遨游。这是慈母、爱妻、孝子对已故国王的回忆。深厚的感情和无止的泪水、痛苦的抽泣交织在一起……

卡姆斯注意到大家的心都好像碎了似的,便走近他父亲的画像,恭敬地弯下腰,对着画像上父亲的额头亲吻起来。然后,他退到一边,接着杜西丽走上前,依偎在这亲爱的画像旁,她怀着失子的苦痛,亲吻着画像。全家人挨个儿向已故国王的画像告别后,然后像进来时一般,默无声息地退出房间。卡姆斯发现霍尔管家一直站在门口等候,便问:

"霍尔,你……"

"主人,我的职责是像一条忠诚的家犬那样紧跟着你。"

新国王把手搭在霍尔肩上表示感谢。国王一家和贝巴司令一起向有大柱子的走廊走去。卡姆斯走在最前面,紧接着的是艾哈迈斯王子、妮菲塔莉公主,再后面是杜西丽、艾胡泰比王后和塞特卡姆斯王后,霍尔走在最后。他们下了台阶,穿过长廊,来到花园,为他们引路的仆人们伫立两旁,手持火把为他们照明引路,一直把他们送到船边。接着,全家人一个接一个地上了船。分别就在眼前,他们向底比斯投去最后一眼,面对仿佛穿上一身孝服的夜幕中的底比斯,他们的眼睛模糊了,他们的心碎了;依恋家乡的痛苦情感吞噬着一颗颗碎裂的心。他们像被这黑暗融化了似的,毫无声息。贝巴也一言不发和他们站在一起,他没有勇气挑破这种悲痛的寂静。国王发现他还没有离去,叹了口气,对他说:

"该告别了。"

贝巴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用颤抖的声音说:

"陛下,在这之前,我是多么愿意死亡追及到我啊!可是现在我感到欣慰,你们为了阿芒神,为了伟大的底比斯而离去。陛下,我看正如你所说是该告别了。走吧,神会保护你们,用它的眼睛照着你们。我希望自己长寿一点,能像看见你们撤退那样见到你们回来的那一天,我的心将为再次见到亲爱的底比斯而感到高兴。再见了,陛下。再见吧,陛下!"

司令走上前去亲吻着国王的手,他仍然强抑着感情,惟恐泪水夺眶而出沾湿国王的手。随后,他又分别吻过杜西丽、艾胡泰比王后、塞特卡姆斯王后、艾哈迈斯王子和他的妹妹妮菲塔莉公主的手。最后,他激动地紧紧握了握管家霍尔的手,向大家鞠躬行礼,伤心地默默走下船。

贝巴站在花园的台阶上,看着船慢慢启动,桨已划入水中,那船仿佛也觉察到主人悲痛的心情,缓缓地向前驶去。船上的人聚集在甲板上,跳跃的心在向底比斯告别。贝巴再也忍不住终于哭了起来,他整个身体随着抽泣剧烈地颤抖,他一直目送着这条可敬可爱的船,直到它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之中。

贝巴深深地叹息着,此时他不知如何离开岸边。他感到异常的孤独,仿佛堕入墓穴中一般。过了一会儿,他挪动了一下身子,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走回宫殿,喃喃自言道:"我的主啊,我的主,你在何方?王后们啊,你们在何方?底比斯的守卫者啊,你们又都在哪里?这一切都已成为事实,难道还不该发生地震吗?底比斯的百姓啊,死亡的阴影已经在你们头上盘旋,你们怎

么还能安心入睡？快快醒来吧！你们竟还在沉睡，塞肯内拉已经阵亡疆场，他的家人已经流亡他乡。起来吧！宫殿已经失去了它的主人，国王一家已经告别了底比斯。明天，你们的敌人将强占王位，你们又怎能安心入睡呢？起来吧！灾难已经临城。”

司令拿起火把，在宫殿的走廊里痛苦地从这一头踱到那一头。不一会儿，他发现自己已经来到正厅前。他跨进门槛，说：“陛下，请原谅我没有得到您的允许就擅自入殿。”在晃动不停的火光下，他蹒跚地从两排椅子中走过，这儿是他们共商国事、制定国策的地方。他径直走到御位前，屈膝跪地，脸紧紧贴着地面。良久，他才伤心地直起身，火光把他抽搐着的脸映得通红，他用洪亮的声音说：

“是的，光辉的一页翻过去了。明天，我们将为誓不屈服的尼罗河人民的幸福而捐躯。御位啊，我不得不伤心地告诉你，你的主人永远不再回来了，他的继承者也已远去他乡。我决不允许阿布菲斯坐在你上边，让这儿成为他侮辱埃及的场所。为此，你也像你的主人一样暂且隐蔽起来吧！”

贝巴主意拿定，便召来王宫卫队，命令他们将王椅转移到他指定的地方。

十三

士兵们遵命将王椅抬上一辆大车，在贝巴的带领下来到阿芒寺。在阿芒寺，士兵再次抬起王椅，尾随着司令和几个祭司来到圣殿。在圣殿最圣洁的地方停放着法老的轿子，四下围着许多士兵和祭司，士兵们把王椅安放在法老轿子旁。那些还不知事情真相的祭司们的脸上显出了惊讶的神色。贝巴先命令士兵们退下，然后又下令召见主祭司。一个祭司出去了一会儿，然后阿芒主祭司跟着他疾步来到圣殿，阿芒已估计到司令深夜来访必有要事。主祭司向贝巴伸出手，用平静的口吻说：

“晚上好，司令。”

“晚上好，圣主。”贝巴司令的口气十分忧郁、严肃。“圣主，能否与您单独谈谈？”

听到这话，其余的祭司都怀着不解和担忧的心情悄然离去，大殿里只留

下司令和主祭司。主祭司注意到轿子和大车,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问司令道:

"怎么把车弄到这儿来了?这是谁的轿子?你怎么半夜三更离开战场?"

于是贝巴说:

"圣主,您听我说,虽然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采取从容或轻视的态度都是不对的,但是您必须让我履行职责,听我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您。一个永远不会被人忘却的事实发生了,我们感到无上的骄傲和万分的悲痛。不要惊愕,我们已经失去了埃及,我们的国王已为保卫祖国血洒疆场,万恶的魔爪撕裂了他纯洁的身躯,王族一家已被迫离开底比斯。底比斯百姓醒来后就再也看不见国王的身影、体会不到他们的荣誉了。

"别急,圣主。现在已经是半夜了,我的职责是必须抓紧时间。这顶轿子里装着我们国王塞肯内拉的尸体和他的王冠,这是他的王椅。我把这些我们民族的遗产托付给您,阿芒主祭司。请您保存好尸体,把它安放在一个保险的地方,其它东西也要置放在可靠的地方。我现在祈祷阿芒神保佑您——底比斯主祭司。今天底比斯虽然惨遭蹂躏,但她是永存的。"

由于极度的愤慨,主祭司几次试图插话,但贝巴没能让他说,主祭司沉默不语,像失去了全部知觉似的僵直地呆在那儿。贝巴深知主祭司此时承受的痛苦和不安,便又说:

"我祈求主保佑您平安,以便您对这些神圣、珍贵的遗物完全尽到您的责任,使我们放心。"

司令面对轿子,恭敬地深深鞠了一躬,额头都已碰上了它的遮帘。然后他又庄严地行了军礼,他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去,泪水挡住了他投向轿子的视线,直到脚跟碰上大厅的台阶,他才转过身,快步向外走去。此刻,司令感到他应该去实现自己的诺言:迅速赶回战场,与将士们并肩向敌人发起最后攻击。

身为司令的贝巴一直在为履行职责而四处奔走,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忘记时常刺痛着他的心、使他安宁不下来的自己的家,他想起了妻子依巴娜和那年幼的儿子艾哈迈斯,还时时惦念着底比斯郊外农舍中的所有亲属。唉,太远了,仅这一夜时间怎么也不可能回去一趟了,要不然,他就得违背自己

的诺言，而士兵们还以为他临阵逃脱。他将战死疆场，可临终之前竟不能向依巴娜和艾哈迈斯道别，看上他们一眼。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难受的呢？司令痛苦地思索着："难道蛮人会容忍这块土地的主人仍在这儿安居乐业？或者将财产归还它的主人？明天，主人将被驱逐，或战死在自己的家园；明天，依巴娜和艾哈迈斯将陷入孤寡无援的绝境。"贝巴心里难受极了，思念家和亲人的情感占据了他整个心房。然而，铁一般的意志使他作出违背心愿的决定。他遗憾地长叹一声，说："那就让我给她写上几句吧！"接着，他在车上铺开纸，开始给妻子写信，他为妻子依巴娜祝福，祈求神主保佑她，祝愿儿子平安幸福。最后，他又向她叙述了已经发生的一切，以及军队和国王的命运，并告诉她国王一家已经迁移他乡。出于明智，他没有提到努比亚。他还嘱咐依巴娜收拾好所有的钱物，带着孩子和愿意跟随她的亲邻好友逃离底比斯，或者迁到贫民区，生活在百姓之中，与他们同命运、共患难。接着，他再一次为妻子和儿子祝福。在信的最后他写道："依巴娜，我们定能再次相聚，不是在这儿，就是在另一个世界。"写完，司令把信交给他的驭手，委派他到乡村中的官邸走一趟，把信交给他妻子。这时，司令登上战车，朝着阿芒寺和那沉睡在黑暗中的城市投去最后一眼，用肺腑中迸发出的心声呼喊道："阿芒神啊，保护您的国土吧，底比斯啊，永别了。"

贝巴松开两匹马的缰绳，马车载着他向北飞驰而去。

十四

下半夜，司令回到营地。受到创伤的军队已经入睡。贝巴走进自己的帐篷，疲惫地倒在床上，心里想："让我也小歇一会吧，天亮后，我要以塞肯内拉军队司令应有的姿态战死疆场。"他合上眼睑，但是，一些幻影好像在他的脑子与睡眠之间挂起了屏障。从白天到晚上他所经历的一幕幕可怕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他又看见弩弓手像潮水一般向着迎面而来的战车奋勇出击；塞肯内拉国王身中箭和长矛倒地身亡；卡姆斯王子仇恨满腔，又伤心至极；杜西丽老人从蒙受巨大创伤的心中发出阵阵悲叹；他和依巴娜、儿子艾哈迈斯的不辞而别，还有那聚集在南方地平线上的乌云……接着，这些幻影变成一层波浪，忽而轻盈盈流过，忽而又咆哮着翻腾而去。在不知不觉中，他进

入了梦乡。

拂晓时，号角声唤醒了贝巴。没想到，他在经受了这般劳累、睡上短短的一觉后竟会感到精力如此充沛。司令跨出帐篷，在黎明的静谧中，他隐约听见军营四隅有些动静，只见有几个人影朝他走来。从他们的声音中，他已辨出是手下一些忠诚的猛将。于是，他热情地迎了上去。他不在的时候，这些将领做了许多工作。他们中有一个先报告说：

“我们用船把伤员送往底比斯了。其中有一些轻伤员，他们可以编入保卫底比斯的防御部队。毫无疑问，底比斯将进行有效的自卫，以赢得最理想的条件。”

另一个斗志旺盛的军官说：

“对我们南方人来说，艰难困苦算不了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着最后的决斗。”

“我们多么渴望为这块洒满我们国王鲜血的神圣土地献出自己的身躯。”又一个将领接着说。

贝巴高兴地赞扬了他们一番，又向他们叙述了底比斯和法老一家撤离的情况，但他始终没有向谁透露他们的去向。将领们心情非常激动，为卡姆斯国王、艾哈迈斯王储、杜西丽圣母欢呼。

黑幕散去，东方地平线上呈现出一片光亮。士兵们已经集合完毕，准备决一死战。蛮王也已估计到埃及军队在国王死后将采取行动，便想以重兵摧毁他们的抵抗。为此，阿布菲斯亲自率领一队战车和弩弓手冲上阵来，妄图一气荡平阻挡在面前为数不多的埃及部队。

两军相遇，那战势宛如汹涌的大海和平静的小溪相遇。战斗打响了，阿布菲斯的军队向埃及军队猛扑过去。死亡的车轮在辗转，埃及战士竭尽全力奋勇拼杀，但最终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英勇战死，马蹄在他们身上无情地践踏着。贝巴司令一直奋力厮杀，抵挡蛮人极其凶残的进攻。当他看到将官和士兵们陆续阵亡，右翼防线迅速崩溃，敌人即将包围他们时，他意识到战斗持续不了多久了。他决意要在这一时刻庄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扫视了一下敌军，最后把目光落在飘着希克索斯军旗的敌军心脏处，阿布菲斯和他的大将们也站在那儿，他们中肯定有杀害塞肯内拉的刽子手。贝巴决心向那儿发起攻击。他先命令卫兵紧紧跟上，以防背后受敌，紧接着他又令驭

手向前猛冲。敌人万万没有料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势。贝巴避开了挡在他面前的几辆敌战车,用箭射倒弩弓手。直到他快要逼近阿布菲斯的时候,敌人才明白他的动机,便惊慌失措地大声叫嚷起来。贝巴和他的部下以一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拼杀着,而死亡又好像在同他们嬉戏,他们终于劈开重围,逼近阿布菲斯和他的将领们。正在这时,蛮人骑兵从四面蜂拥而上,几百人团团围住贝巴,使贝巴不能接近敌将领。贝巴陷入重围,奋力厮杀,血从他脸上、脖子上和两腿上不停地往下流,在敌人眼中,司令简直成了一个不死的怪物。箭、矛、刀、剑不断冲他而来,司令终于像塞肯内拉那样和英勇的战士一起倒下了。司令无畏的拼杀激励着全军将士。但是,战斗接近尾声,埃及人已用尽了最后的力量。阿布菲斯命令士兵们离开那个向他发起进攻的贝巴的尸体,自己下了战车,走近贝巴的头边,凝视着扎满贝巴全身的像刺猬毛似的箭,摇着头大笑着对周围的人说:

"他不愧是此战中最勇敢的将士!"

十五

底比斯像往常一样苏醒过来,它丝毫不知道命运的记录牌又为它记下了什么。农夫们从前线抬着伤员下来,人们团团围住他们,向他们打听情况。农夫们便向那些人叙述了实况:埃及军队战败、国王战死、王族一家避难他乡……人们听后都惊呆了,面面相觑。消息很快传遍全城,引起了混乱和骚动。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奔上街头、市场,聚集在王宫和阿芒寺前,以便感到一种安慰,等候聆听王宫人员发布消息。至于那些庄园主和富翁们,他们已经抛弃了农庄和宫殿住宅,成群结队地向南方逃去,或者隐蔽在贫民区里。

不幸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高萨和夏呼拉两城先后沦陷,蛮军正朝底比斯逼近,企图包围它,迫使全城投降。大臣和祭司以及三十名法官聚集在阿芒寺大厅里商讨对策。大家都明白情况已经异常危急,眼前大敌压境,抵抗已经没用了。但是,这时谁也不愿意无条件投降。最后决定凭借坚固的城墙再作抵抗,直到取得蛮人保证百姓生命安全的许诺。惟独奥萨尔·阿芒丞相气宇轩昂,他愤愤地说:

"底比斯决不投降,我们要奋力抵抗,直至像塞肯内拉国王一般死去。

底比斯城墙固若金汤,一旦真的崩溃了,我们就毁掉底比斯,让全城在大火中焚灭,决不给阿布菲斯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奥萨尔·阿芒丞相怒气冲天,连说带比划,就像在演说一般。然而,大伙并没有被他的这股激情所感染。努法尔·阿芒对他说:

“我们要对底比斯百姓的生命负责。毁城会导致无数人的流浪、饥饿和灾难。我们已输了一局,现在我们要力图减轻痛苦,避免更大的损失。”

就在大家商量对策的同时,蛮军已向北城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护城卫兵坚定勇猛地奋起抵抗。两军都有不少伤亡。大臣们察看了城墙,对阻击敌人更加充满了信心。但是,尼罗河上敌军舰队在补充了新的船只后,又向埃及舰队发起了进攻。双方经过白炽化的交锋后,埃及舰队终于失利。蛮人舰队马上封锁了底比斯的西面,一部分士兵在城南登陆。底比斯城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接着,蛮军从北、南、东三面开始对底比斯发起总攻击。舰队出战失利给坚持抵抗的希望以致命的打击。饥饿和断水威胁着这一伟大的城市。将领们认为只有妥协才能使底比斯免遭更大的灾难。他们便派出一名军官前去宣布停战,并请求蛮人允许派一使者代表底比斯商谈投降的最后条件。军官从蛮人那儿带回了同意停战的消息。城墙上的交战终于停止了。众将领推选努法尔·阿芒主祭司担当前去谈判的使者。

主祭司勉强接受了这一使命,驱车前往蛮人军营。一路上,他看到蛮人各兵种部队傲慢地排列在路旁,各种颜色的旗帜随风飘动,他的心像被撕碎了似的,脑袋耷拉下来。车停后,主祭司默默地下了车。从等候在车旁的几名军官中,他一眼就认出了领头的那个矮矮的长满络腮胡子的人,他就是给底比斯王国带来灾难的恶神黑耶使者。此时,黑耶丝毫不掩饰他幸灾乐祸的神色,用眼角斜视着努法尔·阿芒,很不礼貌地说:

“这下你该看到你们国王的决定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结局,你们埃及人很有热情,而且也挺能说,可是打仗却不行。瞧,你们的王国不是永远被消灭了吗?”

管家没有等努法尔·阿芒回话,就走到他前面,带着他朝御篷走去。努法尔·阿芒看见御篷四周挂着帘子,像一个亭子似的,几个体格强壮的长胡子卫兵把守在门前。努法尔·阿芒被允许进入御篷,他看见阿布菲斯身着法

老服装，头上戴着上下埃及双王冠，坐在御篷中央。阿布菲斯样子威严，目光锐利，皮肤白里透红，颏下垂着漂亮的胡须，端坐在众将领、大臣、参谋们中间。主祭司恭敬地向他弯腰行礼，然后站在那里等待蛮王发问，国王用嘲讽的口气说：

"欢迎你呵，从今以后在埃及土地上不再被崇拜的阿芒主祭司。"

主祭司合上双眼，沉默着一声不吭。国王又大笑着，奚落道：

"你是来向我们提条件的？"

努法尔·阿芒说：

"不，国王，我此程专为来听你的条件。我作为一个失去了国王的战败国百姓的首领惟一的希望，是请你们不要伤害那些出于自卫而拿起武器的百姓。"

国王晃着他的大脑袋说：

"你给我好好听着，希克索斯的法律不会随着朝代的更换和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它永远是战争和力量的法律。我们是白人，你们是棕色人，我们是主人，你们是奴仆。王位、政府、权利、土地都是属于我们的。你可以对你的百姓说，谁愿意在我们的土地上像奴隶一样干活，他就会得到报偿。谁要是反抗，那就让他滚蛋，离开这里。你告诉他们，如果有人胆敢暗害我的人，我就立即血洗全城。假如你想让你的百姓免遭流血的痛苦——塞肯内拉一家不包括在内，那么，你们就得跪着把底比斯城的钥匙交给你们的主人。至于你们这些祭司，统统给我回到你们的寺院去，永远关闭你们寺院的大门。"

阿布菲斯不愿意让会见拖得太长，他站起身表示会见到此结束。祭司再次弯腰行礼后退出帐篷。

底比斯喝尽了这杯苦酒。大臣、法官们手捧底比斯城的钥匙，来到阿布菲斯跟前，跪在他的跟前。底比斯的大门敞开了，阿布菲斯率领胜利的侵略军进了城。

就在这一天，蛮王宣布了对底比斯前国王一家执行死刑的决定，并命令关闭埃及和努比亚之间的边界。然后蛮王与他的军队同庆胜利，他还把土地和钱财分给他的部下。从此，南方的土地和百姓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十 年 之 后

一

乌云被黎明朦胧的青蓝色渐渐驱散，昏暗之中的尼罗河河面上刮起了阵阵微风。一队商船由南向北朝埃及边境驶去。船上的水手全部是努比亚人，但是坐在第一条船楼阁中的两位船老大，从他们棕色的皮肤和那明显的脸型上，足可断定他俩是埃及人。其中一个年青人似乎不满二十岁。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体型，胸脯宽厚结实。长长的脸长得十分俊美，并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一对乌黑的眼珠闪烁着善良诚实的光泽；挺直的鼻子显示出他的刚强和稳重，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庄严和美丽全可在他身上寻觅到。他一身富豪商人的打扮，瘦削的身躯上披着一件昂贵的披风，更显示出了他身材的俊美。陪伴他的是一位六十开外的老人，又矮又瘦，高高的额头，用老人惯用的姿势静静地坐在那儿。而他的眼光锐利，可以看得出，他对这个年青人的关心远远胜过对船上装的商品的关心。船离开边界不远了，两人走出楼阁，来到船艏甲板上，用充满思念故乡深情的眼睛眺望着前方。年青人激动而伤感地说：

“你看我们能进入埃及吗？告诉我，现在我们该干些什么？”

老人说：

“我们先把船停靠在这里，派一名使者划小舢板接近边界，用金子买通一条路。”

“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人所共知的贿赂——金子的吸引力上。如果不能奏效的话……”

年青人收住话语，眼睛里流露出担忧。老人说：

“尽管有些担心，但是，金子在那些人身上是会奏效的。”

船靠岸抛锚，整个船队也相继停泊。年青人选定自己作为去边界的使者。他豪情满怀，信心十足，老人也没有阻挡他。年青人跳上舢板，两条有

力的胳膊操起双桨,离开船队向边界划去。老人目送着他,恳切而又动情地说:

"阿芒神啊,这是您的儿子,他身负崇高的使命回到祖国,他立志重振您的威望,恢复您的声誉,解放您的民众。神主啊,帮助他,保佑他吧。"

年青人背朝着前方目的地奋力划桨,不时转过身向后看看,思恋之情像火一样在他胸中燃烧,他呼吸着故土的空气,感到一股清香,心剧烈地跳动着。过了一会儿,小伙子在回头观望的时候,发现有一艘小型战船正向他驶来,挡住了他的去路。年青人相信边防哨兵已经发现他了,这船正是冲着他来的。于是,他把舢板靠近战船,只听见一个站在前甲板上的军官对他嚷道:

"喂,你怎么把船划到禁区?"

年青人没有作声,等舢板在战船边靠稳后,他先向长胡子的那位军官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然后假装糊涂,说:

"塞特神保佑你,勇敢的军官,我来贵国,想做一笔大买卖。"

军官皱着眉头,粗暴地说:

"滚开! 笨蛋,难道你不知道这条通道早在十年前就关闭了吗?"

漂亮的年青人故作惊讶,说:

"这可怎么办呢? 像我这样一个带着大量财宝的人到埃及来,不就是为了拜见尊贵的法老和他的王室大臣,你能不能让我见见高贵的比节岛总督?"

军官狂叫道:

"啰嗦什么,还不快给我滚回去,要不,我就把你活埋了。"

年青人从怀里掏出一个装满金块的皮口袋,扔到军官脚下,说:

"在我们国家,常用礼物来赞美神主,请接受我这赞美和希望吧!"

军官捡起皮口袋,把它打开,他指尖碰到的全是金块,他的眼皮抖动着,惊愕的目光在金块和小伙子之间不停地打转。然后,故意摆动了一下脑袋,毫不掩饰他对这个不从命的年青人的不满,但口气却平静多了,他说:

"进埃及是不行的。但是,你那崇高的愿望也许能使你例外。好吧,跟我去见本岛总督。"

年青人高兴极了,他重新在舢板上坐好,奋力划着桨,尾随着战船向比

节岛驶去。船和舢板先后抛下锚，年青人小心谨慎地踏上岸，仿佛是踏在一件神圣纯洁的物体上。军官又一次对他说："跟我走。"他这才紧紧跟上。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神经，然而总是控制不住，身上的感觉器官处于敏感的状态，思念家乡的崇高感情使他的心绞痛。他的心越跳越剧烈。由于感情的波动，顷刻间陷入了茫然之中。他踏上了埃及的土地，埃及对他有着最美好的回忆、最诱人的印象和最能令人激动的感染力。他多么想现在只留下他一个人，让他痛快地吸进这和煦的晨风，亲吻这大地的泥土，他已经到了埃及的土地上呀。

军官古怪的声音使他从梦幻中惊醒。军官第三次对他说："快跟上。"年青人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一座漂亮的宫殿前，宫殿门前排列着许多卫兵，他意识到这就是比节岛官府。军官走进宫殿，年青人顾不得从四面八方向他投来的尖锐目光，紧跟着也走了进去。

二

会见厅前，军官先进去通报之后，年青人才被允许走进大厅。总督总是在这儿接见给他上贡金银、不敢对他们的暴虐有任何反抗的人。年青人朝正向他走来的总督看了一眼。总督蓄着又长又浓的胡子，一对目光锐利的核桃眼，那鹰钩鼻就像是一张鼓足的船帆一般。总督用警惕疑惑的目光审视着来者。年青人恭敬地弯腰行礼，彬彬有礼地说：

"神赐您早安，伟大的总督。"

总督挥了一下手，表示回礼。他已从军官那儿知道，这位陌生人曾毫不介意地赠给军官一袋昂贵的金子，并率领满载礼品的船队，说是要向埃及首领献宝。

"叫什么名字，是从哪儿来的？"总督粗声粗气地问。

"我叫艾斯菲尼斯，从努比亚国的那巴塔来。"

总督很不相信地晃着脑袋，说：

"我看，你不像努比亚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位农夫。"

艾斯菲尼斯对总督那带有蔑视口气所说的话，心里着实有点慌乱，忙说：

“您的眼光可真准，我的主。我确实是一个农夫，是好几代以前就迁往努比亚的埃及人的后裔。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经商，直到埃及和努比亚的边境封闭之后，财源也就断了。”

“你这次来有何打算？”

“我带来一个满载努比亚特产的船队，希望能以此表示我对埃及主人的一点敬意。”

总督摸了一下胡子，用怀疑的目光扫了他一眼，说：

“这么说，你不辞辛劳来到这儿，完全是为了表示敬意？”

“尊敬的总督，我们生活在一个野兽成群、宝藏丰富的国家。那儿的生活异常艰苦，饥饿和干旱的魔爪勒住了百姓的脖子。好在我们精通炼金术，只能以此获得一点糊口之食。如果你们能接受我的礼物，同意我在南北之间从事贸易，那么你们的市场将充满各种财宝和珍禽怪兽，而我们那儿的百姓也有了生路。”

总督哈哈大笑，说：

“我看你是在做梦吧。这哪像是在恳求，而像是在让我们成全你此行的目的，让我们颁布一条对你有利的法老命令。好啊，傻瓜真不少。那么你船上到底装了些什么玩意儿？”

艾斯菲尼斯恭敬地低下头，用一个精明商人引诱的口吻说：

“我的主啊，您能赏光到我的船队来亲眼看看那些财宝，挑上几件您喜欢的珍品吗？”

欲望和贪婪像一团火在总督心中跳跃。他拿定主意说：

“就给你赏个脸吧。”

总督嘴上这么说，心里早就有点迫不及待了。说完，他便登上战船，来到商船上。展现在总督面前的是无数的首饰宝石和奇禽怪兽。总督的眼里闪烁着贪婪的目光，他紧盯着这些珍宝。艾斯菲尼斯拿起一根把手由纯金制成、并镶有祖母绿及其它各种宝石的象牙手杖，送给总督。总督连一个“谢”字也没说便收下了。接着，总督又随手拿了几件手镯、戒指、耳环等。总督心里暗暗思忖道：“我为何不让这商人进埃及呢？这哪里是在做买卖，这简直是一笔令人神魂颠倒的贡品。毫无疑问，法老一定会欢迎的。如果这商人进贡的目的实现了，他的买卖也就做成了；如果法老拒绝他的要求，

这也与我无关。眼下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万万不能错过。南方首领肯扎尔酷爱珍宝，我若把这商人推荐给他，他不会忘记我献宝的功劳，同时我与他接近的机会也多了，那样，以后倘若他想提拔一名省督，自然也就会想到我。”

他转身对艾斯菲尼斯说：

“我给你一个碰碰运气的机会，这儿有一封给南部首领的信，你这就带着它到底比斯去献宝吧，请南部首领答应你的要求。”

艾斯菲尼斯高兴极了，舒心地弯腰向总督致谢。

三

总督离船后，艾斯菲尼斯对跟他一起前来的老人讲的第一句话便是：

“打现在起，这儿就没有艾哈迈斯和霍尔了，只有艾斯菲尼斯商人和他的代理人莱吐。”

“说得好，艾斯菲尼斯商人。”老人微笑着说。

船队扬帆起锚，驶向埃及边境，并顺利地通过了边界线。艾斯菲尼斯和莱吐伫立船艄，怀着同样的眷恋，眼眶中溢满了泪水。艾斯菲尼斯说：“一个良好的开端。”莱吐应道：“是的，让我们用祷告来感谢阿芒神，乞求他的保佑，但愿我们万事如意，旗开得胜。”两人跪在甲板上一起祈祷。做完祷告，艾斯菲尼斯说：

“如果我们的胜利能使努比亚与埃及之间的联系恢复到以前那样，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取得了成功的一半。我们付出的是黄金，得到的是人。”

“放心吧，他们对黄金的诱惑从来没有拒绝过，关闭了十年之久的边界，现在不是已经被打开了吗？他们都是些高傲自大、爱吹爱擂，且又很容易失望的蛮人，可是，同时他们又是依赖别人的懒汉，蔑视经商，更承受不了努比亚的艰苦生活，所以也就只能从像艾斯菲尼斯这样的商人的贡品中得到努比亚的黄金。”

两人一起举目眺望远处消失在尼罗河岸边的荒芜的地平线。接着，两人又把目光转向河岸另一侧，那儿，村庄和小饭铺在一片葱绿的包围中，鸟儿在空中盘旋，牛群欢快地在吃草，赤着身体的农夫们头也不抬地忙着干

活。这景象在年青人胸中激起了爱慕和愤慨之情。怜悯和仇恨的火焰不时吞噬着他的心,他说:

“瞧,阿门内姆哈特的士兵怎么竟像奴隶一样为愚蠢的长着肮脏长胡子的白人当牛做马呢?”

船队继续向前,经过了艾姆布斯、塞尔塞利斯、麦吉纳、纳赫布和泰尔塔,离底比斯只有一个小时的路了。艾斯菲尼斯问道:“船该停在哪里呢?”莱吐微笑着说:“停在底比斯南边,那儿是贫民区和渔民区,他们都是忠诚的埃及人。”年青人放心了,他向前远眺,发现远处有一条船正朝着他们驶来。他凝视着渐渐驶近的船,最后终于看清楚了。这船装饰得豪华、漂亮,船中央一座雅致的楼阁,四周油彩雕塑。年青人觉得这船好像以前见过。莱吐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年青人,小声说:“看。”年青人抬头仔细打量后立刻说:“我的天哪,这是法老船。”接着,他暗暗思忖:“怎么一个卫兵也没有?或许船上是一名王室官员,也可能是一位出来消闲的公子。”船越来越近,几乎逼近船队了。船队不寻常的模样同样引起了法老船船上人的好奇。一会儿,从楼阁里走出一个女子,被一群侍女簇拥着。她姗姗地走在她们前面,就像一束夺目的光环,她一头金发,微风拂起她白色衣衫的花边,戏弄着她飘逸着的金黄色刘海。这时,年青人和老人都明白了,这是底比斯王宫里的公主,她正出来兜风呢。

年青人和老人看见公主用手指着最后一条船,吃惊地张大着嘴。宫女们漂亮的脸上也同样带着惊奇的神色。艾斯菲尼斯赶忙朝后一看,他立刻明白使漂亮的公主吃惊的原因是,他带来的一个侏儒跑上了甲板。年青人笑着望了望莱吐,像是在询问,是否该献上一件礼物表示敬意。可是,莱吐却紧绷着脸,冷冷地看着那女人。女人们叫唤水手,水手走到船边,冲着莱吐用不可抗拒的命令的口气喊道:

“努比亚人,停下,抛锚!”

艾斯菲尼斯服从命令,叫船队停下。法老船向那条载着侏儒的船靠近。水手问艾斯菲尼斯:

“这是什么船队?”

“先生,是商船。”

水手指着正溜进船舱的侏儒问:

"那东西会伤人吗?"

"不会的,先生。"

"公主殿下想在近处看看那东西。"

莱吐对艾斯菲尼斯小声说:"这是对法老女儿的称呼。"艾斯菲尼斯垂首尊敬地说:

"非常荣幸。"

艾斯菲尼斯立刻划着舢板,来到那艘船上,站在甲板上迎候公主。公主和她的侍女们同乘一条舢板,慢慢向商船靠近。公主率先登上商船。艾斯菲尼斯强抑住受辱之情,佯装恭敬地弯腰向她施礼,装出一副神色不安的样子支支吾吾地说:

"殿下的光临给我的船队增添了无上的荣耀。"

说完他抬起头,眼睛迅速望了她一眼,发现她那美丽而又高傲的脸不乏高贵的异乡人所特有的迷人魅力。一对清澈透亮的蓝眼睛充满着纯真、大胆的神情。她对年青人的施礼根本没有在意,只是四下张望着,寻找小矮人。然后用悦耳动听的声音问:

"刚才那个奇怪的家伙呢?"

"马上就来。"年青人答道。

艾斯菲尼斯走到船舱的窗眼前,朝里面唤了一声"祖鲁",小矮人的脑袋立刻出现在窗洞口,接着身子也钻了出来。小矮人走到主人面前,小伙子牵着他的手,朝公主和她的侍女们走了过去。小矮人挺着胸、仰着头,那神气的样子着实令人可笑。这小矮人身高不过四拃[①],皮肤是黢黑黢黑的。罗圈腿,艾斯菲尼斯对他说:

"祖鲁,快向殿下致意。"

小矮人弯腰向公主施礼,他的一头鬈发都快碰到了地面。公主这才放心,眼睛紧盯着小矮人问:

"这是人还是动物?"

"他是人,殿下。"

"为什么我们不说他是动物呢?"

---

① 一拃约为22.5公分。

"因为他有语言,还有信仰。"

"太怪了,像他这样子的人有很多吗?"

"是的,殿下。他属于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他们当中有女人、男人、儿童,还有国王。他们还拥有对付猛兽和入侵者的毒箭。不过,他们对普通人很和气,对向他们表示友好的人忠诚至极,就像忠实的狗对待它的主人一样。"

公主惊诧地摆了摆满头金发的脑袋,嘴巴微微张开,露出玉石般的牙齿,问道:

"这个民族生活在哪里?"

"在神圣的尼罗河边、努比亚的丛林深处。"

"如果可以的话,让他对我说几句话好吗?"

"他不会讲我们的语言,最多也只不过能听懂一些简短的命令。但是他却能用他自己的语言向主人表示敬意。"

艾斯菲尼斯对小矮人说:"向殿下致意。"

小矮人的大脑袋像颤抖似的晃了起来,然后,他用吆喝牛似的声音讲了几句古怪的话。公主再也忍不住,"格格"地笑了起来,说:

"真有意思,就是丑了点,我不想要他。"

年青人脸上顿时露出了遗憾的表情。但他马上又以一个精明商人圆滑的口吻说:

"公主殿下,在我船上,侏儒并不是最珍贵的。我这儿还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神魂颠倒的各类珍宝。"

公主轻蔑地撇下小矮人,转向夸耀珍宝的人。这是公主第一次朝年青人投去审视的目光。年青人修长的身材和他的青春活力使公主大为吃惊。一个来自普通百姓的商人具有如此英俊的容貌使公主感到愕然,公主问:

"你真有值得欣赏的珍宝吗?"

"是的,殿下。"

"那么,就让我看看样品吧。"

艾斯菲尼斯拍了一下手掌,一个奴仆应声来到他跟前,艾斯菲尼斯轻声吩咐了几句,奴仆离开了,不一会儿,他和另一奴仆抬出一只象牙箱子。他们把箱子放在公主面前,顺手打开箱盖,然后退到一边。公主朝箱子里看了

看，侍女们也伸长脖子朝里望。只见里面全是令人炫目的珍珠、耳环、手镯等。公主细心察看着，然后伸出纤细的手，拿起一根款式简单但很漂亮的项链。这是一根纯金项链，中间系着一颗用纯绿宝石雕成的鸡心挂件。公主拿起挂件，喃喃地说：

"这宝石是从哪儿弄来的？在埃及可从来没见过啊！"

年青人愉快地说：

"这是努比亚宝库中的宝石。"

"努比亚，"公主又嘀咕道，"侏儒的国家，太美了。"

艾斯菲尼斯面带微笑，仔细地看着公主的手指，说：

"如果殿下喜欢的话，那就不必放回箱子里了。"

"好吧，可我没带足够的钱，你到底比斯去吗？"公主用轻松的口吻说。

"是的，殿下。"

"那你就来宫殿一趟，便可取回钱了。"

年青人恭敬地弯腰行礼。公主向侏儒投去告别的目光。然后，转过她那柔软细长的身子，带着侍女们离开了商船。年青人的目光紧紧追随着公主，直到她消失在船体的护板下。年青人这才醒悟过来，于是赶紧回到自己船上，莱吐正在那儿焦灼地等候着他。

"怎么样？"莱吐抢先问道。

年青人把公主的话简要向莱吐叙述了一遍，笑着问：

"你看她真是阿布菲斯的女儿吗？"

"魔鬼，她是魔鬼的女儿！"莱吐生气地说。

莱吐粗暴的口气和愤怒的眼光使年青人从昏沉之中清醒过来。年青人意识到，使他感兴趣的她，正是自己民族的奴役者的女儿，是杀害自己祖父的凶手。然而他在她面前竟没有感到任何厌恶和憎恨。使年青人感到不安和惧怕的是，在他刚才向莱吐描绘公主的语气中已经流露出对她的好感，致使老人为之担忧。年青人在心中暗暗说："我应该忠实于我为之而来的职责。"他立即收住注视着公主船的目光，朝远处地平线望去。他试图让自己去仇恨公主，他感到公主确实是一股应该彻底拒绝的力量。她已经永远地离去了。可是，天哪，她的美貌确是使人销魂的，对这种美的光亮，谁都只能紧闭双目来表示抗拒。

这时,艾斯菲尼斯想起了妻子妮菲塔莉[1],她的体态也是那样轻盈,她的脸像美酒一样是棕色的,她的双眸乌黑迷人。年青人禁不住小声说:“啊,多么截然不同的美啊!”

四

眼前就是底比斯南城墙和它那漂亮的大门,一座座建筑和方尖碑在城墙后面高高耸起,显得庄严,使人望而生畏。两人凝视着城市,眼睛里流露出思念、悲伤的神色。莱吐说:“神主让你永存,光荣的底比斯。”艾斯菲尼斯说:“底比斯啊,在十年漂泊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回来了。”船向岸边靠去,整个船队落帆起桨,也都跟着靠近堤岸。船队在许多满载鲜鱼的小舟中穿行。艾斯菲尼斯看到渔船上站立着光着古铜色身躯、肌肉结实的渔民们,心中荡起一股由衷的喜悦。他对老人说:“快,我多么想与任何一个埃及人谈谈呀。”

这天天气温暖,天空蔚蓝色的,阳光灿烂,尼罗河、尼罗河堤岸以及田野、城市全都沐浴着太阳的光辉。艾斯菲尼斯和莱吐像大商人一样披着披风,戴着埃及帽,走下船,跨着大步向渔民区走去。岸边,一些渔民们收拾着撒入尼罗河的渔网,他们或唱着歌,或哼着小调。另一些渔民在往车上装鱼,他们吆喝着牲口去市场。几分钟后,他俩来到一片大小不一的茅屋跟前,这些茅屋顶上盖着椰枣树枝,看上去显得十分凄凉寒碜。

艾斯菲尼斯从这头踱到那头,睁大眼睛敏感地打量着渔民,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倾听着他们的歌声。面对这些渔民,他感到忧伤和怜悯,这忧伤和怜悯之中蕴含着赞赏和自豪。他穿行于他们中间,心里有一种亲切、安宁和爱恋的感觉。他多么希望能拦住他们,把他们搂进怀里,亲吻一下那些充满斗志、饱经风霜的棕色脸膛。这时,他想起了杜西丽对他说过的话,便转身对老人说:

“多么坚强刚毅的男子汉啊!”

莱吐完全理解年青人此时此刻的心情,说:

---

① 从前文中看艾哈迈斯和妮菲塔莉是兄妹关系,从后文看他们已结成了夫妻,穆斯林可以表、堂兄妹结婚。

“这些渔民的处境比农夫要好些，因为蛮人不愿到渔民区来，无形之中渔民们就幸免了蛮人的粗暴和蹂躏。”

年青人气愤而又痛苦地紧锁着眉头，没再说什么。走着走着，他俩意识到他们那堂堂的风度和豪华的衣着正吸引着许多人的视线。艾斯菲尼斯发现不远处一个英俊的青年人背着筐子正朝他俩走来，那人除了腰上围着一条短围裙，身子的其余部分都裸露着，那人身材修长，容貌英俊。艾斯菲尼斯说：

“莱吐，瞧这年青人，要不是现在这种处境，他真该成为战车队的一名骑士。”

年青人走近了。艾斯菲尼斯想同他搭腔，便扬起手向他问候道：

“年青人，神保佑你，劳驾，你能带我们去一个可以歇歇脚的地方吗?”

年青人停住脚步正想答话，但是当他看到这两人的衣着，张开的嘴又合拢了。他用一种奇怪的、流露出愤恨和蔑视的目光打量着眼前的人，然后转身走了。艾斯菲尼斯和莱吐用惊异的眼光相互望了一眼，艾斯菲尼斯迅即赶上前去拦住年青人，说：

“兄弟，你为什么忿忿离去而不答理我们呢?”

年青人冲着他大声嚷道：

“去你的吧，蛮人的奴才!”

说完，年青人气呼呼地大步离去。艾斯菲尼斯被弄得不知所措，莱吐忙上前说：

“这人准是疯子。”

“不，莱吐，他不是疯子，要不他怎么会骂我们是‘蛮人的奴才’呢?”

“真是个令人发笑的称呼。”

“是啊，是啊，他把我们当成蛮人的走狗了。可是，他敌视我们的这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真是个有胆略的年青人，他对待我们的态度，足以证明十年来蛮人的强暴统治并没有在他们高尚的心灵中抹去对蛮人的愤恨。”

他俩继续往前走着。一阵喧闹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原来路的右侧有一座高大的建筑，高墙上有许多小孔，下面有一扇小门，熙熙攘攘的人群从这儿进进出出。

“这建筑是干吗的?”艾斯菲尼斯问莱吐。



"是家酒馆。"

"走,去看看。"

莱吐微笑着应道:

"走吧。"

五

两人一起走进酒馆,他们发现自己置身在四面围着高墙的宽敞地方。顶上垂吊着一盏积满灰尘的油灯。正中央放着一个酒瓮,四周围着一圈有两臂长一臂宽的柜台,柜台上整齐地放着许多陶制酒杯,酒客们倚在柜台四周。酒保站在柜台里面,不停地为围着的人斟满酒盏,或和年青的上酒人一起把酒送到坐在酒馆地上的人们跟前。他围着酒坛忙得连头都顾不上抬一下。偶尔有酒鬼拿他取乐,或嘲讽他,或粗暴地呵斥、辱骂他。艾斯菲尼斯和莱吐环顾了一下酒馆,艾斯菲尼斯打算挤到酒保旁边,于是莱吐拉着他的手,用肩膀拨开一条通往柜台的路,这举动立刻引起众多酒客的惊奇,大家用不解的目光盯着他俩。艾斯菲尼斯这时感到有点疲倦,便大方地对酒保说:

"喂,好心人,能帮我们找两个位子吗?"

周围的人对艾斯菲尼斯的口气和奇怪的要求心里越发纳闷起来。酒保则连看都没看他俩一眼,说:

"没事,王子,我这儿的酒客对陌生人的光临是十分欢迎的。"

喝得烂醉的酒徒们顿时朝着他俩大笑起来。一个身材矮小、大脑袋粗脖子的人,挺着大肚子走近他俩,像取笑般地朝他俩行了个礼,然后半醉不醒地支吾着说:

"两位先生,就请坐在我这肚皮上吧!"

艾斯菲尼斯意识到自己出言不慎已经造成他人的误解,忙改口道:

"对你这份情意我们领了,并表示感谢。可是你的肚皮如果被坐瘪了,怎么去喝那醇香的美酒呢?"

艾斯菲尼斯的话把酒徒们逗乐了,一些酒鬼冲着大肚子大声嚷了起来:

"说呀,托那,快说呀,如果你的肚子给这两位先生当了凳子,你怎么喝

酒呢?"

大肚子蹙着双眉,狼狈地搔着头,下嘴唇像滴着血的肝一样红红的。一会儿,他那双喝酒喝红了的醉眼又明亮起来,像是发现了对策似的,说:

"那我就喝不用消化的酒呀!"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艾斯菲尼斯也忍不住乐了起来,他和气地对他说:

"我免了你这个大肚子吧,这是个酒囊,可不是凳子哟!"

接着,艾斯菲尼斯看了看酒保,说:

"好心人哪,给我们和这位有趣的托那来三杯酒!"

酒保斟好酒,递给艾斯菲尼斯。托那有点不相信,抢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用手掌抹了抹嘴,冲着艾斯菲尼斯说:

"慷慨的先生,你准是个富翁。"

"托神的福。"艾斯菲尼斯笑着回答。

托那又说:

"看你们的模样,像是埃及人?"

"你算是猜对了。难道埃及人就不能成为富翁?"

"是的。除非你们与统治者有某种关系。"

"那些孝敬主子的人和我们可混不到一起。"旁边有人插嘴道。

艾斯菲尼斯的脸沉了下来,他想起了刚才在街上冲着他大声叫嚷"蛮人的奴才"的那个年青人。

"我们是住在努比亚的埃及人,刚来埃及。"艾斯菲尼斯说。

"努比亚"这个词在大家的耳朵里奇异地回响,整个酒馆顿时静了下来。然而,这些酒鬼还不能控制住酒后谵语,思路十分紊乱。他们当中有一人看着他俩没有喝过的酒杯,舌头僵直地说:

"你俩怎么不喝呀?神赐给你们天堂里的美酒!"

莱吐说:

"我们很少喝酒,即使喝也是慢慢地呷。"

托那说:

"这可太好了。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舍弃这美好的生活呢?至于我,我的职业很糟糕,我全家老小的处境更是糟糕,内心的忧郁就甭提了。我指望的就是酒永远不离口。"



一个叫萨马勒的鼓起掌,高兴地晃着脑袋说:

"这个酒馆是穷人们的据点,来这里的人尽是饿着肚子为别人烹调美肴、光着身子为别人织衣裳、心里悲痛,而又要强作笑脸取悦于主人的穷人。"

另一个人说:

"听我说,努比亚人,对酒客来说,只有喝得两腿酥软、失去知觉时才感到日子好过。就说我吧,哪个晚上不是被人抬着回到我那茅屋里去的。"

艾斯菲尼斯有些激动,他明白自己正置身于饱受煎熬的穷苦人中间,他问道:

"你们是渔民吗?"

"大多数都是。"托那回答。

酒保很不在意地耸耸肩,连头都没抬,说:

"先生,我可是酒保。"

托那"格格"地大笑起来,他用粗粗的手指指着一个身材瘦小、四肢纤细,但却长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人说:

"你若仔细观察的话,定可发现他是小偷。"

艾斯菲尼斯用半信半疑的眼光看了看那人,那人狼狈极了,他想使艾斯菲尼斯放心,便说:

"别担心,先生,我可从来不偷贫民区的。"

托那接过他的话茬,评论道:

"言下之意在我们这儿没有值得他偷的东西。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与我们朝夕相处。他只在底比斯城里才施展自己的技艺,因为那儿是富人住的地方,有的是钱。"

被称为小偷的就是萨马勒,他用辩解的语气说:

"我不是小偷,先生。但我整天东奔西忙,像一个永不歇脚的生意人。当然,如果我在途中碰上一只迷路的鹅,或者无主的鸡,我就会帮它们找一个栖身之处,它往往是我的茅屋。"

"你把它吃了?"

"神宽恕我,先生,上等的菜肴会使我中毒的。不过我可以把它卖了。"

"你就不怕当兵的?"

“怕极了，先生。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富人和当道的，谁还敢偷呀?”

托那插嘴为小偷作证，说：

“埃及的法律规定，富人可以偷穷人，穷人不准偷富人。”

托那嘴上说着，两眼却一直贪婪地盯着两只酒杯，突然，他转了话题，不悦地说：

“为什么老把这两杯酒放那儿引诱人呢?”

艾斯菲尼斯微微一笑，随口说：

“这两杯酒属于你的了，托那。”

托那淌着口水，他两只粗大的手抓起酒杯，先用威胁的目光扫了一下周围的人，然后，一口气把两大杯酒灌下了肚子，接着，他又舒坦地吁了口气。艾斯菲尼斯明白了托那刚才那威胁目光的含义，立刻为在场的每一个人要了杯他们最爱喝的葡萄酒。所有的人高兴地饮着酒，开始交谈、歌唱、欢笑起来，尽管每个人脸上依然留着贫穷给他们带来的忧伤，然而，在这狂饮的时刻，他们好像成了世界上最欢快、幸福的人，至于明天的命运，则被置之度外了。艾斯菲尼斯此时虽然沉浸在他们的气氛中，但他不时感到痛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酒馆里又进来一个人，看得出，来者也是这儿的常客。他向大伙示意表示问候，要了杯酒，用淡淡的口气对周围的人说：

“依巴娜夫人被他们抓起来，押到法庭去了。”

好些人只顾喝酒，根本没有注意他在说什么。有人问：

“什么?”

“听说一个蛮人军官在尼罗河边抓住依巴娜，企图娶她为妾，依巴娜哪能依，便进行了反抗。”

人们顿时大声怒吼起来。艾斯菲尼斯问道：

“法院将怎么处置她?”

那人厌恶地朝艾斯菲尼斯瞥了一眼，说：

“法院将判她罚款，罚金多到叫她无法承受的地步，这样，他们就可任意鞭打她，最后把她投进大牢。”

艾斯菲尼斯的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儿血色，他对来人说：

“你能带我去法院吗?”



“还是喝我们的酒吧，谁为那女人辩护，大官就会发怒。这不等于把自己也赔了进去?”托那支吾着说。

带来这一消息的人问艾斯菲尼斯：

“先生，你是外乡人吧?”

“是的，但我很想出席这个审判。”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带路。”

正当他俩准备离开酒馆时，莱吐赶紧凑近艾斯菲尼斯耳边，窃窃私语道：

“你可得小心，千万别误了我们的大事呀。”

艾斯菲尼斯没有吭声，紧跟着那人走了。

六

法院里挤满了法官、社会名流、与此事有关的人士以及证人。大厅的凳子上也坐满了各阶层的人。坐在法庭正中的都是些蓄着长胡子脸白白的法官。主席法官的胸前挂着一枚代表公道的神——萨麦的小塑像，艾斯菲尼斯和莱吐就近找了两个座位。莱吐对艾斯菲尼斯悄悄说：“显然他们沿袭了我们的制度。”两人看了看周围人的脸，发现在座的大多是希克索斯人。法官召唤带上被告，开始审讯。然后毫不留情地迅速作出判决。于是，鸣冤声和哭喊声从赤裸着古铜色上身的穷人那里响起。下一个被告，就是他们为她而来的那个女人，传令者高叫道“依巴娜女士”，两人焦灼地注视着门口，只见一位妇人迈着稳重的步伐慢慢走向被告席，她看上去既从容又悲愤。她虽然已四十开外，然而脸仍旧很漂亮。她身后跟着一个衣冠楚楚的希克索斯人，那人恭恭敬敬地朝法官弯下腰，说：

“尊敬的法官先生，我是拉赫司令的代理人，我叫霍姆。这个女人损害了我们司令的尊严，我代表司令参加法庭审判。”

法官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莱吐和艾斯菲尼斯为此感到惊诧不已。法官说：

“你的主人对这个女人有什么指控呢?”

司令的代表愤愤地说：

“听我主人讲，今天早上，他碰到了这个女人。当时他想把她作为女仆收留，可是，这女人非但无视我们主人的一番好意，而且还不知羞耻地撒野，这完全有损我们主人的军威。”

霍姆的话引起全场骚乱，大家交头接耳，纷纷表示谴责。法官用手杖指了指大家，全场安静下来了。接着，法官向那女人发问道：

“你有什么可说的吗？”

那女人开始一直保持着沉默，对公正的绝望似乎已使她忘记了惧怕。她平心静气地说：

“这人的话与事实不符。”

法官恼火了，冲着她大声斥责道：

“小心点，你讲这种有损于高贵的起诉者尊严的话，只会加重你的罪行。说吧，让我们来评判。”

那女人一下子气得脸绯红，全身颤抖着。她仍然保持着平静，说：

“当时我正在往渔民区的路上，突然，一辆车子挡住了我的去路，车上跳下一名军官，要我立即上车。我根本不认识他，很害怕，便想躲开他。可他却抓住我的手说，成为他的妻子是我的荣幸。我对他说不愿意。可是他却讥笑我，说女人表面上的拒绝意味着实际上的同意。”

法官摆手打断了她的话，似乎怕她再说出什么有失军官体面的细节来。接着法官又问道：

“回答我，你有没有侵犯过他？”

“没有，先生。我一再拒绝他，想挣脱他的手。我绝没有侵犯过他，既没有动手，也没有动口。这个区的许多人都能为我作证。”

“你是指渔民吗？”

“是的，先生。”

“他们根本不配在这个神圣的地方作证。”

妇人闭上了嘴，眼中泛出惶惑不安的神色。法官又问：

“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没有了，先生。我发誓我没有用任何语言和行为伤害过他。”

“控告你的人是个大人物，是法老卫队的司令。他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你反驳也没用。”

“连法院都拒绝听我的证词，我怎么还能反驳他呢？”

法官恼羞成怒，说：

“渔民没有资格到这个地方来，除非是犯了法被押进来。”

法官没再理会女人，转身去和另外几位法官交换了意见，随后又坐直了身子，对依巴娜说：

“你这个女人，司令对你一片好意，你却恩将仇报。法庭现作出判决，要么罚五十块金币，要么坐三年大牢，鞭挞体罚，任你选择。”

在场的人听到这一判决，脸上都显出满意的神色。这时，只有一个人再也忍不住了，他用气愤的口气冲着法官说：

“法官先生，这个女人是清白、受冤枉的。快放了她吧，她是受害者，饶了她吧！”

法官气愤极了，眼光紧逼着这位大声嚷嚷的人，阻止他再说话。此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人身上。艾斯菲尼斯认出了他，吃惊地对他的同伴说：“他就是刚才我们和他谈话谈崩了、并骂我们是蛮人走狗的小伙子。”艾斯菲尼斯此刻也有点生气。那个人继续说：

“我决不能容忍这个愚蠢的法官把这个女人投入监狱。”

莱吐不安地说：

“我们的任务远比救一个蒙冤的女人重要得多。小心，千万别误了大事。”

艾斯菲尼斯对老人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法官又问女人：

“你付不付钱啊？”

“付，法官先生。”艾斯菲尼斯站起身，用委婉动听的声音回答。

所有的人都把脸转向这个年青人，打量这位在最后时刻救那位女人的勇敢侠士。女人困惑地望着他，那个只能用哭泣和求饶来保护那个女人的年青人也被惊得目瞪口呆。而司令的代理人却向他射来一道敌视、恐吓的目光。但是，艾斯菲尼斯根本没有理会这些，他挺着高高的身子，昂着那张英俊的脸，朝法官席走去，在法庭上付出了全部罚金。

法官十分纳闷，心里直嘀咕：“这个农夫哪来这么多金子！哪来这么大的勇气！”眼下，法官再也想不出其它良策，只好转身对女人说：

“女人家，你自由了，走吧！你差点身入囹圄，可得吸取教训啊！”

七

莱吐、艾斯菲尼斯、依巴娜夫人以及那个古怪的年青人都离开了法庭。路上,妇人瞅着艾斯菲尼斯,用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说:

"先生,你的豪侠使我免遭了监狱的折磨。你是我的大恩人。可你也使我欠下了一笔无法偿还的债。"

那个古怪的小伙子突然拉过艾斯菲尼斯的手亲吻起来,他两眼含着热泪,用颤抖的声音说:

"让神宽恕我错怪了你们。我求神给予你们最好的回报。你们为拯救我母亲、使她免遭狱刑和体罚花费了钱财。"

艾斯菲尼斯非常激动,亲切地说:

"快别这样说,夫人,你已经受够了凌辱。一人受辱,所有正义的人都会感到不安的。我所做的,只是出于义愤,出出气而已,哪谈得上欠债啊。"

这些话没能说服依巴娜,她还是很激动,连说话也有些结巴了:

"真是大恩大德啊,这恩德怎么形容、赞颂也不过分。"

依巴娜的儿子同样感激万分,他两眼瞅着艾斯菲尼斯,表示歉意似的说:

"我碰见你们时,见你们一身富人打扮,便把你们当作蛮人的走狗了,没想到你们竟是两位可敬的埃及人。不知你俩打哪里来?请到我家茅屋去坐坐,一块喝上一盅,庆贺我能荣幸地认识两位。我决意非要你们答应不可,否则我就不离开你们。两位先生,怎么样?"

早想深入到百姓中去的艾斯菲尼斯对这个邀请感到高兴。这个小伙子的豪爽和英俊早已吸引着他,于是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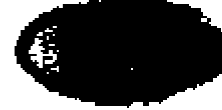
"我们非常高兴接受你的邀请。"

听了这话,小伙子和他母亲一样快乐起来。可是夫人又说:

"请你们谅解,寒舍的简陋,实在与你们高贵的身份不配。"

莱吐机灵地应道:

"有主人的盛情,这就够了。更何况,我们商人对艰苦的生活和艰难的



行程都习以为常了。”

于是,大家像老朋友一样,在友好的气氛中走着。路上,艾斯菲尼斯对依巴娜的儿子说:“我该怎样称呼你呢? 朋友。我叫艾斯菲尼斯,我的同伴叫莱吐。”小伙子礼貌地点了点头,微笑着回答:“我叫艾哈迈斯。”艾斯菲尼斯感到好像有人在叫唤他,他向年青人投去了惊愕的目光。

半小时光景,他们来到了艾哈迈斯的家,这个家的茅屋像其他渔民居住的茅屋一样简陋。外面一间客厅,里面两间小屋。家具虽然十分简单,显得贫穷,但很干净,布置得井井有条。艾哈迈斯陪两位客人在厅里坐下。两扇大门敞开着,尼罗河的微风轻轻吹来,河上的景色也一览无余。依巴娜准备饮料去了。屋里只剩他们三个人,好一阵子,谁都没有开口,只是相互传递着眼光。艾哈迈斯犹豫了一下,说:

“竟然还有你们这身阔绰打扮的埃及人,真令人感到不解。你们不是蛮人的走狗,他们怎么能让你们成为富翁呢?”

艾斯菲尼斯说:

“我们是努比亚的埃及人,今天才进入底比斯。”

“努比亚!”小伙子惊愕而又高兴地猛拍了一下手掌,“蛮人入侵我国时,许多人都逃到了那里,你们俩也是逃难过去的吗?”

艾斯菲尼斯刚想回答,素来谨慎的莱吐抢在他前面急忙说:

“我们是为经商,很早以前就迁居努比亚的。”

“那么你俩怎么进入埃及的呢? 蛮人不是早就关闭了边界吗?”

艾斯菲尼斯和莱吐意识到艾哈迈斯尽管年少,但见识很广。艾斯菲尼斯见这小伙子挺友好,也信得过,便向他叙述了他们进入埃及的经过。正说着,依巴娜端着酒壶和一些炸鱼进来了。她把饮料和食物往客人面前放好,坐下听艾斯菲尼斯继续叙述。最后,艾斯菲尼斯说:“金子能迷住人们的心窍,能博得他们的欢心。我们将到南方总督那儿去,让他瞧瞧我们带来的宝贝。我们希望他能同意我们在埃及和努比亚之间经商,就像我们以前做生意一样。”

“就是你们如愿以偿了,那也只能是你们独家承担做生意的艰难。蛮人从来就瞧不起经商的。而埃及人,眼下贫病交加,苦难深重,根本无力参与做买卖。”依巴娜边说边把酒盅和鱼递到客人面前。

两个商人知道怎么回答她的问话，但他俩谁也没吱声，端起酒就着炸鱼喝了起来。接着，他俩用最美好的词句称赞起夫人和这简单而又可口的菜肴。依巴娜羞红了脸，一个劲地感谢艾斯菲尼斯的恩德。她万分激动地说：

“在那关键时刻你向我伸出了慷慨的手。可还有多少苦难的埃及人，灾难无时不在折磨他们，而他们却得不到帮助。”

艾哈迈斯很容易激动，听到母亲这么说，顿时气得脸通红，愤愤地说：

“埃及人是奴隶，他们得到的是面包屑，还得受皮鞭的拷打。国王、大臣、将领、法官、官员、地主，他们全是蛮人。大权都掌握在这帮长着肮脏胡子的白人手里。埃及人，昨天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今天却成了蛮人的奴隶。”

艾斯菲尼斯的眼睛盯着滔滔不绝的艾哈迈斯，眼睛里充满了钦佩和同情的目光。但是，莱吐却强抑着激动之情，始终没有抬眼。艾斯菲尼斯问：

“像你一样憎恨这种暴虐者的人很多吗？”

“是的。但是我们强忍着怒火，承受着凌辱，弱者毫无办法呀。我常常自问，这黑夜还有个尽头没有？自从发怒的神惩罚我们，让我们塞肯内拉国王的王冠落地以来已经整整十个年头过去了。”

两人的心在剧烈地跳动，艾斯菲尼斯脸都有点变色了。莱吐看着小伙子惊讶地问：

“你这个年纪怎么知道这段历史的？”

“在我的记忆中，对可悲的历史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但是，痛苦的岁月永远不会被遗忘的。我是从母亲那儿知道底比斯不幸的历史的，她时常讲给我听。”

莱吐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依巴娜，这使她感到有些紧张，莱吐想打消她的顾虑，对她说：

“你真是位崇高的女性，你儿子也是个高尚的青年。”

莱吐心里暗暗思忖道：“直到现在，这位夫人仍然很警惕。”他原来还想打听一些他想知道的事，看来这些只能待以后再说了。老人机灵地一转话题，开始扯起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来。此时大家心里不再有顾虑，诚挚和友好的感情使他们融合在一起。两位商人打算起身告辞，艾哈迈斯对艾斯菲尼斯说：

“先生，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南方总督府？”

艾斯菲尼斯对这个问题感到突然，便说：

“大概明天吧。”

“我有一个希望……”

“什么希望?”

“我希望能陪你一起前往。”

“你知道去那儿的路吗?”艾斯菲尼斯高兴极了。

“当然知道。”

依巴娜刚想阻止儿子，可是艾哈迈斯却坚定地做了一个手势，不让她说什么。艾斯菲尼斯微微一笑，说：

“如果你认为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那就请你当向导了。”

八

第二天，艾斯菲尼斯为准备拜见总督忙碌了整整一个上午。他十分清楚此次会见的分量。他明白，他一生的希望能否实现，全抵押在这次拜见的结局上。同样，他们身后那些处在绝望边缘、时而又被希望所激动的那巴塔人的一切期望也都寄托在这次会见上。船上装满了盛放珍品、珠宝的箱子、关着奇禽怪兽的笼子，还有侏儒和许多奴隶。下午，艾哈迈斯来了，他高兴地向两位商人问好，说：

“从现在起，我就是你们的侍从。”

艾斯菲尼斯拉起艾哈迈斯的胳膊夹在腋下，三人一齐走进船阁。船在风平浪静中朝北驶去。船阁内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吭声，大家都脸朝着一个方向——底比斯岸边，各自陷入了沉思中。船经过了许多贫民区后，驶进隐没在椰枣树和无花果树中的一座座高大的宫殿建筑。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鸟儿在树丛中飞来飞去，树丛的后面是绿油油的田野；银色的水溪、河谷、椰枣树、葡萄点缀着大地，牛在吃草。勤劳的农夫光着上身在放牧。岸边有一排排水车，随着优雅的节奏，水车吮吸着尼罗河水。微风吹拂着垂弯的枝条，枝叶婆娑起舞，鸟儿欢叫着，水牛“哞哞”地叫唤，花草的芳香随风飘来。艾斯菲尼斯此时感到一幕幕的往事正搅扰着他发烫的额头。他想起了过去，那时，春天到来时，他坐着御轿，在仆人、卫兵的簇拥下来到田野，农夫们

把玫瑰花撒在他走的大路上,高兴地为他纯洁的童年祝福。

“这就是总督府。”艾哈迈斯的说话声把他从回忆中唤醒。艾斯菲尼斯叹了口气,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莱吐也把视线移向那儿。老人的目光显得有些惊奇和不安。

船收起桨,朝那座宫殿靠近。这时,迎面驶来一条小战船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船上站满了士兵,一名军官在船上恶狠狠地大声嚷道:

“喂,乡巴佬,快把你的破船开远些!”

艾斯菲尼斯忙从楼阁中跳了出来,走到船舷旁,恭敬地向军官行了个礼,说:

“我这儿有一封信呈给伟大的主人、南方总督陛下。”

“把信给我,你等着。”军官凶狠地注视着艾斯菲尼斯说。

艾斯菲尼斯从披风口袋里掏出信,递给军官。军官仔细看过信,然后命令随从调转船头,向花园的台阶划去。接着,他又命令一个士兵,把信送进宫殿。一会儿,那士兵又回到军官身边,对他悄悄耳语了几句。军官向艾斯菲尼斯挥手,示意他的船靠岸,艾斯菲尼斯立刻命令水手们起桨靠岸,在宫殿前一个泊位上下了锚。军官对艾斯菲尼斯说:

“陛下正等着你,带上你的货去吧!”

艾斯菲尼斯转身向船上的努比亚人发出命令。一些人抬出箱子,另一些人抬出兽笼和侏儒坐的轿子。莱吐向艾斯菲尼斯道别,说:

“神保佑你成功!”

艾斯菲尼斯跟上那队人,大家默默无声地穿过绿草茵茵的花园。

九

商人去谒见总督。总督的一名侍从把他带进大厅,奴仆们抬着东西尾随在后。艾斯菲尼斯发现这间大厅豪华、优雅,大厅四周的墙上和屋顶上都是艺术图案。总督坐在大厅正中的软靠椅上,他身着宽大的袍子,看上去像是一座坚固的建筑。他那张大脸上的表情很凶猛,锐利的目光显示出他的勇敢、无畏和真诚。艾斯菲尼斯示意他的侍从把箱子、笼子放在地上,然后他走到大厅中央,弯腰向总督恭敬地行了个礼,说:



“塞特神保佑你,最伟大的总督。”

总督向他投去锐利的目光,艾斯菲尼斯堂堂的仪表和修长的身材不禁使他感到惊愕。总督的脸上显出高兴的神情,他问道:

“你真是从努比亚来的吗?”

“是的,我的主。”

“你此行目的何在?”

“我想给埃及的主人送一点礼物,都是我们努比亚的特产。但愿你能使努比亚人感到高兴,他们就会奉献更多的礼物。”

“那你又想得到点什么呢?”

“埃及剩余的粮食。”

总督马上摇了摇他的大脑袋,用讥讽的眼光瞧着艾斯菲尼斯,直率地说:

“我看你年纪轻轻的,胆量倒不小,竟敢冒这个险。好在我喜欢冒险家,这是你的运气。现在,就把你带来的东西让我瞧瞧吧。”

艾斯菲尼斯叫艾哈迈斯把一个箱子扛到总督跟前,然后自己走上前去打开箱子。顿时,各色各样的宝石、饰物展现在总督眼前,总督的眼睛立即显出贪婪、渴望和惊奇的神色,眼睛直盯着那些宝石和饰物打转,两只手还不停地翻弄起来。接着,他问艾斯菲尼斯道:

“努比亚有很多这样的饰品吗?”

“这事实在奇怪,我的主,这种宝石只有在努比亚边远地区的森林深处才有。那里野兽出没、瘟疫四起。”艾斯菲尼斯机灵地说着这番早在进宫前就编造好的话。

接着,他又分别打开装有绿宝石、珊瑚、金子、珍珠的箱子。总督慢慢地欣赏着这些财宝,他的眼花了,最后像陶醉一般。这时,艾斯菲尼斯示意抬上装着羚羊、长颈鹿、猴子的笼子,说:

“如果宫殿的花园里有这些动物,那该多美呵!”

总督笑了,自言自语地说:“这小伙子真是个无法对付的魔鬼。”这时,艾斯菲尼斯掀起载着侏儒的轿子的门帘,侏儒怪诞的神态使总督吃惊万分,他再也坐不住了,站起身走近轿子,在轿子周围直打着圈儿,说:

“多奇怪呀,这到底是人还是动物?”

艾斯菲尼斯微笑着说:

"是人,我的主,他来自一个为数众多的民族。"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啊!"

总督唤来一名奴仆,对他说:

"快去请阿米娜利德斯公主、我夫人和兄弟来。"

十

总督请的人都来了。艾斯菲尼斯彬彬有礼地垂着双目。忽然,他听到一个柔和的声音,不禁心房震动,这声音说:"你为什么要搅乱我们的谈话啊,总督?"艾斯菲尼斯偷偷地观察着这些刚进屋的人。走在最前面的那位不正是昨天光临他船队,并拿走一枚绿宝石挂件的公主吗?她的容貌仍是那般迷人,她在人们眼里就像是一束耀眼的光亮。这时艾斯菲尼斯已深信总督肯扎尔和他的夫人是法老家族的成员。紧跟在公主和总督夫人之后的那位男子,对艾斯菲尼斯来说也并不陌生,他就是昨天主持审判依巴娜的法官。此刻,艾斯菲尼斯已明白了这位法官和总督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公主和法官也都认出了他,他俩这时用含蓄的目光打量着艾斯菲尼斯。总督根本没有觉察到他们已见过面。他躬着身子对公主说:

"来,公主,快瞧瞧这深埋在地下,生活在地上的最珍贵、最罕见的东西。"说着,他在放宝石的箱子和兽笼、侏儒的轿前转了一圈。所有的人对这些玩意儿无不感到惊奇和赞赏。侏儒的出现更使大家感到惊愕不已。总督夫人显得特别震惊,对这些珍奇物品的迷恋简直无法形容。她在装满象牙的箱子前看了又看。这时,法官走到艾斯菲尼斯跟前,对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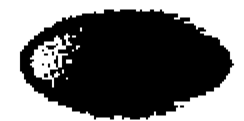
"昨天我心里还在想你哪来这么多钱,今天我全明白了。"

总督转过脸瞧着他俩,问他的兄弟道:

"赛奈姆特法官,这是怎么回事,你以前认识他?"

"是的,总督先生,昨天在法庭上我已见过他了。看上去此人十分矜持,且不吝钱财。他自愿花五十块金币使一个得罪了拉赫司令的女奴免遭入监受刑之罪。我的主,司令竟在一天之内先碰到一个侵犯他的农妇,接着又碰到一个胆敢触怒他的乡巴佬。"

阿米娜利德斯看了看年青人的脸,笑呵呵地揶揄道:



“赛奈姆特法官，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一个农夫竭力保护一个农妇不是挺合情理的吗？”

“不错，我的女主人，农夫有什么能耐？可是，金子有魔力啊！有句格言说得好：如果你想从农夫那儿得到什么，那就想法先让他穷，然后再用鞭子抽打他。”

总督生来就欣赏勇敢无畏的气魄，于是他说：

“这位商人是个勇敢的小伙子，能闯过我国的边境，这就足以证明他的胆略了，好，好极了，但愿他还是个敢和我格斗的勇士，我的剑因久不出鞘而生锈了。”

阿米娜利德斯用嘲讽的口气说：

“赛奈姆特法官，你怎么不可怜可怜这小伙子呀，我还欠他的钱呢！”

“你是说他借钱给你了？公主，此话从何说起？”

公主见总督如此惊愕，不禁笑了起来。接着，公主叙述了她如何遇见船队，一个侏儒又如何把她吸引到船上，最后她又如何挑了一串漂亮的项链等等全部经过。她讲话时那无所顾忌、并时而带些讥讽、调侃味的口气，证明她所享有的自由。肯扎尔总督也不再感到奇怪了，反而开玩笑地说：

“公主，你为什么挑一个绿色的鸡心呢？我们都知道白色的心和黑色的心意味什么，可是，绿色的心又是什么意思呢？”

公主笑着回答：

“你不妨问问这位卖‘心’人。”

艾斯菲尼斯有点沮丧，他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听公主这么说，他才开口道：

“陛下，绿色的心象征着富饶和同情。”

“啊，我多么需要这颗心呀！因为我有时感到自己十分残忍，甚至残忍到折磨自己。”公主接着说。

赛奈姆特法官一直望着侏儒，他试图把嫂子的注意力也吸引到这边来。但是，嫂子哪舍得丢开宝石箱子。法官对侏儒的外貌有点厌恶了，他说：

“多丑的生灵！”

艾斯菲尼斯说：

“他是侏儒，他对我们的长相还看不惯呢，在他们看来，倒是创世者丑化



了我们的面相和肢体。"

肯扎尔大笑起来,说:

"你说的话比侏儒、比你带来的所有奇禽怪兽更为出奇。"

赛奈姆特用猜疑的眼光紧瞅着艾斯菲尼斯,说:

"我看这年青人想用他的想象来搅混我们的脑子,我敢肯定,那些侏儒是不会明白漂亮和丑陋的含义的。"

阿米娜利德斯像求恕似的凝视着侏儒,说:

"喂,侏儒,你看我的脸很丑吗?"

肯扎尔又是一阵狂笑。艾斯菲尼斯看着公主姣好的面容和撒娇时的艳态,神情有点恍惚起来。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视线一直不离开她。沉默片刻之后,艾斯菲尼斯意识到该告辞了,然而他又担心总督会不提及他最为关心的问题,于是,他对总督说:

"尊敬的总督,我能否在您仁慈的关怀下如愿以偿?"

总督在沉思,他的手在不停地抚弄浓密的黑胡须。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们的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争和侵略,他们希望富裕、安宁,可是他们生来不会经商,因此只有从像你这样的冒险家手里得到珍珠和财宝。然而我不想现在就给你答复,我还得禀报我的主人——国王。我要把最好的珠宝献给他,也许他会同意我的意见。"

艾斯菲尼斯心中一阵高兴,说:

"总督先生,我已为法老准备了一份珍贵的礼物,那是特意为他制作的。"

总督凝视着艾斯菲尼斯的脸,良久,一个接近国王的想法在他心中酝酿而成,他说:

"袭十余年来的习惯,法老将在本月底庆祝胜利节。我可以让你带着你的小矮人去见国王,使他感到意外的高兴。那时候,你再献上你的礼物,毫无疑问,这份礼物要和国王的地位相配。好吧,报上你的姓名和住址。"

"我的主,我叫艾斯菲尼斯,住在底比斯城南边的渔民区,我的船队就停泊在那儿。"

"我将在近日派人前往你处。"

艾斯菲尼斯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然后带着奴仆们离去。艾斯菲尼斯在向总督谈及他的愿望时,公主始终望着他的脸,细听着他们的谈话。艾斯



菲尼斯离去的时候，她又目送着他走出大门。公主欣赏艾斯菲尼斯的俊美和身材，同时又为他在世上从事买卖和贩运侏儒这种命运感到惋惜。唉，她多么希望在那些五短身材的人民中间找到一个具有这样相貌的人。可是，现在具有这种外貌的人竟是一个从事矮人买卖的棕色皮肤的埃及人。公主感到这个年青人的形象已经在她心里有了好感。她像发怒似地站起身，撇下总督离开了大厅。

十一

艾斯菲尼斯和奴仆们随着向导又回到了花园，一缕和煦的微风使他激动的心情恢复了平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此行颇为顺利。此时，他又想起了阿米娜利德斯，想起她那娟秀的脸、金色的头发、深红的嘴唇，还有悬在她那隆起的胸脯上的绿宝石鸡心。啊，为了他的心永远和她的心连在一起，他应该毫不在乎这宝石鸡心的价值。艾斯菲尼斯自言自语地说："她真是吉祥和爱情的化身。在她看来，整个世界都得听任她的摆布。她大胆地欢笑，但笑声中蕴藏着残忍。她讥笑总督、奚落外乡商人，可她竟然是个不满十八岁的姑娘。这样的姑娘，倘若明天见她骑上似箭奔驰的飞马，我也决不会感到惊愕的。"

艾斯菲尼斯提醒自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于是他重又陶醉在顺利之中，不由暗暗赞扬起总督肯扎尔来，他确实是一名勇敢无畏的总督，他的心地还不错，也许他同时又是个大笨蛋。不过他对金子的贪婪就像他的同僚。他侵吞了那么多的金子、珠宝、翡翠、宝石，各种各样的动物，以及侏儒，却连一个"谢"字都不用提。但是，对艾斯菲尼斯来说，正是这样的贪婪使他打开了埃及的大门，进入了总督宫，他还将在不久的将来踏进法老王宫。艾哈迈斯走在离他的不远处，他听见艾哈迈斯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沙利夫，"艾斯菲尼斯以为是在和他说话，便回头一看，只见艾哈迈斯正望着一位年迈的老人，老人提着一只花篮，拖着踉跄的步子。老人听见有人叫唤他，便抬起无神的双眼，四处搜寻。但艾哈迈斯又故意避开老人的目光，背朝着他。艾斯菲尼斯感到惊奇，朝艾哈迈斯投去不解的目光，可小伙子仍然低着头，一言不发。



一行人来到船边，上船后，他们发现莱吐正等候着他们，那张苍老的脸上显出关切的神色。艾斯菲尼斯微笑着对他说：“托阿芒神之福，一切顺利。”船起锚后，艾斯菲尼斯把与总督见面的情况一一告诉莱吐。一阵哭声打断了他俩的谈话，两人朝哭声望去，只见艾哈迈斯趴在船栏上，像小孩一般在恸哭。艾斯菲尼斯和莱吐吃惊万分。艾斯菲尼斯想起艾哈迈斯在路过花园时那令人不解的行为，便走了过去，莱吐紧跟在后。艾斯菲尼斯把手搭在艾哈迈斯肩上，对他说：

“什么事这么伤心啊？艾哈迈斯？”

小伙子没有回答，他丝毫没理会艾斯菲尼斯的话。他已经完全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无法控制自己的理智和感情。艾斯菲尼斯和莱吐见此状不由地有些惊慌失措，他俩站在他身边，不知如何是好。随后，他俩把他扶进船阁坐下。艾斯菲尼斯递给他一杯水，问道：

“为什么哭，艾哈迈斯？你认识那位叫‘沙利夫’的老人吗？”

“我怎么会不认识他？我怎么会不认识他呢？”艾哈迈斯边哭边说，声音有些颤抖。

“他是谁？你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艾斯菲尼斯不解地问。

悲痛使他再也沉默不了，他终于道出了隐藏在心底的秘密：

“我的艾斯菲尼斯先生，今天我作为你的仆人陪伴你进去的那个宫殿，原是我父亲的宫殿！”

艾斯菲尼斯的脸上出现了惊讶的神色，莱吐注视着小伙子的脸。小伙子痛苦地继续说：

“今天被肯扎尔强占的宫殿，那是我童年的摇篮，孩时的家。在那高高的墙里，可怜的母亲在家父的守护下度过了青春时代。那都是在灾难降临埃及大地、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神圣的底比斯土地之前的事了。”

“艾哈迈斯，你父亲是什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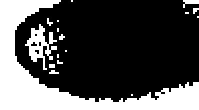
“家父原是已故国王塞肯内拉的陆军司令。”

“贝巴司令？我的天哪！这确实是勇敢的司令的官邸。”莱吐说。

艾哈迈斯惊愕地望着莱吐，问：

“莱吐先生，你认识我父亲？”

“我们这辈人中还有谁不知道他的？”



“我心里早在想，你是被侵略者驱逐的埃及主人。”

莱吐不想对贝巴司令的儿子隐瞒什么，他问：

“勇敢的司令是怎样死的？”

“先生，他在保卫底比斯的最后一战中献出了生命。家母遵照他的遗嘱，带着我和另外一些人，逃到了我们现在居住的贫民区。底比斯其他官员家眷都分散开了，一部分人现在穿着褴褛的衣衫混杂在渔民中间，国王一家也从水路去了谁也不知道的那个地方。此后，阿芒寺的大门被关闭了，祭司们再也不能和世间交往，这儿成了外来的长胡子白人的天下，他们抢占了一切。在这些人中，肯扎尔的运气最好，国王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并把我父亲的财产、官邸赏给了他，还封他为南部总督，以此作为对他罪恶双手的奖励。”

“总督干了哪些坏事？”莱吐问。

艾哈迈斯停止了哭泣，用愤怒的口气说：

“就是他那双手杀害了我们的塞肯内拉国王。”

艾斯菲尼斯的身子像被一团火击中了似的颤抖起来，他再也坐不住了，像受到惊吓似地站起来，脸上显露出令人心寒的怒气。莱吐这时紧闭着双眼，脸色铁青，直喘粗气。艾哈迈斯的眼光在他俩之间来回转动着，最后，他终于发现，他俩也和他一样怒火冲天。艾哈迈斯抬起头望着天空，喃喃地说：“让神赞美这神圣的愤慨吧！”

船又回到了原来的泊位。夕阳落在尼罗河上，晚霞染红了整个地平线。上岸后，他们径直向依巴娜家走去。依巴娜正在点灯。他们刚一进屋，她就转过身，微笑着欢迎他们。莱吐和艾斯菲尼斯走到她跟前，朝她崇敬地弯下腰。莱吐用庄重的语气说：

“神赐我们伟大的贝巴司令夫人晚安。”

妇人嘴角的笑容顿时消失，两眼中尽是惊奇和不安的神色。接着，她用责备的目光紧盯着儿子，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一泓热泪溢满了她的眼眶。艾哈迈斯走到她身边，拿起母亲的手，紧紧地握住，深情地说：

“母亲，别怕，别难过。我已领受到这两位先生的大恩大德，这你是知道的。现在，你该明白了，这两位好心的先生如我猜测的那样，也是被暴君们赶出埃及的，他们时刻盼望着光复祖国。”

妇人这才放下心来。她向艾斯菲尼斯、莱吐伸出了手，只见她脸上的神情是那样的纯洁、诚挚。大家一起坐下来，艾斯菲尼斯说：

"能同英勇的贝巴司令夫人，以及他那满怀激情的儿子艾哈迈斯坐在一起，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我们的司令和他的主人——国王一样，为保卫底比斯而献身。表现出最高尚的精神。"

依巴娜则说：

"能与两位高贵的同一时代过来的朋友幸福地相会，我感到无比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忆逝去的岁月，倾诉我们对眼前的共同情感。艾哈迈斯，他是个有抱负的年青人，他无愧于他的名字，他父亲用老国王塞肯内拉的孙子、国王卡姆斯的儿子艾哈迈斯的名字为他命名。他俩是同一天出生的。神灵赐他晚安。"

莱吐伸出双手，嘴里说声："阿门。"接着他恳切地说：

"神会保佑我们的朋友艾哈迈斯，也会保佑他的伟大的同名人——无论现在他在何方。"

十二

两位商人和依巴娜一家的友谊增强了。他们像一家人似的不分离，除了夜晚。艾斯菲尼斯和莱吐了解到渔民区中隐居着许多底比斯过去的商人、庄园主和农场主。他俩对这一状况十分高兴，很想认识其中的一些知名者。当他俩相信群众对他们的忠诚后，便向艾哈迈斯公开了这一想法。年青人欣然答应，便在和他母亲最接近的人中选了四个人来，他们是萨那卜、哈姆、库姆和迪布。有一天，艾哈迈斯把两位商人的真实身份透露给他们，约定他们到家里来。这些人都是穷人打扮，麻布的腰围和短上衣都已破破烂烂。大家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相互热情问候。艾哈迈斯对艾斯菲尼斯和莱吐说：

"这些人和你俩一样，都是老埃及人，可恶的蛮人强占了埃及的土地，如今他们全过着悲惨的渔民生活。"

哈姆问两位商人：

"你们是底比斯人吗？先生。"



“不,先生,我们都是艾姆布斯王族成员。”莱吐说。

“像你俩一样迁居到努比亚去的人很多吗?”萨那伯问。

“是啊,先生。特别是在那巴塔,那儿有几百个埃及人。他们分别来自艾姆布斯、西因、哈布,或是底比斯人。”

大家相互交换着眼色。艾哈迈斯向大家叙述了艾斯菲尼斯在法庭上拯救他母亲的经过,大家对这两位商人再也没有什么怀疑了。哈姆又问:

“你们在那巴塔生活怎样? 莱吐先生。”

“和努比亚人一样贫困,努比亚虽有黄金,但缺少粮食。”

“不过你们还算是幸运的,蛮人的魔爪还没有伸向你们。”

“是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始终牵挂着埃及,想念被奴役的埃及人民。”

“在南部,有我们的军队吗?”

“有,但人数很少。南方总督鲁曼用它保卫国家的安全。”

“在蛮人入侵后,努比亚人的心还向着咱们吗?”

“努比亚人是热爱我们的,他们自愿接受我们的统治。因此,对鲁曼总督来说,尽管他只拥有这样一支为数不多的部队,但在治理国家中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老百姓是顺从的,如果他们想造反,根本没人能制止。”

艾哈迈斯又向大家叙述了他俩如何闯过边境、谒见总督,以及艾斯菲尼斯还将在胜利节给阿布菲斯进礼等等,大伙听着,好像在做梦一般。哈姆不解地问:

“那么给阿布菲斯送礼是为什么?”

艾斯菲尼斯说:

“要激起他的贪欲,这样他就会允许我在埃及和努比亚之间经商,用黄金换取粮食……”

众人没作声,艾斯菲尼斯也沉默着想了想,他感到现在该迈出新的步子了,于是慎重地说:

“诸位先生,请听我说,我们的目的并不是经商。如果说,今天我们来到伟大的贝巴司令夫人家中,仅仅是为了经商,那就太不应该了。我们来这儿,希望用我们的商船把埃及和努比亚连接起来。表面上,你们是我们的雇工,我们把你们带到南方去,然后我们再把黄金运来埃及,接着再从埃及带回粮食,带回人。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只需要带人回去。”

大家听着，感到既惊讶又高兴，眼里闪烁着晶亮的光泽，依巴娜嚷道：

"我的天哪，这声音多美啊！它唤醒了我们濒于绝望的心。"

哈姆也叫了起来，说：

"神啊，生命又在底比斯的坟墓中蠕动了。"

库姆也大声说道：

"喂，唤醒了死亡之心的年青人，过去——直到刚才，我们一直在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绝境中生活，眼前的苦难压得我们直不起腰来，我们除了回忆光荣的往日，并为它的逝去而哀叹外，别无它策。是你，为我们掀开了帷帘，让我们看到了光辉的前程。"

艾斯菲尼斯心中一阵喜悦，并充满信心。他用优美诱人的声音说：

"先生们，哭泣是毫无用处的。光荣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对它的逝去仅表示悲伤也是无济于事的。倘若你们能为恢复这已逝去的光荣而孜孜不倦地工作，那么这光荣一定会回到你们身边。你们不要为今天暂时成为商人而难过。不久的将来，你们将成为军人，大地为你们颤抖，城堡为你们摇撼。但是，你们得先告诉我，你们那些兄弟是否都信得过？"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信得过，就像信任我们自己一样。"

"难道你们不怕暗探？"

"蛮人虽然狂妄，但很愚蠢。他们用武力奴役我们已整整十年，自以为高枕无忧了，因此，他们不会提防我们。"

艾斯菲尼斯高兴地拍了一下手掌，说：

"请各位分别到你们忠诚的兄弟们那儿，给他们带去新的希望，任何时候都和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和他们交换意见，听取他们的建议，告诉他们南方的计划，一俟那巴塔忠诚的埃及人也义愤填膺，那么你们就该表示出愤怒。"

大家充满激情听完他的话，奈伊卜说：

"高尚的年青人，我们已经怒火中烧。我们将用我们的战斗，使你相信我们比那巴塔的兄弟们更仇恨敌人。"

大家向两位商人告别后离去，怒火已经在他们中间燃烧，它永不会熄灭。这时，艾斯菲尼斯和莱吐听见依巴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神啊,谁能告诉我们殉难国王的家眷现在在哪里？国王又被葬在何处呀?”

几个星期过去了,艾斯菲尼斯和莱吐一直没顾得上尝尝休息的滋味。他俩常在依巴娜家里同隐居在底比斯的埃及人聚会,告诉他们流亡在外的埃及人的希望,在他们心中播下希望和生命的种子,坚定他们的决心。因而整个渔民区的百姓都焦急地等待着艾斯菲尼斯被召进法老王宫。

过了好几天,南方总督的一名侍从来到渔民区,他找到艾斯菲尼斯的船队后,把一封总督的亲笔信交给了艾斯菲尼斯,信中允许他在胜利节那天进宫。渔民们看见这位送信的使者,内心都很高兴,沉浸在希望的欢乐中。

这天晚上,全船队的人都入睡了,只有艾斯菲尼斯一人还在甲板上。夜十分宁静,四周没有一丝响动,他沐浴在月光中,面对像珠宝般闪闪发亮的尼罗河河面,心中充满了喜悦,感到十分轻松。在那巴塔与亲人们分别的情景又展现在眼前,当时曾祖母杜西丽告诉他,阿芒神的神性授意她派他回到埃及;父亲卡姆斯站在他身边,用他那洪亮而又激动的声音一再叮嘱他;母亲塞特卡姆斯亲吻着他的前额;妻子妮菲塔莉透过湿润的睫毛,向他投来告别的目光。想到这里,他的双眼中闪烁着宛如月光般纯洁、清澈的依恋的目光,感到有几滴来自天际与尼罗河之间的水渗入他的心田,他像喝了酒似的一下子来了精神。忽然,一个光辉夺目的形象悄悄进入他的脑海,他不禁浑身颤抖。于是他闭上眼睛,努力摆脱这个形象,忿忿地暗自说:

“我的天哪,我怎么老是想到她,我决不能这样。”

十三

节日那天,艾斯菲尼斯整个白天都待在船上。晚上,他穿上最华丽的衣服,梳理好头发,并洒上香水下了船。奴仆们抬着装满象牙的箱子和放下了布帘的轿子,紧跟在艾斯菲尼斯后面也下了船,一行人朝宫殿方向走去。这一天,底比斯成了不夜之城,鼓乐声和歌声在空中回响,月光照亮着道路,街上到处可见喝得醉醺醺、哼着小调的大兵。达官贵人们的车队由火把开道,朝法老宫驶去。艾斯菲尼斯的心沉甸甸的,伤感地暗暗想道:“命中注定我非得与这帮人一起度过他们为庆祝底比斯沦陷和塞肯内拉阵亡的节日。”他

朝那些高声欢呼的大兵们狠狠瞪了一眼。这时,他想起了先哲高葛米奈的格言:"贪酒的士兵双臂无力、讨厌战争。"

艾斯菲尼斯随着人流来到宫殿广场。城墙上和城墙眼里灯火通明。他再也看不下去了,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对少年时代温馨的回忆,像一阵微风吹进他发热的头脑里。他的心痛苦、沮丧。他越走近这童年的摇篮,心里就越感悲伤。

艾斯菲尼斯朝一个门卫走去,向他出示了肯扎尔的信。门卫仔细查阅后,唤来一名士兵,令他带领艾斯菲尼斯及他的那队人到花园里等候。艾斯菲尼斯跟着士兵拐进一个院子旁边的一条走廊,因为宽阔的路上挤满了应邀的来宾和侍从、卫兵。艾斯菲尼斯就像是昨天才离开这儿一样,非常熟悉这儿的一切。当他们踏上通向花园的大柱石走廊时,艾斯菲尼斯的心不由剧烈地跳动起来,由于过分激动他紧咬着下嘴唇。他想起了当年他和妮菲塔莉在这走廊里嬉戏的情景:他蒙住自己的双眼,让妮菲塔莉在一根大石柱后面躲藏好。然后,他唤来一伙人帮他寻找,直至把她找到。艾斯菲尼斯还仿佛听到了她那双小脚丫的脚步声,听到她那甜蜜的笑声。那时,他俩曾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石柱上,不知现在还在吗?此时此刻,艾斯菲尼斯多么希望带路的卫兵有所疏忽,使他能找到记载着美好往事的痕迹。然而,他的双腿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主人的心火烧火燎的,依然迈开大步。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花园,卫兵指着一张长椅说:

"就在这儿等着,待会儿有人来带你。"

花园被耀眼的灯光照得通明,微风吹来阵阵花香。艾斯菲尼斯的双眼在长满青草的花园走道的尽头搜索着,那儿原是竖立塞肯内拉塑像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放着一尊毫无生气的新塑像。塑像中等身材、宽大的身子、大脑袋、鹰爪鼻、留着长胡子、又大又鼓的眼睛。不用说,这一定是蛮人国王阿布菲斯的形象。艾斯菲尼斯用厌恶的目光瞅了好一会儿,然后又用充满仇恨和愤怒的目光冷冷地朝卫兵望了一眼。宫殿、花园里的一切依然如故。当他看到高坡上的夏宫、参天的椰枣树摇曳着它那细长的躯干时,又想起了幸福的往事。那时,每当春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全家都来这里:祖父和父亲聚精会神地下着棋,妮菲塔莉坐在王后塞特卡姆斯和祖母艾胡泰比中间,而他却依偎在曾祖母杜西丽怀中。夜晚,他们品尝着新鲜的水果,随意聊天,

或者吟颂诗歌，时光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艾斯菲尼斯面对眼前的花园草坪、走廊通道，沉浸在回忆之中。他虽然在这里已经坐了不少时间，但一点也没有感到厌倦和焦虑。这时有人朝他走来，问道：

“你准备好了吗?”

“先生，一切都准备好了。”艾斯菲尼斯起身回答。

来者打算回去，对他说：

“跟我来！”

艾斯菲尼斯及他的随从人员忙跟着他跨上台阶，穿过法老门廊，来到离国王大厅门口不远的地方，等待入厅的命令。这时，艾斯菲尼斯听到大厅内传出阵阵狂笑声、舞步声和节奏较强的音乐声。同时，他又看到一队队仆人，有的拿着坛子、酒壶，有的拿着花束。艾斯菲尼斯知道蛮人们正在放荡地寻欢作乐，欢庆他们的节日。也只有在这时，国王才允许他们不顾所谓的威严、文雅，让他们再现一下原有的野性。这时，一个奴仆叫唤着他的名字，艾斯菲尼斯迈着从容的步伐走进大厅。大厅正中空空的，许多身着豪华礼服的人都坐在四周，他们注视着他。艾斯菲尼斯有些紧张，但他相信，总督为了在国王面前请功，已将他和送礼物等事在这些人面前作了一番吹嘘，引起这些人对来者的兴趣，这是吉祥的预兆。艾斯菲尼斯走到大厅中央时，便命令随从停步，然后独自走近王位，恭敬地垂首行礼，并用顺从而又谦逊的声音说：

“尊敬的陛下，尼罗河的主人、上下埃及的法老、东方人的元首。”

“我赐你平安，奴才。”国王回答，他的声音洪亮而又粗犷。

艾斯菲尼斯直起身，偷偷地看了一眼坐在属于他祖辈的王位上的那个人，他很快明白，这个人就是花园里塑像的主人。

艾斯菲尼斯从阿布菲斯通红的脸色和眼神，从放在他面前的酒杯中意识到他有点醉了。王后坐在他右边，公主阿米娜利德斯坐在他左边。艾斯菲尼斯望了她一眼，见她身着宫廷服，像一颗熠熠发光的明星，此时正骄矜沉默地看着他。

国王仔细打量着艾斯菲尼斯，小伙子的模样已使国王感到心悦，于是他微笑着用粗嗓门说：

“的确，他这张脸，倒真配成为我们达官贵人。”



艾斯菲尼斯低着头说：

“神愿使他成为法老的一个奴才。”

国王大声笑着说：

“我看你很会说话，你们尽用甜言蜜语来骗取我们的同情和钱财。‘赐勇者利剑，赐弱者口才’这是塞特神的高见。不过，你和这无关，我的朋友肯扎尔已告诉我，你从努比亚给我们带来了礼物，那就快给我们看看吧。”

艾斯菲尼斯低下头，退到一边，然后朝他的随从做了个手势，两名随从便抬着象牙箱子走上前来，把它放在王位前。艾斯菲尼斯走近箱子，打开它，从里面取出一顶纯金铸成的、并镶满珍珠宝石、珊瑚的双重法老王冠。艾斯菲尼斯用双手把王冠高高托起。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它吸引了，大家既感到惊愕，又为王冠的华美而赞不绝口。阿布菲斯贪婪地睁大着金鱼眼，下意识地脱下自己头上的王冠，然后用他的大手接过这顶新王冠，把它戴在自己光秃秃的脑袋上，顿时，国王显出从未有的威风。国王这时很得意，脸上的表情喜滋滋的。他对小伙子说：

“商人，你的礼物被接受了。”

艾斯菲尼斯恭敬地弓着腰，然后转身对他的随从做了一个特别的手势，奴仆们便拉开轿上的遮帘，三个矮人并排坐在里面。侏儒的出现使在场所有的人大为震惊，很多人伸长着脖子站起身来。艾斯菲尼斯大声命令他们向法老行礼，三个侏儒齐步向前跳了一下，站成一行，然后又一起迈着坚定而又稳健的步伐向王位走去，跪倒在法老面前，最后，三个侏儒默默地站起身，脸上毫无表情。

“商人，这些是什么动物?”国王大声嚷着问。

“我的主，他们是人。他们的部落在努比亚最南部，他们不相信世界上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其他的民族。如果他们遇见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吓得目瞪口呆，甚至会失措地大声惊叫。我收养了这三个矮人，并精心照料他们。我的主，你会发现他们是十分顺从和听话的。同时，你还会发现他们挺有趣，可供你消遣。”

国王点了点他的大脑袋，高声笑起来，然后说：

“自称精通一切的人是愚蠢的。年青人，你给我们带来了愉快，我对你表示满意。”



艾斯菲尼斯垂下头，然后转身退了下去。在大厅正中，忽然一个人拦住了他的去路，并抓住他的胳膊。艾斯菲尼斯转身看着这个长着粗大手的人，他身着一套豪华的军装，蓄着两撇漂亮的浓浓的八字胡，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的脸充满了血，红红的，眼睛中射出疯狂的光芒，他已经醉了。他向他的主子行了个礼，说：

"我敢肯定，在这样一个民族节日的盛会上，国王一定会乐意观赏一下精彩的格斗，同样这也是我们神圣的传统。我为神圣的国王准备了一场令人兴奋的血的格斗。"

"让两名骑士的血流在这大厅的地上来消除我们胸中的郁闷，那该有多美呀！可是，谁是荣幸地受到你挑战的幸运者呢？拉赫司令。"国王把酒杯举到他那厚厚的嘴唇边。

"我的主，他就是我的对手。"醉醺醺的司令指着艾斯菲尼斯说。

国王和在场的许多达官贵人都感到奇怪。国王问：

"这个努比亚商人怎么会让你感到愤怒？"

"他用五十块金币赎买了一个侮辱了我人格的农妇，使她免遭处罚。"

国王"格格"大笑起来，问司令道：

"可是，难道你愿意和一个农夫格斗？"

"我的主，我看他体魄健壮，肌肉发达，只要他不像雏鸟般胆小，为了国王的高兴，为了给节日增添喜庆气氛，我也就不管他身份的卑贱了。"

但是肯扎尔却不太愿意拉赫司令与艾斯菲尼斯格斗。他用责备的眼光看着他当法官的弟弟赛奈姆特，因为他知道是赛奈姆特不顾他的处境，带司令来这儿向艾斯菲尼斯发难的，他担心拉赫司令的利剑会断送努比亚源源不断的财宝。于是，肯扎尔走近司令，口吻坚定地对他说：

"司令，司令的勋章不允许你同一个农夫商人格斗。"

拉赫拦住总督说：

"如果说，我与一个农夫格斗是丢人的话，那么，放过一个顶撞了我的奴隶，而不给他以应得的惩罚，那是我的耻辱。既然现在法老已赐这商人以同情，那么我也愿意可怜可怜他，给他一个自卫的机会。"

在场的人认为司令这番话有道理，也不失公正。他们为了能使自己欣赏到一场格斗，愉快地度过这个节日，真诚希望商人能接受挑战。艾斯菲尼

斯一时找不到开脱的借口，为难极了。他感到所有的人都焦灼地在等待着他的回答，顽固的醉司令也正用挑衅和仇恨的目光盯着他。艾斯菲尼斯的血在血管里沸腾，此刻他想起了杜西丽的嘱咐和莱吐的叮咛，如果杀了这个粗野的司令，那么，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之果就会丢失，他的家族就会失去一次机会。想到这里，他平静下来了。天哪，惟一的办法就是退却或逃跑。这样，司令会讥笑他，所有在场的人会向他投去蔑视的目光，而他只能低着头，沮丧地离开这儿。然而，他将实现最崇高的目的。这时，他又听司令说：

“乡巴佬，你敢顶撞我，为何就不敢应战呢?”

艾斯菲尼斯感到全身都软了，一声没吭。他又听见一个声音在说：“算了吧，这是个不懂格斗的小伙子。”“算了吧，真正的勇士是靠精神格斗的，而不是靠身体。”另一个声音又说。艾斯菲尼斯十分气恼，他感到有一只手搭在他肩上，有一个声音在说：“你不是骑士，只要道声歉，并不算丢人。”艾斯菲尼斯抬头一看，发现是肯扎尔在对他说话，那只杀害祖父的手搭在他肩上，他感到浑身都在抽搐。在这可怕的瞬间，他朝王位方向看了一眼，只见阿米娜利德斯正朝他凝视着，顿时他又怒火中烧，像失去了理智一般，用清楚的声音说：

“我感谢司令把格斗赐予我，我接受你伸向我的手。”

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国王也大笑着把酒盅里的酒一饮而尽。所有的脑袋从各个不同的方向转向这两个对手，司令显得十分得意，脸上露出泄愤、复仇的微笑。他问艾斯菲尼斯：

“你会使剑吗?”

艾斯菲尼斯点了一下头，司令便给他递去一把剑。随后，艾斯菲尼斯脱去披在上衣外的披风和罩裤，他修长、健壮的身子一下子显露得清清楚楚，再加上他漂亮的脸庞，众人的目光被他吸引住了。司令又递给他一张盾。艾斯菲尼斯右手握剑，左手操盾，犹如寺院中的一尊圣像，伫立在离司令几步远的地方。

国王允许格斗开始，两人都抽出剑。愤怒的司令抢先进攻，扬起剑对准艾斯菲尼斯猛刺，他满以为这一剑定可致对方以死命。不料年青人轻轻地巧妙一闪，就躲开了，剑在空中刺了个空。司令看准时机，闪电般地对着年青人的脑袋猛砍下去，这一剑比第一剑更厉害。年青人用盾迅速挡住了它，

全场叫声四起。司令意识到对手十分精通格斗,开始有所警惕,他连连使出新的招数。两人相互袭击着,时而纠缠在一起,时而拉开距离,时退时攻。司令又急又恼,年青人却显得出奇的稳重,他从容自信,轻松地抵挡着对手的进攻。每当他以精湛的技艺拨开司令的剑,司令就越发疯狂。谁都看得出艾斯菲尼斯只是在抵御,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打乱司令的步子,或躲开他的利剑,才主动出击。艾斯菲尼斯高超娴熟的格斗技巧使全场气氛不断高涨,在场的人忘记了格斗者之间的身份上的区别。拉赫像疯了似的,向年青人发起了一次比一次更为凶狠的进攻。他一剑又一剑地猛刺着,年青人一点也不示弱,他剑来盾挡,避开司令的刺杀,像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他内心充满着必胜信心,不急不躁,沉着应战。被激怒的司令这时开始感到失望,他明白自己的处境,意识到失败后的难堪。失望激起了他的冒险心。他举起剑,用尽全身力气准备给年青人致命的最后一击,他满以为一直处于防守的艾斯菲尼斯是经不住他这有力一击的。然而,说时迟那时快,艾斯菲尼斯也对准司令握剑的手猛力一击,剑正中其手,司令的手开始颤抖。艾斯菲尼斯接着又迅速地一下打飞司令的剑,剑正落在法老王位前不远的地方。拉赫两手空空,鲜血不停地顺手流下,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人们兴奋地喧嚷起来,为年青人的勇猛和他对司令的宽容喝彩。拉赫司令却冲着艾斯菲尼斯嚷道:

"乡巴佬,怎么还不快点结束了我?"

艾斯菲尼斯平静地说:

"没必要这样。"

司令咬着牙,向国王行了个礼,然后在原地转过身,走出了大厅。国王再次大声笑了起来,身子笑得一颤一颤的。国王指了指艾斯菲尼斯。艾斯菲尼斯把剑和盾交给一个侍从,走近王位,向国王弯下腰。国王说:

"你的格斗比你的侏儒更吸引人,你是怎么学会格斗的?"

"可敬的国王,在努比亚,一个商人如果不懂剑术,那么他的商队就得不到安全,甚至连他自己的性命和伙伴的安全也会遭到威胁。"

国王说:"多么了不起的国家啊,过去当我们驰骋于寒冷的北方沙漠时,我们也都曾是强男壮女。但是,我们住进宫殿后,就过起了以酒代水的奢侈舒适的生活,我们觉得天下太平了,以致今天我看到我们的一个司令竟在格

斗中败在一个农夫出身的商人手下。"

国王说话时,脸部表情很轻松,并咧着嘴笑着。肯扎尔总督走近王位,向国王行了个礼说:

"我的主,这年青人挺勇敢的,宽恕了他吧。"

法老点着他那沉甸甸的脑袋,说:

"言之有理,肯扎尔,格斗是公道而又高尚的。我宽恕他了。"

总督发现这正是个好机会,忙说:

"我的主,这年青人愿为阁下效劳,他打算从努比亚运来昂贵的珍宝,运回埃及的粮食。"

国王瞅着总督,想起了头上的新王冠,毫不犹豫地说:

"这一点,我也答应了。"

肯扎尔弯腰表示感谢。艾斯菲尼斯紧跟着跪倒在国王面前,他伸出手,捧起国王的衣角亲吻了一下,然后又敬畏地站起身,努力克制着自己,不把目光投向法老座位的左侧。艾斯菲尼斯慢慢地退了下去,一直退出大厅的门。这时,他既高兴又兴奋,但又不禁自问:"要是莱吐知道了格斗的事,会说什么?"

半夜后,艾斯菲尼斯和随从们回到了船上。他们发现莱吐根本没有睡,一直等候着他们。莱吐显得有些不安,走近艾斯菲尼斯,渴望尽早听到消息。艾斯菲尼斯把在宫殿中碰到的一系列成功和曲折——告诉了莱吐。莱吐说:

"让我们感谢阿芒神赐予我们的成功吧!然而我感到,如果我不向你指出,你因为愤怒和高傲而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的话,我就太失职了。你真不应该因为愤怒而让我们的希望去经历一次几乎面临夭折的危险!难道司令就没有赢你的可能吗?难道国王就没有可能迁怒于你吗?你应该时常想到我们在这儿是奴隶,他们是主人。我们是来求恩赐,而他们则是赐恩者。你应该做出一副感恩戴德和忠诚于他们的样子,首先应该向那位曾给你伟大的祖父、给整个埃及致命一击的总督表示忠诚。为了埃及,为了那些还留在那巴塔、现在正为我们担心并期待着我们回去的人,你就这样去做吧!"

老人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竟哭出声来了。然后,他走进房间,虔诚地向神作起了祷告。

次日一大早,两人按事先约好的时间,来到依巴娜夫人家里。女主人和她

的儿子艾哈迈斯,还有萨那伯、哈姆、迪布、库姆等一些朋友都怀着担忧和急切想知道艾斯菲尼斯此次进宫结局的心情等候着他俩的到来。哈姆对他俩说:

"我们的心一直悬着,时而充满忧虑,时而充满希望。在附近的陋舍中,我们数百名的朋友也都整夜没合眼。"

艾斯菲尼斯甜蜜地微笑着说:

"好消息,朋友们。国王已经允许我们在努比亚和埃及之间经商了。"

大家喜形于色,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泽。莱吐坚定地说:

"行动的时刻到了,你们再不能白白浪费时间了。你们必须明白路还很长。我们要尽可能多带些人回去,要赶快动员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可以先让他们多图些利,暂时不要把真情告诉他们,等到我们过了边界。那时,我们一定会发现他们都是像我们所了解的埃及人、底比斯人一样,都是忠心耿耿的。快行动起来,去准备行装吧!"

一个燃烧着热情和充满着信仰的规模宏大的活动在秘密地进行着。许多渔民打扮的人来到船上,在甲板上或在船舱里忙碌不停。随后,艾斯菲尼斯就面临一个头疼的难题:那些妇女和儿童,是让他们在船上承担更适合于男人或青壮年的工作,还是留下她们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艾斯菲尼斯感到这难题很是棘手,便和几位最贴心的弟兄们商量如何解决。商讨了好一阵子,最后依巴娜的儿子艾哈迈斯亮出自己的观点,说:

"艾斯菲尼斯先生,我们需要的是一支由男人组成的凶猛的军队,我们不能因为妇女而影响为这支伟大的军队征募士兵。她们可以留在底比斯,直到我们凯旋归来,这并不会给她们带来什么害处。把我们的妇女留在底比斯,比把她们留在努比亚更能激起我们的战斗热情。如果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话,那么,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目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承受这一痛苦,甚至是牺牲的痛苦。"

依巴娜异常激动,她说:

"好主意,我们的阵地就在这儿,我们将和底比斯的百姓同命运,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

谁也没有对这一主意表示异议。妇女们都表示愿意离开自己的丈夫或儿子。顿时,整个底比斯南部沉浸在一片离别之情中:挥泪告别、真诚祝福、殷切希望。

短短的几天里,伟大的、充满了无声的献身精神的工作在进行着。艾斯菲尼斯在这些日子中一直没有合过眼,他忙于接待来客、走访人家、组织出征,这些工作在他内心激起的希望是无穷的。他看到了现在,想到了未来,同时又竭力克制着自己仇恨的心理和复仇的欲望,他这样做,也是强抑着在胸中燃起的怀念之情;他压抑着那吞噬心肺的爱情火焰。近日来,他由于忙碌、忿怒、压抑和克制,明显消瘦了。

十四

南方总督终于给艾斯菲尼斯签发了一张在任何时候都可通过边界的通行证。在一个潮湿的黎明,船队启程了。艾斯菲尼斯、莱吐和依巴娜的儿子艾哈迈斯坐在第一艘船的楼阁里。相思和怀念充满了他们的心。艾哈迈斯眼里噙着告别母亲时还没流尽的泪水。艾斯菲尼斯陷入了回忆之中,他想到了底比斯、底比斯的人民。底比斯,人间最伟大的城市,有着百余扇城门的城市。还有城市中高耸入云的方尖碑、宏伟的寺院、壮观的宫殿、长长的街道、宽阔的广场、没有昼夜之分的繁华的市场。光荣的底比斯,关闭国门十年之久、没人朝拜阿芒神的底比斯,终于被蛮人统治的底比斯。蛮人占据了丞相、法官、司令、文武大臣一切要职,他们奴役着底比斯的百姓。日月无情,过去使唤奴隶的人现在蒙受了偌大的耻辱。年青人的心碎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又想起藏在船舱中的人,一个共同的愿望在激励着他们。祖祖辈辈对埃及的爱推动着他们冲向恐惧。他们忍受着多么巨大的离别痛苦啊,他们扔下自己的妻子、儿子于敌人的魔爪之下,他们全都像勇敢的艾哈迈斯一样,强抑着眷恋之情、克制着别离的痛苦,脸上仍显出充满信心和力量的表情。忽然,在他的记忆里,出现了一个发光的形象。他忙低下头,眼睛避开有洞察力的莱吐。如果老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一定又会生气的。他无法弄清他的心为什么总是牵挂着这个魔鬼的女儿?他奇怪自己为什么老是离不开她的形象?年青人不安地问自己:“对一件东西是否可以同时产生爱与恨两种感情?”他眼睛里显出痛苦的神色,心里暗暗在说:“无论如何不能再看她一眼了,免得心里牵挂。难道世界上真有不能忘怀的东西?”莱吐的说话声打断了他的梦。

“看北面，有一船队正急驶而来。”莱吐的语气中露出担忧的情绪。

两个年青人忙朝后看去，只见五艘船正破浪飞驶而来，看不清船上有些什么人。很快船就驶近了，船上的一切都能看清楚了。艾斯菲尼斯看见有一名汉子伫立在船艏，他一眼就认出了他：

“是拉赫司令。”艾斯菲尼斯担心地说。

“你说会是在追我们吗？”莱吐脸色骤变，十分紧张地说。

年青人不知如何回答，大家都警惕地注视着那个船队。莱吐有些害怕，忿忿地说：

“这混蛋会是来截道的吗？”

艾斯菲尼斯这时意识到，他贸然行事的后患至今还没有消除。眼看危险就要降临到他这支已接近平安之地的船队。他把目光紧盯着拉赫的船队，眼看它越来越近，并且超过了他船队中的好几条船。突然，艾斯菲尼斯发现五艘战船的甲板上站着一排排的士兵，来者不善，这是断然无疑的。紧接着，指挥船朝着艾斯菲尼斯的船直扑过来，直到与它并行。司令用凶狠的眼光紧盯着艾斯菲尼斯。

“停船，快抛锚！”司令冲着艾斯菲尼斯粗鲁地嚷道。

开在前面的几条战船调转方向，包围了商船队。艾斯菲尼斯下令水手停桨抛锚。大伙遵令停船，看到这些战船上站满了全副武装准备开战的士兵，都不免有些紧张。艾斯菲尼斯更为担心，他惟恐发狂的司令对他的船队进行报复，使全民族的希望破灭。他对莱吐说：

“如果他只要我的脑袋，这没关系，我愿意成为这新的战斗中第一个牺牲者。如果我完了，莱吐，你要继续前进，千万别由于心头的仇恨而葬送我们全部的希望……”

老人紧紧握住艾斯菲尼斯的手。世界在他眼里变得一片漆黑。艾斯菲尼斯语气坚定地接着说：

“莱吐，今天我要用昨天你劝告我的话来劝告你，尽量避免不理智的动怒，让我来为我的错误付出代价吧。你明天一定要回到我父亲那里，请你安慰他，用你带回去的埃及士兵让他高兴，这比我回到他身边却葬送我们的大业要好得多……”

“喂，乡巴佬，快到甲板上来！”拉赫司令冲着艾斯菲尼斯大声嚷道。艾

斯菲尼斯紧紧地握了握莱吐的手,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了出来。司令站在自己船的甲板上,对艾斯菲尼斯说:

"发了疯的奴才,那天我醉得摇摇晃晃,你才得手。现在,我心不跳手不颤,正等着你呢!"

年青人意识到司令生性好报复,他还想和他格斗,以洗刷他上次的耻辱。

"你很想再来一次吗? 司令。"艾斯菲尼斯平心静气地说。这时他对船队的安全有点放心了。

"是的,奴才,这一次我要亲手把你狠狠地宰了。"司令厚颜无耻地说。

"我不害怕你的挑战,可你是否能许诺,不管格斗胜负如何,保证不损害我的船队?"艾斯菲尼斯仍然平心静气地说。

"看在我的主的面上,我可以饶了你的船队,让它扔下你的尸体滚蛋。"司令鄙夷地说。

"你愿意在哪儿格斗?"

"在我船上。"

艾斯菲尼斯二话没说,跳上一条舢板,两只有力的胳膊用力划桨,把舢板划到司令的船边。然后跳上梯子上了甲板,站在他的对手面前,司令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年青人英俊的脸上露出沉着、坚毅和藐视对手的神态使司令格外恼火。司令向一个士兵示意,那士兵便把剑和盾递给了他。"小心点,今天可不留情了。"司令说着,摆开了格斗的架势,紧接着便像一头凶残的野兽猛扑向年青人。两人在全副武装的士兵围成的圈子中展开了激烈的格斗,厮杀得难分难解。在另一艘船的船头上,莱吐和艾哈迈斯站在那儿侧目观察着这场激战。司令接二连三地向艾斯菲尼斯发起攻击,艾斯菲尼斯用他超人的剑术抵挡着司令的进攻。接着,年青人朝对方的盾牌狠命出一剑,顿时,盾上出现了一条裂痕,年青人抓住时机,向对手发起了灵活而猛烈的进攻。司令被迫后退,他在这强有力的对手的利剑面前只能自卫,连反击的机会,甚至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司令满脸怒气,像发了疯似的愤怒地咬着牙,绝望地扑向对手。艾斯菲尼斯躲开他的进攻,击出漂亮的一剑,击中司令的脖子,司令的两臂顿时垂了下来,无力再战,像醉鬼似的踉跄地拖了几步,然后脸朝下倒地,在血泊中挣扎。士兵们怒吼起来,抽出利剑,只等军官

一声令下,便迅速地扑向年青人。艾斯菲尼斯相信一切都完了。他知道面对这么多把刺向他心脏的利剑,抵抗是徒劳的。因而他只能向死亡投降,他两眼直直地盯着倒在面前的司令,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就在这令人不安的时刻,艾斯菲尼斯听见附近一个声音在怒斥:"军官,快命令士兵收起剑。"艾斯菲尼斯感到这个声音很熟悉,心里不由慌乱起来。他朝传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一条法老船几乎已紧贴着这条死亡之船。阿米娜利德斯公主斜靠在船栏上,姣美的脸上略带愠色。

* * *

士兵们收起剑,向公主行礼。艾斯菲尼斯还没从惊愕中完全醒悟,便也急忙躬身向她表示敬意。但他相信,他已从死亡中得救了。

"拉赫死了吗?"公主问军官。

军官走到司令身旁,把手放在他心口上,又察看了一下他的脖子,然后站起身,说:

"看样子伤得不轻,公主阁下,但还有口气。"

"格斗是否公道?"公主冷冷地问。

"是的,是公道的。"

公主气愤地说:

"那么,你们的心中怎么会对一个国王已经赐他平安的人产生杀机呢?"

军官哑口无言,神色紧张。公主用命令的口吻说:

"放了这个商人,把受伤的司令送到王宫御医那儿去。"

军官遵命放了艾斯菲尼斯,年青人跳上舢板,朝法老船划去,他欣喜地自语道:"公主怎么会来得这么及时?"他登上法老船,没有卫兵阻挡他,这时公主已回到她的楼阁里。艾斯菲尼斯稳步朝前走去,叫一个侍女请示公主允许他进楼阁。侍女进去了一会儿,然后出来叫艾斯菲尼斯进去。年青人走进楼阁,心怦怦直跳。艾斯菲尼斯看见公主坐在舒适的靠椅上,背后垫着一个塞满丝绸的松软靠垫,神采奕奕。年青人恭敬而又诚挚地向她鞠躬行礼,随后,他直起身子,当看见那串带有绿宝石鸡心的项链挂在公主的脖子上时,他的双颊不由地泛起了红晕。艾斯菲尼斯脸色和眼神的变化,都没有逃过公主的眼睛。公主指着项链,用悦耳动听的声音说:

“你是来问我要这串项链钱的吧?”

公主温和的语气使艾斯菲尼斯感到放心。公主刚才的一句玩笑又使他感到高兴,他诚恳地说:

“不,公主阁下,我是为了对您表示衷心的感谢而来的,您给了我幸存于世的机会。因此,只要我活着,您永远是我的恩人。”

像闪电时的光亮一般,公主的嘴角上露出一丝粲然的微笑。公主说:

“是的,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这么说,你别感到奇怪。我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爱欺骗或假装谦虚的人。今天早上,当我得知司令率一小舰队出航截你道时,我就紧追而来。我在一边目睹了你俩的格斗,接着又在适当的时候出面救了你。”

公主对艾斯菲尼斯的恩惠,在艾斯菲尼斯的心里犹如在干枯的心上洒上一注清水。公主那对惺忪的眼睛,可以看出她想拯救艾斯菲尼斯。艾斯菲尼斯被那幸福的甘露陶醉了。他问道:

“我能否大胆的毫不虚伪和假情假义地问您一句,请直率告诉我,您为救我的性命而不辞劳苦的原因是什么?”

“为了让你对我欠下一笔救命之债。”公主缓缓地说,好像在嘲笑他提出这种自以为会使她难堪的问题。

“这是一笔让我幸福、而不会使我贫穷的债啊。”

公主抬起一对蓝色的眼睛看着他,艾斯菲尼斯感到快要倒在她脚下了。

“你真是个狡猾的家伙,这话难道是一个即将远航而不再回来的负债人对他的债权人说的吗?”公主说。

“不,公主阁下,我此行归期不远。”

公主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

“我是在问自己,我从这笔债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艾斯菲尼斯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望着公主湛蓝的眼睛,看到了目光中那种比赐给他生命更为甜蜜、更值得怜悯的神色。他感到在他们中间有一股气流,正神奇地散发着热量,吸引着他俩的心结合在一起。艾斯菲尼斯方寸已乱,倾倒在公主的脚下。

金黄色的刘海在公主姣美的前额上和两耳边飘拂,她问道:

“你要去很久吗?”

“一个月，阁下。”艾斯菲尼斯叹了口气说。

“不过，你决心要回来的，是不是？”公主流露出难过的眼神。

“是的，公主阁下。我以我属于您的生命发誓，我对这神圣的楼阁发誓。”

“再见吧。”公主向他伸出手。

“再见。”艾斯菲尼斯吻着她的手说。

*　　*　　*

莱吐张开双臂，两眼噙着泪水把艾斯菲尼斯搂进怀里。艾哈迈斯搂着他的脖子，吻着他的前额。船起锚了，向南疾驶而去。他们站在船上，目送着向北而去的公主的船，直到船只消失，才收回视线。

大家回到船阁中，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艾斯菲尼斯观赏着岸边的村庄，看着那些古铜色皮肤的强壮汉子，想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然而，他的心总把他往那条船的楼阁上拽。莱吐是否看出他心中有事？莱吐是个心地宽厚的老人，他的心里只有对埃及的热爱。艾斯菲尼斯的心总被那些事纠缠着，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对还是错。可是人啊人，谁能料到在他达到自己目的之前，会碰到什么事呢？登山者也许会觉得自己竟在深谷；老练的猎手也许会遇到不测风云、空手而归。

十五

船队平安地通过了埃及边界。大家一起向阿芒神作了虔诚的祷告，感谢神为他们开拓了道路，祈求神赐予他们希望，保佑他们的妻子远离一切灾难。船队在河里朝上游方向航行了好几个昼夜，一直到一个岛边才抛锚整休。莱吐招呼大家下船上岛，他站在人群中央，艾斯菲尼斯紧挨在他右边，莱吐说：

“兄弟们，请允许我把一个因当局的原因而没有向你们透露的秘密告诉你们，你们该知道，我们是已故国王塞肯内拉家族派出的使者，你们的国王卡姆斯现在正在那巴塔等候你们的到来。”

众人脸上出现了惊奇的神色。一部分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问道：

“这是真的？莱吐先生，我们的法老一家都在那巴塔吗？”

老人微笑着点点头表示肯定，于是又有人问他：

“我们的圣母杜西丽也在那儿吗？”

“是的。不久的明天她就会为你们祝福。”

“我们的国王塞肯内拉的儿子卡姆斯也在那儿？”

“是的，你们将会亲眼看见他，亲耳听见他的声音。”

“王储艾哈迈斯在吗？”

莱吐微微笑着，点了一下头，指着艾斯菲尼斯说：

“各位，这就是埃及王国的王储，法老王子殿下艾哈迈斯。”

大伙惊呼起来：“艾斯菲尼斯商人就是埃及王储艾哈迈斯？”依巴娜的儿子艾哈迈斯流着泪跪倒在王子面前，所有的人也都跟着跪了下来，他们有的哭着，有的欢呼着。这发自内心深处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

船队继续向前航行，每条船上都弥漫着喜悦的空气。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巴望着插翅飞到那巴塔，飞到正在等待他们的卡姆斯国王和杜西丽圣母身边。又有几天过去了，远处地平线上终于出现了那巴塔简陋的茅屋和朴素的建筑，它慢慢地越来越近，一切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最后，船队在泊位上抛下了锚。岸上一些看见船队的士兵向总督宫奔去。好多努比亚人聚集在岸边看着船队和船上的人。船上的埃及人在艾哈迈斯王子和管家霍尔的带领下上了岸。随后，有一辆马车急速驶来，从马车上下来的是南部总督罗蒙。王子和大家一起向他问好，总督向他们转达了国王和他全家的问候，并告诉大家国王陛下正在宫中等候他们的到来。人们为国王长时间地欢呼起来。接着一大队人紧跟着王子朝总督宫方向走去，他们身后还跟着许多努比亚人。

法老一家全坐在总督宫花园里的大晴雨伞下。这十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奋斗、严酷、痛苦在国王一家人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尤其是在杜西丽太后和艾胡泰比太后身上留下的痕迹更深。圣母衰老了，背开始有些驼，忧伤在她美丽的前额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唯独她那一双眼睛依然同往日一样发射出象征着智慧和毅力的光泽；艾胡泰比两鬓已花白，清秀的脸上布满了忧愁悒郁的印痕。

当人们看见了他们自己的国王时，都跪倒在地。艾哈迈斯向他父亲走

去,先吻了吻母亲塞特卡姆斯王后、祖母艾胡泰比太后、老祖母杜西丽太后的手,然后又吻了吻妻子妮菲塔莉的前额。接着,向国王禀报道:

"我的主,阿芒神保佑我们大功告成,我给陛下带回了一支忠诚的军队。"

国王满脸喜色,站起身,举起手杖向大家致意。众人长时间向他欢呼,纷纷涌上前去一个一个亲吻国王的手。接着卡姆斯对大家说:

"神保佑我们,底比斯的勇士们,暴虐使我们彼此分离。整整十个年头过去了,你们受尽了凌辱,我们饱尝了移居他乡的痛苦。然而,正如我所知道的、和我父亲早已知道的一样,我看出你们都是吃得起苦、宁愿忍受离乡背井之痛苦和斗争之艰险而不愿卑躬屈膝苟且偷生的男子汉。你们的到来使快折断的翅膀重新粘合起来,也使我这颗因饱受岁月的冷酷而颤抖的心重新坚定起来。是阿芒神的恩赐,杜西丽圣母梦见了阿芒神,它纯洁了我们的心灵,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并授意圣母派我的儿子艾哈迈斯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去,从敌人的铁蹄下带回忠诚于埃及的士兵。于是我遵照阿芒神的旨意派了我的儿子去,他把你们带来了。欢迎你们,埃及的士兵、卡姆斯的卫士。往后,还有人到这儿来。让我们忍耐吧,去做好一切准备。我们的口号是战斗,我们的希望是埃及,我们的信仰是阿芒神。"

于是,所有人异口同声地欢呼道:"战斗,埃及,阿芒!"随后,杜西丽站起身,拄着拐杖向前挪了几步,用充满力量和平稳的声音对这些男子汉们说:

"光荣而又苦难的底比斯的儿子们,请接受你们老母亲的问候。允许我向你们赠送一件我亲手制作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在它的指引下努力。"

她用手杖对一个士兵指了一下,这个士兵便走近人群,给他们递上一面大旗。旗上绣着由底比斯的百扇城门围着的阿芒寺。许多双手激动地握住旗帜,呼叫着他们的圣母,为光荣的底比斯欢呼。杜西丽含着笑,满脸喜色,说:

"亲爱的孩子们,我直率地告诉你们,我根本没有绝望过,塞肯内拉临别时嘱咐过我们要谨防气馁。我一直在祈求阿芒神延长我的寿命,直到再次看到我们的旗帜重新在底比斯的宫殿上高高飘扬,看到上下埃及的法老卡姆斯坐上他的王位。今天,有你们这些强有力的双臂,实现我的愿望已经不

远了。"

人们的欢呼声再次高涨,响入云霄。接着,国王询问了有关埃及人民、阿芒祭司、阿芒寺的情况,管家尽他所知一一作了回答。随后,艾哈迈斯王子把贝巴司令的儿子依巴娜·艾哈迈斯引见给他父亲,国王对他表示欢迎后,说:

"愿你像你父亲对待我父亲一样对待我,成为一名勇敢的司令,为身负的使命而生,为身负的使命而死。"

然后,国王请大家进餐。所有人美美地吃着、喝着。随后,大家憧憬起即将来临的明天和遥远的将来。那巴塔度过了十年来第一个愉快而又充满希望的夜晚。

艾哈迈斯之战

一

法老一家在流亡地的生活并不舒适清闲。他们在为遥远的将来忙碌、准备,不知气馁、不知疲倦的杜西丽老人的心愿成了他们生活的核心。杜西丽一到这里后就让南部总督罗蒙召集起那巴塔的努比亚制造商和侨居努比亚的埃及铸造匠,然后总督派了一些人到阿拉沽、艾道莱勒和其它努比亚城里召来许多艺人工匠。老王后责成儿子让这些人铸造兵器、战服、钢盔,制造战船和战车。她激励国王说:"有朝一日你要向强占你王位并统治你国土的敌人发起进攻。这一天如当真来临,那你必须拥有强大的舰队和一支像敌人曾以它对付你父亲那样的不可战胜的战车部队。"

十年来,那巴塔成了一个营造战船战车、铸打各种兵器的庞大的工厂,随着岁月的流逝成绩斐然,那巴塔成了新的希望的支柱。首批船队带来的人抵达那巴塔后,他们立刻得到了迫切需要的、数量可观的武器和各种装备。他们怀着激情和诚挚的希望接受训练,第二天便到了军营,在埃及禁卫军军官的指导下,进行格斗和使用各种武器的训练。他们严格训练,从早到

晚忙碌着。

大家在训练中没有大小之分。国王卡姆斯亲临现场指挥，并亲自为各种部队组织核心力量，选拔一些精干的士兵组成战舰队。艾哈迈斯王子协助国王共操大事；三位王后和小公主谁也不愿闲着，她们忙着矫正箭，装配箭羽、缝制战服。她们始终和士兵、工匠们朝夕相处，同吃同喝，鼓励大家，坚定他们的斗志。最动人的是圣母杜西丽不辞辛劳埋头工作的情景。她时常来到士兵中间，观看他们的训练，对他们发表一些充满热情、希望的讲话。士兵们只要一见到她就会忘记自己，情绪也会骤然激昂起来。杜西丽高兴地微笑着，对她周围的士兵说：

"驾驶这些战船战车去战斗的人，如果不具有一颗比铁还坚硬的心的话，这些战船战车就将成为他们的坟墓。瞧，底比斯人是怎么干的？他们以一挡十，冲向长着脏胡子、白皮肤的蛮人，使他们魂飞魄散。"

的确，豪情、爱恋和仇恨的力量已使他们变得如同猛兽。

霍尔管家忙着组织第二批商船队，这回又增添了好几艘船，船上装满了金银财宝、侏儒和奇兽异禽。杜西丽提议，再带一些忠诚的努比亚人，把他们也作为礼物送给底比斯统治者。表面上他们是奴仆，实际上则是内线，一旦向敌人开战，他们就可从敌人背后出击。国王和管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妙计，便立刻部署行动。

船队一切准备就绪，霍尔请求启程。艾哈迈斯王子揣着一颗眷恋和痛苦的心也坐在船艏等待那一刻的到来。国王已得知王子上次发生的事情和他所面临的危险，决意不让他再作一次无谓的冒险。国王对王子说：

"王子啊，你现在的任务是留在那巴塔。"

父亲的话使王子感到非常突然，酷似一注冷水泼在燃烧着的火炭上一般，他充满火一般希望的心顿时凉了下来。王子用迫切的口吻请求父王道：

"看见埃及，和埃及人民在一起，是医治我心病的一剂良药。"

"当你率领着忠诚的军队打回去的时候，你的心病就会完全痊愈。"

年青人继续哀求道：

"父亲，多少日子来，我就盼望着早些看到底比斯，来宽慰我心。"

"这个日子为期不远了，再忍耐一下吧，直到战斗的时刻来临。"国王坚定地说。

年青人从父王的语气中意识到他已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如果再坚持下去,他定会生气的。王子低下头表示顺从遵命,可是他感到痛苦在咬着他的心,使他喘不过气来,但他还是克制、忍耐着。他心情忧郁地来到训练的营地。他的白天是在艰苦的工作中度过的,只有在临睡前一段短暂的时间,他才能在自己房里唤起那甜蜜的回忆。法老船上漂亮的楼阁又浮现在他脑海里,他在那里度过了最美好、最富有情趣的告别时刻,他仿佛又听见那个娓娓动听的声音在说:"再见。"想到这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遗憾、伤感地对自己说:"上哪里再见呀?这是永远不能重逢的诀别啊。"

在那些日子里,那巴塔的确让他忘记了自己,使他无暇再去想心事。他一直在忙于更重要、更伟大的事。所有的人都在孜孜不倦地工作,不停息地奋斗。每当从底比斯吹来一阵微风,人们便会怀念留在那个城里的亲人,不由一阵颤抖,他们会为此唉声叹气,但很快又以更大的热情、更坚定的决心埋头于手上的工作。一天天过去了,除了工作,他们不相信天底下还有其它的事情。同样,他们也不相信,明天除了希望外还有别的。不久,船队又带回许多男子汉。他们像第一批到达这儿的人一样,在到达的那一刻都急不可待地欢呼:"我们的国王卡姆斯在哪里?我们的圣母杜西丽在哪里?艾哈迈斯王子在哪里呢?"随后,他们也来到营地,开始训练和工作。

管家霍尔来见艾哈迈斯,他致礼问候后,便递上一封信,说:

"我受委托给阁下带来这封信。"

"谁的信?"艾哈迈斯惊奇地接过信,问。

霍尔皱着眉头缄默不语。王子想了想,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他拆开信,看了看署名,全身关节不由开始颤抖,心跳更加剧烈了。他两眼看着信读了起来:

艾斯菲尼斯商人:

我痛心地告诉你,我从你带来的侏儒群中选了一个侏儒,让他住在我的偏房里。我精心照料他,给他吃最美味的食物,穿最漂亮的衣服,我待他是再好不过了,因而我们彼此很亲切。可是,有一天侏儒突然不见了。我便打发侍女们四下寻找。结果发现他逃回到花园里他的伙伴那儿去了。他的无情无义使我感到痛苦,我便让他走了。你能

再给我带一个忠诚的侏儒来吗?

阿米娜利德斯

读完信,艾哈迈斯感到心被猛击了一下,大地在他脚下晃动。他瞅了霍尔一眼,只见霍尔正望着他,像要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信的内容。王子转过身忧心如焚地离去。他暗暗想到她是无法知道什么原因他不回到她身边的;他也不会有那么一天,向她倾诉悲伤和衷情。她见到的永远只是不讲信用的侏儒。

王子沉浸在痛苦之中。除了他最亲近的妻子——妮菲塔莉外,谁也没察觉到王子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妮菲塔莉对王子不知如何是好,王子的漫不经心、心不在焉和从他那双俊美的眼睛里露出的痛苦的目光使她感到诧异。

一天晚上,她问王子:

“艾哈迈斯,你好像与往常不同。”

妻子的看法使王子惶惑不安起来,他用手指抚弄着她的辫子,微笑着说:

“亲爱的,我有点累。你没看见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震撼山岳的战斗吗?”

妮菲塔莉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年青人因而变得更加谨慎了。

那巴塔没让她的百姓沉浸在痛苦中。这一事业是可以战胜痛苦的。于是,空前绝后的奇迹出现了。那巴塔训练男子汉,建造战船、战车、兵器。船队装着金子北去,满载男子汉们归来,如此不断往返。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漫长的几个月又过去了,令人愉快的日子终于来临。那天,卡姆斯国王来到他祖母杜西丽身边,用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吻着祖母的前额,用激动的声音说:

“奶奶啊,快为此而高兴吧,忠诚的军队已组建完毕。”

二

出征的鼓声敲响了,军队整装待发,舰队也已拔锚启程。杜西丽赶来向

她的亲人——国王、王储，以及众将领们道别，她对大家说：

"今天是我等待已久的幸福之日，请你们转告勇敢的士兵们，杜西丽恳求他们快去拯救底比斯的千家万户，砸碎牵在埃及脖子上的所有锁链。你们的口号是：像阿门内姆哈特那样生，像塞肯内拉那样死。阿芒神保佑你们，坚定你们的信心。"

众将领吻过她那纤细的手。卡姆斯国王向她辞别道：

"我们的口号是：像阿门内姆哈特那样生，像塞肯内拉那样死。我们死要死得最光荣，活要活得最崇高。"

军队在法老一家的率领下出了那巴塔，罗蒙总督为这支雄壮的大军送行。战鼓震天，军乐四起，大军按传统的编制出发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举着军旗的侦察兵部队，国王卡姆斯走在前卫部队头里，周围是侍卫、将领，紧接着的是一支由壮观的战车队组成的王家卫队，再往后，是浩浩荡荡的战车队，战车一排紧跟着一排，一眼望不到边。车轮滚滚发出震耳的声音，拖着战车的骏马嘶叫着，那声音像风在呼啸。战车后面是佩弓挎箭、身穿铁甲的弩弓手，再后面是经过训练的长矛队，那长矛和盾给人一种激昂的感觉。紧接着是轻武器部队，运载兵器、物资、帐篷等用品的辎重部队，他们在骑兵的守护下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庞大的舰队也开始在尼罗河中进发，舰队上的水兵们全副武装，佩着弓、持着矛、握着剑……

这支军队伴着军乐的节奏向前挺进着。这些年青人的心里充满了仇恨，有一股热情在燃烧，这支军队威凛的气势令人望而生畏。军队整整走了一天，到天黑时才扎营休息，但是，大家却没有感到疲劳，他们凭着移山填海的意志，决心战胜征途遥远的艰难。部队走过了萨姆那、布恩文布赛赫利斯、台塔西斯、那菲斯，马不停蹄地直到努比亚的最后一个城市达布德。底比斯吹来的微风吹拂着他们的脸颊。扎营后，大家都进入帐篷休息，消除行军的疲乏，作好战斗准备。

国王和他的大将们商定了第一步进攻计划，大家决定由依巴娜·艾哈迈斯——他已经成为整个舰队中一名最出色的指挥官，率领着一支分舰队，装扮成边防哨兵熟悉的来往于边境的商船队，先进入埃及。部队在达布德扎营后的第四天拂晓，一支规模不大的船队出发了。天大亮时，船队到达了埃及边界。依巴娜·艾哈迈斯穿着商人宽大的袍子伫立在甲板上，他掏出通行

证让卫兵看过后，便带着他的船队平安地通过了边界线。指挥官依巴娜·艾哈迈斯知道这儿的边防部队是由少量的战船和一个小型守备队组成，于是打算搞突然袭击，先控制住这些毫无戒备的敌船，随即包围比节岛，直到大部队和舰队都进入埃及境内。然后，在敌人还没来得及作好战斗准备时，一举攻克西因。商船齐头并进，向比节岛南线靠近，那儿停泊着蛮人的战船。战船的甲板上站满了手持弓箭的士兵。这时，艾哈迈斯脱下商人的衣服，亮出军官制服，他下令向敌船的士兵开战。舰队飞快地接近停泊在那儿的敌战船，还没等陆地上的增援部队赶到，舰队已向敌战船猛扑过去，他们先向敌战船撒出一张网，接着士兵们跳上敌船准备占领它。双方打了一会儿，敌兵便被全部歼灭。在开仗时，依巴娜·艾哈迈斯的船开始向岸上的卫兵射击，阻拦他们出兵支援。这样，进攻者没有付出多大代价就一举占领了敌战船。接着舰队包围了比节岛，切断了该岛与北方城市的联系。比节岛上的守备部队这时才被这场闪电战惊醒，待他们赶到河岸时，发现自己已经被团团包围，而那支小小的舰队也已成为俘虏。

战斗刚结束没多久，埃及主舰队已出现在地平线上，舰队乘风破浪朝边界压来，不一会儿就毫无阻挡地越过了边界，和依巴娜·艾哈迈斯的舰队汇合，比节岛陷入了庞大舰队的重围之中，岛上的守备部队只得退缩到岛的中心地带，避开从四面八方射来的箭。

先头部队一过边境就直压东线，浩浩荡荡的大部队紧跟着也冲了上来。被包围在比节岛上的蛮军这才意识到，来者并非像他们起初所想的是海盗，而是入侵者。这时，舰队司令高姆凯夫命令舰队向小岛发起进攻。战舰从四面八方扑向小岛，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弩弓手的掩护下开始登陆，他们从各个方向朝被围困在岛中心的蛮人守卫部队冲去。这些陷入重围的敌士兵，面对汹涌而至的埃及水、陆两军大惊失色，全都丧失了抵抗的勇气，纷纷扔下武器，束手待擒成了俘虏。依巴娜·艾哈迈斯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直奔总督宫，把埃及旗插在总督宫上。然后他又下令把蛮人的官吏、贵族也同士兵一样统统拘禁起来。

岛上的农夫、雇工们看到埃及士兵，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男男女女都涌到了新总督宫，怀着喜悦而又担忧的心情，聚集在总督宫前等待弄明白情况。依巴娜·艾哈迈斯走出总督宫，大家默默望着他。依巴娜·艾哈迈斯

对大家说:

"埃及人的保护者、克敌制胜的阿芒神向你们致意。"

"阿芒"这个字眼在他们的耳朵里激起了神奇而又美妙的回响,已经整整十年没听见这个名字了。顿时,他们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一些人问道:

"你们真的是来拯救我们的吗?"

依巴娜·艾哈迈斯用洪亮的声音回答:

"我们就是来拯救你们的,来拯救被践踏的埃及的,快快行动吧,难道你们还没有看见这支大军?这是一支忠诚军,是我们已故国王塞肯内拉的儿子卡姆斯国王的军队,为了解放他的百姓,恢复他的王位,他打回来了。"

人们先是像困惑不安似地念着卡姆斯的名字,然后很快就沉浸在喜悦和兴奋之中,长时间地为卡姆斯欢呼。好多人还跪在地上,向阿芒神作祷告。另一些人开始问依巴娜·艾哈迈斯:

"我们被奴役的时代真的结束了吗?今天我们又像十年前那样自由了?我们被骂成农夫,在皮鞭和棍棒下过日子的时代真的过去了?"

"请大家相信,受欺压、被奴役、挨皮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从现在起你们将在我们埃及合法的法老卡姆斯国王的保护下,过着自由自在的主人翁的生活。凡是属于你们的土地、房屋都将归还你们。那些曾经强占你们土地、房屋的蛮人都将被投进监狱。"依巴娜·艾哈迈斯有点生气,不耐烦地说。

人们饱受痛苦的心这才真的兴奋起来,他们一起祈祷阿芒,为天上的阿芒神和地上的卡姆斯国王祝福。

三

在宜人的晨光中,卡姆斯国王、艾哈迈斯王子、霍尔管家及其他随从人员一起下船来到岛上。百姓们热情地上前恭迎,大家跪倒在国王面前,为塞肯内拉、杜西丽、卡姆斯国王和艾哈迈斯王子欢呼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卡姆斯挥着手向他们致意,并和男女老少攀谈起来,他品尝着他们给他带来的

棕榈果和其它水果，还和随从们一起喝着马拉尤道酒[1]。随后他们又一起来到总督宫。国王在宫中颁布了任命忠臣萨马为该岛总督的命令，责成他要执政公道，执行埃及法规。会上，众将领一致同意于次日拂晓攻克西因，趁敌人还没醒悟过来，给其致命打击。

部队早早宿营休息，拂晓前起身向北挺进。舰队塞满了尼罗河各条通道，和陆军一起摸黑出发。不眠的星星像闪光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士兵们个个怒火中烧，急切地盼望着复仇和格斗的时刻赶快到来。不一会儿，部队接近了西因。这时，黎明前的夜幕上已泛出一丝羞答答的蓝色晨光。接着，东方地平线上又绽出了初升太阳的光芒。卡姆斯下达了命令：战车部队由东、南两方向城市运动。弩弓队和长枪队配合战车前进；舰队包围城西沿河一带。于是，大军同时从三方向西因城发起了进攻。指挥战车的军官是一些熟悉城市地形的老将，战车队在他们的指挥下直插入敌军营和守备部队驻地。全副武装的步兵紧跟着战车，把敌人杀得溃不成军，敌人仿佛陷入血流成河的屠宰场。有些蛮人还想抵抗，作垂死的挣扎，可最终也都像秋天的树叶在一阵狂风中被吹下树来似的，个个瘫在地上。舰队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也没有碰到一条敌战船，便就轻取了堤岸。水兵们登陆后便向尼罗河边的宫殿发起攻击，活捉了宫殿的主人，被俘的蛮人中有该城的总督、法官和其他达官贵人。随后，部队又穿过田野朝市区方向冲去。

突然袭击是缩短这次战斗时间、重创敌军的关键。当太阳升起在地平线上，阳光照射在城市大地上的时候，进攻部队就分别占领了营房和宫殿，在赶押俘虏了。街道上、营房的场地上到处都可看见流着血的尸体。塞肯内拉的儿子卡姆斯率领大军攻克西因、收复西因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城市和乡村的角落。顿时，百姓们热血沸腾，他们冲进蛮人的住宅，就地杀死他们，或效仿蛮人用鞭子狠狠抽打他们，许多人的脸上显出恐慌的神色，就像当时阿布菲斯的战车、人马开进南方时埃及人的神态一样。但是，百姓们的激情很快平息下来了，军队控制了整个局势。卡姆斯国王率领大军在埃及旗帜的指引下、在卫队士兵的簇拥中，伴随着军乐进了城。市民们欢迎国王驾到。这是一个光荣的日子。

---

① 马拉尤道是埃及的一个省，盛产酒。

军官告诉国王,有许多年青人,包括老军队的士兵,都怀着极大的热情自愿报名参军。卡姆斯感到非常高兴,他把城市交给一个名叫夏乌的人来管理,命令他把自愿参军的人组织起来进行训练,作为大部队的后备力量。军官们还向国王报告了缴获的战车、武器、马匹,这是一批数目可观的战利品。

霍尔向国王建议,为了不给敌人喘息休整的时机,应毫不迟缓继续进军。他说:

"我们将在艾姆布斯打响第一个真正的战役。"

卡姆斯答道:

"是的,霍尔。现在很可能已有数十名幸存的蛮人敲开了艾姆布斯的大门。突袭之计已不能用,我们面临的是有准备的敌人,也许阿布菲斯会调动海拉库努布利斯的精锐部队来对付我们。赶紧出发吧。"

埃及海陆大军开始朝北向艾姆布斯挺进。他们经过许多乡村,都没有碰到任何抵抗,也没碰到一个蛮人,国王断定蛮人已带着行装,赶着牲口逃往艾姆布斯去了。农夫们纷纷走出家门欢迎军队,向凯旋的国王致敬,他们心中满怀无比的喜悦和希望,为国王欢呼。大军急速前进,在离艾姆布斯不远处,先头部队报告说,敌人已扎营城南,做好了战斗准备。此外,还有一中型舰队正停泊在城西河中。卡姆斯意识到,第一场重要的战役已在眼前。国王很想知道敌军的人数。但侦察兵说这是很困难的,因为敌人全部驻扎在一片开阔地上,很难侦察。一位名叫穆哈卜的年青将领说:

"陛下,我看艾姆布斯的敌军不会超出几千人。"

卡姆斯国王说:

"给我抓一个艾姆布斯的军官或士兵来。"

霍尔明白了国王的意思,说:

"对不起,陛下,十年来,艾姆布斯已面目全非了。我几次经商经过那儿,亲眼看到已修建了许多以前没有的军营,蛮人已把艾姆布斯变成一个临近边界、保护城市的要塞。"

穆哈卜将领说:

"陛下,不管怎样,我们先用小部队进攻,以免遭到重大损失。"

艾哈迈斯并不认为这是上策。他对父亲说:

“陛下，我不同意这个建议，我认为我们应用不可抵抗的重兵进攻，把最强的部队投入战斗，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给敌人粉碎性的打击，让现在驻扎在底比斯的敌军闻风丧胆。这样，明天我们和敌人作战，敌人会感到自己必死无疑。我们不用担心这是在拿我们的士兵冒险，我们攻克的城市中有的是自愿加入队伍的青年，我们的军队会得到补充的，而我们的敌人将面临无法补偿的损失。”

国王很欣赏这一见解，说：

“我们的士兵为了底比斯会自愿牺牲自己的。”

国王明白摧毁敌舰队是夺取战斗胜利的关键。同样，舰队对包围沿河城市和出兵敌后有着重要作用，为此，国王命令高姆凯夫司令向停泊在艾姆布斯城西边的蛮人舰队进攻。

两军之间仅隔着一个宽阔的广场。蛮人全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和凶猛强壮的刽子手，他们根本不把埃及人放在眼里。他们在不知道埃及实力的情况下先发起攻击。蛮人用由一百辆战车组成的战车队向埃及军队猛扑过来，卡姆斯也发出了战斗命令，一支比敌人多两倍的战车队迎面向敌人压去。顿时，战场上灰沙四起、战马长嘶、箭声呼啸，战斗十分激烈。艾哈迈斯王子决心一举歼灭敌军，他又带领两百辆新战车朝排列在艾姆布斯城门前等待战车进攻后出击的步兵扑了过去。战车队后面紧跟着弩弓队和长枪队。战车扑进步兵群，冲散了他们的队列，敌军乱了阵脚，箭像雨点似的射向敌人，敌兵死的死，伤的伤，被打得东逃西窜溃不成军。紧接着冲上来的埃及步兵以锐不可挡的优势把残军一个个地收拾了。敌人丝毫没有料到竟会遇上如此强大的埃及部队，这时他们已完全失去了战斗力，骑兵人仰马翻，战车辕断轮飞，埃及士兵愤怒地厮杀着，燃烧着的仇恨使每根神经都紧绷着的手臂猛击敌人，就这样，在令人难以相信的片刻间，埃及军队控制了战局。

大军势如破竹冲进了艾姆布斯的城门，占领了营房，肃清了城里的残敌。军官们来到广场上，开始清点自己的部队，照料伤员和处理尸体。卡姆斯国王也来到广场中央，站在御车上，艾哈迈斯和霍尔分别站在他的左右两侧，其他将领们也都围站在御车周围。埃及舰队大举进攻、重创敌舰队，敌舰队狼狈逃窜的消息传来，国王很高兴，他微笑着对周围的人说：

"良好的开端啊!"

"我正巴望着更激烈的战斗呢!"艾哈迈斯王子说,他满身尘土,一脸的泥沙,额上淌着汗水。

卡姆斯国王用赞赏的眼光看了看儿子那张俊美的脸,说:

"不会让你等得太久的。"

国王下了车,众人相随在后,他们走到蛮人尸体堆中央,国王朝一具具淌着鲜血,皮肤白皙、被箭枪撕裂了的尸体看了一眼,说:

"你们别以为这是敌人的鲜血,它是被蛮人吮吸去的我们同胞的血,我们的同胞至今还在饥饿中挣扎。"

卡姆斯黯然神伤的样子,脸上泛起一层痛苦的阴云。他朝天空抬起头,喃喃地说:

"父亲啊,愿您的英灵安逸、愉快。"

然后,他朝周围的人看了一眼,用充满力量、刚毅的语调说:

"我们的民族将在底比斯和哈瓦利斯两场严酷的战役中经受考验。如果这两场战役打胜了,就能把蛮人永远从我们祖国的土地上赶出去,并使埃及恢复到光荣的阿门内姆哈特时代。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像现在这样站在守卫哈瓦利斯的蛮人尸体之中呢?"

国王转身向他的御车走去,就在这一瞬间,尸体堆中突然闪电般地腾身而起一个人,他拉满弓,对准国王,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有人来得及消灭他,箭已射进了国王的胸脯。国王周围的人都惊叫起来,随即无数的箭射向这个希克索斯人。大家怀着忧虑、悲痛的心情飞跑到国王身边。卡姆斯深深地长叹一声,踉跄了几步,像醉汉一般扑倒在王子两臂中。王子忙叫道:

"快,抬担架来,快去叫医生。"

王子低着头面朝父亲,颤抖着说:

"父亲啊,父亲,你真的不能同我们说话了吗?"

医生带着担架很快赶来了,众人小心地把国王抬上担架。医生跪在国王身边,脱去他的铠甲和上衣,察看着他的胸脯。国王的随从静静地围在担架周围,眼睛不断地在国王苍白的脸上和医生的两手之间转动。这一消息很快在广场上传开,引起了一阵骚动。接着,这支庞大的军队又像被死亡笼罩着一般,陷入了深沉的寂静中。

医生拔出箭，顿时，鲜血从伤口中汩汩地涌出来，由于疼痛，国王的脸在抽搐着。艾哈迈斯伤心得两眼发黑。霍尔轻轻地说：

“我的天哪，国王痛得很啊！”

医生为国王清洗了伤口，敷上草药。但国王的疼痛并没有好转，四肢明显地抽动起来，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睁开那双黯然无神、没有生气的眼睛。艾哈迈斯的心抽得更紧了，他痛苦地自言自语道：

“父亲啊，你变得多快啊。”

国王的眼睛转动了一下，最后目光停留在艾哈迈斯的脸上。国王的双眼看上去是在微笑，他用几乎难以听清楚的微弱的声音说：

“刚才我还以为自己能去哈瓦利斯，可是主他要我在到达艾姆布斯大门前结束我的行程。”

艾哈迈斯痛苦地叫道：

“父亲，我把我的生命给你吧！”

“不，保存好你的生命，没比这再重要的了。你要比我更谨慎，时刻记住：不能放弃战斗，直到攻下蛮人的最后一个城堡——哈瓦利斯，把他们从我们的家园中彻底赶出去。”国王的声音仍然很微弱。

医生担心国王因为说话而疲劳，便摆摆手示意安静，但是，处在生死边缘上的国王情绪异常激动，他用变了调的、不同寻常的声音说：

“告诉杜西丽，我像父亲一般英勇地追随着他去了。”

他把手伸给他的儿子，王子两膝跪地，把国王的手捧在自己的胸前。过了一会儿，国王抓住王子的肩膀，向他告别，接着，国王的手指慢慢松开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四

医生用布裹好国王的尸体，人们围着尸体跪在地上作临别祷告。然后，又都痛苦得像喝醉了酒似的站起身。霍尔管家招呼各路将领、军官，他们走到他身边，霍尔对他们说：

“同胞们，使我遗憾的是，主不得不让我告诉你们，我们英勇的国王卡姆斯已经去世。他像他的父亲一样，为了埃及死在疆场上，他从我们的心中升

腾到乌苏利斯身边去了。他嘱咐我们不要停止战斗，直到收复哈瓦利斯，把敌人从我们的家园中赶出去。我作为这一伟大家族的管家，对我们大家蒙受的这一巨大的不幸表示安抚，并请你们为我们的新国王——光荣的艾哈迈斯·本·卡姆斯·本·塞肯内拉司令加冕，主保佑他，赐他以伟大的胜利。”

众将领在卡姆斯遗体前致意后，一齐向新国王艾哈迈斯弯腰行礼。然后，管家让他们回到士兵中，宣布这一噩耗和新国王加冕的消息。

霍尔命令士兵抬起国王的担架，万分悲痛地拭着眼泪说：

“愿您高贵的英灵在乌苏利斯身边得到愉快和安宁。当你即将率领战无不胜的大军开进艾姆布斯城时，主却让你躺在尸榻上被抬进这个城市，但不管怎样，你无疑是我们中最伟大的。”

军队依然按传统的顺序进城，卡姆斯国王的灵柩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令人悲痛的噩耗传遍了整个城市，胜利的喜悦和悲哀的痛苦交织在一起。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以悲喜交加的心情迎接忠诚的军队，同时向国王遗体告别。人们看到新国王艾哈迈斯时，都沉默着恭敬地朝他膜拜，这天听不到一点欢呼的声音。艾姆布斯城的祭司接受了这具伟大的躯体。艾哈迈斯离开众人，遵照父亲的吩咐给杜西丽写了一封信，交给使者送走了。

先头部队的传令兵同时带来了有关舰队的喜讯和不幸的消息：埃及舰队挫败了蛮人舰队，缴获了一部分敌战船。但是高姆凯夫司令却不幸阵亡。艾哈迈斯军官在司令倒下后接替司令指挥战斗，赢得了最后胜利，并在激战中亲手杀死了蛮军司令。国王为了嘉奖艾哈迈斯，颁布了委任他为舰队司令的命令。

艾哈迈斯沿用了父亲的英明策略，委任他的挚友哈姆为艾姆布斯的总督，并责成他管理好城市，动员百姓中有能力的人参战。国王对霍尔说：

“我们要让军队快速前进。蛮人们在和平时期欺压百姓，眼下战争开始，他们会变本加利迫害人民，我们应尽力缩短百姓遭受这种欺压的时间。”

国王把哈姆总督叫了过来，当着众官员的面对他说：

“你要知道，自我穿着商人服装来到埃及起，我就发誓要把埃及归还给埃及人，现在就把这一条作为口号由你治理这个城市，并把清除白人作为你的目标。从今以后，这块土地只能属于埃及人，并由埃及人来统治。这土地是属于法老的，农夫代表法老在对它进行开发，他们应该得到足以使他们过

上安逸生活的一切,除满足他们的需求外,还要为公共利益投资。在法律面前埃及人是平等的,唯有贡献大小之分。在这个国家中只有白人才是奴隶。最后,我把我父亲的遗体交给你,你要对它尽到神圣的职责。"

五

黎明时分大军离开了艾姆布斯,舰队也同时起锚开拔。先头部队每进入一个村庄都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和最盛情的款待。大军已临近艾布利巴吐布利斯·麦吉那了,全军准备进行一场新的战斗。但是,先头部队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平安地进了城。舰队在尼罗河中随着和煦的微风前进,竟没有发现任何敌船。霍尔还是那股子老脾气,提醒国王务必警惕,示意先派一支侦察队到东面农田里刺探一下情况,以防陷入敌人的埋伏。水陆两军在艾布利巴吐布利斯·麦吉那住了一宿,拂晓时又继续前进。先头部队打头阵,国王和他的卫队紧跟在后。霍尔管家的战车行进在国王的右边,众大臣将领像以往一样随行在国王和管家的周围。国王问霍尔:

"我们的前方是海拉库努布利斯吗?"

管家说:

"是的,陛下,这是底比斯前线防御中心,预计在它的河谷地区将爆发第一场两军相当的鏖战。"

上午,从侦察部队那儿传来消息说,埃及舰队已同蛮人舰队交上了火,从敌舰队所拥有的大批船只来看,这是敌人的主舰队,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国王面向着西方,俊美的脸上露出了期待、充满希望的神色。霍尔说:

"陛下,对蛮人来说,用舰船作战他们还是新手。"

国王保持沉默,没有答话。太阳已高高挂在天空正中,军队各路部队仍在不停地向前挺进。艾哈迈斯陷入了沉思中,他想象着家里听到卡姆斯已战死疆场的噩耗时的情形,他母亲塞特卡姆斯将会怎样的惊奇,祖母艾胡泰比会怎样的悲伤,坚强的圣母杜西丽又将怎样的痛苦,他那已成为埃及王后的妻子妮菲塔莉又将如何痛哭。主啊,卡姆斯突然死去,他的军队从此失去了他的勇敢、他的智慧。他给艾哈迈斯留下的伟大使命似千斤重担。接着,艾哈迈斯又联想到眼前,想到现在仍由阿布菲斯统治着的底比斯城,在那

儿,百姓忍受着各种凌辱、欺压;他还想到那个他要杀死他为祖父报仇的高大凶猛的总督肯扎尔。接着,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阿米娜利德斯公主的形象,想起了那个船阁,在那儿他俩点燃了神圣的爱情之火。艾哈迈斯不禁自问:"她还在思念着英俊的商人艾斯菲尼斯,希望对她恪守诺言吗?"

霍尔的咳嗽声提醒了艾哈迈斯,他不该去思念阿米娜利德斯,因为现在他正率领着大军去消灭她的蛮人民族。艾哈迈斯想赶走这个念头。于是便把目光投向地平线上一眼望不到边的浩浩荡荡的大军。接着,他又思念起尼罗河上的战斗。中午时分,先头部队传令兵报告说,敌我舰队仍在激战,双方伤亡都很大,但实力相当,目前无法测出战斗胜负。国王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紧绷着脸。霍尔说:

"别担心,陛下。但敌舰队的实力也不可低估。我们的舰队正在尼罗河上进行着一场关键性的战斗。"

"如果我们这一战失败,那么就等于输了半局。"艾哈迈斯说。

"陛下,如果我们赢了这一战,那就如我所预料的,我们就是赢了整个战争。"霍尔坚信不疑地说。

傍晚的时候,部队到达了离海拉库努布利斯大约数小时路程的地方。部队停止前进休息待命。但只过了一会儿工夫,就传来了先头部队同敌人几小股部队接上火的消息。艾哈迈斯说:

"蛮人们已休整好了。毫无疑问,他们想现在就开战。"

国王恐怕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便命令一支战车队增援先头部队。同时,国王又召集所有将领,命令他们作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

由于这是平生第一次指挥全军,艾哈迈斯感到十分疲劳,不过,他感到自己是这支伟大军队的支柱,埃及的前途、命运全都落在他的肩上,便对霍尔说:

"我们应该集中兵力摧毁敌战车。"

霍尔应道:

"敌我两军都想这么做。如果我们摧毁了敌战车,我们就控制了战场。敌军就将被我们左右。"

正当艾哈迈斯计划着准备进行一场酣战的时候,尼罗河方面的传令兵又赶来向他禀报战情了:埃及军队损失严重,依巴娜·艾哈迈斯的意见是撤

下主力，重新调整阵容。水战依然打得十分激烈。年轻的国王不安起来，他担心会失去这支强大的舰队。还没容他多考虑，突然有人报告说，敌人开始进攻了。艾哈迈斯忙向霍尔和其他随从人员示意，带着卫队走上前去，国王命令战车队出击，于是，部队从中路和两翼向前推进。士兵们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军，大地被震撼了。蛮人也迅速以众多的战车像狂风般地扑了过来。埃及士兵一看就明白敌人投入了主力部队，这是一支野蛮的部队，埃及人受尽了它的凌辱。士兵们个个义愤填膺，像雷鸣般地怒吼着："像阿门内姆哈特那样生，像塞肯内拉那样死！"他们怀着渴望战斗，决心复仇的心情投入战斗。双方厮杀得激烈而又残酷，鲜血染红了大地，士兵们的狂吼声、战马的长嘶声和弓箭的呼啸声搅和在一起。两军一直战到太阳偏向地平线、溶化在一片血海中，天际蒙上了一层黑影，两军才停战各自回营。艾哈迈斯走在随从卫队中间，霍尔带领众将领赶来迎接国王。国王对大家说：

"战斗很激烈，我们牺牲了一批勇士。"

接着国王问道：

"尼罗河方面有消息吗？"

"两支舰队仍在交战。"霍尔回答。

"我们的舰队有何新情况？"

"舰队白天边退边打，后来，我方用梯子将大部分舰船与敌船串在一起，天黑时未能分开，战斗仍在继续，我也在等待着消息。"霍尔答道。

疲惫的国王绷紧着脸，对周围的人说：

"让我们一起祈求主，佑助战斗在尼罗河水面上的我们的弟兄们……"

六

军队在拂晓时分苏醒，开始进行战前准备。侦察兵带回了重要的消息，他们说昨夜敌军营一直没有平静。一些冒着危险潜入战场边农田中的士兵说，昨夜又有新的步兵和战车部队开进海拉库努布利斯，一直到拂晓前增兵仍然在运动。霍尔想了想，说：

"陛下，敌人纠集了全部力量，准备与我们决一死战。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一旦攻破海拉库努布利斯的城门，就只剩下光荣的底比斯城墙最后一

道防线了。"

尼罗河方面传来了喜讯,国王得知,他的舰队进行了殊死的格斗,敌人的计划才未得逞。相反,许多强行登上埃及船的敌兵也被全部赶了回去,敌舰队在死伤三分之二力量的情况下,不得不撤离。休战了几小时以后,天蒙蒙亮时又重新交战。眼下,依巴娜·艾哈迈斯的舰队正在组织进攻。国王非常高兴,怀着兴奋的心情准备投入战斗。

天大亮时,两军又开进战场。战车冲在最前面,埃及士兵高呼着人人都知道的口号:像阿门内姆哈特那样生,像塞肯内拉那样死。他们不顾一切地投入战斗,向敌人猛扑而去。双方狠命地用弓、矛、剑刺杀着。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艾哈迈斯国王注意到敌军的首脑十分谙练指挥,他周密、有条不紊地来回调动部队。没想到,这位出色的将领并不是海拉库努布利斯的总督,而是那位胖身材、长胡子、目光锐利、艾哈迈斯在底比斯王宫中向他献上一顶宝石王冠的阿布菲斯国王。艾哈迈斯有些冲动了,又一次发起攻击,他像勇士一样拼杀着,他的卫兵为保护他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瞬间,他不再是一名骑士,而像一块巨石飞向敌群,吓得敌人胆颤心惊,不知如何是好。战斗在继续,双方都又投入了新的力量,战斗更加激烈、残酷,一直持续到天黑。这时,双方都已打得精疲力竭,突然,一支蛮人战车队在一名将军的率领下向埃军左侧猛扑过来,疲惫不堪的抵挡对这猛烈的冲击已无济于事。埃军在防守上出现了一个缺口,敌战车趁势直下,企图包围埃军,或给步兵出奇不意的打击。艾哈迈斯顿时明白这员将军想趁他的士兵疲惫之机猛冲而来的意图——给埃军致命的打击。艾哈迈斯生怕他的企图得逞,这不仅会在阵容坚固的埃军中引起混乱,而且还可能使步兵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他想用重兵压近敌中心牵制敌军的行动。狡猾的敌将领发现自己已陷入半个包围圈,战势十分严峻。国王毫不犹豫地命令士兵向敌中心发起有力的突袭。战斗发展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敌人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被迫后撤。这时,艾哈迈斯派出了一支部队向他左侧的敌军包抄过去,但是狡诈的敌将领在刚刚打开埃军缺口后,突然调整了进攻部署,只留下一小股战车队继续作战,自己则带着其余部队撤了回去。在这变幻莫测的进撤过程中,艾哈迈斯终于看清了这胆大无畏的敌将领,原来他就是体魄强壮、肌肉结实的南方总督肯扎尔。敌人强有力的进攻使埃军大受挫折,损失

了许多战车骑士。不一会儿，战斗结束了，国王率部队撤回军营。艾哈迈斯用挑衅的口吻愤愤地说：“肯扎尔，我们非得面对面地好好较量一下。”国王的随从欢呼着出来迎接国王，国王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个新来的人——依巴娜·艾哈迈斯。他在军营的出现使国王高兴起来。国王问他道：

“怎么样，司令？”

“陛下，胜利了。我们打败了敌舰队，缴获了四条大战船，击沉了一半的船只，一些逃走的，也都被打得差不多了。”依巴娜·艾哈迈斯回答说。

国王脸上绽出兴奋的神色，他把手搭在司令肩上，说：

“你为埃及赢得了这次战争的一半胜利，我为你感到自豪。”

依巴娜·艾哈迈斯脸上泛起一阵红晕，高兴地说：

“陛下，无疑我们为胜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是，我们终于成了尼罗河无可争辩的主人。”

国王用庄重的声音说：

“敌人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的确很大，我担心这损失难以弥补。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全在于打败敌骑兵啊。”

国王停了一下，接着又说：

“我们南方城市的总督们正在训练战士、建造战车、战船。但是训练战车骑士得很长时间。看来眼下只能靠勇敢善战去赢得战斗的胜利，再也不能让我们的步兵与敌战车相遇了。”

七

翌日拂晓，军队苏醒后又开始作起战斗准备。国王穿上战服，在他的帐篷里召见了他的部下，国王对他们说：

“我决定和肯扎尔决一死战。”

霍尔听了这话很是担心，他恳求道：

“陛下，你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使我们光荣的事业遭到挫折。”

在场的每一个将领都请求国王同意自己迎战北方总督，但艾哈迈斯都一一谢绝了。他对霍尔说：

“我们的事业决不会有不幸，因为它是伟大的。我的死也不会影响我们

的事业，因为我们的军队将才济济，我们的国家不乏勇士。我不能错过这次迎战杀死塞肯内拉的凶手的机会，让我去和他格斗吧，我要杀死他，讨还血债，塞肯内拉在西方世界的高贵的灵魂正注视着我。让主咒骂那些犹豫彷徨的胆小鬼吧！"

国王派出一名军官去向他的对手宣战。这军官来到战场上高声喊道：

"喂，冤家，埃及法老要和肯扎尔司令格斗清算旧账。"

这时，肯扎尔的营内走出一个人来答道：

"告诉你们那个所谓的法老，肯扎尔司令会用剑赐给他的敌手死的荣誉。"

艾哈迈斯挎上剑，蹬上他心爱的战马，拍马向战场飞奔而去。他看见对手也正骑着一匹灰色的战马，趾高气扬地向他奔来，他结实的身躯看上去就像一块花岗岩。两人渐渐逼近，直到两匹战马的马头几乎碰在一起。双方都瞪眼看着自己的对手，肯扎尔脸上呈出惊愕的神态，禁不住大叫起来：

"主啊，在我面前的是谁呀？这不是贩运侏儒和珠宝的商人艾斯菲尼斯吗？简直是开玩笑。喂，艾斯菲尼斯商人，你怎么不经商了？"

艾哈迈斯平静地看着他，对他说：

"肯扎尔司令，艾斯菲尼斯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不再经商了，专干这个……"他扬了扬手中的剑。肯扎尔克制住自己的情绪，问道：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

"埃及法老艾哈迈斯，"艾哈迈斯平静、直率地说。

肯扎尔大笑起来，笑声在战场上空回响。他讥讽道：

"谁封你是埃及国王？你不是曾跪着献给埃及国王一顶双重王冠吗？"

艾哈迈斯答道：

"那些曾经为我祖先加冕的人封我为埃及国王。司令，你得放明白些，要与你交战的是塞肯内拉的孙子。"

总督这才认真起来，静静地说：

"塞肯内拉，我还记得那位要和我进行格斗、并遭到不幸的人，我似乎明白了，请原谅我没能很快明白。我们希克索斯人是战场上的勇士，不要阴谋，只懂剑语。而你们，就连你这个所谓埃及的国王，长期来却没有勇气穿王服，而只得佯装商人……你看着办吧，难道你真想同我格斗吗？艾斯菲尼

斯!”

艾哈迈斯忿然说:

“衣服是我们的,我们爱怎么穿就怎么穿。可你们在没来到埃及之前,根本就不懂得穿衣服。别叫我艾斯菲尼斯,你已经知道,我是艾哈迈斯·本·卡姆斯·本·塞肯内拉,是光荣的底比斯豪门贵族的一员。这个家族从未浪迹沙漠,也不曾放牧草地。今天,我要和你决一死战。算你幸运,我要以此为底比斯最伟大的人报仇雪恨。”

肯扎尔大声叫嚷道:

“我看你已狂妄到不自量力的地步了。你以为你战胜了拉赫司令就能到我面前来逞能?咳,可怜呀,狂妄的年青人,你愿用什么兵器?”

艾哈迈斯的嘴角上露出嘲弄的微笑,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用剑吧!”

肯扎尔耸了耸他宽大的肩膀,说:

“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肯扎尔从马背上下来,把缰绳递给随从,然后抽出剑,操起盾牌。艾哈迈斯也和他一样做好了准备。两人静静地对峙着,仅隔两臂之远。

“开始吗?”艾哈迈斯问。

“这种生死即晓的格斗有多美呀,来吧,年青人。”肯扎尔大笑着说。

国王跳了一下,抽出剑,勇敢地向高大的对手击去,肯扎尔用盾牌抵挡了一下,然后向国王回击。

“喂,艾斯菲尼斯,你这一剑可真厉害。可我只感觉到你的剑在我的盾牌上呻吟,像是哼着死亡的哀调。好,好极了,我的胸膛欢迎死神,死神想吞噬我,我却在它的魔爪间玩耍,死神根本无奈于我。最后我终于明白,死神是为他人而来的。”肯扎尔边打边不停地说着,就像一名出色的舞蹈家边唱边舞一般。艾哈迈斯意识到他的对手是个顽固而又狠心的家伙,他肌肉发达,足智多谋,动作敏捷,善进善退。艾哈迈斯使出他全部的力量和智慧,避开对手的攻击。他知道一旦被对手击中,每一剑都必死无疑。艾哈迈斯用盾一次又一次抵挡着肯扎尔的剑,感到对手的力量。艾哈迈斯看到对手仍自信得意地微笑着,顿时火冒三丈。使劲向他猛劈过去,肯扎尔用盾挡住,肯扎尔努力控制住自己的神经和意志,问艾哈迈斯道:

“哪里造的这把好剑?”

艾哈迈斯强抑住自己的怒气,回答:

“南方最远的城市那巴塔。”

“可我的剑是孟菲斯的埃及工匠铸造的。剑的铸造者哪里知道,他给我提供了杀死他们那个又做生意又格斗的国王的工具?”肯扎尔又避开对方凶猛而出色的一剑,说。

艾哈迈斯回答道:

“明天当他听到他的国家的敌人死亡的消息,他会多么高兴啊。”

艾哈迈斯在寻找强攻的机会,他话音没落,就迅速朝高大的对手连击三剑,肯扎尔用盾和剑招架住了,但被迫后退了几步。国王跃上前,对着肯扎尔狠命劈杀,他一剑紧接着一剑,肯扎尔这才意识到处境危险,他再也不敢取笑对方,便合上嘴,收起微笑,蹙着眉头尽力抵抗着对手的进攻,他的技巧和勇敢是难以形容的。肯扎尔有一剑正刺中艾哈迈斯的头盔,蛮人们以为这一下结果了顽敌的性命,便欢呼起来。艾哈迈斯很快问自己“我中剑了吗?”但他并没有感到软弱无力,更不气馁。他集中全力向敌人狠狠一击,肯扎尔用盾去挡,只觉手臂一颤,盾从手上无力地落了下来,激奋和愤怒的呼喊声分别从两边腾起。艾哈迈斯停止了格斗,脸带胜利者的微笑望着他的对手。可肯扎尔还拿着剑,准备作无盾格斗。于是艾哈迈斯也只好扔掉盾。肯扎尔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艾哈迈斯,说:

“他具有国王才有的真正的高尚。”

两人重新开始拼杀,谁也没有说话,只打了两个回合,艾哈迈斯又击中了肯扎尔的脖子,肯扎尔开始剧烈颤抖,手松开剑柄,然后像一座建筑物倒塌似的瘫在地上。国王慢步走近他,用充满敬意的目光望着他,说:

“你不愧是一名勇猛的武士,肯扎尔总督。”

肯扎尔喘着最后几口气,说:

“你说得对,国王。自我以后,你不会再碰到对手了。”

艾哈迈斯拿起肯扎尔的剑,放到它主人身边。然后骑上马,回到营地。艾哈迈斯明白蛮人们一定会发怒,并为复仇而前来拼杀。于是,他来到骑士们那里,对他们大声嚷道:

“士兵们,重复我们永远的口号吧:像阿门内姆哈特那样生,像塞肯内拉

那样死。你们要记住,我们往后的命运同这场战斗休戚相关,你们决不能让多年的忍耐和数代人的奋斗毁于一时的怯弱。”

说完,艾哈迈斯带头冲了上去,大家也都跟着杀上了战场。激烈的战斗一直到太阳下山。

就这样,战斗持续了整整十天。

八

激战的第十天晚上,艾哈迈斯国王从战场上疲惫不堪地回到营地,召集起随从和众将领开了个会。肯扎尔的死给蛮人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但他们的战车仍然在抵挡埃及人的进攻,并使埃军蒙受严重挫折。国王有些担心,生怕强大的战车队继续遭受损失。这天晚上,国王对许多视死如归的勇敢的骑兵从马背上落下来深感恼火和悲痛。

“海拉库努布利斯呀,海拉库努布利斯,你的名字到底是和我们的胜利联系在一起呢,还是同我们的失败联系在一起?”

与会者都和国王一样悲痛和愤怒。国王英俊的脸上显露出的疲惫、激动又使他们感到担忧。霍尔管家说:

“陛下,我们的骑兵将与所有的敌战车拼杀,我们的损失并不对我们构成威胁。明天,如果我们能战胜敌人,摧毁敌战车的话,敌步兵就不敢与我们正面较量了,他们只能躲到城堡里面,避开我们战车部队的袭击。”

国王说:

“我最大的希望是,在保存我军战车队实力的同时,消灭敌战车队,这样我们就能永远控制战场,就像当年蛮人攻打底比斯时那样。但我担心双方的战车部队将同时受挫。那么我们将陷入持久战争,我们的城市也将因战争而变成一片废墟。”

国王要求看一下部队伤亡情况的最后统计。一名军官送上统计报告:埃军战车部队被摧毁的战车和骑士占三分之二之多。

艾哈迈斯的脸色骤变,他扫视了一下众人的脸,发现他们也都一个个紧蹙着眉头。

“眼下我们只剩下两千名骑兵了,对敌人的损失,你们是如何估计的

呢?"国王说。

"陛下,我不认为敌军的损失会比我们小,他们比我们更惨。"司令迪布说。

国王低下头想了想,然后看着大家说:

"明天一切都会清楚的。明天肯定是关键的一天。也许我们的敌人正和我们一样在担心,或许比我们更加忧虑。不管如何,没有任何人会责怪我们,我们也不抱怨任何人。主知道我们正在用全身心进行着战斗。"

迪布问道:

"现在我们的舰队无战可打,为什么不能在海拉库努布利斯和纳赫布之间的敌人背后去袭击呢?"

依巴娜·艾哈迈斯说:

"现在我们的舰队已全面控制了尼罗河,但是,我们还不能深入敌后,除非敌人将全部兵力都投入战斗。事实上,眼下的战斗仍在双方的战车部队间进行。大部分敌军还在战场外休息待战。"

艾姆布斯的一个祭司问:

"我的主,难道我们就没有后备的骑兵部队了吗?"

艾哈迈斯说:

"这次我们来埃及,带来了六千名骑兵,这是长期忍耐、艰苦奋斗的结果。可是仅在这十二天类似在地狱里的日子里竟损失了四千名。"

霍尔说:

"陛下,西因、艾姆布斯以及艾布利巴吐布利斯·麦吉那正在毫不迟疑地赶造战车训练骑兵了。"

依巴娜·艾哈迈斯用他那永不知气馁的热情说:

"我们把圣母杜西丽的忠告视为我们的口号:像阿门内姆哈特那样生,像塞肯内拉那样死。我们的骑兵是不能战胜的,我们的步兵盼望投入战斗,让我们时刻记住派你来到埃及土地上的主并没有白派你来。"

众人感到年青司令的话很在理。国王脸上也绽出了粲然的微笑。部队休息了一夜,天明时起身像往常一样作战前准备。早晨,战车队簇拥着国王和国王的卫队出发了,国王环顾了一下战场,发现四下空空,顿时感到十分奇怪。他又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远处海拉库努布利斯的城墙上竟也没

有一个蛮人把守。国王正感纳闷,几个侦察兵来到他跟前,向国王报告说:阿布菲斯的军队已从战场上全部撤走了,趁天黑撇下海拉库努布利斯向北逃跑。司令穆哈卜急不可待地说:

"现在真相大白了。蛮人的战车部队肯定已被摧毁,阿布菲斯不愿用他的步兵来迎战我们的骑兵,便逃往他的城堡去了。"

迪布司令高兴地说:

"陛下,我们取得了海拉库努布利斯伟大战役的胜利。"

国王艾哈迈斯不禁自问:"难道悲伤真的已经消弭,一切担忧已被排遣?"他转身向着迪布,说:

"不,我们只能说我们摧毁了蛮人的战车队。"

消息在全军中传开了,大家心里满怀着喜悦。国王的随从们在霍尔的带领下奔向国王,向他表示祝贺,祝贺主赐予他绝对的胜利。艾哈迈斯率领军队开进海拉库努布利斯。那些因害怕蛮人报复而去农田避难的市民们迅速赶回城里,对自己的国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们为忠诚的军队高声欢呼,欢呼声响彻云霄。

国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阿芒神祷告,阿芒神向他伸出了佑助之手,把他从失望的边缘救出来。

九

经历了十二天的激战终于结束了,部队在海拉库努布利斯休息了几天。艾哈迈斯亲自负责重建城市,使它的政府、农庄、市场和寺院重新恢复埃及化。对在蛮人撤退时遭受到种种欺压,在城市遭受抢劫、掠夺、破坏时受到伤害的百姓,国王一一进行安抚。

然后,部队向北开拔,舰队也随之起锚。这天下午,部队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纳赫布城。翌日凌晨,部队再度进军,一路上亦没同任何敌军部队相遇。他们占领了一些村庄,并在那里插上了埃及旗。三天以后,部队接近了莱吐布利斯河谷。国王和他的随从们原以为敌人要在这儿进行抵抗,便派出先遣部队,并让依巴娜·艾哈迈斯封锁了城西沿岸。但是,先遣部队仍然没有遇到敌人任何狙击就进了城。城里的百姓们纷纷向

他们诉说阿布菲斯的部队如何抬着伤员经过这里；蛮人官员、庄园主们又如何带着家什细软在极度的恐慌和混乱中紧跟着他们国王的部队逃离城市。

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挺进，经过了许多村庄、城镇，到达塔尔他，随后又来到海兹米蒂斯，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抵抗。士兵们全都想碰上敌军，以慰求战之心。不过，每当他们把旗帜插上乡村或市镇时，脸上都溢满了喜悦，感到是他们解放了一块块被侵占的国土。重创敌战车部队的消息鼓励了士兵们的士气，激起了他们心中的希望和热情。一路上他们唱着激情的歌曲，古铜色的脚板拍击着河谷中的土地。一直走到能看见和底比斯接壤的哈布市的城墙。这儿的河谷突然向南猛烈倾斜。先头部队走在前面，但仍然像经过前几个城市一样，没有碰见一个守兵，于是部队平安地进了城。全军将士为进入哈布市感到心情振奋，因为哈布和底比斯就像是一个身体上的两个部分；其次，也因为许多士兵是这个城市的英雄儿女。这时士兵们的心和生命已与这个城市的广场紧紧地缠在一起，他们从心底里唱出了思情和恋情。部队带着这一颗颗激烈跳动着的心继续向北前进。大家知道，他们将去进行一场这支部队有史以来最关键的、决定底比斯命运的伟大战役。队伍拐入了被底比斯人称为"阿芒之路"的大河谷，河谷越来越宽阔，一直通向一堵有许多城门的高墙之前，高墙向东西延伸，挡住了部队的去路。墙内耸立着一些方尖碑、寺院以及高大建筑物的围墙。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城市的光荣和不朽，无数的往事围绕着这个城市。面对这一切，士兵们心潮澎湃，顿时，河谷中回响起"底比斯"、"底比斯"的欢呼声。这个名字从每一个人的口中、每一颗燃烧着的心里迸出。他们一直呼喊到泪水浇灭了他们的骄傲，大家哭泣起来，霍尔老人也哭了。

大军扎下营，艾哈迈斯站在军营正中，杜西丽亲手缝制的底比斯旗在空中高高飘扬。国王举目眺望底比斯，他感到眼前仿佛是一场梦。他说：

"底比斯呀，底比斯，光荣的土地，世代的家园，奋起吧，明天你将披上新的曙光。"

十

国王唤来依巴娜·艾哈迈斯司令，对他说：

“司令，我将委派你去底比斯河西岸，你可视情况对它发起进攻或者封锁，并根据你的判断决定你的行动计划。”

大家都在考虑攻克底比斯的方案。穆哈卜司令说：

“底比斯城墙固若金汤，攻城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我们必须攻克它，眼下，只有南门是惟一的通道。”

迪布司令说：

“攻打森严壁垒的城市，围困比用强兵硬攻更有效，但我们不能设想用一个时辰的工夫就能困死底比斯。因此，只有强攻底比斯城墙。我们并不缺少攻城所需要的梯子、防护罩之类的工具，当然数量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能尽快得到补充。不管怎样，纵然换取底比斯的代价是昂贵的，我们也将心甘情愿去付出。”

艾哈迈斯说：

“这倒是个主意，眼下我们不能浪费时间了，我们的百姓还被困在城里，他们很可能会遭到敌人野蛮的报复。”

这天，埃及舰队向底比斯河西岸驶去，遇上了从海拉库努布利斯溃逃后又重新组建的蛮人舰队。双方一交上火，就进入了激战，由于埃军无论在士兵数量还是在舰只数量上都大大超过蛮军，没多大工夫，敌军就被紧紧围在一片熊熊烈火之中。

艾哈迈斯派出小股弩弓手和长枪队去刺探敌防守部队的力量。他们拉满弓瞄准城墙上一个个据点。这时他们才发现蛮人已在城墙上布满了强壮的卫兵，并备有充足的武器。于是埃军将帅们开始组织力量，一接到进攻命令，立即派出一队队士兵从河谷的各个方面向城墙各据点发起冲锋。士兵们全都穿着长长的铠甲，敌人射出的箭像激流迎面而来，埃及士兵的箭瞄准了坚固的城墙上的箭孔，战争残酷无情。军营营部不停地向战场派出一队又一队充满豪情的士兵投入战斗，士兵们以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拼杀着，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整整一个白天就在这可怕的血战中过去了。死伤者的惨景刺激了国王，他愤怒地吼道：

“我的士兵置生死于度外，死神虽然紧紧地缠住了他们。”

霍尔朝战场方向望了一眼，对国王说：

“陛下，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呵，我看见尸体已经铺满了整个战场。”

“我们这不等于在斗胆向死亡挑战吗?”穆哈卜司令满身泥土,沉着脸说。

艾哈迈斯说:

“我决不能把我的军队推向毁灭。我看最好还是派一些数量有限的士兵躲在防护罩背后进行冲锋。让死亡去缠住城墙孔里的敌人吧。”

国王的心仍在颤抖。来人向他报告埃及舰队已占领了蛮军舰队的所有残余船只,并已成为尼罗河无人争辩的主人。但是,这一消息也不能使国王的神情平静下来。这天晚上,国王派往那巴塔的使者带着杜西丽的信回来了,艾哈迈斯亲手拆信,读道:

这是杜西丽给其孙子、埃及法老王、艾哈迈斯·本·卡姆斯的信,我祈求高尚的主保佑他高贵的生命,赐他以正确的主意,赐他的心有信仰,赐他的手有挫败敌人的力量。你的使者给我们带来了勇敢的卡姆斯遇难的噩耗,带来了他给我的临终遗嘱。我应该不提及那些我们的心会为之感到痛苦的往事,因为你正在和我们的敌人作战。我在短短的一生中已经两次尝到了死亡的滋味。但是,这对于那些生活在可怕的战争中、眼见勇士们纷纷走向死亡、生命变得十分廉价的人来说并不感到希罕。我不对你隐瞒,我很痛苦,很悲伤,但我情愿使者给我带来卡姆斯死亡、我军胜利的消息,而不愿看到卡姆斯带着我军失败的消息回到我的身边。你在你的道路上走下去吧,仁慈的主会佑助你的。我心中的祝福、我周围所有善良人的祝福都将保佑你,虽然他们在遭受痛苦、忍耐、希望的折磨。你要知道,我们正在向邻近我国边界的塔布尔镇前进,以便让我们离你的使者更近一些。祝平安。

艾哈迈斯读完信,感到这字里行间充满着彻骨的悲痛和热切的希望。在那巴塔告别时的一张张脸又呈现在眼前:满头白发的杜西丽憔悴的脸,祖母艾胡泰比显得既庄重又痛苦,母亲塞特卡姆斯是那样的温柔,还有他的妻子妮菲塔莉的大眼睛和她那苗条的身段。国王低声说:“主啊,杜西丽得到了安慰,看到了希望。她的悲痛没能使她忘记我们期盼着去实现的愿望。让我永远铭记她的睿智,用我的智慧、我的身心去追随她……”

十一

舰队在占领了敌舰船后，开始执行从城西岸围困城市的任务。这在居住于俯视尼罗河的宫殿里的人们心里引起了恐慌和不安。舰队和岸上的堡垒开始相互射击。由于正值收割时节，尼罗河水位很低，坚固的堡垒此时显得特别高大，埃军无法对它发起进攻，只能靠射击和包围来夺取它。依巴娜·艾哈迈斯心里牵挂着城南沿岸渔民们居住的地方，思念的心因为爱而剧烈地跳动着。依巴娜·艾哈迈斯认为那儿可以成为进攻底比斯的突破口。但是，实际上蛮人对这一地带早有提防。他们从埃及人手中夺走了这一地区，并在沿岸一带部署了全副武装的守卫部队。

艾哈迈斯国王改变了用重兵进行强攻的计划。他在战场上投下一些经过训练的精兵，让他们藏在长铠甲后面，与城墙的守卫者展开一场比耐力、比射击准确的持久战，士兵们施展出他们传统的技艺和高超的才能。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但收效甚微，难以预料结果如何。国王对此深感不安，说：

“我们不能给敌人重整旗鼓，重建战车队的机会。”

艾哈迈斯紧握着剑柄，接着说：

“我将下令进行强攻。倘若牺牲生命是必需的话，我们不会吝啬。这是誓为把埃及从敌人沉重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勇士们应该履行的职责。我将派人去南方总督们那儿，催促他们赶制一批用来攻城的铠甲和保护罩。”

国王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并亲自部署军力，把弩弓队分成左、中、右三翼开进宽阔的战场，由穆哈卜司令率领右路军，迪布司令率领左路军。埃及军队像一股股巨浪向前推进，前面的部队一进入阵地便与守城敌军交上了火。当白天来临时，战场上已拥满了正向底比斯城墙逼近的士兵。埃军虽然已给敌军造成很大伤亡，但自己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不过，损失比第一天要小得多。这样的战斗又持续了好几天，双方的伤亡都在增加。埃军在右翼加强了对敌人的攻势，一度制住了敌人的一个防守点，击毙了所有从箭孔向外射箭的射手。一部分勇敢的军官趁机率领士兵向这个据点发起猛攻，他们架起了悬梯，在如同雨点般的密集箭的掩护下，一支精兵强将登上了城

墙。蛮人已经注意到这里是严重威胁的地段,便朝这里蜂拥扑来,并点燃护城火,将攻上城来的埃军葬身于火海之中。尽管如此,国王对这次进攻仍然感到高兴,因为它为全军树立了榜样。国王对周围的人说:

"从围城至今,我们的士兵终于有一部分是战死在底比斯城墙上的。"

的确,这一步对战斗有着巨大的意义。第二天又反复这样的攻势。一大早,他们就又攻下了城墙上两个防守点。埃及士兵不断加强对敌军的攻势,克敌制胜几乎近在眼前。在这节骨眼上,西因总督沙威的使者率领一支最近刚训练成的全副武装的部队赶到了,并带来一整船围城用的铠甲、梯子以及防护罩。国王高兴地迎接士兵,对胜利更加充满信心。他下令让新兵进入军营前的战场,让老士兵们向他们表示致意,从而鼓舞新兵的斗志,增强他们的信心。

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埃及士兵一再发动强有力的进攻,他们用不怕死的精神战胜了死神,并重创敌军,致使敌军军心涣散,丧失了斗志,无力再作抵抗。穆哈卜司令从战场上回来向国王说:

"陛下,明天我们就能攻破城墙了。"

所有的司令官们都同意这个见解。于是,艾哈迈斯又派出使者,去告诉他的家人,让他们到飘扬着埃及旗帜的哈布来,以便在不久的明天一齐开进底比斯。国王非常安宁而又满怀着希望度过了这一夜。

十二

次日,埃及人照例在天亮时分醒来,他们像喝醉了酒似的欢跳着,激动的心和着战争胜利的凯歌旋律一起跳跃。接着他们躲在防护罩和铠甲后面,一队队进入阵地。愤怒地望着自己的目标,然而,眼前却是意想不到的奇怪景象,所有的人都吃惊地叫嚷起来,交换着愕然、不知所措的眼光。只见城墙上全是被捆绑的赤裸裸的躯体,而且全是埃及妇女和埃及儿童,蛮人竟把他们当作弩弓手的铠甲为自己掩护,蛮人们站在他们身后幸灾乐祸地大笑着。妇女们赤身露体、披散头发、全被奸污过;孩子们手脚被捆绑,这景象撕裂了全体士兵的心,特别是那些在捆绑者的中间认出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的士兵更是心胆俱裂,他们顿时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四肢瘫软下来。国

王闻讯赶来,眼前的一切犹如惊雷劈顶,他怒吼道:

"真是野蛮至极,只有胆小鬼才用妇女、儿童的身躯来保护自己。"

国王的随从以及司令们全都满脸愁容,沉默着一言不发。天大亮了,他们远远地看着被妇女、儿童的身躯护挡着的底比斯城墙,周身不寒而栗。大家的脸都气黄了,四肢不停地颤抖。每一个人的灵魂都紧系在那些惨遭折磨的被俘的妇女、儿童身上,而他们的亲人——那些勇敢的士兵,却站在他们面前束手无策。他们忍受着折磨,为自己的无能懊丧。霍尔用颤抖的声音叫道:

"可怜的女人们,即使弓箭没有把她们的心撕碎,日日夜夜的折磨也会夺去她们的生命。"

国王心急如焚,圆睁着沮丧无奈的眼睛,看着那些用她们和她们的孩子的身体保护着敌人的妇女们。国王能怎么样呢?几个月的战斗即将夭折,十年来的希望将受到毁灭的威胁。国王该怎么办呢?他来这儿是为了忠实于他的百姓,还是来惩罚他的百姓的呢?是给他的百姓带来同情还是折磨?国王痛心地叹息道:"阿芒神呵,阿芒神,受崇拜的主啊,这场战争是为了你,为了忠实于你的信徒的呀,快赐我正确的启示吧,给我一条出路吧!"从尼罗河方向驶来的车轮声打断了他的祷告。国王和周围的人抬眼看了看坐在车上的人,原来是舰队司令依巴娜·艾哈迈斯。司令下了车,向国王敬礼,然后问道:

"陛下,我军为何还不向行将灭亡的蛮人发起进攻?难道我们的士兵现在还不应该站在底比斯的城墙上吗?"

国王指着城墙用伤心而又沉痛的语气说:

"瞧,司令,你自己看看吧!"

可是依巴娜·艾哈迈斯并没有像大家那样,用沉默、期待的目光去观望。

"原谅我的眼睛目睹了这野蛮下贱的行径,可我们怎能甘愿上阿布菲斯的当,我们难道还看不透他吗?难道为了不让我们的弩弓手伤害自己的妻子儿女而停止这场为了底比斯、为了埃及的战争吗?"

国王艾哈迈斯痛苦地说:

"你的意思是让我下令去撕碎那些可怜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们的身躯?"

司令充满激情、自信地说：

“对，陛下，她们是战争的殉葬品，她们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倒下去的勇士一样。不，她们像我们已故国王塞肯内拉和勇敢的卡姆斯国王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舍得她们离开我们，这种同情会贻误我们战机的。”

“陛下，我的心告诉我，我母亲依巴娜也在那些可怜的女人中间。凭我的感觉，我敢肯定，她现在正在向主祈祷，恳求主让你用对底比斯的爱去战胜对她、对所有被俘妇女的同情。在全体士兵中，我并不是惟一的受害者，让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的心灵筑起一道用信仰和决心垒起的护墙吧，让我们发起进攻吧！”

国王长时间地看着舰队司令，然后把脸转向他的随从和众司令。霍尔蹙着眉，满脸愁容，平静地说：

“了不起的依巴娜·艾哈迈斯说得对。”

大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异口同声地高喊道：

“对，对，舰队司令说得对，让我们发起进攻吧！”

国王看着众将领，坚定地说：

“诸位将官，快回到你们的士兵那儿去吧，告诉他们，他们的国王为了埃及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还失去了无数甘愿献身的勇士。现在，他命令他们向用我们的亲人作掩体的底比斯城墙发起攻击，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必须占领它。”

号角吹响了，众将领迅速离去。士兵们手握武器，紧绷着脸列队出发了。军官们大声喊道：“像阿门内姆哈特那样生，像塞肯内拉那样死。”一场残酷的野蛮的战争打响了。蛮人们开始射击，埃及人回击，箭射穿了他们妻子的胸膛，撕裂了他们孩子的心，血流如注。妇女们向士兵点着头，并用嘶哑的声音喊叫道：“对着我们打吧，主保佑你们胜利！快为我们报仇呀！”顿时，埃及士兵都像疯了似的，一个个犹如碎了心、因饥渴难熬而扑向鲜血的野兽一般向前猛攻，喊杀声似雷鸣，如狮吼，响彻整个河谷。士兵们置死亡于度外向前冲锋，一个个像没有知觉、没有理智的定时炸弹。战斗进入了白炽化的程度，双方厮杀得十分激烈。血像喷泉似的从被杀者的胸膛和脖子上涌出来。每一个进攻者都感到自己的心里有一个发狂的东西在刺激，只有把自己的矛头刺向敌人的心脏才能平息。还不到正午，右翼部队就攻下

了敌人的几个据点。士兵们迅速架好梯子,以不怕死的精神往上冲。战斗从战场上转移到了坚固的城墙上,一部分士兵冲入墙内的平台上,用长矛和利剑与敌人展开了搏斗。勇猛的进攻仍在继续。国王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战斗,并不断向敌兵势力较强的地带增派援兵。太阳悬挂在当空的时候,国王看到他的士兵已从中间和两侧登上了城墙,国王说:

"我的士兵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我生怕在占领全部城墙之前天就会黑下来,这样,我们明天又得重新组织进攻。"

国王又向新来的部队发出了进攻令,埃及军队对敌守城部队的攻势加强了。新冲上去的部队很快又打出好几条通往高处的道路。蛮人眼看着埃及士兵犹如成群的蚂蚁爬上树干一样登上城墙,给了蛮军沉重的打击,显然敌军已感到绝望。谁也没料到敌军防线竟会如此迅速地崩溃。艾哈迈斯的士兵们已占领了城墙上所有的据点,立即攻破全部城墙已不在话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一个潜入底比斯城外庄稼地里的侦察兵军官来到国王营前,他脸带喜色,向国王弯腰致礼后报告说:

"陛下,重要情报,阿布菲斯和他的部队出北门逃跑了。"

"你说的可靠吗?"国王感到奇怪,问军官道。

军官肯定地说:

"我亲眼看见蛮人国王的车和他的卫队,后面还紧跟着全副武装的军队。"

依巴娜·艾哈迈斯说:

"阿布菲斯看到他在城墙上的部队在我军的猛攻下已无力抵抗便逃之夭夭了。"

"现在他也一定意识到,用埃及士兵的妻子儿女作掩体,只是一场恶作剧罢了。"霍尔说。

霍尔的话音刚落,舰队方面来的人也赶到了,他向国王致礼后,说:

"底比斯城内已燃起了暴动的火焰。我们从船上看到农夫们和努比亚人联合在一起同宫殿主和堤岸边的卫兵展开了激战。"

"舰队是否已尽到它的职责?"艾哈迈斯不由地担心起来,问军官道。

"我的司令,尽到了。我们的船靠近了岸边,用密箭射死了许多卫兵,使他们无法顾及与起义者们交战。"

司令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他请求国王允许他回到自己的舰队，以便进攻堤岸。国王答应了他，然后又对霍尔愤愤地说：

“这回可不能让那些庄园主们卷着钱财逃跑了。”

“是，我的主，光荣的底比斯就将向您敞开她的大门了。”霍尔用兴奋而带颤抖的声音说。

“可是，阿布菲斯已带着他的军队逃跑了。”

“我们决不会停止战斗，直到拿下哈瓦利斯，从埃及赶走最后一个蛮人。”

国王再次观察着战情，他看到士兵们正在梯子上与蛮军进行着拼杀，他们占领了城墙的顶端，迫使前面的蛮人不断后退。长矛队和短剑队也冲了上去，分别占领了城墙的各个部位，围住蛮人大肆砍杀着。一会儿，国王又见到他的士兵们将一面希克索斯旗帜撕得粉碎，随后升起一面底比斯旗。最后，伟大的底比斯城门被打开了，士兵们高呼着国王的名字涌进城去。国王轻声说道：“底比斯啊，我血液的源泉、生长的地方、生命的摇篮，快张开你的双臂，把你忠诚英勇的儿女搂进你温暖的怀抱中去吧。”说罢，国王垂下头，强抑住从内心深处涌进眼眶的泪水。霍尔在他的右边祈祷着，他擦着双眼，憔悴的双颊被泪水沾湿了。

十三

几小时后，太阳开始西斜。迪布司令和穆哈卜司令前来拜见国王。一会儿，依巴娜·艾哈迈斯也赶到了，他们恭敬地朝艾哈迈斯躬着身子，向他祝贺胜利，艾哈迈斯说：

“我们应该在互相祝贺之前对那些为底比斯而献身的英雄们、士兵们以及妇女、儿童的尸体尽到责任，都随我来。”

战场上、城墙上、城门旁全都躺满了尸体，尸体上已蒙上了一层尘土，浸泡在鲜血之中，铁盔滚落在旁边，这儿被可怕的死的寂静笼罩着。士兵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抬起尸体，走到军营边，一具具并排放好。然后又把死于亲人箭下的妇女、儿童的尸体单独放在一边。国王向烈士们的遗体走去。霍尔、三位司令，以及国王的随从们紧跟在后。国王走近一排排尸体，痛苦而又默

默无声地向尸体弯腰鞠躬,其他人也都和国王一样做。随后,国王慢步从尸体旁走过,就像节庆时正式检阅他们一样。国王来到妇女儿童们的尸体旁,他们赤裸裸的躯体已被盖上一层麻布。国王脸上浮上了悲哀的阴云,他两眼一阵发黑。突然,依巴娜·艾哈迈斯的大叫声把悲痛中的国王惊醒,艾哈迈斯用颤抖的声音哭喊着:"妈妈!"

国王寻声朝后看,只见司令悲痛地跪在一具尸体前。国王仔细打量了那具尸体,认出那正是依巴娜夫人,她的脸上呈现出令人生畏的死亡的阴影。国王的心碎了,他恭敬地站在跪着的司令身旁。国王对依巴娜夫人怀有崇高的敬意,他了解她,了解她的民族心、她的勇敢和智慧,她培养了依巴娜·艾哈迈斯,使他成为无可争议的杰出的将领。国王抬起头向着天空,用颤抖的声音说:

"被膜拜的阿芒神、世界的创造者、生命的施主、一切事物的主宰者,按着你的旨意,他们都回到了你的身边。他们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时,曾为他人活着,今天,他们同样为他人死去。他们对我来说是宝贵的,是我身心的一部分。怜悯他们吧,用来世永存的幸福生活补偿他们所失去的今世生活。"

国王转过身,对霍尔说:

"霍尔,我要把这些尸体都保护好,安葬在底比斯城西的墓地里。我以生命发誓,底比斯土地上最可敬的人,就是为底比斯而牺牲的勇士们。"

这时,国王派去塔布尔家中的使者回来了,他向国王呈上一封信,国王感到有些诧异,问道:

"我们全家都已回到哈布了?"

"没有,陛下。"使者回答。

艾哈迈斯展开信。这是杜西丽写的:

得到阿芒神灵和阿芒支持的陛下,我乞求主:在这封信抵达你处时,底比斯的大门已向你敞开,你已亲自率领忠诚的军队进了城,医治着战争的创伤。塞肯内拉·卡姆斯的英灵将为此而感到欣慰。而我们,则决不离开塔布尔。这件事我已考虑再三,我认为为了能同我们受奴役的百姓同甘共苦,让我们留在流放地,像现在一样去忍受寂寞和流落他乡的痛苦,直至砸碎人民头上的枷锁,为他们报仇雪恨。那时,我们

将平安地进入埃及，再与他们共享幸福和和平。在主的宏恩下你继续前进吧，去解放城镇、摧毁堡垒。把敌人从埃及的土地上彻底清除出去，决不给敌人有立足之地，那时候你再来召唤我们。祝你平安。

艾哈迈斯抬起头，合上信，不安地说：

“杜西丽说，不把最后一个蛮人赶出埃及，她决不进入埃及。”

“我们的圣母希望我们战斗不止，直到解放整个埃及。”霍尔说。

国王点了一下头表示赞同。霍尔问：

“陛下，今天晚上你不进底比斯城了吗？”

艾哈迈斯说：

“不了，霍尔，我的军队先进城，我将同我的家人一起在赶走最后一个蛮人后再进城，就像十年前我们一起离开底比斯时一样，我们要一起进入底比斯。”

“这不将使城里的百姓大感失望吗？”

“对那些问起我的人说，我将追逐蛮人，直到把他们赶出神圣的边界。热爱我的人快跟我来吧。”

十四

国王回到法老帐篷，他本想对他的将领们发布命令，让他们像传统的那样在军乐声中开进城去。可这时来了一名军官，向他报告说：

“陛下，一些起义者的首领让我替他们求见您，并向至高无上的您敬献一点他们在起义中缴获的战利品。”

艾哈迈斯微笑着问军官：

“你是从城里来的？”

“是的，陛下。”

“阿芒寺的门打开了吗？”

“是起义者们打开的，陛下。”

“为什么努法尔·阿芒祭司没来向我们致敬？”

“陛下，他们说，他曾发誓只要在埃及还有一个蛮人，他就决不离开他的

寺院，除非蛮人已成为奴隶或者俘虏。”

国王笑着说：

“好，快让我的百姓进来吧。”

军官出了帐篷，进城带来许多百姓，他们结成一队一队的紧跟在他后面，每一队都推着进贡国王的礼物。第一队先得到允许，于是，那些只在腰间围了块布的光膀子埃及人进入帐篷。从这些人的脸上看得出他们生活得很困苦。他们押着几个蛮人，蛮人光着头，胡子乱蓬蓬的，满脸尘土。埃及人先向国王跪下，额头快碰到了地面。当他们抬起头的时候，国王发现他们眼中溢满了兴奋的泪水。为首的说：

“我们的主啊，艾哈迈斯·本·卡姆斯·本·塞肯内拉，埃及法老王的儿子、埃及的解放者、保卫者，你是祖祖辈辈为光荣的底比斯献身的那棵参天大树上的劲枝，你为了给我们带来怜悯、为了帮助我们驱走岁月之艰难而来。”

艾哈迈斯微笑着说：

“欢迎你们，亲爱的百姓们，你们的希望就是我的希望，我为你们的痛苦而痛苦，我和你们是同一种肤色的人。”

百姓们的脸上泛出了喜悦的光泽。为首的冲着那些蛮人说：

“你们这些最卑贱的奴才，快给法老跪下。”

蛮人们一声没吭，跪在地上。领头的那人又说：

“陛下，这伙蛮人非法霸占了农庄，把我们的农庄作为他们世袭的财产。他们侮辱埃及人，肆意迫害埃及人，让埃及人干最重的活，给最少的工钱，使他们变成贫困、饥饿、病魔和愚昧的牺牲品；他们鄙视地称埃及人为‘乡巴佬’，只想把他们全杀了。这些昨天的恶霸、今天的俘虏，我们把他们押到至高无上的您面前，让他们成为您手下最下贱的奴才。”

国王微笑着说：

“我的黎民，感谢你们送来的礼物，祝贺你们恢复了主人翁和自由。”

所有的人再次向国王跪下，然后走出帐篷。士兵们把蛮人押到俘虏营中。接着第二队进来了，他们押着一个白皮肤的高个子，穿得破破烂烂，背上和胳膊上留着清楚的鞭痕。还没等押他进屋的人训斥，他就无力地跪倒在国王脚下。大家面对国王跪拜了好长时间。接着有一人说：

“陛下，埃及法老王、阿芒神的儿子，这个装作受屈辱的家伙，实际上是

底比斯的警察头子，过去他常用无情的鞭子无缘无故抽打我们的脊梁。现在神主让我们用鞭子去抽打他的脊梁，直到他皮开肉绽。我们把他送到国王这儿，让他成为你的奴隶。”

国王命令一个士兵把他带了下去。国王对百姓们的行动表示感谢。

国王让第三队人进来，他们也押着一个人，没想到国王和被押者一照面，便认出了他，原来他是肯扎尔的兄弟、底比斯法官赛奈姆特。国王没动声色，看了他一眼。赛奈姆特也看了看国王，他的目光中充满了茫然、担忧和惊奇的神情，几乎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一切。国王向他的百姓们致意，他们中的代表说：

“法老陛下，我们给您押来了底比斯城昨天的法官。他曾发过誓要主持公道，可是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在欺侮埃及人。今天让他像被他迫害过的无辜者一样，尝尝被迫害的滋味。”

国王对法官发话：

“赛奈姆特，你一生都在审判埃及人，这次轮到由埃及人来审判你了。”

国王把赛奈姆特推到士兵们那边，然后向那些忠诚的人们表示感谢。

最后一队进来了。他们情绪激昂，个个义愤填膺，围着一个从头到脚裹着麻布的人。大伙向国王欢呼着，表示致意。为首的说：

“埃及法老王、埃及人民的保护者、复仇者。蛮人抓走了我们当中一些人的妻儿，在底比斯战役中，蛮人把他们当作护城的掩体。神要我们向可恶的阿布菲斯报仇，于是在他们逃离的时候，我们冲进了闺房，乘阿布菲斯不备，把他最疼爱的人抓来了，现在我们把她带到了你这儿，用她为我们的妻儿报仇雪恨。”

国王走近这浑身裹着麻布的人，拉开麻布一看，没想到竟是一位只在腰间围了件薄衬衣的赤身露体的女人，她白皙的肤色像光一样，披着一头金丝般的头发，迷人的脸上呈现出仇恨、愤怒、自负的神情。艾哈迈斯怔住了。当他俩的目光碰在一起时，国王的脸上泛起了惊愕的神色，那女人脸上原有的仇恨、愤怒、自负神情突然化成了惊异。这时，国王神情恍惚了，用几乎难以听清的声音叫了一声：

“阿米娜利德斯公主。”

霍尔脱下身上的披风，走到女人跟前，把披风披在她身上。艾哈迈斯冲



着来者大声问：

“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个女人?”

为首的说：

“她是大刽子手阿布菲斯的女儿。”

艾哈迈斯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些满腔怒火、急于复仇者中间所处的难堪地位，便说：

“我们不能让心中的仇恨去玷污我们神圣的教养。有教养的人在发怒和生气的时候，应该依然保持他的品行。我们是尊重妇女、不杀俘虏的民族呀!”

为首的像受了委屈似的，说：

“埃及人的保护者，只有把这女人的头送到阿布菲斯那儿，我们才感到解恨。”

艾哈迈斯说：

“你们想煽动你们的国王也像阿布菲斯那样去杀人、去杀妇女吗？这件事交给我了，大家安心回去吧!”

这伙人向国王跪拜后离去了。国王唤来他卫队的一名军官，小声命令他把这个女人送到法老船上去，并嘱咐要好好照顾她。

国王强抑着胸中的情感冲动，有些坐立不安。他下令司令们率军凯旋进入底比斯城。国王朝霍尔转过身，只见霍尔正用不安、担忧、同情的眼神凝视着他。

十五

战场上空空如也。国王朝尼罗河方向出发，卫兵们紧跟在他身后。他一个劲地催促赶车的士兵加快速度，自己则沉浸在梦幻与遐想之中。今天，他的心被撞击了！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意外？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他还会碰到阿米娜利德斯。对她早已不抱希望。公主对他来说就如一场梦，她曾给他的夜晚带来光明，但一瞬而逝，很快被黑暗吞噬。可是，现在他竟在毫无预料和准备的情况下又一次见到了她，是命运将她投进他怜悯的怀抱，她现在已完全处在他的控制之下。国王这时方寸已乱，心在剧烈地跳动，灼热的情

感在心中复苏，并再次唤起他甜蜜的回忆，竟忘记了一切，沉浸在对她思恋的激流之中。

但是她呢？她认出他了吗？如果她认不出他，那么，她还记得艾斯菲尼斯这个幸运的商人吗？她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是谁曾动心地、洒着热泪对他说“再见”？是谁当他在流亡地时给他同情，并给他寄去字里行间蕴藏着犹如火石一般灼热的爱慕之情的书信？现在她的心会像他当时在法老船的楼阁里那样跳动吗？天哪！他怎么会感到自己正面临无限的幸福？她的心是可信的呢，还是在欺骗他？刚才愤怒的人们把她押到他面前时，她那失望的样子又展现在他眼前。当时，他那强壮的身躯开始哆嗦起来，他伤感地向人提问，而愤怒的人们则围着她在唾骂她和她的父亲。他忘不了当时浮在她脸上的仇恨、愤怒、自负的神情。那么如果她知道自己已沦为艾斯菲尼斯的俘虏时，她会息怒吗？艾哈迈斯感到一种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未曾有过的忧虑。国王的御车队这时已经到达尼罗河堤岸，国王走上法老船，召来奉命看护公主的军官，问道：

“公主的情况如何？”

“陛下，她被关在一间专门的小屋里，还为她送去了崭新的衣服和食物。但她都拒绝了，连碰都不碰一下。她鄙视我们的士兵，叫他们奴才，不过按照国王的命令，她受到了最好的待遇。”

国王显得有些不高兴。他轻步走到屋子前，卫兵为他打开门，等国王进屋后又把门关上。这间屋子虽小但很舒适，一盏大灯悬挂在天花板上，把整个屋子照得透亮。公主身着朴素的麻布衣衫坐在门右侧柔软的靠椅上。被愤怒的人们抓乱的头发已经梳理好，编成了一条又粗又大的辫子。国王脸带微笑看着她，只见公主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般，用惊愕不解的目光瞅着他。显然，她此时正处在彷徨和疑惑之中。

“晚安，公主。”国王向她问候道。

她没有回答。但国王的说话声音使她更感到迷惘和彷徨。年青人迷恋地望着她，又问道：

“你需要什么吗？”

公主审视着他的脸，然后又打量了一下他的头盔，最后目光落在他的铠甲上，问道：

"你是谁?"

"我叫艾哈迈斯,埃及法老王。"

她的眼睛中射出了怀疑的目光。国王有意要增加她的困惑,便脱下头盔,把它放在桌上,一边对自己说,这下她更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国王发现公主诧异地盯视着他鬈曲的头发,便也装出惊奇的样子说:

"你怎么这样看着我,好像认识我一样。"

她没有明白国王的话,没有回答。国王很想听到她的声音,领受她的情感。他又对公主说:

"让我来回答吧,我叫艾斯菲尼斯。这下,你可以回答我了吧?"

一听到艾斯菲尼斯这个名字,她立刻站起身来,冲着他叫道:

"你真是艾斯菲尼斯?"

国王向她走近一步,用充满怜爱的眼光看着她。然后紧握住她的手腕说:

"是的,我就是艾斯菲尼斯,阿米娜利德斯公主。"

公主用力从国王手中抽出手腕,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

艾哈迈斯微笑着,温柔地说:

"名字算什么?昨天我叫艾斯菲尼斯,今天我叫艾哈迈斯,但人还是我一个,心也只有一颗。"

"多奇怪呀,你怎么能说是一个人?你原是经营珠宝、侏儒的商人,可现在你却在进行战争,穿起了王服。"

"为什么不可以呢?过去我隐名潜入底比斯,今天我却在率领我的百姓解放自己的祖国,夺回被强占的我的王位。"

公主长时间凝眸盯视着国王,对国王的话她越发感到不可理解。国王想再接近她一点,但被她用手势制止了。她脸上毫无表情,眼睛里显露出残忍、傲慢的目光。国王感到失望,好像有一股凉气驱散了他的希望,扼杀了他心中那只欢唱着的希望之鸟。他听见公主愤恨地说:

"离我远点!"

国王仍抱着一丝希望,对她说:

"你难道不记得……"

公主没等国王把话说完,便打断了他:

“我记得,我永远记得,你是一个可耻的奸细!”公主的语气中带有她的民族所特有的那种愤怒。

国王像是遭到了迎头痛击,他皱起眉头,愤愤地说:

“公主,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是在和国王说话吗?”

“这算什么国王?”

“埃及法老!”国王动怒了,严厉地说。

“这样,我的父亲就成了你的一个藩镇?”她讥讽道。

国王气恼至极,国王的尊严已经完全压倒了他的情感。他说:

“你父亲连做我的藩镇都不配!因为他强占了我们国家的王位,但他现在已惨败在我手下,他连自己的女儿都顾不上,使她沦为曾被他奴役的百姓手中的俘虏,而他自己则夺底比斯北门溃逃了。我将带领我的军队继续追击,把他赶回到大沙漠中去,当时他们就是从那儿向我们发起进攻的……难道对这些你都全然不知?至于我呢?则是这个河谷的合法国王,因为我属于光荣的底比斯法老家族,我是一名为我们国家重振雄风的战无不胜的司令!”

公主冷冰冰地嘲笑说:

“你是一个只会残杀妇女的国王。”

“真怪,难道你还不清楚,你对我们的百姓是欠下血债的,而你现在却得到了他们的怜悯。哪怕他们把你杀了,那与你父亲让妇女、儿童来挡箭的行为相比,也不能算犯法呀。”

“那么,你也要用同样的方法处置我?”

“为什么不呢?”

“对不起,国王。我不能想象,你们的妇女怎么能和我相提并论,你们的百姓又怎能和我的百姓相比,难道奴隶能与主人相比吗?难道你没听说,我们的军队在撤离底比斯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战败的耻辱,相反,他们满不在乎地说:‘奴隶们造反了,我们还会打回来的。’”

国王像发了疯似的,气急败坏地冲着她嚷道:

“谁是奴隶?谁是主人?你这个狂妄到什么都不懂的姑娘。因为你出生在这个充满着尊严和荣耀的尼罗河河谷的怀抱中,你才这样有恃无恐,倘

若你晚出生一个世纪，你就将生活在北方冰冷的沙漠的尽头。你就听不到有人叫你公主，称你父亲为国王了。你们来自沙漠，侵犯我们河谷的主权，使尊严沦为耻辱。然后，你们又狂妄地称自己是主人，把我们贬为乡巴佬、奴隶。说什么自己是白人，我们是棕色人。今天，正义重新得到了伸张，主权又回到了它的主人手中，奴隶又变成崇拜者。白色将变成深居沙漠的人的标记，而棕色则是沐浴着阳光的埃及人的象征，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公主的心里升起一股怒气，脸涨得通红。她鄙视说：

“我知道我的父辈们从北方沙漠迁徙到埃及。然而，你怎么能忘记，他们在成为这河谷主人之前就是沙漠的主人，他们从来就是高傲的主人。他们只懂得靠剑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从不会穿着商人的衣服，去刺杀昨天他曾向他下跪的人。”

国王狠狠地盯着她，她仍然那般狂妄不可一世，而且十分冷酷，丝毫没有屈服，也不感到畏惧。她的身上正充分体现了她那民族所具有的粗野。国王气极了，他感到自己有一种想制服她、羞辱她的强烈愿望，尤其是她用自负、高傲的神态损伤了他的感情之后。于是，国王便用平静的、居高临下的语气说：

“我看没有必要再同你继续争执下去了。可是，我不会忘记我是国王，你是俘虏。”

“俘虏？随你怎么说吧！我是决不会屈服的。”

“不，只因为你现在处于我怜悯心的保护下，你才敢如此大胆。”

“我从来就没有丧失过勇气，你可以问问绑架我的那些不仁不义的人，他们会告诉你，即使我处在最难堪，甚至可以说是最危险的时候，我依然是无所畏惧的。”

国王轻蔑地抖动一下宽大的双肩，走到桌边，拿起头盔，把它戴在头上，他刚想抬脚走，却听见她说：

“你说我是你的俘虏，这是不错。可是这条船绝不是为俘虏准备的，快把我送到俘虏中去吧！”

国王气愤地看着她，用挑衅和威胁的口吻说：

“事情远不如你想象的那样，一般来讲，男俘虏就得从事苦役，而女俘虏则将归赢得胜利的国王所有。”

“但我是公主。”她睁大着眼睛说。

“过去你是公主，今天你却是俘虏。”

“每当我想起我曾救过你的命，我就会发疯。”

国王平静地说：

“让这个回忆永远存在下去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把你从那些愤怒的人们手中救了出来，他们想把你的脑袋献给阿布菲斯。”

国王转过身，怏怏不悦地离开这间屋子。卫兵们向他致礼，国王命令船向底比斯城北启航。然后，他迈着沉重而又缓慢的步伐向船艄走去，深深地吸进一口夜里潮湿的空气。船随着尼罗河日夜奔腾的波浪，劈开夜幕向底比斯城北驶近。国王双眼望着城市，尽量忘却心中的不悦。停泊在底比斯城沿岸的战船上都还亮着灯，而那些高耸的宫殿建筑自从它的主人逃离后，却一直沉浸在黑暗之中。在一些宫殿和花园中，兴奋得难以入睡的人们高举着火把，微风使他们高昂的欢呼声和歌唱声在空中回荡。国王宽大的嘴上露出了微笑，他知道，底比斯在欢迎他的忠诚军，就像以前欢迎凯旋的勇士，和庆祝永恒的节日一般。

船向法老宫殿靠近，直到靠上了泊位，国王这才看见宫内还亮着灯，灯光从窗户和花园里透出。国王知道霍尔又回到了塞肯内拉宫，干起了他的老行当，正忙着宫廷的清理和布置。艾哈迈斯看到宫殿花园的船码头，痛苦的回忆不由地又涌上心头：那也是在一个夜晚，法老船载着他们不幸的一家离开洒满了鲜血的底比斯，从这里逃往最南部。

国王在船艄徘徊。目光几次投向公主那间紧紧关闭着的小屋，愤懑地自问道：“他们为什么要把她带给我呢？为什么要带给我呢？”

十六

第二天清晨，霍尔和其他将领、顾问、随从等前往停泊在底比斯城北的御船，向国王请安。国王在船阁中接见了他们，大家向国王跪拜。接着，霍尔用平静的语调说：

“凯旋的国王，主赐您早安。底比斯的大门就在我们的身后，底比斯的心在兴奋地跳跃着，她多么希望见到闪耀在她的忠诚者、解放者额头上的光

辉啊！”

艾哈迈斯说：

“让底比斯欢腾吧，我要等主赐予我彻底胜利之后才进城。”

霍尔说：

“市民们全都知道，他们的国王在北方的大路上。并在那儿接见跟随他战斗的有功之臣。陛下，请不要挫伤小伙子们心中的激情，请不要漠视他们向军官们提出要求加入受崇拜的艾哈迈斯军队的呼声。”

国王微笑着问他们：

“你们去了阿芒寺吗？”

霍尔说：

“是的，陛下。我们全都去了。士兵们也去了，他们踏遍了寺院的每个角落，把脸贴在泥土上，并拥抱祭司。贡品多极了，祭司们唱起了赞美崇敬主的颂歌；士兵们的祷告声响彻整个寺院，那种热情把心都要融化了。所有的底比斯人都参加了聚礼，唯独努法尔·阿芒没有离开他的房间。”

国王脸带微笑，环顾一下四周，发现司令依巴娜·艾哈迈斯紧蹙着眉头沉默不语，便示意他靠近些，司令走近国王，国王把手搭在他肩上，说：

“艾哈迈斯，你要经受得住命运中的痛苦啊，记住你的家是以勇敢、奉献而著称的呀！”

司令低下头表示感谢。国王对他的一番温情已潺潺流入他的心田。国王看着大家，说：

“请诸位提议让谁出任底比斯总督，我要把重建底比斯的重任托付给他。”

“承担这项重任的最好人选是足智多谋的忠将霍尔。”穆哈卜司令说。

可是霍尔抢着说：

“我的职责是随时为陛下服务，决不落后他半步。”

艾哈迈斯说：

“说得对，我不能没有你。”

霍尔说：

“有一个知识渊博、智慧过人、富有主见而且品德高尚的人，他就是阿芒寺的掌管托塔·阿芒，如果陛下恩准的话，可以把底比斯托付给他。”

"好，我就把底比斯交给他了。"艾哈迈斯说。

说完，国王邀请众将领一起共进早餐。

十七

白天，部队休整了好几个小时，士兵们有的休息，有的唱歌或饮酒。一部分家在底比斯的士兵回家里享受和亲人团聚的欢乐。整个底比斯沉浸在一片温情之中，它像一颗剧烈跳动着的大地之心。艾哈迈斯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船，他召来负责看守公主的军官，询问公主的情况。军官告诉他说，公主整整一夜没进餐。国王想把她送到别的船上去，交给更贴心的卫兵看护。但他始终没下这个决心。无疑，霍尔是不愿意在他的船上看到她的。国王深信，霍尔管家不愿意他对阿布菲斯的女儿产生好感。他十分了解霍尔，知道霍尔的心里只装着底比斯战役。而他，心里的感情却是那样的强烈。他试图克制自己不要让心思总放在这间小屋上，想着令他生气、愤恨的事；他想用仇恨、愤怒来取代对她的爱慕。然而愤怒仅能把他与她隔开一时，却不能驱走他对她的爱，就像薄薄的迷雾能遮住铮亮的明镜，但不一会，当迷雾散去，镜子仍恢复光亮一样。国王因而没有懊丧，他自慰地想："但愿她的高傲、狂妄和她身为俘虏却依然保持着的自尊已经消失。但愿她已经息怒。这样，她会觉得她刚才表现出的憎恨远没有蕴藏在她内心深处的爱情强烈，这样她会变得温柔顺从起来，还爱情以应有的权利，就像刚才给愤怒以权利一般。难道她不是那位曾拯救了他的性命，并对他含情脉脉的小船阁的主人吗？难道她不再是那位曾为他的离去而担忧、并向他寄去充满爱情呻吟的信的她吗？她的这些感情怎么竟会因为倨傲、恼怒而消失殆尽呢？"国王寻思着答案，然后又轻蔑地耸了耸他那宽大的肩膀，向小屋走去。卫兵向他致意，给他让道。国王抱着极大的希望走进小屋，看见公主发愣似地静坐在那里，一对蓝色的眸子里露出痛苦和不安的神色，国王见她这般痛苦，心里也感到难受，他对自己说："底比斯地域之大，却容不了她，她竟被囚禁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国王一动不动站在公主面前，公主摆正了她坐的姿势，抬起冰冷的眼睛看着国王。国王温柔地问：

"晚上过得好吗?"

公主没有回答,低着头凝视着地面。国王用渴望的目光注视着她的头部、她的双肩和她的胸脯,他满以为希望即将实现,又问道:

"晚上过得好吗?"

公主显出一副不愿打破沉默的样子。然而,她还是猛地抬起头,说:

"这是一个最糟糕的夜晚。"

国王毫不介意她说话的语气,又问道:

"为什么?是否还缺什么?"

"我什么都缺!"她仍然用刚才的语气说。

"怎么会?我已命令保护你的军官……"

公主没好气地打断国王的话说:

"别再为这烦扰你自己了。我失去了我所喜爱的一切——我的父亲、我的百姓、我的自由!然而在我身边却尽是我所憎恨的一切——这衣服、这食物、这小屋、还有那些卫兵……"

国王又一次失望了,他感到他的希望在崩溃、在消失。他紧皱起双眉,对她说:

"你难道想让我放了你,送你去你父亲那儿吗?"

她愤恨地摇着头,坚决地说:

"不!"

国王感到奇怪,不解地看着她。她用同样的语气继续说:

"为了不让人说阿布菲斯的女儿竟会屈服于她伟大父亲的仇敌,也为了有一天她被人认为是值得哀悼的。"

国王恼火了,他对她的狂妄自负感到气愤,说:

"因为我对你的同情使你感到放心,你才敢如此肆无忌惮,你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胡说!"

国王气得脸都变颜色了,他用冷酷的眼光逼视着她,说:

"你太放肆了,你不懂什么叫痛苦,什么叫悲伤!你难道不知道污辱国王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吗?你没看到昨天一个妇女被剥了皮?如果我愿意的话,我能使你跪倒在我最弱小的士兵面前乞求宽恕。"

国王的目光一直盯着她，观察他这番恫吓的话在她心里的反应。他发现她瞪大着一对冷酷的双眼表示反抗，像是激怒了她的整个民族似的。她坚定地说：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惧怕。即便苍天折断所有人类之手，我们民族的自尊心也决不会丧失。"

国王恼火地自问道："是否应该压服她一下？为何不呢？为何不杀杀她的威风呢？她不是我的俘虏吗？我就不能让她成为我的一个女婢吗？"然而，国王终于没有这样做，他奢望着有一个美好、甜蜜的结局。国王每当失望的时候，心里就会腾起一种高傲的情绪，这种情绪会使他压住怒火，于是他就不再想羞辱她了，尽管他这时作出的行为并非心中想的。国王用同公主一样傲慢的口气说：

"我并不想折磨你，你也决不会受难的。如果有人竟想折磨一个像你这样姣美的侍女的话，那真是天下奇事了！"

"不，是一个高傲的公主。"

"这已是在你成为我的俘虏之前的事了。至于我，并不愿意折磨你，相反我愿意你成为我的妾，我要把我的这个想法付诸行动。"

"你将会明白，你的意愿只能对你自己、对你的臣民有效，对我则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你休想在我活着的时候碰我。"

国王轻蔑地耸了耸肩。公主继续说道：

"按我们传统的习惯，如果我们中的人陷入受污辱的罗网而又不能自救的话，那他就将绝食，直至高尚地结束生命。"

"真的？可是我却看见底比斯的不少官吏纷纷跪倒在我的脚下，用他们的眼睛向我乞求宽恕。"

公主的脸上失去了常色，她没再言语。国王对她的话无能为力，他的心正忍受着失望的痛苦，他已不愿再在这儿呆下去了。于是，在离开这间屋子前他说：

"绝食决不会有用处的。"

国王悻悻离去，这时他已拿定主意，要把她转移到另一条船上去。然而，等他独自回到船阁上时，怒气几乎已经消去，命令还没发出，他又改变了主意。

十八

在国王的船阁里，霍尔拜见了国王，并向他禀报说：

“陛下，阿布菲斯派来的使者请求您的接见。”

艾哈迈斯感到诧异，问道：

“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说给崇高的您带来一封信。”霍尔说。

“马上召见。”艾哈迈斯说。

霍尔走出船阁，派了一名军官去带使者，然后他又回到国王身边，两人一起等候。不一会儿，在一群卫官的带领下，使者们进来了。他们一共是三个人。从他们宽大的衣着上看得出他们全是王室的管家，白白的脸上留着长胡子。他们只向国王施了举手礼，连腰都没弯，盛气凌人地站在那儿。艾哈迈斯高傲地回了礼，发问道：

“你们想干什么？”

为首的用傲慢的腔调说：

“司令阁下……”

霍尔没容他讲下去，就用他那自然平静的语调说：

“你这是在同埃及法老的话，阿布菲斯的使者。”

为首的说：

“战火仍在燃烧，胜负还未揭晓。只要我们还有人，只要我们手中还有武器，阿布菲斯就是埃及惟一的法老。”

艾哈迈斯示意霍尔别作声，然后对这位使者说：

“快说你来的目的吧！”

为首的说：

“司令，在撤离底比斯的时候，农夫们劫走了塞特神之子、我们的主子、埃及法老王阿布菲斯的爱女阿米娜利德斯公主。我们的主子想知道他的女儿是活着，还是被农夫们杀了？”

“你的主子是否还记得在底比斯被包围的时候，他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妇女和儿童的？他难道不记得你们这群胆小如鼠的士兵是怎样把妇女儿童的

身躯来挡箭,任凭她们的丈夫、儿子的箭撕裂她们的身体?"

"我的主子不会逃避自己的责任,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同死亡和失败的格斗,没有怜悯可言……"那个人忿忿地说。

艾哈迈斯厌恶地摇了摇头,说:

"不,战争应是男人之间的格斗,强者胜,弱者亡。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场不应该亵渎我们心中的侠义和宗教的格斗。既然阿布菲斯能这样做,对战争又持有这种观点,他怎么又关心起他的女儿来了呢?这真使我感到大为惊讶啊!"

使者辩解道:

"我的主子只不过想询问一下,并没有乞求宽恕和怜悯。"

艾哈迈斯想了片刻,他仍想用话挑起他的敌人问及公主。为此,他用蔑视的口气说:

"回去对你的主子说,农夫们都是高尚的人,他们不会杀害妇女,埃及的士兵也不会杀害俘虏。他的女儿成了俘虏,正享受着最佳俘虏的待遇。"

那人显得有点高兴,说:

"你的这些话已经拯救了数千名国王的俘虏、你的男女百姓。他们的性命被抵押在公主的生命上。"

艾哈迈斯马上对他说:

"公主的性命是他们性命的抵押品。"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授命要亲眼见到公主才能回去。"

霍尔的脸上显出不同意的神色。但艾哈迈斯却对那使者说:

"你会亲眼看到她的。"

为首的指了一下他身后两人抬着的那口象牙箱子,说:

"这里装着公主的衣服,您是否允许我们把它留在公主的房间里?"

国王沉默片刻,然后说:

"好吧。"

霍尔凑近国王,低声说:

"我们得先把衣服检查一下。"

国王同意了管家的意见,管家命令把箱子抬到国王面前,然后他亲自打

开箱子，把衣服一件一件取出来。霍尔发现箱子里有一个小盒子，他打开一看，盒子里珍藏着一根系着翡翠鸡心的项链。国王一看见项链心不由地紧张起来，想起了自己扮成艾斯菲尼斯珠宝商时，公主如何在他的一堆珠宝中选中了这根项链。这时，国王的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霍尔说：

"监狱难道是打扮的地方吗？"

使者说：

"这根项链是公主最喜欢的首饰，司令如同意的话，我们就把它留下，要不我们就带回去。"

"留下也无妨。"艾哈迈斯说。

接着，国王转身命令军官们陪使者去公主的小屋。使者便跟着军官走了出去。

十九

就在这天晚上，从南边艾布利巴吐布利斯和海拉库努布利斯两个训练地派来的部队赶上了大军。底比斯的码头上停满了来自艾姆布斯的满载着武器和铠甲的船队。船长给国王带来了喜讯，他告诉国王，不久战车和骑兵也将抵达；另外，底比斯和哈布两市的人民踊跃参军，艾哈迈斯的军队又得到了扩充，兵力已超过了攻打边境时的数量。国王认为没有必要在底比斯呆得太久，并命令将领们准备次日凌晨出发北进。于是士兵们停止了娱乐和消遣，告别了底比斯和底比斯的人民，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和拼搏。黎明时分，士兵们吹响了号角，浩荡的大军犹如一排排海浪向前挺进。走在前面的是先锋队，国王和他的卫队走在先锋队的前面，紧跟在后面的是战车队和其它各种部队。由依巴娜·艾哈迈斯率领的舰队也正在尼罗河里劈浪前进。大家全都作好了战斗准备；胜利锤炼了他们的意志，使它像铁一般坚，甚至比铁还坚硬。军队进乡村的时候，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农夫们纷纷跑上大路，挥动着旗帜和椰枣树枝欢呼着。军队一路顺风，一直来到夏呼拉，竟也没遇上抵抗，就进了城。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已到了高萨城，高萨城城门大开，军队入城休息了一宿，翌日拂晓又疾速北进，一直来到卡伯突斯战场，士兵们的眼前是那条一直伸向市区的河谷。到了这儿，全军沉浸在悲伤的

寂静之中，往事在大家的脑海里萦绕。艾哈迈斯想起了埃及军队十多年前正是在这里惨遭失败；他想起了英勇的祖父正是把鲜血洒在了这块土地上。他举目观望战场四周，暗问自己道："爷爷是在哪一个地方倒下的呢？"他把视线转向霍尔，看见他也阴沉着脸，眼里噙满了泪水，国王心情很激动，对霍尔说：

"多么痛苦的回忆啊！"

"我仿佛听到了在这块神圣土地的空气中烈士们的英灵在呼唤。"霍尔的声音有些颤抖，呼吸急促。

"因为这曾是我们的父辈们用鲜血浇灌过的土地呀！"穆哈卜司令说。

霍尔抹干泪水，对国王说：

"陛下，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塞肯内拉国王的英灵、为他勇敢的士兵们的英灵祈祷吧！"

艾哈迈斯和众将领以及其他随从一起下马，热忱地做起了祷告。

二十

大军开进了卡伯突斯，埃及的旗帜在它的城墙上迎风飘扬，士兵们为纪念塞肯内拉的呼声经久不息。接着部队又向坦提尔进军，路上也没碰上敌军。随后他们又先后经过伊斯塔尔德、达尤斯、布利斯以及比拉番等地，最后踏上了通往艾比都斯的大路。原来他估计在这个河谷中将与蛮人交战，但现在依然没有遇上任何敌人，艾哈迈斯感到有些奇怪，便问道：

"阿布非斯在哪里呢？他的军队又藏到哪里去了呢？"

霍尔说：

"也许他不愿用步兵来与我们的战车拼杀。"

"这样的追击还要持续多久呢？"

"谁知道呢？陛下。也许会持续到我们抵达哈瓦利斯城下，那是蛮人花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建造成的固若金汤的堡垒。在我们的士兵攻克它之前，埃及还将流血。"

艾比都斯的大门为忠诚的军队敞开着。大军凯旋而入，并在城里休整了一天。

艾哈迈斯求战心切,希望能与敌人决一死战。他渴望把自己卷入到大战中去,忘却心中的悒郁,减轻内心的痛苦。但是,阿布菲斯没能让他好好休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思想一直围绕着那个桀骜不驯的女俘虏。正像他对她愤恨一样,他的心同时又一直眷恋着她。他想起自己的梦想,他曾认为最佳的运气就是逮住她,使她成为他的俘虏,然后再把那条俘虏船变成爱情的天堂。接着,他又想起了她的冷酷和愤怒,眼看最甜美的爱情之果已经成熟,并已唾手可得,然而她却剥夺了他品尝的权利,使他成为一个患了心病的人。他的爱是那样的强烈而又不可抗拒,这爱的激流冲垮了他的犹豫和傲慢,于是他向那条船走去,走进那间充满诱惑的小屋。公主还是坐在那把靠椅上,身上披着一件薄薄的孟菲斯衣衫。她好像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但连头也没抬,两眼一直望着两脚间的地面。他贪婪的目光打量着她头发的分缝,看着她的额头和低垂着的眼睑。他感到心像被惊雷击中了一般,欲望驱使他用尽全身的力量和勇气把公主紧紧地搂进怀里。但是公主突然抬起头,冷冷地瞅了他一眼,他顿时愣住了,然后问她道:

"使者来了吗?"

"是的。"公主的语气里没有丝毫感情。

他环顾了这间小屋,目光最后落在那只象牙箱子上,他说:

"是我允许他们把这只箱子送进来的。"

"谢谢。"她简单地答道,声音依然是干巴巴的。

他心中暗喜,说:

"箱子里有一根带翡翠鸡心的项链。"

她的双唇抖动了一下,像要说什么。但她又突然改变主意,合上了嘴。艾哈迈斯柔声地说:

"听使者说,这根项链是你的心爱之物。"

她猛地摇了一下头,像是在为自己开脱罪名似的,说:

"过去,我的确最喜欢戴它,那是因为王宫里的巫婆把它看成是避邪的护身符。"

他明白她是有意回避这一问题,但他并没有感到失望,又说:

"我想也许还有其它原因吧,法老船的楼阁能为此作证。"

公主的脸红了,她气愤地说:

“今天我已记不得昨天的事了，现在你最好像对待一个女俘虏那样对我说话。”

他看到了她脸上那残酷无情的神色，便再次感到了失望。然而他想克制自己的感情，便又说：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会让女俘虏成为我们王宫的女婢？”

“我是例外。”她气愤地说。

“你想再用绝食来威胁我吗？”

“现在还不需要。”

他用疑惑的眼光审视着她，讥讽地问：

“那么你又怎样进行自卫呢？”

公主把手中一把比指甲还小的利器给他看，泰然地说：

“看，这是一把带毒的匕首，我只要用它刺破我的皮肤，毒素就会流进我的血液，片刻间我就会完蛋。这是使者们趁你的看守不注意时，偷偷带进来的。我明白，我的父亲要我在受到别人侮辱或折磨的时候用它来结束我的生命。”

艾哈迈斯发怒了，他紧绷着脸说：

“原来这就是那只箱子的秘密。对长着脏胡子蛮人蠢猪的话信以为真的人真是该死！违迕已经像血一样流进了你们每一根血管。但是，我认为你误解了你父亲的意图，他给你这把匕首是要让你用它来杀死我。”

公主摇了摇头像是在嘲讽国王，说：

“你不了解阿布菲斯，他希望他的女儿活要活得高尚，死也要死得高尚。至于他的敌人，他会像以前杀死他的许多敌手那样亲自去消灭他们的。”

艾哈迈斯用脚跺着地，气愤地说：

“何苦要这样呢？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骄横、狂妄、性情怪僻的女人。前几次我曾幻想，你在我面前表现出的你并不是真正的你。让一切幻想都见鬼去吧！”

国王转身走出屋子，在门外他唤来了看守公主的卫官，对他说：

“把这个女俘虏转移到别的船上去严加看管。”

国王心情忧郁，愁容满面地离开了这条船，回到他的战车上，向军营直奔而去。

二十一

国王厌倦了沉寂，于是他命令将领们去作好准备。次日黎明，浩浩荡荡的大军进发了，舰队也启航。两天以后，舰队到达了巴塔勒麦伊斯。城四周没有发现什么敌情，先遣部队安全地进了城，大部队紧跟在后。先遣部队继续向北深入，直指底比斯北部最后一个城市巴努布利斯。同样，在那里也没有遇上任何抵抗，部队就进了城。艾哈迈斯听到巴努布利斯已掌握在埃军手中的好消息后，大声叫了起来：

"蛮人已被赶出底比斯王国了！"

"不久，他们将被赶出整个埃及。"霍尔说。

大军开始向巴努布利斯挺进。在激动人心的乐曲声中，部队以胜利者的姿态自豪地开进了城。胜利的号角吹响了，城墙上飘起了埃及的旗帜；市场上到处都是士兵，他们和市民们一起欢呼着、歌唱着。整个城市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每一颗心随着这狂欢的气氛在跳跃，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这狂欢的气息。国王设宴招待各部队、舰队以及卫队的将领们。散席前，国王向大家敬上了一杯用荷花、香草酿成的马拉尤道出产的葡萄酒，然后对大家说：

"明天我们就将冲破北方王国的边界，一百多年来我们第一次把埃及的旗帜插在北方王国的城墙上，让它高高飘扬。"

大家欢呼着，久久地高喊着国王的名字。

就在这天傍晚，卫兵看见几辆插着白旗的战车由北向城里驶来。士兵们围住战车盘问它的来意。其中有一人说，他们是阿布菲斯派来见艾哈迈斯的。士兵们便把他们带进城，艾哈迈斯闻讯后，即令召见。自己则径直来到该市的总督宫，召来了霍尔、舰队司令以及穆哈卜、迪布司令。艾哈迈斯端坐在总督位子上，众将领在他的两侧，周围是穿着华丽服装的卫兵。国王示意让使者进来。所有在场的埃及人都不清楚这次他们会带些什么来，便都焦急地等待着。蛮人国王的使者进来了。他们是一批文官武将，有的穿着戎装，有的穿着便服。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他们的大胡子。他们的脸上并没有艾哈迈斯想象中的挑衅和气愤的神色。他们走近国王，恭恭敬敬地向

国王弯腰行礼。国王感到有点疑惑。他们中为首的说：

“神保佑你，底比斯国王，我们是上下埃及法老派来的使者。”

艾哈迈斯晒视他们一眼，丝毫也没露出他心中的火气，他平静地说：

“神保佑你们，阿布菲斯的使者，你们想干什么？”

艾哈迈斯没有称呼蛮人国王的尊号，这使来者心里感到不快，但是为首的那人继续说：

“国王，我们是军人，都是在战场上成长，依照战争的法则而生存，正如你们和我们较量以后所了解的那样，我们是无畏的勇士。我们钦佩英雄，即使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只服从利剑的审判，即使结果不利于我们。现在你赢得了胜利，国王，你的王位又回到了你的手中，你的确是王位的主人，同样我们也应该将它归还给你。这是你的王国，你是它的国王。法老向你致意，并请求停战，请求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实现体面的和解，并重新建立南北王国之间已经中断了的友好关系。”

国王表面上静听着来者的话，内心却感到吃惊，然后看了一眼发言的来者，不解地问：

“你们真是为寻求和平而来吗？”

“是的，国王。”那人说。

“我拒绝这种和平！”艾哈迈斯坚定的语气表明了他的决心。

“你为什么要坚持战争呢，国王？”

艾哈迈斯说：

“阿布菲斯的使者，你们这是第一次持尊重的口吻同埃及人对话，第一次以战败者的身份不再称呼埃及人为奴隶。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你们失败了。你们这些穷凶极恶的野兽，如果你们胜利了，你们是否还会来问我为什么要坚持战争？告诉你们，我没有向你们宣布过，我只是要收复底比斯。不过我已向我的神、我的人民起过誓，我要把整个埃及从迫害、奴役的铁蹄下拯救出来，还她自由和荣誉。如果派你来的人真想和平，那就叫他把埃及还给埃及百姓，让他自己带着他的百姓回到北方的沙漠中去。”

来者粗声问道：

“这是最后通牒吗？”

艾哈迈斯自信而有力地回答：

"这就是我们进行战斗的目的，为了它我们将把战斗进行到底。"

使者们站起身，为首的说：

"既然你愿意打，那我们之间就会有一场鏖战，让神按照他的意愿作出仲裁吧！"

他们再次向国王弯腰施礼，然后，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

二十二

艾哈迈斯在巴努布利斯呆了整整两天，然后他又派出先遣部队穿过阿布菲斯的国界。几支劲旅出了城北后不久便遇上了一小股敌军，交战后敌军被打得弃甲曳兵。这样，先遣部队为驻扎在巴努布利斯的主力部队铺平了前进的道路。艾哈迈斯率领着一支精良的军队出发了，它在数量和装备上是埃及从未有过的。同时，依巴娜·艾哈迈斯也率领强大的战无不胜的舰队起锚开航。在行军路上，打探的报告国王说，蛮人军队现在被分成好几部分，驻扎在艾夫罗迪吐巴利斯[①] 以南一带，无法对它形成包围。国王对敌军的数目并不在乎，但他却问霍尔道：

"你认为阿布菲斯还有能和我们较量的战车部队吗？"

霍尔说：

"毫无疑问，陛下，阿布菲斯已失去了绝大部分的骑兵。如果他还拥有投入此战的骑兵部队，他就绝不会来谋求和解，也不会呼吁和平的。蛮人已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骑兵和战车，因此也就失去了信心和希望。"

大军继续前进，一直逼近了敌人的营地，战斗的序幕已经在远处地平线上拉开。战车队在国王的指挥下正准备投入战斗。艾哈迈斯对众将领们大声说：

"我们将在这里进行战斗，一百多年来我们被剥夺了踏上这块土地的权利，让我们奋勇地出战吧，去结束数百万受奴役的兄弟们的苦难，让我们奉献出我们异常坚强的心。神赐予我们力量与希望，神将给我们的敌人以灭

---

① 尼罗河东岸的一个城市，现叫"艾托费哈"。

亡和失望。我要像塞肯内拉、像卡姆斯那样冲在你们的前面。”

国王下令先遣部队出击。于是先遣部队便像猛鹰一样扑向敌群。国王被这冲锋激动了，他观察着战场，想看看敌人究竟怎样应战。国王看到一支约由两百辆战车组成的战车队压住了先遣队的进攻，并企图从几面进行夹击，国王这时非常想立刻歼灭敌战车队，便亲自率领战车队，从四面向敌战车队猛扑过去。希克索斯人意识到面对几倍于他的埃及战车队，他的骑兵是无法抵抗的，于是阿布菲斯又命令几股弩弓队和长枪队投入战斗，支援有限的战车部队。激烈的战斗在进行着，尽管蛮人打得十分勇敢，但终于未能成功，骑兵还是被击败了。

又过了一个夜晚。艾哈迈斯还是没有搞清楚，阿布菲斯投入步兵是因为感到绝望呢，还是准备带着军队平安逃跑，就像当时在海拉库努布利斯那样。早晨，国王看到好几队蛮人手持弓箭已进入阵地，这时才真相大白。霍尔看着他们，对国王说：

“陛下，现在该轮到他们了，阿布菲斯想用步兵狙击战车，就像十年前我们的国王塞肯内拉在卡伯突斯那一战的情况一样。”

国王心里一阵高兴，准备让战车队发起进攻，并从弩弓队及其它兵器队中挑选一些人配合作战。战车扑向敌阵地，天上飞满了利箭。敌人的一些防线被战车冲破了，弩弓手们尾随在后，保护战车，不让战车后背受敌。他们追逐着敌逃兵，逃兵们有的被击毙，有的成为俘虏。蛮人们以他们尽人皆知的勇敢在进行着拼杀，然而，他们很快就像疾风扫枯叶一样，一批批地倒了下去。埃及人已经控制了战场，艾哈迈斯生怕阿布菲斯又会从他手中逃走，便向艾夫罗迪吐巴利斯进攻，舰队也同时向该城河堤发起了攻击。但是，在城里国王依然未发现敌人的踪影，连一个敌人也没碰上。一会儿，打探的向国王报告说，阿布菲斯扔下一部分人马狙击埃军，自己带着他的主力部队，在昨天后半夜就开始溜了。这时霍尔对国王说：

“从今天起再作抵抗也只是白费苦心。也许阿布菲斯现在正凭借哈瓦利斯坚固的城墙来保护自己。”

艾哈迈斯没有太多的遗憾，他为自己打开了埃及人被拒之门外达两百年之久的埃及最后一个城市的大门感到高兴。然后，他忙于巡视城市、抚慰百姓的工作。

二十三

部队浩浩荡荡地向前挺进，没有遇上抵抗，也没有碰见任何敌人。沿途城镇、乡村的百姓们欣喜若狂地欢迎他们。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两个世纪过去了，神终于对他们转怒为喜，这位解放了他们的城市、为他们赶走了敌寇的正是他们的国王，是他又重新建立了法老的荣誉。艾哈迈斯发现蛮人已经丢弃了他们的宫殿、农庄，卷走了所有的家什细软，逃离了城市。一路上，他又听到阿布菲斯如何带领他的残兵败将匆匆向北逃窜。就这样，国王在一个月内又先后收复了哈巴希勒、利库布利斯、库萨等城镇，最后来到了海尔门布利斯。部队进城的那一刻，艾哈迈斯和士兵们的心情万分激动。因为这是圣母杜西丽的家乡。该城沦陷之前她出身在一个名门之家。艾哈迈斯为这个城市的解放举行了庆祝活动。参加庆祝的有他的侍从、水陆两军将领以及全体士兵。随后，国王又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祖母，祝贺她的第一故乡海尔门布利斯被解放，向她叙述他和士兵们、还有全体百姓的心情。国王和文武将领都在信的最后签了名。

部队继续乘胜前进。先后开进了台塔那维、希努布利斯、希布奈那、艾尔萨那维。他们不顾长途跋涉的艰苦，取道金字塔通往孟菲斯的道路继续前进。一路上，艾哈迈斯为受难的人民砸碎桎梏，鼓起人民重新生活的勇气。一天，霍尔对他说：

"陛下，您在政治上的真知灼见和管理国家的经验正像您驰骋疆场的勇猛一样，是无人可比拟的；您改变了这些城市的面貌，摧毁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您亲自设计了必须遵循的方法，制定了必须遵守的法规，并委任了爱国的总督；您使尼罗河河谷的动脉又一次焕发出活力。很久以来，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埃及人的总督、埃及人的法官。人们低垂的头昂了起来，再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棕色的皮肤感到自卑和受到辱骂。相反，棕色的皮肤成了人们自豪、高傲的象征，让阿芒神保佑您吧——塞肯内拉的孙子！"

国王充满信心不知辛苦地忘我工作着。他坚定不移的目标就是要使他那受尽侮辱、饥饿、贫困、愚昧之苦的百姓变得扬眉吐气、丰衣足食、聪慧起来。

然而，他的心却没有因为埋头于认真的工作而忘却那特殊的烦恼，爱情占据了他的心，自尊心又使他束手无策，他时常用脚跺着地，自言自语地说：

“我上当了，她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女人。”

他想从工作中得到一点安慰，使自己忘记她。然而，他发现自己的灵魂已经飞进了那条正拍击着浪花，行驶在舰队尾端的船上。

二十四

大军继续前进，接近了具有光荣历史的不朽之城孟菲斯。高大洁白的城墙已经展现在国王面前。艾哈迈斯认为蛮人将在他们的首都进行殊死的抵抗，可是事实出乎他的预料，先遣部队平安地进了城。这时，艾哈迈斯才知道阿布菲斯已经带着他的部队朝东北方向溃退。艾哈迈斯在百姓的欢迎中开进城，欢迎的场面史无前例。百姓们热情而又隆重地欢迎他，朝他膜拜，称他为孟发太和之子。国王在孟菲斯住了几天，他巡视了市区、商场以及一些手工业区，并瞻仰了三座金字塔，还在狮身人面像寺院中献上了贡品，作了祷告。对国王来说，攻克孟菲斯的喜悦心情只有和收复底比斯的喜悦心情才能相比。但是，艾哈迈斯感到奇怪的是，蛮人为何不固守孟菲斯。这时，穆哈卜司令说：

“经过海拉库努布利斯和艾夫罗迪吐巴利斯两战的较量后，他们已无力再阻挡我们勇猛的战车了。”

霍尔管家满有信心地说：

“南方各省的舰队源源不断地给我们送来战车和战马，眼下阿布菲斯只有固守哈瓦利斯城墙一条路了。”

现在，征战的地域就在眼前，国王与众人一起商量着大家关心的问题。迪布司令说：

“无疑，敌人已从整个北方撤走了，现在正龟缩在哈瓦利斯城的东面。为此，我们应该投下全军兵力去攻之。”

但是，艾哈迈斯却十分谨慎，他只派了一支小部队取道鲁努布利斯向西进军，另一支部队朝艾特利布斯北部而上。他自己则带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舰队取奥尼向东进发。他们脚不停地踏着土地，一连走了好几天，激情和

希望驱使他们满怀热情地走完这最后一步,用决定性的胜利结束这场长时间的战争。他们先后开进了奥尼城、不朽的拉阿城、法库萨和法尔比特斯,继续向哈瓦利斯进军。一路上不断传来有关阿布菲斯方面的消息,他们得知,蛮人们从各个地方撤离后,赶着数千名不幸的百姓,进入了哈瓦利斯,这个消息使国王心情悲伤,他担忧着那些落人蛮人残酷的魔爪、正遭受着迫害的百姓们的命运。

最后,当雄伟的哈瓦利斯城墙像石头山一样出现在远处地平线上时,艾哈迈斯叫了起来:

“这是蛮人在埃及的最后一个据点了!”

霍尔用他衰弱的目光望着国王,说:“陛下,快砸开她的大门吧,美丽的埃及向你表示她的忠诚。”

二十五

哈瓦利斯座落在尼罗河支流的东岸。她的城墙向东延伸,一眼望不到边。许多在城里干过活或在城墙上打过工的百姓都知道这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城堡。他们告诉国王,该城被四层又高又厚的城墙围着,墙根下还筑有一道护墙河,尼罗河水从护墙河中流过。城里有许多农田,足以满足全城的需要。城中除了一些埃及农夫外大多是当兵的。城里还有许多水渠,水渠从西面城墙下引进尼罗河水,然后向东穿城而出。

艾哈迈斯和他的部下站在高大的城堡的南面,面对这望不到边的高墙脸上露出了难色。士兵们与这高大的城墙相比,就如侏儒一般矮小了。军队扎下了营,营帐顺着城墙向南一排一排地延伸。尼罗河中的舰队停泊在城墙西面靠西的河面上,远离弓箭的射程,对敌人进行监视和封锁。艾哈迈斯听了关于城堡的介绍,开始观察起城外的地形和城墙西首的河流,脑子不停地思考着。这时,骑兵和步兵已进入了城四周的村庄,并毫不费力地控制了这些村庄。不一会儿,整座城已陷入了团团包围之中了。但是,艾哈迈斯和他的部下都明白,围城是无济于事的。这个城市可以不依靠别人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即使围上几年的时间,也不会对它有任何影响。相反,他和他的军队会因为无止境的等待、气候的恶劣多变被拖垮。艾哈迈斯围

着城堡转了一圈,突然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于是他便把部下召集到他帐篷中共商军务。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国王说,"我认为围城既浪费时间又消耗兵力。而进攻显然又是徒劳之举,或者是自杀。也许敌人正希望我们这样,拖住我们勇敢的士兵,并使他们葬身于护城河中。诸位意见如何?"

"陛下,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用一小部分兵力去包围城市,表示战争结束。然后您宣布尼罗河流域独立,您作为统一的埃及的法老开始行使您的权力。"迪布司令说。

但是霍尔反对这个意见,他说:

"你怎么可以让阿布菲斯平平安安的再去训练士兵、铸造战车,侍机对我们进行反扑呢?"

穆哈卜司令情绪激昂地说:

"我们为了底比斯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战争就是献身、就是牺牲。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为哈瓦利斯去付出代价,像攻克底比斯那样去攻克它呢?"

迪布司令说:

"我们并不吝啬生命,但是进攻这道由溢满河水的护城河相隔的坚固的城墙,这对我们的士兵来说,简直是毫无价值的死亡。"

国王静静地思索着,然后指着西城墙下的河流说:

"哈瓦利斯是无需外援、不会挨饿的城堡,但是,也许它会缺水。"

大家望着那条河,脸上露出了惊愕的神色,霍尔不解地问:

"陛下,哈瓦利斯怎么会缺水呢?"

"我们要让尼罗河水改道。"艾哈迈斯平静地说。

大家又朝尼罗河望去,似乎不相信能使这条伟大的河流改道。

"这么大的工程能行吗?"霍尔问。

"我们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和劳动力。"艾哈迈斯说。

"那要花多少时间? 陛下。"

"一年、两年、三年,这有什么关系呢? 既然这已是惟一的办法了,我们必须让尼罗河在法尔巴台特斯北部改道,让它入新河道向西流向孟菲斯,这样,阿布菲斯就非得在饥渴至死和出城与我们交战两者中选择了。我的百

姓会饶恕我给哈瓦利斯的埃及人带来的危险和死亡，就像饶恕我让一些底比斯的妇女付出她们的生命一样。”

二十六

艾哈迈斯着手准备这一伟大的工程。他召来了底比斯著名的工程技术人员，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大家非常认真而又十分急切地研究了这一工程的可行性，然后，他们告诉国王这一想法是可行的，只要给他们时间，提供几千名劳力。艾哈迈斯明白他的工程没有两年时间是完不成的，然而他并没有灰心。他派出了使者，到各城市动员人们志愿参加这一为解放祖国、驱赶敌人的伟大工程。许多劳工从各地赶来，不久，足以开工的人员集中起来了，国王宣布宏大的工程破土动工。他手持镢头，用力劈进泥土，紧跟着无数肌肉结实的臂膀随着歌声和号子声甩开大干了。

国王和他的军队面临的是长期的等待。士兵们在将官的指导下进行着日常训练。国王有时为了打发时光，就去东边沙漠中狩猎，或赛马消遣，以便摆脱心中的愁绪和情欲的冲动。在这一等待的时期中，使者给他带来了圣母杜西丽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

陛下、阿芒之子、上下埃及的法老，神保佑着他，赐予他胜利。今天，小小的塔布尔由于你的使者带来了神赐予你举世瞩目的胜利的消息而变成了欢乐幸福的天堂。我们今天在塔布尔的等待迥然不同于昨天的等待，因为它充满了欣慰，实现希望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当我们听到埃及将从耻辱和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兴奋啊！埃及的敌人和她的奴役者已被围困在他的城堡中，等待着灭亡。

因为你征服了神的敌人，重建了神的威望，万能的神将赐你同情、怜悯。他已赐给你一个可爱的儿子、你王位的继承人。为了感谢崇敬的主，我已给他取名阿姆哈提卜。我像以前拥抱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一样拥抱他。我的心告诉我，他将成为具有不同人种、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百姓组成的伟大的王国的王储。他亲爱的父亲正注视着他。

艾哈迈斯的心像一个慈父般的心在跳动，他胸中充满了思念。振奋人心的喜悦使他忘记了被深深埋藏在心底的爱情给他带来的痛苦。他立刻向他的部下和全军发出通告，告诉他们他的王子阿姆哈提卜出世了。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二十七

时光在沉重、缓慢地流逝，伟大的工程在进行着，这一工程凝聚了最多的智慧、最大的力量、最崇高的决心。只要看到离那崇高的目的和希望越来越近，所有的人就会置工作的艰辛于度外，并忘记时间的流逝。在围城几个月后的一天，卫兵发现从城里驶出一辆马车，车头上插着一面白旗，一些卫兵围了上去，发现里面有三个人，便对他们进行了审问。为首的说，他们是阿布菲斯派来求见艾哈迈斯的使者。卫兵迅速将这一情况禀报国王，国王召集了他的侍从和众将领来到他的帐篷，并下令带使者。使者们谦卑而又沮丧地走了进来，昔日那种高傲、自负已全然消失了，就好像他们不是阿布菲斯的人似的。他们朝国王鞠了躬，为首的说道：

"国王陛下，神保佑你。"

"神保佑你们，阿布菲斯的使者。你们的国王想干什么？"艾哈迈斯回答道。

使者说：

"国王，持剑的人是寻求胜利的冒险家，然而，也许死亡不会饶过他。我们是战争的发动者，我们像被崇拜的主人一样统治了你们的国家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然而，我们失败了。我们的一切事情都被控制了，并被迫逃进自己的城堡。国王，我们是强者，我们能够像摘取胜利的果实那样去承受这个失败。"

艾哈迈斯气愤地说：

"我想，你们已经意识到了我的百姓正在挖着的这条新的河床意味着什么。于是，你们便来乞讨宽恕。"

使者摇了摇他的大脑袋说：

“不，国王，我们不向任何人乞求宽恕，但我们承认失败。我们的国王派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两个条件，由你选择：要么一战到底，这样的话，我们决不会躲在城墙后面，等待被饥饿、干渴困死。我们会把那些落入我们手中的人全部杀死，他们的人数不下三万，然后我们再亲手杀掉我们的妇女、儿童。然后我们就和你们三十万对生活充满仇恨、并渴望去复仇的大军作战。”

他停了一下，换口气继续说：

“要么你将阿米娜利德斯公主，以及被你们抓获的全部俘虏还给我们，并保证我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样，我们也把你们的人还给你们，并撤离哈瓦利斯，回到我们原来的大沙漠中去，留下你们的国土，随你们如何处置，以此结束持续了两个世纪的争斗。”

那人说完后没再吭声。国王知道他在等他的回答。可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不便马上作出答复。便对使者说：

“你是否等着我们作出决定？”

“你看着办吧，国王。我的主给了我一个白天的时间。”

二十八

国王召集起他的官员，来到法老船的船阁上举行会议。国王对大家说：

“诸位都请发表一下意见吧！”

大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再行商议。霍尔说：

“陛下，经过多次战役的较量，你已战胜了蛮人，他们已经承认是我们赢了，他们输了。你已用胜利抹去了我们在遗憾的过去所蒙受的失败的痕迹。你已消灭了蛮人许多人马，为可怜的死难者报了仇，只要敌人撤离我们的国土，国家自立，民族被解放，我们去赎买三万人的性命是不会受到谴责的，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作出无谓的牺牲。”

国王的两眼打量着众人的脸，他觉察到大家的情绪是一致的，都愿意接受这一想法。迪布司令说：

“我们每一个士兵都已完全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把阿布菲斯赶回到沙漠去，这对他来说，是比死还严厉的惩罚。”

穆哈卜司令说：

"我们最崇高的目的就是把祖国从蛮人统治下解放出来,把蛮人从国土上赶出去。神会为此而高兴,并不允许我们作出使受辱的年代再继续下去的选择。"

"而且我们是用一个被俘的公主和一小撮蛮人来换取三万人的性命。"依巴娜·艾哈迈斯说。

国王非常仔细地听了众人的话,然后说:

"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我认为,让阿布非斯的使者再等一等,以便不使他以为我们急忙接受求和条件,是出于软弱或者厌战。"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船,只留下国王一人,尽管有许多令人兴奋的事,但国王仍然闷闷不乐。战争已赢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不可一世的敌人已向他俯首下跪,明天阿布非斯将背着行李,按照不可逆转的天命滚回他的老家去。可是为什么他还是高兴不起来、兴奋不起来呢?或者说,他为什么不是非常高兴呢?可怕的时刻已不可避免地来临,这是永别的时刻啊!在这可怕的时刻到来之前他的确是陷入了绝望,可她还在那条小船上吗?明天他将回到底比斯王宫,而她则被送往荒无人烟的沙漠地,怎么办呢?难道在告别前不看她一下就让她这样离去吗?他的心回答:"不!"他击碎了由无情、高傲设下的枷锁,起身离开船阁,乘上一叶小舟向被俘公主的船驶去。他自言自语地说:"不管她怎样对待我,我都会有话可说的。"国王上了那条船,走向小屋。卫兵向他敬礼,为他打开屋门。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跨进了门。他环视着简单的小屋,只见公主坐在一只沙发正中,姣美的脸上露出惊奇不解的神色,显然,她根本没有料到国王还会回来。艾哈迈斯深情地看了她一眼,她还像以前那样漂亮,自从在法老船上相遇后,她的容貌就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上。国王咬着嘴唇对她说:

"公主,早晨好!"

她抬起那双还带着惊讶目光的眼睛,仿佛不知该如何回答。国王不等她回答,又用平静而又淡漠的语气说:

"公主,从今天起你自由了。"

公主的脸显出困惑不解的神色。国王又说:

"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从现在起你自由了。公主,你的俘虏生活结束了,你真的自由了。"

公主更加困惑不解，但一对眼睛里充满了希望。她急切地说：

“你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我说的确实是真的。”

公主的脸上有了喜色，两颊泛起红晕，喃喃地反复问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噢，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到了你的奢望，你是希望你父亲的胜利使你恢复自由，是吗？我看出了这一点。然而这是你父亲的失败——遗憾哪，结束了你受人崇拜的地位。”

公主愣住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于是，艾哈迈斯扼要地叙述了她父亲如何派使者来和他达成了协议的经过。然后他又说：

“不久，你就能回到你父亲身边，和他一起离开这里。今天是你的幸运之日。”

公主的脸痛苦地阴沉下来，垂下眼睑，没有一点表情。艾哈迈斯问：

“你觉得失败的痛苦胜过你获得自由的欢乐吗？”

“你不应该嘲笑我。我们将高尚地离开你们的国家，就像我们曾在这里高尚地生活过一样。”她说。

艾哈迈斯显得有些惴惴不安：

“不是我嘲笑你，公主。我们已经尝够了失败的痛苦。长期的战争使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勇敢和无畏。”

“谢谢你，国王……”她欣喜地说。

艾哈迈斯第一次听到她用不带怒气和傲气的口吻说话，他有点激动，脸上露出了痛苦的微笑：

“公主，你称呼我国王了？”

“因为你已成为这个流域独一无二的国王。而我，从今以后不再被人称作公主了。”她低垂着目光说。

国王更加激动了，他原以为失败会使她更加狂妄。没想到她竟变得如此温顺软弱。国王伤感地说：

“公主，大地的回忆记载了甘甜，也记载了痛苦。你们经历了生活的幸福和痛苦，但明天依然在你们面前。”

“是的，明天我们面临的是荒无人烟的大沙漠。我们将勇敢地去碰运

气。"她的口吻镇定得出奇。

一阵沉默,两人的目光汇到了一起。艾哈迈斯从她的眼睛中看到了纯洁和柔情,他顿时想起了那位使他死里逃生、使他饮够了友情和思念醇酒的船阁的女主人。他像久别重逢后第一眼见到她那样看着她,国王的心不由地颤抖起来。他动情而又伤感地说:

"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分别了,你并不在意这个。但我将永远记住你对我曾经是那样的冷酷无情。"

公主的眼里闪出痛苦的目光,嘴角上浮起淡淡的微笑,说:

"国王,你对我们了解得太少了。我们的民族是宁愿死亡而不愿蒙受耻辱的民族。"

"我决没有要使你感到耻辱的意思。可是,我被一种希望诱惑着,希望证明我在你心中的地位。"

"要我向抓获我的人、向我父亲的仇敌张开双臂,这难道还不算耻辱吗?"她轻声说。

"爱情不接受这种逻辑。"艾哈迈斯痛苦地回答。

她没再吭声,好像她已同意了艾哈迈斯的看法似的。公主用几乎使他难以听清的声音说:"我只怨我自己。"她两眼痴痴地凝视着他,突然又把手伸向床上的枕头,从枕头下拿出一根系着翡翠鸡心的项链,轻轻地把它挂在脖子上。国王用疑惑的目光注视着它,然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到她身边,用双臂搂住她的脖子,发疯似地把她抱进怀里。她一点也没有反抗,只是痛苦地说:

"别这样,已经晚了。"

他把她搂得更紧了,并激动地说:

"阿米娜利德斯,你怎么可以这么说?相反,我怎么竟会在幸福快要离我而去的时候才发现了它的存在?不,我决不让你走。"

"那你将怎么办呢?"公主深情地凝视着他问。

"我要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你难道不知道把我留在你身边意味着什么吗?难道你愿意为了我,去付出牺牲三万名你的百姓和几倍于三万的你的士兵的代价吗?"

国王满脸愁容,两眼失去了光泽,自言自语地咕哝道:

"我的祖父、父亲为了我的百姓牺牲了,我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我的百姓,难道他们就不能让我的心得到一点幸福吗?"

公主遗憾地摇了摇头,柔声说:

"听我说,艾斯菲尼斯,请允许我用这个可爱的名字称呼你,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喜爱的名字。离别已在所难免,我们将要分别,将要离开。你不该让你所热爱的三万百姓作为牺牲品。同样,我也不愿看到我的父亲、我的百姓再去流血,让我们各自去承受一份痛苦吧!"

艾哈迈斯茫然地看着她,就像他不愿意让他的那份爱去承受分离、忍受痛苦。他恳求她说:

"阿米娜利德斯,你可不要急于感到绝望,也不要再提'分别'两字,这个词轻松地从你的舌间流出,却令我的血液沸腾。阿米娜利德斯,让我去叩响所有的大门,直至你父亲的门。如果我向他表示我要向你求婚,他又会如何呢?"

公主痛苦地微笑着,轻轻抚摸着他的手说:

"哎,遗憾哪!艾斯菲尼斯,你还没意识到你讲了些什么,你以为我父亲会同意一个战胜了他、又把他从他出生在那儿、并在那儿继任了王位的国土上赶出去的国王娶他的女儿吗?我比你更了解我的父亲,不会有用的。除了忍耐无别路可走。"

艾哈迈斯茫然地听着她的话,暗自发问:

"难道用如此微弱、并使人心碎的痛苦声音说话的竟会是那位整个世界都容纳不了她的疯狂、她的任性、她的高傲的阿米娜利德斯公主吗?"

所有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变得陌生可憎起来,他愤愤地说:

"哪怕是最小的士兵,他也不会伤害自己的心呀。作为人,他不能与他心爱的人分开。"

"陛下,你是国王。国王比别人有更多的享受,也有最重的责任。他就像一棵高耸的大树,比青草得到更多的阳光,但也最容易受到狂风的袭击。"

艾哈迈斯说:

"唉,我是多么不幸啊!自从在我的商船上第一次看见你,我就爱上了你。"

公主垂下眼睛,直率而真诚地说:

“也正是在那一天,爱情叩响了我心灵的大门。但我在过了很久才发现它。拉赫司令强迫你和他格斗的那个夜晚我才动了情,我的动情证明了我的心病。我心神不定地度过了那个晚上,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一新事物,我终于像着了魔似的,这以后好几天我都失去了理智。”

“在船上的小楼阁里,是吗?”

“是的。”

“唉,没有你我将怎么活下去啊?”

“艾斯菲尼斯,就像我失去了你一样的活下去。”

艾哈迈斯把公主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脸颊紧紧贴住她的脸颊。他俩面前仿佛游荡着一个分离的影子,它正绝望地观望着他俩的拥抱。使他难以忍受的是,获得爱情和失去爱情竟然是在同一时刻!他绞尽脑汁思索着寻求解脱,然而却尽是绝望和悲伤。他尽力用双臂紧紧搂住她。他俩都意识到分别的时刻到了,但谁也没有动,静静地拥在一起好像已成为一体。

二十九

艾哈迈斯离开了公主的船。他的两脚几乎不能支撑住身子。他望着手中的东西,喃喃地说:“这难道就是爱情留给我的一切吗?”这串翡翠项链象征着他的爱,公主把项链留给他作为纪念,自己则珍藏着那颗鸡心。艾哈迈斯乘上战车,返回军营。以霍尔管家为首的他的部下迎接了他。霍尔用担忧、同情的目光偷偷看了看国王。国王下了车,朝他的帐篷走去,然后他又召来阿布菲斯的使者,对他说:

“使者,我们认真研究了你向我们提出的条件。鉴于我的目的是要把我的国家从你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现在你们既然已经同意,我便选择了和平解决的办法,以免再流血。我们将立即交换俘虏。但是,我在你们完全撤离哈瓦利斯之前是不会罢休的。只有到那时,我国历史上黑色的一页才算结束。”

使者低垂着脑袋,说:

“国王,你的决定是英明的,战争如果不是为了一个应当去做的目的的

话，它就变成了屠杀。”

艾哈迈斯说：

“我走了，你们这就商量一下有关交换俘虏和撤退的细节吧。”

国王站起身，大家也跟着站起来，并向他恭敬地弯腰。国王挥了一下手向他们表示致意，然后走了出去。

三十

这天晚上，双方交换了俘虏。哈瓦利斯的大门打开了，男女百姓成群结队走出城来，他们挥着手臂兴高采烈地向国王欢呼。蛮人俘虏在阿米娜利德斯的带领下，灰溜溜、默默无声地走进了城。

次日拂晓，艾哈迈斯和他的部下起早登上俯瞰着哈瓦利斯东门的一个高地，观望着蛮人们从最后一个埃及城市中撤离。观看的人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个个喜形于色，穆哈卜司令说：

“过一会儿，阿布菲斯的管家将把哈瓦利斯的钥匙交给国王陛下，就像十一年前把底比斯的钥匙交给阿布菲斯一样。”

蛮人管家来了，正像穆哈卜司令说的，他向国王呈上一个檀香木盒子，盒子里放着哈瓦利斯城的钥匙。国王收下后，给了他的大管家。然后又向那些悄悄滚回老家去的蛮人回了礼。

不久，东边的城门打开了，开门的“嘎嘎”声在河谷中回荡。高地上的人们静静地望着城门。先出城的是全副武装的骑兵，阿布菲斯派他们打前站，在前方无人出没的道路上开路。紧跟着的是骑在骆驼、驴背上，或乘坐在驼轿里的妇女和孩子，他们的队伍走了好几个小时。接着又出现了由骑兵卫队护卫着的庞大的行列，在它后面紧跟着一批公牛拉着的大车，看者都知道这是阿布菲斯和他家人的队伍。艾哈迈斯的心在颤抖，他尽力克制着自己，不让泪水夺眶而出。他自问道：“她到底在哪儿呢？她也会像他一样在努力寻找他吗？她也会像他一样思念他吗？她会不会像他一样强咽下泪水？”他紧盯着这个队伍，两眼注视着从每一扇大门涌出的士兵，他用他的目光、用他的心跟随着他们；他的灵魂围着他们盘旋，直到他们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霍尔的说话声使国王醒悟过来。他说:

“在这个不朽的时刻,我们塞肯内拉国王的英灵和光荣的英雄卡姆斯国王的英灵会感到欣慰,不屈不挠的底比斯战役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忠诚军开进了伟大的哈瓦利斯城,占领了它坚实的城墙,并在城里宿了一夜。次日凌晨,由先遣部队开路,国王又率领战车部队东进,他们先后经过了台尼斯和特夫奈。在那儿,侦察兵赶来向国王报告了最后一个蛮人撤离了埃及土地的好消息。于是,国王又回到哈瓦利斯,他命令全军向阿芒神作一次集体祷告。各部队列队成行,司令和军官们站在队首,站在全军最前面的是国王和他的部下。大家一起虔诚地跪下,向神作起了热烈的祈祷。最后,艾哈迈斯向神作了颂词:

“被崇拜的神啊,我颂扬你,我感谢你,你使我的双臂坚强,你使我的心坚定。是你的恩赐使我实现了我父亲、祖父为之付出生命的目的。神啊,请给我指点正确的道路吧!请赐我决心、希望,以便我去医治百姓的创伤,使他们成为你最虔诚的信徒。”

随后,艾哈迈斯召集部下议事,大家很快来了,艾哈迈斯对他们说:

“今天,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把剑插入剑鞘。但是,诸位请相信我的话,和平时期比战争年代更需要保持警惕,更需要有坚定不渝的信念。让我们同心同德,使埃及重新振兴起来。”

国王看了一下大家的脸,继续说:

“我认为,我们要挑选出最忠诚的助手来开始我们和平时期的战斗,为此,我委任霍尔为丞相。”

霍尔走到国王面前,跪地吻着国王的手,然后说:

“我认为萨那卜是霍尔在宫殿里的最佳接替者。而迪布可以成为法老卫队队长。”

国王看着穆哈卜说:

“你,穆哈卜是全军的总司令。”

然后他又转身朝依巴娜·艾哈迈斯说:

“你是舰队司令。你将得到你父亲——英勇的贝巴司令的一切财产。”

国王对大家说:

“现在都回到我们王国的首都底比斯去,去行使你们的职权吧!”

"法老你不亲率大军回底比斯吗?"霍尔不安地问。

艾哈迈斯边起身边说:

"不,我将乘船去塔布尔,把胜利的喜讯告诉我的家人,然后和他们一起回底比斯。我们要一起进入底比斯,就像我们以前一起离开底比斯一样。"

三十一

法老船在三艘战船的护卫下启航了。艾哈迈斯坐在船阁里,凝视着远方地平线,脸上毫无表情,两眼露出了痛苦和失望的神情。船一直航行了好几天,才看到了只有疏散的茅草屋的小塔布尔镇。船队在傍晚时分靠了岸,国王和卫兵穿着漂亮的衣服下了船,顿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些努比亚人向他们疾跑过来,接着又走过他们面前跑向罗蒙总督家,法老使者来看望塞肯内拉一家的消息传遍了全城。国王还未到达罗蒙家,总督已听到了这一消息。因此,当法老赶到的时候,他看到总督和一家人已在院中等候他了。艾哈迈斯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惊讶和兴奋使全家人的舌头僵硬了。罗蒙双膝跪地,所有的人都欣喜若狂地欢呼起来,一个个向国王疾跑过去。跑在最前面的是小公主妮菲塔莉,艾哈迈斯吻了吻她的脸颊和额头。然后,他抬头望了望,发现母亲塞特卡姆斯正向他伸出了双臂。他赶紧把母亲搂进怀里,让她尽情地吻着自己的脸颊。祖母艾胡泰比也在等待着,他便走上前去吻她的双手和前额。最后,他看到了杜西丽,她站在最后面,是最受敬爱的老人,白发使她显得苍老,两颊由于年迈也已显得憔悴。国王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用双臂把她搂进怀里,说:

"母亲呀! 全体百姓的母亲!"

杜西丽用薄薄的双唇吻过他,抬起眼睛看着他:

"让我看一看活着的塞肯内拉吧!"

"圣母,"艾哈迈斯说,"我被选为向你报告伟大胜利喜讯的使者。圣母,我们勇敢的军队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打败了阿布菲斯和所有的蛮人,把他们赶回到沙漠中去了,整个埃及已从他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了。阿芒的预言实现了,塞肯内拉、卡姆斯的英灵得到了宽慰。"

杜西丽面带喜色,憔悴的眼里闪烁着光亮,她高兴地说:

“今天，我们自由了，我们要回到底比斯去。我将会看到底比斯仍然像我知道的那样，是一个光荣的、自主的城市。我会看到我的孙子将继任塞肯内拉的王位，恢复在阿门内姆哈特的威望。”

王后的侍女抱着王储来了，她向国王弯下腰，说：

“我的主啊，快吻吻你的儿子、阿姆哈提卜王子吧。”

艾哈迈斯的目光是那样的亲切，充满了慈爱。他双手接过王子，俯首向他的嘴贴近，直到渴望的双唇紧贴着他的小嘴。阿姆哈提卜对着父亲微笑着，用两只小手和他戏闹。

法老一家进了屋子，屋里充满了幸福和安宁的气氛。晚上，全家人在一起交谈，回忆着往事……

三十二

士兵们抬着法老家的行李上了法老船，接着国王也上了船。罗蒙总督和其他政府官员，以及塔布尔镇的全体百姓都赶来为他们送行。轮船启航前，艾哈迈斯把罗蒙总督叫到跟前，当着大家的面说：

“忠诚的总督，我赞赏你使努比亚和努比亚的人民幸福。努比亚是我们陷入绝境时的避难地，是我们祖国被强占后的第二祖国。当我们遇难、走投无路时，努比亚是我们的栖身之地；当战斗打响的时候，努比亚是我们军队和装备的大本营，努比亚的恩情我们世代不忘。从今天起，它将是不可侵犯的南部埃及，我们衷心祝愿它，保护它，使它免遭一切灾难。”

法老船启航了，后面紧跟着护卫的战船。船劈浪向着北方疾驶，人们的心早已飞回埃及，飞到了埃及人民中间。不久，船到达了边界地区，在那儿他们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南方的官员一起来到总督沙威的船上，沙威船的四周围着许多百姓的小船，百姓们欢呼雀跃。沙威和来自比节岛、比拉岛、西因的祭司们、以及各村的村长、各地的长老一起登上法老船拜见国王，恭听国王教导。接着，船继续向北航行，一路上两边岸上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河里也挤满了小船。每到一地，当地的总督、法官以及名流们都要上船来拜见国王。就这样，船不停地前进。一天凌晨，拂晓前的黑幕刚刚消失，远处地平线上出现了底比斯高大的城墙和宏伟的城门，底比斯的永存的壮

观映入眼帘。法老全家赶快从船舱奔到船艏,用渴盼、热爱的目光放眼远眺地平线那一边,洒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的嘴唇微微颤抖,轻声说:"底比斯! 底比斯!"艾胡泰比王后用颤抖的声音说:

"神主啊,我确实没有想到,我还能亲眼看到这城墙。"

船顺着微风徐徐驶向底比斯城南。他们已经看见士兵和有名望的贵族已经在岸边等候。艾哈迈斯知道底比斯准备向她忠诚的卫士致敬。他回到船阁里,全家也跟着他一起进去了。他在王位上坐下,家人们围在他周围。士兵们向法老船行着军礼。底比斯的官员走上甲板,为首的是霍尔宰相、穆哈卜司令、依巴娜·艾哈迈斯司令、法老卫队队长迪布、大管家萨那卜、底比斯总督托塔·阿芒和年迈的、白发苍苍的祭司。祭司拄着拐杖,弯着腰步履缓慢走来,大家一起朝法老跪下。霍尔对国王说:

"陛下,埃及的解放者、底比斯的忠良、蛮人的征服者、南北埃及的主、埃及的法老,底比斯全体百姓在大街上以渴望的心情等待着艾哈迈斯·本·卡姆斯·本·塞肯内拉和他光荣的一家的到来,以表示他们发自肺腑的最热烈的致敬和问候。"

艾哈迈斯微笑着说:

"忠诚的人们,神保佑你们,保佑光荣的底比斯——我出征的城市、我的目的地。"

霍尔朝主祭司努了努嘴,说:

"陛下,请允许我向您引见这位阿芒寺的主祭司——努法尔·阿芒。"

国王仔细看了他一眼,微笑着向他伸出手,和蔼地说:

"见到你很高兴,主祭司。"

主祭司吻过国王的手,说:

"陛下,埃及的法老、阿芒的儿子、给埃及新生、为埃及恢复昔日伟大国王时代的人。陛下,我曾发誓,只要在埃及还有一个侵占了底比斯、杀害了她光荣的主人的蛮贼,我就不出我的居室。我曾对此失去过信心,为此,我不再修剪头上、身上的毛发。我对世无求,只要有几口食物、几口水就心满意足了。我以此让自己同人民共患难。就这样,我一直等到神主把他的儿子艾哈迈斯送还给埃及,让他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彻底粉碎敌军,把他们从我们国土上赶出去。于是,我宽恕了自己,让自己恢复了自由,并前来欢

迎光荣的国王，为他欢呼。”

国王微笑着看着主祭司，主祭司请求国王允许他向国王全家人致意。国王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走到杜西丽跟前，向她问好。接着又转向艾胡泰比，还在塞肯内拉活着的时候，他们就已很熟悉了。然后，他又吻了吻塞特卡姆斯和妮菲塔莉。霍尔对国王说：

“陛下，底比斯在等待她的主人，军队已在路旁列队完毕。可是，阿芒主祭司却有个希望。”

“主祭司有什么打算？”艾哈迈斯问道。

主祭司恭敬地说：

“请陛下在去法老宫前光临阿芒寺。”

“这是个好主意，它能给我们带来吉祥和幸福。”艾哈迈斯微笑着说。

三十三

艾哈迈斯离开法老船，王后们和他的随从也跟着下了船。那些从第一天起就跟随他浴血奋战的军官和士兵们迎接了他，国王向他们回礼后，便乘上了漂亮的法老轿子。王后们也各自上了轿。王家卫队走在轿子前面，随从们的马车跟在轿子后面，接着又有一队王家卫队压阵。队伍朝底比斯南墙中城门开进。城门已被旗帜和花束装饰一新，刚开进城不久的强壮的士兵们列队站在门的两侧。

法老一家的轿子在两排手持长矛的士兵们中间开进城门。城墙上的士兵吹响了号角，鲜花和香草撒落在入城者的身上。国王环顾四周，他看到了一派使沉重的心感到颤抖的景象，所有的埃及人都持有同一种目光；他看到了那挡住街道、墙壁、房子的身躯；他还看到了那种充满着崇拜、爱和激情的忠心耿耿的精神。发自人们内心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人们看到举止端庄、年迈的圣母和她那富有朝气、精力充沛的英勇的儿孙们时，简直像发了疯似的。车队如同在大海中勇往直前，人们的心和目光与它紧紧相连。这样用了好几个小时车队才抵达阿芒寺。

阿芒寺的祭司们在寺院门口迎接了国王和他的一家，祭司们长时间为国王欢呼。然后大家随国王一起走向大厅。那边，祭台上放满了贡品。祭

司们用甜蜜悦耳的声音唱起了赞美神的颂歌，这歌声一直在人们心中回荡。一会儿，主祭司对国王说：

“陛下，请允许我去一下圣地，取回一些使您感到十分重要的珍贵物品。”

得到国王允许后，主祭司带着一些祭司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紧跟在他身后的另一些祭司们抬着一口灵柩、一把王椅和一只金箱子，他们恭敬地把这些东西放在法老一家面前。努法尔·阿芒走上前，站在艾哈迈斯面前，用他那带有感召力、并充满魅力的声音说：

“陛下，放在你们面前的这些东西是神圣的王国中最珍贵的遗物。永远值得怀念的英勇的贝巴司令把它交给我已经有整整十二个年头了。他让我把它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落入凶恶的敌人之手，这口灵柩是已故国王塞肯内拉的，里面保存了一具遍体伤痕的尸体。这每一道伤痕都记载着骁勇、献身的不朽诗篇。这把光荣的王椅是国王的，他曾坐在上面行使国王的权利，宣布那廉洁正气的辞令：宁可经受战争的苦难也不能委曲求全。至于这只金箱子，则装着埃及双重王冠，这是统一的埃及最后一位国王泰马尤斯的王冠，在塞肯内拉出征讨伐阿布菲斯前我把它献给了塞肯内拉国王，国王把它戴在高尚的头上，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进行了整个流域众所周知的抵抗。陛下，这些是贝巴司令留下的神圣的遗物。我感谢神让我有幸活到今天，并把这些遗物交还给它的主人。他们永远是光荣的，光荣永远属于他们。”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法老的灵柩。然后一齐屈膝跪下，最前面的是法老一家。大家虔诚地作起了祷告。

国王和他一家人走近灵柩，围在它四周，静静地没出一点声响。然而，他们的心却在向灵柩倾诉着衷情。杜西丽第一次感到四肢酸软，疲惫得难以站立，她倚在国王的手臂上。泪水挡住了她那投向亲爱的灵柩的视线。霍尔不想让圣母流泪太多，想让她痛苦的心得到平静，便对努法尔·阿芒说：

“主祭司，你把这口灵柩继续存放在圣地，我们要以符合灵柩主人身份的最隆重的仪式把它送进墓地。”

主祭司得到国王同意后，命令手下的人把灵柩抬回圣地。然后，祭司打开那口金箱子，从中取出埃及双重王冠，恭敬地走近艾哈迈斯，把王冠戴在

国王鬈曲的头发上。所有的人看着祭司的每一个动作,最后齐声高呼:"埃及法老万岁!"

努法尔·阿芒邀请国王和王后们瞻仰圣陵。于是大家向圣陵走去。杜西丽依然倚在艾哈迈斯的胳膊上。他们跨过了区分俗世与冥世的圣槛,一起向神圣的神主跪下。大家吻过遮盖在神像上的纱幔,作起了感恩的祷告,感谢神主使他们获得胜利,使他们凯旋返回自己的祖国。

国王和王后们离开寺院回到轿子里。那张王椅被装上了一辆大车。车队又在热烈的欢呼声和挥舞着的花束中向宫殿方向行进。下午,他们到了法老宫殿。这时,杜西丽非常激动,心跳剧烈,呼吸有些急促。于是她被抬上了轿子,来到王宫内她的房间里。国王和王后们紧跟在后,忧心如焚地坐在她的周围。一会儿,她的情况好转了,神志也清醒过来。她坐起身,慈祥地望着一张张可亲可爱的脸,用虚弱的声音说:

"孩儿们,请原谅我,我的心由于过分压抑和忍耐,终于第一次背叛了我的意志。让我来吻吻你们,在我这样的风烛残年,夙愿终于实现了。"

三十四

晚上,夜幕降临了,然而底比斯却没有一点睡意,整个底比斯的街道以及乡镇到处是火把,底比斯成了一个不夜之城。人们聚集在广场上欢呼雀跃,百姓的住宅里传出歌声和乐曲声。这天晚上,艾哈迈斯由于疲劳和"疾病"久久不能入睡。他起身来到俯瞰着香气四溢的花园的阳台上,坐在昏暗灯光下的软椅上,任凭灵魂在黑暗中游荡,他的手指深情地摆弄着金项链。他不时地看看项链,仿佛要用它唤醒他的思想和梦境。

年轻的王后妮菲塔莉悄悄地来到他身边,喜悦赶走了她的困意。她以为丈夫也一定会像她一样高兴的,便喜滋滋地坐在他的身旁,国王微笑着向她倾过身子。王后看见国王手中的项链,很诧异地说:

"这不是项链吗?多漂亮啊,可惜断了。"

国王尽力集中起思想,说:

"是的,它的鸡心也丢失了。"

"真可惜,是在哪儿丢的?"

"我也不清楚,是无意中丢的。"

"你打算把它送给我,是吗?"王后深情地望着他问。

"我为你准备了比这更昂贵更漂亮的项链。"他说。

"那还发什么愁呢?"

国王尽力用自然、平静的声音回答:

"它使我想起了战斗初期的岁月。那时,我来到底比斯,穿着商人的衣服,改名艾斯菲尼斯,向人推销兜售商品……多么美好的回忆啊!妮菲塔莉,我愿意让你叫我艾斯菲尼斯,这是我最喜欢的名字。我喜欢那时的岁月,我爱喜欢这个名字的人。"

国王转过脸去,掩饰他的激动和依恋之情。王后高兴地微笑着,把目光投向前方,她看到远处有一火把在慢慢地游动,便用手指着它说:

"瞧这火把。"

艾哈迈斯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然后说:

"这是游弋在花园附近的小船上的火把。"

船的主人好像有意要让船靠近宫殿的花园,让宫殿的主人听见他美妙的声音,他仿佛是故意在底比斯百姓向国王致意后,还要单独向国王表示他的敬意。他提着嗓子,伴着笛声,在静静的夜色中唱了起来:

多少年我卧床守居,
饱受了病痛和饥饿,
亲朋邻友前来安慰,
巫师大夫尽心疗理,
大夫邻人爱莫能助,
救我者唯我心上人,
你比医道占术高过一筹,
因你深明我的病魔之谜。

这歌声悦耳动听,艾哈迈斯和妮菲塔莉侧耳细听着。王后含情脉脉地凝视着那火把的光亮,国王半闭着眼看着自己脚下,心中开始了对往事的回忆……

后　记

纳吉布·马哈福兹是当今世界文坛上负有名望的阿拉伯作家，一九八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他出生于开罗最古老的杰马利亚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在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后，一九三〇年进入现在开罗大学的前身——福阿德一世大学学习哲学，一九三四年毕业。踏入社会后，他先后在埃及宗教基金部、文化部、文学艺术部和社会科学最高理事会任职。一九七一年退休后，进入埃及著名的《金字塔报》编辑部任专栏作家。

纳吉布·马哈福兹在大学期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当时主要创作诗歌和散文。以后在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又创作了大量的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期，他以古埃及历史为创作题材，用借古喻今的手法，通过描写埃及民族史上反抗异族侵略的光辉业绩，表达了埃及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激发民族的热情，去反对外来侵略。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命运的嘲弄》(1939)出版后，接着又出版了《拉杜比丝》(1943)和《底比斯之战》(1944)。这三部历史小说利用古代埃及法老时期的传说，经过艺术加工，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埃及人民反对土耳其和英国统治的迫切愿望。历史三部曲使纳吉布·马哈福兹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奠定了他创作的基础，开辟了他通往埃及著名作家的道路。

四十年代中期，纳吉布·马哈福兹开始进入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时期。他先后创作了《新开罗》(1945)、《麦达格胡同》(1947)、《始与末》(1949)等作品，这些作品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时期腐败的中产阶级道德沦丧和种种的丑恶社会现象，真实而形象地反映出当时埃及人民的苦难，表现了整整一

代人的社会悲剧，控诉了殖民者的统治，所以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从五十年代起，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进入了顶峰时期，著名的三部曲《宫间街》(1956)、《热望宫》(1957)、《甘露街》(1957)就是那个时期的杰作。这三部作品以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通过一个中等商人家庭三代人的生活矛盾、冲突和斗争，描绘出本世纪初以来近半个世纪埃及社会的广阔历史画卷，被阿拉伯和东西方世界称为"极为真实的历史性作品"。三部曲结构宏伟、描写细腻，获得了埃及国家文学表彰奖，从而也使纳吉布·马哈福兹成为阿拉伯文坛上一颗闪亮的明星。

一九五二年的埃及革命，无疑使纳吉布·马哈福兹对新的历史时期寄予了厚望，他放弃了革命前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计划，辍笔六年。然而当他发现革命并没有实现人们原来的期望时，便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他用锐利的目光、细腻的笔触、深邃的洞察力，敏锐地对社会上各种新问题作出反映，并努力寻求适合埃及国情的社会改革。《我们街区的孩子们》(1957)、《小偷与狗》(1961)、《尼罗河上的絮语》(1964)等一批社会哲理小说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八十年代以来，纳吉布·马哈福兹试图探索新的创作形式和手法。他更加深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较多地运用对话展开情节。同时还采用阿拉伯民间故事、传奇、游记等形式，使小说更加民族化，以此达到艺术地表现自己思想的目的。

《命运的嘲弄》是纳吉布·马哈福兹历史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埃及文学史上民族历史小说的真正开篇之作，它以埃及古代最著名的法老之一的胡福时代为背景，在广阔的历史生活背景下展示了这个时代埃及的古文明，描绘了这个时代埃及在政治、军事、思想、艺术、社会、道德等方面的发展。古代埃及法老胡福，是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的第二代法老。他花了三十年时间，用每块重约两吨半的二百三十万块巨石砌成了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命运的嘲弄》的故事，除了建造金字塔、征讨西奈等重大历史事件外，其余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历史上的胡福法老并没有把王位让给王室以外的人，而是传位于他的儿子哈佛拉。至今矗立在金字塔旁的狮身人面像(司芬克斯)，其面部便是哈佛拉的脸型。

《命运的嘲弄》通过一个虚构的故事表达了作家的社会理想:反对君主专制、独裁,以及封建王位的继承制。他希望王位由普通人来继承,以否定统治者对自己命运的安排。作品没有采用通常那种无情揭露、鞭挞统治者的手法,而是用一个曲折的、引人入胜的故事,表达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而也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命运的嘲弄》中的主人公达达夫是个勇敢、坚强、热情、忠厚的受人称道的英俊青年。他在军事院校毕业典礼上的军事比赛中出类拔萃,每个项目都夺得了优胜,当场被王储选为禁卫军官。在狩猎场上,达达夫在紧要关头射杀了雄狮,救出了险些丧身于猛狮之口的王储,结果被晋升为禁卫队长。达达夫统率大军征讨西奈贝都因部落,又获得了全胜,于是法老胡福把心爱的公主许配给了他,使他得到了渴望已久的爱情。在王储叛变弑君的关键时刻,又是达达夫挺身而出,杀死王储,救出国王,达达夫因此登上了王位。然而历史是那样的冷酷无情,得到王位的达达夫,竟然就是国王胡福在二十几年前曾率兵追杀的那个被预言将是他王位继承人的婴儿达达夫。命运就是这样嘲弄了统治者。在整个故事中,前后始终贯穿了达达夫执著追求爱情的动人情节,这使达达夫的形象读来十分鲜明和立体化。

《拉杜比丝》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第二部历史小说,以埃及第六王朝为背景。当时的政局是宰相各自掌握实权,成为各自独立的中心,埃及处于分裂状态。出于对祖国、民族前途的忧虑和强烈的责任感,纳吉布·马哈福兹决心借古埃及历史上一段由于国王沉湎女色、肆意挥霍、不理朝政、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史实,来讽刺和抨击现实社会中的顽症,提醒有光荣历史的民族引以为戒,要为创造新的荣耀而奋起斗争。这就是《拉杜比丝》重要的主题思想。

拉杜比丝是比贾岛上有名的舞女。一天,她正在河塘里沐浴,突然飞来一只兀鹰,叼走了她的一只金绣鞋,随即又把它丢到正在和宰相饮酒的国王跟前。年轻的国王抑制不住对美女的渴望,终于两人都一见钟情,坠入情网不可自拔。

国王决定收回祭司们的土地。祭司们利用国王和拉杜比丝的风流韵事,挑起百姓反对国王的情绪。终于,狂怒的百姓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王

宫,把仇恨的箭射进了国王的胸膛。弥留之际的国王叫人把他抬到比贾岛的情人拉杜比丝身边。一对情人生离死别,恋恋不舍,真是个十分感人的场面。拉杜比丝为了表达对国王的忠贞爱情,最后服毒自尽,随国王而去。作品故事情节丝丝入扣,一气呵成,引人入胜。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第三部历史小说是《底比斯之战》,一九四二年出版。当时的埃及虽然在一九一九年革命后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事实上还是个受西方列强控制的国家,整个民族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法摆脱遭欺凌、受压迫的深重灾难。同时,埃及人民反对英国占领、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权利的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渴望自由、渴望进步、渴望真正独立的民族愿望日趋强烈。面对人心思变的时代,作者决心用自己的笔再现埃及历史的辉煌,激发民族自尊心,教育人民从历史中吸取教益,看到真正独立的希望。

埃及南北方各有一座历史悠久、颇具盛名的古城,南方是底比斯城,北方是孟菲斯城。公元十七世纪初,来自三角洲东部的亚洲希克索斯游牧民族逐渐强大,不断渗入尼罗河流域。他们自称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不但占领了整个下埃及,而且以孟菲斯作为首都。希克索斯人用武力威逼南部上埃及的底比斯王国向北方国王进贡纳税。当时底比斯年迈的国王想拒绝希克索斯人的无理要求,无奈力不从心,因为手中没有强大的、足以抵御侵略者的军队。为了使南方百姓免遭战争的浩劫,国王只得委屈地接受了条件,违心地向希克索斯人的国王进贡。然而入侵者欲壑难填,他们的目的是要并吞底比斯。于是,历史上闻名的"底比斯之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场战争以埃及人战败而告终,王室一家只得流亡到努比亚。

当然,埃及民族是决不会甘心于家园被侵吞、百姓被奴役的。以王室为首的埃及人怀着收复家园、拯救民族的复仇心理,十年忍辱受屈,期待有朝一日赶走希克索斯人,统一上下埃及,重现沦陷前埃及的繁荣和昌盛。十年后,埃及王室的后代潜入家园,在国土上秘密建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时机成熟后,震撼阿拉伯世界的"底比斯之战"又一次爆发。埃及民族不愧为英勇的民族,他们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终于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了希克索斯人,赢回了胜利和荣誉。从此,一个统一的埃及又屹立于尼罗河畔,并开创了强

盛的埃及法老第十八王朝。

纳吉布·马哈福兹是个有着非常强烈民族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他用独特的艺术手法,通过历史三部曲的创作,对埃及历史进行了回顾,以达到增强民族自信心、摆脱异国控制、实现国家真正独立这样一个目标。十几年后马哈福兹这个愿望最终实现了,一个独立的埃及屹立在阿拉伯世界中。

袁松月